IMG_256IMG_256

目 录

[《红楼梦》导读 - 1 -](#_Toc9301)

[神话专题－女娲补天神话 - 15 -](#_Toc29933)

[神话专题－娥皇女英神话 - 30 -](#_Toc18826)

[谶语式表达策略（一） - 39 -](#_Toc14570)

[谶语式表达策略（二） - 47 -](#_Toc1417)

[谶语式表达策略（三） - 56 -](#_Toc23753)

[谶语式表达策略（四） - 61 -](#_Toc15444)

[度脱模式 - 74 -](#_Toc28392)

[爱情观：人格与意志的展现 - 90 -](#_Toc26008)

[《红楼梦》贵族世家的回眸与定格 - 97 -](#_Toc16929)

[大观园专题——总论 - 107 -](#_Toc24989)

[大观园专题——水流设计 - 118 -](#_Toc21194)

[大观园专题——山石设计 - 120 -](#_Toc18612)

[大观园专题——命名 - 128 -](#_Toc4431)

[大观园专题——居住空间配置 - 131 -](#_Toc26805)

[大观园专题——内部设计与居家布置 - 136 -](#_Toc6798)

[大观园专题——动物专题 - 146 -](#_Toc1026)

[大观园专题——植物专题 - 149 -](#_Toc19238)

[大观园专题——崩溃及其原因 - 152 -](#_Toc28612)

[“人物”诠释分析的原则 - 153 -](#_Toc5134)

[人物分析总论：“抑钗扬黛”现象的心理解析 - 157 -](#_Toc15348)

[“一字定评”与代表花 - 161 -](#_Toc2913)

[“重像”或“替身”专题 - 171 -](#_Toc29107)

[人物论——薛宝钗论 - 221 -](#_Toc5139)

[人物论——王熙凤论 - 248 -](#_Toc1586)

[人物论——贾探春论 - 280 -](#_Toc4321)

[人物论——贾迎春论 - 339 -](#_Toc19750)

[人物论——贾惜春论 - 363 -](#_Toc26593)

[人物论——贾元春论 - 375 -](#_Toc29103)

[人物论——李纨论 - 416 -](#_Toc24385)

[人物论——妙玉论 - 445 -](#_Toc1041)

[人物论——晴雯论 - 468 -](#_Toc14922)

[人物论——袭人论 - 577 -](#_Toc25329)

[人物论——秦可卿论 - 614 -](#_Toc24848)

[人物论——香菱论 - 657 -](#_Toc29449)

[人物论——袭人补论 - 697 -](#_Toc31711)

[人物论——晴雯补论 - 722 -](#_Toc20944)

[人物论——薛宝琴论 - 733 -](#_Toc27604)

[人物论——史湘云论 - 772 -](#_Toc10346)

[人物论——贾宝玉论 - 808 -](#_Toc26224)

[“正邪两赋”说 - 878 -](#_Toc24506)

[人格形塑后天原因 - 937 -](#_Toc18976)

[《红楼梦》中的“六朝”及其意涵 - 1012 -](#_Toc21410)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 - 1034 -](#_Toc21376)

[《红楼梦》的诗歌理论 - 1159 -](#_Toc31369)

[《红楼梦》中的〈四时即事诗〉 - 1195 -](#_Toc21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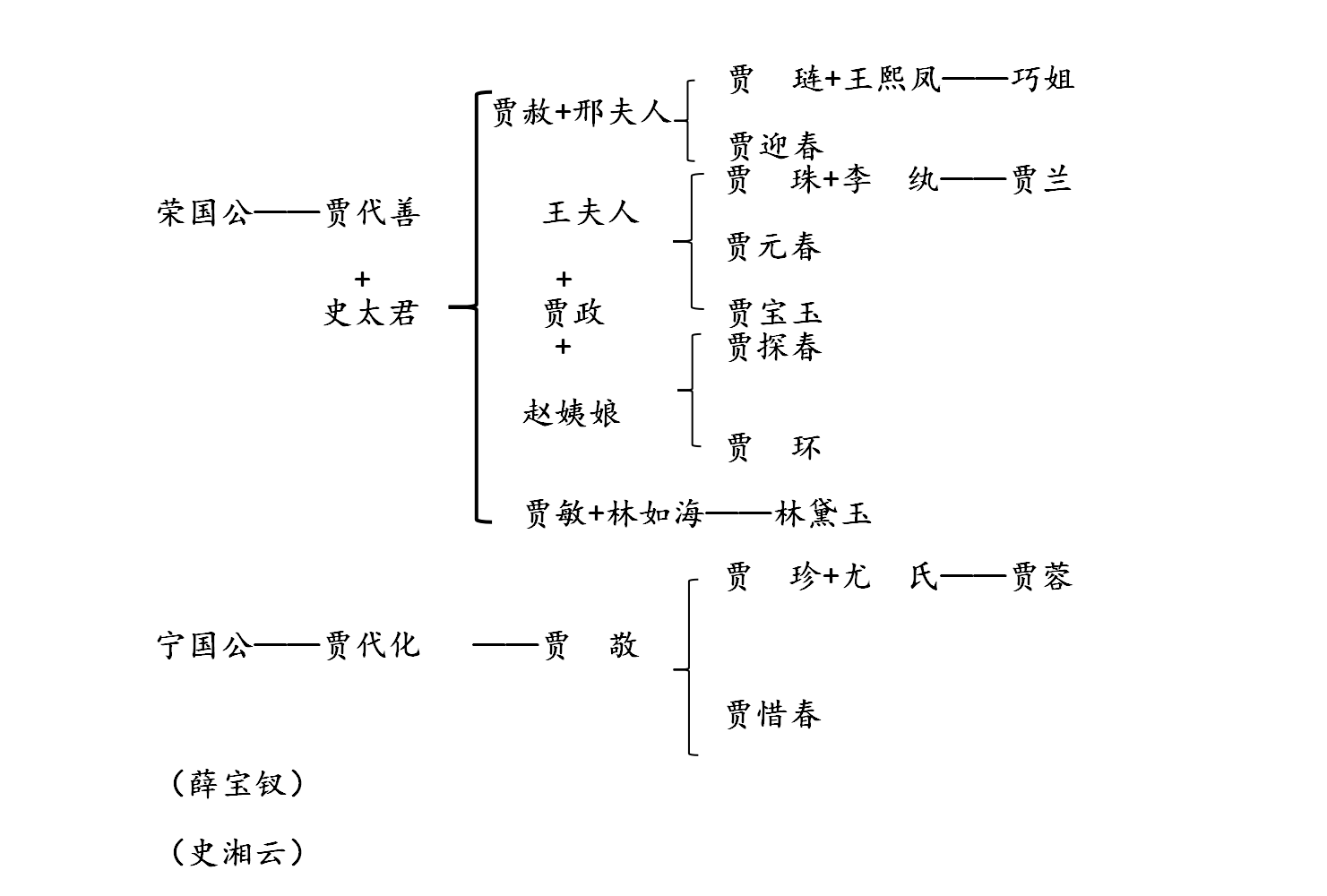
[《红楼梦》的富贵叙事：对“富贵场”的向往与追忆 - 1216 -](#_Toc9225)

# 《红楼梦》导读

一、《红楼梦》阅读现状

在阅读《红楼梦》过程中，有一致的细节是被人所忽视的，而这些细节有时候非常重要。当然也没有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境，人在这样的情境下会做出什么选择。

《红楼梦》关系表



贾府分为两支：宁国府宁国公贾演（东府）、荣国府荣国公贾源（西府）。

我们在阅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常常被自己、被这个时代的某些成见所预先决定的阅读方向、跟这个阅读方向所决定的成果究竟是什么？还有这些盲点究竟在哪里？

对《红楼梦》的误解：

读《红楼梦》某个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客观地认识《红楼梦》，而只是投射我们这个时代所想要的价值观。对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我们就颂扬，而不顾这到底是不是人物反应的真正内涵。因此警惕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是否在用自己现在的价值观去看待小说。

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经，提到“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读者的角色与经典同样重要。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读出什么样的《红楼梦》。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怎样去解释林黛玉、去解释薛宝钗。这些解释都是在自己的人格特质所形成的有色眼镜之下所看到的样子。经典的意义，某个意义上来讲是拿我们自己和经典做一个激荡，召唤出来真实内在的自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去解释这个世界，你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你为什么觉得林黛玉寄人篱下、楚楚可怜、仰人鼻息？你是不是忽略掉很多东西，以及你自己对于人的理解就停留在这个层次？而这可能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自己。

既然在这样的关系中，可以发现读者的角色跟经典一样重要。经典是封闭的、静止的，具体存在那里的是固定的样态。如何让它（经典）活过来，这个是读者的责任。当读者是一个单面向的，是一个很简化在思考的人，是一个投射型的人，那时候你召唤出来的贾宝玉跟林黛玉就是非常扁平化、非常单一的那个形象。所以读者越是能够丰富的深刻地阐述这些经典和人物，那么读者本身也已经提升到跟经典一样高的地位。

所以什么样的读者就会读出什么样的《红楼梦》，这一点就要让我们深深地自我期许，也深深地自我警惕。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一定要客观、中肯，而且一定要努力，没有努力研究过就不要妄下断言。然而轻率的下判断对于我们所批评的对象太过不公平，我们连他都不了解凭什么我们就可以对他下判断呢？

二、阅读要求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读者才配得起这样一部非常丰富的经典呢？作为读者应该要怎么样自我锻炼？

1.任何细节都一样重要。

我们要来观摩一个小说创作者以及他有丰富创作经验，同时又有很深刻的批判思维的小说，批评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小说的艺术》)：“要说某些情节在本质上要比别的情节重要得多，这话听上去几乎显得幼稚。”“一部小说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任何一个别的有机体一样，它是一个整体，并且连续不断，而且我认为，它越富于生命的话，你就越会发现，在它的每一个部分里都包含着每一个别的部分里的东西。”

西方的文学评论家走在很前面，他们认为读者个人的成见应该尽量地摒除，尽量地抽离，为的就是要清楚完整深刻地理解对象。而我们读书不就是这个目的吗？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看到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吗？这才能够构成我们个人的成长。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如果我们读书竟然只是为了印证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就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的读书意义到底在哪里？

所以读书事实上是要打破旧的自我，然后去开启出我们新的自我的可能性。

1. 人文研究避免各种极端。

当然也要注意人文在任何可能性里面都可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对不代表你就是最全面的。

别林斯基（俄国）：“在论断中必须避免各种极端。每一个极端是真实的，但仅仅是从事物中抽出的一个方面而已。只有包括事物各个方面的思想才是完整的真理。这种思想能够掌握住自己，不让自己专门沉溺于某一个方面，但是能从它们具体的统一中看到全体。”

1. 对于作者的所表露意图的态度。

我们总是要去知道曹雪芹的观点，总觉得如果这是曹雪芹的观点就是应该要去张扬的。这是对的嘛？

问题1：一个作者真的是用他自己的价值观来主导写作的吗？

问题2：假设他是用他的自觉的一个个人的价值观来主导创作的时候，难道没有其他非自觉的潜意识会渗透到他的笔端而影响到他的写作吗？有没有可能？当然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潜意识，如果作者有非意识的潜意识的这个层次的一个某种力量的干扰而在他的写作中发生了影响，那么凭什么要有一个所谓作者自觉的价值观在引导。也就是说甚至有作者自己都不知道的某些东西，都已经加进到他的具体写作里面来，所以怎么可能有一个所谓的清楚的作者的价值观在作为指引呢？

问题3：假设作者这么做了，你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做法吗？一个作者用他自己的价值观，善恶二分、是非分明，就他所认为对的东西作为全书的主轴去引导，你认为这样会是一部好的小说吗？然而一部好的小说不是更应该是很广袤多元的、开展人性的各种可能的吗？这样一来，假如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的意见在作为最高亢的唯一的独白，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部好的作品，会深深地吸引你吗？

问题4，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除了潜意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去破解的**创作的奥妙**呢？一个活生生的小说人物根本不受小说家的控制，他有自己的生命，当你刚开始好像是你创造他出来的同时呢，他事实上就已经开始独立出来了，你必须顺着他的个性去写，他已经脱离了你的掌控，他有他的生命。于是小说家反而退居到只不过是把这个生命呈现出了的一个媒介而已。创作是连作家本身恐怕都不能参透的奥妙，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这个小说家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是不是全部问错了？

问题5：就算作者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他也如实地表达了，可是不要忘记，一个作品的生命是由读者所赋予的，读者不去读、不去诠释，作品就是死的。只有读者的阅读，才是你赋予作品生命的力量。

你读者怎么读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去管作者在想什么呢？罗兰˙巴特的有一句名言：“作者已死。”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说的艺术》）：“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诸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他们也都同样的让我感到惊讶。”

不轻易让自己模糊，让自己粗糙，让自己想当然耳。要尽量客观。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不是人类的自白，也不是个人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里的一个总体考察生活在已经成为网罗的世界。”他引述法国福楼拜一段话：“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背后退位。”他认为：“小说家不是任何观念的代言人，严格来说，他甚至不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小说家不能凌驾于任何人头上。一个人要用缩小自己而使自己伟大。

小说人物怎么产生的呢？他提到：“小说人物不是对活生生的生命体进行模拟，小说人物是一个想象的生命，一个实验性的自我。”

那么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好的小说在巴赫金看来应该是一个复调性的小说。米兰昆德拉提到：“音乐的复调，是同时发展两个声部（两个旋律的线），尽管它们完美地连接着，但却又保有它们相对的独立……所有主张复调曲式的伟大音乐家，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声部之间的平等。”

1. 不要随意对人物做褒贬。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透过真假的辩证关系，让读者看到，真跟假其实人生经验中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对抗的两个方面。一线之间会产生莫大的翻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要以为真就是好，假就是不好。假跟真可以一样好，真也会跟假一样不好。一样重要，彼此之间没有根本差异。

在《好了歌注》（甄士隐）“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人是这个世界的永远的主角，没有一个绝对性的价值，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焦点，暗示着二元取代的关系（二元补衬）。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这种稀奇古怪的主观反映，就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部分是由于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感觉太容易了，我们就被它牵着走，而理智要刻苦地压抑自己，要训练自己思想逻辑的严密，所以一般人都不做。于是诉诸感觉的结果就是任由那些表面的错误来主宰我们。除了少数有眼力的人，不够格的读者放纵自己的地方。

1. 要诉诸理性。

一个道理：当我们作者被感觉所主宰而不用理智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所讲出来的那些话语它事实上只有意见的资格，而根本谈不上是知识。只有那诉诸理智、艰苦的、客观严谨的、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看法才会是知识。

人类应该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智性而使得我们的努力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的经济。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源远流长的希腊文。西方人对此分别的非常清楚。事实上人类讲出来的话，在你在做判断，在做描述的时候，可以有两个层次的分别，一个叫做意见（doxa），一个叫做知识（episteme），doxa意味着是一个 common belief，或者是一个popular opinion，doxa就是一般性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们普遍就这么以为，这就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成见，但是episteme不一样，它要求我们做到所谓的knowledge，或者是science，而这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检验、实验、印证、推敲，严谨到没有例外。

我们一般人在读书、想事情、作判断的时候，只是在doxa的层次，我们不愿意要求自己不知为不知，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就很急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只是一个自我情绪要去宣泄，有快感；可是快感还是感觉。要诉诸理性。

当我们被感觉所主宰而不用理智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那些话语它事实上只有意见的资格，而根本谈不上是知识。只有那诉诸理智、艰苦的、客观严谨的、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看法才会是知识。

1. 《红楼梦》有关知识
2. 版本之别：

有甲戌本，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等。 庚辰本的最为依照原著，是更好的参考本。类似于书商为了让小说完结，于是让高鹗续写，也成为程高本（程甲本，程乙本都是完结的《红楼梦》）可能对前八十回有些改动。红学研究则更加看重前八十回，和脂砚斋的批本。

1. 贾府有上千人，要有秩序（长幼有序）。以东为尊，宁国公贾演（法），荣国公贾源（[祧名]）。笔墨聚焦荣国府。人物关系介绍。
2. 课程内容：神话、谶语式（谶语）、大观园设计
3. 何为红学？曹学？

红学是研究《红楼梦》本身的，而曹学是红学的衍生，研究曹雪芹本人的家世背景的多一点。

曹雪芹：（1715/1724-1763/1764）

1. 何为脂砚斋？

脂砚斋是一个笼统的广义统称，也是指一个特定的人。《 红楼梦》在成书过程中经常交给亲友传阅，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阅读群体，而脂砚斋这个人是《红楼梦》在亲友流传阅读圈内的一个评点家，当然还有一个人叫做畸笏叟。

脂砚斋是特定的一个人，也是留下最多批语的一个人，据考证，脂砚斋和曹雪芹的出身背景可能一样，因此，他在评点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和曹雪芹本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脂砚斋作为一个评点者和其他人不一样，与曹雪芹关系密切，推解出来可能是曹雪芹的亲戚，辈分比曹雪芹大，可能是曹雪芹的堂叔之类的。 脂砚斋的权力很大，不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且是作为一个小说创作的参与者。

1. 《红楼梦》书未成给文人留下诸多遗憾：

人生三恨：一恨河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

《红楼梦》未完成部分该怎么对待？据脂批的零零碎碎的语言可以看出来《红楼梦》是完成的。

1. 《红楼梦》为何而写？

从脂批语言中可以体察曹雪芹《红楼梦》血泪之作。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

《红楼梦》完全是悲忏之言，心酸之泪，曹雪芹绝非是为了财富名利而去写作，他是“哭成此书”的。尼采说：“一切文学作品我只爱用血和泪写成的。”

1. 《红楼梦》主旨探究：

鲁迅：“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每个读者都拥有独立的诠释权，有他自己读书喜好的偏好，这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抛弃一下个人偏好，完全从文学、艺术的方面来看。

马尔库塞说：“真正的乌托邦是根植于过去的记取中。” 梅新林先生的《红楼梦哲学精神》 提到的《红楼梦》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青春生命的挽歌，

第二层次：是贵族家庭的挽歌，

第三层次：是尘世生活的挽歌。

**第一层次**是青春生命的挽歌。一切是幻灭和悲凉，用记忆来重建乌托邦式的世界。而重建过去只有通过写作才能达到。

**第二层次**是贵族家庭的挽歌。脂批在元春省亲批道：“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贵族这个阶层，并没有人（普通人）能接触到，别书都是幻想出来的，同时脂砚斋对其极尽讽刺。脂砚斋的批语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字眼：“大家规范”“大家风俗”“世家规模”“笔笔是写尽大家”，可看出来他对自己的出身贵族家庭相当的引以为傲。

上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教导：《红楼梦》的宗旨意义在于反对封建礼教，在于追求个人情怀之类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理解。

《红楼梦》所描绘的是一个盛世可以直通达皇室的上流阶层，它的贵族不是普通的贵族，所以它的相关人等都是有世代累积的背景的，所有相关人等都是大户人家，都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为没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就可能养成暴发户。贫民望其项背的区别去暴发户的气质，这需要历代的熏陶、累积、所形成的人格风范。

贾宝玉、曹雪芹作为豪门贵族的子弟，他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精神和财富也全部都来自于他的家族本身，况且贾宝玉是作为家族的继承人被选定，所以他怎么可能反对给自己提供一切的家族呢？我们读者所有的阅读经验都不足以支持自己来阅读《红楼梦》，读者要让自己消失，从而放大阅读对象；因此曹雪芹不但不反对封建礼教，反而是依靠这个存在的，他不是要去反对自己的阶级。

《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灵魂深处，都是非写不可的。曹雪芹出生于一个豪门家族，所处之境是任何一个平凡读者所无法想象的，因此他描述的东西除非跟他有相同的背景，否则，很难真正体会到。《红楼梦》实际上是曹雪芹对是描绘自己回忆的一本书，是追忆之书。

《红楼梦》与其他一些言情小说（《西厢记》、《牡丹亭》）有许多不同：

《西厢记》、《牡丹亭》只描写男女主角之间的情爱，通过刻意营造出来的俗世阻隔而渲染两个人，而男女主角似乎生活在社会的真空状态，这往往会扭曲人性的真相。而人性的展开和实现，一定是要在一个复杂的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红楼梦》的人际关系铺开之广，描写之深刻无法想象。（《红楼梦》有名有姓的人差不多有400多人。）而这种人事复杂就建立在大家规范、秩序之下。对于一个家族继承人是相当重要的，贾府的继承人就被选定为贾宝玉，第五回贾宝玉可以神游太虚幻境，就是宁荣二公赋予警幻仙子的。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数终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至此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

《红楼梦》中贾宝玉是贾家的继承人，然而无法担任继承使命的痛悔，第一回“无才可去补苍天”脂批认为“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枉入红尘若许年”脂批提到“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哭成此书”，因此《红楼梦》“及自愧而成”是本书的宗旨。《红楼梦》是忏悔之书，不是为了反对封建礼教，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继承家业、发扬光大的使命，所以非常悲忏。

**第三层次**是尘世生活的挽歌。人生存在的本质就是无常。书中提到“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脂批认为是整部书的总纲。《红楼梦》的意义在于它触及了存在的本质。

神话专题－女娲补天神话

构成《红楼梦》神话系统有两个：石头神话、娥皇女英神话。

一、石头神话文化意涵

（1）宋玉的《九辩》开创“士不遇”题材和悲秋传统。

随后就有司马迁《感士不遇赋》、董仲舒《士不遇赋》、

陶渊明《悲士不遇赋》。

补天与儒家的“济世”理想的实践的联结，而作为被炼造的石头，“灵性已通”，却被遗弃不用，就成为这一生的悲痛，通灵之石就与不遇之士相联结。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女娲炼造的石头是“五色石”（女娲炼造过的石头特点：内在：通灵，外在：五色。）人们大多数以为这块石头是天然的、本真的，甚至这被认为是贾宝玉的人格特质。石头是女娲炼造过的石头，是通灵的，外在是五色的，因此石头本身不是天然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 ：有了心灵思维，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就有了文章辞采，这是自然的道理。 /对于美丽东西赋予价值并进行追逐实际上就是人。）通灵玉石在神界（自由自在）与在人界（受到追逐）价值不同。

《红楼梦》中“补天石被弃” 与 “士不遇”的连接，为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济世理想而深深地惭愧。

《红楼梦》中的石头：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曹雪芹赋予女娲补天的细节：尺寸：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

在先秦时代，十二被视为天之大数，是时间单位。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时辰。

在《红楼梦》中的“十二”，脂砚斋批语：“凡是十二都是对照十二金钗而言”。 补天石的数目是三万六千五百零一颗，这仅有的一颗是专门为宝玉进行的设计：把宝玉的处境极端化。三万六千五百意为（36500/365=100）百年，“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百年是家族命运的运数、人事的寿命的极限，象征着末世将至。百年在《红楼梦》这个小说中，是《红楼梦》家族的末世，百年也是人的寿命的极限。 （百年人参的隐喻）

1.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关系密切，因此，曹雪芹能够目睹内家风范。曹寅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参与《全唐诗》的刊刻。

曹寅《栋亭集˙诗钞》卷一〈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我有千里游，爱此一片石。徘徊不能去，川原俄向夕。浮光自容马，天风鼓空碧。露坐闻遥钟，冥心寄飞翩。”

曹寅《栋亭集˙诗钞》卷八 〈巫峡石歌〉：“巫峡石，黝且烂，周老囊中携一片，状如猛士剖余肝。……蜗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碧用不得。或疑白帝前、黄帝后，滩堆倒绝玉垒倾。风煦日暴几千载，旋涡聚沫之所成。胡乃不生口窍纳灵气，崚嶒骨相摇光晶。嗟哉石，顽而矿，砺刃不发硎，系舂不举踵。砑光何堪日一番，抱山泣亦徒湩湩。”

1. 石头神话（女娲补天）的意义：

女娲－大母神：太初之母primordial（时间性的－原初）&大地之母（空间性的－负载一切）：功能：创造、繁衍、提供温暖与保护。

“女娲”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东晋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母系社会）女娲人首蛇身的造型：打破了人和动物的界限，异类结合。抟土造人与西方上帝用尘土造人，为什么用土？“土原型”，土是生物来源。女娲不仅创造人类，而且创造了神。女娲造人和造神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抟土造人，腹肠生神。

“一日中**七十变**”：变幻出七十种事物。“**人面蛇身**”巴赫金认为将人与动物、植物精巧的交织组合在一起，这可以称之为怪诞风格，这是一种将人、动物、植物中不同的肢体局部融合所形成的题材与造型，大胆打破了生命的界限，打破了静止感，展现出无穷无尽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异类之间有流动生发的过程，某种意义来讲体现了存在并不是一种现成性的，而是形式间互相转化的快活的、随心所欲地异常的自由。

关于**蛇**身的理解：

A.蛇会蜕皮，神话学中蛇的象征意义：蜕皮犹如重生、再生之意。（先秦墓葬中常有口含玉蝉的风俗，取其再生之意）

B.蛇与水有关。（凡与水有关的都有相当内涵：鱼、蛙与生殖崇拜有关。）（鱼的含义：与生殖有关；“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闻一多在考古时发现陶瓷的纹饰，最多的是鱼纹，另一个就是蛙纹。）

C.蛇是多产的。

D.与肠子的造型接近。肠子被视为生殖器官。《素问·灵兰秘典论》“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红楼梦》赵姨娘：“……我**肠子**爬出来……”

E.女娲的娲：女娲可能与人类文化学中的蛙有一定的共通性，蛙代表生殖繁衍。

早期的女娲形象：具有孤雌纯坤的唯一性，女性一人就掌控了生育力。

汉代的女娲形象：伏羲女娲交尾图，大母神被降格为配偶神，伏羲居左捧日，女娲居右捧月。方位上左为尊，日的阳性原则凌驾于月的阴性原则上。方位上也再降格同时结草为扇，障面遮羞。神话中的兄妹婚或姐弟婚成为乱伦的母题，而《红楼梦》也导入了乱伦母题，文本始终被笼罩在乱伦的阴影当中。礼教无法规范整个贾府的社会，最终崩溃。

**参考书目：**

**（1）脂评本：有批语，是手抄本，是残本；**

**（2）甲戌本不是甲戌年抄下来的那一本，而是过录本，是根据甲戌年的那些查下来的（胡适发现），只有16回。原始甲戌本遗失。**

**（3）庚辰本有78回（缺63、67回）**

**（4）己卯本，靖藏本，蒙府本、列藏本等等**

**（5）程高系统：（程伟元、高鹗）程甲本、程乙本。改动较大**

**所以一定要用庚辰本做底本比较好。**

**（6）学者的书：一粟（朱南贤、周绍良）：《红楼梦资料汇编》；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 **》梅新林：《红楼梦的哲学精神》 （上海华东师范）；俞平伯：《俞平伯点评红楼梦》（上海古籍）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林以亮（宋淇）：《〈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中国书店）**

**（7）文学理论类：**

**1.福斯特（《印度之旅》）：关于小说学的讲座，演讲稿整理为一本书《小说面面观》。**

1.故事与情节：

小说是由散文而写成虚构的故事。

故事和情节的区别在于：故事是按照时间的序列将事情交代清楚；而情节除了按照时间序列发生以外还要有因果关系。故事成功与否，在于诉诸读者的好奇心，而故事在心理层次、哲理层次能否对读者发出发人深省地深思呢？

好的故事不一定能到达情节的要求，掌握人情事理的运作法则就到达情节层次。当然也对读者也要求太多。因此读者能够从故事的层次发展到情节这个层次，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读者的必备要求是，情节要诉诸读者的记忆；第二个是要有智慧，读到作者的情节设计。记忆要付出很多时间，而智慧需要人生历练，要遭受过人生打击，领略人生得太多无可奈何。

“国王死了，王后死了。”和“国王死了，王后也因此死了。”区别就是如此。

2.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故事一定要有人物，福斯特说：人物有两种，一个是扁平人物，一个是圆形人物；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用一两个动机就能破解其大部分言行。在《红楼梦》中扁形人物赵姨娘、焦大、夏金桂等。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层次丰富，生命具有多面向。在《红楼梦》中**性灵观**阐述最完整，给予价值观最好的支撑是贾政，他是性灵最好的代言人，他是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圆形人物，就会缺乏稳定的主轴，而扁平人物可以作为某种稳定不变的参照系，衬托别的圆形人物的各种变化。但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塑造了成功的圆形人物以及小说家如何让众多人物形成完美的复调。

**2.浦安迪（1996年）《中国叙事学》**

**（8）性灵观：《红楼梦》中性灵说的最佳代言人是贾政。**

**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母神意涵

1. 母神崇拜在神俗二界分化

《红楼梦》中母神崇拜在神俗二界分化。神界：女娲（**救世**之神）&警幻仙子（**命运**之神）；俗界：贾母（**命运**之神）&刘姥姥（**救世**之神）

贾母作为命运神对贾宝玉以及孙女、外孙女的庇护、健全人格成长环境，贾母作为命运神退位后以救世之神刘姥姥来拯救贾府唯一命脉的巧姐。

乱伦母题的导入，是贾府作为诗书簪缨之家的礼教摇摇欲坠，崩溃到无法维系的象征，是末世的表征。思考：贾珍和秦可卿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逼奸而成？

1. 末世

（1）末世之意

女娲补天的背景即末世，世界在崩溃状态。末世一词出自于魏晋时期，由道教提出。由于道教晚出，它往往通过吸收佛教的教义来充实自己，末世观与佛教“劫”的观念复合，它体现的是一种时间迫睫的未来式预言。末世代表着人伦、社会、宇宙的失序和崩坏。 一些术语对于末世表露：劫、运道等。（劫：佛家用语。意为远大时节。佛教认为，世界有周期性的生灭过程，它经历若干年后，就要毁灭一切，重新开始，此一周期成为“劫”。每劫中还包括“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到坏劫时，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世界便由于毁灭。）

（2）末世预兆

末世一词在《红楼梦》的首次出现：贾雨村的身世“因他生于末世”。贾雨村家与贾家是同宗，只是先于贾家走入末世，而贾家即将步其后尘。（谐音：贾化——假话 、贾雨村——假语村言、湖州——胡诌 ）一个家族的末世是指什么？ 父母祖宗根基已尽，（根基：世代累积的财富，物质财富）人口衰丧（人口凋零）。

贾府的末世体现在哪里？

第五回的判词中，与“末世”一词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人物：王熙凤和贾探春。 只有在末世，才会彰显出治世才能，枭雄。英雄和枭雄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智。

贾探春判词：“生于末世运偏消”贾探春《红楼梦》后半部非常重要的人物。贾探春有才有志，脂砚斋：“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也，悲哉伤哉！”脂砚斋认为此人有能力挽救家族命运，可是由于女性在男女不平等的婚姻结构中，被转移其他家族，“女子有行”。探春有为有守，事不关己不会越俎代庖，看在眼里，心里却事事明白，但是不会逾越份己；“又知书识字”（凤姐评） 。

王熙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王熙凤与贾探春的判词比较：两人都具干才，两人都能在末世绽放光芒，都有治世干才。两人在末世中所要担任的功能被特别凸显出来。探春是小说后半部支柱型的人物，她能够担负起贾宝玉所担负不了的使命，但她受限于女儿身，被褫夺了家族绵延的责任。无法将自己的一生才智贡献给家族，从而完成家族存续的重大使命，这是她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也是她的最大的悲剧所在。

第五十五回，王熙凤与贾探春区别：读书与否。

“好个三姑娘……心里事事明白不过言语谨慎……又比我知书识字。”

王熙凤的判断能力和识人能力很强。

所以读书识字的厉害一点到底在哪里显现出来呢？有没有读书真的很重要，没有读书的人再优秀也只不过在一般层次上面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但他绝对没有办法充分地高度的升华跟高度的自我实践，也不可能把自我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红楼梦》第五十六回，宝钗说“学问中便是正事”，不读书绝对不可能有学问，没有读书的人也绝对不可能知道落花水面皆文章，有学问，你看问题就会看到不同的层次，你会看到更幽微，更深刻，更关键，更根本，所以读书很重要。没有学问提着，就会流于市俗（庸俗、市侩、浅薄）。

“才自精明志自高”，所以探春比起凤姐更具有“志”，是一种理想性格，这让她具备了人格的高度和深远的视野，让她活得高贵，活得悲壮。“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灵力量和心灵高度，让她焕发出英雄般的气质。有志探春，这样的人能够构成一个推动世界往前进的力量 。读书让人的灵魂高度有了天壤之别。（儒家济世希望的落空）

王熙凤有才而无智，只满足个人私欲。贾府的衰败预兆是：

1.贾雨村一族的衰败，宝玉的下场便是如此

2.两个女性的判词：王熙凤和贾探春。

拓展：

《红楼梦》中贾探春的重要性：林黛玉在书中与贾探春区别，林黛玉（“堪怜咏絮才”）只适合个人独处时的玩味和感发，但是她没有能力来参与这个世界的转动，不可能引领这个世界往前进。西园主人：“《红楼梦》分情与事，以情（个人）而言，林黛玉最重要，以事（家国）而言，贾探春最重要。”

（3）贾家走到末世原因。

1、子孙不肖。

2、富不过三代 。

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认为：一代三十年，一族一百年，一朝五百年。先秦文化：五百年就有文王星。三十年会有一个小的变化，百年一变，五百年是更大的变化。百年就是指家族的生命。一个世代就是三十年。书中的佐证：第一回补天石数量是一年天数的一百倍、十三回秦可卿托梦、荣宁二公托警幻仙子教导贾宝玉和七十七回贾母房中的人参也是家族百年末世的隐喻：百年人生的隐喻。（贾母的死亡与贾家的终结是同步共构并行的。）

补充：

1.第十六回：秦钟（情种） 秦可卿 （情可轻&情可亲）

秦钟，与智能儿发生情欲关系，“此卿大有意趣”（秦可卿的葬礼）。这是大讽刺处。秦钟“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秦钟之死：（秦钟的名字解释）晨钟暮鼓（发人深思的劝告，隐含作者的愧恨）脂批：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庚辰侧批：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

2.用自传体写作的冲动其实都是跟一种忏悔式的动机有关。自我忏悔构成《红楼梦》的原动力，而写作又是自我救赎的契机。自传体的虚构作品常常带有作者内省自己往事的反讽意味。

3.人格特质和人格价值的区别：

我们往往是抓住了某个人的人格特质，但是因为自己的价值偏好，将这个人格特质贴上了标签，标注为是人格价值。

1. 顽石的品性：

（1） 补天石的设定一个神话式的条件，畸零处境（符合道家的一个观念“畸于人而谋于天（庄子）”，逍遥理想的落实。）（无用就个体来讲可以是一个大用）

林语堂：中国读书人得意的时候，常常信奉儒家；当他们失意的时候，常常就信奉道家。

1. 坚定执着——抗拒规引入正的先祖的规划，可是他终究要面对家族的沦丧以及自我无可安顿的结局。

《吕氏春秋》：“**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也丹可磨也，不可夺其朱。”

《淮南子 》：“**石**生而**坚**。”

《红楼梦》：“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

因此石和玉本是同一个东西。

宝玉的人格特质：违背于人情世道而合乎天道，持有天性而不至于被人为所限，畸零的处境是逍遥理想落实的前提，这是解读其畸零处境的正面角度。从负面角度来说，他抗拒规引入正的先祖的规划，可是他终究要面对家族的沦丧以及自我无可安顿的结局。

贾府玉字辈中，只有宝玉是复名。宝和玉是不同性质的，贵（世俗）而坚（天然），因此他是找不到自我定位的矛盾体。“补天石被弃”隐喻了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失败，在脱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重挫，使其处于进退失据的困顿之中。这是贾宝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宝：是可以用人为价值来衡量的，是世俗定位的产物；玉：是至坚，回应的是石的本质，又有五色，所以有被归为宝的范畴。

（3）宝玉不是什么真人、至人（庄子），而是一个瑕疵品，是成长不完整、找不到自我定位的矛盾体。

“补天石被弃”：隐喻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失败，在脱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重挫，使其处于进退失据的困顿之中，茫然无措。

“脱母入父”：所以这块石头处在非母非父的一个状态，失去了自然母系的庇护，又因为通灵，而不能再回到混沌的母性空间，因为“被弃”也不能进入原则、规则空间的父性空间。（进退两难）

第一回，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还泪（木石姻缘）。神瑛侍者与石头是同一人吗？周汝昌先生认为神瑛侍者是甄宝玉。然而，从全书结构石头与神瑛侍者是一个人。神瑛侍者住在“赤瑕宫”，用甘露灌溉绛珠仙草。赤瑕宫：赤，红（性别符码与女性相关）；瑕，与玉相关，玉有病。

贾雨村论证来诠释贾宝玉的人格：“正邪两赋”：难以归类，自己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身份认同。其实是病态的不健全的人格。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在体系当中占据的结构位置，并不是你的阶级、职业、伦理角色。正邪两赋的独特人格特性形成了人物的特殊景观，他们体现了某种病态人格，他们无法被归类，无法找到适合的身份认同，查尔斯˙泰勒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在体系当中占据的结构位置，认同不是“自己是谁”的描述性问题，而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活着，我存在的使命是什么，我如何实践自我”的这一类核心问题，指射了自我觉醒、自我投射、自我形象、自我尊重等等心理问题。）贾宝玉一方面享受富贵场所带给他的温柔乡以及炫耀式的高雅品位，这些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性灵的安顿之处，但又不愿意撑起维护富贵场的责任。宝玉抗拒的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情，抗拒的是他赖以生活的前提，所以他活在无法排解的处境中。

第十九回，袭人“…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脂批：为贬玉原非**大观**。

浦安迪：名中带玉的人，宝玉、黛玉、妙玉，将个人主义、自我的完满状态。追求自我的充分，忽略了一点，人只是一个小部分，不是一个大观，自我的局限性。一切的个人主义者都认为自我就是整个世界，沦为狭隘中。 他们都比较自我，个性鲜明，尤其是妙玉，可谓黛玉的极端化。但他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曹雪芹认为人受先天和后天的影响。）

什么是**个人主义**？

贾宝玉：“玉”有瑕疵，身份认同困难，所以个人主义会在自己心中占上风，没有办法去看外界，所以只能向内寻求。个人主义，自我圆满的追求，自我再圆满，都不可能大观。所以这是非大观。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蠡测海，成语，典故名，典出《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用蠡（贝壳做的瓢）来量海，比喻观察和了解很狭窄很片面。 贾政第十七回批评贾宝玉的自我主义，而龄官（有除他之外的爱人）对宝玉的启发“人固有所爱”，从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红楼不是以“真人”作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放弃自我主义，才能真正大观的丰富性。

一个人越是勇于缩小自己，就越是伟大。

神话专题－娥皇女英神话

一、关于林黛玉的神话：

其中一个是娥皇女英，《述异记》载：“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原来是附属于政治神话中的一个派生品，娥皇女英是尧的女儿，嫁给了舜做妻子，真正的故事是在于舜死亡的时候，殉情表示忠贞不移的坚守。

“舜葬于苍梧二野，娥皇女英投湘江自尽，染上了竹子的泪痕。”（《山海经》）爱情象征是湘妃竹。 尧舜禹的禅让的过程中充满问题，娥皇女英能够殉情，感情如此融洽，但是二女却找不到舜的**南巡**踪迹，这里面充满诡异之处。舜禹的政治斗争。 舜的南巡发生在他的**晚年**，年老之后的亲征，冒着很大的危险区南巡。（“廉颇尚能饭否。”） 一个人御驾亲征是很大的挑战，亲征的地方又是南方的蛮族，最后死在**苍梧**（湖南地区的偏南部），（江南地区的开发偏晚，南方障地之气，潮湿，不适合北方人居住，如唐朝的白居易的谪居之处九江） 没有人愿意去南方，而帝皇怎么能够不惜自己的千金之躯御驾亲征，所以尧舜的关系并不是无私的禅让政治，而是**血淋淋、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很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被流放，舜死在苍梧，找不到尸首，苍梧有九嶷山，容易让人迷失方向。这个故事里面固然有浪漫爱情，也有阴险的政治斗争。 佐证：李白的《远别离》这首诗。李白的诗的布局很精妙。

远别离

李白（唐）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

尧舜当之亦禅禹。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绿云：竹林 ）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李白为的是劝谏唐玄宗。《红楼梦》中的引用正好源自于李白的《远别离》，加上《上邪》 （《汉乐府诗》） ：

“上邪！（ye）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

娥皇女英的**眼泪和死亡**结合在一起。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只有当**形体的消亡**（山水、个人），泪水与情的终结，眼泪变成她的生命线（眼泪和生命是一体的），这用于诠释林黛玉的**泪尽而亡**。如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形体的消亡**才会使得**泪干**。林黛玉的泪尽而亡是在神话阶段前身已经设定好的，在第四十九回提到，林黛玉的眼泪已经快干涸的地步了，也象征着黛玉的生命风雨飘摇。

“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为什么叫绛珠？**

（1）绛珠：脂砚斋的评语就是血珠。

绛珠的来历 ：与血泪的联系，对娥皇女英李白的改造的联系：只要泪一日不还，黛玉就还会活着；泪还尽了，黛玉就要**物化（死亡）**了。第四十九回：

“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2）黛玉大概什么时候死亡？

《红楼梦》中的文本：海棠诗社，黛玉就**主张取别号**，探春给黛玉取得名字：**潇湘妃子**。

林黛玉的死在思念宝玉。洒泪成斑，殉情而死——推论：前八十回的后，贾府被抄，男女分隔审讯，黛玉夭亡。宝玉在**清醒自决**的状态下和宝钗联姻，二宝联姻，然后经过短暂的婚姻生活，然后大彻大悟，**悬崖撒手**（脂砚斋评点）。 这种考证是非常合理的，非我们今日所见的高鹗书写。（宝玉是在不断地成长的，不断有自己的矛盾与困惑。）

二、绛珠仙草神话

1.绛珠仙草的来源：

《山海经》瑶草，宋玉高唐赋，巫山神女，瑶姬，未行而亡（未嫁而亡），林黛玉不可能进入婚姻。曹雪芹用“血泪”为林黛玉量身打造的神话。

2.绛珠仙草长在哪里？

绛珠草长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西方灵河，佛教说的是爱河）。《楞严经》卷四说：“**爱河干枯，令汝解脱。**”所以林黛玉不可能出家也不可能解脱，除非死亡。脂批：爱河之深无底，何可泛滥，一溺其中，非死不止。只有到死，林黛玉对爱的执著，还泪的宿命才会停止，林黛玉永无解脱的可能。

3.为林黛玉设计的娥皇女英和绛珠仙草的神话共同点：

都有情，而这个情带给她们的都是眼泪和泪尽导向死亡。

在《红楼梦》还是性别歧视的，曹雪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中认为女性是**柔弱**的，是被给予者，是为爱而牺牲的第二性。为林黛玉量身打造的两个神话：一个是绛珠仙草，一个是娥皇女英；有高度近似和重叠：都有情，眼泪和死亡。反映的是曹雪芹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够健全而成熟。

4.眼泪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存在？

假设一个人经常用眼泪作为情绪的表达，这代表了什么？眼泪背后隐藏的心理反应是什么？

尼尔先生讨论通俗剧时，提到剧中人物眼泪不只象征一种无力感，眼泪只会对你的眼泪有反映的人去流（水仙子自恋的力量），是变相的情感需索。

林黛玉在贾府中备受宠爱，导致她产生**自恋情绪**。整部小说中，只有妙玉当面对林黛玉呛声，但是黛玉当时没有哭，表现得很淡然。因为妙玉不会对她的眼泪有回应。第41回，一行人来到栊翠庵，妙玉对林黛玉的嘲讽“大俗人”。林黛玉反应却很淡然（默默）。

因此谁对你的眼泪有反应，你才会去掉眼泪。 一个人会落泪，除了自己私底下的行为之外，如果有他者存在，那么落泪的前提是，那个他者会对你的泪水有反应。这样的眼泪有种自恋式的力量。眼泪常常跟自我中心联系在一起。爱哭的人往往自我中心，自怜自恋。有的人喜爱落泪，根源是太把眼光聚焦在自身，比较自怜，比较自恋。

阿德勒（弗洛伊德的弟子，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在他的著作《自卑与超越》（又译：超越自卑）提到：“自卑者，特别是受宠的孩子会用眼泪和抱怨对别人发出指控，当眼泪和抱怨在人和人的交往之中出现的时候，发出指控的力量，它们是一种破坏合作、并将对方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泪水和抱怨不仅仅是寻求抚慰和心理支援，并且是一种通过贬低别人而提升自我的方式。 ”眼泪是一种无声的抱怨。对于一个爱哭的人，你不是世界的中心。面对挫折自我警惕的方式是，当我们开始觉得世界对我们不公的时候，想要哭泣的时候，要想**世界没有欠你**的，**世界也没有义务要对你负责。**当有人帮你不是理所当然，就要万分感激。 林黛玉，第五回：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高傲和傲慢。）

**绛珠仙草的神话**，先民的植物崇拜（万物有灵论），魏晋以后的仙话仙草和玉石相互并存，并具有长生不死。

神瑛侍者（与玉石二而一）用**甘露**来灌溉绛珠仙草。甘露在《西游记》中为观世音所有（羊脂水瓶，杨枝撒甘露，救了蟠桃树），所以甘露具有起死回生，具有长生不老的奇效。作为女性林黛玉的前身的仙草（被褫夺长生不死功能），这里林黛玉会死亡，被剥夺了长生的权利，而且是一个接受者（施与受的关系）。

神话思维变迁：第一回介绍绛珠仙草转换为人，“仅修成女体”的潜意识里——**以人为尊**。（与《红楼梦》贾宝玉的“万物有灵论”脱节。）中野美代子认为，小说中变形逻辑，志怪小说中生物之间的变化。不同物种间的转化，在东西方文学中存在差异。（早期的庄子“庄周梦蝶”中，人与蝴蝶并无高下之分，庄子就是一个平等的万物平等齐物思想，“齐物论”）在大部分中国神话小说中，变形的逻辑是从人以外的生命形态变化为人，是**向心型**的，而大部分欧洲的神话小说的变形逻辑是**离心型**的。（例如达芙妮变身月桂树，宙斯变身天鹅和公牛。） 很多志怪小说，都是为了修成人，所以这个是中国文化很早就奠定下了以人为尊的思想（周代）。照这种逻辑来说，林黛玉的前身**仙草**是次于人的一种生物。第二十八回林黛玉说自己不过是**草木之人**：林黛玉认为草木之人是低于金玉的，背后符合从神界到人界，人类的中心主义观体现。（薛姨妈并非有意篡夺宝二奶奶的位置，而是如实在传达**和尚**的话。）

“**仅**修成一个女体。”（佛教，儒家对女性都是歧视的。 ）仅，只不过。是**修炼不完善**的产物。佛教转身思想，例如女性在六道轮回中比修成男性少修500年，女性有“五漏”。

在前五回中提到：女儿都构成了完美父亲的一个缺憾，如甄士隐，构成甄士隐神仙人品唯一缺憾是“**只有一女**”；林如海公侯之家，而是世家大族，钟鼎之家、诗书之族。林如海也“只有一女”，“聊”，“假充”表示出浓浓的缺憾。

“宝玉——人类；黛玉——草木。”

《红楼梦》并非单一的女性价值观。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女性仍然是作为第二性的存在。爱情对女人来讲构成了生存的危机，是她危机的重大来源，会将她摧毁，而对男人则并非如此。

为什么爱情对女人来讲构成了生存的危机？

西蒙˙波娃（《第二性》）认为，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不同的含义。对男人而言，爱情与生命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女性不同，女人都执着的爱，女人在爱情中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而达到自己最高的生存。西蒙˙波娃希望：有一天，女人能以强者而非弱者的态度去体验爱情，在爱情中，她不再逃避自我，而是为了面对自我，不是去贬低自我，而是去确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应该避免弱者的态度，究竟是谁，我存在的使命，想做什么，存在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女人应该去独立面对的，而不仅仅是用去叩问爱情。女人应该直面自我存在的问题，而不应通过爱情这一单一范畴来解决或曰逃避对自我的生命叩问的责任。波伏娃认为，当这一天来临之时，爱情对于女人就会如对于男人一般，成为生命的源泉，而非生命的危机。但在这一天来临之前，爱情会以最动人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而这根本就是对女性的祸根，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她对自己无能为力。

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但不要成为这个追求的附属品，而应当作为这个追求的主人。我们应该用做自己的主人的心态去品尝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而不要让这些将自我湮没。

曹雪芹的潜意识中女性还是处于第二位的，有性别歧视的，但是这个与常见的《红楼梦》的说法是有些区别的。

第二回，贾雨村提到贾宝玉与甄宝玉的女儿观：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句话存在逻辑谬误（甄宝玉是贾宝玉的重像），这句话比较的两个对象：女儿VS男人，两者在概念上并不对等的。

女儿指的是少女，有年龄和婚姻上的限定，女儿成婚后成为女人后价值在《红楼梦》中是走向沦落的。

第59回，

“女孩儿未出嫁时，是一颗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变出许多的不好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贾宝玉认为没有进入婚姻女性的女性保有女性价值。梅新林：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

第77回，

“奇怪！奇怪！这些女人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凡是女儿家都是好的……”。

《红楼梦》表达了一种“少女崇拜”。凯特˙米里特：在男人的世界中，女性的完美形态是一种婴儿女神的样态。青春少女美貌、无知、可爱、不会争取，没有社会性。这是一种隐隐然的女性歧视。

为什么女性必须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乃至一无所求，才叫做是清新，才叫完美，这个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女性应该要有各式各样成长的机会，你可以像男人一样长成各式各样的姿态，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不需要受限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女。

《红楼梦》中洋溢的少女崇拜，并非是一种真正彰显女性价值的表述。从理性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话题，女儿和女人，男儿和男人，女儿和男人作对比，其实也是一种歧视。

谶语式表达策略（一）

1. 关于谶

脂砚斋：“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其中隐语，惊人教人，不一而足。”

评点家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十二钗册多做隐语，有象形，有会意，有假借，而指事绝少，是在灵敏能猜也。”

脂砚斋：“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说，亦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悉借其法，为众女子数运之机。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

1. 隐语：是修辞的一种形式，即以隐约闪烁的话来暗示本意。 隐语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谶，**隐语**一般通过寓言（简单的故事）来讲述一个道理，更多的是有寓言的**道德训诫**性质；**谶语**是指具有祸福吉凶的**预言功能**。
2. 谶：首先要做一个预言吉凶，然后有效验。
3. 最早出现的谶的形式是**谶谣**，在先秦：谶谣——韵文形式的隐语，有时配合图画而形成的**图谶**。《红楼梦》中的图谶：第五回宝玉看的人物判词配有图。谶谣的一个基本构成条件：语言一定在前，应验的事情一定在后。言与事顺向逻辑关系，所以进行的是预言式的先见之明。《红楼梦》中的人物判词，拆字法。
4. 诗谶原本是抒情诗，但人们可以通过穿凿附会，将事后的结局与抒情诗相连，将其附加上的预言的性质，而形成诗谶。在《红楼梦》中，不应把抒情诗当作谶谣来解读，而应在诗中感受诗人的特殊性格与生命情调。

诗谶的形成最早就是抒情言志，表明诗人的个性，但是并不是用命盘式的谶谣去创作。最早出自出现在晋朝《晋书》孙秀遂诬陷潘岳、石崇、欧阳建谋反，“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1. 《红楼梦》中的谶谣和诗谶必须加以区分。谶谣没有审美价值。谶谣：第五回，人物判词，第二十二回，灯谜诗。

诗谶：（1）一般抒情诗；如《葬花吟》是一个抒情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中秋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并不是对林黛玉命运的解读，不能用谶谣去解读。在《红楼梦》中，诗谶就是抒情诗，不应该把抒情诗当作谶谣来解读，而应在诗中感受诗人的特殊性格与生命情调。 （2）第63回，“冰山一角式”的引诗法。

1. 薄命司里金陵十二钗的分册模式是根据社会阶层、封建等级观，而非个人才情。正册，副册，又副册。例如：巧姐在正册中，正册中都是贵族小姐，正册的入流标注必须是贵族身份；香菱在副册； 晴雯、袭人在又副册，因此可见，《红楼梦》是支持封建礼教的。

二、谶谣的制作：

1. （1） 拆字法：“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的判词“桂”，香菱的可悲在于她一辈子受的苦完全没有意义，这是让我们觉得最惨烈的一点。

当我们受苦，可以让我们升华理想，可以让我们的存在更深刻，甚至我们受的苦、牺牲生命，让我们完成一个非常有价值，让人类或者文明，或者让我们的国家和家族能够更进步，即便如此，那种牺牲都有一种壮烈感，因为它达到或者创造了某一种效果，然而整部《红楼梦》里面，最徒然，最让我们感慨的就是白白牺牲、白白浪费的一个人，那就是香菱，她活着一辈子没有创造出任何价值。她并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她的命运实在太坏了，坏到你无论怎么努力，反正你的生命就是白白地走一遭，你来到人世就是为了受苦。

林黛玉的图谶：两棵枯木，挂着玉带。王熙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为什么会被休？[**七出**之条在合法婚姻之中，有七个理由合法地把妻子赶出家。在先秦时期已在社会运作，**唐代**行诸文字，形成法条：（1）无子；（2）淫佚（在宋明清时期，一个女人写诗、写词就是不贞的行为，宋代朱淑真就提到“女子弄文**诚**可罪”。）；（3）妒嫉；（4）窃盗（包括藏私房钱）；（5）口舌；（6）不侍舅姑；（7）恶疾。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女人就是工具，为了满足男性而设计。 ]

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结婚之后女子变得庸俗不可爱是有原因的。

一个人不受教育，你就不能期望他会有什么样钟灵毓秀的表现，因为他不能被开发（如香菱学写字和学诗），没有被开发，就是被辜负、就是俗了。

所以有学问很重要，读书做学问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不被眼前表象所蒙蔽，而因此我们比较能够养成认识力跟判断力，也比较不会短视近利。没有受过教育就只能是平凡人。警惕女人在婚姻之中变成“鱼眼睛”。 孔子：“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矣，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2）别名法：（符号指射）

例1：晴雯的判词：图谶乌云浊雾；**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自视甚高）。在袭人的图谶、人物判词中采用了大量的负面形容词，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曹雪芹对袭人（破席）是贬义的？香菱的图谶：莲**枯**藕**败**、黛玉：**枯**木这些负面词跟人格无关，而是命运的表述，说明是命运悲惨。因此这些负面词都是为了衬托出“薄命”。（薄命司）[读者的偏见会发生双重标准， 必须要将个人好恶放在一边。]

例2：金簪是宝钗的别名。

例3：香菱的判词：莲、荷、菱： “根并荷花一茎香”

（3）谐音法

例1：破席：袭人的袭

例2：图谶：围着玉带，玉带林中挂：林黛玉

例3：一堆雪：薛；金簪雪里埋：1.别名法2.谐音法3.**状态隐喻法**

例4：元春的判词，**弓**箭：宫，香**橼**：元

例5：李纨：**桃李**春风结子完（**过程隐喻法**），贾兰：一盆兰（关系法） 补：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例6：元春的判词：“虎兕相逢大梦归”（状态隐喻法）：虎兕相逢指的是两强相斗。元春可能死于宫廷斗争。元春的死如何跟贾府的衰亡有关。（华视版《红楼梦》连续剧。）

1.青埂峰：“情根”，玉石被排斥在家国济世思想之外无从安顿的人生

2.我们总以为《红楼梦》有一个单一的价值观，以真为贵，以假为贬，而真和假本身是不能直接划分的。

《红楼梦》有强烈的**姑苏（苏州）**情结和**金陵（南京）**情结。最是红尘中富贵风流之地。籍贯苏州者有：甄士隐，香菱、黛玉、妙玉（黛玉的重像）等。曹雪芹一方面继承了六朝文化的内涵，而在叙事中，明清的姑苏，才子佳人故事的发生地最多的都集中在苏州。这大概是一个文化规定。

甄士隐家住在葫芦庙旁，十里街（势力）；仁清巷（人情）；甄士隐回家先要通过“势力”，再转到“人情”；“人情”是他的家所在，不仅如此，你要到达人情之处，必须要通过对势力的认识和锻炼，甚至可以说，当一个人不懂得势力，没有对势力有高度的觉察跟洞彻它的复杂，你甚至上也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情”。中国艺术（尤其戏曲）脸谱式解读法，蒲安迪说《红楼梦》是二元补衬的，来破除脸谱式解读法。

甄士隐（真事隐）：甄费（真废），对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用；住在庙旁，性情脱俗，有神性取向，最早洞察世界的虚幻不实与争逐的无谓，是《红楼梦》中第一个被度脱的人（悬崖撒手）。（**神**性）

葫芦庙（糊涂）内住着贾雨村（假语村言），湖州（胡诌）人士：贾化（假话），很懂得为官之道，逢迎巴结，甚至不惜陷害无辜之辈让自己飞黄腾达，手段残酷，是实在的小人儒，是俗性之辈。 （孔子、孟子是君子儒。）（俗性）[读书人可以分很多等级，有的读书人从书里面得到道德的升华，一种很高远的视野，一种对自我的很高的期许，这种人就叫做君子儒，如孔孟；有一种人是假的读书人，他读很多书，可是由于他心性不正，把他读到的东西转化成谋求个人私利的技术，这种人就是小人儒。]

庙是世俗的缩影，贾雨村住在庙内，就是泥足深陷，而庙旁的甄士隐则是世俗的旁观者，（洞察世俗的虚幻）也是书中第一个出家的。而贾雨村这个人物有可能是在最后一回于迷津中醒来。

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完全无私么？未必！（赞成！）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有那么深的爱！所以这就是二元补充论。 世间的道理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那个标准是来自于自己的好恶。

关于冯渊的案子（亲友为了多得几个烧埋费用而报案）。

冯渊：“乡绅之子”“最厌女子”，“前生的冤孽”“买来做妾”“立誓在不结交男子”“三日进门”。

身份内婚制：（1）士庶不婚；（2）官民不婚；（3）良贱不婚（历来被严格遵守）

冯渊是爱香菱的，因为真正的爱情一定是排他性的。香菱和冯渊的故事透露出曹雪芹事实上是不赞成一见钟情的。因为一见钟情带有非常大的风险性，带有很大的致命性。因为它建立互相并不了解，也没有共同基础的前提上。所以他透过另外一组人物透露出日夜相处累积，知己式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同时，冯渊对香菱的情感太过强烈，失去了现实逻辑，失去了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安顿的某些理性原则，所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爱太深导致执着，执着又赔上他的生命。

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金庸《书剑》

《红楼梦》中凡一见钟情的都是失败收场。而贾雨村的妾，娇杏（侥幸）嫁给贾雨村的情境。

娇杏“自己意料不到”“扶侧为正”。

封肃（风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甄英莲：真应怜

冯渊：逢冤

霍启：祸起。

3.元迎探惜=原应叹息

4.群芳髓（碎）、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女性集体悲剧命运交响曲。

5.贾府卿客：詹光：沾光；善聘仁：善骗人；卜谷秀：不顾羞

6.傅氏：附势

7.卜世仁：不是人；人情中有势力；倪二：势力中有人情

谶语式表达策略（二）

一、海明威的冰山理论：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则”**。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像补充。

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

“冰山理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简约的艺术。其二，小说家马原认为“冰山理论”的更内在的质素可以概括为“经验省略”。

人物所制的花签词中，每个花签所引诗句仅一句，其实所属的诗歌其余部分则暗示了每个人物的命运，**“冰山一角引诗法”**。蔡义江“歇前隐后”。

二、花签词解析

（1）牡丹花（宝钗）：“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

牡丹花

罗隐

似共东风别有因， 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 任是无情亦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 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 辜负秾华过此身。

牡丹花在唐朝的极其受欢迎，如清平调三首（李白）：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比较：唐代崇尚壮丽雄浑－牡丹，宋代崇尚内敛简约－莲花（以幽独的姿态让人玩味欣赏）、菊花。“冰山一角”：任是无情也动人，常常被做断章取义的解读。

情榜： 贾宝玉情榜之首（情不情）：**情不情**：第一个“情”是用有情之心来对待；第二个“情”是无情物，落红本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对万物皆有情，宝玉的博爱深情，宝玉的“万物有灵论”；林黛玉排行第二（**情情**）：林黛玉对能够给她回应的对象能够以情相待，即对有情者有情。

薛宝钗在情榜中排行第三：长久以来，读者以为薛宝钗是**无情**的，更解释为冷酷、冷漠；而无情这个词在魏晋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圣人无情，即无私。

“任是无情也动人”：是一个虚拟式让步句，律诗的基本法则，除了押韵之外，中间两联要对仗，格律上平则相反，语法上下两句互相平行。“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是一个假设复句，虚拟式地让步句；无情不应该当做一个事实来认知。芙蓉是林黛玉和晴雯的花签，晴雯（《芙蓉女儿诔》）是黛玉的分身（影子）。预示着贾宝玉与宝钗的婚姻生活不幸福。

（2）杏花（探春）：“瑶池仙品”“日边红杏倚云栽”

上高侍郎

高 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 。

“瑶池”：西王母所在。“注：得此签者必得贵婿。”《红楼梦》中的未出阁的大家闺秀，是不能涉及婚恋、两性的（杂话、浑话）。“瑶池”“天上”“日边”“贵婿”“王妃”象征皇室。虽然嫁与皇室，也意味着必须被迫离开母胎家族，这是她的悲剧。“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就是暗示他的悲剧所在。

婚姻对于探春的沉痛伤害：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她的出嫁离家，导致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在西欧北美生活文化中，实际上与母亲分离造成创伤的是儿子，所以西方文学中有杀父娶母的母题存在，但女儿可以保有和母亲的从幼年建立的亲密关系状态；在盛清时期的中国，女儿要遭受分离带来的创伤，而儿子可以维持与母亲长久地亲密关系，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为止（贾政与贾母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母子关系是比母女关系更加亲密，且将终其一生都会如此。女性在朝夕间发生这样的巨变，脱离母家，面对一个新的家庭庞杂的关系，心理发生的变化，也没有人关注这一点。（例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描述的年幼的男孩不得与母亲过分亲密所造成的情感创伤。）然而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很少关心女性出嫁后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但在《红楼梦》关心女性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困境。

（3）梅花：（李纨）“霜晓寒姿”“竹篱茅舍自甘心”

梅

王淇

不受尘埃半点侵，

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识林和靖，

惹得诗人说到今。

“槁木死灰”（第四回）：“金陵名宦之女”，李纨身居“膏粱锦绣”之地“青春丧偶”，却要通过自己的精神力量划出一方简约素朴的身心环境，过一种孤岛般的生活。（《红楼梦》中强调读书与后天教育的重要性。）“注云：自饮一杯”“不问你们的废与兴”与“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是一致的。“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有作者自我解嘲。

林和靖：“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

（4）海棠：史湘云“香梦沉酣”“只恐夜深花睡去”

海棠

苏 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5）荼蘼花（麝月 ）：“韶华胜极”“开到荼蘼花事了”

春暮游小园

王淇

一丛梅粉褪残妆，

涂抹新红上海棠。

开到荼蘼花事了，

丝丝天棘出莓墙。

袭人是薛宝钗的分身，麝月是袭人的分身。麝月会一直留在宝玉身边，直到宝玉出家，继而继续陪在宝钗身边，不负袭人和宝玉、宝钗。 脂批：闲上一段女儿口舌，却写麝月一人。在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

（6）并蒂莲（香菱）：“连理枝头花正开”

落花

朱淑贞

连理枝头花正开，

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

莫遣纷纷点翠苔。

“连理枝头花正开” ：连理枝是指夫妻恩爱，香菱是很爱薛蟠的。香菱在薛蟠被柳湘莲打伤后“哭得眼睛肿了”，黛玉在贾宝玉挨打后“哭到眼睛肿得核桃似的”。

香菱为什么爱薛蟠？从香菱的整个命运轨迹，幼小被拐，身世凄凉。当得知被买后“我如今的罪孽满了”（暴力威胁），香菱被收房“摆酒请客”（非常正式），薛蟠对香菱一开始非常好，而且薛家的物资充盈，薛家母女对她很好。直到第八十回薛蟠在夏金桂挑唆下才打了香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薛蟠是以怎样的人？

1. 第八十回，香菱“出落得这样”（妹妹是薛宝钗）薛蟠的相貌不错的。
2. 涂瀛（清）《红楼梦论赞·薛蟠赞》：

“薛蟠粗枝大叶，风流自喜，而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真堪绝倒也。然天真烂漫，纯任自然，伦类中复时时有可歌可泣之处，血性中人也，脱亦世之所希者与？晋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谊曰逸呆，讥之乎？予之也。”

薛蟠从不作伪，完全不做任何修饰和包装，将自己最不堪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欲望都直接摆在世人面前，里外如一到完全透明的地步。柳湘莲暴打薛蟠，薛蟠的反应：“原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柳湘莲出家薛蟠是最伤心的。薛蟠也有自己可爱之处。

“妒花风雨便相催”实际上该句写香菱命运。夏金桂的来临摧残。“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青帝”是指薛蟠，然而没有指望上，最终凋零，使得“香魂返故乡”。

（7）袭人（桃花）：“武陵别景”“桃红又是一年春”

庆全庵桃花

谢枋得

寻得桃源好避秦，

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

怕有渔郎来问津。

武陵别景：陶渊明塑造的。“桃红**又**见一年春”，该句写袭人来到贾家。一说再嫁蒋玉涵。

回到全诗“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避秦”避开秦末之乱（即家庭的危机），解决家庭困境。第十九回脂批：

补出袭人幼时艰辛苦状，与前文之香菱，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自是又副十二钗中之冠，故不得不补传之。

贾府丫鬟来源：家生子，奴仆生；外来买的。

袭人听到母兄要赎她回家，袭人死都不愿意：

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

桃源：贾府。“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贾府的崩溃，袭人流落，有渔郎（蒋玉涵）来照应她。

袭人不应该被误解：她不是宝玉正式的妾，她的身份还是丫鬟，“妾身未分明”，所以她的再嫁完全是可以的。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妾不受礼教限制。这种误解与现在推崇的男女平等思想相冲突。我们现代读者对袭人的批评完全是不公正的，对桃花的理解：“轻薄桃花逐水流”。我们的价值观也是时代下的价值观，和我们实际在做的文学批评是如此背离而不自知。

花签词所用诗句中，六句出自于宋朝，两句出自晚唐（《牡丹花》与《上高侍郎》）。因为这些诗句含蓄隽永，意蕴丰富。

（8）芙蓉花（黛玉）：“风露清愁”“莫怨东风当自嗟”

再和明妃曲

欧阳修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谶语式表达策略（三）

1. 戏谶
2. 谶的表达方式：戏。

符合现实的背景之下，让其自然地初显，符合整本书谶的氛围。贵族世家包括皇室家族，家里的戏班（蓄养戏子）在庆生贺寿拜神以依序演出三场戏（直线型），这些戏的排序方式和贾家的未来形成联系和关照，关系到过去、现在、未来命运的预告。“肇基（成）—荣盛（住）衰亡（坏空）”运势变化和集体命运。

1. 书中有三个谚语（俗语）反复出现（大家族特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
2.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第二十六回，

红玉道：“也不犯着气她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

第七十二回，

司棋一把拉住，哭道：“……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俗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

1. 胳膊折在袖内：

第七回，

焦大……，乱嚷乱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第六十八回，

贾蓉只跪着磕头，说：“……婶娘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

第七十四回，

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在袖内’。……”

绣春囊：妇女使用的装饰品，绣得不堪入目的东西。

1.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第二回，

子兴笑道：“……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七十四回，

探春道：“……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 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二、 戏谶的表述

1.第11回，寿宴辰宁国府排家宴（会芳园天香楼）：双官诰（创建：宁荣二公创建贾家）→还魂（庇荫：贾珍是族长，宁荣二公还魂过，）→弹词（衰亡）

王熙凤的话“也就是时候了”，表面上是时候不早了，实则与高家族命运相联结。

《双官诰》宁荣二公创建家业，在祖先的庇荫下将爵位一路承袭下，祖宗《还魂》，在第五回，宁荣二公托警幻仙子教导宝玉归隐入正；第七十五回，在国孝、家孝期间，贾珍聚众赌博玩乐到三更天，宁荣二公发出哀声长叹，“那边紧靠着祠堂……”《弹词》，李龟年在民间流落。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借唐玄宗宠幸一时的李龟年在国破后潦倒流落的生活来映射贾宝玉的最终“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生活，同时也在辐射出贾府的命运“也就是时候了”。

2.第18回：元春点戏

豪宴→七巧→仙缘→离魂

脂砚斋批： 《一捧雪》（豪宴）中伏贾家之败。《长生殿》（七巧）中伏元妃之死。《邯郸梦》（仙缘）中伏甄宝玉送玉。《牡丹亭》（离魂）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另一种说法：

豪宴（鼎盛）→仙缘（衰亡）：昆曲老生：政治——贾府由盛而衰

乞巧（受宠）→离魂（薨逝）：昆曲小旦：爱情——元妃由受宠而薨逝

《西厢记》《牡丹亭》书是禁书，但是在戏曲（国家级典礼）中却可以存在。场上戏可以存在，案头剧在闺阁中不可以存在。

1. 第22回：宝钗庆生

西游记→刘二当衣→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寄生草》）

《西游记》孙悟空成长小说的类型，选取的是极其热闹的一折；《刘二当衣》：以反面的手法暗示贾府在繁盛下的真相，热闹包裹下的勉强支撑心酸。《寄生草》：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贾宝玉的第一次思想启蒙，第一次触及宝玉没有被触及的深层内在。

4.第29回：贾母到清虚观打醮祈福，于神前拈戏

白蛇记（创建）→满床笏（荣盛）→南柯梦（衰亡）

《白蛇记》赤帝子斩白帝子，取而代之，创建新朝。《满床笏》郭子仪家族的七子八婿都是朝中官员，盛极一时。《南柯梦》一切皆为空。

5.第五十三回到五十四回、第七十一回贾母80大寿。

6.续书：第八十五回黛玉庆生：

林黛玉－《蕊珠记》

薛宝钗－《吃糠》

贾宝玉－《达摩渡江》

“人间只道风情好，哪知道秋月春风容易抛。”（《蕊珠记˙冥升》）

谶语式表达策略（四）

1. 物谶含义

物谶：用一个小物来进行一些关联的暗示，未来情节的发展会按照这个暗示去发生。《红楼梦》里面的物谶有三个用途：联姻、关情，涉淫。

1. 关情类

这并非谶，是双方**自觉**的行为。

（一）宝玉、黛玉——家常旧手巾（第34回）

才子佳人小说中，在才子佳人与丫鬟的三角关系里，丫鬟（代表人物红娘）对才子与佳人的情欲满足具有**穿针引线**的功能（非礼教）。

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贾母对才子佳人小说不合理进行破解。然而在《红楼梦》中，晴雯作为传情使者却毫不自知，因此洗尽了情色的淫秽，晴雯并不担任和红娘相同的角色。

林黛玉收到旧帕后的反应极其复杂：

1. 喜：二人定情；
2. 悲：古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林黛玉双亲已逝，无人做主，未来一片渺茫；
3. 笑：怕自己会错意，自作多情；
4. 惧：被人发现传递定情物。

林黛玉的丫鬟命名：

紫鹃—啼血而死（哀感缠绵）；雪雁—身冻而亡（美丽与哀愁的联结）；春纤—一息尚存的美好（脆弱短暂）

（二）小红、贾芸——手帕（24回）

小红、贾芸都各有盘算，交换信物，小红借机攀龙凤，贾芸也有自己的考量。 脂砚斋点评说，“坠儿原不情，也不过一愚人耳，可以传奸，即可以为盗。二次小窃皆出于宝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坠儿在贾芸与小红的恋情中扮演了红娘的角色（淫媒角色）。宝玉的几个大丫头之间有着某种利益联盟，如铜墙铁壁挡在宝玉与小丫头之间，不让外人涉足圈内。小红最先想要下手是贾宝玉。

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

小红并非丫鬟中唯一一个名中带玉字的，却被隐讳而隐掉了。因为小红比较精明、比较势力、比较世故，与玉字辈不同，而名中带玉的人更具精神取向，不同流俗。名中带玉的人：林黛玉、贾宝玉、甄宝玉、妙玉、茗玉（刘姥姥杜撰）、玉钏儿、蒋玉菡。但在贾家事败后，贾芸和小红却探监，回报王熙凤的滴水之恩，他们具备了难能可贵的人格高度，所以势利和人情并不能像我们所以为的那般完全划分开来。

脂砚斋：“‘醉金刚’一回文字，伏芸哥仗义探庵。”后来贾府事败后仍然回报贾府的人：刘姥姥、贾芸、小红、茜雪（脂砚斋：“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

多给别人余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不了解就不要批评，否则会显露出自己的无知，因此不要妄下断言。

（三）宝玉、妙玉——绿玉斗（41回）；

关于妙玉的脂批：“他日瓜洲渡口，各示劝惩，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岂不哀哉？”可能指的是，妙玉后来嫁给一位年迈之人做妾。 生日帖子（粉色） 63回

（四）宝玉、晴雯——指甲、贴身小衣（77回）晴雯死前对宝玉说的话。二人第一句话：

“阿弥陀佛，你来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快给我喝一口”

晴雯对水的渴求：

“晴雯入得甘露一般一口气喝了”，宝玉暗暗想到，“往常那样的好茶，她尚有不如意之处，今日这样看来，可知古人说的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又说是饭饱弄粥，可见都不错了。”

然而在如此即将失去的重要的人时刻，却仍有心思想这些？（《犬夜叉》：失去挚爱时的，至大的悲痛，至大的恐惧）在如此至大的悲痛，至大的恐惧时刻宝玉仍然有空闲在省思一般人性，这是莫大的讽刺。接下来的对话

“……‘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起**……早知如此我当日也有一个**另一个道理**’……**担了虚名**”

晴雯认为自己最大的冤屈是“担了虚名”。晴雯是贾母给宝玉使唤的和宝玉也喜欢她，具有“准姨娘”的自觉因此也不需要做什么。“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人的高度和强度是经过考验的。晴雯的“心比天高”是真的心性高洁吗？

1. 涉淫类

（一）贾珍与秦可卿：金簪（第13回）

脂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秦可卿与贾珍有真情在吗？（合奸）

1. 不是处在真空社会中，而是一个庞杂的复杂关系；
2. 瑞珠触柱而亡；宝珠义女，终身守墓。二婢参与这种不伦的恋情中。
3. 判词：“情既相逢必主淫”。贾珍是什么样的？贾珍相貌堂堂；七十六回中秋夜聚会尤氏提到“奔四十岁的人”。

（二）贾琏与多姑娘：青丝（第21回）

28回多姑娘，77回灯姑娘

（三）贾琏与尤二姐：九龙玉佩、槟榔（第64回）

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yōu)（两牧共乘一牝）（《礼记·曲礼上》）

（四）司棋与潘又安：绣春囊（第74回）

夏志清：绣春囊“跑进伊甸园的蛇”

思考所得：

读者的心理是由什么而发动的？我们的好恶不完全由我们个人所决定，不是你个人价值观领导下的价值判断，你其实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本能或者被你的时代所牵引。

警惕“亡斧疑邻”的思维，事实上真实的感觉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

1. 联姻类物谶

（一）宝玉与宝钗：通灵宝玉与金锁片

第八回，通灵宝玉正面“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宝钗的金锁片“不离不弃，芳邻永继。”

六朝时期认为自然观就是对偶，体现出一种均衡的力量，那就是自然之道。《文心雕龙·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

夫妻的象征意向：宝玉和宝钗的**金玉**；

（二）宝玉和宝琴：凫靥裘与雀金裘

宝玉和宝琴是**同日**生的。

贵族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追求人格和气质的雅，而不仅仅在于物质的华（“腹有诗书气自华”）。贵族的炫耀性的消费：稀有珍稀物资；材料多步骤繁琐。茄鲞、莲叶羹、野鸭子头上的毛斗篷（凫靥裘）、雀金呢（雀金裘）。

宝琴是二宝姻缘的世俗性的补充与巩固。

究竟是谁对宝琴产生了酸酸的意味？（思考）

（三）板儿和巧姐：佛手与柚子

巧姐的判词：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巧姐的下落因祸得福（图谶：纺线）。道情歌《好了歌》的注《好了歌注》：“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预示巧姐流落烟花巷。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游逛众位小姐的闺阁，佛手是在探春房间里面做装饰用的。

房间是灵魂的延伸，是个人认同和个人审美、个人的精神空间的体现。

板儿与巧姐佛手与柚子交换。巧姐和板儿的联系：佛手和柚子。脂批：“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柚子即今香圆之属也，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佛手代表慈悲和引渡，而柚子代表香橼，有姻缘的意思。

刘姥姥第一次来到荣国府打秋风提到“只得忍耻”，脂批：“老妪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之事。”招大姐之事，为何要需要“忍耻”之心？刘姥姥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能够忍耻，有韧性，有明晰的智慧。巧姐的下落很可能是流落烟花巷的，刘姥姥救出了她。（“贵格难熬，贵命难养。”）

第四十二回，王熙凤请刘姥姥命名。命名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宣示所有权**。刘姥姥给巧姐命名。勇于面对厄运，“巧”字**以毒攻毒，以火攻火**，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长命百岁（预告）。勇于面对困难，灾难，不要畏惧，这是拥有健全人格的人。脂批“应了这话固好，批书人焉能不心伤。狱庙相逢之日，始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实伏线于千里。哀哉伤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佛手在探春屋子里有什么意味？（思考）

所以，刘姥姥是一个有慈悲心肠的**大母神**。

坎伯˙摩根（神话学大师）：菩萨代表慈悲，有了他的帮助，生命才有可能。生命是痛苦的，但是慈悲是生命可能继续的原因。

林黛玉的塑造很可能在告诉读者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不均衡的，太过敏感和脆弱的心理，是折磨自己。

（四）卫若兰和史湘云的物件对称：金麒麟。

卫若兰第一次出场在秦可卿葬礼路祭。

贾宝玉从清虚观张道士那里，得到了一只比较大的金麒麟，与湘云的金麒麟从象征意义上是一对。在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后半句是“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双星：牛郎星与织女星，预示着夫妻二人长久分离。关于金麒麟，通常的说法全来自脂批。一是第三十一回末批，“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

（五）蒋玉涵和袭人：茜香罗、松香汗巾子。

二知道人：“一束茜香罗不俨纳彩乎”

有一章回目“花袭人有始有终”、“共奉”对袭人改嫁的思考：只要你的心里还是那么美，那么有感念，不要用外在的有没有改嫁，是不是在身旁来作为她是不是一个有情、至情之人的判断，不要流于形式，问心无愧，超越盲昧的本能。→

刘姥姥、贾芸、小红、茜雪能在最后出现施以援手。人性难料，对人的判断要盖棺定论。古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贤臣。”又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允许寡妇有某种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再嫁的自由。不要犯逻辑上的稻草人谬误。

（六）邢岫烟与薛蝌：冬衣、当票（57回）

（七）柳湘莲与尤三姐：鸳鸯剑（66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有的婚姻（宝玉和宝钗；板儿和巧姐；卫若兰和史湘云、探春与海疆藩王、袭人与蒋玉涵、邢岫烟与薛蝌）都是成功的，除了尤三姐和柳湘莲的自由婚姻都是失败的，尤三姐的死有一半以上的原因来自于宝玉说的话。娶你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的品性如何（“娶妻娶贤，娶妾娶美”），就如柳湘莲。贾宝玉“**绝色**”“既得了个**绝色**的何必在意”“真真一对**尤物**，混了一个月，他又姓尤”，宝玉对尤氏姐妹从心底看不起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剩忘八”“品行如何”：都颇有意味。

宝玉也是很复杂的，人本来就是在流动中起起伏伏的个体，本来就是很复杂。宝玉的话可能害死了尤三姐。

（八）探春与海疆藩王：凤凰造型风筝

探春的婚姻：（探春的图谶），有船和大海，暗示她会远嫁。

出嫁对女儿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和娘家的难得见面。 女子的婚姻：《诗经》：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元稹写给大姐的墓志铭中有一段元稹大姐的遗言：“吾幼也辞家，报亲日短，今则已矣，不见吾亲。亲乎，亲乎！”婚姻对女子的内心的割离。红楼梦曲《分骨肉》：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

表达了婚姻对探春的伤害，不人道的婚姻结构下对女子的伤害。 曼素恩：在中国家族体系中，历经与父母分离的都是女儿，终其一生将承受着分离带来的创伤。

第二十二回，探春的灯谜诗（谶谣），“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谜底是风筝。风筝已出现就意味着终将断线。

第六十三回，“日边红杏倚云栽”“得此签者必得贵婿”：探春的花签词：“瑶池”“天上”“日边”“贵婿”“王妃”风筝将不会落在平凡人家。

第七十回，提到放风筝就是“放晦气”，剪断线就会除病禳灾，关于探春和黛玉对放风筝的探讨。探春放的风筝是凤凰团，（两支凤凰风筝，与一只带响边的囍字缠绕在一起）风筝的意向：**一是**婚嫁，**二是**风筝飞得高远，代表探春“女君子”的品格高度（意味着先天上与赵姨娘的对立，母女抗争不在于嫡庶之争），有担当，有眼界。探春居处“秋爽斋”（三开间）并不曾隔断，她就是一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芳性，胸襟开阔。探春外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不是一般女子。

女生要有自觉地超越自己的限制，不能心胸狭窄，积极去打破性别界限，诚于中，形于外，探春的出场就是令人见之忘俗。

凤凰（海疆的藩王） 的象征意义：凤凰**一是**代表身份地位；**二是**代表高洁的心性；**三是**代表才干非凡。探春住处秋爽斋种植**芭蕉**（蕉下客）和梧桐。

梧桐的典故：《庄子秋水篇》庄子和惠施的典故：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鹐，子知之乎？夫鹐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鹐（即为凤凰）练实：竹子的果实。鸱：猫头鹰

在宋词中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东坡）**）**第六十五回兴儿对尤二姐介绍探春“神道”（才自精明志自高）“老鸹窝里出凤凰”，才志兼备。

探春生于三月初三（三月初三到了唐代等于六朝的上巳日，如杜甫的《丽人行》），古人暮春之初要修碶（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了水边除病禳灾。探春可以把污秽、低俗净化，让自己不染。探春代表花是玫瑰花，不容人侵犯，为了抗拒周遭烂泥的自我保护。修碶日逐渐变得风雅，于是号召召开诗社的正是探春。

1. 总结

第二十五回，贾政的天命观：“儿女之数，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 ”第七十九回，贾母对迎春嫁与孙绍祖的态度儿女之事自有天命前因。薛姨妈：“千里姻缘一线牵”“月老牵引”（古人的命定观体现唐传奇《定婚店》）对于娇杏的脂批：“无儿女之情，有夫人之命。 ”所以她是没有私情的，婚姻的基础是没有感情基础的。

联姻类的：都是没有主动追求的，双方有互换或者印照的；关情类和涉淫类的：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物二手或是转移联系。 《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式的婚姻反驳，而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的认同。

|  |  |  |  |  |
| --- | --- | --- | --- | --- |
| **关系类型** | **促成力量** | **主观意愿** | **品物的关联方式** | **结果** |
| 联姻 | 命定天成 | 无 | “二物相对”映照组合  “二物映衬”对等交流 | 成功 |
| 关情 | 人为作用 | 有 | “一物二手”转移联系 | 失败 |
| 涉淫 | 人为作用 | 有 | “一物二手”转移联系 | 失败 |

**对曹雪芹支持的婚恋观的支持的观点：**

婚姻不是只有爱就能幸福的。然而现在的婚姻就是基于自己做判断，选择你爱的，爱你所选择的，这是一件好事。

17世纪在英格兰形成婚姻自由的范式。

古代婚姻制度的优点：（学理研究：同质理论[米契尔与和特] ）婚姻的缔结即便在现代，以为可以超越外在的条件、进行心灵和精神的共鸣来作为择偶的条件，这个是真的么？近日，我们的择偶还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境下，依照“同质理论”来进行。我们往往会选择家世背景相当，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相似，兼具彼此心理和生理相互吸引、沟通人格特质，对婚姻的期待是不是和另一方一样来作为择偶对象的，

同质理论说明，很多时候，你的内在的某些操作机制在背后已经帮你做了选择，环境本身已经被筛选了。 我们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其实不然，你还是在被一个筛选过的环境，进行与各种人的互动，这个环境本身已经被筛选过了，你所在的环境，你遇到的人，已经不是开放式的散漫的环境，当你以为你是自由恋爱的时候，自由是真的自由么？

（同质理论证明）英国伦敦高斯密斯学院成果得出结论：通常俊男的另一半通常是美女，多数夫妻大多在同一个年龄层次。费德曼：这一点来看与动物差不多。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何？” 动物学的同形交配可以移用到同质理论。

中国古代“门当户对”幸福比例不比自由恋爱低，诸如生活习惯、日常琐碎的矛盾、共同的生活习惯。

《爱的意志》提到：爱不是感觉，爱是意志，是需要学习的。弗洛姆：爱情不是强烈的感觉，爱是一种意志，爱是一种许诺，与人格息息相关，爱需要学习。

婚姻是生活，需要共同的习惯、价值观来维系。

对待《红楼梦》中的传统部分就是接受它，而不是反对它。

补充：茗烟与卍儿（礼不下庶人：传统的儒家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在位阶上和动物是一样的，你真的希望像动物一样在一个等级，所以你不被要求，没有文明的责任，没有社会的义务，所以，因此可以顺着本能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你真的喜欢这样嘛？我们已经在人的世界里，必须要了解我们已经完全脱离自然，因此，必然的，我们受到文明的规范，乃至于在这个规范下的自我提升。）

（辜鸿铭的著名茶壶与茶杯的配对来反对一夫一妻制度，是错误类比。“茶壶与茶杯，是没有生命的物件。”）

度脱模式

1. 度脱模式渊源

度脱模式：《红楼梦》的悟道主题。

贾宝玉从出生到出家的经历。宝玉19岁出家“悬崖撒手”。度脱模式，《红楼梦》是一部悟道主题的书。悟道小说始自六朝时期，是讲究佛道。在唐朝，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南柯一梦”、《枕中记》：“黄粱一梦”）元杂剧（道化度脱剧）都有度脱模式。

《红楼梦》第一回，一僧一道：

“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也是功德一场……”

开宗明义提到度脱。度脱：即为度化解脱，度一切苦厄，解脱一切烦恼。在六朝佛道就有，佛经中：“度脱群生”、“万物”、“凶年”。

佛典翻译梵文“波罗密多”，就是渡，本义到彼岸的意思，从人生现实生死苦海到涅槃的美好快乐彼岸。（佛手） 《隋书》：“授以秘道，开劫度人。”

元杂剧中有道化度脱剧，度脱局一般元素需要一个渡人者，需要一个被渡者，需要一个渡人的动作，悟道后成仙成佛。各要素依序组合。

《红楼梦》关注的生命形态是正邪两赋之辈。

**被度者**需要有的特质：

1. 特殊来历：往往都是本来就是仙人（谪仙）
2. 具有神仙之份，特别有资质，等待召唤。如宝玉、黛玉）
3. 鬼妖物而为精者“木精草妖”：通灵石、绛珠仙草。

**度人者**：元代多半是仙佛（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达摩、布袋和尚），相当于西方的“智慧老人”（荣格归纳），

**度人动作**：“授以秘道，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也”（《隋书》），多次度脱（3次点化，元杂剧一般都有四折） 。

然而元杂剧以渡人者为中心，凸显其非凡的神力智慧，被渡者的心理变化着墨不多。而《红楼梦》中重点不在渡人者，而是以被渡者内心的变化为中心。

《红楼梦》度化行动：

第二十五回，宝玉遭遇濒死状态，被僧道解救。脂批：

“三次瑕炼，岂能不成佛成**祖**。”“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

道和僧在仙界和人世的形象：

|  |  |
| --- | --- |
| 仙界 | 仙风道骨（“骨骼不凡，丰神俊逸”） |
| 人世 | 丑陋（“癞头跣脚”“跛足蓬头”） |

在人世的形象就是“畸陋”（《庄子》）的形象，“畸于人而侔于天”，传递智慧的是“形残”（啮缺、支离疏：形残神全，普通人：形全神残），打破肉眼的限制，看到真理的所在。（古代的观人术）

1. 《红楼梦》中的度脱行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度人者** | **被度者** | 回目 | 度人者 | 被度者 | 回目 |
| 僧 | 英莲 | 第一回 | 道 | 甄士隐 | 第一回 |
| 黛玉 | 第三回 | 贾瑞 | 第十二回 |
| 宝钗 | 第七回 | 柳湘莲 | 第六十六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渡人者** | **被渡者** | **主要方式** | **现身时机** | **度脱性质** | **基本成效** |
| 一僧 | 女性 | 符咒法术 | 日常生活 | 外在超越 | 失败 |
| 一道 | 男性 | 言语机锋 | 非常处境 | 内在超越 | 成功 |

（一）僧人的度脱行动

第一回，**僧人**对甄士隐说：

“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这些是对英莲的命运做了预兆。

“巧妻常伴拙夫眼”。袁枚《随园诗话》：“逝水韶华去莫留，漫伤林下失风流。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次对于英莲的度脱是失败的。

第三回，林黛玉：

“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这一次对于黛玉的度脱是失败的。

第七回，薛宝钗：

“再别提起这个病！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总不见一点效验儿。后来还亏了**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的病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要是吃凡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儿，又给了一包末药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他说犯了时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也不觉什么，不过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罢了。”

“冷香丸”的疗效治标不治本，还会发作。对于宝钗的度脱是不算成功。**情志为病**，情感太强会导致病 ，林黛玉偏执型；宝钗较为健全，更为平衡。

（二）道士的度脱行动

第一回，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被拐“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成寻死。”“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接着第二场灾难来临，葫芦庙中炸供，致家中失火，岳父封肃谋夺财产。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出现念着《好了歌》（道情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接下来又说：“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在这种情况下，甄士隐悟了，作了《好了歌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道士对于甄士隐的度脱是成功的。

第十二回，贾瑞陷溺在色情想象中不可自拔，道士的“风月宝鉴”，只能看背面，不可看正面，贾瑞没有听道士的话，最终脱精而死（色欲之陷溺人，对人的恐怖力量。）。表面上救助贾瑞的行动失败了，但借助风月宝鉴度化人是可以**成功**的，只是因为贾瑞个人行为才失败了。（冷香丸本身是治标不治本。）

第六十六回，尤三姐的自刎，“我并不知是这般刚烈的贤妻，可敬可敬……”柳湘莲在哄哄默默的状态下，整个人处在一种茫然的一种状态遇到了道士，经过一番对话（在人世如同逆旅，都是过客）将万根青丝斩尽，出家了。道士对于柳湘莲的度脱是成功的。

（三）一僧一道度脱行动思考

1.度化的独享都是男性，可以看得出曹雪芹潜意识里的性别意识：认为女性不能被解脱。

2.人间有机缘就好好珍惜，但不必非怎样就不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短暂而无常的，且虚幻的。

3.想起很早之前看的《正见》：

诸行无常（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 ；诸漏皆苦（一切情绪皆苦）

诸法无我（一切事物皆无自性） ；涅槃寂静（涅槃超越概念）

4.被渡者和度人者所展开的启悟过程，往往会出现的重要象征。

埃里亚德（启悟理悟）：凡是跟领悟、跟人性跳跃性成长的经验、仪式的开展中往往有死亡与再生的象征符号的出现，死亡是再生之前的必要经历，唯有通过死亡，才会有新的生命，进入生命的另一个境界，换言之，就是使得被启者在另一个更高的生命模式中重生。死亡，就旧有的我死去，新有的我诞生，这个过程中不是只有一次，带领被启者重生的度人者并不是单一的角色。

马尔克斯：《什么叫做启悟故事》：所有的启悟故事所要表现的，可以说就是故事中年轻主角所经历过的，无论是他对于**自我世界认识**的重大转变还是**性格上的转变**，或者**两者兼有**，这就是启悟故事的重点，启悟就是带领这个被启悟者对这个世界有个重新的认识。 这些转变都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它会指引和引导这个主角**迈向成人世界**。

迈向成人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方向，我们的成长不是顽固的抗拒长大，相反，我们要突破幼年、非常单一的心灵，而是扩大到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面性和丰富性。

三、贾宝玉启悟经历

1.第五回，贾宝玉的第一步启蒙：性启蒙（心理成熟晚育生理成熟）（象征意义的启蒙）。

神游太虚幻境，荣宁二公嘱托警幻仙子，兼美引导，与家业承续有紧密关系。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经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终身册籍令其熟玩，尚未觉悟；故引了再到此处，遍历那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

**启蒙者：兼美**

（1）劝百讽一：用声色犬马之事来警醒一个人，很难补泥足深陷，除非这个人有慧根，迷途知返的几率更高；

（2）空结情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情色的经历后，最终以空作为总结。

（3）导欲增悲：让你的欲望无限扩展，引导到一般人容易陷溺的方向，走到极致，发现其中无限荒凉，在增悲之下领略人世的空幻。

经历了性启蒙之后，某个意义上是宝玉的继承人资格被承认。宝玉的云雨之事（性启蒙）论证宝玉可以担任继承人的资格。在通过性启蒙之后就是一个成人，成为一个父亲就可以拥有权力、财富、名誉和女人。贾芸认贾宝玉父亲。

经历过性启蒙的贾宝玉（绛洞花主）被视为大观园的主人。

西方学者研究，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遭遇，追溯到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带来的启示：

1. 原始图征的消逝：因为人有了辨别能力，懂得是非、善恶、没有了所谓的混沌无明，无人、无物、无我、无他等等分别心；
2. 解释了人类为什么会有死亡；
3. 人类为什么开始追求知识，对知识的认识从何而起，这些都与性密切相关。这一切都与性相关。性成熟代表着就是从童真走向真实的世界。

在书中关于情欲和死亡的联结：秦可卿的死亡；“绣春囊”是侵入乐园诱惑夏娃的蛇。宝玉最害怕的就是女儿出嫁，开启了女儿重重磨难开始，也是女儿成为鱼眼睛的开始。

宝玉经历性启蒙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成人世界，性成熟宣告宝玉童真的死亡，拥有了享受温柔乡权利。“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用性成熟带领宝玉走向现实人生。

兼美：“警幻仙子之妹，名唤兼美，表字可卿”；“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

悟道小说梦境为媒介，梦境在很短的时间，浓缩许多事物。兼美表字可卿与现实世界的可卿有何关联？**（思考）**

2.宝玉的后三次启蒙（思想）

（1）第二十二回，（宝钗的生日）宝钗说戏《寄生草》，幻灭美学（思想意境幻灭美感），辞藻更妙。

宝钗说戏→儿女纷争→宝玉参禅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反应：“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无书不晓。”可见对宝玉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还没唱《山门》你到《装疯》了”：这时林黛玉阻断了贾宝玉对其的思考，也许宝钗与贾宝玉在那一瞬间达到了思想交汇，触及了黛玉没有触及的角落，而林黛玉敏锐地察觉了这种微妙。

“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日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出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只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

在这一点钗黛思想上保持了一致性。

“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黛玉和宝钗的那段机锋，只是聪明人对于术语的运用，这是聪明的表现，但是不是智慧的反映，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悟道。

这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他有了隐隐的启悟，也对埋下了“悬崖撒手”的种子。

启蒙者：宝钗

宝钗深不可测，层次丰富，《红楼梦》的三个人生视点，交错进行，同时存在：空、情、色 。宝钗**在热闹中看出虚无，繁华中看到空幻**。

空：是寂灭观，说明宝钗具有悟道的可能性，有悟道者的天赋。

补充：宝钗在别人的无知甚至误会中，在饱受负面的观感之下，仍然能淡定怡然，无得失起伏之心，做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之态。她无需求告、辩解，因为她自己的内在无比充实。她很深沉，能够领略和她现在所遵循、所彻底实践的价值观（儒学）不一样的价值（佛学）。宝钗人格层次丰厚而深沉。

（2）宝玉去中心，第三十六回，**龄官**对贾蔷的情有独钟，对贾宝玉白眼相看。

宝玉对于死的想法是：女儿都在，女儿的眼泪埋葬我，只能埋葬我，→所有人都爱我，以我为中心。而龄官给宝玉的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从以幼儿为中心进入了成人的孤独感，被人厌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定，贾政认为他“管窥蠡测”是对的（第17回）。宝玉对于人生终结的想法（19回、36回、57回、71回）：“化灰”、“化烟”，余英时认为这是“乐园的永恒化”的表示。龄官的画“蔷”打破“我竟不能全得了”，在他心中凿下了裂痕，他从儿童的自我中心观认识到自我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是谁”。这种乐园式的生活是短暂的。贾宝玉在情的**广度上**追求**全盘皆有**发生了崩溃。

蒲安迪先生：“宝黛二人以自我求全，认为自己就代表全世界，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终难自安宇宙之大。”而且以宝玉为中心的《红楼梦》叫“宝玉的《红楼梦》”不等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红楼梦》的作者表明，如果你把自我的世界误以为是宇宙的整体，那就是所谓的“管窥蠡测”，因为自我的有限性。只有得到超越自我的宇宙观，认识到自我的不足，先有自我的不足感，然后才会有超越自我的丰富感。

1. 最后一个启蒙是：第58回，**藕官**烧纸，贾宝玉在情得独一无二上发生了变化。

宝玉将方才见藕官，如何谎言护庇，如何“藕官叫我问你”，细细的告诉一遍。又问：“他祭的到底是谁？”芳官听了，眼圈儿一红，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宝玉忙问：“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菂官儿。”宝玉道：“他们两个也算朋友，也是应当的。”芳官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要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义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宝玉听了这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说，我有一句话嘱咐你，须得你告诉他：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论日期时常焚香，随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以后快叫他不可再烧纸了。”

“假凤虚凰”的理解：“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和假的关系是很模糊的，不要以为真就是绝对价值，假就是不好。贾宝玉从“假凤虚凰”窥出痴理。俞平伯“交互错综发”：真情和痴理并存。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超越个人之上的价值要遵守，只要我们守住一个点，那个点就不至于被理所窒息，所排挤，这个点就是，不要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义重了。你只问你的心，你的心如果没有忘了旧人，历经时间的距离，也没有把情淡忘，这就是真情。

一个人是不是至情之人，要有心来判断，不要从外表看是否续弦，有没有为死去的人而死来判断你的真情程度。 这个“痴理观”了推翻汤显祖对于“至情”的定义（“情在而理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痴理观：情理兼备，两尽其道，尽力而为。

四、痴理观

有关婚姻跟爱情冲突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传统的观念里认为爱情、情感就要纯粹，而且要非常强烈，因此他必须要百分之百，有高度的排他性，仿佛这样才叫做至情。但是，这样的至情会跟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会造成冲突，然后为坚持自己情感的纯粹，会以死亡来终结，我们就会歌颂这样的感情。

《红楼梦》藕官烧纸——以更高的视野达到情与理的调和，叫做痴理。

“痴情”、“痴傻”都是非理性的耽溺。从藕官烧纸告诉人们原来内心和外在的形式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定义“情”的标准和“情的意义”的标准应该回归到内心，而不是从外在的形式去看，一个人是不是至情不应该用他有没有死，跟谁结婚来断定。因为超越情之上，还有一个“理”字。在现实上生活中，就要遵循“大道理”。

无论外在环境有多大变迁，包括生和死，只要“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算是情深意重。当你历经生活的诸多变化，内心还能去守住一个不存在的幻想而不丢掉它，比一个人孤守一世更要来得艰难。孤守一世有着外在的形式帮助，没有外在的干扰，能够更加容易地去将想念加深，那个人的幻想会越来越强烈，如果你再续弦，有新的生活要去面对，那你还不会对那个人念念不忘，这就是真情。因为时间太残酷了，总会消退许多的东西。聂鲁达·智利《今夜 我可以写出》：“或许我还爱着他，或许我已不再爱她，因为爱是这么短，而遗忘可以这么长。 ”遗忘的能力是对于爱的坚持，时间会对爱的信念强烈地提出挑战。那个情要融入到你的生命里，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不会刻意去提到它，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它。

“大节” 和 “理”告诉人们：人毕竟要活在群体之中，要对群体有相应的责任，因此人要“去中心化”。从儿童式的自我走出来，一个成熟的人不会只看到自己，而是能看到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对彼此的责任。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纸钱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孟遗训。”这也看出来宝玉对于孔孟之道的维护与坚持。

“一心虔诚……殊不知以诚心二字为主……心里各有所因……心诚意竭……” 做到心意（内在）要诚、要敬，而生死、婚姻、仪式（形式、外在）都不重要。

推测：这一点就为宝玉黛玉死后娶宝钗奠定了思想准备。

痴理究竟是什么？即为情理兼备（两尽其道、各尽其道）。

第四十三回，凤姐庆生，宝玉出府私祭金钏。（水仙庵）茗烟：“礼也尽了…受祭的英魂不安生…”宝玉：“…大题目”“不过是为了尽了礼…让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

第四十七回，柳湘莲与贾宝玉对话“行动不得自由…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却不由我使”“…心里有了就是…不过是**各尽其道。**”

我们很容易用我们本来的信念去理解事物，因为这是人类在认知和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假设我们真的要去认识对象的话，所谓的学习就是要超越自我的极限，我们要去认知跟我们原来所想不一样的，这样人才能真正**扩大和成长**。而袭人的出嫁是“痴理观”的绝佳体现。

五、总结

所有启蒙者都是女性。女人走得更早，然而大部分成长小说都是关于男性的，所有是有**性别意识**在里面的，很少有女性成长小说。在中国古代不被视为人，只以身份出现（女儿、妻子、母亲）。古罗马儿童教育成长都涉及男孩，女性没有成长阶段（只有一个过渡仪式：结婚）。“女人不在年龄中生活。”只是在身份上不断变化。

**拓展：风筝意象**

黛玉的风筝：美人“这里”[潇湘馆]（填柳絮词）；宝玉的风筝：美人；探春：凤凰风筝；晴雯：大鱼；贾环：螃蟹（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空黑黄：价值观混乱，讽刺意味）

“皮里春秋”另一用法：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薛宝钗）

“借问汉宫谁得似。”《清平调》将杨贵妃与赵飞燕类比，事实上在地位上、美貌上类比。曹雪芹“杨妃扑彩蝶”“飞燕泣残红”也是赞美二者。 “春秋”是非判断，进行褒贬。

薛宝琴的风筝：**红色**的蝙蝠，蝙蝠是吉祥的象征，谐音是福。《红楼梦》各方面最完美的女性，人生际遇完善。

薛宝钗的风筝：一连七只大雁（一是七是单数，不成双），二是分离（雁：秋去春来，辛苦 “恩爱夫妻不到冬”）

爱情观：人格与意志的展现

理想的爱情，对人的自我完善、提升有较强的作用。

一、一见钟情——强度、速度

因为我们相信直觉，我们相信某种东西能够超越任何衡量、思考、完全诉诸内心的某一种强大的感性而选择的对象，我们才认为是纯粹的。但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我真的是完全纯粹的吗？是没有经过计算的，绝假纯真的固有的真我吗？而同质论说明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潜意识里会带有门当户对的标准，把它包装在自由恋爱之下，而不自觉地根据“门当户对”做出选择。所以，“真我”是由多少来自于社会价值观，来自于生物的繁衍本能所决定，你怎么会清楚呢？当我们一直在宣扬诉诸“真我”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真我”，你的“真我”跟我的“真我”是一样的嘛？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凭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一个“真我”会变成一个真理，然后成为衡量的最终极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迷失，因为我们的“真我”从哪里来？也说不清楚。

“一见钟情”就是建立在空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自我感性之上，那这样的一见钟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红楼梦》中关于一见钟情的例子：

1. 贾雨村和娇杏：

尽管喜剧收尾，作者通过很多手法表述不同意。“**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偶和错）娇杏谐音侥幸。

太多的恋爱因为误会而结合（美丽的错误），因为了解而分开。因此一见钟情风险很高（不确定因素）。

1. 冯渊和英莲：

作者并不赞同爱情的强度能改变一个人。爱情不应该改变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不是你的你，而一个不是你的你，又如何正常地活下去？一见钟情背后有可怕的灾难。

1. 尤三姐和柳湘莲：

二者的不了解，听信传闻产生误解。一见钟情的强度固然让我们感到震撼，可是震撼之后，请恢复理性，我们要追求的是终其一生，细水长流、平淡但是真实的爱情，才能让婚姻走得远。一见钟情的速度和强度走入更深的歧途，不会走向光明的天堂。

1. 茗烟和卍儿

爱情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分不清情与欲，茗烟将她视为泄欲对象。以欲代情，情欲不分。

宝玉叹“可怜可怜”，脂砚斋：“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

现代社会因为眩目的速度，会让人们跳过漫长的心灵探索，转而在形而下的肉欲交合的层次，还误以为那个是爱情。布鲁格（德）：“爱是心灵的整体状态，尤其不应该把爱与纯本能的冲动（即使是升华的冲动），视为一事，所有的本能冲动都是为了得到满足，这样就容易把对方当做满足嗜欲的方法和媒介。爱是以肯定价值以及创造价值的态度把自己转向对方。”爱就是爱，就是你心灵中是不是真的体贴、尊重、了解、照顾对方的心意，绝对跟你的身体本能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不表示在爱里不允许欲望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把爱和欲做一个对立的二分，而是我们必须在本质上区分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人的处境不能脱离其社会脉络。

贾珍与秦可卿的“爬灰”事件，秦可卿以死为代价，而贾珍毫发无伤。茗烟对卍儿、秦钟对智能儿态度，并没有考虑爱人的未来。张生对崔莺莺未来就没有太多考虑。都是来自于纯本能的欲望。

二、日久生情——长度、深度、厚度

1. 藕官和菂官“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

2. 宝玉和黛玉：

第五回，

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脂批：“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

他们的爱情是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伦理式情感**。

第二十八回，

“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人就是姑娘…”

宝玉的爱情排在亲情后面，黛玉在心中排第四。

第二十九回，

“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宝黛的幼时友爱，宝黛的爱情慢慢写来，宝玉是经过比较选择的，选择的黛玉。宝黛的爱情固然很深刻，不仅没有涉及欲望本能，连行诸于口都很难表达。

爱是艺术，要慢慢学习，要成长，会体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漫长的时间累积导致的长度和厚度，彼此的脾气、脾性都是彼此知道的。知己式的爱情，日常生活彼此的磨合和加深。

第四十五回，

“今儿好些？吃了药？吃了多少饭？”

第五十二回，

“夜里咳嗽几次，醒几次”

第六十三回

靠板壁坐，靠垫

展现了宝玉对黛玉点滴关心。

宝玉对黛玉的关心，很细腻，很有耐心。脂批：

“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 其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

这就是“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诉衷情

（宋）顾夏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汤显祖的“至情”的概念再一次被推翻。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生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然而《红楼梦》认为至情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中慢慢累积而产生的，体现在琐碎的、平淡的细节中。回思又有“沥血滴髓”的力量。

学习和成长就是要像毛毛虫结茧和蜕皮一样，要有很辛苦的过程，要反对你自己，超越自己，拆肌裂骨般的痛苦，可是没有这种痛苦，人不会有成长。我们在打击既有价值观的同时，实际上是让自己迎向一个更高也更广大的多元世界。

1. 宝黛的爱情的根源与本质：

前世—**恩义的深化与延续**

第一回，木石前盟：

三生石典故来源实际上是**同性的知己情谊**。“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难共性长存。”和尚圆观与李源的友情，“情人”并非爱侣而是有情义的友人。

酬报，仙草受到甘露之惠，然后有了偿债心理。报：礼尚往来，回报。“报”体现方式有恩必报。回报金钱、地位，甚至生命。宝黛爱情是以泪还救命之恩，**恩义、德惠建立了宝黛的爱情基础**。

今世—**日常生活伦理情感**

女性永远是第二性，丧夫的女性，因为儒家崇尚孝道的原因，对于这种当母亲的女性，拥有很大的权利。**母权**很微妙，壮大。贾母的权利使二者建立关联。

皇妃省亲建立的大观园，元春（**皇权**）命开放大观园，众姐妹进入大观园。

第五回，

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第二十回，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远你的呢？”

第二十八回，

“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人就是妹妹…”

三、永恒的痴心/两人份的自私？——高度、广度

在爱情这份永恒的痴心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人格高度和生命视野的广度，那么这个永恒的痴心落实下来，成就的婚姻家庭，就可能只是“两人份”的自私。两人份的自私，弗洛姆说：“情爱即便是心灵的状态，它还是很狭隘的，只限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两人份的自私。具有排他性的、非普遍性的。”

圣修伯理《风沙星辰》：“生命教给我们：爱并非存在于相互的凝视，而是两个人一起望向外在的方向。”超越两人份的自私，超越四人份的自私。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圣经·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红楼梦》贵族世家的回眸与定格

一、脂砚斋的阶级自豪

读书的任务是超越自己，就是进入到对方世界，所以我们经常要用替代心理，设身处地的揣摩对方，理解这个世界，与他们活在一起。例如前世的畸零石是希望到富贵场、温柔乡受享一场，富贵场是温柔乡的前提，宝玉是不反对富贵场，而是反对的是维持富贵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贾宝玉就出生在“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整部小说就是贵族世家的回眸与定格。许多普通人是无法了解这样的世家规矩。因此才子佳人小说是不可能理解官宦世家的气度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谈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路“**何尝他知道读书仕宦之家的道理！**”因为潜意识的价值观念，我们总是选择性观看，“以今律古”“以今非古”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想看的，认为贾宝玉反对礼教。要了解《红楼梦》究竟写了怎样的世界。

《红楼梦》描写的是大家规范、世家、大族。脂批对小说中各种人物事件屡屡指示：“大家规范”、“大族规矩”、“大家风范”、“大人家规矩礼法”、“大家气派”、“大家规模”、“大家风俗”、“世家风调”；《红楼梦》乃“笔笔写尽大家”，处处表现出“礼法井井”、“必有一个礼字还清”的“大家形景”，曹雪芹也常常被赞赏为“作者不负大家后裔”、“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

所谓“大家”，在清代一般指的正是王府、世家以及内务府，即阀阅门庭也，其阶级之显贵优越，与皇室密切交涉。脂砚斋对世俗小家的批评毫不掩饰，“庄农进京”。

昼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

周到细就之至。真细之致，不独写侯府得理，亦且将皇宫燃赫，写得令人不敢坐閲。

余最恨无调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观此则知大家风范。

所谓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发，骄妄自大。

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想近时之家，纵其子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礼不法何如是耶？

若在**世俗小家**，则云你是客在我们舍下，怎么反提你的呢， 一何可笑。

近之暴发专讲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无礼，而礼法并井。所谓“整瓶不动半瓶摇”，又曰“习惯成自然”，真不谬也。

大家：在清朝是指王府世家或者内务府。阶级之显贵是天潢贵胄。《红楼梦》固然某些方面表现出平等的特征，但是不代表只有这一种意识形态。脂砚斋：

余最恨无调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观此则知大家风范。

所谓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发，骄妄自大。

想近时之家，纵其子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礼不法何如是耶？

金寄水（睿亲王的后代，清朝“八大家”铁帽子王多尔衮的后裔）“循规蹈矩是王府的核心。”礼法才是大家族的规矩。情痴情种是公侯富贵之家在能产生的。

世家对于小孩子的教养是相当严厉的，稍有点错误都要严厉呵斥。长辈、教养妈妈都有这样的权利。

迎春：“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无法。况且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

二、脂砚斋对“庄农进京”式解读批判

第三回，脂砚斋批语：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而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鞘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错黄缎子。所以京中拘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鲤目観，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又如人嘲作诗者亦往往**爱说富丽话**，故有“胫骨变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璃琉”之诮。

第五十三回，庄头乌进孝来给宁国府送年货，与贾珍等人的对话。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 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 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三、 “贾府”：怎样的阶级

**贾府这个词的专有性**

“在帝制时代对于住所不可随便叫的。”

《大清会典·工部》：

“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称‘王府’。王府不仅品级高，而且建筑规模大，王府中的正房称为殿，殿顶覆盖绿琉璃瓦，殿中设有屏风和宝座，外表看上去很像一个缩小的宫廷。‘府’比起‘王府’来规模就小多了，‘府’不仅不能用琉璃瓦覆盖屋顶，而且正房也不能称殿，当然屏风和宝座就更不能设置了。除此之外，在房屋间数、油饰彩画、台基高低、门钉多少，王府和府也都有规定，不能逾制。至于那些不是凤子龙孙的达官显贵，尽管有封爵或有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头衔，他们的住所也不能称‘府’，只能称‘宅’，称‘第’。清代有些权贵的宅第虽不能称‘府’，但其规模并不亚于‘府’。”

功封宗室王公大多数是在清初之际，据《大清会典·工部》、孙广安所言

|  |  |  |
| --- | --- | --- |
| **皇产（内务府）** | | **私产** |
| **府（王府）** | **府** | **宅、第** |
| **亲王、郡王** | **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 | **达官显贵（尽管有封爵或 有尚书、大学士、军机大 臣的头衔）** |
| **凤子龙孙** | |  |

**贾府的建制。**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归纳：中轴对称，深进平远。亲王王府府门五间，郡王是3间，除了正门外，东西两边各有角门，角门是平日里人们的出入，府门外有石狮子，王府府门终年不开，只有在王府重要成员结婚才会大开，王府的婚礼是相当安静的。

贾府唯一一次大开府门是第五十三回祭宗祠。林黛玉进贾府从西角门进入的。

宁国府位于东边，荣国府在西边。因为宁国公是兄长。

**贾府日常生活。**王府生活是怎么样的。金寄水“王府生活都有教引太监…在里头奏上一本轻者挨说重则挨打。”第五十六回，贾母：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贾母给林黛玉四个教引妈妈。

王爷死在私下可以“宾天”，贾敬死后，仆人报丧就称：“老爷宾天了。”“千秋”是王府王爷等级的人的生日称呼，对贾母生日称作“千秋”。

**贾府的创建：**

第五回，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类世，富贵传流，贵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按《大清会典事例》所定宗室爵位封赐的四种方式：**功封、**恩封、负、考封，各有详细规定。第七回，

尤氏叹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做，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焦大赶着贾蓉叫：“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建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秦，到如今了，不辍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

因此荣宁二公就是战功得到爵位。清初皇太极颁布律令：

“将士临阵率先攻克城池，功均子孙世袭罔替（“八大家”：六个亲王，两个郡王，在世袭的过程中不改变原来有的等级）。有身迫祸患，不得已而来归者，阵亡准袭五次；病故准袭三次。凡我将士每临阵率先功多，及一二次率先攻克城池功大者，或阵亡或病故，各照原官世袭罔替，仍察其平时有无罪过，另行酌定，有告发叛逆及乱国大罪者，量授官职，准袭二次，凡自他国孑身来归者，当本国无事时者，阵亡准袭四次病故准袭二次。有在本国身遭祸患不得已而孑身来归者，阵亡准袭二次，病故准袭一次。至于无职之人，有值我兵危急时或当先战死，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官职，准袭二次。有擒奸细授职者，阵亡，准袭一次；病故，不准袭。”

贾府建立就是参与开国建朝，因战功封爵。

《红楼梦》就有因战功封的“八公”（随代降等）、“四王”而“四王”爵位就是世袭罔替。

第四回，贾政等人见北静王水溶以国礼面见，第五十四回，贾母提到自己家是“中等人家”。

满清旗人如何看待《红楼梦》呢？满清贵族很推崇《红楼梦》，清代皇室是很喜欢《红楼梦》，紫禁城长春宫有贾宝玉壁画。

四、府宅建制与行为常规

座位更重要，身体姿势和坐的地方是体现尊卑的地方。座位伦理学：“炕—椅—小杌—脚踏—站立”的等差序列。

炕（东西方位尊卑内涵）一般设在窗边（北窗）；椅子（宋代产生）临炕边而设；小杌；脚踏；站立。

第三回：林黛玉入贾府后的拜望礼仪。林黛玉进荣国府，黛玉进贾府的整个程序是我们得以熟悉贾府这种大家世族的一个开幕仪式，让我们真正地窥贾府这一特殊阶层的日常生活。林黛玉进入贾府就需要融入进去，谨言慎行、察言观色。

“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南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上面堆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让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下**。”

“**挨王夫人坐下**”代表林黛玉受人尊宠，为投贾母之所好。

第三十、五十四回：“挨着贾母坐下”，可见平日也是如此，黛玉和贾母同坐的尊崇地位。

第七十五回，中秋夜，贾母坐炕，贾赦贾政坐椅，贾珍于门口小杌子上警身**侧坐**（坐满椅面就是不敬），贾琏、贾宝玉、贾环、贾兰侍立。第二十五回，

“王夫人正过薛姨妈院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命他去抄《金刚经咒》唪诵。那贾环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腔作势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钟茶来，一时又叫玉钏剪蜡花，又说金钏挡了灯亮儿。”

《红楼梦》女性的卑女尊卑：乳母（卑之贵者）**—**大丫头（鸳鸯等人）（一两月银）—小丫头（五百钱）—粗使婆子（鱼眼睛）。第十六回，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坐脚踏。第七十二回贾琏向鸳鸯求助，鸳鸯坐在炕上。

《红楼梦》中违反座位伦理学的特例：

第三十一回，晴雯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的情节：睡在院子里的凉榻上上，**骄纵成性**与强词夺理的人格特质。

**悲愤违礼**：

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玉钏通过违反座位伦理（与莺儿的现场对比，来表达自己对宝玉的谴责）。

第五十七回，袭人也是通过违反座位伦理来表达自己对紫鹃的谴责（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第五十六回，探春通过让平儿坐脚踏来表面“打压”凤姐（作筏子）以树立威信，“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在《红楼梦》中平日里**站着**伺候老太太太太、小姐的是年轻媳妇（如李纨、王熙凤、尤氏等）。这是旗人风俗。

“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未出嫁）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婆婆），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则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盖旗人家族习惯，皆以未字之幼女为尊，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

第四十三回，贾家商议为凤姐庆生，赖大妈妈等几个坐了小杌子。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下人比年轻的主子有体面。因此贾府是**森严的礼数和人情的调节。**

1.第3回：林黛玉入贾府后的拜望礼仪。

2.第75回：中秋夜时，贾珍夫妻于晚间过荣国府来的

3.第30回、第54回：黛玉与贾母同坐的尊宠地位

4.第25回：王夫人对贾环的平等心态

5. 第16回、第72回：乳母如赵嬷嬷、大丫头如鸳鸯的地位

6. 第31回：晴雯骄纵成性与强词夺理的人格特质

7. 第35回、第57回：玉钏、袭人的悲愤违礼

8. 第56回：探春的理家新政，以树立威信

9. 第43回等：独特的满族旗俗

金寄水：“王府和私家宅园等大型多院住宅常附有花园。花园一般建造在住宅的后面和侧面，中间有墙门和住宅相通。”

大观园专题——总论

整部《红楼梦》就是一部哀婉的咏叹调，聚焦在青春阶段，自由和个性是被削弱的。大观园的设计是为了让人物的个性得以发挥的地方；精神、主体可以有舒展的空间。

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宝玉的人间仙窟

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数句脂批云：“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

第十八回脂评：“至此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为一个葬花冢。”

二知道人（清）《红楼梦说梦》：“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邱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

“大观园与吕仙之枕窍等耳。宝玉入乎其中，纵意所如，穷欢极娱者，十有九年。卒之石破天惊，推枕而起，既从来处来，仍从去处去，何其暇也。”

“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云，除却怡红公子，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

**大观园的象征意义探讨：**

二知道人（清）《红楼梦说梦》：“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邱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现实世界的种种投射，但又不能受限于现实材料的限制，大观园是不可能还原的，是虚构的，根本上不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模型上面的。任何还原大观园的试图都是**失败**的，大观园是胸中丘壑的产物；没有客观的图样，是**纸上园林**，虚构的特殊空间。

《枕中记》、《桃花源记》与“大观园”的关系。《枕中记》的枕翘 ，《桃花源记》中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追寻生命的洗礼，的世界，大观园的具有乐园性质。

大观园整体的基本象征：

**（1）人间至极的富贵**

大观园象征人间极致的富贵。《红楼梦》建立在富贵场和温柔乡受享意识。宝玉认为读书人是“禄蠹”，事实上宝玉从不反对读书，而是反对把读书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读书能让人超越现实世界。（宝钗说：任何事情不拿读书提着，人也就会流于世俗了。）

宝玉不反对富贵场，而是抗拒维持富贵场的责任和义务。维持温柔乡就需要极致的富贵场。现在极致的富贵和事败之后凄惨（“寒冬咽酸齑，雪夜围破毡”）对比。

大观园建造与元妃的封妃密切相关。第十三回，秦可卿“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翠缕的对话“史家——荷花——楼子花；贾家（**大观园**）——石榴花——楼子上起楼子”，石榴花“气脉充足”，“楼子上起楼子”且接连四五枝，而“石榴花”是元春的代表花（人物判词）。楼子花又称重台（唐宋期间）。石榴花开在大观园，大观园与元妃密切相关。

“在省一回亲，荣府就精穷了。”元妃封妃对贾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负担。

**（2）骨肉完聚**

元妃进宫中，要让家族成员完整再聚的时候，只能省亲，所以才会有大观园的产生。大观园建立目的是骨肉完聚，获得天伦之乐。

第八十回，迎春嫁给了孙绍祖之后，迎春嫁人后的心愿是想在大观园里面住几天。迎春向王夫人吐露自己的委屈：

“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惦记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来还得住不得住了呢。”

**（3）处子的纯洁与喜悦**

是女孩子乐园（李纨丧夫，儿子5岁，应该是20出头）充满了珍珠般的光芒。

**（4）诗情的优美**

在大观园作诗、结诗社（诗情的优美、性灵的升华）。

香菱学诗：香菱是最悲惨的一个，白白地被浪费、被摧毁，莫名其妙地受苦。香菱真正流露出自己的心愿想要住进大观园，学写字，学作诗，进入到有灵魂的境界。（宝玉说：**地灵人杰**。）

优雅是灵魂造型，只有灵魂在黏土上吹一口气，才能创造出人类。

人类会互相欺骗，会互相杀戮，会贪婪；但是站在高处看的时候，你感叹他们的无知，感到无限悲悯，于是看到这么多被埋没的性灵，就因为他的环境艰困，于是没有被好好启发，即便他是一个莫扎特，都会在人群中间被谋杀。“只有灵魂在黏土上吹一口气，才能创造出人类。”（《风沙星辰》）人活着不是因为你有两只脚，会讲话，你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就叫做一个人，不，你不配，你没有做任何的努力，你连自我提升都不愿意。

《红楼梦》告诉我们：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穿透现实，寻找灵魂缺口，在诗里能呼吸一口气。诗是深陷现实泥淖的出口。

**（5）宗教化的圣殿**

皇权的体现，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大观园充满了禁忌：男子不能进去的。（除了贾宝玉、太医、贾芸[规范园林]）烧纸钱（藕官烧纸）

**（6）“春”的净土**

大观园充满了春天的希望和创造（园林），乐园式的布造。大观园：植物、动物、山石、流水（沁芳溪）

贾家的嫡系女性都有一个祧名：春

理论知识：弗莱（加拿大）：基型论

晨昏、春秋、人生、文学内容具有类比关系：黎明与春天意象相关（诞生），日午与夏季相关（胜利），都通往喜剧境界。春夏基型中人是座谈（稳定）、爱情；动物是温驯家畜；写作内容田园牧歌式描写；植物世界是花园（玫瑰、莲花）；在不定形的流体世界是河流；矿物世界城市、建筑物、宝石。秋冬（黄昏）基型是悲剧基型（死亡），人类世界是革命（混乱），被遗弃的个人；动物是猛兽；植物世界是吃人的树；在不定形的流体世界是海洋（诡谲多变）；矿物世界沙漠、废墟。

1. 辟建契机：元妃省亲

大观园的结构和创造：

1. 辟建的契机：元妃省亲

皇权凌驾于父权之上；让大观园的存在在现实上有逻辑； 臣服在礼法之下。第十六回，脂批：“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事，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

藏云《大观园源流辨》：“园林中布置着独立院落的设计，乃是融合了庭园式、苑囿式这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

戴志昂《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我国旧日量地叫‘步亩圈丈’，上面所说的三里半可能是指园地四周边长。三里半市里正等于一七五〇公尺。”“姑且再具体地假定大观园园地东西长四七五公尺 ， 南北长四〇〇公尺，由此得出原地面积是一九〇，〇〇〇平方公尺，比北京北海净心斋面积大二四.六倍，相当于北京中山公园面积的八九%，作为私园看，是很大了。”

补充：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数句脂批云：“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大观园对照的就是太虚幻境；大观园根本就是为了幻灭而制造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毁灭，为了毁灭而建造。第十八回，脂批：“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只为一个葬花冢（第一次出现23回，黛玉葬花）。大观园的开幕仪式，葬花的意向，毁灭的意向。

大观园辟建的契机：元春省亲“虎兕相逢大梦归”“二十年来辩是非”，元春终究是要死的，元春在入宫20年，30多岁时死去。大观园是短暂的。人也终究要死的，所以我们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二、 基址

《红楼梦》的文本世界中，大观园地基地很重要。

第十六回脂批：“**园基**乃**一部之主**，必当如此写清。”

大观园性质：（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区别：一般园林（私家园林）是以单栋不同的堂、馆、楼、亭配合山水落座园中。堂、馆，是单栋的，只能游憩，不能过夜的，没有生活的机能。）

皇家园林是苑囿式的，院墙围出来的院落。包括颐和园、热河离宫、圆明园、畅春园、万春园等是在大自然中兴建不同的建筑群相仿。所以大观园是结合了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大观园的建筑则是由院墙围出的独立院落，较之呈现显著差异，而与皇室宫廷的苑囿类型中。

园中人经常受到皇权父权的影响、控制，自我与伦理的纠结。

**（一）宁府：“只有门口两个石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第66回）**

1.会芳园：贾瑞见熙凤起淫心之处（第11回）

2.天香楼：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第13回）此原为第十三回被删去的情节，见脂批：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买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3.登仙阁：秦可卿与瑞珠停灵之处

大观园建造的时候：借着宁国府（东府）里的花园：会芳园，天香楼。所以**乱伦的阴影**伴随着大观园的倾灭，大观园建立在**情色和死亡**（大观园的先天性质）。东府为大观园提供的就是人性本身的败坏。

**（二）荣府：**

1. 下人群房（第16回）荣国府（西府）

（1）省事，盖造容易；

（2）选别处，要合**体统**。

下人群房：象征没有文化，停留在生活浅层（生物的本能，生活的原欲） 。

2. 东大院（近贾赦旧居，第十六回）：第三回写贾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一脂砚斋批云：“为大观园**伏脉**。”

宗祠在两府中间，共同的信仰中心西府提供的下人住房和贾赦的居处。西府的东大院有一个下人住的地方（下人群房）拆掉，打通和东府隔着的墙（荟芳园可以从外面引活水进来），东大院是贾赦住的地方，也让出一小部分来建造大观园（贾赦提供山石树木旧物）。

三、 建材用品：含贾赦旧物

贾赦：好色之徒，“色中厉鬼”。

第十六回：“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两处又甚近，凑来一处，省得许多财力。纵亦不敷，所添亦有限。”

第四十六回，平儿：“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

二知道人（清）：“贾赦，色中之厉鬼。”

贾赦带来的辐射性质：因此大观园必将毁灭。大观园毁灭的征兆：绣春囊事件导致抄检大观园（成长会带来性成熟）。大观园的建材用品很多都是贾赦的旧物，而大观园的规划者是贾珍。

所以大观园是情色与毁灭的结合（从前身到现实）。“大观园是建立在秦可卿的会芳园和贾赦在荣国府的旧花园的废墟上，**自我纵容**是两个园子的共性，**过分纵欲**，精美的会芳园是宝玉被诱惑的起始，也是贾瑞对王熙凤产生欲火的地方。”

秦可卿纵欲的性格从房间的置物（“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可以看出来。（与安禄山有染的是虢国夫人，与虢国夫人乱伦的还有杨国忠。禄山之爪：咸猪手）

1. 先入园者

宋淇（《论大观园》）认为前八十回中，只有贾芸、胡太医等少数例外，其余如贾政、贾琏等都没有进入过大观园，以证没有男人破坏过男性勿入的无形禁令。

然而，花园在建造落成的整个过程中，实已都免不了男性的介入甚至支配：

1. 贾赦：第十七回，

“园内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爷已瞧过了，只等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好题匾额对联。”

2. 贾珍：虽说“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但其中“贾赦只在家高卧”，真正作为整个园子起造的负责人乃是贾珍，所谓“有芥豆之事，贾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写略节；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赖大等领命”（第十六回）

第四十五回，“那图样没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呢”。

大观园盖了一年。

大观园的设计中轴，坐北朝南；大观园的设计不可能脱离皇权和君权。

3. **婢仆之众**（第十七回、第二十四回）：先行入住，带来的低俗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大观园。（停留在生活浅层：生物的本能，生活的原欲）

4. 贾宝玉：（第十七回回）

宝玉自号“绛洞花主”（第三十七回），脂批“诸艳之冠，情榜之首”，对抗现实世界的力量（悲壮）。

[情榜：第一名：贾宝玉 总花神；诸艳之冠，情榜之首；情不情（跨越性别、物种；不是狭隘的爱情；超越个人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第二名：黛玉（情情，个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第三名：宝钗（无情，圣人的境界，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超越喜怒哀乐，及个人的情感；超越世情、俗情“任他随聚随分”）]

元春才是大观园真正的主人（皇权）。

第十七回，回前总批：“宝玉系‘诸艳之贯（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且暂题灯匾联上，再请赐题，此千妥万当之章法。

第七十八回的“**总花神**”（第27回、第42回、第78回）

**花魂和花神**概念区分：

1.少女的灵魂“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葬花吟》“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2.花神：42回《玉匣记》巧姐“撞花神”：“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刘姥姥逛大观园：颠覆了荣国府森严秩序的欢乐、自由、脱序，违背了原有的生活，因此对精神和身体都带来损害，刘姥姥逛大观园后一票人（贾母；巧姐，黛玉）生病，有得有失，“有成有毁”并存的原生体。想事情要想全面，让自己不会变得贪心，不会变得偏执。）

3.第78回：晴雯过世：“芙蓉花神”《芙蓉女儿诔》（[宝玉表现出来不够爱晴雯：“一夜叫的是谁？”贾宝玉是情感的自我中心者]晴雯不自觉地喊娘，而是“母亲”是人性里面的很自然地求生本能；司马迁《屈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

4.林黛玉：芙蓉花（分身/重像是晴雯）； 史湘云：海棠花 ；薛宝钗：牡丹花等。**[** 曹雪芹的失误：芙蓉：池上芙蓉（荷花） 开在8月时节？**池上芙蓉和陆生芙蓉的矛盾。]** “此花艳如荷花，故有芙蓉、木莲之名**，八、九月始开，**故名拒霜。生于陆，故曰地芙蓉。”

大观园专题——水流设计

会芳园，大观园的东北方：引入活水。

第16回，

会芳园本是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

脂批：“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

第17回，

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沁芳闸），引泉而入者。

脂批云：“写出水源，**要紧之极**。……水为先着。此园大概**一脉**，**处处未尝离水**，盖又未写明水之从来，今终补出，精细之至。”对又批云：“究竟**只一脉**，赖人力引导之功。园不易造，景非泛写。”金寄水：“引水进园”，需要经过皇帝的批准，特权。大观园的水流被贾宝玉命名沁芳溪。（“胡说，偏不要沁芳。”贾政的心理。）

沁——水——净化（内在）

女儿

芳——花——美丽（外在）

潇湘馆：（林黛玉）“有**凤**来仪”：竹子

“凤凰”意象在元春（省亲）、贾宝玉（玉钏：凤凰来了）、王熙凤、林黛玉（“有凤来仪”）、贾探春（风筝意象）身上的体现。

流水：外来之水→沁芳闸→沁芳溪（流经园中各处）→汇总于怡红院→流出

外来之水，外来现实力量的进入，流经会芳园旧址。有沁芳闸是现实进入乐园的通道，说明大观园里外不是密不透风。

例外：稻香村 “天然之争”“临水水无源”“峭然孤出，似非大观。”

“无源之水”即为死水 （礼教对寡妇没有人性）青春丧偶，槁木死灰。沁芳溪在稻香村流动状态最奇特之处。

沁芳溪汇集此处怡红院，在大观园的西南方。最终要流向外面，象征着众女流散于现实世界，大观园无法成为她们终身的庇护之所。

黛玉葬花的时候，宝玉将花放在水中，黛玉说流出去脏了花，随水流出大观园（埋葬在大观园里面）。唯一避免流出大观园的途径就是青春夭亡（埋在土里），预示着林黛玉最终命运，也宣告着大观园女儿终将流出乐园。

疑问：宝玉将花抖在水里，“流出沁芳闸”？沁芳闸可以引进，又可以出水。

怡红院“万流归宗”，象征贾宝玉统合众女性的力量。脂批：“于怡红总一园之看（首？水？），是书中大立意。”第46回脂批：“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大观园专题——山石设计

戴志昂《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园内的山，有大山，也有小山，一般是反映了我国园林叠石成山的传统手法，即小山用石，大山用土，石山并非全石，兼用薄土以植树生藤，土山亦非全土，有时也用石块稳土或作点景。”

**大观园入口** ：第17回

“只见迎面一带翠嶂”（蕴藉含蓄）

“贾政：‘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众人都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这里。’”

（贾政：性灵阐述）

**稻香村**：第17回

“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

泥黄色；没有个性，可以承托别的颜色（驼色，卡其色）大地的原色，人类视觉效果来说最不显眼的色调；李纨槁木死灰。“青山险阻”；大观园中唯一非“大观”的所在，象征活埋李纨的“坟墓”是礼教对寡妇的不近人情的围困，是被礼教的对人过度的不近人情的禁制。

李纨，字宫裁（“闺人理纨素”）。红杏花：人性（贪嗔痴爱）是不可能被抹杀的，李纨唯一一次表示出对别人的厌恶：妙玉。李纨是被礼教的禁制；妙玉是被宗教的限制；而妙玉却可以放纵本性的发展，因此对妙玉的嫉妒。

**栊翠庵：**第49回

“一片雪白”、“红梅”

“一片雪白”：妙玉“过洁世同嫌”，山石阻隔，宗教对人的限制与束缚，但是六根不净。

“红梅”：女性内心当中基本的心理需求：“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喜欢宝玉。妙玉生在佛门，表面上看受到宗教的禁锢；但是她实际上个性被极端化的发展，遂性发展自我，有她独尊的个人王国，遂性自适。

妙玉在大观园是边缘化人物（非我族类）。妙玉也是出生贵族小姐（苏州人）。妙玉背景和黛玉差不多，是黛玉的重像，在性格上也有一些与黛玉相似的特质。

王夫人**下帖子**请妙玉进大观园（下帖子等于本人）。传统的拜帖写的名号应该是正式的名号，不可以是代号。妙玉的贺帖却用“槛外人”（怪癖）。妙玉的性格：“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些**（不合时宜）”（背景与教养是性格养成的原则），“却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而贾府却收容了她）

到大观园内的生活后，不但不改，竟“生成”（发展）这样“放诞诡僻”性子，邢岫烟评价妙玉“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第六十三回，栊翠庵是妙玉发展自己个性的个人王国。“僧不僧，俗不俗”（叛逆）宗教成了她性格养成的防护罩（贾母的礼遇），而“僧不僧，俗不俗”代表性别与身份双重越界。

无法根绝的生命本能：（李纨讨厌妙玉的原因）李纨和妙玉设定是同一个类型的人。

人类的怨恨心理是如何产生的：怨恨的根源都跟一种特殊地把自己跟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这种价值攀比往往是在等级内进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位置是安置好的，必须在自己安定的位置上来履行自己特别的义务，而一旦发现同类的人如果逾越自己的位置，那么就会发生道德建构上的怨恨。

“山石围困”对于李纨而言礼教是对她的压抑，而对于妙玉宗教的神力却能阻挡外在的阻力，是她个性发展的助力，身份的发生越界，模糊了性别界限。（道姑与名流的综合体）

**蘅芜苑**：第17回

“蘅芜”是香草，是屈原为君子设定（《离骚》）。

“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

宝钗的人格特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八回），“守拙”渊源体现（最早潘岳）在陶渊明《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对世俗无法应对的，回归天性自然，守拙的： 陶渊明；并由杜甫发展二十八次（养拙，用拙）。

贾政道：“此处这一所房子，无味的很。”在入门后又看到一种植物，贾政不禁道：“有趣！只是大不认识。”

全书宝钗唯一哭得一次：薛蟠诬陷她向着宝玉，为一次可爱，扑蝶；唯一一次说酸话对薛宝琴说的。文学手法上，对薛宝钗的描写：外聚焦的方式。（皮里春秋）

延伸：表里如一一定是好的嘛？如果认为表里如一是好的那么：“表里如一——忠于自我——正面的”。什么是自我？ 自我实际上感觉的变化的自我，那么忠于自我就是忠于感觉的变化的自我，那么忠于这样的自我好吗？

正如《梦的解析》（弗洛伊德）一个人的人格结构有很多层次构成一个人的内在一共有三个层次：

1. 本我，潜意识的状态，自己没有察觉到，也常常没有办法控制，本我是受到快乐原则的支配。本我要追求个性潜能和其他本能冲动的满足；也包括不自觉的情绪。 （情绪掩藏在自己的本能之下）柏拉图：“你以为你在发脾气，错了，是脾气攫住了你。” 佛教把愤怒情绪称为“无名地火”。
2. 自我：人格结构心理组成部分。（目前可以意识到的、现在的你）。
3. 超我：最高的人格层次之一，自觉的；本我是快乐原则；超我追求的是完美原则；人格中道德的部分，不完全受到情绪所主导，超我使人能够独立于本我之外。
4. 《红楼梦》中的代表人物忠于自我的对应：薛蟠：（表里如一）忠于受到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法国文学式的真诚”：对自己及他人来坦诚自己，承认自己伤风败俗，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向人们袒露，个人是可爱的，对于人性并不是可敬的。林黛玉、晴雯的忠于率真自我。属于一般层次。薛宝钗：属于“英国式的真诚”，不要求你直接面对一个人的卑劣和羞耻（“法国文学式的真诚”），“英国式的真诚”要求在交流时不要欺骗和误导，对你手头承担的工作都专心致志。英国式的真诚不是按照法国方式来认识自己，并且公开自己，而是要在行为举止上（差事），跟自身保持一致。

薛宝钗的真诚贾母评价“耐得贫贱，受得富贵”（后四十回）。她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非常稳定的心性。正如她的柳絮词“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服用冷香丸：冷静，道德的芬芳；脂批对冷香丸，“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离别太痛苦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然而离别也不能让他变化，世间的情感也不能撼动她。人格坚实，有厚度和重量，就不会被外界环境随便影响。

“耐得贫贱，受得富贵”，取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在人世间最难抗拒的就是“富贵不能淫”，潜移默化的，本我快乐原则影响。

“如果真诚是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避免对人狡诈，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元好问评论陶渊明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豪华落尽见真淳。”经过**最艰苦的努力** 就是“豪华落尽”，一个越是伟大的人越能够缩小自己，就是“豪华落尽”。叶慈：“文明就是**力求控制自己**。”

**蘅芜苑**：“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 “清厦旷朗”、“云步石梯”“石”、“砖”、“瓦”：

实用性质，规格化，人为制作出来的，不是天然产生。原来都是泥土，土是温暖的，富含各种可能性，具有创造性。因为人类的各种锻造，最终走向成长。这是一个超我的过程。

第四十二回，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姐妹兄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

黛玉对宝钗的价值观是认同的。薛宝钗的改变在7、8岁的时候。林黛玉的变化发生在15岁（因为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姊妹），林黛玉的变化是趋向薛宝钗（妇德女教传统）。

1. 异口同声，彼此共识[林黛玉也在积极打破她的孤高，目无下尘]

（2）对宝钗的劝解感谢（第五十回）。

薛宝钗的性格变化可以和山石的炼成有一个参照对比、呼应。（是否过度解读）

反省：

一般人更倾向于接受林黛玉而反感薛宝钗？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面对一个对象面具的恐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完全透明的交流，容易受到欺骗、伤害，对不了解的人就会设防这样的心理就会影响到阅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并不正确，只有在利害纠葛才可见人心。 ）

为什么人相对爱看小说不爱看诗？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说，我们之所以喜欢读小说，原因是不只是美学的需要，而是心理学的需要（心理学原则）。 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在展读的过程中，完全是对读者开放的。我们读者在读小说中的时候，可以稍稍放下在现实生活中不自觉的要树立起来的心防。他（小说人物）为何不能在这里（现实世界）？因为他属于一个内心生活清晰可见的世界，他是一个叙述者和创作者合二为一的世界；因为人类的交往往往是有利害冲突的时候才会见人心。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总觉得有一层迷雾，最多只能做粗浅和泛泛之交，而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是过眼云烟。

薛宝钗（外聚焦写作方式）再现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状况；对于“面具”的恐惧心理 ；薛宝钗的人格特质是藏与守，于是人们认为她有保留、有城府人，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投射到她身上。

读者容易受到阅读心理的影响，阅读本身都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活动。因此关键是我们要做怎样的读者、阅读的层次在哪里？

宝钗是一个深层、平稳的、超我完美原则主导之下把自己提升到不被一般人理解的人。

拓展：

上天无偏颇，蒲稗各自长。（杜甫）

临江仙（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大观园专题——命名

大观园是为元春创造的，实际上也必须由元春命名。命名是为了**宣示主权**。

纳日碧力戈《姓名论》：

“对于那些姓名体系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族群来说，命名是一种动员，是一种维系，也是一种教育：在命名过程中，族群成员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表现社会的结构和传统的权威；强调群体和个人的义务，联络感情，交流讯息。同时，命名活动也是对社会行为方式、分类知识、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再现和调适，是新旧势力矛盾、对抗的过程。”

命名可以反映**主流的价值观。**（杜甫的儿子：宗文，“以文为宗”）

《红楼梦》中大观园命名：

1. 采用质宝玉的命名之因：（1）本家风味；（2）迎合元妃心理；（3）贾政决定（父权）贾政也是性灵派的一员。 “政”训诂“正”，正人君子。

2. 林黛玉及诸姐妹（第76回）：林黛玉及诸姐妹：（凹晶馆、凸碧堂）化俗为雅的策略。“**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白海棠》）

3. 终极命名者：元春（君权）、贾政（父权）

（1）决定权：第76回

（2）删改权：第18回、第76回

**元春删改：**

天仙宝境→省亲别墅（大观园）

蓼汀花溆→花溆

有凤来仪→潇湘馆；

蘅芷清芬→蘅芜苑 ；

杏帘在望→稻香村；

红香绿玉→怡红快绿→怡红院；

浣葛山庄→稻香村

**红香绿玉→怡红快绿→怡红院**

红香绿玉的命名对应院内的芭蕉和海棠（“蕉棠两植”）。 “数本芭蕉”“一棵西府海棠（北京恭王府）”。红香绿玉方“两全其妙”在太虚幻境中体现“两全其妙”，即“兼美”（钗黛合一）。“兼美”外貌“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有如黛玉”，红香：宝钗；绿玉：黛玉。

元春的删改：红香绿玉→ 拿掉了玉 → 没有了绿

元春不喜欢“绿玉”二字。“绿玉春犹卷”贾宝玉仍选择“绿玉”，宝钗建议改为“绿蜡”。元妃选择薛宝钗而不选择林黛玉，是因为她喜欢薛宝钗吗？元妃（“二十年来辨是非”）元妃是一个能辨是非大智慧的人。元妃考虑到贾府的未来，要摒除个人好恶。林黛玉不适合做大家族的女主人从外在来看她体弱多病（“美人灯”），无法应对大家族繁杂的事务。实际上，元春更喜欢林黛玉。元春对龄官的态度：“贾妃甚喜”，龄官（坚持自我，长得很像）是黛玉的重像之一。 林黛玉的性格不适合当贾府的女主人。

元春为整座园子的命名：大观园，说明她能包容更多个性。

大观园专题——居住空间配置

第17回脂批：

“此回乃一部之纲绪，**不得不细写**，尤**不可不细批注**。盖后文十二叙书出入来往之境，方不能错乱，观者亦如身临足对矣。今实政虽进的是**正门**，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园，羊肠乌道不止几百十条，穿东度西，临山过水，葛勿以今日贾政所行之迳，老（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于末后写之，足见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转折而经也。”

据Christian NoibeiB-Schulz所区分的两种“人为场所的精神”：

1. 荣宁二府：以“中轴对称”和“深进平远”为原则

属于宇宙式建筑（Cosmicarchitecture）：这类建筑形式所反映的“人为场所的精神”，乃是明显的一致性和“绝对的”秩序，其造型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殓吐露了“隐藏的”离，主要目的是“需要”远超过“表现”

1. 大观园：突显了个别家户的独立自主性（individual household autonomy）属于浪漫式建筑（Romantic architecture）：其建筑具有多样性 ，且其中具有一般强烈的“气氛”，可能是“幻想的”和“神秘的”，同时也是“亲密的”和“田园的”，它通常以活泼而动态的特性著名，且志在“表现”，故其造型似乎是一种“成长”的结果而非出自组织，类似生命本质的造型。（浪漫型建筑，其建筑具有多样性，其中具有一般强烈的气氛，通常是活泼的，动态的；意在与“表现”，其造型是一种“成长”的结果而非出自于组织，类似生命本质的造型。）

“细极。后文所以云进贾母卧房后之角门，是诸钗日相来往之境也。后文又云，诸钗所居之处只在西北一带，最近贾母卧房之后。”

“想来此殿（即正殿）在**园之正中**。按园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诛钗始便于行也。”

1. 距离与座向
2. “诸钗所居之处只在西北一带，最近贾母卧房之后”暗示贾母是诸金钗的大母神。

“木石最近”：第23回、第74回抄检大观园

和贾母的住宅距离：贾宝玉（怡红院）、林黛玉（潇湘馆）最近

湘云对薛宝琴说：“大观园和太太（王夫人）跟前只管玩笑吃喝…”（当然还有老太太）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就有些像你……”（史湘云：看得深、看得透、坦率；薛宝钗：看到全局、皮里春秋。）

最接近中央正殿者：蘅芜苑（第17回）

脂砚斋：“此殿在园之**正中**”，《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尚“中”思想体现，统领四方枢纽，中位所在。正殿的意义大观园为元妃省亲而建，兼具礼制的场所精神。 从空间秩序角度形成一种“地中”思想，“地中”被抽象化、原则化，至高的价值观，至高价值的表现，在人文中占有“地中”富有至高权力（主位）。具有超出父权的至高权利。蘅芜苑最接近中央正殿者代表薛宝钗最贴合主流价值观。

3.最接近正门者：怡红院（第17、74回），参照査抄各处的顺序：

园门入口— 怡红院—潇湘健——秋爽斋—稻香村—暖香坞（藕香榭）—紫菱洲

怡红院最接近正门者，是回应绛洞花主的设定（守护者）而蘅芜苑不在查抄范围之内。

正殿坐北朝南，帝王坐向。园林中的屋舍一般不采取坐北朝南的坐向。（然而只有藕香榭（惜春）坐北朝南。） 计成（明）《园冶》：“园林屋宇，虽**无方向**…”“方向**随宜**，鸠工合见”。

1. 大小与间数

1.稻香村：第37回，李纨道：“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1.身为长嫂伦理优势2.经济上的优势。）

2.“金玉齐大”第56回，探春；“……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蘅芜苑5开间（**卷棚**），怡红院5开间，潇湘馆3开间，秋爽斋3开间。

三、 伦理秩序：“里/外”——浪漫精神的基础

（东/西、上/下、尊/卑、男/女、里/外）

空间秩序：大观园的里外秩序。在大院内空间秩序，越往里面越尊贵，私密性越高，活动范围越大。

主子（小姐）—大丫头（副小姐）—小丫头（廊道、庭前、门边）—媳妇、婆子（屋外阶梯）

小丫头位于廊道、庭前、门边，听候差事，跑腿办事。媳妇、婆子屋外阶梯上夜，做粗活。

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他（何婆子），他不出去，说他，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

内部的混乱始于大观园里外秩序的混乱。大观园的秩序混乱表现：

（1）空间秩序的混乱，大观园的里外秩序错乱。

（2）下人对主子直呼姓名，逾越了下位者的分际。

（3）下人在主子当面和背后，对主子使用代名词：你、他。

晴雯撵走坠儿，宋妈妈认为应该通过袭人（袭人是丫鬟中最大的），而晴雯坚持，并提到是宝玉的命令。晴雯与坠儿母亲发生冲突，晴雯被抓住直呼主子“宝玉”的名字把柄。晴雯的做法（不要用一个人的一瞬间来判断他的一生。）

麝月帮晴雯说了一段话对坠儿之母说了一段话（又拿出身份来摆款）:

“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伦理秩序松动具体事件：怡红院第六十回赵姨娘与芳官的厮打。晴雯“如今**乱为王**”了，“**都这样**起来还了得了”。最严重发生在紫菱洲，第七十三回，下人“都不他（迎春）放在心上”累丝金凤被偷，违例乱纪，捏造假账，威逼主子。探春来到紫菱洲迅速解决了这一切混乱，找来平儿

“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礼！你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不叫你进不来的地方，几曾有外头的媳妇子们无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例。”绣桔道：“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平儿道：“都是你们的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

  绣春囊事件也是发生在紫菱洲，绣春囊就是进入伊甸园的蛇。

人都需要自我节制且极力尊重别人，亲近不等于亵玩，绝对的自由只会让自由堕落，浪漫、自由、平等是需要秩序作为基础的。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也无损于他的芬芳。”

大观园专题——内部设计与居家布置

大观园重要屋舍内部设计和居家布置，与性格息息相关。房子通常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延伸，象征人格及其意识的层面。

第十七回，贾政问（贾珍）道：

“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的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式配就的么？”

贾珍回复是：“**合式**陈设”

**怡红院**：五开间（抱厦）、迷宫、穿衣镜（第26回）

（1）五开间（五开间：蘅芜苑也是五开间，金玉良姻的体现。）三间和五间的数字上象征意涵：“三”：数字里面最小的（万事万物生成的基数宇宙创化的单元）。“五”：中数（四方的古老观念基础上是居中概念，视为在此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小宇宙秩序。代表色：黄色；）最具权威代表的圣数。

（2）怡红院是微型的迷宫：

象征宝玉由迷而悟的过程，启悟的历程曲折离奇；启悟过程中要进入下意识的深层。（启悟过程中要有花园，花园代表完美的世界）

“化灰”“化烟”的死法在启悟阶段有高度普适性。启悟过程中要有迷宫，迷宫是通向智慧之路。迷宫代表停下来、拆卸重组；象征慢游的迷宫象征诞生和子宫；蜿蜒曲折的路线是母亲的象征；女性和生殖力；在许多传奇故事通常有一个宝物，这个宝物往往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邂逅女神）

迷宫与启悟的关联，启悟必经步骤堕入迷宫，重回（母体）子宫，得以再生。（死与再生的基本母题）

在母体中重新归零，拆解，最终超越自我（宁荣二公的嘱咐）。就宝玉启悟过程而言怡红院（小茅屋）相当入门礼，而小茅屋也相当于母亲的子宫（迷宫），人要经过死亡，才能重生。《红楼梦》是成长小说。迷宫象征母性意识世界纠结与混乱，超越母性混乱（试炼相当严酷的）在启悟过程中，宝玉需要经受很多打击。 园中水流的总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女性与水有关联，水有独特象征意义：创生、深奥、女性、自由、消融，是同化意象。

（3）镜子（穿衣镜）

镜子象征虚实并存、相生；真假对立的矛盾辩证；镜花水月的虚幻性。（这个世界是别人对你的描绘。）镜子告诉人什么是本相，从自我主观跳跃出来，进行自我反照、自我觉知，客观地认识自己。

镜鉴意象心之象“心如明镜台”“心非明镜台”；明喻“以镜喻空”（佛教点化人方法“白骨观”：风月宝鉴、“至人之用心若镜”）镜像。

镜像可以让人从自我的意识中解脱出来；用外在的眼光来客观地看待自己。要求人进行人与自身的道德思考；镜子认识你自己的工具要求了解自己的极限，不要傲慢；镜子是转化的主动之镜。（宝玉要经受打击、孤独、创伤直至离开大观园）

余英时：“怡红院的镜子其实就是点化的风月宝鉴。” 象征自我的超越。镜子是设在怡红院是宝玉成长不可或缺的工具。

**潇湘馆**：狭窄、书房、一明两暗（第17回、第40回）“心较比干多一窍”第3回，脂批：“多一窍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谓**过犹不及**也。”

（1）狭窄；（三开间的设计）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2）书房；饱读诗书（抒情和性灵的书籍）是双向的慰藉，但是阅读范围不像宝钗那么广博。（3）屋子一明两暗。

“暗”：

读书不会流于世俗，但是没有摆脱文人的缺点。内心充满纠结通过屋里窄变现出来。在人际互动中，太偏僻，心底狭窄（主要表现在42-45回）。林黛玉的太偏僻有两个层面：林黛玉的**言行动作不受节制**（摔帘子、摔剪子，掷、丢、指、啐、蹬，“放屁”、**“母蝗虫”**）（言语动作相似的人王熙凤，晴雯）。“母蝗虫”大吃大嚼，鄙夷贬低。林黛玉嘲弄别人的心理：一个正常的人会对他没有威胁的人进行嘲笑？ （弗洛伊德）“一个成熟的人会嘲笑自己，不成熟的人会嘲笑别人。”成熟的人会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成熟的才会伟大。林黛玉始终处于自恋和自怜；自恋和自怜一体两面。嘲弄别人是joke（玩笑），嘲笑自己是幽默。嘲弄别人基本上是在无意识的心理机制，从而逃脱道德伦理意识的检查，因此容易被放纵。透过精省形式的比喻以及语言的快感（与梦的制作相通）传神而生动的效果，而玩笑更重要的目的：无为了**用来侵犯他人**，谋取**宰制性的快感**，心理上凌驾于别人。

个体心理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卑感，只是轻重和对自己的社会现实中的影响不一样，懂得面对和处理这种自卑感。自卑感的存在是必然的；自卑感的本质会发出争取优越感的行为（成功）。自卑感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调节，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会使争取优越感的行为变成主体虚幻的自我满足（阿Q），而用来争取自己优越感的东西是不被社会承认的价值。林黛玉通过作诗来争取优越感。林黛玉开别人玩笑通常找别人缺点，第二十回史湘云说“他（黛玉）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见一个打趣一个”，而史湘云的“直”用来揭露客观事实，不涉及个人以及个人缺点。

黛玉的玩笑“偏而趣”宝钗的玩笑“正而趣”“谑而不虐”“雅谑”。我渴望受到尊重，同时也希望别人也受到尊重。

颐和园苏州街的悬山式卷棚顶建筑 卷棚示意图

**衡芜苑**：五开间、**卷棚**（第17、40回）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内部“有如雪洞一般”、“土定瓶”，供着菊花，

“菊花”：高度的道德象征与室外的香草呼应。

“有如雪洞一般”、“土定瓶”、“不戴花儿”不慕容饰，淡雅、不靠外在装饰来过度修饰自己。

“颈上有项圈”：和尚嘱咐，“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句下，甲戌本有批语说：“一句骂死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妖粉怪。”富贵人家审美观，金寄水谈到他母亲屋子装饰“布置淡雅”“文玩”“古籍”，王夫人的房间“书籍”，“半旧”。真正的富贵人家是**崇尚素朴**的生活。

宝钗（博学鸿览）房间里只有两部书：读活书“流动的海洋”，**内心的充盈自足**；一个人充盈自足的人不需要物质堆砌起来的安定感，保有强而有力的内心，不让物质纷扰自己。

**秋爽斋**：“大器”、拔步床、白玉比目磬、小锤（第40回）

秋爽斋，秋高气爽，无限的高远与“风筝意向”联结。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

（拔步床：中国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床。）[白玉：白，洁净；玉，君子之德。法帖：效法，不可逾越的原则； 磬：法器和乐器，规矩法理、权力；小锤：不滥用权力，弄权，谨守法礼的分寸。（孔子：用行舍藏） 不会“逸才逾蹈”（王熙凤）]

湘云探春二卿正“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

评判一个人：1.看他如何看待地位不如他的人；2.拥有权力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个人有权后作威作福，就叫“小人得志”。 ）“有才者虚怀若谷，有力者耻于伤人。”（ 莎士比亚）秋爽斋有一公共用途的屋舍：晓翠堂。

规矩和法理； 晓翠堂—公共用途—公私兼具的平衡。

第五十五回，改革积弊从贾府最有权利的人来开刀，以法理为优先。掌家以后第一次考验“窝里反”。

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 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伏，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试**他二人有何主见。“若不按例（定例）”。

权力是一个流动的关系，是一个相对关系。探春掌权首先面临的问题树立的是威信，而威信的一个层面就有公正。

“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没有经验、没有结婚。

赵姨娘为了攸关自我的利益问题：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懂。谁踹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踩我，我告诉谁去？”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以法理为标准）一面便坐了，拿账翻给姨娘瞧，又念给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公**，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的地方儿？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的…”一面说，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来。

赵姨娘没了别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该越发**拉扯拉扯**（徇私）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他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纨在旁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的出来**？”（李纨没有理解探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将赵姨娘的血缘撇亲，用法理来思考。）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以赵家为本位的思维。）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探春没听完，气的脸白气噎，越发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因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

整个情节，从始至终探春的诉求就是法理。

探春与赵国基关系：主仆，赵姨娘是丫鬟出身，赵国基也是贾家的仆人；妾家亲戚不是主家亲戚，因此赵国基并不是探春的舅舅。当她将主仆关系抬出来，就是是**用宗法制度来遏制、对抗赵姨娘所使用的卑劣的血缘勒索。宗法制度成为探春维持公正、维护自我人格的武器，不至于落入徇私舞弊的处境。**

第六十二回，林黛玉评价探春：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

探春是一个有为有守的人。

第二十七回，探春托宝玉买一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小玩意儿，探春与宝玉一段对话：

宝玉笑道：“……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亲兄弟**，鞋塌拉袜塌拉的……”（血缘本位）探春听说，登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瞎气。”宝玉听了，点头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轻轻点到，世故）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宗法制度杜绝血缘勒索），**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他忒昏愦的不象了！——还有笑话儿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买那些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就说是怎么没钱，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

母爱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当母亲的自觉。《爱的艺术》：爱必须包含：照顾、责任、尊重、了解。 爱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也需要一个成熟的人来实现。

探春有权时“一步儿**不肯**多走”（有力者耻于伤人），没有权时“平和恬淡、言语安静、性情平顺”（用行舍藏）。

**稻香村**（第17回）地方大，伦理优势；身为长嫂；经济上的优势。外表朴素。

**暖香坞（藕香榭）**：温暖、狭小、朝南（第50、58回）惜春年纪小。

紫菱洲：空泛模糊。仅在迎春迁出后有“轩窗寂寞，屏帐翛然”（第79回）的描写：迎春的没有个性。

大观园专题——动物专题

重回乐园就要打破物种的界限，人和物之间的彼此和善。（乐园的开幕颂歌：《四时即事诗》）

儒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道家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山海经》的远古乐园：“百兽相与群居”、“爰有百兽，相群是处”。

《庄子˙马蹄篇》：“故**至德**之世，……山无溪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郷**；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雀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潇湘馆**：燕子（第27回）、鹦鹉（第35回）

1. 《礼记－曲礼》：“鹦鹉能言”——聪慧、口才

贾母喜欢的人有两个条件：年轻美丽、伶俐（晴雯，林黛玉）；紫鹃原名莺歌

1. 胡皓（唐）《同蔡孚起居咏鹦鹉》：“鹦鹉殊姿致，鸾皇得比应。常寻金殿里，每话玉阶前。”——华丽尊贵的身份地位

（3） 《红鹦鹉》（白居易）：“安南远进红竭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李商隐《日射》：“日射纱简风撼扉，香罗拭手春事违。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幽闭自怜的生涯性格

拓展：

第三十九回……“阿飞”一节：

他不愿阿飞再想这件事，忽然抬头笑道：“你看，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

阿飞道：“嗯。”

李寻欢道：“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

阿飞道：“十七朵。”

**李寻欢的心沉落了下去，笑容也已冻结。**

因为他数过梅花。

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寂寞。

阿飞也抬起头，喃喃道：“看来又有一朵要开了，为何它们要开得这么早呢？**开得早的花朵，落得岂非也早些**……”

——节选《多情剑客无情剑》

**怡红院**：许多雀鸟（第25、26回），仙鹤（第36回）

**稻香村**：鸡鸭鹅

**衡芜苑、秋爽斋、紫菱洲、暖香坞**：均无

（1）蘅芜苑、秋爽斋：屋主都是世俗人文主义者（超越形而上），以儒家为核心，用文化来界定神、人、动物的地位（安乐哲）。

“女子无才便是德”用有没有文化来定义人的地位，连女人的身份都不会被轻视，所以动物在他们眼中只是动物，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好的变化和效益。

探春：儒家认可的君子状态想去改变；致力于人类存在的理性的提升；探春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典型，想要改变世界的不好之处。薛宝钗：“女君子”，接收既有世界维持世界的运转，藏愚守拙。

（2）紫菱洲、暖香坞：屋主的病态人格。

迎春：（病态顺应）懦弱胆小，顺应世界 ，只求这个世界不伤害自己，取消自我；仆人都可以欺侮他，连身边的人邢岫烟也保不住，更何况去恩泽小动物。惜春：（病态逃避）（送宫花的时候，惜春说的第一句话：当尼姑 ）弱小，一心只求自保，一意逃避，想要和这个世界一刀两断，是一个偏执的佛教徒，佛教认为，动物是处在轮回之中最底层，前世造孽，今世赎罪，因此不值得救赎；所以不会也不可能饲养动物。

大观园专题——植物专题

诺伯舒兹：与这些建筑有机共构的整体园林世界，其中展现的“自然场所的精神”（the spirit of Natural place）也偏向于浪漫式地景（Romantic Landscape） ，亦即以多样性的不同现象，如岩石、小树林、林间空地、树丛、草丛、深涧等创造丰富“微结构”，并由各种场所形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定居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人必须用移情（empathy）的方式去接近自然，以亲密的感觉与自然生活在一起。大观园各处的植物：

**怡红院**：芭蕉、西府海棠（第17回）、玫瑰、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第56回）

芭蕉、西府海棠（蕉棠两植）：兼美，图谶（钗黛合一），《红楼梦引子》“怀**金**悼**玉**”。（脂批：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是，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一。）

**潇湘馆**：竹子、芭蕉、梨花

竹子的象征意义：

1. 娥皇女英洒泪成斑；
2. 庄子的《秋水篇》：有凤来仪；

南方有鸟，其名**鹓雏**……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鹓雏：凤凰 练实：竹子果实**

（3）杜甫的《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贞美，纤弱柔美。美人与竹子相倚，彼此在形象上相互映照。

（4）地位比较高；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已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梨花：（离）喜散不喜聚（梨花一枝春带雨）

**稻香村**：红杏、蔬菜红杏：被礼教压抑的人性，不安定的灵魂。

**秋爽斋**：芭蕉、梧桐（第37、40回）芭蕉：（潇湘馆、怡红院）脱俗的精神，与世脱俗的坚持；梧桐与凤凰的相关；君子。

**蘅芜苑**：香草

香草：杜若蘅芜，《离骚》：君子，贤臣。向上的努力，逐步逼近更完美的世界；德行的无形的感染。

“冷香丸”： 薛宝钗的道德非常灵活和深层；有非常丰沛的生命力；越冷越苍翠；都结了果实（最是橙黄橘绿时）（山中高士晶莹雪）

**栊翠庵**：“十数株红梅如胭脂般”（第49回）

白雪红梅图

栊翠庵：白雪红梅。青春及对宝玉的私心；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庄子·知北游》

**紫菱洲**：芟荷蓼菱等水生植物（第79回）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大观园专题——崩溃及其原因

1. “时间”：成长所导致的性成熟

时间使得人们成长，同样使得大观园的女儿成长，而成长就懂得男女之事。在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当中，蕴含了一些重大主题，也就是原始朴真的消逝、死亡的降临以及对知识的首次有意识的体验，这些都与性密切相关。匈牙利心理分析人类学家洛海姆指出：在神话中，性成熟被视为剥夺了人类幸福的不幸，它被用于解释城市中为什么会有死亡。因此，绣春囊出现的时候，某个意义上讲宣告了大观园的死亡。这不是个别人物的错，这是大观园不可抗拒的内在产生的原因。

人类的自由，是在自己既自由，同时又尊重别人的自由时，才能真正得到自由。

二、伦理秩序的松散

大观园没有办法维持阶级秩序。

“人物”诠释分析的原则

人要有自觉，不要被自己的本能反应所控制。人物诠释分析的原则：用尽量客观的角度去分析。

路易˙杜蒙（LouisDumont， 1911-1998）于《阶序人》一书之始，曾对有关“个人”这个字的两种意义作区别，“一为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另一种则把人视为**价值之拥有**者，且引了一段牟斯（MarcelMauss）的话为例，来说明这种区别的必么性。”把人视为**价值之拥有**者，例如把薛宝钗看作是虚伪、伪善的人，林黛玉性灵之人、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因此在读小说时要把一个人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读书是为了求得成长，成长就是看得更远更高。

洛地：“‘角色’是我国戏剧构成中特有的事物，它既是班社一群演员各有所司又互补相成的分工，又是剧中众多相互关系的人物的分类。……所以中国传统戏剧（剧本）以‘角色’登场并不以‘人物’登场。”角色就是脸谱化，具有价值化，人物已经扁平化。

佛斯特（E.M.Foreter）区分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种形态：

1. 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意指“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因此他们总是只代表一种观念或功能，在整个故事中只表现出公式化的言行，仿佛在他们身上牢牢挂着“理智”、“傲慢”、“情感”、“偏见”等固定的标志，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可以用一句话完全描绘，从而也易于辨认、易为读者所记忆。

2. 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 :“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给人以新奇之感，圆形人物的生命深不可测——活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并认为圆形人物才能短期或长期作悲剧性的表现。

董复亨（明）：“太史公列传每于人纰漏处刻画不肯休，盖纰漏处，即本人之真精神，所以别于诸人也。”

脂批：“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曹雪芹对笔下的人物也在进行分析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红楼梦》人物塑造：先天禀赋：正邪两赋（气本论）； 后天：教育和环境、家庭环境、幼儿时期。

詹维克（W.P. Jencks）在192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认为，在智力发展中，遗传因素所占比重为45%，环境因素为35%，其余20%为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主体心理学（subjective psyhobgy）虽然将教育、环境一同视为构成主体心理发展的三维结构模式，但特别强调“主体能动性”在人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主体能动性作为影响主体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成长：反求诸己，人格自觉。

黑格尔喜欢的伊索寓言一句谚语：这里就是罗德岛，要跳就在这里跳。 “个人智慧中有完全天分的因素，……但也有一部分可能会随实践的增多而强化，因此与个人后天的主观努力程度相联系。道德的因素和努力程度其实往往也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关，而不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补充：

每个个人的人格塑造至少三个原因：先天的禀赋，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但是最重要的是主体能动性，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人，需要自己去选择、去判断、去努力、去塑造，而不是推诿给先天的禀赋或者后天的环境 。

做自己的主人，不是去任性，而是真心反省、是在于超越。“自我超越”是指一个人总是能认清自己真正的愿望，为了实现愿望而集中精力，培养必要的耐心，并能客观地观察现实.这是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一个能够自我超越的人，一生都在追求卓越的境界，自我超越的价值在于学习和创造。

心灵是它自己的殿堂，它可以是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是天堂中的地狱。 你是什么样的人，归根到底，塑造灵魂的力量在自己的手上。你是你自己灵魂的雕刻师，灵魂的打造者。

弗兰克的意义治疗法：人存在要怎么样去定义人生价值。人是没有自由的，活着都很辛苦，但是人最后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在于人可以选择**态度和立场**；这是你的心灵真正可以拥有的自由。遭受同样的打击，在同一个监狱里；两个人由铁窗往外望，一个人看到的是满天的星辰；一个人看到的是满地的泥泞。（人需要互相鼓励、互相要求；不要变成了环境的奴隶）

佛兰克的自传提到三种可能性创造人的存在价值：

创造的价值：成就一种创新，在实践当中开创新的可能，人可以确定和认识到存在的价值；

经验的价值：经验去累积生命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相会与相爱，成就自己存在的意义；

态度的价值：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人可以选在态度和立场。（最后的自由、唯一的自由）

人物分析总论：“抑钗扬黛”现象的心理解析

一、投射与认同

赵之谦：“《红楼梦》，众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书，自有看此书者，皆若一律，最属怪事。……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

二知道人：“人见宝、黛之情意缠，或以黛玉为金叙之冠。不知曹、黛之所以钟情者，无非同眠同食，两小无猜，至于成人，愈加视密。不然，宝钗亦绝色也，以不能移其情乎？今而知一往情深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藻鉴金叙，不在乎是。”

张竹坡：金瓶梅是作者的金瓶梅，金瓶梅是作者的金瓶梅。宝玉喜欢谁是一回事，但是曹雪芹评论谁是另外一回事。

脂批：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按此书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子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目睹亲见者。子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目睹亲见者。贾宝玉是虚构的人物，并不等同于曹雪芹。

很多人认为《红楼梦》描写人物手法褒中贬与贬中褒：褒中贬一般都集中在宝钗，袭人，麝月，而贬中褒一般集中在林黛玉、晴雯。 浦安迪“如实”“直书其意”。先了解一个人再下判断。人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超越人性。

二、对失败者的同情心理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每个人看事情的倾向都是在强大之中看到有罪的人，而在弱小之中看到无辜的受害者。”（巧言令色实际上有可能是策略的操作，感觉是骗人的。不能用一瞬间判断人的一生）

《文心雕龙˙才略》：“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夏志清（C.T.Hsia) :“由于读者一般都是同情失败者，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概将黛玉、晴雯的高尚与宝钗、袭人的所谓的虚伪、圆滑、精于世故作为对照，尤其对黛玉充满赞美和同情。”于是“除了少数有眼力的人之外，无论是传统的评论家或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宝钗与黛玉放在一起进行不利于前者的比较”，透显出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

三、“对‘面具’恐惧的阅读心理”

这种出于本能所偏爱的‘感觉’，也还源自一种透过阅读小说以消解现实人际障碍的心理需求，故较容易不自觉地倾向于接受里外透明的林黛玉。

1.如果说黛玉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探照解剖式”的，使人物里外敞亮明晰一览无遗；则宝钗乃是“投影扫描式”的，作者以“外聚焦”(external Realization）的叙事角度，自始至终即甚少着墨于宝钗的心理活动

2.佛斯特（E.M. Forster）指出，对于人们喜爱读小说的原因，“我们需要一种较不接近美学而较接近**心理学**的答案”。“人类的交往，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浅或泛泛之交；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对别人推心置腹；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地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说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小说里也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补偿。”

四、现代主流价值观影响

现代读者身处于个人主义盛行且独受尊崇的社会主流，使之更倾向于认同书中不受束缚的角色

弗洛姆（ErichFromm) :“每一个社会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使之不被思考、感觉和表达。有些事物不但‘不做’，而且甚至‘不想’。”

黛玉代表的是个人至上，而宝钗则代表的是“关系”（君臣、父子、夫妻等）。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否定：谭嗣同提到“冲决伦常之网罗” ，谭嗣同之后，胡适提倡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欢迎，要求的就是全部推翻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激烈的反传统，接受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失去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过程中的产生，发展。 路易˙杜蒙：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不是存在问题，个人主义的崛起事实上是不可以用来取代其他社会文化的范畴。西方的文明和其他社会的文明是不同的，个人主义提倡唯名论，只有具体的个别的；而没有可以共同遵守的价值和信念。唯名论只承认个体存在，不承认关系的存在，而关系是构成伦常的核心。

正邪两赋：

大仁者，则应**运**而生；治世；周程朱张，理学家也在内；清明灵秀之正气；大恶者，应劫而生；末世；残忍乖僻之邪气。

中间：公侯富贵之家，情痴情种；诗书清贫之族，逸士高人；薄祚寒门，奇优名倡。 而《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群落都是公侯富贵之家：情痴情种。

“一字定评”与代表花

研究小说的心态

《庄子－齐物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违者知通为一，……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用诸庸**，此之谓以明。”

米兰˙昆德拉：可惜小说也不能幸免，由简化统领的“白蚁大军”不仅简化了世界的意义，也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精神，每一部小说（杰出小说）都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得复杂，**喧哗之声总是先问题而行**，而且拒视了问题，对我们的时代精神而言，要么安娜有理，要么卡列宁有理，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知之不易，真理是无从掌握的。

复调的观念，来自音乐的术语。米兰昆德拉提到：“音乐的复调，是同时发展两个声部（两个旋律的线），尽管它们完美地连接着，但却又保有它们相对的独立……所有主张复调曲式的伟大音乐家，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声部之间的平等。**”

巴赫汀（Mikhai M. Bakhtin， 1895-1975）：在一般独白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作品中，“人的意识和思想只不过是作者的激情和作者的结论；主人公则不过是作者激情的实现者，或是作者结论的对象。正是浪漫主义作家，才在他所描绘的现实中，直接表现出自己的艺术同情和褒贬”；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不在他用独白方式宣告个性的价值（在他之前就有人这样做了），而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并能客观地艺术地发现他、表现他、不把他变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作者声音同它融合到一起。”

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之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一个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不发生融合。”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第四十三则：“做文章， 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人一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旦且。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 ，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人物一字评与代表花

\*主要相关回目：第5回、第63回

**贾元春——“贵”——石榴花**（第5回）

“楼子花”相关图片

选秀制度：选秀女在外八旗：是为选拔用作妃嫔，王公贵族指婚以及服务人员（高级），都来自旗人（满、汉、蒙、朝鲜）年满13岁到17岁，每三年一次。内三旗：年满13岁，选做宫女（杂役），25岁后派遣出宫。清代贵族家庭女性平均婚嫁年龄为十七八岁。元春因“贤孝才德”被选作女史，后因才德被选作贤德妃。

元春“一字定评”探讨：“贵”，最为恰当，彰显身份以及权力，皇权凌驾于父权至上。

代表花：石榴花，“榴花开处照宫闱”。石榴花特点：家族声势与石榴花相联结。

|  |  |  |  |
| --- | --- | --- | --- |
| 史家 | 荷花 | 楼子花 | 世家大族 |
| 贾家 | 石榴花 | 楼子上起楼子，接连四五枝 | 大族、封妃 |

**贾迎春——“懦”——无**

第七十三回，回目：“懦小姐不问累金凤”。迎春性格描述：“观之可亲”“二姑娘的诨名二木头，戳一针不知哎哟一声”，（“木头”是死去植物的遗体，不懂得拒绝，一味缩减。）“二姑娘是个有气的死人”“二姐姐是个老实人”“心活面软”“语言迟慢，耳软心活”“二姑娘更不中用”。

**贾探春——“敏”——红杏：**命运（第63回）**玫瑰**：性格（第65回）

贾探春“心里嘴里都来得”，“咱家的正人”“读书识字比我更厉害了一层”，王熙凤认为是她治家理事的最好帮手。

55回，脂批：“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故赠以‘敏’字。”“**看得透**”认识力、判断力，“**拿得定**”，魄力，“**说得出**”口才，“**办得来**”，高度的处理事情的能力，指挥若定，领导能力强。

口才——文才——干才 （37回结集诗社、62回筹备生日、整顿大观园）

**贾惜春——“僻”——无**

惜，吝惜。“身量未足，形容尚小”，时间在她身上是停止的。惜春过早的形成厌世性格，过分冷僻是一种病态人格，固执地抛弃了这个世界。没有代表花“苗而不秀”。

拓展：

真正的自我需要在很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真正的自我。 “疾风知劲草”。

题目：快乐的猪和痛苦的苏格拉底中做选择。然而苏格拉底不是痛苦就能变成的，实际上变成了痛苦的猪。希望成为一个快乐的苏格拉底，智慧也可以成为快乐的，如尼采《欢愉的智慧》（实现了一个快乐的苏格拉底是王维）。

**林黛玉——“愁”——芙蓉**（第63回）

“愁”还泪而来。“堪怜咏絮才”“风露清愁”

“昆山玉碎凤凰叫 ，芙蓉泣露香兰笑。”“莫怨东风当自嗟”。

木芙蓉 、水芙蓉之争

**薛宝钗——“时”——牡丹**（第63回）

“可叹停机**德**”。第五十六回回目“**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时：《孟子•万章下》：“伊尹…治亦进，乱亦进……，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里于我侧，尔焉能‘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我哉？’ 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时：因时而异。）

《菜根谭》：“淡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圣之**时**者落实到的薛宝钗，常常是“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晏子曰：“晏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

代表花：牡丹花，“艳冠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假设复句结构，“就算他无情也很动人”。

**史湘云——“豪”—— 海棠**（第63回）

第五回，红楼梦曲《乐中悲》“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

贾耽《花谱》称海棠花为“花中神仙”。

身世可怜，“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有很健全的天性，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光风霁月耀玉堂。性格不向内钻研，向外扩延，不会因为自身的不公平对待而产生怨怼，给周围的人带来情绪负担。参考：海棠花科目下又有“断肠花”、“相思草”之名。

**李 纨——“静”——老梅**（第63回）（红杏，第17回）

作者在李纨这个人身上的塑造更加注重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上对一个人的影响，“一概无见无闻”“竹篱茅舍自甘心”，女德、槁木死灰（妾心古井水、心如止水） 不问你们的废与兴，“大菩萨”，“佛爷”。

红杏和老梅并置：

**妙 玉——“洁”——红梅**（第49回）

“**太**高人欲妒，**过**洁世同嫌”，天生禀赋加上后天环境发展最后形成这样极端（“太”“过”）的性格。

人格特质：呈现一个人的特殊性。

人格价值：人格形态是有价值的，值得人效仿。

**王熙风——“辣”——无**

贾母称王熙凤“凤辣子”实际上是“其词若有憾焉，而心实喜之。”第四十二回贾母“只有两个玉儿可恶”。

“辣”：风味十足（人情诙谐与温暖），过分时又有压力。

**香 菱——“呆/苦”——莲荷**（第5回）

“莲枯藕败”。庚辰本第48回脂批：“今以**呆**字为香菱定评，何等妩媚之至也。”“**呆**香菱之辛苦”。

**袭人——“贤”——桃花**（第63回）

贾母的人，位阶较高，“**贤**袭人娇嗔真宝玉”“你是头一个贤惠的人”（麝月和秋纹）。

“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因此，很多人拿来比喻袭人，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晴雯——“勇”——芙蓉**（第78回）

澄清：“池上芙蓉”不等于水芙蓉，是指木芙蓉。长在池塘边上，枝丫生长在水上。

晴雯讲话尖酸刻薄、性格惯娇、爱生气。

她是非理性，没有接受过知识和学问的打磨和升华。 来自于原始脑筋的武断和直爽（盲目的冲动）。晴雯的性格“狂样子”“原有些轻薄，沉不住气”“爆碳”“瞻前不顾后”“使力不使心的”“夹枪带棒”。晴雯没有考虑情绪之外的一些顾虑，横冲直撞，轻易发泄出自己的情绪，缺乏理性思维。与生俱来的原始状态，没有经过知识的打磨，来自原始脑经的武断、盲目。

“勇”字有很多层次和面向，不能一概而论。晴雯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暴虎冯河式的“有勇无谋”。即横冲直撞，惯娇惯了一个人。在知人论世时，就晴雯这个例子而言，在《论语》（言简意赅）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智）者，恶不孙（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

延伸：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很直率的人，但是当直率的时候一定会触犯到别人。当你直率的时候，除非别人忍让和退后，否则就一定会发生冲突；当大家都在息事宁人和明哲保身的态度之下，对于直率的人通常只会采用一种方式，就是敬而远之，离你远去。没有人会告诉你，你这样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而会当面告诉你，你的缺点的；当面告诉你，你哪里做错的人，事实上才是你的贵人、你的恩人。所有的人为了避免麻烦，人家懒得理你；对一个没有长辈教导的人，事实上他一直在犯错，而且很可怜的是一直在重蹈覆辙而不自知。所以在人生过程中，能够有人能当面告诉你，你哪里做错，事实上是应该要去感谢的。他冒着得罪你的风险，费力不讨好。 不要把恩人当仇人。我们很渴望知道哪里做得不够好，很渴望得到一些指点，但是慢慢地才会发现，没有人告诉你。 正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对宝钗说：“我如今长了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像你前日的那些话教导我。 ”一个人要成长，就要改变自我。

关于“勇”字探讨：观察身边率直的人，进而反思自己。我们都以为率直很好，比虚伪好很多，因此，率直被渐渐合理化，变成所谓的人格价值，事实上，率直只是一个人格特质，但是因为人们觉得率直就是表里如一、不作伪，就因为这些概念附加之下，这个率直所带来的人格缺陷就被掩盖掉和模糊掉了。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你的表里如一不能合理化你内在的不善良，你内在的本衷，比如嫉妒等人性弱点的层面，于是你误以为只要你表里如一，你内在的那些东西的表达就都合理了，这个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的内心都有弱点，比如嫉妒、贪心、阴暗，但是难道这些东西被表达出来就是正当的嘛？当然不是。

正如讨厌一直在讲别人坏话的人；人很难自省，尤其是一群人在沆瀣一气的时候，就根本不会察觉出自己的问题，君子要时常反省自己，才能避免人性的堕落。

“恶勇而无礼者，恶不孙（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当你很直率的时候，但是不尊重别人，不担心言辞对别人的伤害。而且直率会有问题“以讦为直”，这样的直会伤害别人，攻击别人。要注意区分讦与直。

《朱子语类》（朱熹）：“人不可无戒慎恐惧底心。庄子说，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为之一动，然后解去。心动便是惧处。 ”恐惧和勇气是有关系的。“恐惧才能显示勇气的价值。无知的勇气不是真正的勇气。 ”一个不懂得恐惧的人就不知道勇敢的价值。

《面对死亡的诗》：“若无恐惧，何来英勇。”西塞罗：“勇气就是对艰难和痛苦的蔑视。” 海明威“：勇气就是在高度压力之下仍然保持优雅态度。”

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及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雠，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

——戴正《孟子字义疏证》

**麝月——“贤”——荼蘼**（第63回）开到荼蘼花事了。

**平儿——“平”——**

**莺儿——“巧”——**

**紫鹃——“慧”——**

“重像”或“替身”专题

一、传统的“影子”说：脂批

甲戌本第2回，夹批：“**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真宝玉传影。”

甲戌本第8回：“余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靖藏本第79回，眉批：“观此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灯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陈其泰《红楼梦回评》：“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是书叙钗、黛为比肩，袭人、晴受乃二人影子也。”

解盦居士《石头臆说》：“微特晴雯为颦颦小影，即香菱、龄官、柳五儿，亦无非为颦颦写照。盖菱龄皆与林同音也，柳亦可成林也，香菱原名英莲，亦谓颦颦之应怜也。英莲、颦颦有时均有和尚欲化去出家，其旨可知矣。”

二、西方的“替身说”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罗杰士 (Robert Rogers )《文学中之替身》（A Psycho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ouble in Literati ）一书中，将文学作品中的替身手法分为两种形式：

1、 显性替身（manifest double）：两个形貌相似却独立存在的角色，其身世或相似或对立

2、 隐性替身（latent double）：两个外貌不同的角色，但身份处境相似，命运个性相似，书中随时将此二人对照比较以衬托彼此。

至于这些替身的复制原则基本上有两种：

1. 重叠复制（doubling of multiplication）
2. 分割复制（doubling of division）：也就是同一整体由二个对立的部分呈现，如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欲

三、 《红楼梦》中的重像

**贾宝玉**

显性：甄宝玉（2、56）、薛宝钗、荣国公贾源（29）、芳官（63）

**和甄宝玉的重像：**宝玉生的“得人意；见人礼数周全”和甄宝玉的重像：重叠复制；外貌、家世、性格都很像。分割复制后40回，贾宝玉见甄宝玉，甄宝玉回归到了功名利禄之中，采用的分割复制。

**和宝钗的重像：**第3回，透过林黛玉看贾宝玉人容貌；第8回，透过贾宝玉看薛宝钗的容貌。（宝玉和宝钗外貌上面的相似）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疏离，是因为互相的尊重，不去亵渎对方，因而更加敬重彼此，不去破坏对方的个性。 庚辰本第21回脂批：“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船，不可粗心看过。”

**和荣国公的相似：**张道士提出来的，言谈举止是当日国公爷（贾源）的翻版；贾母说宝玉像他爷爷（贾代善）张道士是作为谁的替身出家的？（贾源还是贾代善？）→ 无论像谁，都是贾家的延续；宝玉是被作为继承人培养的。

**和芳官的重像：**芳官的外貌，双生的弟兄两个。

**薛宝钗**

显性：贾宝玉（3、8、28、29、30）

隐性：薛宝琴、袭人（麝月，第20回“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历史人物：杨贵妃（30）“滴翠亭杨妃扑彩蝶”

**林黛玉**

显性：小旦（22）、龄官（30）、尤三姐（65）、晴雯（74）

隐性：妙玉（18）、茗玉（40）、慧娘（53）

历史人物：娥皇女英、西施、赵飞燕“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美丽绝伦、才华出众、个性鲜明、口齿伶俐、纤弱多病、青春夭逝、备受宠爱、家世单薄、深情执着；**

**林黛玉、史湘云、妙玉、晴雯：直率，家庭都不健全；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

人物论——林黛玉论

1. 所谓“立体化”

林黛玉形象建构：王昆仑（松菁、太愚）：“整部《红楼梦》里面，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在把握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则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灵性；宝钗代表当时的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而黛玉则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情感。”他将两人完完全全的对立，简化了小说的复杂内容。因此读者不要做“白蚁大军”的一员。

“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也作诗，黛玉也在学着做人，尤其42回到45回。“宝钗在解决婚姻”，传统的女教是不允许女子自主解决婚姻的，通常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读者总是因为角色没有依照读者的意思行为而不满，尽管这种做法会违反角色自己的原则，这对于一个小说人物的不公平。）

二、黛玉的第一个阶段

1.家世背景，第二回，

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

母亲不久去世。

“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

林黛玉的家世背景，和林黛玉的性格养成有一定关系。 在林家时，父母对其爱如珍宝，因此形成黛玉的性格：比较自我、骄纵、有安全感。 5-15岁，没有母亲、姐妹兄弟；缺乏母亲的教导；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兄弟姐妹扶持。黛玉从小是很受宠的孤儿，于是形成自我主义的单边主义者。

2.贾宝玉与姐妹同处的合理性

王夫人因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罢。只是有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偶一玩笑，却都有个尽让的。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庙里还愿去，尚未回来，晚上你看见就知道了。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你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闻母亲说过，有个内侄乃衔玉而生，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所说，便知是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说，可是衔玉而生的？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性虽憨顽，说待姊妹们却是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一处，弟兄们是另院别房，岂有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和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若姐妹们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一日姐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许多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理会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

曹雪芹采用了特殊的手法，打破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男女之防，让宝黛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培养知己式的感情；那就是让宝玉获得祖母的无限宠爱，带在身边教导；否则宝黛之间的相处时有问题的。

3.黛玉进贾府，处处细节表现出黛玉的心机。脂砚斋：“幼而学、壮而行者，常情。有不得已，**行权达变**，多至于失守者。亦千古同慨，诚可悲夫！”“今（余）看至此，故想日后以阅（前所闻） 王敦初尚公主，登厕时不知塞鼻用枣，敦辄取 而啖之，早为宫人鄙诮多矣。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饮一口，不无荣婢所诮乎？观此则知黛玉之平生心思过人。”

4.黛玉对母亲姓名的避讳（敬讳），出自于对母亲的敬爱、尊敬。 更读（避讳故意读错尊长的姓名，不直呼其名）；缺笔（写母亲姓名的时候故意少几笔）。这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避讳手法，来自于贵族血统的坚持。伦理性内化于心，写到人的内心情感。林黛玉是非常标准的传统贵族少女。

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

贵与富的区别，贵族有贵族的教养，贵是属于精神的，而富是属于物质的。 贵族社会可以能够创造大的文化传统的原因：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是形式，形式是很重要不可或缺的。

牟宗三：“贵族有贵族的教养，贵族当然不是圣人，在于他有教养，其所以为贵的地方，贵是指精神的，而富则属于物质的，我们必须由此才能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是form，就是形式，人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够把这个form给顶起来，而守礼、而实践礼，重要的是，用这个form，以之来正拔生命，并且有所担当，因此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史宾格勒认为一切能形成大传统的文化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贵族在道德、智慧各方面都有它所以为贵的地方。由某些方面来看，贵族社会与礼法、与礼教息息相关。

六朝（六朝文学家、学者90%来自于世家大族）到唐代，衣冠士族，礼法就是所最引以为重的地方，如果没有礼法就没有公侯富贵之家。 六朝的阶级特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钱穆：“可见门第起源，与儒家传统有深密不可分之关联。非属因有九品中正制而才有此下之门第。不可分之关联。非属因有九品中正制而才有此下之门第。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 门第的起源是以儒家精神有关联，以血缘的纽带连接；儒家精神一旦消失，门第也快终结。 魏晋南北朝的门第都是以家学为核心。

唐朝的门第观念：唐朝的世家大族有山东五大姓：崔、卢、李、郑、王。 当进士通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世家大族以优越的礼法教养骄傲，甚至都不愿意与皇室联姻。

《资治通鉴》中记载：

十一月，庚年，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絪之孙，登[进士第](http://www.so.com/s?q=%E8%BF%9B%E5%A3%AB%E7%AC%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为[校书郎](http://www.so.com/s?q=%E6%A0%A1%E4%B9%A6%E9%83%8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http://www.so.com/s?q=%E5%85%AC%E4%B8%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上之[爱女](http://www.so.com/s?q=%E7%88%B1%E5%A5%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http://www.so.com/s?q=%E6%97%A7%E5%88%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http://www.so.com/s?q=%E5%A4%A9%E4%B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当自亲者始。”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http://www.so.com/s?q=%E4%B9%8B%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戒以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http://www.so.com/s?q=%E5%AE%89%E4%B9%9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之祸。”颢弟顗，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妇郑氏。

马克思、恩格斯：“在等级中，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

林黛玉的心机眼力就是她的个性的一部分。第十九回宝玉说“小耗子”：“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脂批：“凡三句暗为黛玉作评，讽的妙。”

只要没有礼法，门第亦终难保：贾府的衰落是因为礼法精神难以支撑起礼法，礼法流于虚有其表（“假体面”）。贾府的礼法破坏，门第世族难以保持。只有贾宝玉还保有这种强大精神力量。

补充：钱穆《国史大纲》凡例“对中国传统历史没有温情没有敬意，就不要读我的书”，不要用我们的价值观理解书中的事物。

三、黛玉的第二个阶段

1.林黛玉为什会发生改变：

林黛玉到贾府“年幼”，刚到贾府“唯恐被人耻笑”。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一是来自外姓的孤女；二是林家已经没落，与贾府有差异较大。

自卑心理如何参与以后的性格形成：自卑心理的补偿机制，补偿机制落实的环境因素（环境因素的纵容）。

林黛玉任性、自我的性格（个体优越感）的环境因素：

最重要因素：身居金字塔尖的贾母对林黛玉很骄纵溺爱。

第五回，

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

第二十五回，贾母

“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

第三十二回，

“旧年好一年的工夫，作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且因老太太怕她劳碌着了，谁还烦他做……”；

第五十四回，贾母“搂她在怀中”；

第五十八回，

薛姨妈搬去潇湘馆……贾母是十分喜悦放心。

（人性：爱他所爱比爱他更讨欢心）贾母还曾嘱咐过史湘云留意照顾宝黛二人。

六十七回，紫鹃：

“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

黛玉与宝玉联名被贾母“两个玉儿”。

林黛玉是贾府公认的宝二奶奶。（22-74回）

第二十五回：

“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一席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黛玉红了脸**， **一声也不言语回过头去**……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就拉了宝玉，笑着说：“你瞧瞧，这长相，这门第，这根基，这家私，哪一点配不上你？”

林黛玉在贾府是被当作自己人的，不算外客。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抄检了潇湘馆，而没有抄检薛宝钗（外客）的蘅芜苑。

脂批：“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具不然，叹叹！”脂批：“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故常常有此等点题语。”兴儿谈及林黛玉也提到了这一事。

这种点点滴滴都给她烙印下了优越感、特权意识。

拓展：“个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某一种人格特质。个性是在自觉的意识下你所认知到的某一种人格特质或者人格价值，尤其是人格价值，你觉得是好的，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个性，以至于你很努力去打造，在这个打造的过程中甚至不惜去违反自己天赋的性格，以至于你打造出来的是你认可、追求、希望你是那个样子的，你认可的，那种才叫做个性。（如果可以改变自己让世界更好，为什么不去改变。）个性是要在自觉地情况下去铸造出来的，不是去发现的，个性是一种价值追求，而是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这种努力可能需要违背自己某种天生气质。

全书只有史湘云当面对林黛玉说出来他的缺点，其他人都是百般包容。第四十五回，

有时闷了，又盼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都不苛责。

第六十三回，林之孝家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是便行全书的原则。

第七十三回，提到老太太屋里的“傻大姐”，因为贾母喜欢她，“纵有失礼处，众人也不苛责……”

因此林黛玉在贾府是一个“宠儿”地位。

回归文本正面看待晴雯这个角色：

《鼻子》（芥川龙之介）中鼻子变短后主人公遭到更多的嘲弄，人们往往不能忍受原来比他低下的人越过他或者变成同自己一样平等了，让他失去优越感。晴雯对于小红嘲讽展现的便是非常平庸甚至低下的人性。

2.黛玉性格形成的原因：

阿德勒（弗洛伊德的学生）：“个体心理学”。

人格的塑造是幼儿时期母子关系样态。幼儿的任性、骄横、霸道多半是因为他们在家庭中处于特殊地位，家长的过分溺爱和骄纵。人格的塑造最重要的是在儿童成长期，特别是跟母亲的关系，家庭人际互动。被骄纵的儿童希望别人把他的期待当成法律来看待，**与众不同是他的天赋权利**。 （黛玉“目无下尘”）当他进入不是以众人的注意力为中心的情境时候，而别人也不以体贴他的感觉为主要目的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若有所失而感觉世界亏待了她。

黛玉经常歪派宝玉因为其缺乏安全感，以体贴他的感觉为主要目的。“单给我的还是别人也有”，独占所有人的注意力、独占所有人的好处。

孟子《孟子•离娄下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优越情结是自卑情结补偿作用（对于别人的成功外归因，对自己的成功是内归因。我们常常会对别人的成功采用外归因的方式（运气好、条件好）；但是对自己的成功却常常采用内归因的方式。（勤奋、努力））自卑与优越相辅相成，矛盾对立。

林黛玉的自卑和优越。

林黛玉**自卑情结**：

第三回，林黛玉“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行一步，唯恐被别人耻笑”。

明清时候儿童夭折率高，容易受到丧亲之痛，书中就有：晴雯、香菱、迎春、惜春、妙玉等等。

自卑情结总是会造成紧张，时刻处于防卫状态，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就会同时出现。这种优越感是为了弥补自卑感。形成感伤心理的原因。自卑感不把兴趣扩展到有限的几个人之外，会产生一种变形的形式“眼泪与抱怨”。

眼泪与抱怨是有自卑感的人争取优越感时候采用的手段，是一种水性的力量；为了控诉世界，是一种破坏合作，并把别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用个体心理学来解释林黛玉的眼泪，有可能眼泪不只是神话的包装，也许可以从心理学上解释。

第49回，黛玉：“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从神话上来看眼泪越来越少，还泪快尽；从个体心理学来说，黛玉也许在成长。从42到45回，黛玉有很大的改变，认薛姨妈做干娘，和薛家姐妹交好；自卑感正在消失中。

**虚假的个人优越感**：对这种人（自卑情结产生的优越感）来说，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也就是不是别人都认可的、主流的成就。这类的人他们争取的目标是虚假的个人优越感，而是他自己认可的成就（对自己有意义）。（林黛玉爱作诗，但是作诗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可“女子无才便是德”）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根植于孤儿处境，**过度地身世感伤**和自我中心直接相关。悲伤是一种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情绪，是**自我需要协助**的指标。（也就是“把自己看得太该死的重要”。）

王昆仑提到“林黛玉”林黛玉的诗歌，林黛玉作诗，是怎样作诗？做什么样的诗？也许需要慎重思考。（“花的精魂，诗的化身，泪的结晶。”）

“《红楼梦》的诗歌太过纤巧，失于大家气度”：林黛玉作为一个极端个人主义，从不能忘我，越想否定外界越感觉到外界的压力之大，越感觉到外界的压力之大就越病态的感觉自己的憔悴可怜，作为一个**感伤的个人主义者**，在发现自己纤弱或敏感觉得自己孤立之时，**就会向**抽象世界寻求灵魂的宁静以及人格的稳定。林黛玉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哀怨动人的倾诉以加重人格的力量，以求得与外界求得的平衡。以至于林黛玉的题目是自己主观认识的自我而不是客观的自我，太感伤、太主观，简直让人头痛。“林黛玉作的诗反复咏诵的只有悲痛与不幸，他像希腊神话的纳西瑟斯（水仙花）。”

由于林黛玉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因此她从不忘我，以自我为中心，在她心底她越想否定外界就越感到外界给她的压力越大，她也就越病态地觉得自己憔悴可怜，作为一个感伤的个人主义者，他在发现自己纤弱或敏感地感觉到自己孤立之时，很自然的他就会向抽象的艺术世界中去寻求灵魂的宁静和人格的稳定，所以他就用优越感来弥补。林黛玉创造的目的就是以哀怨倾诉来增加自己人格的重量，以求和外界维持一个平衡关系。她诗歌的缺点太感伤太哀怨比浪漫派诗人还自怜，简直令人头痛。

林黛玉做的所有的诗反复咏诵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只有悲痛和不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瑟斯（指水仙花，只看到自己柔弱的倒影，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小说的起源》：西方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全是弃儿的声音——矛盾、偏激、执着。西方家庭传奇的第一阶段幼儿的天地就是自己的家，父母是自己唯一的权威与信赖的对象，而父母是有求必应、全站全能的人，而自己则是父母的唯一生活中心，所以这样一来，就会种下他自恋情结的种子，孩子会将父母与自己夸大和理想化，并在心中根深蒂固，由此产生了弃儿情结的出世观。 简单说，弃儿心理的特色就是失去往日唯我独尊的乐园之后对现实存有反抗心理，但是却对真实世界认识不够，可是他也因此找不到着力点来改变现实，问题是他的自恋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在自我陶醉的心态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避现实，另辟乐园。

阿德勒：一个人要成为正常而健康的人，他必须要通过合作和建设性的姿态把自己融于社会之中，就可以获得社会意识，也就是对他人怀有社会兴趣。社会兴趣与他人和谐相处，对未来有期待。 社会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样：平常或困难的时候，你会有与他人合作、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保持着“给多于取”的情况；对他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说超越自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不用自己的好恶判断人。（贾宝玉、薛宝钗、平儿、史湘云）母子关系一切关系的雏形，对幼儿社会关系的形成极其重要。母亲是儿童最早接触，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母亲给孩子带来的安全感。

|  |  |
| --- | --- |
| **回数** | **相关内容** |
| 第5回 | 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与宝玉之间“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
| 第7回 | **周瑞家的**送来最后两枝宫花，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 |
| 第8回 | 鼓动宝玉赌气抗拒奶母的规劝，叫他**“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而“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
| 第16回 | 以“**臭**男人拿过”之故，**掷**回宝玉珍重转赠的鹡鸰香串 |
| 第17回 | 行事往往“也只瞧我高兴罢了” |
| 第20回 | 湘云说：“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见一个打趣一个” |
| 第18回 | 大观园作诗时，存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又因“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 |
| 第21回 | 宝玉劝说道：“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 |
| 第22回 | 本性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 |
| 第22回 | 湘云批评黛玉道：“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人” |
| 第23回 | 对宝玉以《西厢记》比喻两人关系大为嗔怒 |
| 第25回 | 宝玉脸上被灯油烫出一溜燎泡，因黛玉癖性**喜洁**，怕她嫌脏而不叫她瞧；黛玉**亦知**自己有此癖性 |
| 第25回 | 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便“更觉烦闷” |
| 第25回 | 王熙凤开了黛玉“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的玩笑，被李纨笑赞“诙谐”，林黛玉立刻反驳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说着还啐了一口 |
| 第25回 | 林黛玉被宝钗嘲笑，便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你们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么死！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姐贫嘴烂舌的学。”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出去了 |
| 第26回 | 钱时顺便抓两把给凑巧送茶叶来的丫头，被视为意外的“好造化” |
| 第26回 | 对宝玉引用《西厢记》的情色试探悲惯交加 |
| 第27回 | 宝钗寻思：“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 |
| 第27回 | 小红谓：“嘴里又爱刻薄人，心又细” |
| 第29回 | 拈酸歪派宝玉，掀起砸玉、绞穂等重大事件 |
| 第30回 | 紫娟道：“因小性儿，常要歪派宝玉，才有这么多争执” |
| 第31回 | 天性喜散不喜聚，认为人不如不聚、花不如不开 |
| 第32回 | 无意于针线女红，“旧年好一年的工夫，作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且因贾母怕她劳碌着了，“谁还烦他做” |
| 第32回 | 因宝玉指出“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而感到此话“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甚至达到“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之心照不宣 |
| 第34回 | 刻薄无精打采、**眼上带泪**的宝钗 |
| 第36回 | 宝玉因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
| 第36回 | 湘云“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他言语之中取笑”宝钗 |
| 第37回 | 探春云：“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 |
| 第40回 | 贾母笑道：“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酔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 |
| 第42回 | 讥讽刘姥姥、嘲笑惜春、嗔赖李纨、打趣宝钗 |
| 第42回 | 对宝钗所规劝“女子无才为德”之“兰言”感到心悦诚服 |
| 第42回 | 向宝钗告饶求情。软语自认“年纪小，不知轻重”，且自承：“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 |
| 第45回 | “招待不周，礼数粗忽”，众人也不苛责 |
| 第45回 | 自己因“渔翁渔婆”的联想而脸红，透露与宝玉结偶的秘密心 |
| 第45回 | 宝玉见案上所作之诗，看后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内，向灯上烧了 |
| 第45回 | 刻意招待送燕窝来的婆子，并理解其聚赌之夜局活动而打赏几百钱，为“误了你发财”作补偿，成为“**明白体下**的姑娘” |
| 第45回 | 于雨夜独处时，想到“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 |
| 第48回 | 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 |
| 第48回 | 自认**作诗是“顽”**而不是“认真”，且那些作品“并不成诗” |
| 第49回 | 宝钗与宝琴、李纨与李纹李绮等各家亲戚团圆于贾府，而“黛玉见了，先是欢喜”，次则与新来乍到的薛宝琴亲密非常，以姊妹相称 |
| 第49回 | 宝玉对钗黛二人“今看来竟更比他人好十倍”的情状感到“心中闷闷不乐”，并觉得“**我反落了单**” |
| 第51回 | 出“咱们不曾看这些外传（指《西厢记》、《牡丹亭》），**不知底里**”的不实宜 |
| 第52回 | 宝钗姊妹与邢岫烟都在潇湘馆，四人围坐在熏笼上**叙家常** |
| 第52回 | 明知赵姨娘至潇湘馆探望乃是顺路人情，仍以“**陪笑让座、忙命倒茶**”之虚礼相周旋 |
| 第57回 | 紫娟以防嫌之理对宝玉说：“一年大二年小的……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
| 第57回 | 薛姨妈生日，“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贺寿，并欲认薛姨妈做娘 |
| 第58回 | 薛姨妈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住，黛玉便与宝钗、宝琴**姊妹相称**，俨似同胞共出 |
| 第59回 | 为了**“大家热闹些”**，因此与同住的薛姨妈**都往**宝钗那里去，连饭也端了那里去吃 |
| 第62回 | 黛玉自悔失言，忘了趣着彩云。**自悔不及**，忙一顿行令划拳岔开 |
| 第62回 | **“算计”家计**之入不敷出，认同探春治理大观园时兴利除弊的务实做法，造成与宝玉**初步而隐微的观念分歧** |
| 第62回 | 直接就宝钗饮过的杯子**喝剩茶**，不以为意 |
| 第64回 | 嫌宝玉将自己的诗作**写给人看去** |
| 第67回 | 认为宝钗是“自家姊妹”，因此**不必特意道谢** |
| 第70回 | 视“读书功课”之外的诗社诸事为**“外事”** |
| 第70回 | 美湘云的《柳絮词》新鲜有趣，却**自谦**“我却不能” |
| 第70回 | 当“海棠社”没落而重建“桃花社”时，**公推**“林黛玉就为社主，明日饭后，齐集潇湘馆” |
| 第76回 | 在未明妙玉的究里前即**谦抑**自己的诗作，而请教妙玉“或烧或改”，并对妙玉的意欲续诗奉承道：“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 |
| 第79回 | 虽然对“茜纱窗下，我本无缘”之谶语而“忡然变色”、“心中无的狐疑乱拟”，竟一反过去率直无讳的性格，而“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呈现昔时罕见的表里不一；接着还以“一年大二年小”的理由劝宝玉改掉脾气，作些“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的**“正经事”**，使宝玉“闷闷的转步”，形成二玉之间价值判断上较严重的**第二度分歧** |
| 第82回 | 明掲“女孩儿无须读书”的传统观念，以“读书清贵”之言论令宝玉觉得“势欲薰心”而不甚入耳 |
| 第82回 | 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这头婚姻，对婚姻之现实结合明朗化 |
| 第82回 | 对薛家妻妾之间争宠较劲的家庭纷争，表示“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显示出成王败冠、适者生存的现实主义态度 |
| 第94回 | 以“宝玉读书、舅舅喜欢”比喻海棠花开，讨贾母等欢心 |

1. 往往与他人异口同声（第48、50、57、76回）或一体行动（第50、73回）
2. “啐了一口”（第20回、第25回、第28回、第30回、第57回）、摔帘子（第25回）、甩手帕（第28回、第30回）、摔剪子（第17回、第28回）、掷香串诗稿（第16回、第37回）、“蹬着门槛子”（第28回）之举动，以及口出“放屁”之粗话（第19回）
3. 众口称之“心较比干多一窍”（第3回）、“多口”（第3回、第8回、第22回、第28回、第30回），也自承“我最是个多心的人”（第45回）

1.关于周瑞家的在贾家的地位（第七回）

贾家是一个“贵族世家，富而好礼”的家族，礼法与人情共构整个复杂而庞杂的关系。“高年有体面的妈妈”，“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更有体面”，而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但是林黛玉不把他放在眼里。

2.林黛玉对宝玉的乳母的态度（第八回）

“别理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说出的话比刀子还尖”。奶妈的地位：乳母是婢之贵者，乳母的子女也会受到优待。

3.第二十回，湘云说：“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见一个打趣一个”——获得宰制感的快感。

拿人取笑不要跟幽默混淆，其实是开人家的玩笑，弗洛伊德说不只是幽默感对语言的精炼的一种文字的趣味。事实上，常常开别人玩笑的人，心中有一种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宰制性的快感；开玩笑是最好的心理防卫机制，“你认真你就输了”来掩护了自己的潜意识里面想要宰制别人的意识。

如果你常常开自己身边人的玩笑，你已经在逾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好朋友不是你可以任意逾越界限的，你不要认为逾越界限才代表你们是好朋友，你错了。也就正如脂砚斋所说“近中远”。真正的爱应该是去尊重和体谅别人的。因为你根本不尊重他认为可以对他为所欲为，这是要不得的心态。被自己意识包装而潜意识是一个不良东西所主导产生的。

4.第三十四回，宝钗被薛蟠气哭（林黛玉和薛蟠歪派宝钗对宝玉有私情）对这种世家来说，贵族少女，心中有私情就如同失贞。在全书的前半段：林黛玉的性格是多心、45回之后林黛玉的性格大变。

补充：一些情节中提到“头发”，《铁约翰》中的毛发代表哺乳动物的特有的热烈天性（暴怒、冲动、凶猛等等）。前期描述黛玉拢发。

美国诗人罗勃•布莱《铁约翰》：毛发代表的不仅是指动物性，也代表了所以温血动物的特性，冷血动物如爬虫类是没有毛发的，所以毛发代表了哺乳动物的热烈天性，例如暴怒、冲动、情绪化，凶猛、善妒等等。

5.林黛玉自我反省“我是个多心的人”对薛宝钗表达感谢。林黛玉有自我反悔，懂得自我反省，是正派人士，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晴雯也是）。“脂批：情痴之至！若无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

四、黛玉的过渡仪式

人一定要成长，没有谁永远是彼得潘。不要总想做一个小女孩，不要让她（内心的小女孩）出来影响你的生活。现实人间都要面临成长的考验。时间和生活逼迫你要去承担成年世界的苦难和负担。

成长就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衰老、比如死亡，而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衰老。于是活在永恒的春天的李白的，在他诗里面从来没有涉及到生命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物所必然面临的衰老；杜甫逼自己要去直视存在的所有真相（眼花，走不动）人生的分分秒秒，丑陋的、愉悦的真相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也许这是杜甫比较成功的一面，他的诗更宽广。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哀婉青春的必然失落，哀婉青春的一去不返。

伟大作品常常涉及成长，也就是“失落纯真”。童年怀乡症：在适应社会不良，就像回到童年。失落纯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会涉及的问题。越成熟的人要去承认这个必然性，面对它，接受它，从失落纯真找出其中具有的积极意义。

林黛玉必然要成长：林黛玉的成长发生在15岁，和宝钗的破冰之旅，从少女蜕变成女性。

钗黛的破冰之旅（42-45回）表现出来的成长的通过仪式。 “通过仪式”：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是在初级阶段还是文明阶段，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成长的问题，人一定要社会化，一定要进入到周围的社群里面，一个个体怎样与周围的社会融为一体？怎样受到这个群体的接纳，这攸关一个人人生最重大的改变，所以会有所谓的成年礼。宗教学、民俗学也都涉及这个问题。人类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成长，尤其是在成年礼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安排和设计，其实就是要让一个人可以顺利地跟他所属的社会接轨；如果这个接轨不顺利，个体会惨遭非常恶劣的后果，这个惨烈的后果不仅是他会被这个社会排挤和驱逐，甚至攸关他存在的问题，他要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他存在适当定位，人格会发生扭曲，这个人的人格和内在要得到顺利的发展。

——《通过仪式》、《过渡礼仪》

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生命历程的通过仪式：结婚。通过仪式用在林黛玉的转变上是个扩大化的使用。

通过仪式的阶段：

（1）分离：个人要从原先的生活脉络中分离出来。

（2）过渡期：转变，进行内在和外在的许多变化。本质性变化的关键时刻，在**封闭的空间**里发生，同时发生个人最戏剧性的身份地位变化。

（3）再统合：并入，个人以新的身份加入新的团队，形成新的成员，形成新的关系。

林黛玉的通过仪式（和宝钗的破冰之旅）牵动到林黛玉的价值观甚至人格特质、性情特质的转变。

42-45回，通过仪式后的过渡期（新旧并成）

（1）讥讽刘姥姥是“母蝗虫”，嘲笑惜春懒于画才，嗔赖李纨，打趣宝钗。

（2）对宝钗所规劝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兰言”感到心悦诚服。

（3）向宝钗告饶求情“年纪小，不知轻重”，且自承“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在不饶人的”。

（4）“招待不周，礼数粗忽”，众人也不苛责。

新的黛玉正在悄悄萌芽，逐渐取代旧的黛玉。

拓展：

传统观念中，诗和词不算正统学问，小说更不算，正如曹雪芹的亲友们，赞美曹雪芹都说，他的诗做得好，诗歌的价值观非常好，却没有一个人提及《红楼梦》好。

诗词还算以“诗以言志”在正统地位有一席之地，然而单单只有诗不能构成文士的生命价值呈现，更别说小说了。在他们看来小说根本就是稗官野史，没有能力参与修国史，所以才去创作不登大雅的小说、杂书。做诗也不是男人的分内的事，是“辅国治民”，而女子以女工为要。薛宝钗的简单的一段话就能改变一个人价值观，哪有那么容易，林黛玉本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

事实上黛玉是一个正派的人，是一个知道反省自己的人。

然而一个懂得反省自己的人，不见得就会立刻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很多东西不是靠反省就能做到的，所以要靠别人来指点你，才会点醒你。（然而很多人指导的方式，永远只讲抽象的原则，而不会去讲具体的事情。就是不松口，只说原则。）长久以来才知道原来在努力求告的情况下，还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你究竟哪里有问题。因为别人不愿意自找麻烦，他们认识到“人太不可靠”了。

因为之前没有人要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是担心得罪你而你还不感谢他。直到很多年以后也许你会发现原来我多年前的问题所在，而说你缺点的人，会告诉你问题在哪里的人，其实是贵人。而下现实生活中，“不肯说”的人占比99% ，“不敢说”占比1%，而“不敢说”是真正爱你的人，但是也在某种程度是纵容你的人。实际上，对我们好的人，才会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在不惜冒着得罪你的风险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好处），告诉你也不希望你走弯路。因此做一个愿意求教的人，要明白对我们好的人才会告诉你。“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

林黛玉在瞬间所达到的心理改变（通过仪式），走出潇湘馆，走到人群中来，有了母亲，有了姐姐。

**林黛玉的改变：**

1. 由孤绝的个体融入到和睦的群体。

早期的林黛玉，因为自卑情结所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她“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

第二十二回，

黛玉本性懒与人共，原不肯多语。

第三十一回，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以为悲。

这些说法都是作者出以全知观点所作的剖示，以之覆按书中前半部的情节，可谓历历得验。但这样自我封闭的孤绝状态，到了后期却明显地破除了，因为克服了自卑情结的林黛玉开始相信：她“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而其最主要的做法便是破除心防，解消人我之间的敌对意识，进而与周遭环境建立友谊关系乃至拟亲缘关系。

第四十九回，

一时林黛玉又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直是亲姊妹一般。接着更从姊妹关系扩及亲子关系。

在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爱语慰痴颦〉黛玉趁着薛姨妈对她摩挲抚爱同时表示疼惜之情时，提议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从后文记述她“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要求打那取笑她的薛宝钗，以及后来薛姨妈借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可见林黛玉已然开始打破血缘上孤绝的疆界，与自我之外的他者勾连扣结，如锁链般从情感上扩大了拟亲族的人际关系，而共同形成和睦的群体。然后，我们便不免惊讶地发现这样的情节：林黛玉竟然会为了“大家热闹些”的理由，而与同住的薛姨妈都往宝钗那里去，连饭也端了那里去吃。这就显示出在情感上扩大了亲族关系的表现，根本上还是建立在性格质变的基础上的，因为由“大家热闹”所内蕴的群体观点，正是对过去“懒与人共”、“喜散不喜聚”之个体主义的否定，是悲剧之孤绝感受趋向喜剧之团圆意识的逆转，意味着在“自卑／优越”情结所造成的围篱撤销之后，林黛玉终于能够展示以平等善意的姿态去追求与“他者”的连结。因此与薛氏姊妹手足相称、同桌而食，只是出于个体封界消融之后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换句话说，黛玉那只用“才情”与“爱情”所建构的个人狭小的世界，已开始突破而向外打开，以足够的宽广容纳别人的优点，接纳来自宝玉以及贾母之外的他者的情谊，从而与世界握手和解，进入到由“人伦关系”与“世俗价值”所建构的群体世界中，真正与大观园的人际社会融为一体。

1. 由洁癖守洁到容污从众。

生性好洁的黛玉，不但曾经掷回宝玉珍重转赠的北静王所赐的鹡鸰香串。第十六回，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

后来当宝玉左边脸上被贾环故意以滚热蜡灯油烫出一溜燎泡，而黛玉得知后赶来探视时，宝玉也是连忙把脸遮着，不肯要她看。第二十五回，

知道他的癖性喜洁，见不得这些东西。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这件癖性，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

可见其喜净好洁已到了孤绝不谐的地步，以致会在幽僻无人之处洒泪歌吟“质本洁来还洁去”之诗句。而那“过洁世同嫌”的妙玉正是黛玉的极端化表现。但林黛玉如此纤尘不容的洁癖，却也随着胸界的开展而逐渐模糊松解，让“好洁”不再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汇流融通的障壁。第六十二回：

袭人便送了那锺去，偏（黛玉）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锺茶，便说：“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我多吃茶，这半锺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

身为黛玉之重像的妙玉，曾因嫌脏而打算将刘姥姥用过的杯子丢弃，这毋宁是好洁太过、孤介骄世的行为，以致“世同嫌”而“世难容”，终究以“终陷淖泥中”的悲剧收场；相较之下，黛玉能直接宝钗喝过的茶杯就口饮干而不以为意，此一做法与其背后所隐藏的心态便随和得多。纵然这是与宝钗尽释前嫌之后的友好表示，但就黛玉的性格而言，毋宁更蕴涵了性格转变的一个微妙契机，而袭人对林黛玉的了解显然还停留在前期阶段，为了怕唐突这位敏感多心的小姐，因此在话语中一再表示“我再倒去”，当其目睹眼前奇景之际，心中的惊异意外之情当可以想见！

（3）由尊傲自持到“明白体下”。

在前期孤绝的封闭状态时，林黛玉以“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姿态，总是直接发泄个人自卑自尊而敏感多疑的脾性，对平辈已然率性而为，对佣仆者流更是无所顾忌。以下人而言，于周瑞家的送来宫花一事，林黛玉在确定宫花的客观美丑与自己的主观好恶之前，首先关心的，乃是潜藏在送花先后顺序中的尊卑关系。她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当她获得的答案是“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随之便当场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几句话说得周瑞家的一声儿不敢言语。

后来更针对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说道：“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随即更尖刻地加以反讽，惹得李嬷嬷又急又笑地说：“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种种锋芒都莫不是目无下尘之性格的显露。然而，对待下人态度的改变，同样也在林黛玉的成长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一页。试看她如何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从早期的“娇生惯养”转变成后来“明白体下”的姑娘： 第二十六回，

（佳蕙）坐在床上：“我好造化！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姊姊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

第四十五回，

蘅芜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黛玉）命他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

比较以上两段时间断面不同的叙述，可以看到前者还在黛玉成长的初期阶段，因此只是在凑巧分钱的情况下，“见者有份”地抓了两把给刚好撞来的丫头；而且除了抓钱分享的举动之外别无余话，可见若非当时正在分钱给丫头，送茶叶过去的佳蕙恐怕也享受不到这一意外巧遇的横财，所谓“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中的“可巧”一语，恰恰点出此事完全是出于因缘凑巧的缘由。而也正因为此事乃非常态的难得之举，突破了过去为林黛玉服务之往例，所以意出望外的丫头佳蕙才会惊喜地呼之为“好造化”。但到了后一例则不同了，林黛玉除了特地（而不是凑巧）给送燕窝来的婆子几百钱之外，还外加命茶寒暄，其中刻意招待之迹宛然可见；慰劳婆子的内容则又充满了对下人之生活嗜好的理解，与对下人之劳动奔波的体贴，甚至对于贾母都视为罪大恶极而动怒申饬的设局聚赌一事，都不但能够寄予同情的理解，还更充满包容尊重的顺任之情，所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的说法，已然直逼生意人的口吻，也只有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之人才能道出。这样的做法，实与宝钗、探春、袭人等较具有俗务经验而世故圆熟的人物已大为趋近，以袭人为例，第三十七回记载下人们送来贾芸所孝敬的两盆海棠花，袭人问明缘故后便即命坐慰劳、赏钱犒奖：便命他们摆好，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与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来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吃罢。”那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如此描述，比诸宝钗、探春两位正宗主子小姐的做法也是差相仿佛，如第六十一回透过掌管厨房的柳家的说道：

“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

其中所谓“明白体下的姑娘”，指的是可以理解下人工作处事的辛苦与难处，并能够待之以宽容大方的主子小姐；而除了茶酒的招待、金钱的额外赏赐之外，其宽容大方还表现在言语之体恤、对其生活方式的体认与尊重等方面，这才真正是“明白体下”一词的深义。两两相较比观，黛玉与宝钗、探春、袭人的做法又相去几希？林黛玉所谓的“我也知道你们忙”云云，正是“明白”的同义互文；而接下来的命茶赏钱之举，也完全是“体下”的具体作为，连赏钱给下人时，用的一样都是“给你打酒吃”的理由，显然属于口径一致的官方说辞。这就与先抓钱给佳蕙时的“可巧”成为鲜明的对比。从而，当贾母为了下人夜间聚赌之事而动怒申饬时，一同出面为迎春之乳母向贾母讨情的姑娘中，除了宝钗、探春之外，还有一位便是黛玉，三人在此相提并论、异口同声地为下人关说开脱，这样的情节发生在林黛玉性格发展的后期阶段，也就不会那么突兀而顺理成章了。于此，开始称得上是“明白体下的姑娘”的林黛玉，所表现的正是“社会兴趣”中对他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以及平时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这岂非也是从孤立之个体突破至外在群体世界的结果？

（4）从口角锋芒到“自悔失言”

前期林黛玉喜欢恶嘲他人。如前文所见，黛玉之原初形象乃是争强好胜，因而流于言语尖刻、口角锋芒，每每“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此一尖言利语又往往如散弹一般扫射身边眼前之众人，正如湘云所不满的：“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而且用比刀子还尖的话打趣甚至伤害别人之后，黛玉也并不曾自以为有过，往往在口角风波之后，有的只是在受到他人反击时所产生的赌气自伤而已。

自第四十二回开始，我们所看到的黛玉就有了收敛自持的不同风范，虽然一时之间不能完全改掉这“打趣别人”的习惯，如同一回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黛玉立刻又旧习复发的讥讽刘姥姥是“母蝗虫”，并取笑惜春画才迟钝，随后竟嗔赖李纨不务正业地招令大家玩笑，接着再编排宝钗所开的画具单子有如办嫁妆，种种表现都清晰展现人性中的“惯性原理”依然强韧地发挥作用。但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在惯性原理的强韧作用之下，刻薄成性的林黛玉却已懂得自省自制，不继续纵情顺性地放任自己的性格惯性脱缰而去，以致同时伤害了别人与自己。试看以下诸例：

第四十二回，

（宝钗）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

第六十二回，

黛玉笑道：“他倒（指湘云）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盗窃的官司。”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有心病，不觉的红了脸。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云。自悔不及，忙一顿行令划拳岔开了。

两段情节中，俱见黛玉“见一个打趣一个”的习惯一时之间不能净去，以偶发的残留状态出现，这正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之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黛玉“打趣嘲讽”和“口角锋芒”的做法不但在次数上已经逐渐稀有，甚至到了完全不见的程度；即便那少数几次的偶然发作，其后也都伴随着认错自悔的心理反应，从“饶了我罢”的软语央告，和“自悔失言”、“自悔不及”的惭愧心理，在在可见黛玉对自我的调整以及性格的转变。尤其让她“自悔失言”、“自悔不及”的对象，乃是身为女婢的彩云，这就更加印证了前述“明白体下”的表现，与周全圆融的心态乃是一体同源的本质性关联。

（5）从率性而为到虚礼周旋

因此，这样一种从口角锋芒到自悔失言的改变，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不逞口舌之快而已，更积极的意义在于：林黛玉对外界之“他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内在质变，因此解消敌对竞争的抗衡心态，而融入更多善意的了解与接纳。例如对于贾府中最昏聩愚贪的赵姨娘，林黛玉原本是视而不见、嫌恶不屑的，而且往往不加掩饰地直接表露，一如赵姨娘所觉察的：“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第六十七回）但到得后来，却也懂得稍加文饰，改为以礼相待。 第五十二回，

只见赵姨娘走了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两天好？黛玉便知他是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黛玉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身走来。又忙命倒茶，一边又使眼色与宝玉。

黛玉一向自尊自傲，因而行事往往“也只瞧我高兴罢了”，要不便是鼓励同调的宝玉“咱们只管乐咱们的”，后来却能够在面对愚顽鄙吝、阴微自私的赵姨娘时好言相迎，并在洞识其顺路人情的虚情假意之余，还能顾及陪笑让坐倒茶之类的情面虚礼，其中的周旋之态已大非昔比。更往后发展，到了大观园生活的晚期，林黛玉应对人情的表现便越加圆熟，例如她对写出《如梦令．柳絮词》而心中得意的史湘云，不但没有任何竞技的较劲心理，反而还谦说：“好，也新鲜有趣。我却不能。”其中“我却不能”的说法，在她缠绵悲戚的《唐多令》写成后便不攻自破，显见为一种社交客套之谦词。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后来她与湘云于中秋夜的凹晶馆联诗，中途随现身止住的妙玉一起前往栊翠庵休息、论诗之时，才会发生以下的情节： 第七十六回，

妙玉……自取了笔砚纸墨出来，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遂从头写出来。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加评赞。只是这才有了二十二韵。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若续时，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黛玉从没见妙玉作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

细观此一叙述，比诸前述对湘云谦称“我却不能”的表现，更是犹有过之。我们清楚地看到黛玉已掌握到世俗人际关系中，对不知底蕴的对象先加客套一番的做法，因为她居然会对从未见过作诗的妙玉谦言“唐突请教”，并请慧眼评价“或烧或改，已然令人耳目一新；最后那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的奉承说辞，更是让只习惯林黛玉孤僻高傲之性情的读者大感意外。回顾初来贾府的黛玉乃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尤其在众人逞才竞艷的场合中，往往存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更因“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将才情视为自我价值的最大实践，因而丝毫不肯让人。彼时对势均力敌的薛宝钗尚且往往拈酸讥刺、不以为然，如今却能对完全不知虚实的妙玉毫不吝惜地倾其美言，两两相较之下，的确落差甚大；而且若非妙玉之续诗果然足可称道，让黛玉、湘云深感相见恨晚，惋惜过去竟错失了这样一位“诗仙”，则黛玉这些预先的称扬颂赞岂不都沦为谬赏与过奖？而如此奉承溢美的说辞，正与前述黛玉针对婆子夜间聚赌之事所说的“误了你发财”一样，是连宝钗这种娴熟人情世故者都未曾有过的客套话，这正足以显示黛玉的学习之路走得太过用力，因此产生过犹不及的现象。

（6）宝黛的价值裂变

第七十九回，宝黛二人就《芙蓉女儿诔》做出修改：

宝玉说：“我又有了，这一改恰就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忙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宝玉忙道：“这里风冷，咱们只顾站着，凉着呢可不是玩的，快回去罢。”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罢。”说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红院中，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

林黛玉对宝玉也开始虚礼周旋，尽管内心发生强烈的巨变，但外面不露。“黛玉听了，忡然变色。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

宝玉在用他至痛至悲的情感痛悼晴雯，而在黛玉看来是不是“正经事”，那么正经事是“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讨厌人际交往、来往应酬，甚至晨昏定省也是如此。（贾宝玉脱序状态时间保持太长了）“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

黛玉“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黛玉病笃，美学上的含蓄蕴藉，这样的打断林黛玉的话。宝玉在后面是什么反应：“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焦虑感十足，二人价值观已经发生的分歧，在情感上受到了挫折。二人成长步调不一致而产生的价值观分歧。（第四十五回，“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终有**嫌疑**。”终有嫌疑：证明二人之间男女之别仍存在，不可磨灭。黛玉对宝玉态度在成长也要改变。）

第六十二回，宝黛二人就探春理家发表言论：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

黛玉的语言简直就是王熙凤的话的翻版，第五十五回“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如果不再省俭”，因此王熙凤对林黛玉的理家才能做下判断“林丫头宝姑娘倒好”。（第三十五回黛玉盘算王熙凤没来打“花胡哨”的原因，对人情世故了解甚深。）二人在话里都透露着价值观分歧，宝玉仍然没有成长“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爱情脆弱就是在于成长步调不同，甚至成长方向不同。林黛玉的早丧是使宝黛爱情维持冻结状态，维持在最美的时候。《红楼梦》不是彼得潘的童话。

林黛玉的成长与宝玉的成长速度差是二人宝黛价值裂变的原因：**前期**第五回，“言和意顺，略无参商”、第三十二回，心照不宣，第三十六回，宝玉“深敬黛玉”；**后期**第四十五回“终有嫌疑”；第四十九回，宝玉对黛玉的转变（对宝琴的态度）无知无觉，“心中闷闷不乐”…“暗暗纳罕”。

宝玉便找了黛玉来，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也曾有明白地几句说了取笑，你还曾恼过。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黛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宝玉道：“先时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了。”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因把说错了酒令，宝钗怎样说他，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的告诉宝玉，宝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上就接了案了。” （孟光与梁鸿的举案齐眉的故事。）

贾宝玉在林黛玉的转变中出现了“落单”郁闷，（林黛玉对薛宝钗设防颇深，并不是单纯的人。）

第五十七回，紫鹃“一年大，二年小姑娘常吩咐我们不叫与你说笑”，也许这话就是林黛玉的语言。

续书继承了宝黛之间的价值裂变。

续书的价值：

1.完成《红楼梦》未完成部分。

2.《红楼梦》续书语言架构相似，但韵味匮乏。

3.《红楼梦》前八十回出现的在后四十回消失。

4.人物思想价值观发生改变。

5.人物、情节庞杂也能够掌握，也许是有曹雪芹的草稿。

续书关于林黛玉的描写：

第八十二回，林黛玉劝宝玉读书，与袭人的对话，海棠花开林黛玉说好听的话。

（7）传统女性价值观的回归

“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

更特别的是，上述这样一种虚礼谦退的客套做法，并不仅仅只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而已，其中还蕴涵了黛玉对自我实践之女性价值观的转变。试看初期的林黛玉，在其孤绝幽独的个人世界里乃是以“才情”与“爱情”为生命价值之所系，因此她往往“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也会因“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诗歌才情可以说是她争取优越感、实践自我价值的重要凭借，因此往往表现得“露才扬己”。

但是在第四十二回之后，林黛玉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明显已非前期那般视诗歌为自我生存价值的指标，试观以下两段情节： 第四十八回，

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

第六十四回，

黛玉说道：“我……才刚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我们看到此时的林黛玉，一方面与探春同时发言，视自己的文字书写为“不认真作”而“不成诗”的闺中游戏，以致认定“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另一方面则认为这些出于女子之手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故而对宝玉在外“写给人看去”以传扬众姝诗才的行为横加责难，乃至斥之为“胡闹”。如此一来，林黛玉对创作的态度已大大趋近于传统“内言不出”的女性价值观，而几乎与一贯奉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薛宝钗完全叠合。

第四十二回

（宝钗道）：“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

第四十九回，

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

第三十七回，

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

第六十四回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

黛玉与探春同时自承“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显然正是传统价值观的反映。而如此之女性价值观也无形中连带渗透到黛玉的生活内容中，试看初期的林黛玉，对于针黹女红之事的态度乃是兴致缺缺，有时偶尔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便“更觉烦闷”，阑珊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其整体情态正如袭人所称：第三十二回，

“他可不作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作？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

可以说是专力于作诗而无意于纺绩女红的反传统价值观。

但后期的林黛玉，却在薛姨妈过生日时，“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亦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如此以两色针线为薛姨妈庆生的做法，正与史湘云“将自己旧日作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若合符契，显然是回归于传统主流价值观之后的自然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故事发展到后半期时，林黛玉为何往往谦抑自己的诗才，其原因究竟何在。如第七十回对史湘云所填的《如梦令》笑说：“好，也新鲜有趣，我却不能。”更有甚者，后来于第七十六回与史湘云在凹晶馆联诗时，对妙玉中途现身加入的续作，林黛玉居然可以在不明究里的情形下，不断以“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果然如此，我们的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之说辞来加以自我谦抑乃至于贬低，此一做法不单单是虚礼周旋的客套而已，其实也必须在这样回归传统，以致“抑才尚德”的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才能成立，并获得更深的理解。换句话说，林黛玉将原本视为自我实践之主要凭借的诗歌横加贬抑的做法，就是受到主观因素（抑才尚德的女教）与客观因素（虚礼周旋的社会规范）的双重影响，因而可以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林黛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价值观是否认同：**

喜欢一个作品并不是接受这个作者的价值观，林黛玉喜欢《西厢记》“辞藻警人，余香满口”。宝黛共读《西厢记》，贾宝玉做情侣的暗示“我就是个多病多愁的身”“你就是个倾国倾城地貌”，林黛玉有了严重的反应“你这该死的胡说”“淫词艳曲”“浑话”“被欺负的”（眼圈了红了），林黛玉觉得是被羞辱的。“原是我说错了……变个大忘八。”

第二十六回，黛玉吟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牡丹亭》）：“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好妹妹，我一时该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林黛玉感觉到受到了强烈的羞辱。第四十二回宝钗提到“杂书”。（兰言解疑癖）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作了十首怀古诗，其中两首：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蒲东寺、梅花观分别与《西厢记》、《牡丹亭》有关（《西厢记》、《牡丹亭》在《红楼梦》中都被认为是才子佳人小说。）关于这两首诗发生了讨论：

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忙拦着：“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人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宝钗听说，方罢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

涉及男女情色的小说不该看，林黛玉提到“**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这两首诗可以透过戏曲成为这两首诗在闺阁中出现加以合理化，过分地撇清就会“胶柱鼓瑟、矫揉造作”。因此文本书出现就不合理，而作为戏曲形式就合理了“三岁的孩子也知道”。在传统文化中戏剧（舞台）与文本的区别，戏剧（舞台）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全方位欣赏演员唱腔、动作等等舞台效果，对于唱词常常不太关注。第二十三回，林黛玉听到《牡丹亭》，“素习不大喜欢戏文”当歌词落入耳朵，“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世人**也都不看戏文…”所以元妃省亲就有《离魂》这样的曲目。台上演出内容是才子佳人合法而文本内容不合理。正如李纨所言：“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李纨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邪术”。第五十四回，贾母提到才子佳人小说是“杂话”（破陈腐旧套），林黛玉称之为“外传”。第六十三回，探春“浑话”（禁止提到男女婚恋的事情）。

旗人文化（第六十三回给芳官取名“耶律雄奴”的言论。）对关公极其尊崇，每一旗都有关帝庙，李纨提到关公爷也是如此。

第七十六回，妙玉对黛玉、湘云的中秋夜联句收尾。联句形式文人的诗歌游戏，起源六朝，唐代有了规范。林黛玉被“寒塘渡鹤影”难住了，半日对出了“冷月葬花魂”以后，就没有“诗故新奇，太颓丧了”“清气诡谲之语”才能用尽了，无法联出下句了，妙玉出现了，发生了比较有趣的后续：

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评。只是这才有二十二韵。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续时，倒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黛玉从没见妙玉做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检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极是。”妙玉提笔微吟，一挥而就，递与他二人道：“休要见笑。依我必须如此，**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时，只见他续道：

香篆销金鼎，冰脂腻玉盆。箫憎嫠妇泣，衾倩侍儿温。空帐悲文凤，闲屏设彩鸳。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犹步萦纡沼，还登寂历原。石奇神鬼缚，木怪虎狼蹲。赑屭朝光透，罘罳晓露屯。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歧熟焉忘径？泉知不问源。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有兴悲何极？无愁意岂烦？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黛玉湘云二人称赞不已，说：“可见咱们天天是舍近求远。现有这样诗人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诗谶观：因前头的悲楚的句子，有不祥的预兆，所以妙玉“**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众人的柳絮词过于丧败，因此宝钗做了却柳絮词也是为了反转，将情感转为向上。透过诗词创作，为了“不落套”，即便不合众人之意（不符合大观园主流美学）也无可如何：

《临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青云”在传统中，飞升成仙，道教理想；心灵精神的高度；世俗价值的高度。“送我上青云”理解为欲成为宝二奶奶，换一种角度考虑柳絮的样态，突破生命，飞向光明（抒情言之），号召人们看向天上的星辰，而不是地上的泥泞。众人拍案叫绝：“果然翻的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一首词压倒众人。同样妙玉也在如此作为。

因此从整个活动中林黛玉对妙玉的对话都是应酬性的话语，可以看出来黛玉的改变极其大的。而在没有看到妙玉的诗之前，湘云并没有赞赏之语，只有黛玉一直在说客气话。

（8）从形上的童贞之爱到实质的婚姻

综合上文引论的合群认亲、自悔失言、陪笑让坐、虚礼周旋、谦逊自抑、容污从众、明白体下、抑才尚德、秘求婚偶、经济为务等等言行表现，再参照前面受教于兰契之诤言、赞同探春之务实做法，与算计贾府家计之入不敷出等等情节，其中随着岁月迁变所带来的成长之迹宛然可见。因此把林黛玉称为“封建传统的回归者” 大体是不错的；而我们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此乃出于林黛玉对生活意义或人生价值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与外在面貌，也就是她在生活意义的认知上，从属于个体的“私人的意义”─只对个人有价值的意义，逐渐发展到属于群体的“共同的意义”─它们都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

其中所谓“私人的意义”，就林黛玉而言指的是才情与爱情，乃个人先天禀赋或内在具足而无待于外者；所谓“共同的意义”，在《红楼梦》的世界中则是指用以调节社会、团和人群的世俗价值与人伦关系，是为薛宝钗之辈所秉持的后天文化教养。由追求“私人的意义”到接受“共同的意义”这一内在价值观的改变，就是林黛玉在岁月的延展中，逐步发生立体化转变的心理机制所在。

人物论——薛宝钗论

一、导论

林黛玉、晴雯这样的人格特质产生作者给预计其合理的条件。

母权使得以贾母的好恶为主导，给林黛玉一个舒适的环境；皇权使得能给予女子们的自由乐园。因此封建礼教给予他们这样的人的产生及发展的极大保护。

小说家的责任就是将人世间的复杂呈现出来，而不是传达自己的观念、宣扬的价值观。

怎样看待薛宝钗这样“君子”式的人？

一个人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我们有义务满足不是从**目前看来**对我们一切最好的选项中进行**盲目选择**，从而锻铸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历史永远在错误中发展。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将自己成功的例子复制出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嫁给梁山伯是最好的选择吗？

正如苏力所言：“如果我们是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回顾历史构建制度合理性的思考者时，我们——加入梁祝二人一样——就不知道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应当**坚持制度**，还是**创造一个特例**。”坚守制度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为什么在戏曲中马文才会是猥琐的样子？为什么许多人都反对封建礼教？（也许200年后的人对民主来反驳）小说家不会脱离时空来考虑制度的不合理性。

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金枝》：“蔑视和嘲笑或者憎恶和污蔑是给予野蛮人及其方式的唯一的承诺，这是十分常见的。然而我们应该感谢纪念的恩人，许多都是野蛮人，也许大部分都是野蛮人。因为我们和他们相似的地方比我们和他们不同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他们从经验里逐渐获得那些看来是基本的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我们，我们倒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新创地和本能的。我们像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笔财产以及传了许多世代，对那些积累这笔财产的人我们连记都记不得了。这笔财产的所有者现在似乎认为这笔财产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他们种族的原本的不可变易的占有物。但是回忆和探索会使我们信服，原来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许多都应该归之于我们的祖先他们的错误并不是有意的夸张和疯狂的呓语，而是一些假说，在提出它们的时候确实是假说，只是后来更充足的经验证明那些不足以构成假说罢了。只有不断检验假说，剔除错误，真理最后明白了，归根究底，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所以，检查远古时代人类的观念和做法时，我们最好宽容一些，把他们的错误看成是寻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把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也需要的那种宽容给予他们。”正如儒家文化也是古代的假说，对社会进行的思考，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成立，因此不能说在当时是错误的。小说家在创作小说时一味强调自己价值观，将会被淘汰。小说家应该宽容的面对世界的复杂，超越时代。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小说的艺术》：“从前，我也一样，我把未来当作唯一有能力评价我们作品和行动的客观判断者。后来我们才明白，与未来调情是最低劣的因循随俗，是对强者作出的懦弱奉承，因为为了总是强过现在。比较，将来审判我们的，正是未来。可是未来肯定毫无能力。……然而，如果未来在我眼里不具任何价值，那么我依恋的是谁：是上帝？是祖国？是人民？还是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依恋，除了塞万提斯被贬低的传承（复杂）。”

作者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与人性的复杂。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精神是复制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失去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斯宾·诺莎：事情是多么的复杂，而知是多么的不易。

日本作家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民众愚而神。。

小说家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在特定时代在最好的选择做的盲目选择，不能要求他对于自己制度（历史建构）合理性进行思考。不能随便将自己回顾历史的成见赋予作者，成为作者的责任。不要嘲笑过去，现有进展是人家的成果，而且过去的是过去人的假说（寻求真理过程的不可避免地错误），要宽容。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哲学家（对时代的不合理的思考），实际上是对于世界人性的复杂的最佳呈现。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亦是如此，对于他们应该是“不笑、不哭、不骂，而只是理解”，放下“该死的自己”。因此不要以自己的价值来随便评价薛宝钗。

在“钗黛褒贬”看人物评论的弊病：以“扬黛抑钗”为例，常见说法是小说中对黛玉明贬暗褒，对薛宝钗明褒暗贬。对作者的写法是反笔、反讽的误解（预设框架）违反小说家追求的真理“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小说人物评论应该回到人物本身，超越自己好恶。斯宾诺萨：“大学是要被奉献给宇宙精神的。”（傅斯年在台大校庆就引述这句话。）

斯宾诺莎：压抑住我们对于本能的偏好，而让我们发展出对于理智、理性的偏好，哲学家跟诗人不一样，哲学家要洞察本质、理性思考，因此他一定要超越个人，个人感情要被各种情绪纷扰，因此哲学家要不哭不笑，而只是理解。

读者要了解一部作品就要“不笑、不哭、不骂，而只是**理解**”。理解（understand：是站在下面，谦虚），就是要求对小说中的人物“抱有温情与敬意”。

钱穆：你如果对过去的历史没有保持着敬意，你不要来读我的《国史大纲》。

二、人格特质与成因

薛宝钗独特之处在于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人，她了解这个世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良好的母女关系）。阿德勒：一个人要成为正常而健康的人，就必须要通过合作和建设性的姿态把自身融于社会之中，就可以获得社会意识，也就是对他人怀有**社会兴趣**。圣修伯理《风沙星辰》：人类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际关系。

社会兴趣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样：**平常或困难的时候**，你会有与他人合作、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保持着“给多于取”的情况；**对他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说超越自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不用自己的好恶判断人。

母子关系一切关系的雏形，对幼儿社会兴趣的形成极其重要的作用。母亲是儿童最早接触，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母亲给孩子带来的安全感。 健全的母子关系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薛宝钗。皮亚杰：儿童的健康成长就要“去中心化”。（陶侃为母亲招待他友人，卖头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不孝，对女子来说更可怕。）

第四回，“幼年丧父，寡母”“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时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体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代劳。”

第五十七回：

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究有机会作成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已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钗道：“惟有妈妈说动话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母亲怀里，**笑道：“咱们走罢。”黛玉笑道：“你瞧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薛姨妈将手**摩弄着宝钗**，向黛玉叹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有话和他商量；没有了事，幸亏他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钗笑道：“妈妈，你瞧**他这轻狂样儿，倒说我撒娇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挲**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他们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靠，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着老太太疼你，我们也‘洑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

第四十二回：

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园至分路之处，宝钗便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黛玉便笑着跟了来。至蘅芜苑中，进了房，宝钗便坐下，笑道：“你还不给我跪下！我要审你呢。”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罢。”黛玉不解，只管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口里只说：“我何曾说什么？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呢！昨儿行酒令儿，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好的，所以请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给别人，我再不说了！”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里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第七回，

宝丫头不爱花儿

第五十七回，与邢岫烟的对话提到外在的装扮“富丽闲装”“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不比他们”；蘅芜苑“雪洞一般”“一色玩器都没有”“土定瓶供着菊”“两本书”。

第八回，

一色半新不旧。

薛宝钗在人际关系中原则：雅俗共赏，面面俱到。在庆生那一会以贾母的好恶而做到面面俱到。薛宝钗对史湘云的还席：

“既开社，就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娘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

第六十二回，

“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

第六十七回，

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第四十五回，

黛玉忙笑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宝钗道：“这有什么放在嘴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这会子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

“薛宝钗从人的实际处境上了解人，关怀人，那么这种善良和同情则是世俗的朴质的。”而且作为一个闺阁女子不能像一个男人对人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关怀。薛宝钗的关怀世俗的但不朴质，可以说他是世俗人文主义（儒家思想）。

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和世俗人文主义》：所谓的世俗，其中一个意义是现世化，也就是说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实，共同分享程式结构，关心人生范畴的世俗之事。人文主义，表示良好的行为、优雅的风范、经典的知识、特定的哲学。二者相加正好通向儒家文化。

“时”：“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

一个人的塑造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环境教育。

第二十二回，脂砚斋评语：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

前三人（指宝玉、黛玉、湘云）之长并归于一身。前三人（包括贾宝玉和史湘云）有捏作之态，故唯宝钗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

薛宝钗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形成这样集三人之长的样态三个原因：“天性”使然；后天的：严父慈母的教育、世家出身。

赤子童心：作为体会世界、看世界的其中一种角度。《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严父慈母的明训：父母一味宠爱子女不是真的爱子女，应该是“爱与学习的结合”。

贵族阶层的教养使其内化成为人本身的一种特质。

礼的问题：荀子用礼义“化性起伪”。指用礼义法度等去引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树立道德观念。《荀子•性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红楼梦》中关于真假的讨论有很多。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不应该保持人世的虚伪角度来思考；浦安迪提出“二元补衬”，不要以为真就是好，假就是不好。假跟真可以一样好，真也会跟假一样不好。真假一样重要，彼此之间没有根本差异。

在人情与势力交织的世事，看到最纯真的一面；纯真被认为是价值取向时，就会引发学习和模仿，于是真情就变成了假，所以其中的假或许本人都不知道。

对于真诚的探讨：“作为与自我，究竟什么叫真诚，一般来讲公开表示出来的自我（社会的我）与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一致，然而这样的定义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我们所要忠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他在何处藏身？我们忠实的自我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化的熏陶、制度的规训、自身的努力等等改变而不断改变呢？还是这个自我具有某一种生命体的坚硬性？

第二，当你在当下宣称是真诚的，无论怎样宣称的都是有待检验的，因此也就出现了真实性的问题。真诚、真实与自我同社会、文化等等交缠在一起的复杂的问题。”于是表里如一都不是真诚，内心的阴暗面也会表露出来。（随便推论：王维《杂诗三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花开著花未？”：王维很自私？）薛宝钗的真诚就是“英国式的真诚”。特里林：“英国人的真诚在交流是不要欺骗、误导，要求对于手头承担的不管是什么工作都要专心致志。”行为举止要与自身保持一致。宝钗忠于道德完美的超我。“如果真诚是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避免对人狡诈，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

相对而言当晴雯、妙玉、黛玉不受泥滓污染的特质是真诚，然而这种真诚是又软弱又自命不凡的真诚。正如《到伊斯兰之旅》（巫士唐望的世界）：“在你心里你把自己看的该死的重要，你是如此该死的重要，使你理直气壮地对每件事恼火，你是如此该死的重要，所以事情只要不如你的意你就可以掉头走掉，你大概以为那是表示你很有个性，胡扯，那是代表你又软弱又自命不凡。”薛宝钗是一个灵动而丰富的儒家奉行者，也可以欣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佛家、道教幻灭美感。因此这样有智慧的薛宝钗可以成为贾宝玉“出世”哲学的思想启蒙者，卫道、殉道与悟道自在游荡。

三、“嫁祸论”平议

宝钗是一个极具社会兴趣的人。（社会兴趣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样：平常或困难的时候，你会有与他人合作、帮助他人的准备状况；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保持着“给多于取”的情况；对他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给予理解的能力，也就是说超越自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不用自己的好恶判断人。）

在传统社会中，（阶级的高下）下位者很难撼动上位者的地位，除非礼教束缚的人们本身发生松动，一旦如此就会崩溃，在那个时代礼教将无法维系整个社会。

因为现在价值观套用以及长久以来的成见是对人们对宝钗的负面解读的原因。做以理省思考的人来对薛宝钗的滴翠亭嫁祸林黛玉。（薛宝钗）“你们等着我去闹了他来”“我去找林姑娘来……”看到宝玉去潇湘馆心里想着“宝玉不便，黛玉猜忌”然后就看到玉色蝴蝶，就去扑蝶去了，一直到滴翠亭，就听到小红与坠儿的私语（有关男女私情），当下当事人会恼羞成怒，“狗急跳墙”而且小红是“头等眼空心大、刁钻古怪的货色”，而且躲又来不及于是在“电光石火”之间施展“金蝉脱壳”之计：

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怎么样？”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了，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听见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小红道：“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

小红的反应是忧心忡忡，却也没有恨林黛玉，而且这件事在全书中没有任何后续。因此也是不算“祸”，在全书的情感线索来看宝钗也没有“嫁祸”的心理。

宝钗“金蝉脱壳”之计受心理惯性的作用，持久性的留存，信手拈来的取材对象。作为这样一个对象的选取：不可能莺儿，会给莺儿树敌（同级别）；最好的人选应该选取主子辈（迎春不适合、惜春不适合、探春不适合、贾宝玉不适合、史湘云不在）；林黛玉是客居，与贾府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关联不大。脂砚斋：“闺中弱女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同时薛宝钗处世准则：瞻前顾后，不得罪人，自己便宜。

林黛玉在贾府具有特权地位：核心地位、“宠儿”、“护身符”，具有不可侵犯的豁免权。又因为是客人，在人际关系犹如孤儿的处境，是边缘人物，具有离心力，与贾府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隔离，事情到他身上就会中断。

林黛玉在贾府的核心与边缘、“宠儿”与“孤儿”的地位：贾宝玉“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在小说中贾宝玉是主动承担挡箭牌的作用，而林黛玉是被动地被利用来做不在场的作用的挡箭牌。贾赦要娶鸳鸯，怕邢夫人的难堪场面被平儿看到，就让平儿去大观园，与袭人、鸳鸯发生对话，接下来鸳鸯与鸳鸯的嫂嫂发生冲突，鸳鸯的嫂嫂告状。未免邢夫人责难，王熙凤与丰儿发生了天衣无缝的对话，掩护平儿，化解难堪。

“快打了他来，告诉我家来了，太太也在这里，叫他快着来。”丰儿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字儿，请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奶一进门，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说：‘告诉奶奶，我烦他有事呢。’”凤姐儿听了方罢，故意的还说：“天天烦他！有什么事情？”

林姑娘的“请”，免除接下来地“打了他来”，林黛玉的宠儿地位可以作为的挡箭牌。

藕官在大观园烧纸钱奠祭菂官，被婆子捉住，贾宝玉止住，婆子为难。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原叫我带他。**只好说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宝玉点头应允，婆子自去。林黛玉成为一种润滑的力量，是一个很好双方的解脱之道。宝玉认为这样是周全之道。可以看出来薛宝钗利用林黛玉的特殊之处来避开周遭的尴尬境遇，薛宝钗的金蝉脱壳之计在脂砚斋看来薛宝钗机变的反应之快的赞扬，不是一个迂腐的女夫子。因此嫁祸论是不成立的。

三、金钏儿之死

薛宝钗知道金钏儿死的原因吗？在薛宝钗与袭人对话中：

一句话未了，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这是哪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儿的投井死了！”袭人听得，唬了一跳，忙问：“那个金钏儿？”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就是太太屋里的。前日不知为什么撵出去，在家里哭天抹泪的，也都不理会他，谁知找不着他，才有打水的人说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还只管乱着要救，那里中用了呢？”宝钗道：“这也奇了！”袭人听说，点头赞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这里袭人自回去了。

众人不知道被撵出去原因，大家不理会他不认为被撵会寻死，哭天哭地人们以为是他不想离开贾府。因此宝钗就说**“这也奇了”（宝钗不知道死因）**，于是袭人“赞叹（感叹）”、流泪。“忙向”“安慰”：**王夫人因为金钏的死伤心**；宝钗为了**安慰**王夫人（宝钗认为王夫人会难过）。

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钗便不好提这事，只得一旁坐下。王夫人便问：“你打那里来？”宝钗道：“打园里来。”王夫人道：“你打园里来，可曾见你宝兄弟？”宝钗道：“才倒看见他了：穿着衣裳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点头叹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见说，道：“怎么好好儿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两下子，撵了下去。**我只说气他几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点头叹道：“**虽然如此，到底我心里不安！**”宝钗笑道：“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原要还把你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装裹，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他作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去装裹，岂不忌讳？因这么着，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裳，身量也相对。”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钗去。

金钏被撵出去的原因：

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的，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王夫人在里间凉床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也乜斜着眼乱恍。宝玉轻轻的走到跟前，把他耳朵上的坠子一摘。金钏儿睁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这么着？”金钏抿嘴儿一笑，摆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的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掏了一丸出来，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也不睁眼，只管噙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俗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告诉你个巧宗儿：你往东小院儿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宝玉笑道：“谁管他的事呢！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登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见，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了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叫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那金钏儿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话下。

“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金簪与井隐含男女关系；隐含做姨娘的意向。“我告诉你个巧宗儿：你往东小院儿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贾环和彩云在偷情，就有了把柄。金钏不是纯粹的弱者和不幸者，事实上也应该负一半的责任。

王夫人掩盖金钏被撵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上层社会不合礼教（涉及情色）的事情不能容忍的，保全金钏儿的名声“死后蒙羞”。二是为了保全贾宝玉的名声，王夫人不是在避重就轻、推脱责任。

“谁知他就投进死了，气性这么大。”宝钗回应王夫人“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宝钗顺着逻辑开始推理金钏儿的原因：多半井边玩儿，意外；如果是气性大，“糊涂人（把生命葬送在赌气上）”。“也不为可惜”“多赏她几两银子”为安慰王夫人。（人已经死了，实实在在只能做的就是这些了。）（第三十三回，宝玉向一个老婆子求助，老婆子“又赏银子，又赏衣服，有什么不了的事。”）“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裳，身量也相对。”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钗去。脂砚斋：“**善劝人，大见解**。惜乎不知其情，虽**精金美玉**之言，不中奈何！”**“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代表了薛宝钗的人生哲学（世俗人文主义）：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她把所有的关切都在所有活着的正在受苦的人，以生者为优先。宝钗真正大概知道金钏儿死的原因，是送衣服回来看到的场景。

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宝钗来了，就掩住口不说了。宝钗见此景况，察言观色，**早知觉了七八分**。于是将衣服交明王夫人，王夫人便将金钏儿的母亲叫来拿了去了。

四、尤柳事件

薛宝钗对与尤柳事件的发生做出评语：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儿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关于薛蟠的强烈反应与宝钗的不在意的分析：从毒打之恨到救命之恩（大爱大恨）感情强烈转变使薛蟠对柳湘莲感情很深，且二人结拜为兄弟，而宝钗与柳湘莲没有任何关系，她的不在意也不能说他冷漠无情。（宝玉挨打后，对梦中出现的蒋玉涵的诉说“半梦半醒，都不在意”。）

对于宝钗来看：尤三姐死了，脱离了世界；柳湘莲出家了，脱离了尘世。薛宝钗的人生哲学（世俗人文主义）：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她把所有的关切都在所有活着的正在受苦的人，以生者为优先（“同伴去的伙计们”）。

“出家”出现在北宋《释氏要览》，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是僧侣不叫出家人，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度也有。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家，随之而来的一切领域的泛家化，家化程度深入人心，在家最高准则以儒家伦理规则被要求，遁入空门就是脱离伦常，走出纲常的轨道就是“出家”。贵族社会比一般人更对血缘、伦常注重的小型社会，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原则。

拓展：

《中庸》（朱熹）“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寻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思为道用无穷。”（“可亲乃可久，可久乃可大”）

五、无情说

1.《红楼梦》的“情榜”：宝黛钗，“鼎立”“三人一体”。宝黛“近中远”，二宝“近中远”。

2.“任是无情也动人”，花签词

《牡丹花》罗隐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锦帐初卷魏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李商隐《牡丹》

今日俸钱过几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元稹

“若叫”、“任是”的让步句：实让与虚让。

脂砚斋：“古人云‘一花一世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

“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刘长卿）

1. 中国传统的“无情”课题

无情在现代被用现代观点错误解读。然而情个人情感，必然会主观偏执。程颢：“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脂砚斋：“好！逐回细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六、冷香丸

脂砚斋：“历看炎凉，知看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宝钗透过柳絮词“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来进行的人格表述。冷香丸，性格冷静，人格散发出来的芳香。

1. 宝钗之宿疾

清代解盦居士《石头臆说》“此书即为颦顰而作，则凡与颦顰为敌者，自宜予以斧钺之贬矣。宝钗自云从胎里带来热毒，其人可知矣。”

薛宝钗得了“无名之症”，胎里带的热毒，（先天壮）性格健全，所以可以用这个药方（海上方）。“幸而先天壮”脂批：“浑厚故也，假使颦凤辈，不知又何如治之。”“不知是哪里弄来的”脂批：“卿不知从哪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忧伤的灵魂使骨枯干。）

精密分析原文、分析词源学加对于语义学的分析寻找理解的钥匙。不可一知半解，以自己的价值观理解原文人儿却忽略了小说在回答自己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反对时代本身。“大观”以为包罗万象，实际上不是，“大观”在儒家传统有深刻的意义。参考脂批是必要的。

热毒：清代解盦居士《石头臆说》“薛氏之热毒本应分讲，热是热中之热，毒是狠毒之毒其，痛诋薛氏之处，亦不遗余力哉！”热毒通常人们认为热切地追求现实功利的欲望。然而在脂批提到“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第一回顽石欲往红尘受享的动机“凡心偶炽”）（人间就是火宅）在《红楼梦》宝玉挨打，宝钗送来的丸药，嘱咐“把那淤血的热毒发散”喝酸梅汤“热毒热血”。《广雅》“毒，即为痛也，苦也，惨也”佛教的三毒“贪、嗔、痴”。（愚蠢是永远都无法治愈的核）。所以热毒是基本的人性，人性的本能受到压抑的痛苦。（林以亮认为薛宝钗的病是哮喘的一种——“花粉热”。）薛宝钗的宿疾表现，喘嗽在《红楼梦》是一种情感疾病的表征，即热毒的散发。而林黛玉的喘嗽无须压抑，表现林黛玉的自我的内心状况，宝钗服食冷香丸也在使自己回归一种自我平静克制的状态。第七回，

宝钗笑道：“不问这方儿还好，若问这方儿，真把人琐碎死了！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限，最难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周瑞家的笑道：“嗳呀，这么说就得三年的工夫呢。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么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的时候儿，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所有的花的颜色都是白色，具有悲剧色彩，因此白色的花代表了丧失了点染春天的五彩斑斓的色彩，使所有色彩归一。“十二”，《左传》“‘十二’是天之大数。”十二年是一纪年，代表十二金钗。脂批：“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黄柏”味苦涩。林黛玉前生饮灌愁海水，而宝钗在今世食用具有灌愁海水成分的冷香丸。冷香丸照应的意义不只是宝钗。**白**牡丹：宝钗，**白**荷花：香菱，**白**芙蓉：林黛玉、晴雯；**白**梅花：李纨、妙玉，作为贵族少女终将走向礼教规范的淑女。（白：礼教的象征）冷香丸：步向被礼教收编的闺中女子。（宝钗的喘嗽：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扑彩蝶，薛宝钗扑蝶“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冷香丸便是压制自己内心的情感。）霜、露、雨、雪，天水类，从天而降，**洁净**，没有受到人类的污染，**结晶**物，用在药物上是为了祛毒，解毒。礼教的丰富内涵，具有正面的意义一面。（孟子，“四端”，“端倪”拥有善端。需要后天教育，礼教可以提供人成长的有效环境力量。）

1. 冷香丸服用年龄

薛宝钗在本性受到压抑的年纪后的一段时间。

第四十二回：“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开始不再读闲书、富丽闲妆。天性横遭压抑，转化为外在的表征。（个性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生活而压抑自己的本性，使自己变得更完美的性格形成。）“……一二年间都得了……”大概九岁到十岁的年纪，服用冷香丸。

薛宝钗的选秀并不是主观自己想去而是上谕。文本中提到：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贤善之职。

（包衣：booi，满洲话。上三旗包衣归内务府，受皇帝统领，出生背景都可以达到世家，许多重要差事，肥差都派给他们，曹家就是江宁织造。）

薛家的地位：并不等同西门庆之流的暴发户。薛家是皇商。

薛家的当铺：第五十七回邢岫烟将自己的棉衣当了，“恒舒典”恒，永远；舒：疏解他人为难。

第五十三回，提到贾家经济来源是田庄。然而随着隔代降爵（除世袭罔替）有其他经济来源禁止皇族、八旗兵丁进行工商业，除了皇庄、当铺。公主下嫁陪嫁有当铺，因此当铺在当时是合法经营的。（内务府可以经营古玩铺、当铺。）不要在不了解他人的时候下定论，作判断，实际上在耽误自己。

1. 冷香丸的象征

二知道人：“外静而内明，平素服冷香丸，觉其人亦冷**而**香耳。”“冷**而**香”的理解：对等，都是肯定的语词，具有道德的高度的正面价值，体现了在理学价值。“存天理，灭人欲”，在整体的脉络中有其合理性，在一种程度上人可以寻找向上提升超越的方向。

“静”“明”，王阳明：“修身惟在于主**静**……”周敦颐：“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需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红楼梦》并不反礼教，它将理学家放在大仁者的行列。

冷香：高度的道德芬芳的象征。重像袭人：“花气袭人知昼暖”，一字定评“贤”，从香，到道德美好的衬托。冷香丸的“凉森森，甜丝丝”香气脂批：“这方式花香袭人正义。”

1. 礼教的陶铸

打破礼教的刻板印象。 沈钦韩《皇朝经世文.丧服制》“原夫圣人之制礼，因人**本有情而道（导）之**。莫可效其爱敬，莫可磐其哀慕，则有事亲敬长之礼、吉凶丧祭之仪，所以**厌沃**人心，而使之鼓舞……”

第二回，贾雨村提到林黛玉对母亲的爱敬，使用避讳（更读、缺笔）来表达自己母亲的感情。

第六十四回，雪雁带着菱藕瓜果，宝玉推测是黛玉秋祭父母，“春秋荐其时食”（《礼记》）。

1. 学问的升华

第五十六回，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脂批：“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 “前三人（指宝玉、黛玉、湘云）之长并归于一身。前三人（包括贾宝玉和史湘云）有捏作之态，故唯宝钗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闺中弱女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

“宝钗**可谓博学**，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学问带给宝钗的稳定的人格力量。（欣赏佛学幻灭美学，却不会影响身心。）（《红楼梦》的“佳人观”：佳人的内心是“心身自主”。）“宝卿博学宏览，胜诸才人；颦儿却聪慧灵智非学力所致。”《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虽然很好，但是我却另有所爱。“山中高士晶莹雪”是高度人格认定。爱情就是如此地不讲道理，不会因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改变。

人物论——王熙凤论

人物的塑造在小说中很有趣。怪医黑杰克地塑造出乎作者冢治虫的原意受到读者的广泛喜欢。因此通过研读细节努力感受人物的思维，来感知人物。

王熙凤的重要性：前八十回中王熙凤出现五十二回，有人（挪威的红学家）认为整个贾府两个支柱分别为贾宝玉、王熙凤。王熙凤对于贾府内部的维系是独一无二的。

吕启祥《“凤辣子”辣味辨——关于凤姐的性格的文化反思》：“凤姐的辣绝不是通常所说的厉害、泼辣、奸险之类，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味，所谓凤辣子的辣包含：杀伐决断的威严，穿心透肺的识力，不留后路的决绝，出奇制胜的谐谑。凤姐的辣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和动态感。”

“杀伐决断的威严”：贾珍：“玩笑着杀伐决断……历练老成”。

“穿心透肺的识力”：对人性的洞察，精准的判断力，第四十五回请王熙凤“监社御史”，王熙凤洞察是缺钱，李纨赞扬“水晶心肝玻璃人”。相信别人要有智慧，做君子而不是做傻子；

“不留后路的决绝”：个案讨论，不可一概而论。

“出奇制胜的谐谑”：符合情境、当时在场的人物，临场反应极强。

王熙凤有时辣得令人可怖，毛骨悚然；有时又辣得令人叫绝、痛快淋漓。凤姐这个人，不论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还是好坏参半的事，都脱不了辣的特色，因而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和动态感。王昆伦在著名的《王熙凤论》里说过“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这样浅显而又耐人琢磨的话，每一个普通读者可能都感受，这说明“凤辣子”具有极其独特的人格和个性。本文试图将这一以“辣”为特色的女性，置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特定文化背景中略作考察，也许能对以往的认识有所拓展和深化。

1. 性格养成与成长背景

罕见的教育方式：从小当做男儿教养。《红楼梦》中还有林黛玉亦是如此，也为其率性任真的性格奠定较大作用，王熙凤是她的学名（男子在外面使用的名字），更加正式的男儿教育，偏离传统女教妇德，以男儿教养，却没有读书识字。林黛玉读书，抽离现实世界，偏向性灵的内心修养，不至于落入小家子气，而王熙凤却没有读书，就“流入市俗”，趋向于世俗世界物质层面发展，没有受到诗书的陶养，是其自身的光芒逼人，却没有温润的色彩，过分刺眼。孟子认为“大”是“充实而有光辉”。

比如王熙凤的笑话与林黛玉的笑话就有很大区别，宝钗就提到：

“世上的话，到了二嫂子嘴里也就尽了，幸而二嫂子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

真正的读书让人看的更高更远，当然王熙凤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陷所在。

“……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

第四十五回，李纨对于王熙凤的性格描述，看出性格养成的后天因素：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世俗泥腿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还不知怎么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

一个人的教养后天因素：

|  |  |
| --- | --- |
| 出身诗书仕宦人家 | 小姐 |
| 贫寒小户人家 | 小子，下作 |

王熙凤没有诗书教养，不会写字，但认识字。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儿院前，只见凤姐儿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房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各色上用纱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儿？”凤姐儿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说，只得写了。

第七十四回：

凤姐因理家久了，每每看帖看账，**也颇识得几个字了**。那帖是大红双喜笺，便看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了。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好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具。

《红楼梦》还有个例子：第四十八回，香菱在读诗，而第六十二回，行酒令“又天天学写字”。作者能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都在书中一一表露，写实且客观，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王熙凤因为没有读书男儿教养最终导致她就流于“有才无志”。（判词）“聪明累”：他的聪明就是他的负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急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倘若采取秦可卿托梦的方法，贾家不至于“**大厦倾**”“**灯将尽**”，或者如果探春在的话“诸子孙不至流散”。

在《红楼梦》冷子兴、刘姥姥、周瑞家的赞美，秦可卿也赞王熙凤：“脂粉队里的英雄”，作者对其的赞美“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持家”。

“…谁知自娶了这位奶奶之后，倒上下无人不称颂他的夫人，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刘姥姥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嗐！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了！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

1. 落入世俗的表现
2. 金钱

贪财。第十六回，守备与张家的婚事，王熙凤被老尼怂恿承揽此事，“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恣意作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作者的笔法：“不犯”，秦可卿的丧礼铺陈与贾敬的丧礼的轻轻带过就是采用这个手法。）

高利贷。第三十九回，袭人问平儿月钱：

袭人又叫住，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的你这个样儿？”平儿悄声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还操这心？”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等着！”平儿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还少钱？”袭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处儿使去，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平儿道：“你倘若有紧要事用银钱使时，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你先拿来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袭人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我打发人去取就是了。”

1. 原欲

食欲：节食，“风都吹得到”。有钱阶级精美，不会狼吞虎咽。

性欲：第七回，贾琏戏熙凤：

周瑞家的悄悄儿问道：“二奶奶睡中觉呢吗？也该清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微有笑声儿，却是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平儿便进这边来，见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给他看道：“送花儿来了。”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枝，抽身去了。

在大户人家夫妻行房，丫鬟常在伺候，尤其平儿是通房丫鬟。（《红楼梦》中秦可卿死后两个丫鬟罕见奇怪的表现，贴身丫鬟宝珠、瑞珠参与配合掩盖乱伦关系，二人是对于这一段丧身败德的关系唯一见证人，有可能害怕贾珍杀人灭口，因此会有这样的反应。）

第二十七回，贾琏与王熙凤讨论差事的用人。

贾琏道：“这也罢了。”因又悄悄的笑道：“我问你，我昨儿晚上**不过要改个样儿**，你为什么就那么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笑，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吃饭。贾琏笑着一径去了。

《红楼梦》中夫妻很多，提到夫妻性事只有二人。《性与法》性禁忌有一条提到白日性交的禁忌，对于光的禁忌。

1. 权力欲

第十三回，王熙凤对于秦可卿丧礼操办：

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今见贾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

凤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

第六十五回，兴儿提到王熙凤“多事逞才”。

权力的快感会让人迷醉的，林黛玉对有权的人做出评论：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

1. 逸才逾蹈

第五十六回，脂砚斋评到“逸才逾蹈”。（“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则随时俯仰彼则逸才踰蹈耳。”）

凤姐也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时众婆子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小丫头，老尼便趁机说道：“我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问道：“什么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善才庵里出家的时候儿，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的女孩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那李少爷一眼看见金哥就爱上了，立刻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公子的聘定。张家欲待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了。谁知李少爷一定要娶，张家正在没法，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听见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吵闹，说：‘一个女孩儿你许几家子人家儿？’偏不许退定礼，就打起官司来。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和府上相好，怎么求太太和老爷说说，写一封书子，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张家那怕倾家孝顺，也是情愿的。”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凤姐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静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这么说，只是张家已经知道求了府里，如今不管，张家不说没工夫、不希图他的谢礼，**倒象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似的**。”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两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作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儿，我一个钱也不要。就是三万两我此刻还拿的出来。”老尼忙答应道：“既如此，奶奶明天就开恩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的了我？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老尼道：“这点子事要在别人，自然忙的不知怎么样；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办的。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见奶奶这样才情，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贵体些才是。”一路奉承，凤姐越发受用了，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一些话语会是特定话语在某个情境若干变异，不可作为一个人原则性、普遍性的信念。“**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不能涵盖她的所有原则。“三千两银子”下面的人打点费用都包括在其中。

第四十四回，王熙凤撞见贾琏偷腥，贾母“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

第四十三回，尤氏“太满了就会泼出来”。

第五十六回，探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树立当家者威风）

第六十五回，兴儿的话：（下位者对管理严厉的长官的负面评论；在背后说人常常在说坏话的几率很大；讨好尤二姐）

“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那里见的他？倒是跟前有个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们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的把银子钱省下来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在傍边拨火儿。如今连他正经婆都嫌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要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

又说：

“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儿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么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说：奶奶就是让着他，他看见奶奶比他标致，又比他得人心儿，他就肯善罢甘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跟前，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似的**。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约一年里头，两个有一次在一处，他还要嘴里掂十来个过儿呢。气的平姑娘性子上来，哭闹一阵，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你逼着我，我不愿意，又说我反了；这会子又这么着。’他一般也罢了，倒央及平姑娘。”二姐笑道：“可是撒谎？这么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

1. 悖离传统妇德

明代吕坤《闺戒》三十七首《望江南》：

泼恶妇，一味性刚强，抬头撞脑凶如虎，拏刀弄杖狠如狼，动滩哭一场。

残刻妇，心狠似豺狼，打人恶打人头脸，骂人先骂他爹娘，第一不贤良。

强悍妇，性儿好纵横，不拘甚事他张主，就是男儿敢硬争，谁家父母生？

险毒妇，一味蛇蝎心，气他旺相嫌他有，坏他声名破你亲，暗剑会杀人。

彰精妇，一世好失番，唬鬼瞒神通外手，偷东摸西放私钱，吃亏不敢言。

嫉妒妇，生就没良心，眼热怎能合婢妾，性专那管绝儿孙，嚷闹残杀人。

泼恶妇：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残刻妇：王熙凤打小道士，打小丫鬟。

“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那小丫头子已经吓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识规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小丫头子哭道：“我原没看见奶奶来，我又惦记着屋里没人，才跑来着。”凤姐儿道：“屋里既没人，谁叫你又来的？你就没看见，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的又不远，你聋了吗？你还和我强嘴！”说着，**扬手一巴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子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平儿忙劝：“奶奶仔细手疼。”凤姐便说：“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撕烂了他的！”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方哭道：“二爷在家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要见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儿去呢。不承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了。”凤姐儿见话里有文章，便又问道：“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难道不叫我家去吗？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诉我，我从此以后疼你。你要不实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吓的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平儿一旁劝，一面催他叫他快说。丫头便说道：“二爷也是才来，来了就开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支簪子、两匹缎子，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二爷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 强悍妇：很多事例。

**险毒妇**：与尤二姐的妻妾间斗争等。

**彰精妇**：放高利贷、私房钱等。

**嫉妒妇**：独占丈夫，动摇家族传承。王熙凤只有一个女儿。

第十六回，脂砚斋评语：

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真与雨村是一对乱世之奸雄。后文不必细写其事，也知道她平生的所作所为了。回首时，无怪乎其惨痛之态，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乡矣。

三、权力关系之反思

权力的本质。法国哲学家福柯“权力多向论”：“人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一个在某处失去权力的人，经常会在另一处重建权力的优势，所以人和人的权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美国汉学界提到“古代女性也拥有其他权力，寡妇有道德权威感，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与尊敬。”会受到家族额外的照顾。（李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1. 观其所御——平儿

平儿，情理平衡，厚道温平。

第六十五回兴儿：

“…倒是跟前有个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们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

“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儿的丫头。陪过来一共四个，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这个心爱的，收在房里，一则显他贤良，二则又拴爷的心。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从不会挑三窝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才容下了。”

平儿对尤二姐的态度，私下补贴照顾，以及对尤二姐丧葬费（偷二百两）。

平儿与王熙凤为什么这样要好？

第四十四回：

贾母又命凤姐来安慰平儿，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奶奶的千秋，我惹的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听了旁人的话，无故给平儿没脸；今见他如此，**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儿道：“我伏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了**。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话，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拿拐棍子给他一顿。”

第五十五回

凤姐：“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按正礼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一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犟，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儿，**要掂多少过儿才罢**？你看我病的这个样儿，**还来怄我呢**。**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漱口毕，吩咐了丰儿些话，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人已散出。

（与袭人称自己与宝玉时用到“我们”被晴雯抓住把柄对比）

1. 节制权力的来源——贾母

第六十八回，王熙凤对尤二姐：

“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岂容的我到今儿？”

王熙凤的权力受到制约。

第三十八回，螃蟹宴上：

贾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着我，我倒常笑笑儿，也不许你回屋里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这么样，还这么说，他明儿越发没礼了。”贾母笑道：“我倒喜欢他这么着，况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说说笑笑，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他们神鬼似的做什么！”

贾母在另一处说道：

贾母忙笑问怎么。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位，只说我们糊涂。慢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1. 节制权力的来源——王夫人

一旦发生大事，王熙凤都将负所有的责任。

第三十六回：

王夫人又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数给他们？”凤姐见问得奇，忙道：“怎么不按数给呢！”王夫人道：“前儿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串钱，什么原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量的，姨娘们每位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事其实不在我手里，我倒乐得给他们呢，只是外头扣着，这里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儿为是，他们说了‘只有这个数儿’，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给他们，每月连日子都不错。先时候儿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呢。”

第七十三回，

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捧茶，因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不知怎么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住。一面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掷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是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看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丢在那里？”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么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馀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的。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玩意儿。年轻的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胀了面皮**，**便挨着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辨。但我并无这样东西，其中还要求太太细想：这香袋儿是外头仿着内工绣的，连穗子一概都是市卖的东西。我虽年轻不尊重，也不肯要这样东西。再者，这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然有，也只好在私处搁着，焉肯在身上常带，各处逛去？况且又在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看见，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来，奴才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了，况且他们也常在园走动，焉知不是他们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园里，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嫣红翠云那几个人也都是年轻的人，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带过佩凤他们来，又焉知又不是他们的？况且园内丫头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经的。或者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问不到，偷出去了，或借着因由合二门上小么儿们打牙撂嘴儿，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很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这样轻薄，不过我气激你的话。但只如今且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能得这个实在；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着这个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的住没有别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象人，馀者竟是小鬼儿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比你们是强些，如今宁可省我些，别委屈了他们。你如今且叫人传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访这事要紧！”

1. 节制权力的来源——贾琏

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什么话？”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有主意了！”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则例。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做就是了。”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这个也不知道！我也这么想来着。但昨日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算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的年分儿了。老太太说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贾琏道：“这么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贾琏笑道：“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察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

家中例行家务一旦有所变动得到当家男性家长的同意，可见裁治家务是男主人委托给女主人，说明女性家长是裁治家务的代理人。不是依常规就要得到男性家长的同意，男性家长在时，说明女性家长是次一位的。

1. 节制权力的来源——姐妹妯娌

曹雪芹出身旗人贵族，旗人中汉人的满洲化相当强，旗人风俗。（满人的汉化：对于儒家礼教极其严守）

《清稗类钞·风俗类•旗俗重小姑》记载：

“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未出嫁）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婆婆），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则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

“盖旗人家族习惯，皆以未字之幼女为尊，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姑奶奶’颇得不规则之自由。”

第三十五回，

王夫人恐贾母乏了，便欲让至上房内坐，贾母也觉脚酸，便点头依允。王夫人便命丫头忙先去铺设坐位。那时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那老婆丫头们忙着打帘子，立靠背，铺褥子。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宝钗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自捧了茶来，奉与贾母，李宫裁捧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们伏侍罢，你在那里坐下，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放在这里，添了东西来。”凤姐儿答应出去，便命人去贾母那边告诉。

第三十八回，螃蟹宴。

**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

第四十回，藕香榭。

**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倚两几**，是王夫人的。馀者都是**一倚一几**。东边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厨之外**。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

第五十三回，祭祖

尤氏上房地下，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流金珐琅大火盆，**正面炕上**铺着新猩红毡子，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请**贾母**上去坐了。**两边**又铺皮褥，请贾母一辈的两三位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下。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盘亲捧茶与贾母，贾蓉媳妇捧与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贾蓉媳妇又捧与众姐妹。凤姐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

1. 节制权力的来源——下人

第七十一回，

这里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的到。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捆上十个也赶不上。”李纨道：“凤丫头仗着鬼聪明，还离脚踪儿不远，咱们是不能的了。”鸳鸯道：“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他的为人，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做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如今咱们家里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嚼舌根，就是调三窝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气，一点儿也**不肯说**，不然我告诉出来，大家别过太平日子。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涂人多，那里较量得许多？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

尤氏到稻香村梳妆：

尤氏笑道：“这有何妨？”说着，一面洗脸。丫头炒豆儿**只弯腰**捧着脸盆。李纨道：“怎么这样没规矩？”那丫头赶着跪下。

王熙凤对贾琏也说

“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

探春掌家时：

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

平儿言语：

“罢了！好奶奶们，‘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娘原有些颠倒，着三不着两，有了事就都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说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前儿我们还议论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奶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怕他五分儿。你们这会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四、细究人命公案

1. 张金哥命案。

凤姐也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时众婆子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小丫头，老尼便趁机说道：“我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问道：“什么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善才庵里出家的时候儿，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的女孩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眼看见金哥就爱上了，立刻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公子的聘定。张家欲待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了。谁知李衙内一定要娶，张家正在没法，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听见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吵闹，说：‘一个女孩儿你许几家子人家儿？’偏不许退定礼，就打起官司来。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和府上相好，怎么求太太和老爷说说，写一封书子，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张家那怕倾家孝顺，也是情愿的。”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凤姐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静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这么说，只是张家已经知道求了府里，如今不管，张家不说没工夫、不希图他的谢礼，**倒象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似的**。”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两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作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儿，我一个钱也不要。就是三万两我此刻还拿的出来。”老尼忙答应道：“既如此，奶奶明天就开恩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的了我？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老尼道：“这点子事要在别人，自然忙的不知怎么样；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办的。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见奶奶这样才情，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贵体些才是。”一路奉承，凤姐越发受用了，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王熙凤并不知会导致两条人命：

那凤姐却已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那守备无奈何，忍气吞声受了前聘之物。谁知爱势贪财的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退了前夫，另许李门，他便一条汗巾悄悄的寻了自尽。那守备之子谁知也是个情种，闻知金哥自缢，遂投河而死。可怜张李二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王熙凤并没有谋财害命的动机，就人情事理而言也不是出于害命的道理。

**2. 贾瑞的命案。**

王熙凤不应该负责任的，这是他的咎由自取。那么王熙凤是否该提供人参？

1. **张华命案。**

贾琏偷娶尤二姐，采取借刀杀人。想尽办法不要尤二姐进入贾府，调查出张华是前未婚夫，伙同张华告贾府夺人妻，后来王熙凤又怕尤二姐被张华带走后，贾琏采取其他方式得到尤二姐，因此尤二姐放在自己眼皮下更妥当。

“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把付与外人的。”

因此悔之不迭，产生了杀人灭口的想法。

补充：走一步错路将会导致步步错。害人之心是步步产生的，君子要防微杜渐，一开始动机不纯，采取方法错误的，最后有可能将会不归之路，不要心存侥幸。

后来旺儿回报被盗贼杀了，王熙凤是不相信的，但也没再追究下去了。这说明王熙凤的杀心并不是很强烈。

1. **尤二姐命案。**尤二姐是自杀的，并不是被杀。尤二姐自身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原因：尤氏姐妹刚出场可以狂花烂蝶的样式“聚麀之效”（两牧共乘一牝）（不能张扬为情欲自主），妇德不修，然而人是有很多种可能，（曹雪芹不是赞美二人的）

人是复杂的，在后来二人都有变化，尤二姐嫁了贾琏认定其“终身得所”，尤三姐也是如此，在后来认定了柳湘莲，在没有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将终身托付给他，尤三姐发生改变。“不要以为自己一件一件脱掉的衣服能够穿回来。”“一旦湿了脚，背负了一个淫字，将会付出惨烈的代价。”即便改邪归正也不能要求世界重新坦然接受你，不能要求一个陌生人来接受你，相信你？

身心可以在不同范畴运作，难道婚姻只是对人性、爱情的钳制？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感使其变得幸福，而且爱情的坟墓不是婚姻而是人的心。

王熙凤采取的是精神折磨，她不是为了置尤二姐于死地。尤二姐的流产是胡庸医的误判，可在书中没有明确或暗示是王熙凤做的。

而且尤二姐死去一年，王熙凤记得其祭日，当时贾琏都忘了，她为其举行了奠礼。

五、热忱真心与鞠躬尽瘁

**对于尤二姐的真情。**第七十二回：

“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个儿女留下，也别‘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

**对于袭人的照顾。**

**对于邢岫烟的照顾。**脂砚斋提到邢夫人对于绣春囊的反应“大家族出身”，因此邢家也是大家族，足以与贾家联姻匹配。刑大舅酒醉后提到家私被把持，邢岫烟一家被克扣。王熙凤发挥自己眼力。

“凤姐儿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为，竟不象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反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对于姐妹妯娌照顾。**

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道：“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后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等天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屋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女厨子在那里单给他姐妹弄饭。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账房里支了去，或要钱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厨房事多些。”凤姐道：“并不事多：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受了冷气，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凤姐儿说毕，贾母道：“正是这个了。上次我要说这话，我见你们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来，你们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你既这么说出来，便好了。”因此时薛姨妈李婶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过来请安，还未过去，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今日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服。**今日你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这么想得到的没有？**”薛姨妈、李婶娘、尤氏齐笑说：“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的面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

**对于平儿的感情。**

**结局：心碎而死。**

第七十二回，“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

优厚的嫁妆对于过去的女性很重要的，女子在法律上没有财产继承权，因此家族为了补偿其，于是出一部分家产，当然不包括不动产。房地产是家族的恒产，一般不会给女儿做嫁妆的，为了女儿在新的家庭不被看轻，受到尊重，给出嫁女儿的保障，不被新的家族所使用。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也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贾琏笑道：“虽未应准，却有几分成了。须的你再去和他说一说，就十分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些事。倘或说准了，这会子说着好听，到了有钱的时节，你就摞在脖子后头了，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道：“好人，你要说定了，我谢你。”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不用要别的。刚才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这么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么也罢了。”贾琏笑道：“你们太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难为你们和我——”凤姐不等说完，翻身起来说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外上下，背着嚼说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来说我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说出来的话也不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贾琏笑道：“说句玩话儿就急了。这有什么的呢。你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能够。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去，如何？”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忙什么呢。”贾琏道：“何苦来？犯不着这么肝火盛。”凤姐听了，又笑起来，道：“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个儿女留下，也别‘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贾琏半晌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凤姐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说：“既是后日才用，若明白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没有人可以要求一个人牺牲自己本来权益来帮助其他人，这种要求不合理。奥黛丽˙赫本可以被要求捐献自己的财产帮助非洲难民，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也不可要求王熙凤出嫁妆帮助贾府这艘满是破洞的泰坦尼克号。

凤姐道：“我真个还等钱做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这不是样儿？**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没十件，**白填在里头**。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便搜寻到头面衣裳，可就好了！”

贾府的财务缺口越来越大，而王熙凤在不断地补贴，要知道做事的人很辛苦的，因此不要太苛责人，如果那个人最终灰心丧气，放弃了。她的辛苦而来的结果没人理解，反而受到众人指责，最终灰心，“到多早晚就多早晚”。

凤姐笑道：“倒是他还惦记我。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不如且自家养养病。就是病好了，我也会做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

第七十三回，王熙凤说出灰心丧气的话（费力不讨好），悲愤万分，她决定放手了，而一旦放手可以想到荣国府将成为第二个宁国府，内部混乱、到崩溃，最终将无药可救。正如第十四回，宁国府混乱，需要王熙凤来出面管理，果然宁国府在王熙凤管理下脱胎换骨，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人们各安其职。

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赖升闻知里面委请了凤姐，因传齐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小心伺候才好。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息，别把老脸面扔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众人都道：“说的是。”又有一个笑道：**“论理，我们里头也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象了。”**

可见宁国府乱是到一定程度了，一个管家都看不下去了。如果没有王熙凤，荣国府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宁国府。在凤姐的整治下宁国府脱胎换骨，而荣国府能够维持太平景象也是因为如此。贾家人员对于王熙凤太不公平了，最终导致她灰心，放手不管。

因此别让一个有权力、有责任、有手腕的人放手不管，伤透了心，那将不可挽回。

人物论——贾探春论

1. 才志兼美的理性主义者

**以法理为优先。**贾探春以法理为优先的理性主义者，这在《红楼梦》绝无仅有的，不同于林黛玉的个人主义者（注重个人感情），不同于薛宝钗的人文主义者（世界圆满运转），更不同于王熙凤的现实主义者。在东方文化注重人情，习惯认为情理法，情为先，而在西方却注重法理，习惯法理情，法为先。理性主义者习惯于追求客观公正，以群体的某一种规则行事，“帮理不帮亲”。而在群体社会中应该以法理为重的。思考人类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发展更为合理的？

《史记》记载张释之（汉代）提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然而“徒法不足以为政”，因此他认为“廷尉，天下之平也，一顷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因此法是在人群中协调运作中遵照的准则，而理是存在人与人间的默契，不如法严峻，放诸四海皆准的。法理超越人性的偏私的社会准绳，避免社会不理性、混乱，不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执行法理的人更应该客观公正。探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面对复杂的环境如何追求法理？

涂赢《红楼梦问答》：“《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然而构成上千人生活的日常非法理不可，法理其实很重要的。

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探春心灵手敏，作者写来恰是一**极有作为**之人，然全书女子皆不及也。”

探春在全书的地位，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探春辨》：“探春者，《红楼》书中与黛玉并列者也。《红楼》一书，分情事、**合家园**而作。”“《红楼梦》分情与事，以情（个人）而言，林黛玉最重要，**以事（家国）而言**，贾探春最重要。”

在《红楼梦》中齐家治国很重要，作者对理家者的赞美“裙钗一二可齐家”也在批评贾宝玉时提到“于国于家无望”，宝玉的人生价值失落，其实就是对家族、对国家无用。国与家在古代是一个人的人生终极理想。

西园主人：“以一家言，此书专为黛玉；以家喻国言，此书首在探春。何也？……此作书者于贾氏大厦将倾之时，而特书一旁观叹息之庶孽，以见其徒唤奈何也。吾故曰：探春者，《红楼》书中与黛玉并列者也。”

贾家末世靠“裙钗一二”在撑持，散发最后的光辉，因此不要因为她的庶出出身，以及几句话语，以现代价值观来评断一个人。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受限于女儿身尽管才志兼备，却对于家族的颓丧无法起作用，这是她一生的痛苦。

何为“志”？

“唐传奇”展现的人物自觉性的进取意志，他们的人生都是在自主情况下进行人生的抉择，实现人生的意义（除了《定婚店》故事外）；“宋话本”展现的人物是被动的，他们的人生往往都不是自主的。

志，理想、意志。**“自觉性进取的意志”**（唐传奇，除了《定婚殿》之外），人应该活着像人，选择自己所爱，爱自己所选择，有**明确的认知**，有**强烈的感情**，有**持续的目的性行为**，才能汇合一种强大的行动立场。同时也要召唤理性与智慧，来矫正错误的状况与行为，将意志保持最佳状态。

“自觉性的进取意志”在唐传奇中女主人公非常鲜明（不可用现代价值观武断评定）。元稹：《莺莺传》（《会真记》）

**崔莺莺**，一般被认定为才子佳人的佳人最早原型（才子最早原型是司马相如）（美国学者认为）。

常被忽略的一点，崔莺莺是在**自觉**情况下的盲目地追求情欲自主，追求爱情。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第一个阶段，张生第一次见到崔莺莺是真的一见钟情吗？寻找红娘帮助，而红娘也发出疑问：为什么不直接求婚？

张生：“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张生的动机是纯真的吗？红娘却积极帮助，而且透露崔莺莺的弱点“爱诗”，崔莺莺的突然改变。在其中崔莺莺言辞拒之“以乱易乱”崔莺莺后来给远在京师的张生的信，卑微而乞怜。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 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

崔莺莺对自己处境有明确的认知，因为自己将会为自己所作所为将付出责任，而且预告到张生的薄幸，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礼教，那么礼教也不会给他提供保障的。

“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

她对于自己的下场心知肚明，但因为没有控制自己的行为。二人发生的性关系后，崔莺莺唯一的依靠就是张生，失去了礼教的保护。在这一种关系中，她是唯一的可能的受害者。而参与其中的红娘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因此崔莺莺对于红娘也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红娘也许有自己利害相关的私心，并不是热血忠诚、对自己主子忠诚的丫头。

补充：当别人激励一个人做一件事，付出代价的是当事人，而旁边怂恿的人不需要付出代价，当然也不需要理性状况下节制感情。因此在别人鼓励你做一件事时，先看这件事对谁有利，无论一个人在怎样客气、热忱，当他动机不纯，他很可能是一个坏人。

因此在多年后张生又来找崔莺莺：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崔莺莺知道自己犯了一次错误，而且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那么她绝不允许自己再犯第二次错误。崔莺莺对人性的完完全全的洞察，以及毫不避讳地谈及，对自己的清醒认知是值得赞美的。在这一场非礼教的爱情中，崔莺莺是唯一的受害者。

**霍小玉**（在唐代名妓与进士互相抬高身价），老鸨穿针引线下见到李益发生的对话：

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在当日晚上二人之间的对话，可见霍小玉极其清楚明白的：

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罗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

霍小玉清楚知道自己是因为美貌才能与他发生所言，未来将会因美貌的失落而情断。正如李夫人：“女子以色侍人，色衰而爱驰，爱弛则恩绝”。

《汉书·外戚传》：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李益在当时情况（浓情蜜意）作出了一番山盟海誓：

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

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

霍小玉在离别时所言：

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风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

她知道李益将面对诱惑以及严厉的母亲，必会结亲因此霍小玉有一个要求：

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

她希望自己在26岁之前将自己的幸福人生度过，然后皈依佛门。霍小玉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有清醒地认识，也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李益在回家后花大价娶了五大姓世家女子，且对霍小玉的追责进行逃避。霍小玉因寻找李益倾家荡产，身染重病，最后对被迫出现在面前的李益发出誓言：

“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霍小玉说完后香消玉殒，李益后来生活一片混乱（多疑、猜忌）。一个人不要允诺自己做不到，如果承诺了没有做到就不要逃避（会让事情失控），要勇于承认，并尽力弥补。而李益对于所处状况就没有清醒的认知，而且对状况出现后一味地、极力地逃避，没有积极应对。

1. 人格特质象征

1.风筝

第五回，图谶提到风筝，与贾探春性格命运息息相关。高远、高爽的人格气质。风筝的环境气质（因素）超拔的高度，清新的秋天的微风。在这样无尘、清爽，干净剔透的季节，微风习习，不是狂风（王熙凤）。灵魂干净透明，不肯让人污染，不能忍受低下卑微（人格上的）[人生中最大的难题，亲身母亲的血缘勒索]，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与贾惜春人格极端洁癖不同）。

2.秋爽斋：屋舍与房屋摆置

第四十回，众人来到秋爽斋。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

　　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挂着小槌。

“素喜阔朗”：心性开阔。“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芳性（脂砚斋），八个“大”字“大”形容词“大”的专有名词：（大观园：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大观有很深刻的王道内涵。大观园“于家于国”最完美的实践。大观窑，宋代的官窑，用来含射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只是用来指官窑。大观窑只出现在探春房里，有很深的内涵）大气的风范，整一宽敞（探春屋内摆设的物品的统一特性）。拔步床：中国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床。拔步床出现呈现整体恢弘，展现屋主超拔的性格。

**拔步床图片**

人生的每一个基于当下品尝，“成功是当下可以欣赏一朵花的芬芳，可以欣赏一本书的智慧，领略一首音乐的美妙。”（《风沙星辰》圣修伯理）在生活中有感知到美。

《烟雨图》、“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隐逸生活样态，当没有受到重用时，能够经营的一种生活情趣，享受到一种雅趣。白菊花：高度的道德象征，不求闻达的淡泊。在当家握权之前，不强出头、“独善其身”，能够好好安顿自我，当有可能就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造世界，“动静皆宜”的一个人。

名人法贴：“法”取法，效法，是一种范式。笔、墨、砚等器物把各种名人法帖将传神的模仿。（训练自己专注意志力，追效多种价值。）（第七十六回，合家赏月，过了四更天，各房姐妹都散去，只有探春在。）佛手，巧姐与板儿的婚姻联结。（人格内在的温情，且不以私害公。探春能够平衡法理情。）

在探春房内，“白玉比目磬，傍边挂着小槌”。“磬”法器（寺庙集体活动传达命令）；乐器（精准），客观公正的准则。“白玉”温润，适度软化法理的威严。“小槌”：隐喻施行法理谨守分寸，不会滥用权力，不会“逸才逾蹈”。

探春的人格符合儒家“用行舍藏”君子风范。

3.生日

探春的生日。三月三日。探，探寻、探访。上巳节，（三月初三到了唐代等于六朝的上巳日，如杜甫的《丽人行》），古人暮春之初要修碶（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了水边除病禳灾，曲水流觞。

探春可以把污秽、低俗净化，让自己不染，将自己迎向更光明的一面。探春代表花是玫瑰花，不容人侵犯，为了抗拒周遭烂泥的自我保护。修碶日的象征意义逐渐变得风雅，于是登高一呼，**号召召开**诗社的人正是探春（文人的雅趣）。探春“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审美情趣。

4.芭蕉、梧桐

探春最喜芭蕉。叶片大片舒展，有叶如纸，发出的芽如书轴，有心如书，不染世俗庸常。

芭蕉图

中晚唐写到芭蕉没有怀才不遇的意涵，只有高洁之意。

梧桐的文化意涵来源：《庄子秋水篇》庄子和惠施的典故：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鹓雏（即为凤凰）练实：竹子的果实。鸱：猫头鹰] 有高洁到高傲之意。

在梧桐与芭蕉中探春更喜欢芭蕉，取别号“蕉下客”。芭蕉与文人情趣相关的蕉叶题诗。

江鸟飞入帘，山云来到床。题诗芭蕉滑，对酒棕花香。（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

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韦应物《闲居寄诸弟》）

篱外涓涓涧水流，槿花半点夕阳收。欲题名字知相访，又恐芭蕉不奈秋。（窦巩《寻道者所隐不遇》一作于鹄《访隐者不遇》）

无事将心寄柳条，等闲书字满芭蕉。（李益《逢归信偶寄》）

常爱林西寺，池中月出时。芭蕉一片叶，书取寄吾师。（皎然《赠融上人》）

试裂芭蕉片，题诗问竺卿。（齐己《秋兴寄胤》）

雨洗芭蕉叶上诗，独来凭槛晚晴时。故园虽恨风荷腻，新句闲题亦满池。（司空图《狂题十八首》之十）

来时虽恨失青毡，自见芭蕉几十篇。（司空图《狂题十八首》之十二）

青山时问路，红叶自知门。苜蓿穷诗味，芭蕉醉墨痕。 （唐彦谦《闻应德茂先离棠溪》）

安静自得心境，悠然自赏，文人拥有的才性，脱俗心性，不是与世俗对立，与世不同的内涵。通常来讲，在相关文献中芭蕉与文人情趣相关的另一面是雨打芭蕉的审美情趣。

早蛩啼复歇，残灯灭又明。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

浮生不定若蓬飘，林下真僧偶见招。觉后始知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徐凝《宿冽上人房》）

万事销沈向一杯，竹门哑轧为风开。秋宵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梦**来。（汪遵《咏酒二首》之二）

烟浓共拂芭蕉雨，浪细双游苗苕风。（皮日休《鸳鸾二首》之二）

辗转栖孤枕，风悻信寂寥。涨江垂蟠炼，骤雨闹芭蕉。（郑谷《蜀中寓止夏日自贻》）

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顾夐《杨柳枝》）

清代蒋坦《秋灯锁忆》：

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荫，隐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之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曰：“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画柔媚，此秋芙戏笔也。

这里的芭蕉体现（没有怀才不遇内涵）舒朗高华的情志，清新优美的意蕴。芭蕉体现了文学精神纯度（没有俗世的沾染），才学高度体现。表现了一种风雅的美感、情韵，没有道德指射、对抗现实的张力（高傲、抨击现实傲骨）。芭蕉表现一种风雅的美感，有一种疏朗高华的情志，文人雅士精神的纯度。除了探春拥有芭蕉外，黛玉和宝玉的院子也有芭蕉

“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路德延《芭蕉》）

第三十七回，探春的花笺：

娣探谨奉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拒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桐槛之下，竟为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昨亲劳抚嘱已，复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抑何惠爱之深耶！今因伏几处默，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利夺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妹虽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间，兼慕薛林雅调。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馀脂粉耶？若蒙造雪而来，敢请扫花以俟。谨启。

对美景欣赏，号召众姐妹集雅会，展其才。文采斐然、在生活中充满了情趣，结晶传统的风雅的文人。

探春喜欢“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物品，当然对珍贵器物也可以欣赏。第三十七回，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袭人问道：“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去了？”众人见问，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没送来呢。 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巴巴的拿这个去。” 晴雯道：“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

对之前提到的芭蕉的总结“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路德延《芭蕉》）。

1. 出走意识与性别突破

**“你/我要是个男人的”——性别认知**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馀脂粉耶？”存有不让须眉的性别意识。“出走意识”不为闺阁所囿的性别意识（妇德教育）。性别意识要求男性被要求担当家国责任，而女性就是另一种教育范式（妇德教育）。在那样的环境（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常常会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红楼梦》中的女子亦是如此。

在《红楼梦》**“你/我要是个男人的”反复（三次）使用的句法。**

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

女人不可以打抱不平，逾越性别界限，黛玉不认可史湘云的做法，她认为实践伸张正义的公共事务是男性的事情，林黛玉是严守性别界限，而不加以逾越。

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呢，多少男人尚如此，何况我哉？”

迎春的累金凤被拿去典当。累金凤是众小姐在重要场合的统一装饰品，迎春软弱不去问责，毫无决断力。黛玉问道：“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可以看出来黛玉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家里如此就不可以了，而女人这样也不必苛责。

贾探春与赵姨娘关于赵国基赏银的争执：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

探春更有前进的性别意识，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受到的限制来源于性别，使其不得逾越性别限制、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她看到了性别意识对自己人生的影响，然而又因为理性又使他自我控制。

如果探春出走会有什么后果？打破性别界限会用什么后果？

英国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蒂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莎士比亚。她在幼时想读书，家长禁止她去读，只能躲在阁楼上偷读，而得到的知识纷乱、精粗夹杂的。当成长到一定程度，家里就会有出嫁的安排，如果接受的话，那么生子等各种纷繁的劳务会消磨她的写作热情；如果拒绝的话，父亲毒打她（因为为社会所不容）屈服将是第一条路，不接受就会出走（要往哪里去，不断地在摸索。）假设很幸运来到一个可以实践她的理想的愿望的地方（剧院），希望能够接受她，人们嘲讽她，假如经理接受她（最好的假设），然而不久后就会发现怀孕了。“一个孤立无援、举目无亲的女子在一个陌生的男人身边不被强暴是不可能的。”陷入惊恐、疯狂，人生毁灭，最终将会选择自杀，埋在十字路口公车站牌下（自杀的人不可以进教堂，只能在十字路口“孤魂野鬼”）。

真实的世界女性要想与男性平起平坐只有社会结构的调整才有可能的，不是贸然出走就能达成的。这一部小说一方面阐释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才能的压制与毁灭，更是生动而切中要害地阐释了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对女性的高度排除性，甚至危险性，所以女性出走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对于性别的觉醒，引起当时的轰动，但是女性的出走面临什么未来？而鲁迅的《娜拉出走后怎样》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的解放或者妇女的平等，没有社会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男女平等不要用虚幻的平等来思考，妇女问题放在社会现实来考虑，摒除抽象化的自由独立的目标以及以男人为本的两种幻想。（不需要模仿男人，这是抽象化的男女平等。）女性在现实世界容易受到伤害，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探春的充分的理性使她没有贸然地将自己投入不平等社会中去。她知道性别的限制就在那里。

**闺阁话语的突围——“戒字”规范**

诗歌创作与小说完美地结合。团体诗歌竞技的采用的技巧拟题，限体，限韵，排序。

第三十八回，探春宣布写诗的

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过：**总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你可要留神。”

文人传统，宋代产生。戒字，创作诗作时因难禁巧。当时明清广泛崇尚女性创作，没有受到正统训练，具有性灵，而女诗人却在模仿男人，在生活价值、写作上希望得到男性的认同。明清才媛文化的趋向，透过对文人的模仿，来超越。（“文化的双性现象”）

唐宋以还，妇才之可见者，不过春闺秋怨，花草荣凋，短什小篇，传其高秀。

——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

女性的作品内容受限，篇幅受限。（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受限于正社会环境的熏陶。

我辈闺阁诗，较风人墨客为难。诗人肆意山水，阅历既多，指斥事情，诵言无忌，故其发之声歌，多奇杰浩博之气。至闺阁则不然：足不逾阃阈，见不出乡邦，纵有所得，亦须有体，辞章放达，则伤大雅。即讽咏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诗家以李、杜为极，李之轻脱奔放，杜之奇郁悲壮，是岂闺阁所宜耶？

——梁孟昭《寄弟》

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渝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

——骆绮舫《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

探春的性格最适合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将男女性别意识创作中进行表达。

玫瑰花的双性气质展现：

姜祺《红楼梦诗˙贾探春》：

一帆风雨海天来，爽气秋高远俗埃。

脂粉本饶男子气，锡名排玉合玫瑰。

注：“贾氏孙男俱从玉旁，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独色香刺也。此独具着眼处。”

不甘于女性所囿，力图挽救家族命运，然而因为婚姻结构，不得远离家族，只能有心无力。

双性气质：玫瑰花的刺，不会主动伤人，受到侵犯时的自我保护（自卫），护卫自己性格的完整，体现了男性化的刚强，在宗法世界中以法理（与生母的拉锯战）来呈现。“又红又香”体现女性的柔美。

探春是唯一突破性别界限，可以走出闺阁开创一番天地的了不起的女子，她的视野比王熙凤更为宽阔、深远，这也是后来续书达不到的描述，因为探春的视野会在远嫁藩王家族里展现。（正如王熙凤所言不知道那已**有造化**的，不挑正庶得了去。）探春因为婚姻钳制，不得不远离家族，对于家族的存亡绝续只能有心无力。

“戒字”：探春在合理的生存环境以合理的方式努力超越性别界限。她的理性使他在她能够掌控的范围里面超越她既有的非理性世界。现代人好好的反思：在非理性世界采用非理性手段对吗？在不合理的世界中采取不合情理手段是“以暴易暴”。动机不能合理化手段，只要手段是错的动机再纯正、伟大都是应该被谴责的。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一般人不理性的。

1. 血缘与宗法的辩证关系、血缘的迷思/母性天赋？

**血缘与宗法的辩证关系。**

**“剔骨换肉”**理性主义表现在血缘与宗法辩证关系，作者没有抨击宗法，而是在反驳血缘的迷思，血缘可以成为一种罪恶的勒索。反省：真理的相反还是真理，宗法尽管是违背人性违反天性的制度（宗法要求庶出子女对嫡母认同，而血缘则是对生母的亏欠矛盾），然而却可以抵挡血缘毫无理性地钳制。神话中哪吒摆脱与父母的关系，通过“剔骨换肉”的方式，用莲花重造形骸。贾探春就是透过宗法来“剔骨还肉”不接受赵姨娘对她的血缘勒索及基因钳制，想要超越血缘无形的纠缠，然而由于中国人天性崇尚血缘（血缘是不可超越、神圣的联系，就如“母子连心”、“滴血认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然而真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真的父母就“虎毒不食子”吗？真的孩子与父母有一种超越后天、超越任何的关联吗？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1.母性非天性。母性是后天塑造的，文化、社会和人与人具体关系激发出来的。2.儿女怎么看待父母，是受社会引导、后天环境灌输的。

探春与赵姨娘的纷争，从清末以来饱受批评（第二十七回、第五十五回）。然而从探春的人格高度知道她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

**血缘的迷思。**

探春的痛苦、难题：血缘的迷思。中国人太注重血缘，认为血缘是一个无上的、神秘的、无法被质疑、不可能被改变的联结。几千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假思索地本能。作者在告诉我们传统社会中有非理性的部分，可是也有理性的部分，就探春而言，宗法发挥其理性的一面护卫一个努力成为君子的一个年轻人，保障其好好地走在其成为君子道路。人们一直认为宗法父系社会钳制了母子天性的联结，但是探春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以情为优先的，变成以理或以法为优先（性格“双性”使然以及后天成长背景血缘勒索导致）。因为情已经不是人与人的温情了，变成人与人沆瀣一气的私心，成为一个人牟利、徇私的绝佳代言而不自知。这也是华人文化常见的“利益共同体”，以至于越来越“小人化”。“人情，人情，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 人逐渐堕落是很难自觉的。

“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你一茎所化。”宝玉对黛玉所说的情人絮语，甜蜜动人、轻盈缠绵；到了女儿与母亲的纠葛关系上，赵姨娘所高喊：“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构成了探春的一生的不可祛除血缘魔咒，构成他人格向上的反作用力，为其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在《红楼梦》中也只有探春身上这种中华文化较欠缺的理性精神无限上纲的血缘崇拜，打破习焉不察的血缘迷思，并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确保自我完善之路。可惜，由于血缘被无限上纲的浓厚迷思极为普遍，探春最艰巨的奋斗历来遭受到很大的误解。

母性不是天性，而是在社会、文化等各种氛围中后天形成的。同样，孩子怎样看待他的父母，也是社会氛围中形成的。

Hrdy：“女性爱自己的孩子不是本能，不是生了孩子就会自动地全心的爱他，其他哺乳动物也不是凭本能爱护照顾他的后代的，虽然很难以本能以外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换言之，事实上也许哺乳动物的母爱是逐步产生的，而且是接受**外界讯息**的刺激，爱护子女的行为**必须发觉、强化维持**才会有的。”赵姨娘爱探春吗？“辱亲女”，辱，羞辱。导致这种行为就是私利（血缘本位）。

理家过程中探春与平儿的互动。平儿一边称赞探春的改革措施（一味称赞陷前任于不义），一边表示王熙凤因为其他原因不能成行（周到万分的应对）。语言中肯而又漂亮，面面俱到。

平儿……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得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语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减：**头一件，与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话未说完，宝钗李纨皆笑道：“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来无可添减之事，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

探春感叹自己“没人疼没人顾”，也是因为她没有感觉到赵姨娘对她的爱。赵姨娘从来没有顾虑到他的立场与为难，只是以为的纠缠于自我的私利上，而众人回想起“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所累”，都不免流下泪来。

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更生气了。谁知他来了，避猫鼠儿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话，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李纨等见他说得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劝他：“趁今日清净，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提着没要紧的事做什么。”

在探春背后常有一个跗骨之蛆，一直到五十八回“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嘈聒**，甚不方便。”可见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常态，而续书者在一百回探春要议亲，赵姨娘竟然诅咒探春与迎春一样遭受折磨，进入地狱式的生活。

探春认同王夫人合情、合法之处：

探春一出身就不与赵姨娘在一处，实际上是王夫人照顾她们。“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

第八十回，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儿没有娘，**幸而过婶娘这边来**，过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

第六十五回，兴儿：

“…四姑娘小，正经是珍大爷的亲妹子，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的，养了这么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王夫人对探春的态度。

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王夫人对着她称赞三个姑娘“个个都好”。

第五十五回，王熙凤道“太太又疼他”；探春也说“太太满心都疼我”“太太满心里都知道”，探春从王夫人那里不仅有爱的滋润，而且王夫人又给他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理家），一个自我实践的机会，王夫人对于探春意义重大（**合情**），而刚好又是嫡母（嫡母认同的**合法**：宗法的要求）。

就情而言，母爱不只是简单的照顾，在《爱的艺术》（弗洛姆）提到“母亲的爱是对儿童的生命和需要的无条件的肯定，这种肯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儿童生命保值与生长绝对需要的照顾与责任，另一个是让儿童被灌输一种对生命的热爱，感受到存在的喜悦。”

乳与蜜的象征，“乳”：儿童活下去的凭借，象征照顾与肯定，“蜜”：象征生命的甜美与幸福。王夫人给她“乳与蜜”的双重的母爱。赵姨娘实际不能成为她的母亲。（爱必须包含：照顾、责任、尊重、了解。）

中西方富贵人家雇佣乳娘的原因，“这是高生育率、高存活率的最佳做法第一，因为奶妈要经过严格挑选，而且要住在主人家中，受到全家严密的监督，抚育孩子的成活率和由亲生母亲哺育的差不多，甚至更高，因为奶妈可以专心照顾孩子，而不用管其他。第二，一个爵士收集了18世纪的法国样本发现，奶妈哺育的存活率与亲身母亲哺育一样，存活率都是80%，由此，作为女主人把哺育孩子的任务交给奶妈后，她可以处理家务，更重要的是她可以马上再怀孕。富贵人家雇佣奶妈不但不会增高婴儿的死亡率，而且规避哺乳在正常情况下受到的束缚，贵妇人凭着征用他人奶水，虽然会很快怀孕，但不会提高夭折率，躲过了育儿地质与量的取舍，雇佣奶妈等于生育率与存活率的一并提高。”

她是自小受到乳母照顾，同时接受到王夫人的教养。奶娘制度使探春与赵姨娘的关系更有隔阂（环境使然）。

母性不能发展与当事人也关系：

有学者研究（Wolf）：华人的社会家庭结构以整体的家庭结构来看，女性最重要的人生都在出嫁之后。她打破了父系家庭的思考方式，她发现不仅是以父亲为对象的家庭，还有一种是以母亲为主体的一种家庭认同：在父系制度的架构之下，存在着以母亲自己为中心，以所生的子女为成员，他们构成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以情感忠诚为凝聚力量。可以称之为子宫家庭。放在整个父系家庭来看，在一妻多妾的家庭中，这些子嗣未必因为同父而相亲，他们往往都以自己的母亲为情感认同、凝聚核心，于是这样的大家庭往往就形成不同的母子集团，而这个母子集团才是家庭情感认同以及利用集体的单位。

母子以情感联结，最终事实运作上以利益结合而运作。母爱，实际上母亲爱的自己的骨、自己的血、自己不能参与的未来、生命的延续，不能称之为无私。因此“以母亲为主的子宫制与父系社会形成的宗法制产生了一种内部的张力。”

父系家庭的隐忧：家族内部的分崩离析。

宗法规定只有一位正妻，要明媒正娶（八抬大轿，两个家族的认同，祖宗与天地的同意）。因此在宗法社会中必须强调嫡母的认同（稳居超越地位），来解决这样的隐忧（自我瓦解的危机）。

以赵姨娘为主的子宫家庭里的成员原则上就是贾环，贾探春。但是探春不认同这个子宫家庭；赵姨娘的子宫家庭主要以利益结合为主（对是否有探春、贾环的感情？）而且扩大到赵氏集团，严重的挑战破坏贾府的宗法制度。

赵姨娘作为一个妾（死后不能入宗祠），应该“以夫为家长，以妻为女主，不是家长家族中一员的亲属，她与家长的亲属根本不发生关系。也没有亲属的称谓，也没有亲属的服制（丧礼）。”从魏晋时代子女希望为自己的亲母（妾）参加丧礼都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诉诸法律。“妾自己的亲属与家长的亲属更没有姻亲的关系。”赵姨娘的子宫家庭联结更加偏重于利益，因利益结合的母子集体，而这个利益是姓赵的利益。

（爱新觉罗氏）溥洁：我的祖母固然是我的亲生祖母，但是她的娘家人就仍然是奴才。我们当主人的是不能和奴才分庭抗礼的。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女子与男性中道德堕落的人在一个层面。其实也有一定道理，两千多年前的女子没有受到教育与熏陶，视野有限，人格在琐碎的事物中会堕落（贾宝玉的“珠子到鱼眼睛”的论断）。但是小人更值得自省了。“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林黛玉前期）。而赵姨娘兼具女子与小人的综合体。（不可增字解经，过分推论。）

《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第二十五回，赵姨娘作祟诅咒贾宝玉、王熙凤。

赵姨娘听这话松动了些，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了？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人绝了，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那时候你要什么不得呢？”

赵姨娘“常怀嫉妒之心”。

第六十九回，与丫头发生厮打，探春等人问起原故来，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

探春便说：“……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气儿，**别听那些混账人调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粗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

“老鸹窝里出凤凰”：一只凤凰有一只乌鸦的妈妈。赵姨娘没有判断力，听别人挑唆，毫无理性。

这里探春气的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的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

一个人不能怪别人尊敬，因为一个人做出来的事。（可以不尊敬但一定要尊重别人）她不能辨别轻重与是非。

第六十七回：

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复去的摆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刚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奉呢。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将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

赵姨娘找王夫人献宝，讨好王夫人，然而母系的亲缘对父系宗法的冲击，更不能作为正式的原则大加发挥。王夫人母系的亲缘有些事实存在的但不能挑明（私心的考量），不能在贾家公务代理人诉诸私情，这让王夫人都不好回答。

第七十一回，赵姨娘原是好察听这些事。“听篱察壁”。（潘金莲）（常常自省自己是否落入小人状态）。

赵姨娘教育出来的贾环：

第十七回，贾环起黑心烫瞎贾宝玉的眼睛。

只听宝玉“嗳哟”的一声，满屋里人都唬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绰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是油。王夫人又气又急，忙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说：“这老三还是这么‘毛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遂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一发得了意了，一发上来了！”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的又把赵姨娘骂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面取了“败毒散”来敷上。宝玉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凤姐道：“就说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生。”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

第二十回：

正遇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玩。宝钗素日看他也如宝玉，并没他意，今儿听他要玩，让他上来，坐在一处玩。一注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喜欢。谁知后来接连输了几盘，就有些着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了，若掷个六点也该赢，掷个三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二，那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儿叫“么！”贾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转出么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就要拿钱，说是个四点。**莺儿便说：**“明明是个么！**”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了莺儿一眼，说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莺儿满心委屈，见姑娘说，不敢出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前儿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

　　宝钗不等说完，连忙喝住了。贾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宝钗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又骂莺儿。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景况，问：“是怎么了？”贾环不敢则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看待，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了他？”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姐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湘云黛玉宝钗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所以弟兄间亦不过尽其大概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现今宝钗生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便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还不快去呢！”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赵姨娘见他这般，因问：**“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贾环便说：**“同宝姐姐玩来着。莺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了我来了。**”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到耳内，便隔着窗户说道：“大正月里，怎么了？兄弟们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样话做什么**？**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便赶忙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出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性气的东西呦！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你爱和那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和那个玩。你总不听我的话，倒叫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魇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里走，安着坏心**，还**只怨人家偏心**呢。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儿！”因问贾环：“你输了多少钱？”贾环见问，只得诺诺的说道：“输了一二百钱。”凤姐啐道：“亏了你还是个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么着！”回头叫：“丰儿，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把他送了去。——你明儿再这么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为你这不尊贵，你哥哥恨得牙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还窝出来呢！”喝令：“去罢！”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得了钱，自去和迎春等玩去，不在话下。

赵姨娘的性格对于贾环的错误引导，只有正统的宗法制度才可以矫正过来。因此赵姨娘的性格形成是自我“歪心邪意”“安着坏心”“往下流里走”，不要用环境决定论来给赵姨娘开脱（贾家宽厚待下，姨娘的月银二两，与贾宝玉一样）。大多数读者认为赵姨娘的为人不端，行事鄙贱阴微应该归咎于封建社会的奴妾制度影响。

思考：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一个人只能用变坏加以回应。一个人的人品归咎于外界环境只是一个非常素朴的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外归因式的推论。因为会把人最宝贵的一项忽略了，彻底地忽略作为一个道德主题的自我塑造（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可以给自己更高的期许。

第七十四回，惜春：“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生得了儿身，生不得了儿心”）。善恶道德主题完完全全是求诸己（人格自觉），而不能归咎于环境。封建的奴妾制度真的一定会压制人吗？赵姨娘是主仆伦理关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主仆伦理关系，并非存在单向剥削与片面地压抑。

“伦常差序，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安定社会的力量，家长制教化的权利，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受到各种权力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与抵制：金钏跳井贾政的生气），而且这种权利也非剥削性，主仆关系相当于父子，各有其互惠。”（王熙凤与平儿）（奶妈、高年有体面的妈妈）赵姨娘对贾府常常是敌对，图谋、谋夺贾府的财产，本身贪婪的性格、觊觎非分的意图。一切的人格罪恶必须自我负责。

姑且不论思想、心灵的差异，因为从教育的本质而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深受环境影响，因此父母很有可能“给予思想”以至于塑造出自己的另一个样本。“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生之恩？养育之恩**

在古代社会是以传统父权为中心的社会，要求一个地位不高、没有太多话语权女孩子凭借母亲以血缘为借口来背离父权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探春与赵姨娘首次冲突。

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总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器，没处撂的古董儿，再么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那些作什么！象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儿，竹子根儿挖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子儿，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有意思儿又不俗气的东西，**你多替我带几件来，我还象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双还加工夫，如何呢？”

　　宝玉笑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故事来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的生日舅母给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了。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亲兄弟，鞋塌拉袜塌拉的没人看见，且做这些东西！**’”探春听说，登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白气**。”宝玉听了，点头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他**忒昏愦的不象**了！——还有笑话儿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些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就说是怎么没钱，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

“正经兄弟”：赵氏血缘本位，抵触探春到宽远的世界。“鞋塌拉袜塌拉的没人看见”：肥水落了外人田，是探春的谢礼，不是探春该做的（探春女红手艺高超，但也不常做）。“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宝玉因“疏不间亲”说话含蓄蕴藉。“**阴微鄙贱**的见识”“**这么想**”与贾宝玉所说的“想头”：赵姨娘谋取赵氏集团的利益。“论理”：赵姨娘是长辈，分沾贾政的威势。“**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赵氏血缘本位利益为首位。

**生之恩？**

血缘：生命是父母给的，所以你的生命是否受其支配？这个生命是父母创造的吗？父母不是生命的创造者，而是演化过程生命的过渡者，真正的生命的创造者是造物主，造物主伟大的创造力、伟大的神迹是借由每一个体的原始的生命本能来展现的，任何的父母代替造物主创造生命的神迹。任何一个人不能创造一个细胞，不要将生育拔高给造物。生育一个生命是为了成就一个完整、成熟的人，对世界有用的人。西方的教育模式：从小就开始展现了这种教育。（小孩摔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父母的反应。）

王充的《论衡》：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西雅图：人类并不拥有大地，属于大地。

“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

探春的情不但不是无情，而是真情，而赵姨娘的情是掺杂利益的私情。

探春的情超越阶级、身份、出身的真情。乐府古诗《箜篌谣》：“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因此有“四海皆兄弟”的成语，弗洛姆：“所有的爱是兄弟之爱的延伸。”陶渊明《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养育之恩**：东晋贺乔于氏“生与养其恩相半”的主张，谚语“生的请一边，养的大过天”意为“生恩不及养恩大”。这是探春嫡母认同的**合理**之处。王夫人对探春是养育之恩。

1. 剔骨还肉：宗法的解除血缘魔咒

对于探春宗法发挥了绝佳的正面力量。

“公”的含义：

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慎子《威德篇》

现代的“公”：国家、社会，“私”：个人、家庭。

然而在六朝时，世家大族地位较高，与国家息息相关，世家绵延数百年，就由原则、法则来支撑。当时的公与私的关系：公，就是家族的家事。私，大家族的每一房利益。如因以私（一房利益）为重将损坏公，即一个家族的利益。

探春要想立公弃私，维护家族利益，就不得不以宗法来杜绝赵姨娘的血缘勒索。

《列女传》的存在，就是因为华人文化太注重私情，在《列女传》中不断地弘扬宗法制度，一个家族的公来做超越个人的思考。

要想立公弃私：首先学会无私。无私才可以理性。（对当今的法律的合理性的思考。）

探春与赵姨娘的第二次冲突。

第五十五回：

**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儿出了事，**已回过老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的媳妇听了，忙答应了个“是”，接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先别支银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有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妾的“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家生子，用钱外头买的妾。）一问，**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不记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不记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象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们都伸舌头。

探春性格与处境不容她徇私。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懂。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踩我，我告诉谁去**？”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一面便坐了，拿账翻给姨娘瞧，又念给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公，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的地方儿？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的。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连姨娘真也没脸了！”一面说，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来。

赵姨娘**没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该越发**拉扯拉扯**我们（拉扯：徇私、走后门，利用特权照顾）。你**只顾讨太太的疼**（趋炎附势，奴仆眼中无英雄，），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他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呢？”（自己好不用别人拉扯）李纨在旁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的出来**？”（为安抚赵姨娘而没理解探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血缘本位思考，对探春的行为误认为趋炎附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探春没听完，**气的脸白气噎，越发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因问道：“**谁是我舅舅**？（在步步紧逼、非法非礼的勒索之下，斩断血缘联结）我**舅舅（**宗法制度**）**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在贾府以礼法是一个奴仆**）**？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李纨急得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嘴止住。只见平儿走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没得空儿。”

探春的这段语言“礼”出现了三次，“法”出现一次，以法理为优先，不涉及私情。面对赵姨娘要求特权，探春作为一个理家者无法维持原则，只得利用宗法来**撇清血缘**关系，来保留自己的底线（赵姨娘的兴风作浪、步步紧逼）。倘若利用人情来谋夺私利就用礼法来加以铲除。理家开始以宝玉、王熙凤开刀，来树立威风，维护自己的公正。探春重视法理首先做到无私，无私才会理性，才会公正。

1. 自我身份认同

探春与赵姨娘母女的搏斗，撇清赵国基血缘关系，理家开始以宝玉、王熙凤开刀，是来源一种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人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绝对不仅仅是环境影响。主体心理学认为人有主体能动性，不是被非理性所决定，“人类并不客观世界的被动的反映以至于沦为环境的产物，人在发展与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为主体能动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教育、环境。人的发展被称为“三维结构发展模式”。

归根究底，你是怎样的人都要反求诸己。人有很多可能性，在面对同样的世界，不同的人格特质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有研究认为在《论语》中“人”、“民”区别不在阶级上，而是文化意义上。民：没有被教化，蒙昧的、心灵没有被开发的；人：有主体性、有思考。“民与人的区别基本上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政治特权和责任只是进入某种文化类型的条件，尽管经济的、社会的地位无疑与一个人受教育有关，但是出身并不是差异的决定因素，与其说一个人没有资格参与政治是因为处于人的阶级以外的阶级，毋宁说是因为这个人的个人修养和社会化，才使得它不同凡响的原因。”“成为‘**人**’要靠人的努力而不是天生的，成为人是取得的而不是给予的。”成为一个“人”都要后天的努力，而不是上天与后天的环境给予的。（尊重与尊敬的探讨。）

探春的身份认同不是取得嫡生的身份。

**泰勒**：“任何有意识的行为，必然来源于一种权势的基准（价值判断）。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势的基准将流于恣意妄为或无所适从，这样的权势的基准归根究底愿与行为主体的认同，所谓的认同是一种自反己身究何所属的问题，进行行为判断无可逃避的框架。所谓的身份认同是行为主体自反己身究何所属，是职业、伦理角色、阶级等等外在的归属问题（“自己是谁”），而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叙事，关于一个如何呈现自己道德领域的问题，借此展现个人的价值。认同是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善的认知，自我的认识是让生命有意义的追求善，并且与善来共构的一个问题。”

**埃里克森**：“身份认同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所获得一种关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人对于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所以这样的一种认同是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统一性和持续性。”而这个层面的身份认同往往涉及自我觉醒、自我形象、自我投射、自我尊重等等心理学的内涵。

探春与赵姨娘的冲突与决裂关键在于不是嫡与庶的权力与利益的纠葛而实际上是在于双方的身份认同出现了根本的分歧与重大的落差。对于赵姨娘安于一个自己不自知的“小人”的认同（要求利益）而探春希望做一个“君子”。赵姨娘在自己人格基础上如何定义与贾家的关系（利益的定位），就决定了如何面对探春的心态和角度（“摇钱树”），更连带地决定了探春对赵姨娘的态度与立场（反抗）。存在于探春与赵姨娘的冲突不是出身背景嫡与庶（正与偏）的势力之争，而是人格心理上的“君子”与“小人”、高贵与卑劣的意志对抗以及在待人处事上公与私、义与利的对立。这也是探春痛苦所在，人格是不容阴微鄙贱。不是耻于她的出身，而是赵姨娘紧抓血缘来谋夺利益。

补充：

李纨见平儿进来，因问他：“来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

庶出在古代传统中地位低下，然而在《红楼梦》文本中却非如此。

第五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就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和别的一样看待么？”凤姐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正庶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

在贾府中正庶一样的唯一差别是在**议亲**时，且性别也有不同（在议亲男性正庶一样），女性有所受限的。正庶在贾府没有太大差异，因此探春在贾府中不需要自卑。

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平儿遂欠身接了，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你们太闹的不象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他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娘闹的。”

凤姐：“……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脸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

反思：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也是一个终其一生的目标所在。

1. 女性管理学：立公弃私、恩威并济

**立公弃私。**

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探春辨》：“探春者，《红楼》书中与黛玉并列者也。《红楼》一书，分情事、**合家园**而作。”“《红楼梦》分情与事，以情（个人）而言，林黛玉最重要，**以事（家国）而言**，贾探春最重要。”

第七十四回，母女纠葛转移到家族事务的处理。正如第五十六回，脂批：“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故赠以‘敏’字。”

“**看得透**”：认识力、判断力。

“**拿得定**”：魄力。

“**说得出**”口才出众。

“**办得来**”，高度的处理事情的能力，指挥若定，领导能力强。

探春第一次展现这种特质就是号召成立诗社。

第七十四回，理家体现“立公弃私”，“其幼主刁奴蓄险心”。

平儿悄问：“回什么？”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平儿道：“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日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做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软的做鼻子头。’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得众人口声呢。”秋纹听了，伸了伸舌头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

如果秋纹一旦来回事必被驳回，因为有前例：

“环爷和兰哥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妇便回说：“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里月钱之内：**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兰哥儿**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日起，把这一项蠲了。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说我的话，**把这一条务必免了**。”

不只是镇压众人（政客），树立公共典范（政治家），保证群体更加公平稳定。

第六十二回，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

宝玉对于探春的行事不以为然，“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

补充：公正（好坏的客观判断）如何验证？做一个自我训练：当你认为自己所喜的人所做的事正确的，就试着将主体换成自己所不喜欢、不同情感的人，那么这件事还是正确的，那么这件事确实是正确的；反之，当你认为自己所不喜欢、不同情感的人所做的事是错误的，试着将主体换成自己所喜的人，那么这件事还是错误的，那么这件是确实是错误的。小心成见与感性影响你的判断，自我警觉流于低下的小人行径。（谣言的传播管道最主要的是亲朋好友。）维持客观判断清明心态，要内心做到“六亲不认”。

**恩威并济。**

书中没有明说，却有一种意味：

大多数人对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基本上是反对，认为是邪恶力量的展现，破坏抒情主轴的力量。脂砚斋：“早为下半部伏根。”第一王夫人是一个女家长，有权理家的；第二万事皆有终局，抄家大观园是乐园生活合理的走入终结预告（“万物皆有时”）。在一开始王夫人（第七十四回）采取王熙凤的献策。

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能得这个实在；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着这个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的住没有别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象人，馀者竟是小鬼儿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比你们是强些**，**如今宁可省我些**，别委屈了他们。你如今且叫人传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访这事要紧**！”

补充：王夫人提到最具有贵族千金的体统是贾敏，“我虽没受过大富贵，比你们是强的”，贾敏王夫人荣华富贵等级胜于三春，贾敏王夫人却又次于贾母所受到的荣华富贵，贾家的富贵等级在递降的状态。贾家的富贵递降（每况愈下）反映八旗世爵（异姓功臣）的随代降等承爵（失去爵位带来的优厚待遇）。“宁可省我些”王夫人是一位极为宽和的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下，不是是非对错就能解决问题的，会让事情更糟、失控。

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正是方才是他送香袋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来照管照管，比别人强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件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象受了诰封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点头道：“**跟姑娘们的丫头比别的娇贵些，这也是常情**。”（王夫人很平和，能理解）王善保家的道：“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长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样了，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触及到王夫人的地雷区。）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时调唆的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语，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请息怒。这些事小，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是极容易的。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乎不能明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在抄检首站是怡红院，接下来是潇湘馆，之前有一段对话：

说着，一径出来，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

可以看出来贾府对林黛玉是自己人的对待，与贾府更亲近，而薛宝钗是亲戚就没有被抄。（林黛玉已歇下了。）

抄检过秋爽斋之后是稻香村（李纨也歇息了）、暖香坞（惜春被吓坏）、紫菱洲。

补充：抄检大观园等同于一个小型的抄家。历史记载一家被抄家的惊心动魄，以至于一个小孩被吓死了，整个世界被颠覆，自己私密的事物都被拿到聚光灯下。（阵仗太可怕：千军万马、杀气腾腾，所有的东西都被掏心挖肺、开膛破肚拿出来的恐怖是用文字无法呈现出来）（被小偷洗劫的家里，在家里是自己安全的堡垒、心里面的避风港，所有最秘密的、最珍贵的、最不可或缺的统统在哪里，但是有一天气定神闲地想要投入他的怀抱，一开门却发现所有的东西一团混乱，自己最坚固的堡垒都可以被入侵、最秘密的角落都可以被外人毫不留情的破坏的感觉。家是不可信任的，那么想想世界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的？所以到处都是鬼影幢幢，到处黑暗的势力蠢蠢欲动，而抄家就可以放大一百倍，将会对于一个人将会留下一生的惊恐。）

所有的人（或病或弱）都无法抵挡这样的羞辱，只有探春可以做到如此。

这里凤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迎接将要到来的战斗。）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反讽，保护自己的丫头。）说着，便命丫鬟们把箱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遵从王夫人的命令）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了我。”因命丫鬟们：“快快给姑娘关上。”平儿丰儿等先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定不会被人蒙蔽。），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要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 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家族的生命力极强，自相残杀，人与人猜忌，影响家族的团结），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王熙凤的话里隐含了一个可也发挥的空间，我们没有搜。）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是你不愿意搜）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护着自己的丫头）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逼迫对方承认搜了）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察明白了。”（逼迫众人口头承认）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没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他想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就这样利害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别人？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癫癫的——”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作势。如今越发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你打量我是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就错了主意了！你来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儿！”（搜身的羞辱在现代社会都不能容忍，而且在主奴阶级的社会奴才翻主子的贼赃是更大的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着，便亲自要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我！”

1. 仆从眼中的英雄

王善保家的为什么敢羞辱探春？“刁奴”的险心。

第七十一回，鸳鸯说：

“…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就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探春应得的）”

黑格尔：“奴仆眼里无英雄。”不只是视野心里看不到英雄的伟大。“仆众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就地位职责来真正意义上的仆众，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在奴仆的眼里英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于接近伟大人物的人只能理解伟大人物与他本人相似之处一也就是说，只能理解伟大人物较无价值的、较普通的成分。他迫切希望从伟大人物身上找到那些能把他降低到他自己水平的东西。即使他在伟大人物吸引之下接近这个伟大人物时，他还是有所戒备。他所注意是伟大人物的丑恶一面，以便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最恶劣的本质。”“另外一种仆众，地位高（可能是国会议员、地方省长、国防部长甚至总理、总统的人，有雄心的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灵魂以大志。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们痛苦不堪，他们不明白为什有人比他爬得更高且受万人敬仰，不明白问什么有人达到权力的巅峰仍然不满足，他们到底要什么呢？因此这种仆众就会满怀嫉妒，因为羡慕而嫉妒，因为无法理解而嫉妒。嫉妒心就是看见伟大和卓越感到不快，所以努力来毁谤那伟大和卓越，要寻出他们的缺点。不明白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主持或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以单纯的幻想、臆想，而是对症下药适应时代的东西。”（反思：提醒自我是否因为嫉妒在毁谤他人，警觉不要放中内心的卑劣。要好好地改造自己，提升自己。）

一个过于接近伟大的人只能理解伟大人物与他本人相似之处，一个过分接近伟大人物的人他只能理解伟大人物比较没有价值的比较普通的那个成分，他迫切希望从伟大人物身上找到使伟大人物降低到他自身水准的东西，即使他在伟大人物吸引之下接近伟大人物，他还是有所戒备。他所注意到的是伟大人物丑恶的一面，以便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最恶劣的本质。

王善保家的在探春身上掀其衣服翻贼赃，也就是说她本人就是贼。

补充：因为羡慕嫉妒，看见伟大的人感到不快，来寻找他的缺点加以羞辱。第九回：“宁府中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诟谇谣诼之辞。”第六十八回：“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也是常理。”第七十一回：“凡贾政这边有体面的人，那边（荣国府大房）皆虎视眈眈。”“……小人……背地里造言生事，挑拨主人……”第七十四回：“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时调唆的邢夫人生事。”

探春的解衣卸裙：斯文扫地，作为侯府千金平日举止优雅，却绝无仅有的一次极端出格的又狠又辣的行径。内心的悲愤到用自我作践的方式来表达，用来反映对象的卑贱与邪恶，对对方的强烈控诉，是一种另类的攻击方式，与世界肉搏战的惨烈代价（被降格到同一层次），是一种悲壮的行为（伤害自我）。（儒家的入世思想对抗世界的惨烈而悲壮）

凤姐平儿等都忙与探春理裙整诀，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别再讨脸了！”又忙劝探春：“好姑娘，别生气。他算什么，姑娘气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明儿一早，先回过老太太、太太，再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着，我就领！”

探春在抄检过程中两次抗命犯上：都在明确认知的理性的行为，不让搜检丫头的包袱，知道自己将付出的代价，英明之主的对自己从属的保护“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要怎么处治，我去自领。”；掌掴王善保后知道自己将付出的代价，“先回过老太太、太太，再过去给大娘赔礼。”

众家评论：

诸院皆宴息，独探春秉烛以待，大有提防，的是干才。

——《红楼梦》王府本回末总评

凤姐抄检大观园，探春“秉烛开门而待”，此六字极，大有武乡侯行师气象。

——野鹤《读红楼梦札记》

探春的是可儿，王善保家的一掌如雷贯耳。

——野鹤《读红楼梦札记》

探春对下：

1. 训练有素的整体以对自己命令能有效施展。
2. 亲上火线保护从属的担当，忍受尊严扫地，承担抗命的责任，赢得属下的忠诚心。
3. 不被属下蒙蔽“知人善任”的明主，对下属的勤劳尽责给以体贴以及保护，能让属下真正的保护。不是收揽人心的策略而是一种行事的方式，对照完全混乱的紫菱洲是完全的不一样。
4. 王道的展现

第五十八回脂批：

写侯府得理，亦且将皇宫赫赫，写得令人不敢坐阅。

“大观”在传统脉络的意涵，不是风景这么简单。《易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大观”：

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街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古仁人之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谪守巴陵郡：被贬到偏远之地做太守。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强调滕子京政绩斐然，才重修岳阳楼。看到如此的风景是因为王道的施展。

古仁人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宗旨，从一地的山水的胜迹来扩延到滕子京的政绩斐然，再由一地的山水扩延天下百姓的忧乐。

元春在省亲时即使有“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语句，然而还有正殿的额联：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

天地启宏慈：王道皇权使“赤子苍头”感恩戴德，“九州万国”共感恩荣。“大观”来自于《周易》的“观卦”：

《易经》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颗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中正以观天下”：大观楼在全园区的正中。观天之神道，宇宙秩序，然后落实到天下的民众。

观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观也，故谓之观…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

——孔祯达疏《周易˙彖传˙观》

第十六回，

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谕旨，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关国体仪制，母女尚未能惬怀。

圣人：道德与权力的完美化身。大观在《易经》中是指人间的王道，天地的神道。大观楼：正殿贾宝玉不可拟联：（“此系正殿，外臣未敢擅拟。”）且在此殿行君臣之礼。

升座受礼，两阶乐起。二太监引赦、政等于月台下排班上殿，昭容传谕曰：“免。”乃退。又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亦退。

大观楼是皇权的象征不可能是戏楼。两侧有配楼“含芳阁”“缀锦阁”。（第四十回，在缀锦阁可以听到藕香榭的戏曲。）王道政治美善的意涵。

探春有大观窑的摆设，“大观窑”来自宋徽宗的年号，连带宋代的官窑：

出杭州凤凰山下，宋大观年间命阉官专督，故名内修司…为宋明十大名窑。

——佚名《南窑笔记》

大观的年号是来自于《易经》（唐太宗的年号贞观就是来自《易经》）。只有秋爽斋有一处公共空间用途的晓翠堂，兼具公私的一个人，性格中具有隐逸、优雅、理性、法理的个性。

探春聪明不及黛玉，温文不及宝钗，豪爽不及湘云，独能化三美之长，而自成其美。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探春兼具三人之美，自成其美。

建社吟诗，何其风雅！钓鱼占相，何其雍容！赏花知妖，何其颖悟！停棋判事，何其精明！宝玉温柔如女子态，探春英断有丈夫风。生女莫生男，殆探春之谓欤？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脂砚斋给了一个终极的评价：

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

——《红楼梦》第22回脂批

“悲哉伤哉”痛切贾府的衰败，这是弥漫《红楼梦》的情感。宝玉的眼光、判断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的反讽。不是作者的意思、全书主旨。

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处（潇湘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

宝玉提到“似非大观”，宝玉认为大观应该是“自然”，大观园是以自由的乐园。然“**种竹引泉**”也许人力来完成。

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第七回）

稻香村处在大观园里，被贾宝玉批评“似非大观”而脂砚斋却批评贾宝玉的“非大观”，因此贾宝玉的语言也许恰恰是暴露出他的“管窥蠡测”（贾政评语）。

余今窥其用意之旨，则是作者借此正为贬玉原非大观者也。（《红楼梦》第9回脂批）

“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红楼梦》第19回脂批）

浦安迪：“自我的悖论一味执着于个人的完满，很可能被某种错误地逻辑印象狭隘的个人主义，宝黛二人以自我求全的角度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终难自安于宇宙之大。《红楼梦》的作者再三表明，如果你把自我的世界无疑为宇宙的整体那就是**管窥蠡测**。”

大观的丰富是来自于自我的不足感所产生的自我超越而这样一来与外在世界会圆满的交汇，这样才会到达一种宇宙的周全性，这才是大观的意义。（在红楼中就是情理合一，小我与大我地交汇。）真正的大观精神体现这就是探春，而不是贾宝玉。

补充：黎巴嫩作家纪伯伦（Kahlil Gibran， 1883-1931）于《孩子》一文中说道：孩子实际上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他们只是经你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庇荫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庇荫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的世界，那是你们在梦中都无法探访的地方。

人物论——贾迎春论

引言：从探春的创造型人格谈起

弗洛姆：最完美最成熟的一种人格形态是创造型人格。他是有力量去推动这个世界的，好像具有生产力。创造型的人格到底有什么特点？第一，具有道德感。它不一定使你的人生成功，但是它可以使你变得成熟而有意义的人格。所以具有道德感，就是真正能够自爱以及爱人的人。他的人格特质是积极的。它变现在人格潜能的发挥，也就是创造力的发挥。在这种创造型人格的特质之下，他又是客观而实在的。同时也是具有充分的理想创造的，这样的人他能够把握人生的真正意义。借由理性和爱来了解外在世界。这种创造型人格的人他能够感知宇宙的和谐。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反而可以理解和懂得个人的尊严，了解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然后加以实现。最后你就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

《中庸》：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探春就是具有创造型人格的人，她也是诸金钗中唯一具有两种象征花的人。

第六十三回，

探春笑道：“我还不知道的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

此诗句讲探春的命运，以后要成为皇妃。

第六十五回，

尤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见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他这样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兴儿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三姑娘的浑名是‘玫瑰花’。” 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兴儿笑道：“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

而迎春完全欠缺的就是自我防卫。

《红楼梦》中迎春、惜春没有代表花。

悲剧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你自己造成的。

1. 二木头与依顺性人格

贾迎春，从清末以来就有评点家用花来给众女做类比：

园中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论：黛玉如兰，宝钗如牡丹，李纨如古梅，熙凤如海棠，湘云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

——清•诸联《红楼评梦》

《红楼梦》王希濂本也为众人作了对应。“迎春是女儿花”

兴儿：“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道哎呦一声”（痛觉与自我防卫、反击的本能丧失殆尽），木头，就是死去的植物遗体，开不出的花。而这样的人为什么却出现在贾府（贵族世家）中呢？这样家族最容易产生的是纨绔子弟类型的人，迎春却反而是木头人（压抑自我到没有自我）。违反一般常理，比一般贫民的环境产生的人更卑屈、自我压抑的人。

**众人眼中的迎春的人格特质**：

一个人存在整体的统称，来自于拉丁文，本意为面具，用来作为人的独特行为方式和多种素质来认识的话是形容人格特质，外显的形象及内在品质的整个存在整体。人格包括需要、动机、兴趣、价值观、信念、能力、气质、性格等多种成分组成。

第三回，林黛玉对三春的形貌：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

“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累金凤”众小姐过节统一装饰之一。

迎春的“观之可亲”感觉上似乎可以理解为“侵”，吸引你去接近他，且不必太尊敬，没有丝毫顾忌，没有道德压力。迎春就安安静静的、平平淡淡地活在一个角落。

第四十六回，贾赦强娶鸳鸯，贾母动怒，迁怒王夫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现是亲妹妹，自然也不好辩，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发不敢辩。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

“老实”就是在关键时刻就是无能，因此只有探春来解决问题。无法应对危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五十五回，王熙凤评论家中的女子对理事的才能：

“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

可想而知迎春将来嫁做人妇，就算没有遇到孙绍祖这样的恶人，作为当家的主妇也将会面临很烦忧的局面。

第五十七回，邢岫烟安排在迎春房里（紫菱洲）邢岫烟被欺负，宝钗发现后，想到：

“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

邢岫烟也说“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

第六十五回，兴儿：

“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道哎呦一声”。

第七十三回，邢夫人因为迎春乳母聚赌事发怒骂迎春：

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姑娘的身分来。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这可是什么意思！再者：放头儿，还只怕他巧语花言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裳做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济他些。

“心活面软”，容易被人打动，守不住自己的底线。（灯谜诗谜底是算盘。）

第七十七回，

“只是迎春**言语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

任人摆布，不能主宰的。

第七十三回，的回目“**懦**小姐不问累金凤”的一字定评“懦”。

1. 二木头性格的成因与实例

青山山农在《红楼梦广义》：“鸠拙之资”，愚蠢，迟钝，没有明确判断力，不能坚持主张，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

**家庭环境与邢夫人的性格**

家庭因素对于儿童的心理、人格成长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儿童的人性骄横霸道以及自我中心根源于，在家庭中处于特殊地位，家长过分溺爱和迁就，如果家长对于幼儿过多限制，而且态度简单粗暴，也会压抑幼儿的主动性，会让幼儿墨守成规怯懦等等的消极性格产生。

迎春庶出，母亲过世，常接触的家长就是嫡母邢夫人是这样的性格，第四十六回：

“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个不靠，一言不听。便知他**又弄左性子而多疑**，劝也不中用了……”

邢夫人这样施加的过度的克吝，对于迎春是强烈的钳制，会感到温暖吗？得到亲情的安全感吗？首先受到冲击控制（听从、尊敬长辈）一味地退缩（闺阁少女）。

第八十回，才看到他微微一点的抗议，在全书看来没有一点其他的声音。对王夫人哭诉：

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儿没有娘，幸而过婶娘这边来，过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

迎春对王夫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邢夫人对于迎春似乎并不在意：

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烦难，只面情塞责而已。

**基本焦虑病态人格倾向“病态依顺”**

迎春的“戳一针不知哎呦一声”，“有气的死人”“木头”，体现了一个病态人格形态。了解人，帮助人，用自己所学让世界变得更好。

荷尼（德国）的“整体人性论”提到个人与文化社会的冲突或适应不良，往往就会导致病态人格。基本焦虑是导致个人与文化社会的冲突或适应不良的原因：儿童时期形成的一种感觉：“自己渺小、无足轻重、无助无依、无能以及生存在一个充满荒谬、下贱、嫉妒和暴力的世界”，这种感觉来自于童年时父母没有给他们真诚的温暖与关怀，而且这往往是因为父母也是本身就有病态人格与性格缺陷。这种感觉使他们失去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也是儿童形成退缩、失去了主动性格的一个原因，可是归根究底父母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是一个孩子健康发展的动因（弗洛姆：父母给孩子的两层的爱）。儿童选择自我压抑，最终形成一种病态人格的倾向。

病态人格中的“病态依顺”，承认自己软弱，并且贬低自我（不是谦虚），**接受强壮有力的人的意见或者传统世俗权威的观念**，**压抑自己所有内在能力，使自己变得渺小**，**避免批评他人，躲避争吵和竞争**，于是他表现的对任何人都有益，这种人内在意识的动机是来自于如果我放弃自，顺从别人、帮助别人那么就可以避免被伤害（寻求安全）。

**依顺性格的实例——奶娘聚赌事件**

迎春对奶娘的态度：

奶娘在传统社会身份是婢女的地位，而又因为用乳汁养育主子，功劳很大，在贾家是“卑之贵者”（贾宝玉的奶娘的嚣张、贾琏的奶娘为自己孩子求取优厚待遇）。迎春的乳母依仗自己的身份带头坐庄开设赌局，贾母得知就大怒，相关人等脸面无光，其中包括邢夫人。

邢夫人因说道：“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他。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迎春低头弄衣带，半晌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叫我没法儿。况因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邢夫人道：“胡说。**你不好了，他原该说；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姑娘的身分来。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这可是什么意思！再者：放头儿，还只怕他巧语花言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裳做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济他些。若被他骗了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迎春不语，只低着头。邢夫人见他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爷跟前的人养的，这里探丫头是二老爷跟前的人养的，出身一样，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你反不及他一点？倒是我无儿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笑话！”人回：“琏二奶奶来了。”邢夫人听了，冷笑两声，命人出去说“请他自己养病，我这里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头来报说：“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来。

迎春对自己的乳母只是选择采取“只有我说他，没有我说他的”的一面，放弃自己可以有的自我的主动性，放任乳母集团坐大，对其予取予求，**取消自我的权威**，完全一味地顺从，来避免竞争与争吵。

**自我压抑的实例——文采展现**

自我能力匮乏认知与自我努力的高度地放弃。

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个场景：

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作一个送进去。……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太监又将颁赐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以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

迎春人格的善良不会导致自己愤懑扭曲。

贾环“觉得没趣”，自己明明不好，应该反求诸己。你应该好好的努力，接受世界对自己不公，努力改变。

第四十回，

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浓**。”众人笑道：“该罚！错了韵，而且又不象。”迎春笑着，饮了一口。原是凤姐和鸳鸯都要听刘老老的笑话儿，**故意都叫说错了**。……鸳鸯笑道：“左边大四是个人。”刘老老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众人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么说。”刘老老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儿，姑娘姐姐别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老老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众人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鸳鸯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老老道：“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老老两只手比着，也要笑，却又掌住了，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迎春比一个初学者（刘姥姥）都不如或者愿意用取消自我，在当场配合王熙凤、鸳鸯。

第三十七回，

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头住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做诗，**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

第十八回，

迎春唯一的一首诗：

旷性怡情（匾额）迎春

园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

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

迎春甘于自我的逊色、垫底甚至不在场，并不是他的自尊心超越人世间，而是严重缺乏自我肯定以及个人实践的自尊心，以取消我存在感是自我的主体隐形与众人之间，化入到整个环境的背景中模糊不见，而且如此一来这也相对导致别人对他的忽略。当一个人不重视自己时，别人也不会当你不存在。第四十九回，

李纨：“…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探春道：“林丫头刚起来了，二姐姐又病了，终是七上八下的。”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诗，**没有他又何妨**。”

迎春被别人看得可有可无。

贾母回头命了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带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邢夫人自为要鸳鸯讨了没意思，贾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来，**贾母又单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

别人对迎春的轻视已经扩及到她的整个生存领域里了，存在感被完全地抹杀了。

**逃避纷争、消极避世的实例——累金凤事件**

第七十三回，

绣橘因说道：“如何？前儿我回姑娘：‘那一个攒珠累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放头儿了。’姑娘不信，只说司棋收着，叫问司棋。……姑娘该叫人去问老奶奶一声，只是姑娘**脸软怕人恼**，如今竟怕无著，明儿要都戴时，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绣桔道：“何曾是忘记？他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儿才这么着。如今我有个主意：到二奶奶屋里，将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几吊钱来替他赎了，如何？”迎春忙道：“**罢，罢，省事些好。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绣桔道：“姑娘怎么这样软弱？**都要省起事来**，**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我竟去的是。”

奶娘的儿媳妇旺儿媳妇捏造假账威逼迎春去为奶娘求情，而在绣桔媳妇的互相地争执中迎春又听到牵涉到邢夫人了，于是忙阻止：

**迎春听了这媳妇发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罢，罢！不能拿了金凤来，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乱嚷。我也不要那凤了。就是太太问时，我只说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你出去歇歇儿去罢。何苦呢？”一面叫绣桔倒茶来。司棋听不过，只得勉强过来，帮着绣桔问着那媳妇。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来看。三人正没开交，可巧宝钗、黛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约着来安慰。他们走至院中，听见几个人较口，探春从纱窗内一看，只见迎春倚在床上看书，**若有不闻之状**，探春也笑了。

迎春身处烽火连天仍然能我自游离在外，正如林黛玉所言“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

当下迎春只合宝钗看《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的话也没听见，忽见平儿如此说，仍笑道：“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来问我，可以隐瞒遮饰的过去，是他的造化；要瞒不住**我也没法儿**，没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要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叫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也不知道**。”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要是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税，及至事到临头，尚且如此。况且‘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我**虽不能救人**，何苦来白白去和人结怨结仇，作那样**无益有损**的事呢？”

“否定词是生存极限的标识”，在迎春的惯用词频繁出现，变现了她对当前状态的无能为力情感、意志、价值观的表现。否定词指向对于主体的意志、能力以及权益的自我否定，导致呈现出迎春整个人存在的架空（没有重量、完全没有存在感、可有可无）。

低自尊和被欺负的关系，自尊心较低的儿童反而常常会受到其他儿童的欺负，因为等于在迎接、邀请别人欺负你，而不加反击。受欺负严重削弱儿童的自尊心，也降低了儿童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但是消极的自我概念也会使其陷入被欺负的恶性循环中。

任何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即人生价值观，迎春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呢？。

1. 二木头的性格的思想基础

**1.弱化的女性意识**

自汉代以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导致女性形成一种形成柔弱、卑微的气质。

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哉。况且‘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我**虽不能救人**，何苦来白白去和人结怨结仇，作那样**无益有损**的事呢？”

“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典故出自梁武帝的故事（《喻世明言》）。老虎到了家门口，还想着度化他。就是要求人面对现实事物，不是能用因果报应就能化解的。“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男人被赋予“齐家”的使命，意思是迎春如果是个男人就算很失责的，不能“齐家”。林黛玉在间接承认男人才是“齐家”的。“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哉。”许多男人都没办法做的，何况我是个女人，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女人，都要代理男人进行治家的，迎春为自己的不能治家片面地采取性别观来合理解释。因此“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

第二十二回，迎春的灯谜诗：

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打一用物。贾政道：“是算盘？”迎春笑道：“是。”

贾政认为众人所做的灯谜诗皆为不祥之物，其中算盘就是“打动乱如麻”，完全操控别人手上，且纷纷乱，混乱不堪。这也是迎春的命运的预兆，任由别人的操纵。

脂砚斋：“此迎春**一生遭际**，惜不得其夫何。”迎春的命运写照，且遇人不淑。“只为阴阳数不同”，阴阳是什么？在迎春的人生可以对应到男女的命运，迎春似乎有这样一个对于纷纷乱的处境，是认为原因是“阴阳数不同”，因此到了后面紫菱洲的乱象也认为男女性别差异分工不同。

2.曲解的善书功过观

善书功过观，继承明清盛行的文化主流而来。

迎春利用《太上感应篇》将自身从乱象中抽离出来。《太上感应篇》明清流行的书籍类型，可以统称功过格。在小说中迎春唯一读的书籍《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非儒非佛非道，亦儒亦佛亦道，世俗化杂糅的，以浅易的方式进行的善恶的计算。《太上感应篇》，《太上老君感应篇》作者不详，大约1164年，抄自《抱朴子》，纲领“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告诫人们寻求长生多福，要行善积德。具体列了二十多条善行，提白多条恶行，每条都有积分，明确依循的项目，善恶具体化，进行计算（功过格）。这一类书被称为“劝善书”，也来自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太上感应篇》）。

自北宋后越来越盛行，到明末清初达到顶峰，其版本比《圣经》、莎士比亚的著作都多。在明末这类书籍成为文人的心理救赎的读物。《了凡四训》第一本有具名（作者）的善书。这类功过格明清社会道德力量，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有较大的作用。包筠雅有一本书籍就专门讨论这一现象《功过格 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在明清，善书大规模风行的风气之下已有很多人反对功过格。他们认为功过格不能从根本的内在的提升来解决个人的问题，而诉诸外在的行为，这些行为又被肢解为一项一项的项目。功过格的反对者担忧功过格的执行是一种算术式的道德实践，可是道德实践是不能用分数来算的。所以当功过格是一种算术式的道德实践来吸引人们投入的时候，它事实上对这些信徒所鼓励的仅仅是一种不完整的零碎的对于肢解的改良，而回避了真正的严肃的自我修养问题。这导致人一种肤浅的骗人的最终是毁灭性的善。

面对纷争，“迎春顺手拿起来，倚在床上”看《太上感应篇》，这是迎春的无法处理现实事物的心理支柱。因此推测这是迎春居家日常翻阅的一本书。

迎春深深受到其影响，整个人是一个虔诚信徒。功过格在家庭制度的环境下运作的，认为每一个人继承祖宗累积的功过（迎春在累金凤的纷争中也在维护邢夫人），信仰者遵循传统美德，与自己的在现实的地位息息相关，从伦理角色要求，乍看之下为你控制改善命运超乎寻常的尺度，没有涉及根源的道德问题。

这本书为提供迎春依顺性格产生的理由，是他行善积累功德的理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被功过格引用，形成所谓的承负观。（行善事作恶事将会给本人或者子孙带来相应的后果报应）《了凡四训》的积善之方“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敬重尊长”等。“成人之美”就要“见争者，皆暱其过而不谈”、“见人过失，且涵容而掩覆之”。迎春的病态人格接近道教的“涂炭斋”，“涂炭斋”悔罪，将自己贬低。“积学自济，能及有益，先报我亲”（《五感文》）“涂炭斋”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忏悔，家族成员的罪愆是自己的责任，她希望成为宗亲家族的代表，提高其功德积累。功过书籍给人何种承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自知罪福，不必问休咎”、“命有我做，福有自求”，使人落入不问世俗的宿命，对外界不希望有反抗、改变，让自己的无能更为合理性。迎春在《太上感应篇》接受到的了价值观与处世方式。

功过格的问题：提到功过格表面上说命由自主，在透过复杂的规则和组织运作的漏洞，却暗示到个人对自己的命运的掌控却存在着很严重的，不完全可知的局限。（包筠雅）

个人行为绝对不是个人命运的唯一尺度。信仰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决定了如何实践功过格。

迎春知道这个危机的存在：“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人为的努力没有天运也是没办法，明明知道，却愿意抹杀自己来实践这个理论，救赎自我、救赎全家。

功过格实际只是外在的行为，被肢解成为计算的项目，算术式的道德实践，是不完整的、零碎的对于枝节的改良而回避真正的严肃的自我的修养（从内心来整体的改良）让人肤浅骗人的，最终导致人毁灭的善（印证了迎春的命运）。

**迎春的自我毁灭**

1. 刁奴恶仆：

“试准了姑娘的性格”“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儿”。

第七十三回，

绣桔道：“何曾是忘记！他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所以才这样。……”谁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儿媳妇正因他婆婆得了罪，来求迎春去讨情，听他们正说金凤一事，且不进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们都不放在心上。……王住儿家的听见迎春如此拒绝他，绣桔的话又锋利无可回答，一时脸上过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儿，乃向绣桔发话道：“姑娘，你别太仗势了。……”

第七十四回，探春也说“……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她……”

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

紫菱洲“乱为王”（第七十三回）。

那王柱儿媳妇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姑娘请听。”（先声夺人）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混插嘴的理吗！你但凡知礼，该在外头伺候，也有外头的媳妇们无故到姑娘屋里来的？”（柱儿媳妇的嚣张，触及伦理的空间秩序）绣桔道：“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平儿道：“都是你们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柱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红了脸**，**才退出去**。

礼，是维持大观园的主子、小姐的基本保障；没有礼，主子、小姐们反而会受到践踏。所以，《红楼梦》并不是反封建礼教的。没有封建礼教，就没有贾府。在紫菱洲当没礼时，迎春就成了被践踏的牺牲品。最后礼崩溃时，大观园出现了秀春囊。绣春囊事件祸发起点（司棋）就是紫菱洲，大观园乐园生活至此戛然而止，紫菱洲成为大观园乐园生活终止的引爆点。

第五回，图谶，饿狼追美女欲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导致贾迎春毁灭的婚姻就是源于自己不堪的父亲贾赦，也是她的家族带给她的灾难。孙家：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至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因未曾娶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想来拦阻亦恐不听，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馀不多及。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彼祖当日希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他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贾府是百年世家，注重人格涵养，而孙家暴发户，因势利而结交，非诗礼传家。第八十回，

那时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孙家婆娘媳妇等人已待晚饭，打发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说：“孙绍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又说老爷**曾收着五千银子，不该使了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当日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压着我的头晚了一辈，**不该做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一行说，一行哭的呜呜咽咽，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王夫人只得用言语解劝，说：“**已是遇见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贾政）**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做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儿没有娘，幸而过婶娘这边来，过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王夫人一面劝，一面问他随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得**眠思梦想**；二则还惦记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来还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说。年轻的夫妻们，斗牙斗齿，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说这些丧话？”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们陪伴着解释。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都是你说的。”宝玉唯唯的听命。

孙绍祖的言谈举止得粗俗不堪，绝非世家大族涵养出来的。

彻底毁灭一个人就是摧毁他的信仰。

迎春一直在透过功过格改善自己的命运，而今却得来一句“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这意味着在这样的处境下产生了一个隐隐然的觉醒，这样的一句“是你的命”推翻了迎春的努力，连带摧毁了迎春赖以为生的信仰，否定了她的信仰某个意义上来讲使迎春进入惨烈地瓦解自我的状态，因为当一个人意识到从小到大所做的努力、所忍受的委屈都白费了的时候，信仰的动摇甚至破灭，会瓦解她长期依赖的精神支柱，让她在被欺负时更加彷徨无助，造成另外一种严重的心灵创伤。“彻底毁灭一个人就是要摧毁其信仰。”（《风沙星辰》）迎春就是这样一个在没有奋战的基础下被牺牲的人。

1. 迎春的幸福时刻

迎春尽量缩小自己，在小小的角落里有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生长（可用青苔类比）。然而即使作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也会焕发生命的美好（喜好、愿望）。

**紫菱洲与房屋意象**

迎春的愿望：第八十回，

迎春道：“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得眠思梦想；二则还惦记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来还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说。年轻的夫妻们，斗牙斗齿，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说这些丧话？”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们**陪伴着解释**。

紫菱洲，房子的意象，传达人类某种意念，被温暖、安全包覆的庇护轴心，栖身于在现实世界体会不到的美好体验。就迎春而言，回到紫菱洲就犹如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重享幸福。家屋就犹如母亲的意象，不是来自于童年的乡愁，而是童年的保护作用，是一个庇护所，隔绝狂风暴雨（无论大自然还是象征意义的），母亲意象与家屋意象常常是重叠的，而迎春的实际意义上的母亲就是王夫人。

迎春“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卑微至极的愿望，这是公侯富贵之家的小姐的特殊的案例。

新嫁娘的心理：“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得眠思梦想。”中国文学很少触及的女子生命的重大转折后的心理变化，女子出嫁后的心灵，尤其是新嫁。“眠思梦想”：内心的创痛，具有深刻的痛感。

法国哲学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家屋意象 母亲意象》：“家屋就是你居住的地方，生活的根据地，就是一种母性的体现。家屋的房屋意向并不是来自童年的乡愁那么简单，而是来自它实际所发生的保护作用。母亲意象和家屋意象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崔氏夫人训女文》：“好事恶事如不见，莫作本意在家时。在家作女**惯娇怜**，今作他妇**信前缘**。”元稹《乐府古题序.忆远曲》：“一家竟是郎腹心，**妾似生来无两耳**。”

正如《红楼梦》中写道迎春略劝了几次，就被孙绍祖骂了。

送杨氏女

唐 韦应物

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

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

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

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

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

赖兹托令门，任恤庶无尤。

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

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

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

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

**审美情态**

第三十八回，在螃蟹宴后

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个针儿穿茉莉花。

刘心武认为传统的花匠画迎春被限制，常是“饿狼扑美女”。

刘心武：“该是怎样的一个娇弱的生命，在那个时空的那个瞬间，显现出了她全部的尊严，而宇宙因她的这个瞬间行为，不也显现出其存在的深刻理由了吗？最好的文学作品，总是饱含哲思并且总是把读者的精神境界朝宗教的高度提升。迎春在《红楼梦》里，绝不是一个大龙套。曹雪芹通过她的悲剧，依然是重重地叩击着我们的心扉，他让我们深思，该怎样一点一滴地，从尊重弱势生命做起，来使大地上人们的生活更合理，更具有诗意。那些《红楼梦》的现代年轻女性们啊，你们当中有谁，会为悼怀那些像迎春一样的，历代的美丽而脆弱的生命，像执行宗教仪式那样虔诚地，在柔慢的音乐声中，用花针穿起一串茉莉花来呢？”（镜头的隔放）

人生不能永远地定格在一个镜头下，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下互动着，“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离娄章句上》），“委曲”不可能“求全”，要“反求诸己”，即使微小单纯地在角落里穿茉莉花的机会也不能够单靠别人给予，而是以有待于当事人的自觉的追求、经营、创造，你必须为自己诗意的生活合理的奋斗，否则将会导致缘木求鱼。“天助自助者”，诗意的生活靠自己得来的，就像如探春在秋爽斋诗意的生活是自己得来的。如果迎春是探春的性格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探春不可能被折磨致死，就算不能挣脱夫权的压制，也许会挣得作为正室夫人的应有的尊严，与之抗衡。而死有死的默默无闻，死有死的光辉灿烂。如果迎春有探春的人格特质就不会如此卑曲与惨淡。

人物论——贾惜春论

一、停滞的年龄与出世性格

惜春之“惜”实际上是吝惜之意。（“勘破三春景不长”《人物判词》；“将那三春看破”“把这韶华打灭”《红楼梦曲.虚花悟》；“不听菱歌听佛经”《灯谜诗》），惜春内心价值向往的是佛学。“无花空折枝”，惜春没有代表花。

探春的“入世”（儒家），迎春的“忘世”，惜春就是“出世”（佛家）。

惜春实际上没有代表花，原因是：

**一是**，年纪小（“苗而不秀”——停滞的年龄）：第三回“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第四十六回“惜春小。”，第五十五回“四姑娘小呢。（凤姐）”，第六十五回“四姑娘小。（兴儿）”第七十四回“惜春年纪小，尚未识事”“虽然年幼”（抄检大观园）“小孩子”“四丫头年轻糊涂”。

**二是**，“出世”性格（“不听菱歌听佛经”）：第七回，（刘姥姥、水月庵、水仙庵、地藏庵的尼姑，马道婆，女说书先生可以合法进入庭院森森的贾府）智能儿是惜春的玩伴，有一部原因受其影响。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一个人最早的记忆表明个人对待生活特殊的方式。”幼儿游戏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对现实社会具体而为的再现。惜春的游戏却很特别，因为（《大观红楼下卷》P553页）。游戏是人一生最密集、最有效的学习活动。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是惜春《红楼梦》中第一次说话，可以看出她对待生活的方式。这是惜春建立她特点的性格的独特场景。它的独特性体现在：是一个自主的人性表现，她不在很端正、很严正的厅堂之上跟贵客相见，而是在一种比较顺应她的一种儿童的游戏里面来出现的。这是最无拘无束，最现实她自我的场域。幼儿的活动是通过模仿来逐渐学习融入成人的社会方式。美国心理学专家：由若干的资料可以显示，对于一个十七岁的人来说，80%的学习是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50%的学习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这些资料很有力地支持，游戏是最有力最密集的学习活动。惜春在衣食环绕、众姐妹生活中，她是对现实采取否认的态度。

第二十二回，惜春灯谜诗谜底是海灯，“照浊澄源”，追求大光明的愿望。

“不听菱歌听佛经”，“菱歌”是情歌，涉及男女情色。惜春出生宁国府，宁国府在柳湘莲口中是：“你们那东府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只怕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她的世界观就建构于她的家庭环境。

智能儿在她看来很干净的，是出家人，结果智能儿也沦落到情欲陷阱，也许正是智能儿的下场，使她更加认为情欲的丑陋。惜春的灯谜诗：“不听菱歌听佛经”是“清净孤独”（贾政认为）的。贾政对这些灯谜诗有相当的感触，甚至辗转反侧。

脂批：“为尼之谶也。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宁不悲夫！”。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认为惜春的出家：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事实上贾惜春的出家原因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一种近乎先验的对于红尘污浊的恐惧**”（王蒙《红楼梦启示录》）**。**惜春并没有长大，还不识人事的时候，凭借自己的经验对就一切污浊排斥、厌恶。第七十四回，查抄到了暖香坞。

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也黄了脸。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 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任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

入画被搜检到有男人物品，惜春坚决认为入画该罚，不能容忍。对于过错的坚决不能容忍到极点，就变成了“愤世嫉俗”了。天性再加上后天的环境，惜春“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廉介孤独癖性”。惜春从出生被抱养过来（兴儿言），父亲不管，哥嫂也不管，形成基本焦虑到病态逃避的性格，对原生家庭的基本敌意投射到对整个世界的敌意。这种性格基于病态的相信，病态逃避，在情感上形成了寻求独立他人，对任何事物不关注，远离他人，目的是不被受到伤害。然而惜春很小，“咬紧牙关”用全身的力气求得自身脱离他人，压抑情感，不受他人影响，为求得自我保护，不受他人污染。佛门就是她求得脱离，保全自己的合理、合法的保全自我的途径。

二、家庭背景与病态逃避性格

德国女心理学家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提出整体人性论。个人和文化社会的冲突适应不良，往往就导致病态人格。为什么会形成冲突并适应不良呢？这是造因与基本焦虑。这个焦虑是很根本的，他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形成心理感受，它作为一种感觉，使人觉得自己渺小、无足轻重，而且无助、无依、无能，并且他是生存在一个充满荒谬、下贱、欺骗、嫉妒和暴力的世界。这种感觉的产生归根究底还是来自他的父母。是因为童年时父母没有给予他们真诚的温暖与关怀，而且这也由于往往父母本身有病态人格或性格缺陷——使这些孩子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觉，由此容易造成孩子性格的退缩和失去主动性格的原因。父母对于孩子无条件的爱，就是这个孩子正常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因。

寻求情感上独立于他人，逃避他人，因此他不但压抑一切感情的倾向，甚至否认情感的存在。于是他对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而他的信条是，如果我逃避别人，他们就不会伤害我。这种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脱离别人。这种人的主要基本焦虑就是孤独感，让他不希望依属于任何人。然后他也不反抗，只是远远地躲避他人，与世无争。——求生活安全。

第七十四回，

惜春道：“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尤氏笑道：“你倒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讲起了悟来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

——惜春的力量只可以自了，只能保住自己，而不可以度人（小乘佛教）。 她自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其他人都是“糊涂人”，她压抑自己的感情甚至否认情感的存在以求得保全自我。

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今见惜春又说这句，因按捺不住，因问惜春道：“怎么就带累了你了？你的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我倒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些话。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清净。”

惜春在追求了悟、明白、清清白白，形成了惜春的世界观就是二元论，黑白二分，而没有灰色地带，杜绝一切的污秽。 惜春在《红楼梦》最具精神洁癖的人物。“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杜甫《五磐》：水清反多鱼）

五 盘

杜 甫

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

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

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

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宋史 卷三百三十六 列传第九十五》

惜春的问题与原生家庭、血缘紧密关联的：对自己血缘的肮脏的否定，实际上也是一种超时代的观念。惜春还没有了解这个世界，就放弃这个世界，选择了出家。

惜春幼而孤僻，年已及笄，**倔强犹昔**也。宝玉而外，一家之举止为其所腹非者久矣，决意出家，是父是子。

——二之道人

宁国府作为她血脉的出生地，宁国府的肮脏成为她内心的沾污，不知不觉成为她意识中的原罪，在血缘关系的纽带之下，对她而言也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威胁。很容易地顺着血缘的纽带就沾污了她。佛教宣称六大皆空，连血脉也是断的，它是唯一可以断绝血缘的关系方法。

出家被视为特殊形式的死亡，一切伦理的社会都断绝。出家在中国文化中视为特殊形式的死亡，从世俗的种种关系除籍。大观园对她庇护根本上是短暂的，出家是她终将寻求的方式。

王乃骥指出：出家的名词，早就出现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道诚所辑《释氏要览》之中，明清小说里更是屡见不鲜。但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的僧侣却并不称为出家人；唯独中国有“出家”这个代用词，越南亦然，这就产生了为什么皈依佛道为出家家与佛道宗教之间有何必然关联的问题。其答案是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在家，随之而来的即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思想的泛家化。家化程度之深，往往会浮现于常用的口语中而不自觉，“出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名词（兼作动词或动名词）非常普遍，却是儒家社会特有的术（俗）语。因此，“以出家与在家之分野，作为佛道代用词的指标，实与儒家人伦文化息息相关。……‘在家’的最高准则是以儒家伦常思想为依归，……”

“出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都有，泛家化就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下产生。“在家”最高准则是以儒家伦常思想扮演各个角色，走出纲常的轨道就是遁入空门，就是“出家”。贵族社会比一般人更对血缘、伦常注重的小型社会，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原则。个人要想单独行动，遁入空门，就必须先要脱离鸟笼式的家，走出纲常的轨道，斩断与家人的一切关系，出家与在家必然冲突对立。出家犹如出轨，是另走新路，为僧为道的必要条件，所以有此别称，这是儒家社会特有的现象。因此惜春唯一寻求自我道德标准、不依傍任何人路径就是出家。

**惜春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根植于人们心中，影响一个人对周遭世界的看法，以及影响这个人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或者是成见，甚至图像、印象等等。

惜春的心智模式：

**看见黑海、肮脏（淫秽） 寻求干净、明白 最终出家。**

她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黑海，她采取行动前，她假设的是这个世界一片黑暗，充满了菱歌的靡靡之音，穿心入耳，败坏每一个人的心智，连佛门里的智能儿也不例外。她的成见就是这个世界一片肮脏，所以对她而言，春天有什么美好。她认为鸟语花开，都是散发各种各样的求偶仪式而言。然而人必有婚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于是她必然走上出家的道路。

惜春的内心如同紧密的蚌壳，尽管外界肮脏与污染，否定了泥土，同时也否定了自我成长的根基。最终走向了缁衣行乞，奏响了独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悲曲。

三、房屋意象与才艺表现

大观园庇护着这些女孩子，这里有相对的自由，给她们安全、温馨、美好的一段岁月。大观园的住所根据女儿性格量身定做。

荣格：“房子是人类内在心理延伸，具有自我象征的意义。”蘅芜苑是“雪洞”，潇湘馆是书屋，怡红院是迷宫，但是对紫菱洲/藕香榭（迎春），暖香坞（惜春）内部摆设没有描画。

第五十八回，提到“惜春处房屋狭小”。

第五十回“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温香扑面”。（潇湘馆“屋里窄小”，“这屋子比其他各屋子暖”）

第五十回，“…进了向南的正门”（坐北朝南），严守道德冷肃，不容一丝的灰色地带，接近不容人情的地步。

明•计成《园冶》：装折凡造作难于装修，惟园屋异乎家宅，曲折有条，端方非额……方向随宜，鸠工合见。

**绘画嗜好的实际意义**

惜春懒于诗词，取名屋舍别号。

她有可能因为宗教信仰，无心于诗词。佛法认定世间皆空，破除世间执迷。佛教认为诗为绮语、无益语、散语，染心而（污染的心）发，淫逸不正之语。惜春从小受佛学耳濡目染，有可能导致她对诗学创作不感兴趣。（远离明清才媛方向）她自我放逐到明清才媛的圈子之外。但是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惜春的绘画才能。惜春不以绘画为艺术方式为审美追求，也并不是热衷绘画。

第四十回，贾母指定惜春画大观园图。实际上惜春对于这个任务是担当不起的，也并不热爱这份工作。

第四十二回，惜春谈到画大观园相当为难。而且工具相当简陋：画笔是写字的笔，四样颜色，两支着色笔。“不过会几笔写意”（宝钗），“照着这个样慢慢的话”（黛玉）。

从第四十二回，刘姥姥游园到第四十八回经过数个月之久，“十停方有了三停”，“只怕明年端阳才有了”“这还了得，竟比盖园子更难了”……

第四十二回，

惜春道：“原说只画这园子的，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叫连人都画上，就象‘行乐’似的才好。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又不好驳回，正为这个为难呢。”

惜春道：“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

惜春对于绘画：“色即是空空是色，从来画里可参禅”（姜琪）。

暖香别坞小壶天，小妹丹青剧自怜。色即是空空是色，从来画里可参禅。

——清中期•姜祺《红楼梦诗•贾惜春》

附注：四姑独善丹青，早为卧佛张本。

最早有禅画由唐代王维确立。禅画借由绘画标指修道印证之门。董其昌《画论》画禅式随笔，画与禅关系相当密切。禅画以简略的几笔和大量的留白，写出胸中的丘壑，传达禅意。所以惜春“会几笔写意”，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追求。

人物论——贾元春论

1. 出生命名与代表花

第五回，谶言：“三春争（哪里）及（比得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第五回图谶：”弓，香橼。三春争及初春景，权势、才能、道德品行等等都远超其他三春。

**命名：**元春，

第二回，贾雨村对“春”字提出质疑：“……何得贾府落此俗套？”冷子兴：“现今大小姐正月初一，即为元春”……正月初一：国庆、家庆、太祖太爷（贾源）的生日。具有极深的象征意义：与家族命运相关。

生日在《红楼梦》极其重要。比如同一天生日就是夫妻：王夫人骂四儿；宝玉与宝琴。生日极其重要，生日不好。如：巧姐七月七日、不记得生日的香菱、晴雯。

第二回：

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 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上一辈的，却也是从兄弟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

第六十二回：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

美国汉学家曼素恩（谐音）女士：在清朝的上流社会几乎所有的年轻女子都可以预期自己将成为别人的妻子，所以打从女儿出生开始父母就进入了高度紧张的过程，不仅必须调教女儿，为婚姻做好准备，就连她的生日也具有预兆价值。

**代表花：**

皇太子之纳郑良娣也，有司备设牢馔，帝既酣饮，起而自毁覆之。仍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谓良娣既东宫之妾，理不须牢，仰惟圣怀，缘此毁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

——《北齐书 卷三十七 魏收传》

元春封妃（人物判词）：

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元春代表花：石榴花。

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五月榴花照眼明”。

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

韩愈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白居易《山石榴寄元九》“日射血珠江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

山石榴寄元九

白居易

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

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佐闲无事，

山下劚得厅前栽。烂熳一阑十八树，根株有数花无数。

千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麹尘。泪痕裛损燕支脸，

剪刀裁破红绡巾。谪仙初堕愁在世，姹女新嫁娇泥春。

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闲折两枝持在手，

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

奇芳绝艳别者谁，通州迁客元拾遗。拾遗初贬江陵去，

去时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

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当时丛畔唯思我，

今日阑前只忆君。忆君不见坐销落，日西风起红纷纷。

《山石榴十二韵》“晔晔复煌煌，花中无比方……恐合栽金阙，思将献玉皇。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

山石榴花十二韵

白居易

晔晔复煌煌，花中无比方。

艳夭宜小院，条短称低廊。

本是山头物，今为砌下芳。

千丛相向背，万朵互低昂。

照灼连朱槛，玲珑映粉墙。

风来添意态，日出助晶光。

渐绽胭脂萼，犹含琴轸房。

离披乱剪彩，斑驳未匀妆。

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

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

恐合栽金阙，思将献玉皇。

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

元稹《感石榴二十韵》“委作金炉焰，飘成玉砌霞……风翻一树火……”。

感石榴二十韵

元稹

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

酸辛犯葱岭，憔悴涉龙沙。初到摽珍木，多来比乱麻。

深抛故园里，少种贵人家。唯我荆州见，怜君胡地赊。

从教当路长，兼恣入檐斜。绿叶裁烟翠，红英动日华。

新帘裙透影，疏牖烛笼纱。委作金炉焰，飘成玉砌瑕。

乍惊珠缀密，终误绣帏奢。琥珀烘梳碎，燕支懒颊涂。

风翻一树火，电转五云车。绛帐迎宵日，芙蕖绽早牙。

浅深俱隐映，前后各分葩。宿露低莲脸，朝光借绮霞。

暗虹徒缴绕，濯锦莫周遮。俗态能嫌旧，芳姿尚可嘉。

非专爱颜色，同恨阻幽遐。满眼思乡泪，相嗟亦自嗟。

刘言史《山寺看海榴花》“火光霞焰递相燃”。

山寺看海榴花

刘言史

琉璃地上绀宫前，发翠凝红已十年。

夜久月明人去尽，火光霞焰递相燃。

杜牧《山石榴》“只疑烧却翠云鬟”。

山石榴

杜牧

似火山榴映小山，

繁中能薄艳中闲。

一朵佳人玉钗上，

只疑烧却翠云鬟。

大观园内的石榴花是楼子花。

第三十一回，翠缕“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接连四五支……”彰显元妃封妃对于贾家是“烈火烹油，锦上添花”（第五回）。

|  |  |  |  |
| --- | --- | --- | --- |
| 史家 | 荷花 | 楼子花 | 富（烈火、华锦） |
| 贾家 | 石榴花 | 楼子上起楼子 | 富上加贵（烈火烹油，鲜花著锦） |

唐代皮日休《木兰后池十三咏·重台莲》：“两重更比一重新”。

重台莲花

唐•皮日休

欹红婑媠力难任，每叶头边半米金。

可得教他水妃见，两重元是一重心。

1. 清代选秀制度与元春入宫
2. 贾家的阶层

清代贵族：皇族、异姓功封，贾府就属于因功封爵。奠定贵族世家与清朝开国历史相关。第三回，焦大醉骂；第六十三回，“小土番”；第七十七回，“百年人参”隐喻贾家的百年历史。[文中透露出来的满族文化：出去走走：上厕所，满人最崇拜关公。]贾府与曹家的关系是部分的挪用，不完全等同。

1. 关于曹家的包衣身份的厘清：

满清的八旗制度：上三旗与下五旗都有包衣，但是上三旗的包衣独立出来（“内三旗”），归于内务府（不是上三旗的奴仆，下五旗包衣隶属于下五旗旗主）。曹家隶属于皇帝，属于内三旗，内务府**世家**。

选秀女：一种为了皇室的后宫提供年轻女性的制度，一是用来指婚作为妃嫔，二是用来作为服务人员（高级）。选秀女只在旗人内部进行。外八旗的秀女是为选拔用作妃嫔，王公贵族指婚以及服务人员（高级），都来自旗人（满、汉、蒙、朝鲜）年满13岁到17岁，每三年一次，不可私相聘嫁。内三旗的选秀年满13岁，选做宫女（杂役），直到25岁派遣出宫，无偿提供劳役。清代贵族家庭女性平均婚嫁年龄为十七八岁左右。

1. 读者对于薛宝钗选秀为了攀龙附凤式的误解。

元春因“贤孝才德”被选作女史不是妃嫔，走的是内三旗系统。（不要过分穿凿）现代人的成见第一，不符合史实；第二，不合小说描写。第四回提到薛宝钗来到贾府的原因：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曹雪芹对于认为当时的皇权达到实践“王道”，只要提到皇帝就用“圣人”等语言。薛宝钗选入宫中是为了选做高级宫女。元春与薛宝钗的选秀都是一样的性质，进宫后做高等女官，在25岁后才可以出宫。元春的封妃很少见的。人世间的得失是容枯的一体两面。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元春的入宫的年岁考察。（大概十三岁入宫）

只因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幼弟，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独爱怜之。且同侍贾母，刻不相离。那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虽为姊弟，有如母子。

1. 细究元春为人

元春“现因贤孝才德”而被选作女史，说明元春的性格条件是出众的。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多元的，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是美好女性价值的一种，其他的女子更有其美好的部分，比如元春、薛宝钗。（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佳人”。）

元春性格特征：

1. **富贵不能淫。**

“二十年来辩是非”。二十年长保心灵的朴实无华。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三者最艰难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用意志力来对抗明确的对象，“贫贱不能移”，有明确的目标、对象可以对抗，只有“富贵不能淫”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习惯成自然，对抗对象不是具体可见的，因此更难以对抗的（就像溶在水中的盐）。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拖着破旧的皮箱、风尘仆仆的女主人公葛薇龙被姑母梁太太收留，在接受到极致富贵家庭收留后几个月后，习惯了富贵在日积月累地影响着自己，然后因为不接受收养人梁太太的要求（成为交际花，作为敛财的工具），决定离开这样极致富贵的上流社会。她只好拖着破旧的皮箱，脱去华丽的衣服，割舍掉一切，扬起的灰尘、落魄的身影，只是在去往公车站回首一望，最终她决定返回，她愿意与魔鬼交易，愿意交出自己的品德、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人性是经不起考验。因为当每一个毛细孔就被富贵抚摸着，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也是人性所渴望的。“富贵不能淫”是最伟大的、最难得的。

元春从出身就是一个“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家族，王夫人提到“官宦家的小姐自然骄傲些”，环境对人的熏陶、影响是很深刻的，但是元春却非如此，家族对于元春的严格教养、教育，培养出富而好礼的后人、这样的教养也是上流社会代代相传的家风。因此富贵本身并不是罪恶，罪恶的是“为富不仁”。《颜氏家训》（颜之推）：“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 ”

1. 元春身处富贵至极的深宫中，注重天伦之乐。第十八回元春“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感慨：《追逐阳光》这一本事的作者的心灵体会：坦然面对，在最后的时光能够有最好的心态面对。所有人的在生命的最后的感言（临终感言）会遗憾的通通都与人有关，没有一个是错过了一个升迁的机会，错误的选择少赚多少钱。因此要明白真正爱自己的人很少，提醒我们爱自己真正爱自己的人。

1. 能够在富贵中不受影响。“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太奢华过费。”“以后不可太奢了，此皆过分”“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

元妃的如此崇尚简朴与家教有相当大的关系。文中提到这样一段话：

贾政道：“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众人都道：“要如此方是。虽然贵妃崇节尚俭，天性恶繁乐朴，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不为过也。”富丽堂皇是因为不可失礼。在等级制礼贾府的大观园非如此不可。元春没有像一般的轻浮之辈的作威作福。

**（二）贵妃生活，二十年来辩是非**

1.孤独生活：骨肉分离、与世隔绝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

《清宫史˙宫规》：凡秀女入宫，有名号者，父母年老，奉特旨许会亲。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亲戚不许入宫。

元春大约在13岁入宫到中年时期，在宫廷的争斗险恶中履险如夷，而且能保持内心的朴实无华，始终保持初衷不变。（聪明与精明的区别）元春非常聪明的君子，可以明辨是非，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宫廷中能不出差错。

元春具有一种圆融通透的智慧。（宫廷因为利益更大，吸引更大多人来算计，这里的谋略、欺诈、陷阱更大。）“二十年辩是非”，元春处在二十年长期的分分秒秒的辩是非的心智锻炼，进行自我防卫（在宫廷的尔虞我诈中防范别人，比去算计争夺利益更痛苦），训练出来高度的眼力、判断力，不被表象蒙蔽，在事情里漏出的端倪中的把握重要讯息。

2.素乏捷才，燃具高度判断力

元妃对贾府继承人的配偶做出选择舍黛取钗。（推论要谨慎）

（1）“素乏捷才”

元春在贵妇省亲家宴上说：

“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姐妹辈素所深知，今夜卿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题一匾一诗，随意发挥，不可为我微才所缚。且知宝玉竟能题咏，一发可喜。此中潇湘馆蘅芜苑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前所题之联虽佳，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

元宵佳节灯谜：

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作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写了，一齐封送进去，候娘娘自验是否。”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心机猜了，写在纸上，然后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谜，恭楷写了，挂于灯上。

对于众人的灯谜诗：

然后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谜，恭楷写了，挂于灯上。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小姐们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说猜着了。

元春诗词创作才能平庸。脂砚斋评论《大观园诗》：“诗却平平，概彼不长于此，故止如此。”然而不可以随便推论元春其他才能就不是很好。涂赢《红楼梦论赞》：“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间，宜其多厚福也，然犹不永所寿，似庸才亦遭折者。说者谓其歉于寿，全于福矣，使天假之年，历见母家不祥之事，伤心孰甚焉！天不欲伤其心，庸之也，越于史氏多矣。”

元春品貌较高，创作以外的别才，不能说是“公等碌碌之间”。李纨的诗才也不高却能诗社盟主（掌坛），除了是长嫂之外还具有别的才能：

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的评阅，我们是都服的。”众人点头。（1.品评分析的眼光，深刻入微2.公正）

元春也是如此，对于诗歌品评眼光、对于人评价都有一套

“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

“贾妃见宝林二妹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

（2）元春善看且公道的才能。她对于优秀的女性具有鉴赏的眼光。且可以利用自己的皇权给予庇护：

对于龄官更是喜爱，特别下谕赏赐。龄官是林黛玉的重像

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做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扭不过他，只得依他做了。元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绸，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食物之类。

龄官的抗命元春是知道的，“元妃甚喜”，且有特殊的交代“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龄官的行为，元妃很欣赏林黛玉式样的人（龄官与林黛玉长相、个性、才华相似）。既然喜欢为什么在宝二奶奶的人选不选择林黛玉？对于人性有无限的空间，要更努力。

1. 宝二奶奶人选考量
2. 对黛玉式的性格的欣赏

她对于优秀的女性具有鉴赏的眼光，极其包容。

“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

“贾妃见宝林二妹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

对于龄官抗命：

元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绸，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食物之类。

第三十六回，

宝玉身旁坐下，因素昔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和别人一样，遂近前陪笑，央他起来唱一套“袅晴丝”。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起身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蔷”字的那一个。又见如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

“非其情钟者被视为粪土。”宝玉在这件事被受到冷遇，产生很大的自我认识，就是“去中心化”，获得成熟，以平等地位交流。（不能用主角的标准来评价人物，是各种主旋律的一条，不会以贾宝玉作为评价标准，有可能宝玉是他的前半生，他是对于自己过去的价值恐怖并不是如此。）

龄官在皇妃面敢于拒绝、抗命，元妃都能包容甚至纵容。

脂砚斋： “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

元妃能对于这样性格的人（龄官地位低）能欣赏，推论可以元妃对林黛玉也是欣赏的（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些）（林黛玉与龄官在外貌、性格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元春对于各种性格的优点，对于缺点加以包容，有一种知己般的了解与肯定。（元春的“替代性的补偿心理”，自己饱受压抑的性灵转嫁在其他人身上，希望每一个人过得更好。）

为什么在欣赏黛玉的情况下选择薛宝钗作为宝二奶奶的人选？

补充：名帖在《红楼梦》中的意义

冯紫英因说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捐官，现在他家住着呢。这样看来，或者媳妇的病该在他手里除灾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正遇着刚才到冯紫英家去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是：‘方才这里大爷也和我说了，但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须得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冯大爷和府上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还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罢。”

2.钗黛取舍

元春能了解与珍惜而且也知道自我不过是人性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人却活在群体中的。在群体中就不是每一个人的自我的完善，而是让群体的运作完善。这种思维方式就导致元春选择宝二奶奶的人选是考虑的是选择谁最能胜任。（没有强烈的自我，能够平衡各方，让家族和谐运作。）因此在做这样的选择时就要不能凭借好恶，是考虑到我现在怎样做才对家族最好的？

现代心理学对华人心理研究，认为西方的心理学所自己的问题（个人主义）与华人文化格局（儒家文化）不一样。华人心理学：要了解华人的心理就要了解华人的“多元自我”。“多元自我”中有一种“群体自我”，在环境中耳濡目染存在着，合乎他们的人格格局。其目的追求和谐，包括政教、家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选择薛宝钗。

宝钗为人面面俱到，周全四方（当家主母必要条件），有一个大我的存在。元春从大局考虑，放弃个人好恶。林黛玉生来体弱多病，不可能承担管理大家族的责任。

第十八回，元春唯一一次见到林黛玉，林黛玉一心压倒众人，但是只令作一首就心中不快，元春自然看在眼里。最后元春选的是薛宝钗：

袭人道：“老太太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如意。你的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数珠儿，别的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儿，两个锭子药。”宝玉听了，笑道：“这是怎么个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

很可惜的是林黛玉有了很大的改变，令人感慨万分。林黛玉非战之罪：体弱多病（从第三回“不足之症”到第四十多回病情更重了）。人世间的复杂奥妙。

在第十八回，当她看到出色的两个女子，经过客观的裁量，最终选择宝钗，不“以私害公”。

1. 大观园的擘建与意义（命名）
2. **情理兼备的建设基础**
3. 女儿乐园的源头

榴花与大观园的关系。“五月榴花照眼明”，“五月”仲夏时节，又叫“榴月”。五月常常与元春相关（裁定宝二奶奶的人选）。

大观园，元春归宁之所。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

饰小女儿尽态极妍，已嫁之女亦各归宁，呼是日为女儿节。（《燕京岁时记胜》）

摇摇女儿节，女儿归，要青去，送青回，球场纷纷插杨柳，去看击鞫牵裾走，红杏单衫花满头，彩扇香囊不离手。谁家采艾装絮衣，女儿娇痴知不知。（《幽州风土吟女儿节》（王蕴章））

石榴花与五月关系：

余有丁《帝京午日歌》:“都人重五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锁当胸符当髻，衫裙簪朵盈盈新。踏归百草毒可禳，系出五丝命可续。”

石榴花，溜墙托，井台高，望见娘家柳树梢。闺女想娘谁知道，娘想闺女哥来叫。（河南歌谣）

与悠久的民俗相配合的石榴花饱含嫁女思亲的意象，而这样的花生长在大观园。大观园少女都在过女儿节（端午节赐礼）。与女儿思亲、女儿回娘家有关的石榴花种在大观园，就是与元春省亲有关。端午节与女儿有关系，所以端午节日里确定宝二奶奶的人选也是必然的。

石榴花跟女儿有关——端午节是女儿节——大观园种了石榴花——元春端午节归宁

大观园对于元春不只是怀亲归宁的感性家园，而且还是元春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只是感性的家园，而是代表对沉沦的抗拒，对自由的诉求，而想要引领自我回归本体时候，所找到的一个绝对存在之域，蕴含着对存在的诗意化的沉思。在皇宫中（“不得见人”、繁文缛节、规矩森严的所在地，比贾府更有过之）元春对沉沦的抗拒，对**自由的诉求**，诗意化的沉思。

第二十三回，

元春却自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优劣，又令在大观园勒石，为千古风流雅事。……如今且说那元春在宫中编次《大观园题咏》，忽然想起那园中的景致，自从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魂，花柳无颜。

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

脂砚斋：“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金钗之太虚幻境，岂可草率。”

红学索隐派王梦阮：“太虚幻境与大观园是一是二，本难分晰。”

不仅是元春的精神家园，而且是女儿的乐园。

脂砚斋：“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

皇权，是大观园成为女儿乐园的根源。（元春省亲、建大观园、开放大观园）透过元春以及元春背后的皇权，展现出来的是在政治、社会在一切人群中最完美的政治实现就是王道。王道的实现：政治理想中最高境界。

1. 省亲：君恩王道与儒家孝道

元春背后代表的皇权对大观园的处置，体现了王道，王道是最完美的政治境界。大观园这座女儿乐园自始至终是由君权或者皇权所打造。在合情、合理、合法地创造出来一个超越时代的伟大贡献。

大观园转化为女儿净土经历了两个过程：

1. 帝王开恩：大观园辟建的目的：“抒下情”。（颂上情）

“抒下情”，即泄导人情。喜怒哀乐之情加以抒发。古代汉赋中的京都赋中，创造目的基本就有“抒下情”的含义，另一个含义为颂扬君权。源远流长，已经有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 曹雪芹继承这个传统，在“抒下情”的情况下，尽量安顿那些在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所以从会让妃嫔们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回到家与自己的亲人团聚。这就是“抒下情”。

《红楼梦》是一个颂扬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的一个仁君与王道。

贾琏道：“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贵贱上分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岂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儿，不能一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属入宫请候。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谕旨，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关国体仪制，母女尚未能惬怀。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者，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庶可**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也。此旨下了，谁不踊跃感戴！现今周贵妃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修盖省亲的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这岂非有八九分了？”

椒房：椒房，西汉未央宫皇后所居殿名，亦称椒室。因以椒和泥涂墙壁得名（墙壁上使用花椒树的花朵所制成的粉末进行粉刷，并不是红辣椒，辣椒是在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疑为花椒粉末，《汉书•车千秋传》颜师古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

（2）皇妃赐住。

如今且说那元春……忽然想起那园中的景致，自从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魂，花柳无颜。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命太监夏忠到荣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

“能诗会赋”，是一个女儿钟灵毓秀的重要条件，大观园“地灵人杰”，（香菱学诗：宝玉认为“竟俗了”的判断标准就是不会写诗。）

“然屈平所以能洞见风、骚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

太监夏守忠：人情事理是一体的两面，具有复杂辩证的道理。绝对不要二元对立来一概而论。

元妃为少女提供展现天地灵秀的灵气的机会。大观园就像一个母亲的怀抱，而元春充满温暖、保护的赐予者。

1. **“大观”天下的王道思想**

元春的作为体现的王权就是“王道”的展现。大观园就是元春命名。（大观园各处院落都是元春命名，且更适合各个人物的性情、才调。）

“大观”的研究：来自《易经》。

王利器，提到《易经》里的“大观”，只是对于大观的意涵只是考虑明清时期的用法，明清的大观是一般私家园林的大观内涵，而大观园就是有体现王道内涵没有提到。

“大观园”究竟有来自《易经》的意涵吗？曹雪芹读过易经吗？

在第五十二回，

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是难人。要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

大观窑的意涵。在清代时，大观窑是宋代官窑称呼，是宋徽宗的年号，与皇权相关。大观并非宝玉所认为的大观。（与贾政关于稻香村的讨论：唯一被批评非大观的是贾宝玉）

《易经》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颗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大观，权力与道德的完美结合。

阮籍：“于是万物服从，随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临驭统一， ‘大观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仪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罚敕法。 ”（李白、杜甫举例。）《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若夫霪雨霏霏……

至若春和景明……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透过山水描画呈现政治美善，绝不可以断章取义。

**（三）建筑格局**

1. 缩小版的皇城

中轴核心：正殿正楼（大观楼）、配楼（缀锦阁、含芳阁）

正殿额匾：“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歌咏当今的王道仁政，呼应了《易经》所言“大观”。

居中的正殿的正楼（大观楼）：行君臣之礼，在第十七回众人游完蘅芜苑出来：

行不多远，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一面说，一面走，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

脂砚斋提醒正殿位于园之正中，古代尚中思想实践：伊利亚德（罗马）：“中”是整个世界的体系的核心，在中心和正中央那里的空间就是神圣的，因此也成了最真实的。中国统治地区的首都就是位置在世界的中心上（观念），“中”在中国看来是天下之大本，“中”的观念背后有一整套宇宙论、政治论的背景的。例如《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易经》：“中行，无咎。”“尚中”（“中正以观天下”）。“地中”思想，逐渐地最终形成了一种至高的价值、思想权威，赋予人文社会中占有地中者天然地具有高峰权利。（君权神授：合理化统治权力）《孟子˙尽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大观楼（正殿）位于全园区的轴心，直接体现“中正以观天下”思想、执行君权的伦理场所（不可能是戏楼）。

正殿位于全园区正中，对应京城位于天下之正中，宁荣二府的正房在贾府内同样是居中的。

第十三回，

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封坛榜文，榜上大书……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国。

脂批云：“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

正殿：

正楼：大观楼

东面飞楼：缀锦阁

西面斜楼：含芳阁

缀锦阁收藏：

进里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熌灼，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后锁上门，一齐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兴，越发把船上划子、篙、桨、遮阳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众人答应，又复开了门，色色的搬下来。命小厮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

……

贾母……叫过鸳鸯来，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照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拿来：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

1. 线状中心的南北向中央大道

线状中心、中轴线（南北向中央大道）：

第十七回，“……众人随着他直由山脚下一转，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门现于面前……”第十七回脂砚斋：“ 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气象，无庸细写者也。后于省亲之则，已得知矣。”体现皇权的必要的规划设计。

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莲花样。左右一望，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砌成纹理，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喜欢。

1. 其他屋舍的伦理展现

荣国府：荣禧堂（御笔）

第五回，

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走过一座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门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

皇城设计亦如此：六朝建康御道；隋唐都城长安，朱雀大街；明清定都北京：中央大道。（京都中轴线）

大观园与桃花源的区别：

王安石《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而大观园的本质基由君臣之道而产生。没有皇权就没有大观园。

**（四）命名**

1. 命名权赋予与展现

命名：施展权力

大观园各个屋舍体现屋主的人格特质，除了建筑规划之外，还包含屋舍的命名。屋主、屋舍、屋命是等同的，而屋命却由元妃命名。元妃是这些主角的灵魂的赐予者，元春的品味与屋主灵魂一致的。元春审美内涵多元兼具，包罗万元，远远高于各有成毁的角色。大观园的命名：

初拟（暮春）：第十七回，贾政利用父权赐予暂拟的权利。

“有凤来仪”、“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红香绿玉”后都被删改。

宝玉获得暂时拟定草案的机会，始终谨守分寸，不脱离礼制（君臣之道）的诉求。（第二十二回，脂批：纵其儿女哭笑索饮。）贾宝玉并没有率性的拟定性灵的联额：

贾政拈须寻思，因叫宝玉也拟一个来。宝玉回道：“老爷方才所说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也用‘泻’字，似乎不妥。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亦当依**应制之体**，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拟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何如？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宝玉道：“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称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来。”宝玉四顾一望，机上心来，乃念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又称赞了一番。

……

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莫若‘有凤来仪’四字。”

……

贾政道：“诸公题以何名？”众人道：“再不必拟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贾政笑道：“又落实了，而且陈旧。”众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宝玉道：“越发背谬了。‘秦人旧舍’是**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

裁定：

第十七回，

前日贾政闻塾师赞他尽有才情，故于游园时聊一试之，虽非名公大笔，却是本家风味；且使贾妃见之，知爱弟所为，亦不负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将宝玉所题用了。——那日未题完之处，后来又补题了许多。

第七十六回，

黛玉道：“……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了，也有改的，也有删的，也有尚未拟的。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注了出处，写了这房屋的坐落，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谁知舅舅倒喜欢起来，又说：‘早知这样，那日该就叫他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馆](https://baike.so.com/doc/6479567-6693270.html)去看看。”

君权与父权是命名的裁定者。大观园第二阶段命名是最重要的。

因题其园之总名曰“大观园”，正殿匾额云“顾恩思义”，对联云：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又改题：“有凤来仪”赐名“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赐名“怡红院”。“蘅芷清芬”赐名“蘅芜苑”。“杏帘在望”赐名“浣葛山庄”。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缀锦楼”。西面叙楼曰“含芳阁”。更有“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荇叶渚”等名。匾额有“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名。**又命旧有匾联不可摘去。**于是先题一绝句云：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

“又命旧有匾联不可摘去”，姐姐对弟弟的爱，也有王道的展现。

2.元春命名：金钗灵魂赐予者

《圣经》：神说要有光，于是世界有了光。《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命名象征秩序的建构，“能够命名的人具有超常的知识，相当于祭司长、巫司长。”透过命名的创造，元春升级为类似于神的存在。

《红楼梦》的皇权是温暖的，与宽仁相容并蓄。

元妃命名使屋舍与屋主相契合。“姓名与人的本质相关……不可分割，名称不单单是个符号，构成负载者的一部分……名字的地位高于附属性的私人财产，与灵魂肉体等同……”弗雷泽：一人的名字即使不等于灵魂一个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有把名字与一个人等同于……命运的密码”。

元春的命名与场所精神相契合，元春是真正的少女的名字与灵魂的赐予者，王道的展现。

1. 大观精神的真正定义

在整个大观园设计里出现“大观”：

1.大观楼、大观园。

2.探春：大官窑。

3.宝玉评价稻香村“似非大观”（突兀），宝玉的定义是个人的定义，并不是全书的定义，“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他认为稻香村不如潇湘馆天然与人为的和谐，不是那么浑然天成的。“大观无遗物，四夷来率服。”

宝玉推崇潇湘馆因为天然。但宝玉并不是只有这个面向，他在外面比众人更为严守人伦，为潇湘馆取名“有凤来仪”，兼顾对皇权的尊重。露丝.潘乃德：十九世纪将个人与社会对立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只要个人的自我增加一分，社会力量就会减少一分，只要社会力量增加一份，个人的自我就会消减一份），毋宁来说个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把个人与社会、自然与伦理视为抵消我长的观念吗？绝对不是。潇湘馆会存在是因为有皇权，林黛玉能住进去也是因为有皇权。在大观精神理想希望“抒下情”“宣上德”，汉赋做得最好，《红楼梦》继承了汉赋思维：《大观园记》、《省亲颂》，最完美的权力展现：权力加道德。不可强求作者用“革命”思维来针对自己的时空环境，作者是在思考既有的时空背景下寻求最好的道路。

最完美的乌托邦那就是王道的实现。王道就是自我与群体的协调、自然与礼教的完美结合，人伦精神最完善的实现。所以人在礼教下不一定必然会被伤害，甚至被剥夺。

因此宝玉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性灵”的，在追求自由性灵的同时也要符合礼教的规范，二者是相容的。他对于稻香村是“似”非大观，自己也不敢肯定，他忽略掉稻香村是大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只有把稻香村纳入大观精神，大观精神才会全幅体现。宝玉关注的是稻香村与周围环境不是很协调，如果稻香村与周围环境用转圜的余地，而不是很突兀的出现，宝玉就不会认为稻香村“似非大观”。

宝玉的个人局限，唯一招到脂砚斋批评的就是贾宝玉，“原非大观”。（脂砚斋批语：“玉有病也”（第一回）“贬玉原非大观者”（十九回））

打破自己，超越自己。所有人的并存才能构成一个大世界。

4.大观精神的其他体现者。

除了元妃之外，还有探春。探春受限于未婚的身份，大观精神无法展现。

但是宝玉的提出的“女性毁灭三部曲”，其关键力量是婚姻，似乎女性进入婚姻后，就会丧失天然的一面。元春、王熙凤散发出各自的光芒。王熙凤认为探春理家受限于“也有对她说不得的事”（姑娘家）。婚姻、情欲、私情少女的禁忌，未婚女子不可以接触、涉及。

《红楼梦》批判才子佳人小说“千部共出一套”（形式）且“归于淫烂”（内容）。在紫鹃试宝玉，宝玉反应激烈，薛姨妈将宝玉的反应解释为友情，不是二人的私情；林黛玉“**幸喜**众人不疑到别处”。《红楼梦》中的小姐（探春）不可以知道有关男女之情的事。因此因为未婚，探春才能施展受到限制，在传统社会女性价值全面施展必须在出嫁后。（晓翠堂）

元春作为一个皇妃嫁入宫廷，将自己的良好的品德与皇权结合起来，而探春又会是下一位。探春是“大观精神”的接班人。

1. 封妃之喜的阴影
2. **石榴花的哀愁**

元春封妃后对贾家、个人的另一面的影响，元春封妃后尽管使家族更上一层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是是非总是一体两面。（祸兮福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老子）成与败不由自己取舍。

**封妃对于元春的影响（四顾无花地寂寞）**。

石榴花（楼子花），在传统文化中有嫁女思亲的意涵，至高无上的意味。在古典文学中赋予迟来晚到错失佳期的感叹。

子兰 （唐）《千叶石榴花》：“一朵花开千叶红，开时又不藉春风。”石榴花越灿烂越显得孤独，盛开在五月时节，错失良辰美景。元春虽然封妃，但是周围无花，寂寞十分。

王安石《咏石榴花》：“万绿丛中红一点”，浓叶万枝红一点。

晏殊：“岁芳摇落尽，独自向炎开。”呼应了元春在宫廷中的处境。

元春的优良品格使元春从女史封妃（贤德妃），寂寞一生。封妃对于元春个人是好事吗？然而元春不能自己选择。表面光辉灿烂，实际上的痛苦万分。

**封妃对于贾家的影响**。

石榴花在人文传统赋予错过佳期，贾府在末世家族女儿被封妃，是更大的伤害。

《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孔绍安的故事，

高祖为隋讨贼于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两匹、钱米绢布等。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 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寻诏撰《梁史》，未成而卒。

从此以后石榴花就赋予这样的意涵。

李商隐：“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对于贾家隐喻封妃太晚，所以它给贾家带来的表面光辉灿烂，实际上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贾家“内囊尽上来了”的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元春的封妃更是雪上加霜，加速了贾府的败落，彻底的精穷。

开始错过春天的希望、美好，对于元春是终身错失佳期，对于贾家亦如此。

1. **沉重的财务需求**

**末世的加剧与加速**：贾家的末世：入不敷出、挖东墙补西墙。（不要凭感觉读书，要刻苦研究经典。）

石榴花的楼子花表面极其灿烂光耀，但对母体却是沉重的压力、负担。花开得越繁盛，凋零时越触目惊心。元春封妃把贾家引领到如日中天、空前的高潮，比家族擘创基业的荣国公来说更上一层楼，但是迟开的石榴如血一般的红艳实际上并不是青春之际的勃发的生机的绽现，反而像临死前的奋力一搏的回光返照，源自于贾家如同一个病人，在病中孕育着一种骚动和躁乱，显现出来的一种病态的红晕维持生命能量，一次释放殆尽。“五月榴花照眼明”，昙花一现式的漫天烟火。

第二回，“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尽上来了”。

第七十七回，“百年人参”成为“朽糟烂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传达作者的无可压抑的悲伤。）（家族经济来源：田庄。）

**元春封妃产生的负面影响**：

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按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两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客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实在赔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出这法子来，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还不至此田地。”

第十八回，元春打发太监夏守忠送了120两银子。

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

贾家本身花费也很大。

第六回，

荣府…三四百丁。

第五回，

贾宝玉：“单单我们家…几百女孩子…”。

第五十二回，

麝月：“…家里上千的人…”

第七十二回，

林之孝家的：“…出过力的用不着的老人家…”

贾家人口众多，日用排场，花费极大“如淌海水”。

《读红楼梦纲领》：

贾芹管沙弥道士：一百两，贾芸种树：二百两，张材家的支绣匠工银：一百二十两，金钏死：五十两，凤姐生日：一百五十两，王夫人送刘姥姥：二百两，鲍二家的：两百两，结诗社：五十两，贾赦买妾：八百两，袭人母亲死：贾母赏四十两，贾敬丧事：一千一百一十两，贾琏偷娶尤二姐，每月供给十五两，张华讼事：凤姐打点三百两，贾珍二百两，凤姐讹尤氏五百两，王熙凤自鸣钟当五百六十两，夏太监借银二百两，王熙凤当金项圈四百两。

“元妃宠时，其所载赏赐之隆，不一而足，至贾母八十生寿，其赏赐及王侯礼物，亦可谓富盛一时。……举此一端，其他之婚丧礼节可知。殆所谓开大门楣，不能做小家举止哉？”

“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

贾珍：“……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吊**祭银五百两**……”

第五十三回，

贾珍道：“…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

贾府人口，吃穿用度；上流阶层，礼尚往来；封妃后必不可少的花费，官场上也增加更多礼尚往来的关系等。

第七十二回，

“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1. **石榴花重堕阶闻**

外祟勒索的无底洞。

昨儿晚上，忽然**做了个梦**，说来可笑：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来夺。正夺着，就醒了。”旺儿家的笑道：“这是奶奶日间操心，惦记应候宫里的事。”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家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话。”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这里风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这一两日就送来。”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住，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还没送来，等今年年底自然一齐都送过来的。”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的提在心里？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要都这么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要还多少了。只怕我们没有，要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银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平儿答应去了，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着。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凤姐命给小太监打叠一半，那一半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儿多着呢。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一面说，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脸、更衣，往贾母处伺候晚饭。

太监在皇宫独特之处，位卑却近身侍候皇帝，一言一行影响上意及皇妃处境，乃至家族命运，不得不应候的人。元妃封妃在末世，贾府难以支应，将来注定“得罪人”不少。太监不断地勒索的这种困境甚至让王熙凤晚上做噩梦，成为她的梦魇。再加上贾家降等承爵，田庄等都随着爵位降下也在减少。在不断得罪人之下，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元春，会变得孤立无援，形成非常可怕的后果：“虎兕相逢大梦归”。虎兕相逢，政治恶势力彼此斗争，身在权力场的元春被卷入这样的恶斗。元春的封妃对于贾家只是一个表面虚幻的假象，没有发挥鱼水帮衬的加成效果（欠缺财力），接连四五支的楼子花对于贾家是难以支撑的重量。唐诗中讲到楼子花：“欹红婑媠力难任”，再加上接连四五支的楼子花。

双重地错失佳期会导致惨烈的后果。石榴花盛放的季节紧接着将步入萧瑟的秋季，就会凋零衰败（盛极而衰、物极必反）。

第十三回，

秦氏道：“婶娘，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石榴楼子花的陨落。**

**元春人物判词、灯谜诗与石榴花的意涵同步比照：**

|  |  |  |
| --- | --- | --- |
| **判词** | **灯谜诗** | **榴花意涵** |
| 二十年来辨是非 | 能使妖魔胆尽摧 | 恐合栽金阙 |
| 榴花开处照宫闇 | 身如束帛气如雷 | 封作百花王 |
| 三春争及初春景 | 一声震得人方恐 | 榴花更胜一春红 |
| 虎兕相逢大梦归 | 回首相看已化灰 | 石榴红重堕阶闻 |

〔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销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政治斗争一旦沾染就无法抽身，元妃有可能意外猝死。

第十六回，贾家众人面对宫中颁谕旨都是“心神不定”“惶惶不定”。

第十八回，元妃省亲第二出、第四出：《乞巧》、《离魂》，元妃个人命运戏谶。

元妃与贾府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情与理解人物）

1. 宫廷诡诈与人情事理（补充）

人是很容易被陷害的。《战国策˙楚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 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 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

要陷害人好容易，人的心用在为恶上很难。掌权者，应该锻炼自己判断力、认识力、意志力，要超越人性。而像郑袖的机心时时存在的，尤其是元春生活在处处皆是郑袖的皇宫中。一个人要自我节制，尤其是作为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不要偏听不要被自己的愤怒冲昏头脑。劳伦兹引述莎士比亚的话：“有才者虚怀若谷，有力者**耻于伤人**。”（探春的例子）

贾府生活中陷害人是很难的。（袭人告密说很难成立的。）

人物论——李纨论

1. 序言

1.《红楼梦》读者阅读时的要求：超越自己的限度，炼造自己的灵魂，开阔自己的视野。理解每一个人物，《红楼梦》塑造的每一个人各有各的特点，立体多面向的发展，这也是小说家的功力体现。读者在阅读小说谨记停下来思考，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

2.主标题：白梅（贞洁、气节、出世）与红杏（青春、情欲追求、入世），二者矛盾的同时存在。李纨看似趋近扁平人物，在贾府日常生活扮演例行摆设，实则并非扁平人物。李纨位列十二金钗，因此了解李纨，让我们更宽广的了解人性。

3.李纨在《红楼梦》地位：

《红楼梦》塑造人物符合叙事学中对人物建构原则。《小说面面观》（福斯特）中将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圆形人物两个形态。“一本复杂的小说常常需要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出入其间。”依照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的表现进行分类，随着生命史进行的行为表现：

（1）扁平人物：单面向。例如：《长日将尽》主人公的男管家史蒂文斯，核心理念：保护主人。他表面行为变化都是依循一个单纯的理念表现、功能。（如《红楼梦》赵姨娘，其理念就是赵氏集团的利益所在。）

（2）圆形人物：多面向，成功的小说要有各种扁平人物，来衬托圆形人物的变化。圆形人物，属于三度空间，他随着时间在不断地变化随时延伸，不为单一价值所限，才会呈现的自然。（区分：并不是说人物品行、性格中有好、有坏就是塑造得很成功，而是对人物描写多层次的（包括人性弱点），**随着时间的变化成长的人物才是圆形人物**，不要理解错误。）小说人物的塑造要用令人信服的方式，给人新奇的感觉，就是圆形人物。如果这个人物不令人信服，却给人新奇的感觉也不是圆形人物，这是一种廉价的操纵读者的手法。圆形人物深不可测，活在小说字里行间，不要包装在廉价浪漫的元素下，不是让人信服的（《牡丹亭》）。

脂砚斋评论尤氏：“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贤）。所谓人各有当。”人格缺失，不等于道德低下。小说人物各有缺点，这才是“至情至理”，与当时的才子佳人小说（野史）“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区别。（人物塑造的缺点，才子佳人小说是指青年男女爱情小说，包括《牡丹亭》《西厢记》等）。

补充：《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误解小词典”：坟墓，荒凉、死亡；而东欧人认为坟墓：安息、抚慰、温暖。日常生活中都在鸡同鸭讲，在表面层次，沟通是无效的。仔细了解《红楼梦》中所说的语汇的含义，自觉地训练自己。

脂砚斋评宝钗：

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

人物如何立体化。

米克˙巴尔：“人物在小说首次出现，所知不多，够了的人物的特征并没有攫住，所以在叙述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一个好的小说，人物形象建构的原则就是**重复**。资料的累积在形象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零散的事实加以聚合，建构一个人物形象。除此之外，这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也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形象建构。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相似、对照**；人物也是会变化的，人物的变化有时候改变人物的整体建构，总之重复、累积、与其他人关系、变化共同作用是构造小说人物的原则。”

1. 如何区分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圆形](http://www.so.com/s?q=%E5%9C%86%E5%BD%A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人物是指[人物性格](http://www.so.com/s?q=%E4%BA%BA%E7%89%A9%E6%80%A7%E6%A0%B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比较丰满，表达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圆形人物深不可测。反之，扁型指人物性格刻画比较单调，人物[好人](http://www.so.com/s?q=%E5%A5%BD%E4%BA%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就好到底，[坏人](http://www.so.com/s?q=%E5%9D%8F%E4%BA%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就十恶不赦，缺乏人物性格的变化和[人性](http://www.so.com/s?q=%E4%BA%BA%E6%80%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的复杂。曹雪芹塑造的李纨是一个符合叙事学的**辩证发展的立体人物**。

1. 性格与命名

**性格成因：贤媛教育。**

第四回，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第四回）

**命名的含义。**

米克·巴尔：当人物被赋予名字时人物就有了性别、籍贯、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更多东西，名字可以有目的的与人物的性格发生关系。

洪秋蕃《红楼梦抉隐》：“《红楼》妙处，又莫如命名之切。他书姓名皆随笔杂凑，间有一二；有意义者，非失之浅率，即不能周详。”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乎？”

《红楼梦》中的官话：金钏被王夫人打，“照着脸一巴掌”，“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照着”是北京方言。

宝玉灯谜诗“天上人间两渺茫”来自于晚唐的诗人曹唐的诗句（典故）。

李纨的父亲李守**中**，脂批：“妙！盖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为情所陷哉！”

金启孮考究“李纨”：李白《拟古诗十二首》其一：“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在这样教育环境下成长的女孩子，不会为情所陷，人格贞定。

第四回脂批：“此时处次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实罕见者。”女性守寡，人们的偏见的一概而论，蒙蔽了历史的丰富性。脂砚斋认为年轻过女性守寡罕见。清代因为官方鼓励寡妇的守节，寡妇的守节的比例比以前高，在脂砚斋看来是很仍是罕见的，因此不能说中华文化是吃人的。满清统治者更加推崇汉人文化，满清妇女守寡比例比汉人高。

贾母、王夫人因为素喜李纨贤惠、加上年轻守寡，令人敬服。第三十九回，

　　李纨道：“你倒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你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们两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趁年轻都打发了。若有一个好的守的住，我到底也有个膀臂了。”说着不觉滴下泪来了。

这一哭是对一人独守没有陪伴的悲哀，也有对贾珠过早死亡的遗憾。第三十回，

因哭出“苦命儿”来，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贾政听了，那泪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

李纨因为提到丈夫的死，而放声痛哭，有对自己丈夫早亡的痛，当然其中也饱含着对丈夫浓烈的感情。泰戈尔《漂鸟集（飞鸟集）》：“生命因逝去的爱而更加丰满。”“贞洁是一种财富，因着丰沛的爱而来。”因此对于守寡守节不要一味地以礼教吃人来理解，这亦可能是李纨出于对丈夫的爱。李纨因为逝去的爱（守寡）变得更加丰满（住进大观园）。

1. 人格特质

**竹篱茅舍自甘心**

李纨“惟知侍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大菩萨”“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问事不知，说事不管”。

第六十五回，

兴儿拍手笑道：“……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他的浑名叫作‘大菩萨’，第一个善德人。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们交给他，看书写字，学针线，学道理，这是他的责任。除此问事不知，说事不管。……”

贾府这种世家大族也要求李纨必须守节。

李纨现在的性格特质的形成，一来是她的天赋，二来是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三来是她嫁入贾府这样的世家大族对寡妇的要求。

李纨自己也认可这样的生活状态：第六十三回李纨的花签词（老梅）：“霜晓寒姿”，“（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真有趣。”（李纨说道，切中心怀）“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废与兴”。

李纨的自觉与自决：高士奇《自题嗅香图》：静中只拈梅花嗅，不问人间是与非。

李纨在沉静中有一份生命的流动，在无静无为中有一份安然地自得。欧老师认为，不能只用李纨被礼教吃掉来理解她。

第十七回，“似非大观”“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李婉的德行良好。李纨的性格如一潭死水。

在下人的眼里：

第五十五回，“尚德不尚才，未免逞纵了下人 ”。

第六十五回“大菩萨”“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

第七十五回妆奁无胭脂，日常生活也是清净无比。

第七十回“不玩”“更寂寞了”。

碧月道：“我们奶奶不玩，把两个姨娘和琴姑娘也都宾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头去，更冷冷清清的了。两个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寂寞呢。”

1. 红杏的隐喻

**1.序言：人物预定性的突破**

李纨作为一种类型人物的塑造，透过叙事学告诉我们除了用重复的方式来不断地加以强化形成一个印象鲜明的很容易被人判断的一种的人格内涵之外，叙事学中对人物的塑造还有别的手法：对照（与别的人物的关系）。

米克巴尔：“类型在人物的可预测上面实际上会起到作用（李纨的性格特征可以一贯的推演），类型所发生的变化就会受到展示、满足以及期待落空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在情节不断的发展中有预测心理满足，也有期待落空的时候，就呈现出人物的多样性），以这个人物的刻板印象来说，当一个人物的预定性越强，那么由他所涉及到的结果问题，所产生的张力，在某个意义上就会变成实现人物自身的确定性还是突破这种确定性，那么这其中的张力就会越大。”当一个确定性越强的人物在后来的发展中到底是加强或实现这个确定性，还是改变我们之前在脑海中形成的一种确定性，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会随着确定性的一个挑战而会越来越呈现出他的复杂性。“人物的可预测性与人物的参照性密切相关的。”人物的刻板形象形成的一个参考架构使得这个人物的可预测性相对同一个比例，也同样程度的关联在一起。可预言性：预言人物未来的发展与表现。可预言性的效果到底是强和弱，如何达到，都有赖于读者对于文学和他所阅读的书籍的态度。“除了小说家非常巧妙对人性复杂的洞识而产生的一个叙写的上面的微妙的变化之外，那么读者也要参与到这个人物的变化的发现中。”如果一个读者在面对文学作品，在阅读书籍时，态度究竟是强烈地倾向于加以填补还是任凭故事所左右。小说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地把所有的细节都统统都展现出来，那读者到底是积极地参与到其中去填补作者所忽略或所刻意留白的那个部分，去参与其中并积极加以建构使得这个人物更丰满还是以被动的、怠惰的读者任凭故事所左右，其次读者的态度是迅速地浏览这个书籍还是常常中断阅读以停下来思考一番。挑战读者的主体性，经典阅读越伟大就需要读者所贡献的就越多，如果你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勤劳的读者，就越能够把小说家所开展出来的复杂与丰富更多的程度地表现出来或挖掘出来，如果是怠惰的读者就会只任凭自己之前所截取出来的印象，所形成的一个类型的刻板经验，然后就匆促地浏览当中任由你所记得刻板印象主导了对这个人物的认识，所以这样一来人物的可预言性或者他的确定性当然就会变得百分之百了。（用刻板印象来理解人物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有关于人物的可预测性的信息其实只是对他的潜在的确定性提供线索，真正的可预测性并完全可能证实。”一个好的小说家笔下好的人物他的可预测性通常不可能百分之百，换句话说人物就像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总有很多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逻辑底下很机械式的再现而已，那么因此真正的可预测性并未被证实的意义就是这样。

好的读者就是好的倾听者，能够缩小自己，读者如何独属于他平时怎样做人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机制，出于同一个人格特质。好的读者是理性的，更好地判断加以甄别，对人有一个更好地理解。李纨出场不多，表现人物多样性的幅度也不够广，可预测性也较强，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她身上可以看见所谓的真正的可预测性并未被证实，也就说人物实际上他有很多可以去突破他原先所形成的预测性而让读者感到期望落空形成的人物认识的一种巨大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实在是精彩万分。

第十七回：

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的矮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

“青山斜阻”“黄泥筑就的矮墙”“稻茎掩护”：外界隔绝，围困的局面，李纨作为一个在传统礼教的要求之下成为绮罗世界、万艳丛中的一点死灰，繁华场里的一片空白在精致华贵的大观园中很奇特、很突兀的建造这样一座失于人力穿凿，“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的稻香村，也是作者在可以设计在凸显李纨的性格特征。然而人都有七情六欲的，不可能一为槁木死灰。青春脉脉流动的大观园里，李纨独独这里像一滩死水的稻香村中却又很突兀地出现了所谓的死灰中中的一丛红艳，空白里的一片繁华：“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这说实在的就跟大观园中与大观园里稻香村的设计是背道而驰的。）视觉上强烈的，某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对立的冲突美学，这样一个色彩的张力确实是稻香村最突兀、奇特也让人觉得值得深思的地方。“喷火蒸霞”“数百枝”，稻香村简直就是淹没在花海，被花色的焰火熊熊燃烧所吞噬的感觉。（稻香村有这样的吗？）

喷火蒸霞：（原是形容桃花）

唐代韩愈《桃源图》：“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桃花就充满青春气息，甚至与婚恋、情欲有所关联，远近蒸腾一片。

退之《桃源行》“种桃处处皆开，川原远近蒸红霞。”状花卉之盛，古今无人道此语。

——许顗《彦周诗话》

红杏：

宋淇《玉楼春.春景》：“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样的杏花（盎然的春天的气息）不是简单的人为围墙篱栅就可以困住的，他会汹涌而出、宣扬春天的最丰沛的生命力，但是当与人文相结合的时候就象征着心里不安、气愤有所突破的某一种本能所以把这个韩愈描写桃花的蒸霞再加上杏花，呈现出一种让人难以逼视的炫目的效果，与周围素黄枯淡的整个稻香村的主调相对比，那真是别有用心，也别有含义。作者在告诉我们这一处槁木死灰的残余灰烬里在表面上看不到的幽暗底层其实仍然冒着炫目耀眼的红光余热。生命的活火山是不死的，只不过变成一种长年沉眠的休火山。

红杏象征着人性中不可避免地贪嗔痴的欲念。

**2.闷烧的余烬**

1. 诗社掌坛的盟主权威

对于诗歌的一种高妙的品味与雅兴。诗社的邀集与凝聚的核心人物具备诗社盟主的资格和功能。

诗社凝聚众金钗，同时为金钗所禀赋的钟灵毓秀，山川精华能够完全彰显出来的一个必要的触媒，一个根本条件，假如没有诗社，大观园将会失色万分，没有诗词的点染，大观园空有一个美丽的模型，但是可能就会失去灵魂，所以诗社是大观园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诗社是从宋代长远的文人的累积。

创立：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虽然探春是登高一呼的人，但是现有这个构想的人却是李纨。

探春给贾宝玉送来一个帖子：

娣探谨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之下，未防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昨蒙亲劳抚嘱，复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瘝痌惠爱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处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此谨奉。

…

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做诗，瞎闹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着你作兴起来。”

…

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保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做诗，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号，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儿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做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容我做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还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是这么着就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

文人的诗社运作必要条件包括三个要素：发起人（组织者）、参加者、诗社活动。

发起人、组织者：主盟（社头、社首），文学上、政治上的成就与影响力；自觉地盟主意识（照顾群体、安定诗社、维系秩序）；

参加者：对盟主遵从与服膺意识（群体意识的体现，是群体更有生命力。）

诗社活动：透过**唱和、品第、标榜**等等活动形式，强化社员之间的凝聚性，对发挥外诗社的影响力（《红楼梦》诗社非如此）。

**唱和**：在这样的诗歌创作中彼此交流与切磋，很容易使彼此的美学主张基本达到一致，而形成共同的风格。（海棠诗社也是如此，尤其是体现在联句（五言排律）：卢雪庵联句，中秋夜即景联句）

**品第**：诗社主盟对社员的对于社员的诗作进行评论优劣、裁断高下，盟主权威的具体体现，也是对盟主权威的进一步强化。李纨自荐掌坛，始终拥有最高的盟主权威，多次活动中李纨就是裁定诗作的标准。众人都很服气，这也与李纨评定客观有关系，加强这个权威为人所信服。诗社运作是在一个微妙的状态下保持平衡的，当诗社品第活动中已经隐含着一种竞技赛评比情况时，那高下的论断就不能够以盟主的个人的喜好为依归，所以真正好的盟主既有权威，而这种权威是建立在把自己的主观好恶放在一边，然后用真正合乎众人共识之下的客观标准来评第，这也是盟主让人信服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标榜**：促进诗社和谐，调节社员内部关系。在《红楼梦》的诗社运作也看得很清楚，互相称赞，互相标榜。

就这三点来看，李纨的主盟做的是否得当。

首先李纨这位诗社盟主的担任资格与文人的诗社传统不大一样：“序齿我大”、“管情说了大家合意”，合乎盟主的基本条件。要明白人各有才，“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李纨能够平等地看待所有人，而这个平等也不是齐头式的平等，而是真正地了解人各有个自己所长的地方，然后好好地努力，有机会好好地加以掌握、表现。李纨自己知道自己“不会作诗”，在元妃省亲“勉强凑成一律”，宝玉也认为“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最公道”。众人对宝玉的话加以应和“自然”，对于美学、审美比较优劣有一定的判断力，不会被私心所蒙蔽（贾宝玉在对林黛玉的诗作品评不服。）。“李纨这个人很有意思的地方，绝对不只是槁木死灰，一潭死水的部分就是对于诗社成立表现出热衷、支持和带动，第一次诗社活动，李纨能给全方位的考虑，客观公正的评宝钗为第一，不理会宝玉的抗议，坚定威服众人很重要的第一次的表现，通过评诗曹雪芹也深层地展现李纨的思想性格的丰厚内蕴。”尤其当第五十一回宝钗对宝琴的两首怀古诗公然要求另作，《蒲东寺怀古》（出自《西厢记》）《梅花观怀古》（出自《牡丹亭》），两部可以做戏曲，不可做书本来阅读。李纨的论据关夫子的例子，论证说书唱戏知道，我们也可以知道的。

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人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

“李纨知识广博、内蕴丰富的少妇，也是一个潜在的社会活动能量的女子。”李纨具有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不可抑制的创造活力、较高的人生价值追求、荡漾的青春生命力（四十九回到五十回）（白雪红梅）。

李纨“虽不善作却善看”，是两种不同的才能，甚至一般来讲是一种具有互斥性的，难以兼具。

清代作家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中云：

“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辞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

问：钟嵘《诗品》为千古评诗之祖，而记室之诗不传，岂善评诗者反不能诗乎？

答：非特善评诗者不能诗，即善吟诗者多不能评诗。……因知人各有能、不能也。”

——《竹林答问》陈瑾

福莱（加拿大）：“（约翰.斯图亚特.弥尔）‘艺术家不是被人聆听，而是被人偷听。’小说家、诗人都不应该自己跳出来解释他要做什么，不止如此，就算他在文本之外跳出来恐怕会比真正训练有素的批评家还要来得平庸，不能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来对于他的作品提供更好的解释，为了从根本上维护批评的存在权，假定文学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它有他自己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就他所讨论的艺术而言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文学批评与创作完全不相关。“但丁为自己的作品《天堂》第一章作评论，它只不过是其他批评家的一员而已。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对于确定一首诗的价值，批评家是比诗的创造者更好的法官。”

李纨“不善作”没有减损“善看”的价值。李纨做盟主实至名归。

1. 吝啬惜财

李纨的人物形象很丰富：不只是竹篱茅舍自甘心、不问废与兴的一面，还有对诗社群体活动的积极参与。当然李纨立体化还有一面来自于无意识的内在冲突（扩大人物立体化性的版面）：对金钱的敏感、吝啬。（李纨是一个沉默的大财主，表面看来富贵气象一洗而尽的稻香村，实则是财富的宝矿。）（衣锦夜行）

第四十五回，

…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先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买去。’”……凤姐儿笑道：“**你们别哄我，我早猜着了，那里是请我做‘监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个**进钱的铜商**罢咧。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着做东道儿。你们的月钱不够花，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不是？”说的众人都笑道：“你猜着了！”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凤姐笑道：“亏了**你是个大嫂子呢**！（长嫂如母，有照管之责）姑娘们原是叫你带着念书，学规矩，学针线哪！这会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里的地，**各人取租子**（庄园经济）；**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有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官中的（公家）。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着他们玩玩儿，**能几年**的限呢？他们明儿出了门子，难道你还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个河涸海干，我还不知道呢！”

贾府未婚公子、小姐、姨娘月钱2两，已婚5两（李纨受到额外补助）。老太太、太太月钱20两。李纨的三大财源：月钱是别人的10倍，园子租金，年终年例上上等。李纨花费：无。李纨的净收入/年：四五百两银子（够刘姥姥家花费20年）。

诗社花费究竟是多少呢？

第四十九回，

李纨道：“我这里虽然好，又不如芦雪庭好。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咱们大家拥炉做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况且咱们小玩意儿，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是了。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送到我这里来。”指着香菱、宝琴、李纹、李绮、岫烟，“五个不算外，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你们四分子送了来，我保管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宝钗等一齐应诺。

诗社花费一次花费五六两。史湘云做东，请吃螃蟹宴，共花费20多两（螃蟹宴规模大，包括请贾母、王夫人、上上下下一干人等的。）。而且诗社常常是因故取消。李纨对金钱只进不出，滴水不漏。正因为王熙凤的一番话刺中李纨的要害，于是李纨给予强烈的回击（平地波澜）

1. 敏于金钱

第五十六回，

探春道：“……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赖妈妈请贾府众人去他家的园子里。）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探春道：“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世代贵族的千金小姐不知道世俗的）

……

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忙笑道：“蘅芜苑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两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儿？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花、藤花，这几色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李纨如何知道的？）

史湘云不认识当票子。

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看这个？就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是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呆子呢。”

第五十一回，贾宝玉与麝月不认识戥子。

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

因此厨娘柳家的也有这样一番话：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

李纨的这个心理可能是出于强烈的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寡妇的身份与处境），于是把依靠放在金钱上，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世事无常，自己身边有点老本，或许能获得点安全感。

**3.死水中的波澜**

1. 心直口拙的急怒反击。

在灰烬里窜出火光，在一个无见无闻的设定下的突破。（刻板形象的突破，人物立体化。）

荣格：“投射心理”。

第四十五回，王熙凤揭露李纨的心病，发生了口不择言的反击。（王熙凤算账“账也清楚，理也公道”。）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世俗泥腿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儿。你今儿倒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还不要呢！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儿才是。”（没有推翻王熙凤的语言、算的账，只是非理性地进行反击，提到打平儿转移话题，不是在讲道理。直击要害，王熙凤打平儿非常愧疚，李纨攻心为上。）说的众人都笑了。

诸位学者对李纨这一段话的评点：

以谑代骂，令人胸中一快，不特为平儿吐气也。真抵得骆临川讨武后一檄。此日李纨独豪爽，凤姐独和软，皆为仅见。

——《八家评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眉批

这一段将骆宾王《讨武曌檄》与李纨的这一番话相提并论。

也有现代学者认为：“李纨与王熙凤的对话这已经形成一种英雄与英雄交手、强女人与强女人对话的阵势，原来李纨、凤姐都是脂粉堆里的英雄，人们既欣赏凤姐的绝顶聪明狡黠，又欣赏李纨的柔中带刚，刚时直如兔子搏兔、雄风飚起，势不可挡。”

众学者也许看到李纨与王熙凤势均力敌的气势，凤姐落败的结果，然而李纨在交锋过程却有强烈错综的情绪纠葛，严重错损的思考理路，夹缠不相干的事情。脂砚斋批语：“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将万句话来并成一句，毕肖！”

李纨的反击不可以与《讨武曌檄》相提并论的原因：

1. 王熙凤没有犯错，王熙凤“账也清楚，理也公道。”
2. 李纨的语言粗鄙。“无赖泥腿”“市俗”“下作”等。（戏而虐）

李纨的过度反应的可能原因：荣格：无意识投射心理。

弗兰兹（德国）：投射是一种在他人身上所看到一种行为的独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倾向性，但是这一种行为的独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倾向性我们自己有，也都变现出来，重点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这才叫无意识心理。投射心理就是把我们自身某些潜意识的东西不自觉地转移到一个外部物体上去，然而当投射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投射者身上发现强烈的情绪、言语或者是行为反应。

如果人们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倾向，这就是投射。投射既然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每当我们某一种与意识无关的人格特征被激活之际，投射心理就会趁势登场。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某些东西时时尚在我们身上也存在，然而我没却没有察觉我们身上也有，所以，就是因为无意识的投射作用我们往往在他人身上看到不被自己承认的个人特征，以至于不论何时只要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包含了过度的情绪或反应过度，我们大概就可以确信我们体内的某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受到了刺激正在被激活了出来。

李纨之所以反应激烈，也有可能李纨身上有王熙凤的一个面向（机关算计、对金钱斤斤计较）。

1. 同类者的不甘与嫉妒

李纨无法免除人性中的爱憎之情（人难以避免，想办法处理而不是纵容。）

芦雪庵联句之后，贾宝玉落第李纨进行了一个风雅的惩罚（折梅作诗），对妙玉表达不喜：“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

第五十回，

李纨笑道：“也没有社社担待的：又说‘韵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联句’！今日必罚你。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插在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取一枝来插着玩儿。”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

贾府众人对妙玉态度：礼遇。

王夫人下帖请；元春省亲没有写到栊翠庵，维护妙玉的高傲；贾母来到栊翠庵，非常客气，妙玉受到菩萨的庇护；林黛玉被妙玉当面呛声。丫头敬而远之。贾宝玉包容她。唯独只有李纨表达了对妙玉的不喜。

妙玉为人：

第六十二回，“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宝玉言）“放诞诡僻”“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邢岫烟言）。

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话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理数。”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

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的《洁净与危险》：“干净与肮脏的分类救人类划分出来的。合乎原来的分类标准，同样的东西逾越原来的位置就会肮脏，逾越了分类标准就会发生变化（例如一双球鞋在鞋柜与在餐桌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会被排斥、被欺负，就是因为不符合我们对他的要求。”妙玉引发李纨的反感可能就是逾越了世人的分类，打破正常的秩序，尽管没有做坏事，只因为身为道姑，过着名流的生活，用着故宫博物院典藏级的物品，就会因法人的反感。妙玉越界行为：身份、性别越界。

李纨讨厌妙玉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嫉妒。

通常会有嫉妒情绪发生情形，人们不会嫉妒爱因斯坦的聪明，不会嫉妒李白的诗才，然而却又可能嫉妒同班同学成绩比你高。嫉妒产生的时候，当事人不会同意的（因为会承认自己不如人），他会选择丑化他（谩骂、践踏）。嫉妒一个对象是同类关系或者自己认定的同类关系。产生嫉妒的条件：同类人。

马克斯˙舍勒“共在关系评论体系”（价值伦理学）《道德建构中的怨恨》：“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把自身和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不如人），人是社会化的生命样式（与人接触处互动），于是人总是在存在价值的伦理比较中来理解自己以及理解别人，而在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伦理比较中，比较者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分为流俗者地比较（有的就会引发嫉妒怨恨）和高雅者的比较（不会引发嫉妒怨恨的），高雅者比较之前自己把握价值，不会把价值比较作为了解自己和他人价值的根据，那么这种高雅者拥有的一种质朴的，指向存在自身的自我价值感，因此他不会去无谓地与别人比较，也不用担心与人比较时候会发嫉妒怨恨，是可以自由地承认并且吸纳别人的优点；流俗者的比较是通过价值比较来把握价值的，这一种流俗者倘若不进行比较，他在别人身上就把握不住任何价值，所以，流俗者（会产生怨恨和嫉妒的这一种）的价值比较就会形成两种类型：强者与弱者。强者就会奋求，弱者就会怨恨。怨恨者的心态我本来应该像你那样风光，可是我又没有能力像你那样得意，于是进行这个比较的人就会自惭形秽但他又没有能力去获取被比较的人的那个价值，于是被他用来比较的那个对象的存在就会对他形成一种生存性的压抑，于是这个自觉不如人的人处在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中，而为了消除这一种价值比较的紧张，于是怨恨者或者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将一个被承认的价值降低到它实际上欲求到的水准，怨恨产生人与社会群体的共在关系，这种比较就会涉及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李纨）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会在等级内进行的，上帝与天命的位置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位置是被安置好的，你必须在给自己安定的位置上履行自己的特别义务而这种观念就会在等级的社会中处处支配你所有的生活关系，所以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和他的要求都是与这个位置的价值内部在打转。”妙玉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履行自己的责任，逾越被安置好的位置（份际）的要求。“当个体与群体以及社会角色认同以及他在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既定秩序中的定位不相符合的时候，由此在此产生社会性的生存价值比较时，怨恨心态就会产生。”李纨（寡妇）的生存处境与妙玉（道姑）最接近，当发现妙玉（胭脂般的红梅）逾越社会对生存处境的要求，怨恨心理由此产生。

让我们不要变成流俗者的价值比较，包括强者的奋求，更不用说弱者的怨恨，致力于高雅者的比较。

1. 到头谁似一盆兰

第五回，李纨的判词：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到头谁似一盆兰”：贾兰是贾家子孙最出色的一位后代。贾兰在很小的时候在母教与自我天赋之下，在家族败落的条件下，找到一条较好的出路：科举。（忏悔录：无止境的惭愧与内疚，对家族的复兴无望。）

第二十六回，贾兰在演习骑射（念书念累了）。一是，反映旗人文化，武事教养，包括骑射。二是，与大观园对生命礼赞氛围是冲突的，所以要让贾宝玉出来制止。

年纪小而有志气，合乎“佳”子弟的要求（来自王谢家族的传统）。佳子弟，自六朝以来，世家大族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培养佳子弟。此词来自王谢家族。

第二十二回，家族聚会时，老爷没有叫他，他自己没有去，小小年纪就有自己的傲骨所在，不愿意凸显自我，很强的自尊心，挺直腰杆的傲骨，用家族最高的目标要求自我。

思考：巧姐被狠舅（王仁）奸兄所害，奸兄究竟是谁。不可能是贾兰的。

《红楼梦曲.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后人钦敬。

贾兰的功名对于李纨也是一场短暂的虚名，丈夫的恩爱、儿子的功名对于她也是抵不过无常的生老病死。原来死亡是李纨一生的难料的祸福。这是她一生的命。“枉与他人做笑谈。”世人对他人的辛酸苦辣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正如辛弃疾的一首词所说：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辛弃疾.宋代）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什么“愁滋味”不能说呢？值得人思考玩味。

如冰好水空相妒：寒山《无题》诗借用冰与水的关系同一物体不同状态，比喻生与死的关系。

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成水。

已死必应生，出生还复死。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死亡来临之后，无论喜，还是怒，无论悲哀，还是荣耀都是他人的闲话与笑谈。

守寡一生，教养出来一个佳子弟，这是她人生唯一的光耀。然而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又是她一生的悲剧所在。死亡将她的丈夫带走，死亡又在她最光耀的时候又让这种荣耀戛然而止，这就是李纨的一生。

人物论——妙玉论

1. 绪论

在李纨身上是两种花的矛盾统一，红杏展现的就是对老梅的竹篱茅舍自甘心的人性突围，贪嗔痴爱在她身上显现。

李纨（老梅）与妙玉（红梅）的同质关系究竟在哪里？

1. 妙玉是出家人，**宗教**要求六根清净、与世隔绝。李纨，守寡，**礼教**要求压抑七情六欲，都是局外人。 教，强制性，至高的神圣的命令。
2. 梅花作为代表花。李纨是老梅，妙玉是红梅。梅花，孤标傲世，凌寒盛放，寂寞中的坚守。梅花，被赋予这样的道德象征在宋代。唐代推崇牡丹，在那个时代，一望而知，美而丰厚，展现自我。唐代文化喜欢自我推荐，自我实践。（事情没有好坏，只有品格有好坏。）而宋代却喜好孤高的花，比如菊花、莲花、梅花。

红梅：一方面出世（梅花特性），一方面又入世（红色）。李纨欣赏栊翠庵的红梅，说明她能欣赏青春之美的红色，同时也出于梅花的同质性。

1. 所住的场所具有同质性。

第四十九回，

忙忙的往芦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了一回方走。

人到栊翠庵有山的阻隔，稻香村同样有山阻隔。稻香村的色调一片泥黄色，栊翠庵一片素白。二人的生命处境有相似之处。

1. 色彩反差曲折地反映人心的本能、本性。

红色象征人性无法根除的七情六欲。红杏象征李纨来自本能的反叛，灵魂中的休火山的窜出火苗的不安；红梅象征妙玉青春少女的心怀，无忧纷扰的情况下——栊翠庵是妙玉的个人王国——发展自我的个性。

第五回，人物判词妙玉：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环境客观条件下衬托下的高洁，实际上并不是人格价值的高洁。环境纵容下来的高洁，她内心充满世俗的向往，在虚矫的外表的掩盖下，会产生矫揉造作的效果。

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必自豪，不必高傲，因为是环境、时代才能包容出来的，并不是个人努力的，并不是来自人格力量。

芳洁情怀入定中，浓春色相未全空。

本来人较梅花淡，一着东风便染红。

——姜祺《红楼梦诗》

芳洁中别饶春色，雪里红梅，正是中意。

——姜祺《红楼梦诗》注

一般混迹在红尘，何事偏称槛外人？

泥湿未沾风絮里，梅开已逗意中春。

——周澍《红楼梦新咏》

1. 身世与性格

**栊翠红梅：自觉的自我追求与性格实践**

第十八回，

林之孝来回：“采访聘买得十二个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连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这姑娘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十八岁，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伏侍，文墨也极通，经典也极熟，模样又极好。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他师父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遗言说他：‘衣食寝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你的结果。’所以未曾扶灵回去。”

《红楼梦》的城市情节：贾府所在金陵（南京），金陵情节之外，还有苏州情节，才华、美貌极高的女子的共同籍贯。江南金粉（林黛玉、妙玉、慧娘、十二个女戏子）与优美、细腻、高雅的文化联结在一起。某个意义上，钟灵毓秀、山川精华对人的气质的熏陶与影响。

妙玉出身诗书仕宦之家，在这样一个贵贱阶级社会中，这样的家族重要的并不是代表权力宰制与剥削，实际上联动着背后的隐含的所有教育、文化资源各方面对人的心性、气质的影响，《红楼梦》赞扬的是读书仕宦之家，与暴发户不一样，在中国的小说中绝无仅有，《金瓶梅》中描写的是暴发户，而不是真正的世代熏陶、累积百年的门风教养。

张竹坡对《金瓶梅》评点极好，他认为其中的吴月娘（文中最贤淑）因为不懂礼教，所以流于市俗。

《红楼梦》孙绍祖、夏金桂都是暴发户出身，都是新荣之家。

读书仕宦之家不会流于市俗之辈，因此妙玉极为讲究。

妙玉整个人生的经历与黛玉极为相似，差别在于妙玉最终出家。妙玉的父母为了维护妙玉正常的人身先付钱买许多替身，说明妙玉在俗世家庭极为受宠。妙玉的出家并不是因彻悟而出家，而是不得不出家。（《红楼梦》中性格独特的女子自小受宠。）

妙玉在及笄之年之后父母亡故。《红楼梦》中性格独特的女子大多为孤儿，没有庞大伦理关系约束、限制，性格向着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

妙玉追随师父，师父亡故后，临终有遗言：

衣食寝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你的结果。

如果妙玉就这样回乡，只能依靠自己的家产，而留在长安，将会来到贾府。住进大观园，拥有属于自己的栊翠庵，摒除外在红尘的干扰，使自己的个性更加肆意发展。（在《红楼梦》中对王夫人处处赞美。）

王夫人便道：“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性傲些。就下个请帖请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叫书启相公写个请帖去请妙玉，次日遣人备车轿去接。

林之孝家的揣摩上意，先一步邀请妙玉。下帖子重要性。（贾珍下帖请张友士。）备轿子去请。

妙玉文墨极通。在第六十三回中秋夜联句妙玉有了很好地发挥。

1. 知识才学与柔软性格

**闺塾师与“诗仙”**

第六十三回，

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我家原来寒素，赁房居就，赁了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两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

妙玉承担了一个寒素的女儿（邢岫烟）的老师，这也说明她的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部分。

第七十六回，史湘云极其自然而又新鲜的一句“寒塘渡鹤影”，林黛玉绞尽脑汁，用尽全力：“冷月葬花魂。”然而因有诗谶的说法，即用诗歌进行人格命运预兆，“观诗知运”。湘云认为：“诗故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

黛玉因为这一句太过用工，要下一句的出句就没了，这时妙玉出来了。

第七十六回，

一语未了，只见栏外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倒弄的堆砌牵强。”二人不防，倒吓了一跳。细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诧异，因问：“你如何到了这里？”妙玉笑道：“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顺脚走到这里，忽听见你们两个吟诗，更觉清雅异常，故此就听住了。只是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所以我出来止住你们。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满园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两个的丫头还不知在那里找你们呢，你们也不怕冷了？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谁知道就这个时候了。”

妙玉出来就是对诗谶的反转，同样的薛宝钗的柳絮词《临江仙》也在做这样的努力，反转这样的颓丧风格。欣赏自然风光的雅兴，也有自己对诗词的才能。

三人遂一同来至栊翠庵中，只见龛焰犹青，炉香未烬。几个老道婆也都睡了，只有小丫头在蒲团上垂头打盹，妙玉唤起来现烹茶。忽听叩门之声，小丫鬟忙开门看时，却是紫鹃翠缕和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自却取了笔砚纸墨出来，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遂从头写出来。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评。只是这才有二十二韵。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续时，倒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黛玉**从没见妙玉做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检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极是。”

妙玉遂提笔一挥而就，递与他二人道：“休要见笑。依我必须如此，**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时，只见他续道：

香篆销金鼎，冰脂腻玉盆。箫憎**嫠妇**泣，衾倩侍儿温。

**空帐**悬文凤，**闲屏**设彩鸳。**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

犹步萦纡沼，还登寂历原。石奇**神鬼缚**，木怪**虎狼蹲**。

赑屭朝光透，罘罳晓露屯。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

歧熟焉忘径？泉知不问源。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

有兴悲何极？无愁意岂烦？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妙玉的内心有自己温暖的一面，对二人的悲楚的诗句进行翻转。然而妙玉所写的诗句仍然流露凄楚的哀音。

　　黛玉湘云二人称赞不已，说：“可见咱们天天是舍近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润色。此时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才是。”林史二人听说，便起身告辞，带领了丫鬟出来。妙玉**送至门外**，**看他们去远方**掩门进来，不在话下。

妙玉对湘云、黛玉是青眼相待。

妙玉在冷若冰霜的外壳下有一颗柔软的内心，是以君子的心性。

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两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邢岫烟语）

妙玉是念旧的人（贫贱之交），人品并不坏。

看一个君子、英雄的标准之一就看他对贫贱之交的态度，考验人性的一面。二人多年未见，旧情未变，而且更甚当日，这是多么难得。

贾母带着刘姥姥来到栊翠庵，妙玉对黛玉、宝钗的态度是将二位认为我辈中人的，第四十一回，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

1. 物质生活的格调与品位

**道姑与名流的二元悖反（人格拼图）**

妙玉代发修行从一开始就注定横跨出世与入世，既矛盾又兼备的一种综合形象。带发修行的女子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贾琏偷情后道歉，王熙凤“黄黄脸儿”，也不盛妆，也不施脂粉更有可爱之处。）妙玉并非自愿出家，在这个过程都是很顺遂的，这样的处境让她形成了一种遗世独立、孤高自傲的性情。

金玉仙质，孤僻傲俗，壁立万仞，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故曰情隐。

——《红楼梦》癸酉本情榜

元妃省亲回来有没有来到栊翠庵，栊翠庵的设立就是为了整个仪典设立而存在。元妃在省亲之前要礼佛，回来也要参拜礼佛，但为了维持

第四十一回，贾母等来到栊翠庵，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老老，说：“你尝尝这个茶。”刘老老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富贵人家的审美是淡雅中领略一种美感，并非单单只为了炫富，单有金钱是培养不出来的，是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出来的。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轻轻走进来，笑道：“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撤茶吃！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臜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杏犀”。妙玉斟了一斝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塌。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了。”

**尊贵者的义务**

妙玉出身读书仕宦之家，并非寒门小户。贵族所享受到不仅仅是“富”的经济上的特权，而且在政治、法律、社会、文化都有其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经济阶级（贫富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划层标准，贫富并不是最重要的区别，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或文化形成的一种地位上的威望。通过教育或文化形成的威望的地位上的群体特权在于法律和经济上，在近代以前，比经济阶级来得更重要。”单纯的经商致富就会被视为暴发户。“这一种地位群体的往往有自己的特殊的消费行为和模式，他们也利用消费品味和格调来区分、凸显、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消费会成为社会分层和阶级区分的象征。”（“富”与“贵”的关系。《红楼梦》就在告诉人们什么叫“贵”。）

托斯特˙邦德˙范伯伦《有闲阶级论》：“炫耀性消费”：有些看似毫无用处但是却所费不赀的消费。这种消费不只是官能性、生理性的享受而已，它在传统有分层的社会结构里，阻止社会的流动。

尊贵者的义务体现：第五十五回，

“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有辱门风，社会监督），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孝道），家下也抱怨克薄（损门风）。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第五十六回，

凡有些馀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统**？

第五十一回 ，

凤姐又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第六十三回，宝玉脱了**大衣裳**。

补充：《战争与和平》：没有一种生活，当人生活在其间是幸福和快乐的。也没有一种生活，当人生活在其间是完全的不幸福、不快乐的。

建立起具有社会威望的阶级就是教育与文化。

皮耶˙布迪厄（1930-2002）：文化消费和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就如同破译解码的活动，经过教育有深厚的文化涵养才有精致高深的文化解码的能力（思想、艺术），拥有编码才能鉴赏文化的高雅程度，才能参与到文化活动中的解码乐趣，建立起与一般的社会大众不一样的品味，所以说艺术和文化的消费品味鉴赏能力天生倾向于具有让这个社会区分合法化的功能。

贵族阶级在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传承有一定的责任，拥高度的文化和品味鉴赏能力。

妙玉的高雅品味也让妙玉的格调呈现。

1. 性格与成因

**极端化的性格**

第六十三回，妙玉的给贾宝玉的名帖。（粉色、称呼自己的槛外人）贾宝玉没有想到如何回帖，只好去找林黛玉，在路上恰好遇到邢岫烟：

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管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原故。他常说古人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人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思想上人在破除人生的迷雾进行解悟。王梵志《寒山拾得》的诗偈，文字浅显，甚至粗鄙。“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文学角度、宗教思想角度都不算高明。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纵有千年铁门槛”，认为尘世与超脱之处有界限是“铁门槛”，用来标的别人与他的不同，展示自己超脱于别人，与众不同，贬低其他人的为俗人。比如喜欢她庄子的文章，树立畸人与俗人的两种形象，自称畸零之人，别人是世中扰扰之人，同样是在标的自己于别人不同。自己认为自己与众不同，锐意凸显自我，贬低他人，同时也分化在一般人家没有的文化消费（故宫典藏级的珍品）凸显自我，成为社会上为地位群体少数的一员。正如邢岫烟说的“放诞诡僻”，“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阶级越位，身份越位，性别越位。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所谓有一些突破、超越社会所限定分类界限，它事实上被视为不纯，异常物。在社会中的人往往会用异样眼光看待。”《红楼梦》中的人物活生色香，是因为合乎人性逻辑，与现实生活的情态贴近。推究这些人是怎么形成的，不用急于贴标签，谁是代表先进，谁是代表落后。

妙玉性格形成原因：天性使然，曹雪芹认为人物性格的设定，“孤僻”“天性怪癖”，第五回人物判词，《红楼梦曲.世难容》：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第四十一回，黛玉被妙玉当面呛声，黛玉心里想到妙玉天性怪癖，也不同他计较。

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在一种反传统、肯定自我的思想的影响下，以至于一直在赞扬这种个性，妙玉的这种个性进入世俗加以充分发展成为怪癖，人们就仍抱持赞扬的态度，认为是真我，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从清末以来的评点家大多如此认为。

《红楼梦》所传的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 皭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

——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本真性的代表人，与正统产生龃龉，甚至对抗，被视为正统的反面。

那么到底什么叫本真？到底什么叫天真？到底什么是有一个不能被社会摧折的自我？

主体心理学认为环境不是决定一个人的唯一可能（人将会被动地适应），主体心理学肯定人的主体性，在人成长发展过程中，主体能动性（个人自觉能动的塑造的自我）影响主体心理发展的因素之一，当然与人受到的教育、环境一同构成主体心理发展的三维结构模式。主体能动性作为主体与世界主导潜能，恐怕更是形成人格形态的核心。（不要把小说人物成与败归诸环境，也不要把自我成与败归诸环境，反求诸己，为自己负责，付出了多少努力，不要归咎于别人。主体能动性是人建立自我的尊严的条件。）

妙玉的心理因素：气质心理学

J.斯特里劳（俄国）：如果一个人经常选择情景或活动，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一定的习惯，一定的行为模式，这种习惯、行为模式就会泛化到一般的情景与行为中，将会成为一个人的人格结构的成分。

主体能动性让他选择一种行为，特定的情景，当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一个人的人格。林黛玉选择残缺、凋零的情境，时间长了将会成为他的性格的一部分。

妙玉也是如此，为了树立自己的高贵优越感。

|  |  |  |  |
| --- | --- | --- | --- |
| **妙玉** | 槛内人 | 畸零之人 | 畸人 |
| **自己以外的人** | 槛外人 | 世中扰扰之人 | 俗人 |

妙玉把所有除他之外的人贬低为低贱卑下，当贾母将茶杯（昂贵精品茶杯）给刘姥姥，沾过刘姥姥（粗鄙的村妪）的口唇后将被认为脏，而单贾母用过就没有被如此认为，实际上是她认为刘姥姥逾越了自己坚守的严明的分层，她从心底认为刘姥姥很低贱，所以她宁可不要这个茶杯，避免破坏了自己的努力坚持的建立起来的高贵。实际上妙玉反映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概念。

**极端性格的发展背景**

妙玉人生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官宦小姐，王夫人认为就会骄傲些，妙玉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不用看别人眼色，个性不受顿挫，孤僻的天性被保留以致发展。（七、八岁出家）

第二阶段，带发修行，并没有真正剃度。妙玉保有一种与尘世的联系，横跨二界的生涯开端。出家在玄墓山（江苏吴县）蟠香寺（可能取材圣恩寺做蓝本），就近找了一处名门古刹，以多梅出名，“香雪海”，优美而高雅且清静。（差不多十年）资源富饶，香火鼎盛，资质优越受到师父的宠爱。

第三阶段，师父在长安过世，妙玉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这个阶段不过短短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性格并没有改变。

第四阶段，妙玉双重的与世隔绝，备受礼遇与包容，游离在群众之外，将自己的天性延续下来，甚至更极端的发展。宝玉认为妙玉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邢岫烟“他的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妙玉的性格到了贾府后动态的发展到更为极端的样态。贾府的环境任由妙玉自己主导发展自己的性格。

第五个阶段，就是一个令人省思的一个阶段。

**他日瓜州渡口，各示劝惩——极端自我性格的价值评断**

李纨与妙玉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异曲同工）：

特质：如实的看待一个人的特色；价值：意志，有意义的，值得所有人的追求。

对于红杏（老梅）与红梅的评价，宝玉明确的表达好恶，宝玉给了明确的评价：“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十七回），双关于李纨的身上就是宝玉对于李纨的槁木死灰，寡妇心态的反对，不符合人性。宝玉的评价建立在自然与人为的对立上，宝玉喜欢天然的，不喜欢人为的。宝玉空前绝后的又一篇答父问（相当敬畏父亲，非发自内心不能作此篇），非常反对人力穿凿扭捏。

第四十九回，宝玉对于栊翠庵的景色相当欣赏，细细赏玩一回。

小说的主角所表示的意图并不是作者表示的意图（价值观与视角并不等同）。小说家是远远超过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人。小说家不可把笔下的主人翁当做他的代言人，主人翁往往与小说家的理念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的。创作者与笔下的人物不可以、不应该重叠，宝玉代表的是有限的个体，是在年纪的有限，对人性、对社会了解的有限底下所看到的价值，这是不够的。小说家以他更宏大的视野，对人性、社会更透彻的认识所看到的人性的价值事实上远远不同于、高于贾宝玉的看法，所以贾宝玉实际上是一个小孩子，你不能拿一个小孩子的价值观来说这就是小说家张扬的人性的最高境界。

第五回，人物判词图谶美玉落在泥垢里，判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妙玉尘心未断）“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对人的不幸要有悲悯，甚至人的罪恶。）

张爱玲不可能是一流的小说家，张爱玲的小说有很多优点，对人是不悲悯的，甚至冷漠、冷酷，精准地逼近人的丑陋，纤毫鄙陋，而没有温情。构成伟大背后就必须有悲悯，悲悯是了解别人的痛与无奈，去包容、去怜惜，当然不是原谅。

因此不要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要学习如何与别人相处，绝对化的自我，除非一辈子命好到有这样的环境。贾家败落，残酷的打击将要来临了。

《红楼梦曲˙世难容》：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极端，过犹不及。“无瑕白玉遭泥陷”流落人间，不是撇清就可以的。

“风尘肮脏违心愿”，肮脏：亢，高亢（训诂）维护妙玉的性格的一致性。但是从上下文的来看妙玉的处境，已经沦落人间，但心态上很难考久了。

“他日瓜州渡口，各示劝惩不哀哉，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 ，岂不哀哉。”（靖藏本）

生存好艰难，因为自己命太好而轻易蔑视别人生存奋斗中不得不然的委曲求全，实在太可恶。不知道人生有多艰难，在太顺利的情况下，不能对处在低阶层的人他们奋斗挣扎而不得不变得那么粗鄙、那么的肮脏，他们得要在泥泞里面打滚，身上要沾上尘埃，你却厌弃他们的肮脏，真的是何不食肉泥。

枯骨：年老的人，妙玉可能续弦，可能委身为妾。就一般人性，妙玉的遭遇启示要知道当你命好时，不要冷嘲热讽他人，要体贴人情。

妙玉在屈从枯骨的情况下活了下来。当现实的浪涛打过来，才会知道到底什么叫高洁，高洁的价值在哪里。事实上高洁的价值在于你愿意为这个高洁付出多少努力与代价，所以妙玉与晴雯一样，她们的高洁与率其天真实际上都是因为太顺遂的情况下放纵出来的，以至于他们并不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之后能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一种坚持，如果是后者就会像屈原、贾谊等在历史上熠耀生辉的人物。所以当环境一旦不顺利，他们很快将会屈从。

妙玉屈从枯骨在之前也有顺应环境的前机可寻，第四十一回，贾母领着刘姥姥，妙玉的言行举止：两个“忙”，三个“笑”，一个“捧”，贾母先没有接茶，问后才接的。在贾母没有表明喜好时，就知道她的喜好。一个出家人对一个权贵的喜好了如指掌。妙玉对贾母侍候体贴入微，何尝有一点傲气。妙玉这个人也很复杂，也有务实的一面，而这将是他人生的第五阶段活下去的力量来源。人性真的很多面，每一面都有很多层次，人都很复杂的。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老老，说：“你尝尝这个茶。”刘老老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人能够那样的高傲，常常并不是你比别人优越，你就该享有意识上、心理上践踏别人的特权，而只是因为你命太好，得到了周围人的支持与环境的包容，乃至纵容，才能够让你享受这样一种特权。（所以你可以呛父母、与父母唱反调，父母有时候还对你小心翼翼，老是说那是因为他们爱你，不是怕你。像对待别人的礼貌对待自己的亲人，因为我们往往就会对自己最亲的人不好，其隐含的心理就是反正不会把我怎么样，有恃无恐，当意识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改变自己，人家让你不是因为怕你，而是因为爱你，可是世界上爱你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屈指可数，所以应该是更加地珍惜这些人。）

所谓的个人主义，事实上缺乏自足性，很单薄脆弱的，一个人能够任性，往往是因为他很幸运，并不是自己很优越，在能力、品德超越其他人，你就该天生拥有优越感，不是的，你只是命很好。可是没有道理因为命很好而反过来践踏别人，所以对自己多一点自我控制的要求，懂得谦卑，对世人多报一点慈悲与宽容，这就是妙玉给人的启示，懂得超越自己。

所谓的“率其天真”，可以用陶渊明来看，陶渊明能够这样，是有一定条件，不是人格价值。透过真率著称陶渊明来看：冈村繁“透过陶渊明的诗文所有有关‘真’这个字的相关文本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到陶渊明所谓的真并不是哲学思考的精确概念，而是带有情绪性的理念，身心要完全保持着太古时代纯粹素朴的自然性境界，可是这种境界是一个人必须也只有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出来，才有可能进入到这种境界而获得个人的完全的所谓自由。因此老实说陶渊明的这种真是一种超现实的浪漫化理想，也决定了陶渊明在追求这种真的时候必定也只能一种不彻底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就不能固执执行，事实上这也是陶渊明再决定隐遁之初就已经大体预料到的。”

如果连陶渊明的真在概念上、实际上都打了折扣施行，那么玉字辈的“率其天真”更是如此。所以妙玉在贾母来到栊翠庵就不能这样执行下去，也会将在未来不能不低头时。对于玉字辈的真也许不应该给以过度的标定。曹雪芹不等于贾宝玉，他只是将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如实的呈现。

在中华文化传统里，超越以个人为核心的现代式的思考框架，人的无限性是建立在超越个人之上的，而这是儒释道构成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三派思想一致公认的。儒家“绝四”，佛家“断舍离”，道家“丧我”“齐物”。任何一个宏大的人格都是超越自我开始的。玉字辈的人物可能是“有小才而未见君子之大道”，可能只透过鲲鹏的比喻之下的小鸟，在小从里天真恣肆，而不能鹏程万里。

人物论——晴雯论

1. 导论

**传统红学中的晴雯论**

《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皭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

————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诸丫鬟中第一是晴雯。**一开首贴“绛芸轩”一节**，便觉眼界一新，不同余子。读者第赏其言词便给，如一把昆吾刀又爽又利，犹是皮相之谭。盖其胸襟高忱，实在万夫以上，不第窈窕风流，雄视诸婢已也。人亦有言晴姑娘是潇湘影子，我则谓晴姑娘天性照人，自然磊落，潇湘反有小家气。”

————野鹤《读红楼梦杂记》

第8回，一面说，一面来至自己的卧室。只见笔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说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贴在这门斗上，这会子又这么问。我生怕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这会子还冻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说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

有过人之节，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祸之媒也。晴雯人品心术，都无可议，惟性情卞急，语言犀利，为稍薄耳。使善自藏，当不致逐死。然红颜绝世，易启青蝇；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非自爱而能若是乎？

————涂瀛《红楼梦论赞》

晴雯获得众人肯定，《芙蓉女儿诔》功不可没。

第78回，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騷》、《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文作出来。

礼起到一种“泄导人情”的作用。

贾宝玉《芙蓉女儿诔》（标新立异的想法）关于礼的论述：在公开场合泄道人情，并不是压抑人性的。

露丝˙潘乃德：社会与自我，群体与个人能共存吗？社会与礼法同个人感情共存。“歪意”“怎的有好诗文”。

**人格特质与人格价值并不等同**。因此不能将晴雯的人格特质上升为人格价值。

夏志清先生“同情弱者”，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常常是同情失败者，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因此是一概将但与晴雯的高尚与宝钗、袭人的所谓的虚伪、圆滑、精于世故作为对照尤其对黛玉充满赞美和同情，于是除了少数有眼力里的人之外无论是传统的评论家，还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宝钗和黛玉放在一起进行不利于前者的比较，由此凸显出来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

1. 身世与个人特质

1. 晴雯身世

“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那时晴雯才得十岁，尚未留头。因常跟赖嬷嬷进来，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只知有个姑舅哥哥，专能庖宰，也沦落在外，**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工食。”“赖大家的见他**千伶百俐**，嘴尖性大…”

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中写道：“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

阿德勒：社会兴起，是构成一个人健全发展得很核心的社会能量。 晴雯没有家乡父母，没有心灵的安全感。“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在语境中是负面词，往往带有负面含义。表明这个人会察言观色，有可能不是诚实、老实的人。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晴雯的缺点， “却倒还不忘旧”晴雯的优点。

晴雯是一个美丽，健康，朴质，但是性急浮躁，火爆易怒，口齿尖刻又骄纵的女子。

晴雯的美丽：“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对王夫人进谗，便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浪样”，“狂样”“骚”“妖”…

第74回，

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象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道：“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他们。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 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

三个人眼中的晴雯都是美貌的。“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在体态上有一种风骚的气质。

（第3回，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王熙凤的美貌的描述）

第58回，

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叫我来带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罢，就说我已经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点头应允。那婆子只得去了。

第52回，

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便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他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大观园小姐的贴身丫头深受主子们的喜爱，她们因此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二小姐”“副主子”。

第74回，

（王夫人）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

追踪晴雯的被逐出大观园，也是她平时的所作所为而导致。她性格中有些部分是必须斟酌的。

1. 容貌装饰之表现

**水蛇腰，削肩膀**——对自身美貌的自觉

传统文化里面“水蛇腰”的运用：

在古典文献里面用到水蛇腰的很少，大概到了元明清，是文化世俗化的历史阶段。“水蛇腰”一词就比较多地出现在此历史阶段的小说、戏曲俗文学里面。水蛇腰基本都被用在一些很异类，基本上算是不正统、女性的负面类型的人物身上。运用的水蛇腰的戏曲中的人物要么是妖精，要么是戏子，要么是妓女。如：

1. 《拔宅飞升》（具体创作背景不清楚，但“拔宅飞升”与道教有关，全家都飞天成仙），戏曲的第二折中出现的净蛟精、蛟龙、蛇精：（蛟精）“女子爱吾容貌美，嗐，我这身材，则**水蛇腰**，吾神乃蛟精是也！”
2. 清•文康（旗人）《儿女英雄传》第32回，

“我正在哪里诧异，又上来了一个**水蛇腰**的小旦……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

1. 明末•毛晋《六十种曲》收录的一部曲《双烈记》（作者张思维）第三齣：

【梨花儿】羡奴羡奴生的来多容貌。小名儿唤做赛多娇。人人见了我都道好。嗏。道我好似三郞庙裏母太保。

我是院中行妓。听说自家详细。莫夸一貌倾城。青春纔五十有四。亏了些铅粉胭脂涂抹。在脸上妆妖假媚。全凭粉绢油紬穿着。在人前扭身做势。鳊鱼脚两只尺二。**水蛇腰**一丈有二。黄头发梳不出高髻云鬟。怪物脸那些个如花似玉。

从历史断代来看，文化的发展从雅文学、雅文化，逐渐向俗文学、俗文化发展。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从元明清之后，所谓的精英分子构成的文化核心的文化系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戏曲小说在元明清的发达是与此有重大关系的。“水蛇腰”只用在这种俗文学里面的非正统的异类的女性身上，如戏子、妓女或者作怪的妖精。所以，水蛇腰不是一个正面的词语。在武侠小说中，“水蛇腰”主要是用在江湖中吸取魅术的妖派女性人物身上。而《红楼梦》不可能脱离这个历史脉络。

在《红楼梦》中，“水蛇腰”用在晴雯身上，反映出这样一种眼光，即晴雯确实是风骚。如王善保家的和王夫人对晴雯的形容中都是与水蛇腰是同一范畴的词语。

晴雯的另一个体态特征——削肩膀：

1. “削肩膀”主要出现在曹植的《洛神赋》，其中附会了很浪漫的爱情故事。洛神作为一个妖艳动人，吸引才高八斗的女神，其中少不了一种高度的女性的诱惑力（未必是不好的）。其中，《洛神赋》对洛神的姿态也有旖旎动人的描写：“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削肩膀在古人审美中被认为是美的造型。

1. 李煜《书琵琶背》：侁（shēn）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馀暖在檀槽。

——女性化的娇柔，也是一种女性的媚态。

第74回，

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軃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

——与床笫之间的魅力有关。

第74回，

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

**贾府众人的妆饰情况**：

王夫人对晴雯的印象不好，但是对她也没有穷追猛打的意思。王善保家的对晴雯的形容也是如实的，而非虚妄。王夫人对晴雯的逐出大观园跟王善保家的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刚好王善保家的进谗触动了王夫人的记忆，并刚好吻合，而加深了王夫人对晴雯的嫌恶。所以，“水蛇腰”“削肩膀”的形容词是对晴雯客观样态的如实写照。 也因为她这样的“大不成体统”（王善保家的语），确实与事实吻合。

打扮在贾府的上上下下是非常正常的，几乎成了基本的礼仪。作为晴雯来说，如此的打扮是没有错的，因为贾府的丫头上上下下都是如此。

1. 丫头的装饰：

第3回，

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

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

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

——黛玉眼中的贾府的下人形象。

第25回，

一时下了窗子，隔着纱屉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独不见昨儿那一个。

——一般小丫头都化妆。

第23回，

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霞、绣鸾、绣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一把拉住宝玉，悄悄的笑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

——第一，宝玉常常吃金钏的胭脂，宝玉的性灵可以为闺阁增光，但是他的如此性格不代表全世界。第二，贾府丫头的胭脂直接来自花粉，所以宝玉可以吃。

第3回，

他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息，他自卸了妆，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息？”

——袭人也化妆。

第51回，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

——晴雯麝月都化妆。

第63回，

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众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

——在此的卸妆估计包括头饰等。

1. 当家的女主人装饰：

第7回，

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

第44回，

贾母又道：“……为这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若你眼睛里有我，你起来，我饶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贾琏听如此说，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

第75回，

尤氏在外面那牡啐了一口，骂道：“……”一面说，一面便进去卸妆安歇。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晚上睡觉都化浓妆。

1. 小姐们的装饰：

第76回，

这里翠缕向湘云道：“大奶奶那里还有人等着咱们睡去呢。如今还是那里去好？”湘云笑道：“你顺路告诉他们，叫他们睡罢。我这一去未免惊动病人，不如闹林姑娘半夜去罢。”说着，大家走至潇湘馆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进去，方才卸妆宽衣，盥漱已毕，方上床安歇。

第49回，

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广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广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了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揌上些，以完此劫。”

——虽然史湘云爱与林黛玉斗嘴，她们有时还会吵闹，但是这都不会影响她们之间的感情，大观园内的女孩的关系都是很亲密的姐妹淘。

第9回，

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学再吃晚饭。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

——黛玉房中有胭脂，说明黛玉也是会化妆的。

第21回，

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因又怕史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

第27回，

自觉无味，方转身回来，无精打彩的卸了残妆。

第9回，

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

第59回，

黛玉也正晨妆。

由上可知，贾府从主子到一般的丫头都是会化妆的（金钗中有可能没有化妆的是薛宝钗），但是为什么王夫人对晴雯的化妆会不以为然呢？

具有性诱惑力、女性媚态有关的词：骚眼睛、妖妖趫趫、浪样儿、狂样儿等描形容词都是指向晴雯的美是女性风情的一种。公平来说，晴雯美丽的类型刚刚好是很容易被误会为风骚的。在小说里面，从来没有描写晴雯卖弄风情的那一面。她没有私情蜜意去勾引宝玉，而争取好处。在这点上，她也许是真的被冤枉骚、狂等。她性格原因得罪很多人，也因此好多被她得罪的人借此利用她的体态特征大做文章。其实，晴雯本身**性格是朴质**的，如：

第53回，

晴雯此症虽重，幸亏他素习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习饮食清淡，饥饱无伤。

——一方面说明她没有心机，朴质，但是另一方面她太直率，而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因此得罪很多人。

1. **逾越份际的过度装饰。**

* 晴雯出于爱美的心理，在已经天生丽质基础上，再加上“十分装饰”，装扮过度。在众人眼中远远超过丫鬟的装扮，“大不成体统”（王善保家的语）。

她虽然是在贾府作为一种基本的礼仪规范，晴雯的装扮一方面符合贾家的风尚，另一方面也是爱美的心理。事实上，晴雯对自己的美是自觉的，而她也在极力地装扮自己。也许她是出于一种爱美的心理，也并不是为了卖弄。但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装扮过度。 她在已经天生丽质的情况下，又加上后天的十分装饰。她在要到王夫人跟前的时候，也做了防备。虽然晴雯没有心机，但是她绝对不愚蠢。他们都知道王夫人最厌恶言轻语薄、过分装饰的人。

第74回，

素日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趫妆艳饰语薄言轻者，故晴雯不敢出头。今因连日不自在，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

第74回，

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

——晴雯平日的装扮是“十分装饰”，比起贾府其他丫头来，估计是超过了几倍，她的装扮已经逾越份际，就如王善保家的所说“大不成体统”，也因此惹得王夫人厌恶。晴雯的所言所行逾越份际的过度的表现，在《红楼梦》里面的许多地方都加以呈现。

1. **与重像黛玉的错误评价联结**

王夫人在描述晴雯的描述时觉得眉眼又有些像你们林妹妹的，一般认为对于不喜欢的人的长相做指标，同理可退他也可能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一般就此推断王夫人不喜欢林黛玉。这是很常见的推论，事实上在现代生活中这种推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某些情况底下，一般情况底下有道理的推论不见得适用于所有情况。尤其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就是我们现代人不愿意承认的，也根本不具备的一种等级制。于是，我们忽略这个严重的面向，用一般的常理推论，事实上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对于《红楼梦》理解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也可以说是盲点就是等级社会。那个等级包含君臣、父子。这在他们的心理上就会形成一种不一样的趋向问题。在那个等级制底下，下位者绝对不会对上位者所谓“讪谤君王”。《红楼梦》里也提及多次。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论语•阳货》

在《红楼梦》里，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发出对他们长辈的批评。王夫人是贾府里的女家长、当家者，具有很大的权力，她作出的决定，很多时候贾母也是尊重的。这里面也不存在角力，而同时王夫人也尊重贾府，在一般情况下她也尊重贾母的意思，也会按照贾母的意愿行事。如王夫人撵出晴雯后才跟贾母报告，贾母也尊重她的决定。

所以王夫人要施展她的权力的时候，连贾母也会尊重。她也没有必要对晚辈有所顾忌。王夫人拿黛玉跟晴雯长相相似进行对比，推论出王夫人不喜欢林黛玉，对于现代来说是说得通的，这种对比是现代人很自然的心理禁忌。可是在他们那个等级制度里面不可能有这种心理禁忌的。

第22回，

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不错。一时散了。

——戏子是当时社会最低阶层的人群，被称为贱户，在《红楼梦》中把戏子的长相用来跟林黛玉相联结，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由上引文可知，在贾府日常平辈中，把林黛玉的长相与当时社会最低贱的人群——戏子——联结，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处于权力制高点上的王夫人也没有必要顾及这些，她对晚辈完全没有好恶禁忌。由此，她说出晴雯的外貌与林黛玉又相似时不能推出她对林黛玉的不喜欢。

1. **素昔使力不使心——健康体质与质朴心思**

第51回，

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随后出来。宝玉笑劝道：“看冻着，不是顽的。”晴雯只摆手，随后出了房门。只见月光如水，忽然一阵微风，只觉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

第53回，

晴雯此症虽重，幸亏他素习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习饮食清淡，饥饱无伤。

——曹雪芹的疾病观是身心联动的，身心一体。与中医也有关，他们认为喜欢钻牛角尖、忧郁的容易气郁、气滞。

由此也看出，晴雯的个性与林黛玉天差地别。晴雯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什么心思。

第34回，

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做什么呢。他要问我，只说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么去呢？到底说句话儿，也象一件事。”宝玉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东西，或是取件东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子撂与晴雯，笑道：“也罢，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子？他又要恼了，说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

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只见春纤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见他进来，忙摆手儿，说：“睡下了。”晴雯走进来，满屋黑魆。并未点灯。黛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谁。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么？”晴雯道：“二爷送手帕子来给姑娘。”黛玉听了，心中发闷：“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因问：“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黛玉听见，越发闷住，着实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宝玉选择派晴雯送黛玉旧手帕定情，也说明了晴雯是“使力不使心”的。由此，也并不说明《红楼梦》是赞扬这种做法的。相反，是反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小说中，“红娘”是一个介入式的人物，而晴雯是一个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曹雪芹是批判那种有“出轨”意识的“红娘”的。而一般论断认为，晴雯是宝玉最喜欢的丫头，也是林黛玉的重像，于是，她就担任了他们之间情感的联结者。欧老师认为对此观点不以为然。

1. 性格特色

* 1. 晴雯的性格自我控制匮乏，**冲动直接**的性格。
* 第三十一回，宝玉认为晴雯“顾前不顾后”（薛宝钗对薛蟠评价“瞻前不顾后”）（成因：所处地位或处境不需要他们多考虑）；“使力不使心”。

第31回，

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第34回，

宝玉道：“你只怨我说，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形景。”

——宝玉对晴雯性格的评判“顾前不顾后”。同时这个词也是《红楼梦》另一个人物性格的评判，即薛蟠。仅就这一性格特质来讲，晴雯与薛蟠是同一类人。成因也有一大半是一样的，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受到娇宠，从而不考虑更多的其他。

第63回，

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从贾母房里出来的晴雯地位比较高。

为何曹雪芹同时在晴雯和薛蟠的性格描述上都同时用了“顾前不顾后”一词？晴雯使力不使心，心思单纯到了常常不顾一切，不多做思考，而很朴质的顾前不顾后的一个所谓来自原始脑筋的武断和直爽的性格，并不妨碍她同时有别的优点。比如她聪明伶俐。

1. 晴雯的伶俐口齿。

第77回，

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倒还不忘旧，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买进来，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

第78回，

贾母听了，点头道：“这倒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怎么就这样起来。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谁知变了。”

晴雯的优点包含了模样漂亮，爽利言谈（这也是贾母所喜欢的女孩子的特点），针线技艺无出其右。

第72回，

无奈赵姨娘又不舍，又见他妹子来问，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贾政。贾政因说道：“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赵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爷还不知道？”贾政听了忙问道：“谁给的？”

贾母、贾政都是在此时才考虑宝玉姨娘的人选，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王夫人向贾母报备时，贾母才提及她的考虑。在此没有与王夫人的权力有角力之说。贾母是退居二线的领导者，在贾府里她尊重王夫人作为家长的权力和决定。同时，王夫人向贾母报备晴雯的被逐，也表示她对贾母的尊重。

伶俐第一表现为伶牙俐齿、反应灵敏，是《红楼梦》里对人物描写的共同的基本含义。反应灵敏，就是他可以很快反应投合对方的意图，而伶牙俐齿是说好听的话投合对方，并不一定实事求是。他们是针对现场、当下的情况，虚构而投对方之所好。在《红楼梦》里，“伶俐”未必完全是正面的词语。

第74回，

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

第74回，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聪敏过顶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对，只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只问袭人麝月两个。”

……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顽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

晴雯此时马上反应到不能以实话应对王夫人，因此她对王夫人说的都是假话。在此晴雯说假话，也是为了自保，是人之常情。

第78回，

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说，便上来说：“真个他糊涂。”又向宝玉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亲自偷着看去的。”宝玉听说，忙问：“你怎么又亲自看去？”小丫头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待我们极好。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愿受的。所以我拚着挨一顿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不变。他因想着那起俗人不可说话，所以只闭眼养神，见我去了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宝玉那去了？’我告诉他实情。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岂不两完心愿？’他就笑道：‘你们还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宝玉须待未正三刻才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见面。世上凡该死之人阎王勾取了过去，是差些小鬼来捉人魂魄。若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钱浇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多待些个工夫。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召请，岂可捱得时刻！’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及进来到房里留神看时辰表时，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这时候倒都对合。”

又一伶俐之人，能及时反应过来，编了一套谎话投合宝玉当下的心思。

第39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宝玉且忙着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作什么抽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宝玉听说，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说道：“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岁了。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样虔心，原来你该绝后的，如今奏了玉皇，给你个孙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哭的什么似的。后果然又养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岁，生的雪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实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

刘姥姥也是伶俐之人，反应灵敏，伶牙俐齿。

1. **高超女工才能**——兼论“病补孔雀裘”

第五十二回晴雯带病补孔雀裘。

第52回，

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象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得，我挣命罢了。”

呼应了贾母对晴雯的评价之一针线技术高超。

从文本证据来说，假如怡红院有其他人会补孔雀裘，晴雯也不会补的。另外，晴雯补孔雀裘的原因是对象的因素，即她是为宝玉补孔雀裘。

第45回，

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儿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有两个婆子答应：“有人，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笼？”宝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了，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命点一支小蜡来，递与宝玉，道：“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点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晴雯病中补孔雀裘，黛玉雨中给宝玉珍贵的玻璃绣球灯，两人为宝玉做的事并不说明她们就是很爱宝玉，可以说是证据不充分。因为宝玉是贾府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视为珍宝般的人，尤其是贾母，换作其他人都会为宝玉做同样的事。

1. **言词行动与逾越份际**

爆碳：性急易怒

晴雯的“聪敏伶俐”与她的“使力不使心，朴质”的性格特质放在一起的合理性：“伶俐”是在对于现成、当下反应灵敏。而所谓“朴质，心思单纯，使力不使心”是指她行事之前“顾前不顾后”。这样一来，二者的特质之间就不矛盾。因此，很大程度上，晴雯的灾难在于她的性格“顾前不顾后”，有点粗枝大叶，使得她平时的所作所为授人以柄，从而被逐出大观园。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说的晴雯的是她百分之百的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掩盖了她前面的优点。

晴雯性急与浮躁，说话少了在嘴边停三秒，有时出手过重或者过快，使得她遇事时失去了回环的空间，从而容易把事情搞砸。

第52回，

这里晴雯吃了药，仍不见病退，急的乱骂大夫，说：“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这样灵药！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

第52回，

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作出这丑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着，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等好了再告诉你。”晴雯听了，果然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你这一喊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口气如何忍得！”宝玉道：“这有什么气的？你只养病就是了。”

晴雯“假传圣旨”撵走坠儿，已经算是逾越分际。也是她性情急躁的一个例证之一。

第58回，

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我们饶给他东西，你不自臊，还有脸打他。他要还在学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 那婆子便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他排场我，我就打得！”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谁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你见前儿坠儿的娘来吵，你也来跟他学？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老太太又不得闲心，所以我没回。等两日消闲了，咱们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叫的。上头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睛里没了我们，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

第52回，

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打点了他的东西，又来见晴雯等，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你们教导他，怎么撵出去？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晴雯道：“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

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 晴雯听说，一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撵出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便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他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

晴雯“狐假虎威”，她知道宋嬷嬷不敢去问宝玉，推卸责任把撵坠儿之事推给宝玉。在等级制里，晴雯对宝玉直呼其名是犯了大忌的不敬。

“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撵出我去。”晴雯性急说的话，不知轻重，伤人反过来也伤她自己。后面麝月出来给晴雯解围，其实也是一大篇谎话，不过却说得合情合理震慑住了坠儿娘。

性急人的大问题是什么？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晴雯的“急不择言”一方面是她的病原，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应该不断提醒自己，并慎重以对。晴雯人格问题有严重的缺陷。

第74回，

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

一方面有王熙凤对晴雯的客观评价，另一方面也说明凤姐的慎重。

第52回，

麝月道：“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皮子浅。”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说着便作辞而去。

晴雯沉不住气，及就是王熙凤评价的“举止言语有些轻薄”。 晴雯的这种性格：一是使得她暗地里结下许多仇怨。二是她忍不住了就对下人打骂（暗指晴雯动辄对下面的人施行打骂是常态）。

急性子的人容易性情暴躁。

第26回，

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他们彼此顽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他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通过前文大量文本证据的分析，晴雯是一个急不择言的人，她说的这些话不一定是事实，根据上下文还推测出她夸大事实（并非是宝钗经常来找宝玉串门，心心念念地想当宝二奶奶）。她已经逾越作为一个属下该有的份际。

“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这是课程讲述中晴雯第二次“假传圣旨”。

第28回，

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

林黛玉也觉得怡红院的丫头很嚣张，应该好好教训了。也暗指晴雯平时不勤快，她享受着二层主子的娇宠。

第26回，脂批：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第26回，脂批：晴雯迁怒是常事耳。实际上，他的这种具杀伤力的语言，不自我节制的行为，能够使自己获得暂时性的快感，凌驾于别人身上的满足感。

1. **口角锋芒与懒怠行事**

第31回，

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象是恼我，又不象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究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

袭人眼中晴雯的性格特点之一“夹枪带棒”。

第77回，

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倒还不忘旧……

赖大家的眼中的晴雯性格特点之一“嘴尖性大”。

第74回，

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

王善保家的认为晴雯嘴巧，很会说话。

第8回，

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姑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这算了什么呢。”

她们俩有共同的特质，即说话尖刻。这里涉及晴雯是林黛玉的重像，彼此加强，互相烘托对方。当然，这只是黛玉前期的特征。从心理学来说，通过这种尖刻的言语可以从心理上获得宰制性的快感。

第77回，

宝玉笑道：“……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甚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

宝玉眼中的晴雯的性格特点“性情爽利，口角锋芒”，说明晴雯言语中多少有点尖刻。

第20回，

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

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玉便向镜内笑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 “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

1. “磨牙”晴雯又一性格特征。

晴雯的能言善道、口齿伶俐，不单单是一种天赋，一种才能。但是，当你会说话的时候，所说话的内容是用在具有杀伤性的侵犯别人的情况时，通常他本人也不一定知道，他就不会通过反省来改善自己。但是自觉的还是有那种心理层面的需要一种宰制性的快感。在这种快感里面，事实上他是在获得一种姿态，一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心态。晴雯的骄纵任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言语上不假修饰，在行为上也不假节制，多多少少表现出来这个人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所以，他对于他的言语完全没有想到做调整，也不知道是应该做调整的。这也是晴雯的问题。她“使力不使心”，她没有反省能力，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在。

第28回，

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

黛玉也意识到怡红院的丫头是被娇宠到一定程度，“懒怠动，丧声歪气”，有晴雯作为代表，她也是怡红院的典型。

第51回，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 说着，便去与宝玉铺床。晴雯嗐了一声，笑道：“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你们暖和罢，都完了。”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咱们那熏笼上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这个话，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里。麝月往他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帘幔，移灯炷香，伏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

麝月与晴雯关系很要好，是姐妹淘。她们彼此很熟悉的人来说，她们互相帮忙，但也表现出晴雯常常小姐的姿态，并不爱劳动（她的指甲可以留三寸长）。

第51回，

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笑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个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个哈气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因问作什么。宝玉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红绸小棉袄儿。宝玉道：“披上我的袄儿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颏满襟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一口；然后才向茶格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涮了一涮，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与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子，也赏我一口儿。”麝月笑道：“越发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与他吃过。

怡红院丫头之间关系一窥。

第62回，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么？”袭人道：“摆下饭了，等你吃饭呢。”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的饭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闻见了香就好，隔锅饭儿香。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说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袭人笑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别只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

平时晴雯也懒怠动，即使是宝玉的东西，袭人央求晴雯做，她也不愿做。但是，在关键时刻晴雯也当仁不让，所以也是她可爱的地方。

第77回，

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样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处；今日这样。看来，可知古人说的‘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又道是‘饭饱弄粥’，可见都不错了。”

晴雯在贾家的吃穿用度是很奢靡的。

第58回，

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众婆子无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证。

这些描写，晴雯也有如此特征。

第31回，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自己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作什么！叫人来看见象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晴雯没的话，嗤的又笑了，说：“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们来。”

第70回，

宝玉又兴头起来，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把昨儿赖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鱼取来。”小丫头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儿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儿呢。”

代替宝玉自作主张，也是不可讳言的。

从前文种种，晴雯许多地方没有安分受礼，在过分受到宠溺与放纵的情况下，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节制。这一点，作为晴雯没有受过教育，流于一般人的常态，使力不使心的人，我们不苛责，但是也不必过分张扬她的人性有高度的人性价值。

1. **过度纵容下的娇惯脾气**

第31回，

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林黛玉倒不觉得，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1）先前更昂贵的器皿弄坏了很多，作为主子的宝玉也没有很生气，所以这些下人们就获得了永久的破坏东西的权力吗？

（2）跌坏了扇子时，主子就不可以责备吗？

（3）只因为几次获得了宽和善待，以后你就永远地获得善待的权力吗？依照晴雯的逻辑，犯重罪、大罪的人，只要当时他没有被惩罚，以后他犯小错或小罪也就可以免罪、免罚，同时他可以小错不断。

（4）因为她犯一次小错就被责备，以至于宝玉之前的几次优待就不算是宽厚吗？以致作为下人的晴雯就可以去指责宝玉的责备，是不宽厚吗？依照晴雯如此逻辑，所以当主管的所以上级的主子们，恐为了晴雯如此长篇大论的反过来指责，你是不是就从此以后，一开始就采取严刑峻法以确保以后不必被这种逻辑来要挟。上级的宽容与温和就成了下级者为所欲为的绝对保障。晴雯这一大段话，是反击宝玉的强词夺理。

正如民间谚语：一斗米，养恩人；一石米，养仇人。（1石米=10斗米）

徒善不足以为政。

——《孟子•离娄上》

从常理来说，一个人犯错了，一般人都希望他能够接受合理的惩戒。然后，他真心认错，以后合理改善。事实上，一个犯错的人，他是没有争辩的余地的。何况无论是现在平等的社会，遑论过去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作为一个下位者，是否施加权力根本在于上级。何况在过去等级制社会里，作为一个下位者，即使没有犯错，只要不符合上级的心意，都有可能受罚。如《金瓶梅》。

在此，晴雯首先就是犯了错，而且她还比作为主子的宝玉还凶，不管怎么说，她的行为有过度了。宝玉也只是几句口头埋怨，温和的提醒。她是以下凌上咄咄逼人。晴雯如此行为，作为一般人来讲，令人匪夷所思。

第10回，宝玉又是天生惯能做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绵缠。

宝玉如此性格都被晴雯气得浑身乱战。

第31回，

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

事后宝玉对晴雯循循善诱，开导，说道晴雯“越发惯娇”了，由此说明了晴雯性格的严重缺点。在此，晴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性格的缺点。从上文晴雯跌坏扇子，反驳宝玉的话中总结得出晴雯存在三个问题：逻辑有问题，态势有问题，表现的问题。“要踢要打凭爷去”，隐含着对方会踢会打，在栽赃对方。即使对方一下子没有弄明白意思，也会很生气。暗含威胁的意味，你如果不踢不打我的话，你就不是个人物。如果你因此对我施加责罚，你就是仗势欺人。晴雯的这段话，不但不是高傲不屈，甚至是句句挟制。

晴雯的性格里与夏金桂有相似的地方：

第80回，

金桂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装个不知道，大家丢开手罢了。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乐得再娶好的。若据良心上说，左不过你三个多嫌我一个。”说着，一面痛哭起来。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面打起来，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妈跑来禁喝说：“不问明白，你就打起人来了。这丫头伏侍了你这几年，那一点不周到，不尽心？他岂肯如今作这没良心的事！你且问个清浑皂白，再动粗卤。”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着，怕薛蟠耳软心活，便益发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又哭喊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他进我的房，唯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到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治死我，再拣富贵的标致的娶来就是了，何苦作出这些把戏来！”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因此无法，只得赌气喝骂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骚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青红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许打，我立即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说着，命香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晴雯跌坏扇子后的表现与夏金桂有相似之处。会让人觉得“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

第36回，

（宝玉）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

第30回，

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的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开了门，笑的弯着腰拍手道：“这么大雨地里跑什么？那里知道爷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袭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儿了。”……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长了这么大，今日是头一遭儿生气打人，不想就偏遇见了你！”

宝玉素日是很温和的人，在此踢袭人也是意外。借机杀鸡，树威的机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

1. **正义包装下的残酷**

晴雯最大问题是，她自己犯错的时候，不容上级置喙，连合理的责骂她都不愿意接受。甚至反过来盛气凌人。这种强硬到了以下凌上的地步。可是，这不是一般红学论著里的晴雯追求平等，反对阶级，好似革命分子，多么具有前瞻性。如此是大错特错。事实上，真正的平等是，不但跟上位者平等，我也愿意把我的特权分给下位者。必须说，晴雯根本不算追求平等，她只是骄纵成性，她想要更多跟主子平起平坐的特权。

当她自己身为副小姐（她们在主子之下，万人之上，在贾府具有半主子的特权），事实上是完全不打折扣的，也因此她对于比她地位低下的丫头动辄打骂，施行她的主子的权力。但是她连主子都责骂都不愿意接受，可是她动用主子们极端的一种欺压下位者的手段，她却完完全全加以施展。她如此作为是很严重的。因为在贾家都是宽厚待人，一般连重话都不愿意说一声，很少情况才对下人进行打压。

第52回，

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说着便作辞而去。

平儿很精准地知道晴雯的个性，一生气了就对丫头施行打骂。可是在贾府如此行为是不好的。

第52回，

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钻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唬的小丫头子篆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晴雯道：“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只见坠儿也蹭了进来。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

第73回，

晴雯因骂道：“什么蹄子们，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腔调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给你们两下子！”

　　话犹未了，只听外间咕咚一声，急忙看时，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子坐着打盹，一头撞到壁上了，从梦中惊醒，恰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他怔怔的只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央说：“好姐姐，我再不敢了。”

晴雯对下位者小丫头的行为一窥。她已经逾越份际做了主子才做的事。

贾府里的主子关于“皮”的使用场合和对象：

第9回，

贾政看时，认得是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唤李贵。因向他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

第74回，

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第6回，

凤姐道：“若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

第21回，

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仔细你的皮要紧！”

第67回，

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隄防你的皮！”

贾府里主子用针戳的情况：

第44回，

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叫你瞧着我作什么？难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诉我，我从此以后疼你。你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唬的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

这一幕与晴雯对坠儿的行为一样。

由上多处文本得知，晴雯并没有放弃她作为二层主子的威势，当她面对下位者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个稍不如意就动辄打骂的主子。她根本就没有王夫人、宝玉等人所展现的宽柔家风。

王夫人施行打骂也仅有一次：

第30回，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忿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

坠儿偷虾须镯，晴雯对坠儿的处置，让我们可以内自省的地方：

首先，坠儿偷虾须镯是没错，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处置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作为理性的人，对于一个偷金的人，我们不会对他嫉恶如仇，义愤填膺。而又所谓的义愤填膺，也是自以为的。事实上，是不能够控制住心中的强烈情绪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宽厚、理性的人，遇到一个犯错的人，首先应该会问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犯错？即坠儿为什么要偷虾须镯？

《红楼梦》文本里没有提供答案，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的信息中寻找值得思考的地方，平儿在知道坠儿偷金时提及，在怡红院的丫头都是看过很多更珍贵东西的，怎么会眼皮子那么浅。在此，坠儿偷虾须镯恐怕未必是单纯的贪婪。坠儿在怡红院地理之便的下也没偷东西，但是她为什么看重一个不怎么值钱的虾须镯？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偶发因素。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一时把持不住。

就算是完全是贪婪之心犯下的偷盗之罪，我们也可以追问，因为种种因素也有量刑轻重的问题。那坠儿所犯的偷盗罪是属于哪一曾经的罪？从文本中可知，宝玉认为坠儿的偷盗行为是“小窃”。

第52回，

麝月道：“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皮子浅。”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

第52回，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作出这丑事来。

如果我们同意晴雯对于坠儿的“小窃”，而戳她手是对的，甚至嫉恶如仇，正义伸张，那么我们同意就好赞同阿拉伯世界对小偷的惩罚（抓到小偷就把他的手砍掉）。所以我们不能有双重标准，不要不理性，如此会耽误我们自己。

当我们包装了一个“嫉恶如仇”的正面词语的时候，事实上就不自觉地纵容了用正义包装的残酷。所以说，残酷中的不人道或过度处置的问题因此被忽略了。因此，当我们要将“嫉恶如仇”四个字时，一定要好好地警觉。事实上，所谓的“嫉恶如仇”其中的成分主要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当你要嫉恶如仇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正义而放纵残酷。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自觉并自我控制的。如此一来，我们会伤人并伤己而不自知。

戴震（清，乾隆）《孟子字义疏证》：

因以心直意见当之也。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贵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

你就是用一种意见来作为一种反应，你不是用理性，也不是用知识。意见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晴雯有她的优点，但是她的缺点，瑜不掩瑕。过度张扬她的“心比天高”事实上问题很多。

1. **过分的惩处与打骂**

晴雯的骄纵成性，尤其是对比她地位低下的人的一种姿态，而这种骄纵包装在一种“义愤填膺”，一种所谓的义愤之下，因此常常忽略掉她过度处置的地方。正义会包装成残酷，而逃过人们更清醒的监督跟自我节制，反而容易流于酷吏。

晴雯的如此作为算不算罪大恶极？当然不是。尤其在等级制社会里，晴雯作为一个大丫头，她实际上就具备了比她低下的二等、三等或其他仆人的一种管教权。乃至于一种类同于主子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说，很公平地来讲，无论你是否喜欢晴雯，你都还是必须很客观地来看待她的是与非。但是，是与非要在它的时空背景里面才可以正确判断。 必须公平地说，晴雯的作为，包括她戳坠儿的手，打骂丫头的狂样子，实际上在那个等级社会里面是**合法权力的展现**。

第52回，

坠儿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开坠儿，按晴雯睡下，笑道：“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的？这会子闹什么！”

由此可以看出，麝月也同意晴雯责打下人是合理的，只不过是晴雯生病的关系，她才中途加以拦阻。可想而知，大丫头打骂小丫头，甚至打骂兼具事实上是合理的。

第58回，

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谁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

非常清楚地展现出，在这种贵族世家里，主仆的份际。高一等的丫头们事实上有比她们低下的丫头的打骂权。这一点也完全反映出了清代王府的生活常态。

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丫鬟，人数也不少，又叫姑娘，这都是客套的称呼，反之便叫“丫头”，不客套的还在上面加“使唤”两字，叫成了“使唤丫头”。她们在“妇差”中的地位最低，王府中人人都有管束她们的权力，受尽累，吃尽苦，待遇皆不如人，人人都比她们高。丫鬟们大致都是从三个方面来到王府的。（a）由宫中“赏”来的；（b）由“家奴”或佃户家征用来的：（c）由亲戚援引来的。一进王府，指定一个“妇差”管理，丫鬟称作“姑姑”。姑姑对丫鬟可以说无所不管和无所不包。先要学习当婢女的成套规矩：比方，对主子不能说“我”，必须自称“奴才”，主子呼唤，答话须说“嗻”。还有端茶、打手巾、侍立的姿势、向主子禀事、为主子开门和掀帘子、磕头与请安，都要按照姑姑教给地一定的程式进行。对这种既严格又繁琐的要求，谁要是不注意弄错了，轻者挨骂、罚跪，重者挨一两记巴掌或一顿竹板子。大约须经半年的培训，姑姑认为磨练得像个样子了，这才能派到各房去当“上差”。

我们在此谈晴雯觉得她处置过度，是站在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他们的社会背景来讲，她没有什么重大过失。

回到贾府的特殊环境来看待，假如说晴雯的动用酷刑对我们的所谓的道德使用，跟我们对于罪恶的惩罚，很容易引发一个逾越的盲点而不自知，于是我们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谈的话，回到贾府的环境，晴雯事实上也同样有问题。虽然我们刚刚说，在清代王府或者上层精英家庭里，严格管教下人事实上是一个很合法的权力。

晴雯戳坠儿的手这种严刑峻法在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如《金瓶梅》第44回：

唱毕，西门庆与了韩玉钏、董娇儿两个唱钱，拜辞出门。“留李桂姐、吴银儿两个，这里歇罢。”忽听前边玳安儿和琴童儿两个嚷乱，簇拥定李娇儿房里夏花儿进来，禀西门庆说道：“小的刚送两个唱的出去，打灯笼往马房里拌草，牵马上槽，只见二娘房里夏花儿，躲在马槽底下，唬了小的一跳。不知甚么缘故，小的每问着他，又不说。”西门庆听见，就出外边明间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儿把那丫头揪着跪下。西门庆问他：“往前边做甚么去？”那丫头不言语。李娇儿在旁边说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马房里做甚么去？”见他慌做一团，西门庆只说丫头要走之情，即令小厮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听滑浪一声，从腰里掉下一件东西来。西门庆问：“是甚么？”玳安递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锭金子。西门庆灯下看了，道：“是头里不见了的那锭金子。原来是你这奴才偷了。”他说：“是拾的。”西门庆问：“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语。西门庆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边取拶子来，把丫头拶起来，拶的杀猪也似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见他有酒了，又不敢劝。那丫头挨忍不过，方说：“我在六娘房里地下拾的。”西门庆方命放了拶子，又吩咐与李娇儿领到屋里去：“明日叫媒人即时与我卖了这奴才，还留着做甚么！”李娇儿没的话说，便道：“恁贼奴才，谁叫你往前头去来？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里金子，也对我说一声儿！”那夏花儿只是哭。李娇儿道：“拶死你这奴才才好哩，你还哭！”西门庆道罢，把金子交与月娘收了，就往前边李瓶儿房里去了。

　　月娘令小玉关上仪门，因叫玉箫问：“头里这丫头也往前边去来么？”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儿两个，往六娘那边去，他也跟了去来。谁知他三不知就偷了这锭金子在手里。头里听见娘说，爹使小厮买狼筋去了，唬的他要不的，在厨房里问我：‘狼筋是甚么？’教俺每众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个偷了东西，不拿出来，把狼筋抽将出来，就缠在那人身上，抽攒的手脚儿都在一处！’他见咱说，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见大门首有人，才藏入马坊里。不想被小厮又看见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恁小丫头原来这等贼头鼠脑的，就不是个台孩的。”

　　且说李娇儿领夏花儿到房里，李桂姐甚是说夏花儿：“你原来是个傻孩子！你恁十五六岁，也知道些人事儿，还这等懵懂！要着俺里边，才使不的。这里没人，你就拾了些东西，来屋里悄悄交与你娘。就弄出来，他在旁边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题一字儿？刚才这等拶打着好么？干净傻丫头！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这屋里人，就不管你。刚才这等掠掣着你，你娘脸上有光没光？”又说他姑娘：“你也忒不长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里丫头对众拶恁一顿拶子！有不是，拉到房里来，等我打。前边几房里丫头怎的不拶，只拶你房里丫头！你是好欺负的，就鼻子口里没些气儿？等不到明日，真个教他拉出这丫头去罢，你也就没句话儿说？你不说，等我说。休教他领出去，教别人笑话。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两个就是狐狸一般，你怎斗的他过！”因叫夏花儿过来，问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头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后要贴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计。不拘拿了甚么，交付与他。也似元宵一般抬举你。”那夏花儿说：“姐吩咐，我知道了。”按下这里教唆夏花儿不题。

一个丫头偷金，西门庆对她施行“拶指”的酷刑。为什么在西门庆身上，我们觉得他很狠毒，而在晴雯身上我们就拍手叫好？你们不觉得这里面隐含了很多人不理性的盲点吗？举此例子，是告诉大家，理性是要严格训练才能达到的。你真的要控制自己好恶的情绪，你真的要把自己放在一边，然后抽离出来，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这才是训练理性的唯一方法。

所以，假如你不赞同西门庆对于偷金子的夏花儿用“拶指”的酷刑的话，那么你也必须用同样的标准反对晴雯做同样的酷刑，何况西门庆还是主子，而晴雯只不过是一个大丫头而已。

可想而知，我们对埋藏在晴雯底下的义愤某些严重的问题毫无警觉，就是我们人性在直觉、感性而因此流于表面的一种自然反应必须要好好警觉的一点。所以说，除了这样的情况之外，我们也提到过，在清代的上流精英家庭里面，他们用严重的刑罚来对待下人，说实在的也非常常见。

西方汉学家做过研究，像贾府这种精英家庭也包含高官贵胄，在清代的历史环境里面确实有很多案例。连国家法律甚至都纵容，主子动用严刑峻法对待下人甚至致死的情况。而万一发生下人死亡的情况，主子只需付很轻微的罚金而已。所以像坠儿这种小丫头的命是不值钱的。把她们凌虐致死的主子辈根本不用受到惩罚，而只需赔偿一点很轻微的罚金，就此来讲，带有纵容的嫌疑。后来，官方也察觉此现象，大概在康熙时，官方下过一道诏令，废除那样的法令希望阻止这种情况的恶化。

由此我是想告诉大家，原来在清代以及明代（《金瓶梅词话》）的社会时期，像坠儿这样的小丫头的地位非常卑贱。卑贱到她们的命都不值钱，更不用说这种严刑酷法的惩罚了。

只是贾府非常特别，越研究越觉得，《红楼梦》绝对没有反封建礼教，反封建贵族，它只是在告诉你，我们贾家，我们《红楼梦》所写的贾府，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高贵的贵族。

贾府素以宽柔为家风，之前讲的西方汉学界所研究出来的认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系，让你知道，都是上层的精英家庭，可是大多数很容易出现凌虐下人的例子，那贾家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他们是以宽柔为家风。

第33回，

贾政听了惊疑，问道：“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

贾家的主子辈极少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打骂下人的情况。即使是王夫人打金钏也是特例。

第30回，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忿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

就以此王夫人对金钏的打骂来讲，她比晴雯都要宽厚得多了。金钏是踩到王夫人最低的底线了，她才气愤不过打她一巴掌。而晴雯对坠儿是用簪子戳，如此一对比，晴雯的行为是火爆太过了。必须说，王夫人的气愤不过打了金钏一下，骂了几句，是整部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一次。而这次情况完全合情合理。而晴雯打骂小丫头却是家常便饭。所以看在以“宽柔”家风为上，是当家的女主人她要维系家族的命脉。对于世家大族来讲，门风就是我们维系家族的道德要求，没有严格的道德要求，高度的训练，人在此情况下就会失控，为权力所腐化，就会富不过三代，如西门庆暴发户一个，兴由他，灭也由他，完全没有家风教养，完全没有诗书涵养的结果。诗书涵养的目的不是为了家族垄断某一知识的权力，它就是要涵养我们的子弟，要成为能够继承家族的富而好礼的佳子弟。这也是贵族世家的最高目标。

所以说王夫人是非常称职的来承担这个家族的使命。因此她看见晴雯打骂丫头的样子会感到非常生气。她觉得晴雯的行为太过了，我们是这样要求的，你不是主子还这样狂妄、嚣张，所以才会说晴雯是“太过凶狠的狂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王夫人生气是绝对合理的。不因为我们喜欢晴雯，所以王夫人不喜欢晴雯就是罪过。王夫人如此生气，看不惯她那种狂样子，你必须放在他们整个家族要求来看待。

王夫人打骂下人就是一次，而且完全合情合理。除了王熙凤外（她性格泼辣），而且是第一线管家，有时候也必须采取比较严苛的手段，不然管不住下人，因为总有刁奴。王熙凤的过度，固然也算是她性格上面的一些缺点，不过有些部分也是她无可奈何的地方，这点我们必须公平地说。——其他也找不出打骂下人的主子。往下追踪，与晴雯同样地位的大丫头，也没有打骂比她地位低下的小丫头的人。所以我们把全部家族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来看，就非常凸显晴雯的独特。她真的是火爆到比主子的管教权更严重十倍、百倍的情况。

这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她整体在大观园里，在围墙里，因此得罪了大观园里的其他人，她在宝玉的护卫之下，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可是，就那样不小心的，王夫人难得进园一次，她打骂丫头的狂样子因此在王夫人的脑海里留下很恶劣的印象，这等于是她自找的。等到王善保家的进谗言，而那些谗言又句句属实，而王夫人叫来一看果然印证了之前属实，所以勾上火来，引爆了火药。就此可知，晴雯的结局究竟是谁的错呢？我们真的要知道，晴雯为什么让主子那么生气，原因就在于此。不能奢望，人人都像贾宝玉那样对待你。

我们不能用人际关系中片面的“单边主（Unilateralism）”来衡量一切。这是在《红楼梦》的阅读经验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们用一种单边主义来看待《红楼梦》，事实上《红楼梦》里面这些率性而为的人，他们事实上也在用一种人际关系中片面的单边主义，而流于自我中心——只有他对别人可以这样，而别人不可以对他这样。

晴雯动辄对下人打骂，可是宝玉只是在她跌坏扇子说了她两句，她就暴跳如雷比宝玉还凶。只许自己犯错，而不允许别人犯错，她可以动用她合法的管教权，可是她的主子却动用合法的责备权。这不叫单边主义，那是什么呢？真的很奇怪，我们为什么都这样流于一种很片面的成见，然后落入自我中心而不自知。结果我们的评论，我们的分析就落入一种成见所主宰的一种非常浅狭的好恶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读书？为什么我们这样思考人的问题？

小结：从晴雯戳烂坠儿的手，表面上真的非常义愤填膺的这一面，我们要好好思考“嫉恶如仇”四字的概念，它带来给我们的盲点而不自知的地方。所以要注意，“嫉恶如仇”固然是出于一种不容丝毫杂质的义愤，“嫉”“仇”都是一种强烈情绪的用语。就此而言要注意，也因此它很容易让人失去节制的警觉。你也同时会失去一种对人性的悲悯之心。你因为有一个“恶”字，就忽略掉“嫉”“仇”事实上都是一种强烈的情绪。所以，放在晴雯身上更明显。她究竟是出于主观的不满情绪，还是真正的正义感呢？真正的正义感是什么？是容不得别人的错还是指别人的错让我看不惯？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晴雯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正义感，对她来讲，只是觉得你们不符合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你竟然偷金子，现在出于一种义愤。而这种“义”并不是晴雯直知以为她那种心性的标准的你必须要彻底始终实践的一种道德概念。对晴雯来讲，根本就不是这样。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晴雯的这个“嫉恶如仇”，她只是出于一种主观的不满情绪而已。平儿所说的她为什么不让晴雯知道坠儿偷金子的事，而只是偷偷地告诉麝月，就是因为她知道晴雯会“一时气了，或打或骂”。

第52回，

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

明确地让我们看到，晴雯是被火爆的脾气所主宰。打骂是她一时气了的强烈的发泄方式。就这点来讲，晴雯的打骂本身根本就不是一种执行正义的合法或者是应有的合宜的一种方式。更何况她完全是出于一种真正的正义感吗？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因此，提醒大家，清官变成酷吏的逻辑就在于清官们自以为正义，可是实际上他的正义是包藏着他主观的某一种强烈的情绪。所以，只要碰触到他那个情绪，他就会给予过度的处置。于是，他们就变成酷吏。那么只因为他至少做到一个正义的界限，他自己在当时也确实没有犯错，以至于他酷吏的表现就很容易被遮掩。

所谓的正义，从表面来看的正义，往往因为它好像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而被放纵，以至于无论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就失去了一种批判不正义时候的清醒的监督。以至于所谓的正义很容易过度扩张并迅速变质，成为独裁心理的温床和严刑峻法的推手。 这就是所谓的“嫉恶如仇”，清官便酷吏，长久以来的思考所得到的省思。所谓的正义感，如果没有高度的清醒的自我监督与自我反省——知道拥有正义感的自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个人，你所知有限，你所看有限，你只看到一部分就自认为正义，然后你就失去一种自我警觉，结果你就很容易变成滥施刑罚，滥加批评的，甚至是一个恶人而不自知。因为你自以为正义。可是这个正义根本就已经变质了，因为失去了监督。

这么一来，这些疾恶如仇的人，反而吊诡地拥有一种独裁的心理——唯我独尊，我的判断就代表真理。你只不过是一个人，凭什么你的判断就代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你凭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去实践你所谓的正义感呢？可是有着这样的正义感的人，有着这样强烈的正义感的人，有着嫉恶如仇的人，往往就失去了这样的监督，失去了自我警觉与自我批判的能力。于是，就放纵自己的过度。这不就是独裁吗？也因此正义不是你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说了算的。不是大家同仇敌忾，我们就代表正义了，就代表上帝。我们都只是很渺小的人而已，我们真的知道真相吗？我们知道真理有多复杂吗？你真的知道人性有多少的幽微不自知。正如戴震所说“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凭什么就可以代表上帝，对所有世人发动洪水把他们淹死。

人最重要的要去做的事情，不是疾恶如仇，而是要好好反省自己，好好节制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该死的重要，更不应该把自己当成真理与上帝。可是，我们不自觉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反正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我运转，不然就应该合法的发脾气。我们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为什么不节制自己，要求自己，反而去要求别人呢？所以王善保家的谗言句句属实。掐尖要强，稍不如意就竖起两个骚眼睛来，这才是晴雯“嫉恶如仇”的本质。事实上，晴雯并没有所谓真正的道德高度。一定要注意，她并没有注意道德的心性。她之所以正义，她之所以好像没有做任何坠儿所做的事情，她没有做只是因为她不需要做。她有那个特权，但是那就真的代表她是拥有道德高度的人吗？“心比天高”，就真的可以说她的道德和心性就高于常人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对地位相等或低下者的善妒。**

晴雯并没有超越很平凡的一般人，她只是一个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高度要求的一般人性而已。因此，我们一般人有的很多缺点，在她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如她善妒。

在《红楼梦》里善妒表现明显的是林黛玉，黛玉的善妒是她出于对宝玉的感情，以至于她表现出一种情绪，还比较在合理范围内。而晴雯的善妒，在她的性格已经是君子中她表现出的一种弱点。她完全不能忍受比她低下的人超过她。以这样来理解的话，晴雯根本谈不上高洁的心性，她一点都不高洁。

第24回，

宝玉看了，便笑问道： “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那丫头道：“是的。”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 “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见的事一点儿不作，那里认得呢。”

小红此时是一个非常外围，地位低下的丫头，此时进入了怡红院核心的地方。

第27回，

红玉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霰、碧痕、紫绡、麝月、侍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红玉，便说道：“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爖，就在外头逛。”红玉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罢。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

碧痕道：“茶炉子呢？”红玉道：“今儿不该我爖的班儿，有茶没茶别问我。”绮霰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罢。” 红玉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 一面说着去了。

　　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

晴雯对红玉的行为反应最强烈。“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这是清代王府底层丫头的真实反映。晴雯整体做大丫头有特权，可是她就见不到比她地位低下的丫头偶尔也做一下她们作为大丫头的特权。心里觉得受到了侵犯。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鼻子》，也有此体现。人性如此，他不能够忍受原来比他地位低下的人竟然跟他现在一样平等。因为他失去了之前的优越感。一般人对晴雯的评价心性高洁是否言之过甚，或者适得其反。

第62回，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么？”袭人道：“摆下饭了，等你吃饭呢。”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的饭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闻见了香就好，隔锅饭儿香。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说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袭人笑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

也是晴雯善妒的一个例证。其实晴雯对芳官很好，甚至她还帮助芳官打入她们那个核心圈子。

第31回，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

晴雯嫉妒袭人的“我们”之说。

第37回，

秋纹笑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的才开的新鲜花，不敢自己先顽，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无不可，见人就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的，生的单柔。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又是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象这个彩头。”晴雯笑道：“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袭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麝月道：“那瓶得空儿也该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夥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经。”晴雯听说，便掷下针黹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儿去。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晴雯：“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前提是王夫人之前给了袭人衣服，她宁肯不要是因为同一屋的人，她不愿意屈居其下。跟同辈的人相比，她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先得那个特权，她不愿意要人家剩下的。她不愿意接受等级的逾越或者抬高，而不愿意接受上级的赏赐。事实上，她并不是不愿意接受上级的赏赐。她只是跟同等级者比较的好胜意识，“掐尖要强”。在此她们比喻袭人为“哈巴狗儿儿”，并没有贬低之意，只是她们姐妹淘之间感情好，互相打趣而已。也可以说她是背后英雄的口头之勇，逞一时之能。根据后面文本可知，她事实上也没有放弃与秋纹一样获得赏赐的机会。她还是把得到主子赏赐的事看作“巧宗儿”，其中何尝有什么反阶级的傲骨？

1. 性格的养成
2. 先天禀赋

前面都是通过文本证据来还原曹雪芹所塑造的晴雯的原貌，并没有掩盖她跟一般人一样平凡、庸俗感的缺点。曹雪芹有没有给予这个一个人性格特质的合理解答，为什么晴雯会是这样，她这种独特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格特质，这样一个没有办法跟人混杂在一起的鲜明的人格图像是怎么形成的？

“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 （爱尔兰诗人西蒙斯•西尼）

西方文化里面重视“认识你自己”。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杜甫《乐游园歌》

晴雯性格暴躁、骄纵，口齿伶俐多少有些与生俱来的禀赋，性格的形成不仅仅是天赋。天赋要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分化，才能够更明确地形成一个一个独特的个人。

第2回，

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移了！”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雨村道：“……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邪也罢，正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帐，你也吃一杯酒才好。”

一般都只注意到“正邪两赋”，都忽略掉这段话事实上是强调后天对一个人影响。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曹雪芹固然是要告诉你，贾宝玉这些人固然是“正邪两赋”，不像你我只是平庸的大众，他们是独特到无法取代无法复制的人。但是这些“正邪两赋”落实到了现实人间，他们是什么样子还有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给予他们惯习以及给予他们所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会分化成为三种人：“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不单单是“正邪两赋”就可以变成这些人。他还有在具体的家庭中受到这个家庭给予的耳濡目染，他才能够成就一个独特的人。但是这个独特的人，又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他们彼此非常不一样的。情痴情种是一类，逸士高人是一类，奇优名倡又是一类。

贾宝玉是“情痴情种”，所以曹雪芹明确告诉你，了解贾宝玉公侯富贵之家是其必要条件。假如用“正邪两赋”来理解他，他身上有邪气，就是反封建，反传统，那就是没有深刻地理解他。没有理解到《红楼梦》的精髓。真正的道理，即在于他必须要生于公侯富贵之家，也是只有公侯富贵之家才能够塑造“情痴情种”这种人另外一个跟“正邪两赋”一样重要，甚至一样重要的一种性格塑造的动因。

所以后天因素是那么重要，于是你会发现《红楼梦》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那么精彩，那么传神写照，这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告诉你，他们就是在怎样生活的。就在那样一种生活环境里，逐渐使得他的性格那么鲜明，形成某一种特色。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于曹雪芹塑造的晴雯性格成因做一个探究、思考。曹雪芹对于这个人格奥秘的解答有哪些？

天赋一点：

第51回，

宝玉忙按他，笑道：“别生气，这原是他的责任，唯恐太太知道了说他不是，白说一句。你素习好生气，如今肝火自然盛了。”

“你素习好生气，如今肝火自然盛了”，这里提及中医对于一个人爱生气，是因为肝火旺盛的解释。晴雯爱生气，大概跟她的体质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好生气与肝火旺盛之间彼此的关联不是那么明确。“肝火自然盛”是一种后续的解释，晴雯肝火盛，是因为她好生气。

古希腊，有关于人格特质，人的内在的形态，他们有所谓的“体液说”，哪一种体液更多，性格就偏向那种。这种说法超越了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跟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认识也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一个人爱生气，或者不怎么爱生气，多少跟这个人对于事物、现象构造的理解所构成的认知方式有关。即对一个事物、一种现象，当事人是采用哪一种感觉，给予怎样的判断，跟此有关。这种知觉理解所引发的反应，这些都牵涉到人格结构的范畴。而人格结构当然就是在先天给你的禀赋之外，你在后天跟别人相处、互动的过程中所发生、所确立的一种人格形态。

晴雯之所以爱生气，当然有先天，可是也有所谓的后天，再有所谓的学习。学习是一个宽泛的用法，而这个所谓的学习甚至是不自觉的。在跟别人相处过程当中，逐渐互动的经验，逐渐累积成的一种反应模式。晴雯一句话不投机，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这事实上形成了她的人格结构。成为一个固定的反应模式，所以你的话不投合我，我就爆发生气。这就是晴雯人格结构的问题。为什么她会形成这种人格结构？或者肝火盛，或者“体液说”，或者先天禀赋的问题当然都是一种解释，但是这种解释要在后天的影响中才真正确立。所以晴雯的性格，在小说中，在我们每一个降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而言，我们都只能从后天去寻找造成她这些性格形成的原因。

在此必须补充，先天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先天的人格结构来讲，晴雯的人格结构未必就会导致她现在的骄纵任性，爱生气，脾气火爆等等现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找一个跟她很像的人推理，同时可以通过脂砚斋评语，透过曹雪芹在全部小说中，他事实上已经告诉你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先天因素，只是我们读者没有去注意到。

从先天的人格结构来讲，晴雯其实跟香菱有点像。她们都不记得家乡、父母，她们都是孤女。问题在于这里，小说家给予她们不同的先天禀赋，解释了两个人之所以性格迥异的一半的原因，即就是家族血统的遗传基因。（曹雪芹是相信基因遗传的，包括外貌与内在。）举例香菱：

香菱父母及其他：

第1回，

（香菱母亲）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

脂批：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

第1回，

（香菱父亲）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

脂批：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

第16回，

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

脂批：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方知莲卿尊重不虚。

第48回，脂批：“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青年罹祸，命运乖蹇，至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

所谓“根基”“根源”“先天禀赋”都是同义词，香菱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还保持温柔安静的先天禀赋，是她根源不凡。而所谓“温柔安静”“情性贤淑”“深明礼仪”等是晴雯所没有的性格。在这里，曹雪芹告诉你，这就是晴雯“千伶百俐”“嘴尖性大”的先天的原因，那就是基于血统，她没有香菱那样的高雅、高贵。

1. **宝玉与姐妹们的娇宠**

欧美的研究认为，不只是你的外貌、人格特质跟基因有关，甚至让一个人成功的人格特质也往往跟基因有关。 但是一般认为，后天塑造自我是我们不能放弃的。

《红楼梦》相信如果你是贵族血统就保证了你的性格某一个程度的正面性，他认为不是贵族血统的人再好再努力都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虽然令人感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红楼梦》本身就是写贵族的故事，它的作者就是贵族世家出身。也无可厚非。

晴雯性格养成的后天经验：

第77回，

宝玉：“……他自幼上来娇生惯养，何尝受过一日委屈。连我知道他的性格，还时常冲撞了他。……”

很奇怪晴雯怎么能从来没有受过委屈？首先是贾府的宽柔之风，其次是受到贾母的喜爱，再次是跟了宝玉，宝玉时时顺着她。

第31回，

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

在宝玉房里，晴雯的性格越发惯娇。她不代表人格价值，她只是反映了在这种独特的生命经验里面所形成的一种人格特质而已。晴雯不代表高洁，她只不过是非常幸运顺利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她拥有很多的特权，甚至她的性格发展到比真正的主子小姐还要娇生惯养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应该要理解的部分。

第51回，

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

在怡红院里不只宝玉的宠爱纵容，也包含姐妹淘之间的包容。晴雯的性格才能够所谓的一直不断地“越发惯娇”。

1. **“心比天高”的真正意义——姨娘地位的自觉**

晴雯性格为什么这样火爆，千伶百俐等等而不加收敛，还有个意识层面的原因，多少是在无意识里面慢慢形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准姨娘的自觉，因此有恃无恐。她事实上就是宝玉姨娘人选之一，而她自己也知道。

第6回，

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

袭人是被强迫地与宝玉行云雨之事。贾母把袭人给宝玉，第一点就是有让袭人给宝玉当姨娘的意思。第二点，通过第65回兴儿的话，可知是贾府的规矩。

第65回，

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大了，未娶亲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

他们这种世家大族都是有后为先，于是要确保我们家的继承人是有繁衍能力的，所以他们要在娶亲之前要先放两个人伺候。确保他的性能力，繁衍下一代。另外，这些爷儿们年纪轻，青春期荷尔蒙作祟很容易往外发展，可是往外发展存在许多风险，比如遇人不淑，或者招致病。

袭人如此（宝玉的准姨娘），事实上贾母赐予宝玉的晴雯也是如此，她具备了准姨娘的资格。

第78回，

贾母听了，点头道：“这倒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怎么就这样起来。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谁知变了。”

现在还在宝玉身边使唤的丫头，长大了就是发配出去配给小斯或者开恩给他们父母，自行择配。王夫人不喜欢晴雯，做了人事的调配，贾母也尊重她。再加上注重伦理的这种世家，只要是来自贾母房子就具有一种上位的光环。这是其他人都必须要尊重的。

第63回，

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再加上宝玉的爱宠，所以使得晴雯的娇生惯养，“何成受过一日委屈”，还“越发惯娇”。晴雯的如此惯娇是否有潜意识的心理呢？答案是有。如第77回，晴雯对自己是宝玉的准姨娘有高度的自觉。

第77回，

一面想，一面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

晴雯对于自己将来是宝玉的姨娘有高度的自觉，所以她不需要私情蜜意去勾引宝玉。对于她来说，做宝玉的姨娘是一个势在必得，十拿九稳的该她的，她干嘛要勾引，干嘛要使手段，她直接就可以得到。

了解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没有受过考验的人性不能说他是高洁，因为他还没有受过考验。可是一旦受到考验的时候，晴雯就悔不当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如果重来一遍，她还是那样磊落，还是那样的高洁吗？不会吧。这个另一的道理就是“我要勾引你，坐实了越轨的事。反正我担了虚名。”（晴雯觉得冤枉的是，她担了虚名。）

晴雯没有勾引宝玉是事实，但是话虽如此，这并不代表晴雯真的不会勾引宝玉。她的性格里存在不稳定的因子。她临死前对宝玉所说的那段话，她事实上在意的是“虚名”，而不是我有没有做那件事。

所以在这种准姨娘的自觉底下，她当然可以嚣张。反正我坐稳了这个位置，凌驾于别人之上，何必要警觉，何必要谦卑内敛，反正是势在必得。

第5回，

（晴雯判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一般的《红楼梦》论述都把“心比天高”解释为高洁、高傲。但是我们仔细检验她的所作所为所言，你就会注意到所谓的“心比天高”恐怕是有着特权意识的阶级傲慢。对于她的性格，欧老师认为“心比天高”根本不是心灵高贵，而是一种阶级傲慢，一种特权意识，甚至是一种掐尖要强的心态。

第37回，

秋纹笑道：“……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的，生的单柔。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又是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象这个彩头。”晴雯笑道：“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晴雯听说，便掷下针黹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儿去。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在此文本证据说明，晴雯根本不是冲撞上级，她在意的只是不希望跟同等级的人比起来屈居于下。她甚至嫉妒比她地位低下的人，上升到跟她一样的地位。

第77回，

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象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她跟宝玉交换贴身的衣服，以及交换指甲常常被用来当作男女之间的定情物，甚至是私情蜜意的勾引。“担了虚名”在这段文本中出现三次，可以清楚反映出晴雯最在乎的是“虚”这个字。她最后交换信物，就是要把虚名坐实的行为。

晴雯的性格里存在着不安的因子就在于这里，她的高洁，她的没有做任何不正当的行为，没有私情蜜意的勾引，并不是出自一种人格的高度，不是出自一种道德的自我坚持，纯粹是一路顺风之下，势在必得，至于她不必做一些小动作，不必做一些争取，所以这就值得我们思考，当一个人是天之骄子，什么都归他所有，他拥有各种特权的时候，当天他就不必去偷面包，不必去做各种心酸卑微的举止。但是这就可以证明他是心性高洁的人吗？我们在看一个人，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好容易只从现象、表面，加上我们自己的好恶就作出判断。

清代评点家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观晴雯有悔不当初之语，金钏儿有金簪落井之言，则二人之于宝玉，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王夫人俱责而逐之，杜渐防微，无非爱子。天下岂有不是之母哉！”

第30回，

宝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儿，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

“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金钏严重的逾越份际。为孩子选择姨娘的权力只有家长才可以施展。金钏如此说是传统社会男女的大忌。

1. 不逊之“勇”

晴雯的光明磊落、不忮不求其实是在环境允许之下的一种十拿九稳情况下的无须钻营的坦荡。可是当情势改变之后，事实上她就没有那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那种坚持。

《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勇”这个字孤立来看，并不就是百分之百的价值，甚至作为一种人格的特质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面。你要看这个“勇”是在怎样的脉络之下展现。必须说，我觉得晴雯是“勇”是带有问题的。它固然在某些情况底下，有一种生死以之、不顾一切的一种冲撞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勇”字或者人类各种形态都合并来考量，你就会发现晴雯的“勇”事实上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粗浅的一种意气之勇。事实上晴雯的勇是不逊之“勇”，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节制，流于不逊。

晴雯的率直在《红楼梦》里面，大家也把她放在跟黛玉、妙玉一样，都是一种性灵的流露，一种真诚无伪的表征之类。实际上，我认为她们的“率”字，在另外的脉络，另外的使用定义里，它事实上是“粗率”之意。很粗糙，流于一种很粗野的，一种直接没有修饰的表达方式。

用《论语•阳货》（“恶不逊以为勇者”）的话，晴雯的“率直”“率真”实际上更精确的定义，不逊之“勇”，无理之“率”。

晴雯的言语特质：“掐尖要强”，讲起话来“嘴尖性大，夹枪带棒”，这是她的言语具有攻击性的特点。这个是《红楼梦》给予她的描述。如此的说话方式背后有什么心理的需要呢？

苏轼《思堂记》：

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她们这种不顾及别人的直率之语，都是自我中心的单边主义。我为了不压抑自己不受如骨鲠在喉的痛苦，干脆就让它发射出去伤害别人。所以晴雯“夹枪带棒”，黛玉也是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尖，于是，在她们的言发于心的状况之下，以至于她们的言语简直就像是流弹四射一样。周围的人大概只要不符合她们的心，都会首当其冲受到她们的伤害。别人为什么要承受你的言语伤害的武器呢？假如你心里面真的有人人平等的意识的话，你事实上要把别人当作自己一样尊重，当作自己一样的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太多人以为言发于心，有这个“心”字保障了它的内在。发自内心的话就是如假包换，具有不虚伪的内涵。我们在这个词语的玩弄底下，以致认为只要是发心之言，它就代表真理。

言发于心，不保证你的言和心都是真诚无伪，都是等同于真理一样放诸四海而皆准。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人的心是有限的。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在有限底下形成，你再怎么的真诚，你都还有所谓的潜意识。那个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里隐藏着“阴暗”，在里面不一定能够考据出来的“自我”，里面会有嫉妒，有人格阴影，有怨恨，有不平衡，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凭什么发自心的语言，或者是行为就代表真理。

言发于心，绝对不等同于这个言就代表客观的真理。因为你诚心诚意，所以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岂有此理。因为我诚心诚意，所以我替你越俎代庖？因为我诚心诚意为你好，所以我帮你做决定？不可能有那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只要诚心诚意，世间的问题都会解决。那如此的话，为什么世间这样复杂？为什么君子的三省吾身那么刻苦？

天下没有那么简单的道理。读者对于人性的认识太过浅薄，用一些常识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现象，以至于对于某些现象我们就用非常粗浅的方式去认知。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而许许多多印象的投射结果实际上我们印证的是自己的好恶。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晴雯的“勇”，为其赢得“勇”字的是“病补雀金裘”，实际上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脉络做一些考察。固然当时确实展现出晴雯不顾性命、拼死尽力来为宝玉杜绝他将会遇到的困扰。那个场面非常感人，也是小说中非常动人的一幕。但是归根究底，我们必须全面地来看，必须指出，如果当时有丫鬟懂得界线之法，事实上晴雯不会做的。而且晴雯正在生病，我们也不应该让一个病人去耗尽精神。从晴雯的个性，从晴雯当时生病的状态，事实上她是不会做的。

第62回，

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别只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

作者设计这一幕，让我们认识到晴雯并不是骄纵任性到逾越没有人喜欢她的界限。她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才可以抵消在婢女群中相处，所遇到的许多摩擦，而让别人还接纳她为姐妹。 但是我们必须说，晴雯这个“病补雀金裘”地“勇”字适合当时那个场景，但是作为她人格整体的概述，我们还有多做说明和补充。如果你把放在晴雯的整个人格特质来看，事实上有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以率直、率直见长的人，在人与人相处中很容易得罪人，而且没有朋友。可是在《红楼梦》里面这些人却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这不是非常奇怪吗？一种是阅读有审美的距离，可以满足我们平时真实生活的压抑而获得快感。

在《红楼梦》里，“勇”这个字放在晴雯身上到时候，必须说，它事实上比较符合的是抱不平式的有勇无谋。她确实勇，但是这个勇字孤立起来看，并不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一种正面的价值。我们还有看她所结合的人格特质才能够对这个“勇”有一个恰当的定义。而且对晴雯的恰当的定义，即是抱不平，有勇无谋。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缴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阳货》

第63回，

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

她的直率已经流露到“讦”的地步，具有攻讦里，伤害别人。你的直率不是拿来展现一种大无畏的勇气。

**关于“勇”的说法：**

恐惧才能显示勇气的价值，无知的勇气不是真正的勇气。（法国哲学家）

若无恐惧，何来英勇。（奥利佛•圣约翰•葛加提）

人不可无戒慎恐惧底心。（朱熹《朱子语类》）

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为之一动，然后解去。心动便是惧处。（庄子）

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福斯塔夫说：审慎是勇士最好的品德。

勇气就是对艰难和痛苦的蔑视。（古罗马的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

勇气就是在高度压力之下仍然保持优雅态度。（海明威《老人与海》）

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论语•述而》）

晴雯所谓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在抱不平的蛮勇之下，再加上怡红院所提供的高度甚至百分之百的配合，事实上她所展现出来或者说她说得对的是一种假自由。

黑格尔对于“假自由”的解释：自由这个概念，也可以是一种没有必然性的抽象自由。这种就叫假自由，这种自由事实上就是任性。而且它就是真自由的反面。它事实上是一种不自觉地被束缚的，一种主观空想的自由。也就是仅仅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包含你的欲望，事实上欲望就是任性或者是形式的自由，以冲动为内容。

真正意志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善，公正。也只有在善与公正之下，我才是自由的，是普遍的。而别人也是自由的，而且别人与我同等。

在东方，只是一个人的自由（专制君主），但是这种自由还是一种任性，一种假自由。在东方那唯一专制的人，他事实上也不能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包含别的人也是自由的。事实上，他只看到私欲、任性与形式上的自由。

晴雯好生气，事实上，她是自己脾气的奴隶，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她真正的敌人是她自己。 当你以为你在生气，不是的，而是生气的情绪攫住你，所以你暴跳如雷。真正是自己主人的人，即使他情绪很爆裂，他真的忍不住耍脾气，他可以控制这个脾气，而不发泄。这才是自己真正的主宰。

1. 晴雯受逐而死的元凶

责任归属的可能性

1.错误归因：

在晴雯被逐这件事上，一般常见的是说晴雯是出于高等仆妇王善保家的谗害、王夫人的欺压，还有同侪的竞争排挤。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晴雯的悲剧下场，读者的三种解释。我认为这三种归因都不能成立。

**高等仆妇的谗害？**

王善保家的在王夫人面前进谗言，说晴雯的坏话，但是句句属实，她并没有罗织、栽赃、陷害等。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讲晴雯时，王夫人猛然想起之前看到的晴雯骂丫头的“狂样子”，对晴雯留下了深刻的恶劣的印象。所以，没有之前王夫人对晴雯的一个初步不好的印象，王善保家的这些谗言也不会产生杀伤力。归根究底，还是在于晴雯她自己。

客观地来看，《红楼梦》展现出来的人性固然复杂，但是光明面还是要多于阴暗面。即使黑暗，也不见得比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环境黑暗。

**王夫人的压迫？**

王夫人根本就没有欺压晴雯，她作为一个女家长她本来就有权力，她有高度的人事管理权。她要留下谁，不留下谁，她是完全有绝对的权力的。说她欺压晴雯有点不公道，今天来讲，作为一个主管，他当然有权力取舍他身边的人。在等级制的社会里，一个有生杀予夺权的人，他当然是有对于人事取舍绝对的权力的。这是一种现代读者的偏私。只要喜欢，好像全世界都要对他好，而好像不好的，却都是坏人。

王夫人觉得晴雯是有威胁性的，在她的各种考量底下决定把她撵出去。我们应该思考各方人的立场，他们合情、合法的原因。而不要偏执于自己所喜欢的人身上。

《红楼梦》里面的凡是被撵逐的全部都是开恩的类型。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层的撵逐都是一种开恩的优惠。晴雯的被撵逐出去是一种不求偿的无偿买卖协约。所以由此不能说是贾家在残害这些人。

第19回，

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在清代这种卖死契的叫作“红契”，在官府去盖章，不能赎身。另一种叫作“白契”，就是官府没有认证过，买卖双方私下认证，将来可以赎身的。袭人就是卖的死契，即“红契”是不能赎身的。

第78回，

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省晨，见贾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病不离身；我常见他比别人份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痨，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

在贾家的丫头长大了，如果没有当姨娘就由主子做主配小斯。晴雯被撵逐回家，让她自行婚配。

第72回，

贾琏忙道：“你只给你姑娘磕头。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个人叫他女人上来，和他好说更好些。虽然他们必依，然这事也不可霸道了。”

贾家在可以动用他们权力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尊重当事人。

以王夫人的所作所为，以贾府的权力而言，她真的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开恩。而且也没有没收她在贾府所得的各种赏赐。

第78回，

王夫人闻知，便命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话，一面得银，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场上去了。剩的衣履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他兄嫂自收了为后日之计。二人将门锁上，一同送殡去未回。宝玉走来扑了个空。

关于“三四百金”有两种系统算法，一种为《红楼梦》里的换算。

第53回，

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

（1两金子=10两银子）如此算来，晴雯遗物值“三四百金”应该是三四千两银子。不过一般人都觉得不可信。

在明清时代，一两银子为一金，如《儒林外史》里面也有用到。如此算来，“三四百金”就是三四百两银子。如此计算，对于晴雯家属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财产。

把晴雯的死归罪于王夫人，把她骂得很难听，是读者的道德偏私。

**同侪的竞争排挤？**

第77回，

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找 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甚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

袭人细揣此话，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劝，因叹道：“天知道罢了。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一会子也无益。倒是养着精神，等老太太喜欢时，回明白了再要他是正理。”

宝玉已经指引我们一个方向，晴雯的被逐袭人是罪魁祸首。

晴雯与袭人、麝月到底有没有敌对关系？客观来讲，怡红院丫鬟之间没有敌对关系，她们是同一阵营关系，她们彼此互相掩护、帮衬。

第62回，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做什么？”

“携手”表现出她们是关系要好的姐妹淘。

第51回，

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晴雯已醒，因笑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个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个哈气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因问作什么。宝玉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红绸小棉袄儿。宝玉道：“披上我的袄儿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颏满襟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一口；然后才向茶格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涮了一涮，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与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子，也赏我一口儿。”麝月笑道：“越发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与他吃过。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我们说话，你只管去。”一面说，一面便嗽了两声。 麝月便开了后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随后出来。宝玉笑劝道：“看冻着，不是顽的。”晴雯只摆手，随后出了房门。

她们关系的和洽例子之一。这里麝月出去走走，在满族里面意思是出去上厕所。

第52回，

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他。”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麝月道：“这也罢了。早也去，晚也去，带了去早清净一日。”

麝月帮助晴雯撵逐坠儿。

第52回，

宝玉因记挂着晴雯袭人等事，便先回园里来。到房中，药香满屋，一人不见，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脸面烧的飞红，又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烧。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的，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两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

关系好的姐妹情节之一。

第52回，

麝月：“……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麝月帮助晴雯作践这些婆子。

第70回，

这日清晨方醒，只听外间房内 疫蛇尚ι欢稀袭人因笑说：“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膈肢呢。”宝玉听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睡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儿，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的喘不过气来。宝玉忙上前笑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说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晴雯触痒，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宝玉对抓。雄奴趁势又将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动。袭人笑说：“仔细冻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处倒好笑。

温馨的女儿国乐园。

第31回，

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们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象是恼我，又不象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恨说道：“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宝玉道：“这也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么？我经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袭人下跪向宝玉求情维护晴雯，她们姐妹情深。

第58回，

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晚饭有了，可送不送？”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袭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阵，也没留心听钟几下了。”晴雯道：“那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说着，便拿过表来瞧了一瞧说：“略等半钟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头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气，芳官也该打几下。昨儿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现成。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只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好烫！”袭人笑道：“菩萨，能几日不见荤，馋的这样起来。”一面说，一面忙端起轻轻用口吹。因见芳官在侧，便递与芳官，笑道：“你也学着些伏侍，别一味呆憨呆睡。口劲轻着，别吹上唾沫星儿。”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

晴雯、袭人她们对新进入她们核心圈、姐妹圈的芳官都是欣然接纳，并帮助她成长。 袭人与晴雯竞争宝玉姨娘的关系是不能成立的。

**被撵逐的真正原因**

晴雯被撵逐的真正原因，晴雯自身占一半的原因，另外一半是非战之罪，这都是人间道理上没有谁有意陷害而导致的不幸悲剧。

王国维《红楼笨谜》：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第77回，

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找 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甚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说毕，复又哭起来。

宝玉也客观地看到了这些芳官、四儿等被撵逐的原因。但是。他对晴雯的评价却不客观，因为他喜欢晴雯。

四儿：

第21回，

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又问：“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抿嘴而笑。

“四儿”之名的由来。她后来的被撵逐也是非战之罪。

芳官：

第58回，

麝月笑道：“提起淘气，芳官也该打几下。昨儿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

晴雯因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会两出戏，倒象杀了贼王，擒了反叛来的。”袭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

袭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

在第五十八回中，通过芳官洗头的事，可以看出芳官自身的确有很大的问题，并且晴雯、袭人、麝月她们都有看到。

第60回，

赵姨娘……指着芳官骂道：“小淫妇！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

第60回，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嫂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遣你来了告诉这么一句要紧话。你不嫌脏，进来逛逛儿不是？”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糕来。芳官便戏道：“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蝉儿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不曾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呢。”说着，便拿了一碟出来，递与芳官，又说：“你等我进去替你顿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顿茶。芳官便拿着热糕，问到蝉儿脸上说：“稀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顽罢了，你给我磕个头，我也不吃。”说着，便将手内的糕一块一块的掰了，掷着打雀儿顽，口内笑说：“柳嫂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气的怔怔的，瞅着冷笑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不打这作孽的！他还气我呢。我可拿什么比你们，又有人进贡，又有人作干奴才，溜你们好上好儿，帮衬着说句话儿。”众媳妇都说：“姑娘们，罢呀，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透的，见了他们对了口，怕又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了。当下蝉儿也不敢十分说他，一面咕嘟着去了。

芳官的恃宠而骄的霸道可见一斑。她无端地去羞辱别人，太过逾越份际以至于得罪许多人。

宝玉对芳官、四儿、晴雯被撵逐的分析：

芳官：

“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

**倚强压倒人惹人厌。——义气之争。**

四儿：

“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

**以权压倒人惹人嫉。——阶级之争。**

晴雯：

“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甚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

宝玉对于晴雯遭撵逐的原因分析：

（1）这里的判断是不公道，过分地维护。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只是轻微地一笔带过。

（2）“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他要转移目标寻找坏人。

（3）“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红楼梦》中前面都没有提及晴雯很美，只是在后面第七十四回时才提及。意味着晴雯的美，在她进贾府的五年多都没有产生问题，好像是“美女入室，恶女之仇”。在这里宝玉的评价子虚乌有。

（4）“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宝玉认为晴雯没有多占地位，因为晴雯一开始跟袭人一样都是从贾母房里出来的，她一开始地位就是很高、稳固的。

涂尔干：“当找不到合理的出口时，他要找一个人来发泄。”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想要去发现坏人，寻找敌人。

第63回，

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便惹人笑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袭人晴雯都笑说：“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离了口。不过顽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先一样。”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晴雯、袭人她们的身份很高，凌驾于众人之上。

**陪房的地位。**

贾府的尊卑排序：

第43回，

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妈妈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

年高服侍过父母的仆人比年轻的主子的地位还高，其中包含陪房。这是真正的贵族世家的富而好礼家。

金启孮（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过去的大家（世家大族），嫁女儿都是配送四个丫鬟。陪房丫鬟一般年龄要不新娘大，初懂人事（其中包括教小姐夫妻之间事）。设陪房丫头的目的，过去的一般说法是怕姑娘受委屈。何况那个时候的府邸世家的阿哥们都有侍妾。如果这个陪房丫头被主子看上了，被收为侍妾，像《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平儿就是这个样子。因此，过去陪房丫头差不多就是仆妇和丫鬟中最有势力的人。 ”

第65回，

兴儿道：“……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大了，未娶亲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二爷原有两个，谁知他来了没半年，都寻出不是来，都打发出去了。别人虽不好说，自己脸上过不去，所以强逼着平姑娘作了房里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从不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窝夫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才容下了。”

第39回，

平儿笑道：“先时陪了四个丫头，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 李纨道：“你倒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你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趁年轻我都打发了。若有一个守得住，我倒有个膀臂。”

**已经年高的陪房**：

第74回，（王夫人的陪房）

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

第71回，（邢夫人的陪房）

这**费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兴过时，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兴邢夫人，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

第74回，

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

**致使进谗之因**

邢夫人、王夫人的这些陪房在贾府可以算“媳妇熬成婆”，他们多多少少想要享受权力的快感（分沾主子的权势）。

第74回，

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象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

王善保家的对院子里的大丫头的嚣张、气焰很不满意。她的权威受到威胁，所以她的心里产生了敌意。

晴雯虽然从贾母房里出来，分享了贾母的光环，但是她在大院里理论上是个陪房处于同一地位，在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下，那些陪房甚至比晴雯这种大丫头还高一点。所以，晴雯的一些作为也有多占那些陪房权力的嫌疑。惹人嫌，惹人嫉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大丫头太年轻，有的时候也因此不愿意照顾到人情世故，对这些比她们年高（不一定德尚）的管家、陪房，她们也因此气焰高涨。如此，当然一定会得罪人。 就这一点来看，晴雯其实也在宝玉分析她们（四儿、芳官）招撵因素里的。

**以芳官为代表的戏子（女伶）到底有哪些缺点：**

第18回脂批，

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弟子广矣，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蹈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突出缺点：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虽然在此说得是芳官等众戏子，但晴雯也有这些缺点。

第58回，

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众婆子无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证。如今散了学，大家称了愿，也有丢开手的，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的，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来厮侵。

这也是文官等一干人的缺点描写。

第77回，

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样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处；今日这样。看来，可知古人说的‘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又道是‘饭饱弄粥’，可见都不错了。”

宝玉在此的反思，一方面说明了，他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爱晴雯，在晴雯将死之时，他还在反思人性的弱点。真正的爱，在生死交关的时候，是不会考虑那么多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另一方面，反衬平时晴雯的拣衣挑食，她只是一般人，很粗糙，没有经过雕琢的人性。她只是平时生活优越的高傲而已。

**同等地位者对“以势凌下”的默契**

袭人、麝月、秋纹为什么跟这样子的晴雯一起生活而没问题？当宝玉要撵逐晴雯时，她们甚至一起跪下来向宝玉求情保住她？她们事实上的姐妹淘（好姐妹），她们算是同一阵营里面的成员。在日常24小时，一年365年的相处之下，她们是互相帮助的。因此，当晴雯被他人抓住把柄，恃强凌弱时，她们事实上都是出手相助的。她们如此深厚的姐妹情谊，以至于晴雯的这些缺点可以得到调节，甚至抵消。更何况，晴雯的“以势凌下”“拣衣挑食”事实上是她们作为二层主子的权力，对于袭人她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她的口角锋芒比较是问题，也算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波澜，已在她们日常生活的互相相互抵消了。正如宝玉说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但不等于，晴雯不曾得罪别人，如王善保家的。

第60回，

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便都起身笑让：“姨奶奶吃饭，有什么事这么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指着芳官骂道：“小淫妇！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赵姨娘气的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拾头打滚，泼哭泼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得起我么？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我还活着！”便撞在怀里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袭人说：“别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 外面跟着赵姨娘来的一干的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称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称愿。

第77回，

方欲说时，只见几个老婆子走来，忙说道：“你们小心，传齐了伺候着。此刻太太亲自来园里，在那里查人呢。只怕还查到这里来呢。又吩咐快叫怡红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嫂来，在这里等着领出他妹妹去。”因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这一个祸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些。”

平时被晴雯、芳官等人得罪的怡红院之外的一干人。

第52回，

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

麝月帮助晴雯的例证之一。

1. 自然品行与人格修养的平衡

**结论：自然品行与人格修养的平衡**

传统对于读书人期望的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人格风范：

子温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 《论语•述而》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舜典》

传统的对晴雯的人物论，环绕着两个主要的核心，一个是认为她“心比天高”，怀着很高的志趣节操；一个是因为她受冤而死，读者因此产生不平之气。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核心，那就是我们的读者认为，率直、自然是一种人格价值。但是我认为这是错的，晴雯的“心比天高”只是一种阶级的傲慢，并不是真正的志气节操。她虽然受冤而死，但是她性格中存在着不稳的因素，也会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改变的心性。就这些来讲，我们不能够为她隐讳。

我认为，把晴雯的这些性格当作人格价值，认为她遭到社会无情摧残，以致她这个美好的人被毁灭。然后把晴雯塑造成为高贵的超俗的悲剧英雄。这样一种诠释方向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晴雯她呈现出来的是人格特质，并非人格价值。必须说，她的这种人格特质不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这种人格境界。她只是一种常见的人格而已。在不被要求，不被学问，不被文化所雕琢，所千锤百炼，你就容易到处看到的人性。只是因为她长得美，念旧，宝玉喜欢她，就给我们造成一种误导。以至于我们的认识也形成了偏差。 没有受过教育的晴雯，从小不记得家乡，跟着一个粗糙的姑舅哥哥，她意识不到真正的高贵的深刻的伟大的灵魂，她只是有一个质朴的人性。她有其优点，但是也其缺点，但是没有那么高贵。她可以为宝玉拼死命地病补雀金裘，同样，她也没有具备“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君子情操。

整体说来，我们所看到的晴雯，完全吻合作者为她设定的成长背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文化资本的涵养，事实上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独特的人物。她反映的是宝钗所说的：“不拿学问提著，便都流入世俗去了”（第56回）。

晴雯真的不优雅，就如作者所说的“使力不使心”，有一种天真在里面。她就是一种合乎平凡人的表现，她不因此而低劣，但是也不因此而高贵。她就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一般的庶民。就这点来讲，我们不要脱离文本，给她过犹不及的情绪性的评价。

晴雯是曹雪芹塑造出来的一个笔下风景，非常动人。读者很多是因了晴雯而受到感动。这一点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晴雯的种种问题并不冲突，而是可以相容的。再质朴的人也有他人性的光亮，即使不是君子的光辉，在作者的妙笔生花之下产生动人的感染力。

再加上曹雪芹写这部《红楼梦》是为“使闺阁昭传”，他回忆这些闺阁中的美好形象，进行一个载道的文学书写所做的努力。所以他对他笔下的金钗们都是怜惜、怀念、悲悯，第五回的《红楼梦·序曲》就说明了“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自护其短，则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小说里面，每一位女子都是活色生香、历历如绘，他不但在小说的演说里，也在读者眼前。如晴雯的骄纵任性，一方面呈现出晴雯那种不假雕琢的质朴的个性。我觉得，曹雪芹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一方面在怀念她们的同时，也有兴味盎然的角度来欣赏她们。

小说家是超越好恶的角度，他像是造物主的角度来看，这些他笔下被他创作出来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特点。有一种兴味盎然的趣味。这种角度比较接近《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上卷”包括“德行”“言语”“正事”“文学”，事实上这是孔门四科。《世说新语》也有人格价值在里面。“中卷”包含“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等九类，对人格器量才质等做了区分。其中《王蓝田食鸡子》跟晴雯的性格很像（《世说新语•忿狷》）：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曹雪芹用独特的先天秉性和后天的环境的人格论点来让你知道形成晴雯如此性格是完全有她的道理的。所以就这点来讲，曹雪芹绝对不是以价值为主的世俗宣扬，就像《世说新语》一样也分上、中、下。即便也很欣赏“王蓝田食鸡子”，可是他也被放到下卷。

曹雪芹所写小说里面贾宝玉与晴雯的关系，绝对不等于曹雪芹与晴雯的关系。《世说新语•容止》有这样一个故事：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此情景如在怡红院主仆关系。

曹雪芹塑造他小说里的人物就像《世说新语》的作者，他们处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格的特质与风貌，但是他同样有人格价值的排序。薄命司里面金钗们的簿册是依照等级划分的。放进“正册”的是千金小姐，“又副册”是袭人、晴雯，鉴于“正册”与“又副册”的“副册”是香菱。在很多地方《红楼梦》还是在等级礼法里面，连太虚幻境这种神的世界，可以不管人间秩序的依然还是按照人间等级礼法来作为安顿的依据。 另外，人格的高下严格说来还是可以分上、下的。严格来讲，晴雯不算是真的了不起的以人格的价值来推崇的君子型的人物。像《世说新语》一样，她非常可爱，非常有意思，可是她必须放到下卷。这是《红楼梦》反映出来的一种看法。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索人性，观照这个世界整体的一切，他在做的是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他在给人类生活给予一种总体的考察。他背后的小说家必须要维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洞察力”。我认为，曹雪芹达到了这样一种小说家的境界的。而这个境界如果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君子，对于崇高文化的一种要求来讲，曹雪芹事实上也完全达到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

《红楼梦》的第39回，宝钗笑道：“这倒是真话。我们没事评论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

补充：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论语》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尧典》

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红楼梦》（五十六回）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礼记》

人物论——袭人论

1. 人物褒贬的心理驳议

**序论：人格价值的追求**

个人主义有很多优点：肯定个人，但是现代个人主义有很大的缺失是引导人从自然的生理角度来思考问题，包含研究《牡丹亭》、《西厢记》、《聊斋志异》的文章，以自然的生理角度对人加以肯定，来思考人的价值问题。他们歌颂情欲自主，歌颂身体解放，因为他们解除这个社会对人的外来压迫和束缚，就可以实现自我，这样一种情欲霸权论述处处可见，现在还是非常顽强的一种意见主流，然而个人主义背后带来的问题：从生理自然的角度看人的问题，甚至作为人的价值评价。只要有生理追求就是有自我，就是有自我价值？其中有很大的问题。从晚明以来对“存天理，灭人欲”加以强烈的反对，将人欲认为是天理，以至于欲望泛滥的问题出来了。然而“存天理，灭人欲”背后有整套的脉络，而且人欲也并非是天理，这真的是其中的问题比这句话本身问题更严重。人欲中有天理，但人欲并不完全等同于天理。其中的逻辑跳跃式、以偏概全做一个片面对应，一路推演出来用自然的、生理的我代表个人全部。这种推论就是用自然的生理的角度来肯定人，然而生理的那个我，固然与生俱来，可是不是自我的一部分吗？为什么会变成你的主体的所有内容？它只是作为人性内涵的一个比较低的层次的我，为什么我们要服从本能的我的主宰呢？难道人就没有更能追求的价值所在吗？难道为了追求更高的自我进行的种种的艰苦就是对人性的残害而不是一种提升吗？生理的我与主体的我是等同的吗？这种浅层次的我能代表人的全部价值吗？

对于晴雯的赞扬，是否也有受到百年来的自我主义思潮的影响？什么叫真我呢？人的真我是人与生俱来的那个人性的自我吗？那种没受到教育、约束、自我反思的我是值得赞扬的吗？

袭人与晴雯在贾家都有各自形成人格特质的原因。因此对于袭人的评价不要被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全盘看待，回到人物的生命史来讨论。

思考：袭人是否是告密者？回到文本，看袭人是否是告密者？其实文本已经透露出来究竟谁是告密者。有告密的表现？

贾府的生活环境与现代生活的很大不同。对于现代生活人际疏离的反思：卡夫卡《变形记》（《蜕变》）隐喻了现代个人主义，人际疏离，孤立被抛掷的存在状态，现代人共同写照。而在《红楼梦》的社会关系相当紧密，不容易陷害一个人。在现代社会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陷害，这是现代社会生活处境的存在问题。而在《红楼梦》中被陷害很困难的（谎言容易被拆穿）。袭人想要陷害人是很难的，王善保家的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句句属实**。因此在《红楼梦》中告密者的人选阵容庞大，其中的有名有姓的人呼之欲出。只有进入到贾府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容易地理解人物。

**小说中的君子**

晴雯的心比天高的人格特质（怡红院，孤儿。）被作为人格价值崇扬是因为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想会产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看人看事不自觉会产生一种角度：

伊丽莎白：“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人**抽象化**的精神法则，认为人都一样，掩盖人与人在现实中阶级、性别、种族、文化、资本差异等方面的不平等的事实，引导人们从自然的、生理角度，而不是社会的、人为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我们从自然的、生理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时候，这时候在阅读《红楼梦》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古典文献就会产生一种对本真、率性的张扬，导向对于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或唯我主义者欣赏，会认为自由的一种变现。西方汉学界：明朝李贽在民国被人们推崇（“绝假纯真”），被认为的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顺着自己的内心就叫真诚吗？那么真诚是什么？绝不是本真、率性，落入到形式化的素朴的观念。特里林：“英国人的真诚在**交流**是不要欺骗、误导，要求对于手头承担的不管是什么**工作**都要专心致志。”行为举止要与内心保持一致。“……如果真诚是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避免对人狡诈，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个人自我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人是无法既忠实自我，又避免对人狡诈。

人的自我与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以一个最底层来定义自我的主体。

人的自我有很多种，不甘于被平庸的人性束缚更高级。在《人类的大地》（《风沙星辰》）（修伯里）：“……有些东西并非需要发现，而是必须被铸造。”生命的意义并非发现自我，而是必须要铸造。这个被铸造的自我就是真的自我，不是停留在自然地、本真的自我，而是需要打造、填补、促进、提升一个更好的自我，为了自己的理想来愿意改变自我，这说实在更有价值的。在《红楼梦》的人物论述地形成了一个主流。个人主义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的解读用二分法看问题。但是这个二分法看问题的视角超越必须要被超越了，因为在现代的时代空气里二分法看问题**太容易**被接受了。知人论世的标准用二分法看问题太容易了。传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捡饰之人，必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菜根谭》

人与人的距离比人与类人猿的距离要来得远。人与人不可避免就会互相猜忌，然而淡泊、捡饰是人对于自我的提升的结果，然而会被人（浓艳、放肆的人）猜忌。

热烈追求爱情、追求自我实践的人被人们历来张扬，而捡饰的人却被猜忌，要处处警觉，不要落入本能主导。米兰·昆德拉：“小说是对于人类总体生活的观察。小说中的人物不可以是小说家的代言人。”因此小说家不可以对某一个人偏好，小说家对于君子的塑造是很难的。

别士《小说原理》：

作小说有五难：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卽得君子之品性；

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试观《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是以作《金瓶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尙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

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

把自己好恶放在一边，好好地理解人物。铸造、提升自我，用更深刻的角度来理解自我、理解别人，提升、扩大自我。任何的打开视野，艰苦努力的探索就需要放下自己的好恶。一切回到文本。文本是怎样的呈现袭人这样的一个人物。

1. 成长背景与性格养成

第十九回，袭人话语：

“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儿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

袭人被卖的时候有自我意识、了解世事，说明袭人是个很懂事孩子，宽厚顾大局，牺牲自我成全别人。

贾府是诗礼簪缨之家，崇尚诗礼，不同于明代《金瓶梅》的暴发户，对于下人很严苛的；而在贾家对于下人很宽厚，说明贾家的道德感之强。

袭人进入贾家，一开始服侍贾母，然后被贾母给贾宝玉使唤。第三回，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珍珠**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即把珍珠更名袭人。

贾母对于袭人的评价很高。

**准姨娘的内定身份**

贾母把袭人给宝玉的用意除了表面的无人使唤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用意。

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与袭人偷试云雨情。第十六回：“…遂**强**袭人…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婢女的身份让袭人无从拒绝宝玉的要求，而且贾母把袭人给宝玉的用意也是为了将其作为准姨娘。第六十五回，兴儿：

“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儿大了，未娶亲之时，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

**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

“从此以后，宝玉视袭人别个不同。”

第六十三回，林之孝家的话语：

“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口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

贾母赏给贾宝玉，再加上准姨娘的身份，因为二人初试云雨，有特殊的情愫，是他在宝玉眼中与众不同。

第三十回，

袭人从来不受过大话…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长了这么大，今日是头一遭儿生气打人，不想就偏遇见了你！”袭人一面忍痛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儿的人**，不论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该从我起。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了手也打起别人来。”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

第七十七回

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因笑道：“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想是我要死了。”宝玉听说，忙握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 一个未清，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的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袭人听说，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

第三十六回，

王夫人问：“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凤姐笑道：“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然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得呢。”

一两银子（贵金属）= 一吊钱=1000钱，袭人高于其他丫鬟。

**众人眼中的袭人**

第二十六回，

佳蕙点头，想了一会道：“可也怨不得你。这个地方，本也难站。就象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香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世家贵族的风范）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象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也不恼他，**原该的**。说句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气晴雯，绮霰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脸面，众人就都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

小人物的证言。庚辰本脂砚斋评论：“确论公论，方见袭卿身份。”

第二十六回，

贾芸…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芸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坎肩，白绫细褶儿裙子。那贾芸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他在宝玉房中比别人不同，如今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么给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等我自己倒罢了。”

贾芸心机与盘算。

第三十九回，

李纨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 ，要不是袭人，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

第五十一回，

因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进来，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回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一面就叫了凤姐儿来，告诉了凤姐儿，命酌量去办理。凤姐儿答应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外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要一辆小车，络丫头们坐。”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儿又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他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服，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要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来我瞧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王夫人的宽厚、慈和，袭人节俭。

第七十七回，

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

**为人与作者定评。**

第二十一回，

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脂砚斋：“四字包罗许多文章笔墨，不似近之开口便云‘非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袭人故**佳**矣，不书此句是大手眼。”（近：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没有实质内涵。不似：表达了脂砚斋对这类小说不以为然的态度。）

文明的君子。文明就是力求自我控制（叶慈），而宝钗、袭人就属于这种文明的君子范畴，而晴雯就属于野蛮的君子（素朴自我放纵）。在道德品行能自我约束的，是人格进行升华的典范。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决定袭人成为准姨娘后，但没有上名册，成为正式的姨娘。（袭人在贾家抄家后何去何从）袭人性格中有和气中带着刚硬与要强。袭人没有因为自己特殊地位形成一种特权意识。（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我们期待自己有权势的一天更加谦逊。

袭人的自我控制：

第七十七回，

原来这一二年来，袭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发**自要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较先小时反倒疏远了。

君子的要求：不欺室暗，不窥屋漏。

晴雯将贴身侍候宝玉的差事让与晴雯。

曹雪芹对于她的一字定评：贤，（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如实反映袭人的品性。（呆霸王，冷郎君，勇晴雯，愚妾，刁奴，敏探春，时宝钗，慧紫鹃，慈姨妈，憨湘云，呆香菱，酸凤姐，懦小姐）姚燮《读红楼梦之纲领》：“红楼之制题，……皆能因事立宜，如锡美谥。”

《红楼梦》第十九回脂批：“亲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袭人，是分所应当不比写者也。”“唐突我袭卿，吾不忍也。”

王夫人听了这话内中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只管说。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面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我也没什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爷屋里，如今跟在园中住，都是我的干系。太太想：多有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的，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况且二爷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嘴杂——那起坏人的嘴，太太还不知道呢：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没有忌讳了。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落个直过儿；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还是平常，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呢？那时老爷太太也白疼了，白操了心了。不如这会子防避些，似乎妥当。太太事情又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便罢了，既想到了，要不回明了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件事，日夜悬心，又恐怕太太听着生气，所以总没敢言语。”

第三十四回脂批：“袭卿爱人以德，竟至如此，字字逼来，不觉令人敬听。”杜绝两人份（利益共同体）的自私。“袭人给裙子，意极纯良。”“冤枉冤哉！在袭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二十二回脂批）“足见**晴卿不及袭卿远矣**。余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第八回脂批）

“不如还是找黛玉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还未回来。

同死同归，相守一生。在宝玉的内心里黛玉与袭人是自己生命的永恒支柱，未来自己的家庭成员有黛玉、袭人（宝玉视袭人与别个不同），黛玉与袭人在他的心里将会成为自己的妻妾，形成形同姐妹理想的配置关系（就封建时期男权社会三妻四妾）。

黛玉与袭人都十二月十二日的生日，第六十二回，探春历数家中成员的生日。宝玉提到袭人与黛玉同一天的生日。第六十三回，抽花签诗，袭人花签诗注：同庚者，香菱、晴雯、宝钗，同辰者，林黛玉，同姓者，芳官。小说中同一天生日的，元春与太祖太爷，对家族有巨大的贡献；宝玉与四儿、宝琴同一天生日（第六十三回）婚恋关系；林黛玉与袭人同一天生日，妻妾的姐妹关系。

宝玉视为灵魂支柱的二人，终没能伴他一生：黛玉早夭，袭人因抄家而嫁他人，终是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历经沧桑出家。

袭人整体人生，第五回：

宝玉看了不甚明白。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暗示姓氏）**，一床破**席**（暗示名字），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破：负面形容词是命运的不幸的表述，并不是人格表述（同一原则）。枯、污、浊，档案放在了薄命司。

误解：

“席而破，与敝帷盖同。然席虽微，一人眠之不破，多人眠之则破。…只此一字，袭人之罪状未宣，袭人之典刑已正。”（洪秋蕃《红楼梦抉隐》）

温柔和顺、似桂如兰，是对袭人的人格的高度赞美，与“贤”字完全对应。枉自、空云：命运的不公。

1. 改嫁问题

**桃红又见一年春——婚姻与命运的诠释**

第六十三回，抽到的花签词：桃红又是一年春。

庆全庵桃花

谢枋得

寻得桃源好避秦，

**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

怕有渔郎来问津。

整首诗是描述的是袭人一生的遭遇。秦乱：家中的困境，桃源：贾府，对于贫穷出生的女孩子，是一个乐园。贾家对下人很好，主人有一分，下人有半分。第十九脂批：补出袭人幼时艰难苦状，与前文之香菱、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当贾家衰败，众女儿随流水散去，而袭人有渔郎来问津，来保全自己。

袭人的代表花是桃花，桃花在传统文化象征。袭人所代表的桃花，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红又是一年春）另一重含义，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相关，两次避难寻得婚姻都是乐园，寻得好人家。女性人生幸与不幸关键就是婚姻。

误解：

桃红又是一年春。对于袭人的理解向负面：“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绝句》）春色里又不确定，不安分的因素存在，人们就用这句诗来污蔑袭人的两度婚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千古艰难惟一死——红学接受史中的袭人**

对游袭人这样的误判是红学接受史、人物论常见的主流。我们还是应该从客观角度理解这个主流是如何形成的

始作俑者：续书

袭人嫁给蒋玉涵：欲死而终究没死。续书者暗语：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委得的。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待上说道： “千古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续书者认为袭人又副册是因为品德不好，但前八十回分册标准是因为等级不同。

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楚宫慵扫眉黛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作者引用诗句来嘲讽袭人。无心装扮，对于美的放弃，对春天隐含沉重。千古艰难惟一死，是人们千古以来的难题，旁观者局外人为什么能用死来批判别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他并非用自杀来达到他的节操。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沈约）。邓汉仪对应于清初遗民的难题，对于大义凛然以礼杀人的人反诘，于是作出这样一首诗。

对于一个靠国家培养，得到社会的资源的孽子孤臣，对国家有兴亡有责任在亡国后都不应该以自杀来明志，凭什么要求一个弱女子（弱势存在）来做连这些饱读诗书，志节高操的男人没做到事呢？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左传》

息夫人认为面对这样重大道德缺陷（二嫁），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发言权，深深罪恶感的自我惩罚，活的生不如死。他活在一个自我剥夺、时刻煎熬的地狱里。息夫人忍受屈辱，自我罪咎无言，只是一个弱女子唯一对这个世界的唯一的抗争，比一死了之更痛苦。

邓汉仪的诗对人性的深情悲悯。

王维对面前的女子赞美：心如磐石，心如坚石，不要以为用金钱可以改变一个女子的心意。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按即《息夫人》）。

——孟启《本事诗》

《全唐诗》引用这首诗，增加“王乃归饼师，以终其志。”

卖饼者妻的对于饼师的真情，没有怨怼卖饼者出卖自己的行为，经过一年的富贵仍然念念不忘。息夫人、卖饼者妻、袭人在不得已情况下异夫，饱有真正的心意不变，怎么可以以形式主义的以礼杀人来苛求呢？

**“以死明志”的疑义**

第三十六回，宝玉与袭人闲谈

袭人忙掩住口。宝玉听至浓快处，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宝玉道：“那武将要是仗着血气之勇，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只顾**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不再答言。

第五十八回，

他说：这又有个道理，“比如人家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义重**了。”

曹雪芹认为拼死的“不得已”只是陷入一种迷惘，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述。而续书者认为袭人的“不得已”是开脱之词。而且续书者引述诗词对自己表达观点，批判袭人起到相反的作用，袭人在又副册的原因不符合前八十回的观点，因此对于续书者续书保持保守态度甚至警觉。

**批判袭人的心理基础**

对于袭人的改嫁恶毒批判：

心态无知：即使承认儒家礼教观吃人，儒家礼教吃人也只针对正妻嫡配（女性从一而终）。夫妻一体，且在宗法上正当地位，正妻享受到更多的权力、权利、权益，也被礼教更为严苛的要求（责任）包括守节。妾是私下买卖转移，妾是奔，而不是明媒正娶的聘（天地祖宗认可）。妾根本不行婚姻之礼，也没有婚姻种种仪式。妾与男性的关系不可以认作婚姻关联。

《唐律》：“妾者，接也。”因此妾在家长家中不是家中一员，在家长家中不产生亲戚关系，也不能随着丈夫的身份获得亲属关系，当然妾的亲属与家长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因此探春与赵姨娘的争执中，探春提到赵国基并不是她的舅舅是合乎宗法制，赵姨娘都不是她的母亲，何况赵国基。袭人也是妾，与宝玉在情感上的关系。袭人实质上是妾，并没有正式造册列名成为宝玉名副其实的妾，“礼不下庶人”。当抄家时，袭人无节可守，无理可循。古今抱持负面评价的一味地以袭人改嫁蒋玉涵责难甚至以她没有用死来殉节而给以冷嘲热讽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与传统社会范畴上的以今律古。事实上比无知更可怕的是不自觉残酷。在传统礼教中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妾，在一些读者却要求她去死，比传统礼教都严苛，既吃妻，又吃妾，批评礼教吃人的同时却比他反对的人更残酷因为他吃得更多，那么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批评礼教吃人呢？作为中材之资，要去批评别人时用成见杀人到了一种比自己反对的人更残酷的地步，人性是非常可怕的，当我们不努力做君子的时候，就会变得这样残酷而不自知，还自以为大义凛然，追求节操，这是最恐怖的地方。用正义包装残可结果让自己残酷到比最残酷的刽子手还不如的程度。

矛盾的逻辑问题：现代读者主张自由平等，有择偶的自由，却要求袭人去死不是在抵触自己的信念来要求袭人去死了吗？对自己讨厌的人来用自己反对的标准来要求没做到，这不很奇怪的严重的双重标准，其中隐含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种操作方式，这根本不是理性的研究和探讨，而只是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敌意所导致的情绪的宣泄呢？可是读书不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是让自己不断成长、提升与超越的一种努力。读书其实就是做人，怎么读书就怎么做人。

归因理论有一个观点，人们都有基本归因偏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人们会高估他人的内在特性对他行为的影响，低估了情境因素对他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世人们总是从**道德观和价值观**来看人、看事，也因此对人、对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所谓社会赞许（social desirability）形象。（因此也几乎没有中性的人与事可言。）就在基本归因偏误下人们把别人的善行、善事或者恶行、恶事分别归因于他的善心或者恶意，然而实际上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心性的好恶没有那么直接，甚至没有那么明显的关联，有的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只是纯粹因为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心与行是两个范畴，不同的层次，没有一以贯之的关联，然而由于一般人都有基本归隐的偏误影响，以至于对别人的外在表现在进行判断的时候都会认为这是来自于他心性好与否，但是这真的是一个跳跃式的推论。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推论模式。在面对不喜欢的人就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袭人的改嫁并不是恶行或者恶事，结果讨厌她的人就将她定位恶行、恶事，然会就用基本归因偏误来不自觉或故意地认为她的心是虚伪的、不善的。

对于失败者的同情：曹丕与曹植的文采究竟谁高？“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溢价，未为笃论也。”（刘勰《文心雕龙》）

夏志清：“由于读者一般都是同情失败者，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一概将黛玉、晴雯的高尚与宝钗、袭人的所谓的虚伪、圆滑、精于世故作为对照，尤其对黛玉充满赞美和同情。”于是“除了少数有眼力的人之外，无论是传统的评论家或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宝钗与黛玉放在一起进行不利于前者的比较”，透显出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

1. “灯”的告白——“告密说”平议

**“告密”的原罪**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袭人，贾府之秦桧，袭人通与宝玉，而以无罪谗黛玉，死晴雯；其奸同，其恶同也。然桧之奸恶，举朝皆能知之，至袭人则贾母不之知，贾政不之知，王夫人不之知，贾府上下并不之知，不有晴雯，谁能发其恶而数其恶哉？然而晴雯死矣！”

涂赢《红楼梦论赞》：“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谗人，人忘其谗。约计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其肆虐矣。”《咏史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

张爱玲、朱丹雯、《红楼梦校注》彩图《袭人告密》等等。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袭人被两次认为是告密：

第一次三十四回：袭人建言（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谏言：指出对方有错）；第二次是七十七回晴雯、四儿被撵逐提供情报者。

什么是告密？《新唐书》：“武后已称制，惧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告密是“侦人过失，秘密告发”。

告密构成条件：秘密告发，秘密状况（环境条件）；涉及特定对象；部分是事实不需要全部是事实（不可以没有事实根据），告密的没有事实根据一般称为罗织或诬陷；行为发动心理动机损人利己。告密是暗箭杀人的手段，以出卖他人的隐私作为筹码并且诉求一个权威者来代替他执行对于他所要陷害对象的一种伤害，形成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第三十三回，贾环陷害贾宝玉，向贾政进谗淫辱母婢。贾环在嫡庶情节里宝玉是他的绊脚石，提升地位、得到家产的阻碍，二人是敌对关系；密告，摒退下人；侦人过失，部分是事实。

**建言内容的层次分析**

第三十四回

袭人道：“**论理**宝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才好呢！要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还要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听见了这话，便点头叹息，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你这话说的很明白，和我的心里想的一样。其实，我何曾不知道宝玉该管？比如先时你珠大爷在，我是怎么样管他，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的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要管紧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儿，或是老太太气着，那时上下不安，倒不好，所以就纵坏了他了。我时常掰着嘴儿说一阵，劝一阵，哭一阵。彼时也好，过后来还是不相干，到底吃了亏才罢！设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由不得又滴下泪来。

　　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太太岂不心疼；就是我们做下人的，伏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也算造化了。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偏偏那些人又肯亲近他，也怨不得他这样。如今我们劝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惦记着一件事，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内中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只管说**。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面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我也没什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爷屋里，如今跟在园中住，都是我的干系。太太想：**多有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的，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况且二爷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嘴杂**——那起坏人的嘴，太太还不知道呢：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的连畜生也不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落个直过没事儿；设若叫人说出一声不字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呢？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俗语又说“君子防不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既想到了，要不回明了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件事，**日夜悬心**，又不好说与人，**唯有灯知道罢了**。”

　　袭人所说没有涉及任何特定对象，唯一符合告密的是在隐秘条件：里头姑娘们大了（小姐辈），不涉及任何丫鬟。第二十一回，宝玉早早地去了潇湘馆，在那里洗漱了，袭人就觉得不好。

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有了婚约，在婚约的情况下有私情也是先奸后娶，情感先于婚姻不可以接受。尤二姐被秋桐辱骂“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在贾府外有了关系。林黛玉因为青梅竹马的关系掩护了产生了感情的情况。第三十四回，宝玉送帕，林黛玉五味杂陈，其中就有惧怕，害怕别人知道私相传递私物的行为。第五十七回，紫娟测试宝玉对林黛玉感情，幸好有自小的感情，“幸喜众人不疑到别事上”。

“多少事有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的，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晴雯被逐出，晴雯嫂嫂就听说了很多飞短流言。人言可畏。整个大观园里连王熙凤（机关算计、位高权重）在这样四面埋伏都要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而怡红院是被暴露在众人眼光中，四方毫不设防，贾宝玉的行为有一副思无邪的样子，就会创造出许多丑化。

《乐府歌辞\*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瓜田李下）

第六十一回，厨娘柳家的赶蜜蜂离得远看不清误以为摘李子，二人大吵一架。

潇湘馆也难免其中，第五十七回，薛姨妈说过：

“你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

第九回，

宁府中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诟谇谣诼之辞。

第六十八回，

小人不遂心诽谤主人。

第七十一回，

他们心内嫉妒狭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调拨主人。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后来渐次告到凤姐…

第七十四回，

造出没天理的话。

袭人的担忧是很有道理。贾珍被人造言“爬灰”（焦大醉骂）。

第六十三回，贾蓉抱着丫头去亲嘴，丫头的一番话。

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头亲嘴，说：“我的心肝，你说得是。咱们馋他们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的骂：“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玩，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样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到那府里，背地嚼舌，说咱们这边混帐。”

第五十七回，紫鹃：

“…打紧的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

你说你问心无愧，别人凭什么懂你的问心无愧呢？当事人应该懂得不处嫌疑间。虽然谣言止于智者，可是天下愚者多，智者少，不能完全指控这个世界。《诗经》：“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人不可能永远像小孩子，把证明清白的责任归之于局外人，要扪心自问是否做了许多惹人嫌疑的事情，人要做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问心无愧”不是推卸责任的托词（是否问心无愧，人是有潜意识）。这也是宝钗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就搬出了大观园的原因。然而君子做的事又常被放肆者、浓艳者疑忌。

袭人的建言不符合告密。脂砚斋对袭人这段建言从头到尾赞赏地：“袭卿高见动夫人”（总评）“远虑近忧，言言字字真是可人。”“袭卿爱人以德，竟至如此。字字逼来，不觉令人静听看官自省，切不可阔略戒之。”

**何以建言：运思构想的心路历程**

第三十二回，

宝玉道：“好妹妹，我的这个心，从来不敢说，今日胆大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魂消魄散**，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便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不快去？”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羞的**满面紫涨**，便忙忙的抽身跑了。

两性之间由情到淫是必然的结果，“情既相逢必主淫”，“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

第三十三回，宝玉调情金钏，金钏跳井，紧接着忠顺亲王捉拿祺官，宝玉被毒打，都是围绕一个“淫”字，这就是所谓的“不才之事”。

造因：对“不才之事”的忧心。

不才之事：金钏跳井（淫辱母婢）、挑逗祺官（流荡优伶）

结果：宝玉被毒打。

袭人为这事，日夜悬心，由于闹出了这两件事后，她更加焦虑。

于是袭人决定建言：搬出大观园，脱离女儿群。

袭人这段话是在保全各方，没有任何私心的，也没有针对任何对象。张爱玲认为袭人在中伤黛玉。（不要想当然耳。）袭人与黛玉的关系：黛玉初来落泪袭人安慰。黛玉调侃袭人。

**“灯姑娘”与“灯知道”平行同构**

“灯知道”：无人可诉。灯的意象在传统文化中

第三十一回，袭人道：

“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气上不来死了倒也罢了。”

沉重的忧虑累积在袭人的心里：第一个攸关宝玉的生死与前途，其次会牵涉宝玉性丑闻讹误，到第三十四回“灯知道”。灯的物性特质是暗夜发出光亮。

威尔赖特（Philip E.Wheelwright）：“在所有的原型性象征中也许没有一个会比作为某些**心理和精神品质**的象征光更为普及，甚至在我们有关精神现象日常流行语汇中仍然有许多是由早先关于光的隐喻所产生的词和词组，包含阐明、启发、澄清、说明、明白等等。这些词语早就脱离早先的来源，已经不再作为积极的隐喻而发挥功能，当然也失去了一种张力感的特性，成为一种纯粹的日常语汇。灯火在夜间燃亮之前是在黑暗当中与混沌之中与愚昧、无知相为伍。光在人类还在使用的有三种基本象征，光产生的可见性，它使得在黑暗中消逝隐匿的东西显现清晰的形状，经过一种自然的也很容易的转育过程，物理世界的光的可见性就会转育成心理世界的一种活动，于是光就自然变成心理状态的一种符号，而且变成心灵在最清晰状态的一种标记。”只有灯了解袭人自己心里的忧虑。“现代社会将光与热区分开来了，但是在远古的古代，光与热是不假思索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光在智慧成名的背景底下也会产生火的隐喻性内涵，火的燃烧品格成为心灵的燃烧剂，具有热情和力量的象征意涵。”“灯知道”是出于热忱关照。

“光的第三种象征意涵具有普照性，具有特殊的蔓延力量。”光可以遍照三千世界，“何处春江无月明”。人类有史来一开始担负照亮、普照的功能就是日、月，如《诗经》：“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第二十八回：“太阳在屋子里了”是在说澄清误会。

第四十六回：鸳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是表明表里如一，言为心声。

当人们发明了灯烛，灯（油灯）、烛（昂贵）与光的象征意义联结起来。灯烛在艺术世界象征意义：燃烧照亮的工具象征希望与获救，甚至吉庆热烈的生命气氛；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人生品格，同时在暗夜的背景下灯烛体现的是具有一种挑战意义的抗争精神。袭人不能接受既有的不理性的将会导向毁灭的现实。

灯烛具有智慧和艺术的象征，不会被蒙蔽。（“密纳法的猫头鹰直到黄昏才振翅起飞。”罗马的拉丁谚语）智慧在大家蒙蔽时候开始发展。灯烛也是在夜晚照亮万物。灯作为在黑暗发光可以照察纤维、无隐不彰、妍丑无隐、毫芒必照（传统文献中灯的作用）。

关于光的隐喻产生许多词组。佛教在传教时，以灯为隐喻。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六祖坛经》

灯与心形成互印、互射的，彼此定义的关系，心与灯在这里画上等号（灯象征着坦然照彻心的所有幽暗角落）。

庚辰本第七十七回，晴雯临死悲哀凄切的一段话语，出现了晴雯的表嫂“灯姑娘”（恣情纵欲、满宅内延揽英雄、收纳才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他**考试**过的）窗外偷听，有一番证词：

“…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

第二十一回，与贾琏有染的多姑娘就是这个人，出现了这样诡异现象命名矛盾。

张爱玲：《金瓶梅》里的灯人儿（《红楼梦》林黛玉“美人灯”）令人费解。

清代解盦居士《读红楼梦随笔》：正所以表晴雯之贞洁也，不然“虚名”二字，谁其信之？

余英时：岂止洗刷宝玉与晴雯的罪名，也根本澄清了园内生活的真相（思无邪）。

第七十七回，晴雯为什么涉嫌（最大嫌疑），因为晴雯是在夜间贴身伺候。“多姑娘之所以改名灯姑娘，是因为能作为耳聪目明能做公道证词的活人灯，形成了人的灯化现象，早期叫多姑娘是因为要用她的个性多多益善，有暴露意义，发挥试剂的作用。”灯姑娘与多姑娘的作用融合为一身就在七十七回，一方面发挥试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照察**的作用。

因此袭人说“唯有灯知道”在《红楼梦》本身系统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告密，只是建言，坦荡无私的。

1. 抄检大观园资讯提供者 告密之真凶试探

**“流动与互动”—贾府中讯息网络的建构**

王夫人所责之事，皆系平日私语，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宝玉听如此说，才回来。一路打算：“谁这样犯舌？况这里事也无人知道，如何就都说着了？”一面想，一面进来，只见袭人在那里垂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宝玉道：“……这也罢了，咱们私自玩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这可奇怪了。”袭人道：“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被**那别人**知道了，你还不觉。”

宝玉太单纯了。

第七十四回，贾琏夫妇二人商量借用贾母的财物，被邢夫人知道敲诈两百两（贾蓉也知道）。王熙凤严密盘查却查不出事是谁泄密。而怡红院曝露在阳光下的空间，稍有风吹草动人都会知道。生活在集体中，信息传播迅速是必然的。

第五十回，麝月与宝玉在屋内交谈，关于戥子的问题，门口的婆子介入了交谈中，说明他们的门户极其开放。

第五十七回，大家谈到当票，地下的婆子们介入谈话中。

府宅生活门里门外通透如一。

第二十一回，宝玉和四儿的对话清清楚楚的传到隔壁的房里被袭人与麝月听得清清楚楚。

第五十一回，宝玉与晴雯玩笑，晚间值宿的老妈妈。

第十九回，在宁国府宝玉听到茗烟与卍儿做警幻所训之事，纸糊的窗没有隔音效果，且容易弄破，视觉上的阻隔也薄弱。

在赶走司棋之后，王夫人又来怡红院来查看：

李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做四儿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二十一回）

一人听到就通过了亲朋好友，所以信息传播是四通八达，这些老妈妈环绕在怡红院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耳目，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多年后还能记得一字不漏。

第七十二回，赵姨娘为保住彩霞私底下打发贾政睡觉，谗害宝玉，说宝玉已经纳妾两年，外间有声响。在第七十三回，赵姨娘屋内小鹊给怡红院提供情报。（信息流通：园外－园内）

第六十一回，私情各相往来也是常事。柳家的与小厮谈话，小厮提到都有内牵，认识个有体统的姐妹，自信“什么事能瞒得我了”，可见由内向外、由外向内的讯息网络，双向进行，已经突围到宁国府。

第六十回，赵姨娘被夏婆子挑唆到怡红院闹事，事后探春盘查，艾官：都是夏妈和我们素日不对，每每的造谣生事。秋爽斋的翠墨马上通报婵姐儿，然后听到后给夏婆子传递消息。

夏婆子—赵姨娘—芳官

芳官—艾官—翠墨—蝉姐儿—夏婆子

表面上看是芳官与赵姨娘的意气之争，实际上背后牵涉的是复杂的人际网络。这是一个首尾衔接的信息回圈。赵姨娘就是很喜欢建构信息传递圈一个人。第七十一回，尤氏说大观园的婆子，丫头与老妈妈发生争吵。王熙凤知道后，要处置婆子。

赵姨娘原是好察听这些事的，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拉扯，互相联络，好作首尾。方才之事，已经闻得八九，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说，便恁般如此告诉了林之孝家的一遍。

最终受到风波的是王熙凤（被婆婆当众羞辱）。

贾府与外界：

第三十二回，袭人拜托史湘云做鞋。

史湘云冷笑道：“**前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铰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

第三十七回

**宋妈妈**已经回来道生受，给袭人道乏，又说：“问二爷做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做诗呢。’史姑娘道，他们做诗，也不告诉他去。急的了不得！”

贾家与大观园发生的事史湘云也能知道，可想而知，其他的有联络网的人也可能知道。

“人多口杂”这个词在《红楼梦》出现过三次。第九回，宁国府、第三十四回，大观园、第五十七回，潇湘馆；第七十二回，鸳鸯说贾琏住处“口舌又杂”；第七十七回，怡红院“人多眼杂”。可见到处是眼目与口舌，好多双眼睛看着，好多张口舌鼓㾮传播，因此，宝玉认为没有人能知道就很单纯了。

大家族中人员彼此间交涉关缠牵连很深，而牵连赖以的成立的信息流通往往是以瞬间的速度在秘密中进行，连守门的小厮都有“内牵”，这些信息具有的全面性，犹如暗夜森林埋伏的各个空隙里，而所埋伏的蜘蛛网一般对空气分子的振动时无比敏锐，不但时时刻刻探察并拦截从网缝中通过的讯息，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这样的丝线向四处扩散，所以，身为权力中央的或荣宠核心，例如怡红院所发生的任何琐事，就犹如投入池塘的小石子激荡出无数涟漪向各方迅速蔓延，甚至会造成许多潜流和伏脉，一些小小的漩涡在各个角落形成，那些暗藏在不明小人物都是最灵敏不过的耳目，暗中经营了四通八达的复杂网络，透过亲友关系的横向轴与主仆关系的纵向轴相乘、相加的建构出庞大的讯息网络，也因此衍生出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纠葛。这就是大观园远远我们所想的复杂性。

但这个复杂性并不是贵族世家的阴暗，而是人口众多的集体生活必然产生的结果。

**“势力与对立”——密告者的可能人选**

府宅中的人因为有炎凉之别、荣枯之差于是就会产生势力的对立。当地位低下之人掌握到当红的秘密就会善加利用。

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撵逐一干人等，告密者就是通过信息网络传递情报的，加上王夫人有意整顿，这种结果是必然的。

对怡红院虎视眈眈的人很多，包括对袭人不满的人也有，只是因为袭人比较低调、圆融，所以人们不会直接针对她。但是以他的低位必然有眼红。

第二十二回，袭人生病，没有对李妈妈殷勤，李妈妈骂的很多难听的话，事后宝玉安慰她。

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尽着这么闹，可叫人怎么过呢！**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的，大家什么意思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

王夫人掌握的情报到底就由谁提供：第七十七回，

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

王夫人房中不喜欢这些姑娘的：第四十九回，史湘云对薛宝琴说的话：

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害咱们的。”…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今儿你竟认他做亲妹妹罢。”

炎凉之别、荣枯之差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在怡红院里佳蕙对小红说的话，蝉姐儿对芳官等等都有呈现。

麝月出面对侵门踏户的婆子，声称赖奶奶都得担待几分。

何婆子骂自己亲身女儿（春燕），嫉妒把亲情都摧毁成负面阴暗的力量。人类心灵最阴暗的最有力力量就是嫉妒。第五十九回，

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凡见了这一干人，心中有又畏又让，未免又气又恨，亦且迁怒于众；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处凑成一股怒气。

周瑞家的赶走司棋时，

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们素日大样，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话？

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所以有可能提供情资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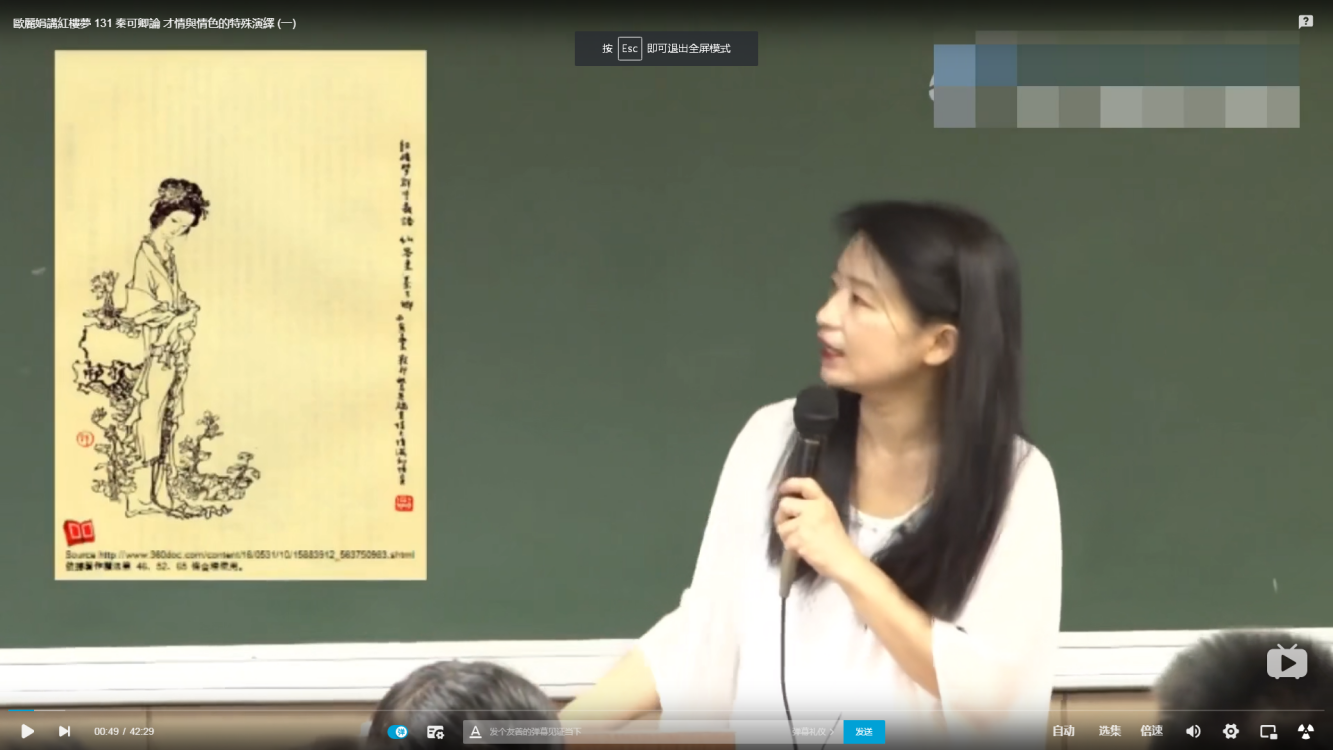
王善保家的、赵姨娘、夏婆子、何婆子、王夫人房内的管家奶奶、各房婆子、奶娘、小丫鬟等。

太容易用成见、很轻率地靠着自己的好恶做下评断是非常不公道的。读书就像做人一样，都只出自于君子那种心胸，而且要非常地用功、谦虚，深刻地了解到我们对人对事都必须要客观公道，所以一定要注意《红楼梦》要处理的问题就像苏联学者柯恩他所说的一段话：“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和我们完全一样，于是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俄狄浦斯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问题。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不行的，古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专家经过精密分析原文，词源学和汉语义学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 不要把自己看得该死的重要。

人物论——秦可卿论

才情与情色的演绎

**另类的海棠花**



“春困”：春等于春情，怀春；深深陷于情色的纠葛。

秦可卿是才情非常高的、个人能力最完美的一个人物，兼具情色，集矛盾于一身，可见人性落差可以这样大。亦正亦邪。

曹雪芹对于秦可卿的代表花的探讨。

道光十二年，王希濂对应模式，搭配秦可卿的代表花海棠花。

海棠春睡图：与情色相关，暗示女性性诱惑力。（湘云，第六十三回 “只恐夜深花睡去”豪迈不羁文人的自在。）一花二用，侧重哪一面，仔细分辨。重像关系怎么建立：林黛玉与晴雯相似之处很少，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最早退位的一位金钗（七回）。

根据文本来研究小说人物，不要增字解经。可以根据清朝历史当时情况，不必创造一个被隐藏的身份，来理解身份差距较大嫁进贾家。研究模板：最后形成的定版。（文本研究）不要创造一个没有办法验证的设想，不可脱离文本，纯粹的文本分析。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一切回到文本。

1. 低微的出身与优异的资质（上）

秦可卿作为一个孤女嫁入国勋门第**合理的方面**。

古代阶级森严，男性出现阶级流动途径：科举考试。

重像（容貌相似）：秦可卿（向上）香菱（向下），性格、命运不相似，二人在阶级固定、稳定的古代社会都出现阶级流动。

第八回，

他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

养生堂：育婴堂，社会慈善机构，大部分都是女婴。社会中坚分子读书人，有一种责任感努力地在他的涉及地区设立机构（悲天悯人的胸怀）。中国从先秦以来女婴中最早比较牺牲的。为解决溺婴问题，义绅、义商的私办机构，主要集中长江下游大市镇，《红楼梦》的背景就是金陵。秦可卿的被收养是很少见的（牵涉到继承权、社会风俗。）收养都是为宗、为家，传承家族重大需求关系，继祧主要收养男性。在正常家庭为继承香火，女婴经常被弃杀（溺婴）。从战国以来，历代以来就有溺女的习俗。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常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经》）

父母之于产子，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

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因此故也。（不举：不养）（宋代·司马光）

尤其是当一个家庭遇到经济压力或者是香火存续问题，女儿是最早、最容易被牺牲。

不只民间如此，连宗室出现问题也是最早被牺牲。研究玉牒的学者发现宗室生出的女子与男子基本相同，成活率是男性的八分之一，因为贫寒宗室也许会溺婴。从历史的追踪以及清代宗室的考察，可见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被牺牲，秦业为什么会收养女儿？

收养女婴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收养童养媳（实际利用价值）而秦可卿，没有实际利用价值，因此可能是私生女。

可儿，《世说新语》：

桓温行，经王敦墓旁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性情可取、有才德之人。秦可卿与真正秦业的儿子很相像，秦钟不是原配所生。（同父异母）

秦可卿：形容袅娜，性格风流。

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

因此血缘上有可能有关系。

收养一男孩可能是遮蔽效应：抱养男婴，继承家业。

收养，在社会、法律上是良家之女（官家之女），阶级身份向上，拟血亲。

情不是尚方宝剑，天下无敌，一般人把情流于情欲，恢复情最真的一面。大旨谈情与秦可卿的“情”有关系吗？

秦业，情孽，情有可能是罪孽，只要一线之差，一线之别。秦钟，情种，根据书中描写，以及脂砚斋批语是反讽。

营缮郎：脂批：“设云因情孽，而缮此一书之意。”经营追求，修缮修补，十年增删，情本身很大的问题，请对人产生负面影响。

在当时相应的官职等级：营缮郎，工部营缮司，皇家宫廷、陵寝修建。正五品郎中，从五品的员外郎。贾家国勋门第，贾政担任工部员外郎（五品）。秦业官品与贾政官品相似。宦囊羞涩：与贾家雄厚背景相比。

那宝玉自一见秦钟，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个呆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那秦钟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艳婢娇童，——“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来就夸不绝口。我偏偏生于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亲厚一番，也是缘法。”二人一样胡思乱想。宝玉又问他读什么书，秦钟见问，便依实而答。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话，越觉亲密起来了。

二人相见夸大了阶级鸿沟，归咎于外，这是两个天真少年的相见。贾家拥有房产、地租、庄园，而秦家秦业死后留下三四千银子。秦家不是清寒人家，因此并妨碍两家联姻。

秦家与贾家的瓜葛：家族或祖上的关系。第三十五回，通判傅试（正六品）门生；刘姥姥的女婿家的祖上与王家连宗。

秦可卿嫁与贾蓉，江南江宁府监生。随代降等承袭爵位注定家族逐代没落。到了贾蓉这一代与五品官员女儿（非弃婴）联姻就不违背门当户对。

秦可卿：世袭宁国公冢孙妇。冢孙：嫡系，地位非比寻常。秦可卿从一般官宦子女晋升贵族。秦可卿是向上阶级流动，被归属太虚幻境正十二钗册簿。簿册分类依照身份地位，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婢女贱流，例入又副册。”秦可卿正册金钗十二个最后一个。秦可卿向上阶级流动罕见案例，通过收养。

婚礼是一个过渡仪式。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一个人一生在各式各样经验或场合都会产生出一些过渡礼仪，包含婚礼、生子。婚姻的门槛闺名被抹除（少女身份的标记），纳入新的伦理体系。所以第五回，宝玉叫出可卿，她才会很奇怪。

作为一个弃婴对她心理有影响吗？（混淆源流）

秦可卿没有弃婴情结。秦可卿很小被抱养，抱养一女婴，应该很喜欢这个女儿，取名可儿，回避出身，最早记忆保留到三岁。我们很多的记忆是人们不断地提醒巩固。

秦可卿在受到疼爱的同时也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将自己天赋发挥出来到贾府以后将自己的猜地发挥出来，受到上下一致肯定。

1. 低微的出身与优异的资质（下）

人间兼美，比仙界兼美略胜一筹。仙界兼美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

第七回，周瑞家的细细看了香菱一会儿，向东府的荣大奶奶。香菱“生的不俗”。脂砚斋：一击两鸣法，二人之美，并可知也。

秦可卿，性情可取兼具宝钗的优点。生的袅娜纤巧（黛玉），温柔和平（宝钗）。

第二十二回，宝钗，稳重和平。兼具的不仅外貌，包含性情。

第八回，众人素爱秦氏。

第十回，尤氏对贾蓉因为他的生病，好不焦心。

第十一回，贾母吩咐凤姐关照可卿。王熙凤去看秦氏，秦氏自己的表述。

第十三回，众人在他死后的反应“悲号痛苦”（四个素日）。秦可卿受到上下推崇。贾母看中秦可卿，重孙媳第一得意人。小说中的贾家是非常庞大的家族（嫡派旁支）。第五回，

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

第九回，

**这贾菌亦系荣府近派的重孙。**这贾菌少孤，其母疼爱非常，书房中与贾兰最好，所以二人同坐。

第十回，

金荣的姑妈

且说他姑妈原给了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象宁荣二府的家势？

除了正派、近派、嫡派之外，还有贾家子弟们组成了整个庞大的家族。

第七回，关于家塾，宝玉提到：

我们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亲戚子弟可以附读。

第九回，义学

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

第十三回，来族中吊唁参与丧礼

彼时贾代儒、代修、贾敕、贾效、贾敦、贾赦、贾政、贾琮、贾㻞、贾珩、贾珖、贾琛、贾琼、贾璘、贾蔷、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蓝、贾菌、贾芝等都来了。

草字辈多达十五人，应该也有娶妻之人，重孙媳妇第一得意人应该就是客观赞美之语（对才能肯定）。

第十四回，

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或有羞口，或有羞脚，或有不惯见人的，或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

王熙凤是族中媳妇出类拔萃的，作为贾母重孙媳妇第一得意人秦可卿也是如此。具备超凡出众的才能，兼具凤姐的才能。

俗界兼美：兼具宝钗的内外之美，林黛玉的纤细袅娜，香菱的美，王熙凤的才干。第十三回，贾珍

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

临死时给王熙凤托梦，提出一个是家族有复兴希望的，能够立于不灭之地的长策，有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眼光。秦可卿完美到极致，兼具四人之长。在秦家收养后受到很好的教养。

在宗族分支里，嫡派，嫡长子一系下来，近派，血缘上相近。荣宁二府可能不是家族中嫡系子孙。贾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读者在读书时，应该放大格局，不能局限宁荣二府。贾母是识人之明，脂批：为借贾母心中定评！宁府中能与荣府王熙凤相提并论。

《红楼梦》中的一种写法：不犯，连语词很少重复，笔墨很少重复。借相关的人物事情来表现此人物。秦可卿的丧礼描写铺排极致，贾敬的丧礼就用了几行字，因此有人推论：秦可卿是非寻常的人，因为前面有秦可卿的丧礼不必再重复。贾敬的丧礼夹道观丧礼上万人，从侧面描写极尽排场。秦可卿的才干之所以没有描写，是因为要把笔墨留给王熙凤。

第十回，尤氏对金氏

婶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妇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的，他可心细，不拘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忖量个三日五夜才罢。

秦可卿思虑周密，非常耗心神。

第十回，太医张友士

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

《红楼梦》中有林黛玉、王熙凤都有这样的特点。与其说是自卑（养生堂弃婴），不如说好强（充分的自我实践，希望在自我实践中得到自我肯定）。

秦可卿重病时感叹：“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心一分也没有。”王熙凤说：“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肯扎挣上来。”要强：好胜心？完美主义？高度的责任感？

第十九回，王熙凤“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

第三十六回，王夫人提到袭人“行事大方，刚硬要强”（完美主义）思虑重，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王熙凤“一万个心眼子”。王熙凤敬畏的人：贾探春（敬三分）、秦可卿（十分敬畏）

王熙凤与秦可卿的关系：知交密友（除了平儿之外）

第七回

平儿素知凤姐与秦氏厚密……

第十一回

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还恋恋的舍不得去。”……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一番，又低低说许多衷肠话儿。

第十一回，

贾母：“你们娘儿们好了一场……”

第十三回，

凤姐方觉睡眼微蒙，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进来，含笑说道：“婶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娘，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娘，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娘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以常远保全了。即如今日诸事俱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无患了。”

凤姐便问道：“什么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若不早为后虑，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娘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秦可卿的锦囊遗策：厚植根底，保留基础，稳定的产业，避免人为流失，避免查抄。“坟茔留有余地，其他多余地方，令坟丁耕种，按季交租，作为祭品供物费。”祭田费用可以修理家祠，建造坟茔。秦可卿着眼的实际的、根本的。可以确保家族承续，不至于流散，确保家族成员凝聚。家塾提供教育的功能，非常高成本的事情。贾府的爵位随代降等，家族没落是必然的，家族要想延续，必定要有人去科举，以得延续家族荣耀。《红楼梦》提供的一个典范，需要靠科举来扭转家族的衰落。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侯的，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到了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是书香之族。

林家整个家族是皇帝信赖的国家支柱。林家在同代类比比贾家强。

秦可卿的策略关心的不只是抄家的问题（有了罪），还关注败落下来（随代降等）以后家族传承的问题（子孙有了退步，种田读书）。宁荣二公两度还魂，整个家族的男子对于家族的承续都不放在心上，甚至在守孝期间与女子欢饮达旦，最后只能发出一声悠悠的慨叹。

第十三回，回末诗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贬低束带顶冠的男子，可是有一二个女子可以齐家，对这些女子推崇。曹雪芹不等于贾宝玉，贾宝玉的观点不等于曹雪芹的观点。年轻貌美的女子并不是女子的全部价值，已婚女子（齐家）甚至可以超过万千的金紫（男子）。小说或叙事学的观点：不可以把小说人物的观点等同于作者的观点。

第七回，回前总批：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

秦可卿集众美于一身，十二个金钗最完美的一个，但是有一个最奇怪的缺点。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仔细客观地真和观察。上天造人，可以让所有的人彼此不同。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小说家，曹雪芹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物。歌德：“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就必须面对或适应人的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

1. 爱欲女神：春睡的海棠（上）

秦可卿是集极端的矛盾的于统一单一个体。秦可卿的集众美之长于一身，但也是促进末世的败家之源。

天上的女神与俗界的可卿都是爱欲的女神。（美貌、爱欲）爱欲女神诞生、活动于宁国府，人的天赋与后天的环境息息相关，人的现状都与自己环境密不可分。宁国府的纲纪败坏构成整个贾家精神腐烂的源头。

法纪是维系人性不坠的重要力量，精神堕落主要在宁国府。当礼法不能维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做的事

尤氏在稻香村洗漱，小丫鬟炒豆儿“只弯腰捧着”水盆子，李纨（在下人心中是个大菩萨）都看不下去了：

“怎么这样没有规矩”，银蝶说：“说一个个没机变的，说一个葫芦就是一个瓢。奶奶不过待咱们宽些，在家里不管怎样罢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当着亲戚也只随着便了。”

宁国府一般的生活都是随意到了很普遍现象（家族意识形态），习惯成自然。

尤氏道：“你随他去罢，横竖洗了就完事了。”炒豆儿忙赶着跪下。尤氏笑道：“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

一个当家主母都开始不执行礼法，家族其他成员也会如此，那么维系家族人员心性纯真的力量就开始动摇了。管理松散，礼法失度，人员轻忽散漫，这基本代表一个家族的严重堕落。宁国府生活脱序的状态到了一种败德失格的局面，才能够形成一个让爬灰、乱伦事件得以发生的渊薮。

因此，秦可卿第五回红楼梦曲最后一支。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女性的美可能会成为败家的根。贾珍与秦可卿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可怕的乱伦事件，有更真实的源头是贾敬。贾敬没有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良好的父教，一是，道德的典范；二是，道德的约束。父教能使其心性能够走上正途。宝玉挨打一节就是贾政在正式实施自己的父教，归正儿子的心性。但是当贾政采取父权对贾宝玉父教受到母权干扰，母权干扰使其父教无法施展。父教不能伸张、母权的出现就是不肖子孙的诞生，就家族垂堕的开始。克绍箕裘：箕裘垂堕，没有继承祖先的志业与才性。贾敬对家族的伤害更大，纵容了不肖子孙的诞生。宿孽总因情：“秦业”，情是罪孽。

秦可卿（爱欲女神）身体本能的放纵有环境的配合，出现的公媳乱伦事件，一是因为宁国府的纲纪败坏，二是因为贾敬父教缺失，尤氏不能谏夫。（脂砚斋：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

从秦可卿的卧室的布置来看：

荣格（Karl G.Jung）：“房子象征了我的人格及其意识层次的兴趣。”

第八回，

形容袅娜，**性格风流**。

脂砚斋：四字便有隐意，春秋笔法。

第五回

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幅对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立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秦氏便叫小丫鬟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

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寿昌公主、同昌公主：皇族成员。古董的珍稀价值展现宁国府的豪奢。

爱欲细节（erotic details）：寝具与情色相关。与历史上知名女性情色相关，床榻、睡具，整体是香艳、野荡的氛围。

寿昌公主：寿阳公主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日，三日后洗落。宫女奇异竟仿，今日梅妆是也。

——《杂五行书》

人日：大年初七。人排在鸡、狗、猪、羊、牛、马。**卧：女性美好的姿态。**

同昌公主：唐代苏鹗：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樻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榰以金龟银螯。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圆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

**西子**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

西施：美人计，王国的祸水红颜（从男权）。红娘：居中牵线张生、崔莺莺，非礼教、非法的情色。红娘在《红楼梦》出现五次。

第一回，

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审美批判。

第五十一回，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价值观批判，致使主人受到伤害，红娘非常轻贱，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促成败德行为。红娘，对于二人的促成站在主导行为。不是局外人，是利益攸关的局中人（让对方走向地狱）。传统的婚姻制度，陪嫁丫鬟可以做房里人。万一二人不成，崔莺莺被抛弃，红娘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红娘并不单纯。明清的淫词艳曲（色情小说）中在男女关系中会发现如红娘这样一个套式。

于是秦可卿房中红娘抱过鸳枕：色情中介角色。

《海棠春睡图》：杨贵妃

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日：“是岂妃子醉，海棠睡未足耳！”

明皇与杨妃可以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

镜室中设的宝镜：色情装置。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唐高宗镜殿成……至武后时，则用以宣淫……

后来李商隐《镜槛》也有类似的记载。

**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

赵飞燕：古代色欲代表。安禄山与杨贵妃被后人穿凿附会的一段私情。（禄山之爪）

脂砚斋：“设譬调侃，艳极，淫极。”

误解：1.宝玉情欲的投射；2.贾珍强迫。

宝玉是清醒状态，这时候的宝玉天真的，还没有进入梦境中接受性教育。身体本能是后天教育，爱欲都不全出自与生俱来的本能。

厄文˙辛格：“所谓的坠入爱河，与其说是本能的范畴，不如说是概念的范畴，与其说是本能的偏好，或是受荷尔蒙的驱使，倒不如说是他是当时社会和艺术影响形成的某一种倾向。”每一时代对于爱的看法不一样，也是要经过学习。

西蒙波娃《第二性》：“实际上有一些女孩子受到很严重的惊吓，甚至导致心理创伤，她们不能接受洞房花烛夜是那个样子。”在中国古代良家妇女甚至上层闺秀在结婚前母亲才关起门来教她，在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引导，让她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洞房花烛夜，对于少女来说，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宝玉拥有相关色情知识，在第二十三回，进入大观园，

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如得了珍宝。

第五回，宝玉进入秦可卿年纪更小，不会添加相关淫艳的形容词，不会有这样大胆性幻想。

秦可卿卧房陈设贾府陈设品味要求。金寄水谈到他母亲屋子装饰“布置淡雅”“文玩”“古籍”。王夫人的卧室：

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地下面西一溜四张大椅，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两边又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

贵族生活的就是这样的面貌。林黛玉卧房是上好的书房，探春的卧房时很大气。王熙凤的卧室：

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条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的靠背和一个引枕，铺着金线闪的大坐褥，傍边有银唾盒。

秦可卿卧房的鲜艳独特香艳风格是很独特的。

1. 爱欲女神：春睡的海棠（下）

神界的可卿与俗界的可卿在情欲上的联结。

第七回，回前批语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

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

“不知谁是惜花人”暗示不是二人不是爱情，惜花人的出现就是爱情的出现。

秦业，带有背德象征（私生女）秦钟，背德行为（与智能儿偷情）。

第十五回，秦可卿丧礼，中间在路上见到一个女子就说“此卿大有意趣”，宝玉表达了反感“该死的，在这样就打了”；得趣馒头庵。

智能儿急的跺脚说：“这是做什么！”就要叫唤。秦钟道：“好妹妹，我要急死了！你今儿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智能儿道：“你要怎么样，除非我出了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好呢。”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解不得近渴’。”

智能儿年少，主体力量不够稳固，对现实的理性较薄弱。作为一个尼姑，破戒，将会社会不会接受她，下场会流落。真正的爱不是欲望满足，而是以对方安全、快乐为原则。

在姐姐的丧礼上，没有哀戚、悲伤，做下这样的下流之事。第七回脂批：

“设云情种。”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

“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转化为香艳的隐喻，嫁来之前姓情名欲，原来家族没有教好。

“作者尽量将秦氏一家抽象化、象征化，而秦可卿代表了欲情，她的职守就是欲神达斯弥**？**”秦可卿虽然有纵欲的一面，但他与宝玉是清白无瑕的，仙界的可卿不等于是俗界的可卿。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关系：批判、反对。

唐代元稹《莺莺传》：红娘给张生支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乱：始**乱**终弃。红娘站在张生的那一面，形成共犯结构。（“不令之婢”）

伊威德：红娘在张崔关系中并不是纯粹的观察者、支持者，而是有其切身利益考虑名副其实的当事人，它之所以热心成全张崔之好事，行为动机就在于透过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主人而脱离奴婢的地位，那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红娘不顾莺莺是唯一可能的受害者的处境，他在本质上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发生了性关系的莺莺只能依靠张生的怜悯和忠诚，而承担被抛弃的巨大风险。（问题是男人的怜悯和忠诚有多少？）

晴雯传帕，“一路盘算，不知何意。”（第五十三回“使力不使心的”）紫鹃直接介入宝黛二人恋情，但是完全是为了黛玉，第五十七回，

紫鹃对宝玉说：“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

紫鹃对黛玉说：“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怜新弃旧反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要象姑娘这样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见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首先紫鹃情辞试忙玉：迂回的言辞测试宝玉的心。接下来（坐定了大事）第五十七回，

紫鹃趁势请薛姨妈：“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

紫鹃从头到尾的做法都是以婚姻为依归，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法则。

秦可卿身边有没有红娘？

秦可卿与宝玉是清白无瑕。

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觉的“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

野鹤《读红楼梦杂记》：人亦有云警幻仙子即可卿，故后来视疾如万箭攒心，不可随意穿凿，存而不论为是。

是很可疑，但是没有证据就不可妄下论断。脂砚斋：“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http://www.so.com/s?q=%E5%8F%AF%E5%8D%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宝玉的自我分裂的煎熬：为家族担忧，又是不担起其家族重担的人。在丧事主持的人选上，宝玉推荐王熙凤协理宁国。宝玉有识人之明，寄望之深，关心家族命运的深层面。

为什么会在秦氏的卧房中有这个梦，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秦氏是引梦人？脂砚斋：此梦文情故佳，必然用秦氏引梦，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惟批书人知之。

宝玉触及了爱欲女神的这一面。

1. 情欲的复合（上）

秦可卿：“卿”谐音“亲”？“钦”？或者“轻”？请落入形而下，基本上是生物本能上的，是最极端的败德的乱伦一分子。应该要检讨，警示的。第七回，国公爷（宁国公：贾演）的旧仆焦大（打醮时遇到的张道士）（恃功而骄）

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正骂得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来。众人喝他不住，贾蓉忍不住便骂了几句，叫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再问他还寻死不寻死！”那焦大那里有贾蓉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凤姐在车上和贾蓉说：“还不早些打发了没王法的东西！留在家里，岂不是害？亲友知道，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了“是”。

　　众人见他太撒野，只得上来了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见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唬得魂飞魄丧，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

　　凤姐和贾蓉也遥遥的听见了，都装作没听见。宝玉在车上听见，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这是什么话？”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吓得宝玉连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说这些话了。”凤姐哄他道：“好兄弟，这才是呢。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人到家学里去说明了，请了秦钟学里念书去要紧。”说着自回荣府而来。

爬灰：“意为污膝，谐音污媳”。脂砚斋：回前总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

读者努力地为秦可卿辩护：贾珍秉持自己的权威威逼自己出身弃婴的媳妇。

1.秦可卿嫁到宁国公，受到宗法的保护。享有的排场就是贵族的待遇，一日有四五个太医轮流。（帘帐）凤姐的第五十回流产，天天有三个太医用药。第六十四回，

是日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一路纷纷议论不一。至未申时方到，将灵柩停放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

贾敬的丧礼排场不亚于秦可卿，不犯的写法。

2.贾母看中的，是重孙媳妇的第一得意之人。自贾母以下所有的人都喜欢。

3.大家族的而生活形态，日夜起坐在很多人的环绕着，活在楚门的世界里。就算有一次，很难一直持续下去。

可卿与贾珍是双方合意的合奸。

第五回 人物判词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

造衅开端实在宁。

张太医论病根。

那先生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时候就用药治起，只怕此时已痊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起来，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药看，若是夜间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

在《红楼梦》中的病都有象征意义：例如宝钗的宿疾用冷香丸治疗，黛玉的病要出家（情感的疾病），秦可卿进入青春期已经种下病根，肇始于性成熟（**养心**调经之药），恶化于性放纵，以至于致命于性丑闻，“性”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性”字，这确实是她为一个爱欲女神的证明。

在可卿发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同时也有一个人死亡（贾瑞）。二者有平行互相补充的关系，贾瑞的病因是想要乱伦，形而下的色欲的满足，二者病症很接近。第十二回，

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内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日常倦，下溺遗精，嗽痰带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头躺倒，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满口胡话，惊怖异常。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

第十回，

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应胁下痛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

两者如出一辙。

|  |  |  |
| --- | --- | --- |
| 二人病症 | 秦可卿（女性） | 贾瑞（男性） |
| 异 | 经期不调 | 下溺遗精 |
| 同 | 夜间不寐 | 黑夜作烧 |
| 心中发热 | 心内发膨胀 |
| 如坐舟中 | 脚下如绵 |
| 不思饮食 | 口内无滋味 |
| 精神倦怠 | 白日常倦 |

二人都是过度纵欲酿下的苦果。

秦可卿是武则天镜室的镜子，贾瑞有风月宝鉴。镜中是野荡的春色，二人是同病同命。

秦可卿为什么会爱上贾珍？在第七十五回，尤氏：“我们也是奔四十岁的人”贾珍这时候应该三十五岁左右。

贾珍，应该是年轻俊美的男子。贾蓉，面目清秀，身段苗条，美服华冠，轻裘宝带。贾蔷，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

贾珍为什么对秦可卿这样大的吸引力？

男性往往会因为财富、权位、经验、见识等增加他的吸引力。而女性如果有庞大的财富、权位、经验、见识等就会让许多男性退后。（性别的差异）贾珍刚好是贾家的族长，袭职，族中之事由他掌管，权威感，成熟的魅力，因为权力散发一种魅力。族是家的综合体，大家族更需要一个人来统治全族的人口，这就是族长，即便是不族居的团体，族代表一种亲属关系时，族长仍然是需要的，因为总是有许多家族的事物需要他来处理、来决策，例如族祭、祖墓、祖产的管理等等，在着每一个家虽然都有他们的家长负责统治，但是家际之间仍然需要一个共同的法律或最高的主权来调整家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族长家际之间凝固完整以及家际之间的社会秩序是无法维持的，所以族长权在族内的行使可以说是父权的延伸。贾珍自然就有一言九鼎的魅力，第五十三回，发放年例时，贾家按照等级比例给比较弱势的群体。就这一回处理贾芹事件，处理比较公正的。（第十六回，赵妈妈吐槽贾珍不会教养家族子弟。）贾珍是一个具有统筹管理的领袖气魄的人。比起贾蓉这一个不谙世事，只一味好色的纨绔子弟，有一种成熟魅力。

为什么秦可卿愿意他出这一步？贾珍深谙女人心，手腕娴熟。第二十五回，

别人慌张自不必讲，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

贾珍具有高度的侵略性、危险性，是一个猎艳高手。贾珍对秦可卿动心很容易的，只要将公公看媳妇的伦理眼光转化为男人看女人的眼光（Male Gaze），跨越这个道德的障碍非常容易的。秦可卿：擅风情，秉月貌。秦可卿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危险性，致命性的伤害。脂砚斋第十三回批：回前总批：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槛，多少泣黄泉。若非强大不可抵抗的驱动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秦可卿内心非常最寂寞（心灵是非常奥妙的地方）。秦可卿与贾蓉的关系：情感薄弱。第七回脂砚斋：不知谁是惜花人？贾蓉身为丈夫并不是可卿这位可儿的爱人。第十一回，

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

二人相敬如宾，肯定不是浓烈的男女之爱。（冤家：甜蜜的仇人）

从可卿罹病到病亡半年多，的病很奇怪，上下的心情都有表述，而对贾蓉的心情描述是很少的，只有一次，第十一回：

凤姐儿道：蓉哥儿，你且站住。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说道：“不好么！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

皱皱眉：表达的感情无奈、厌烦、不耐。

第十一回，

贾珍、尤氏、贾蓉好不焦心。

对贾蓉的心情都是一笔带过，附带在家人里。没有任何单独出面表达担忧之情的文字。秦可卿到底需要什么？秦可卿需要爱情，需要被人疼爱，可是没有在丈夫身上得到。“肉必自腐，而后虫生。”渴望爱情的寂寞芳心，在多多少少能够碰面的公媳有了可乘之机。秦可卿除了情感的需求，还有就是性饥渴（性需求，先天禀赋）。两方在情与欲逾越了重大道德禁忌进行了可怕的尝试。而且二人确实有强烈的真情作为基础：贾珍在秦可卿死后，“哭得泪人一般”“恨不能代秦氏之死”“拄着拐杖”，办丧事要“尽我所有”，脂砚斋批语：“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礼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恶奴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

棺木上：

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声如玉石。大家称奇。贾珍笑问道：“价值几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两银子只怕没处买；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银子作工钱就是了。”贾珍听说，连忙道谢不尽，即命解锯造成。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殓以上等杉木也罢了。”贾珍如何肯听。

名号上：

贾珍因想道：“贾蓉不过是黉门监生，灵幡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待，让坐至**逗蜂轩**献茶。贾珍心中早打定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道：“老内相所见不差。”（为了秦可卿）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缺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好，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要求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忙命人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来。戴权看了，上写着：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戴权看了，回手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日我来兑银子送过去。”小厮答应了。戴权告辞，贾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去兑，还是送入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兑，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说：“待服满，亲带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截。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牌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道：“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封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

恭人：四品官员，宜人：五品官员。因为传统社会里人情对死者带着尊敬和怜惜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死者为大”，旧有的习俗可以对死者的职袭提高一级。

1. 情、欲的复合（下）

贾珍这种倾家荡产的治丧未必不是有一种内疚与赎罪的意味，不能善其身，就善其死，让她的死可以完善一点，“惜花人”也许比较好是贾珍。然而真正的爱情是要考虑对方的幸福与安全，不只是需要的感情，也有对方走向正确的方向。圣修伯理：爱并非存在于相互的凝视，而是两个人一起望向外在的方向。贾珍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惜花人。弗洛姆《爱的艺术》：爱要学习，爱与人格息息相关的。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什么叫淫丧？失落的情节，无法考察。淫或与遗簪、更衣相关。

忽又听见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见秦氏死了，也触柱而亡。此事更为可罕，合族都称叹。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殓之，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之登仙阁。又有小丫鬟名宝珠的，因秦氏无出，乃愿为义女，请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甚喜，即时传命，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姑娘”。那宝珠按未嫁女之礼在灵前哀哀欲绝。

脂砚斋：补天香楼未删之文，天香楼可能是二人私会之地（小红遗帕遣相思）遗簪，可能是而私相传递信物（浪荡子情遗九龙佩）。可卿的发簪是更衣的先导，而每一次换穿都要众丫鬟的协助。更衣有可能就是二人私会的场所天香楼（宁国府的会芳园），瑞珠、宝珠两个丫鬟一定参与。非法、背德私情在《红楼梦》一般是与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情节雷同。就明清艳情小说中偷情来说，这个活动通常先要刻意布置一个隐蔽的空间场景，依照男女关系，以及偷情时机不同可以从房内延伸到房外，艳情小说中的私密空间的打造多由女子负责，然后再引导男子进入，而主人的丫鬟与奴婢所形成的一种本尊与分身的关系就提供了一种私领域之内**情欲分享**的社会基础。淫丧：行淫与丧命的地点。天香楼这个地方怨业最深，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法事，为的是消怨解恶。两个丫鬟就是布置私密空间的人。

第五十九回，

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就是告老还家，自然奶妈子丫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了不是？

因此即使双方配合，也要有丫鬟参与。宝珠与瑞珠都有参与的。荷兰汉学家高繫佩（R.H.Van Guilk，1910-1967）：版画中约有一半只描绘一对男女，还有一半就描绘的还有几个女人在观察他们或协助他们，由于这类版画阴印于性消费市场所制作出来的产品，多少是对社会现象有所反应的，揭露当时人们比较隐秘的、不被张扬的一面，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告诉我们在大户人家合法的闺房活动也是如此，会有其他的参与者。

第五回

正问着，只听那边微有笑声儿，却是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贾琏戏熙凤）

脂砚斋：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声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

参与情欲运作的就有平儿。

在艳情小说中，媒合双方人就有丫鬟、书僮、家奴，有时也有三姑六婆。贾府好像没有杜绝三姑六婆（尼姑、道姑、女仙儿）。不法的关系，当然不可或缺的是中间人。担任上才子佳人小说中红娘角色是宝珠与瑞珠最符合，因此在可卿房间里有红娘抱过的鸳枕。

在秦可卿的屋子：贾珍相当于安禄山，宝珠、瑞珠相当于红娘。秦可卿死后二人反应强烈，合族人称叹（义婢：为主赴死）。

从脂砚斋的批语（“补天香楼未删之文”）可以看出瑞珠参与了天香楼的不伦之事，在隐秘的过程中担任了心腹的角色，甚至非自主地参与了乱伦事件，一旦可卿自尽，瑞珠将变成最关键的一个人，以贾珍的性格恐怕不会善待瑞珠，因此瑞珠身为最核心、也介入最深的一个贴身丫鬟不如这时自尽，反而搏得义名与厚葬（盘算后的无奈选择）。宝珠相对来讲是比较外围、比较底层的丫鬟不至于用死来避祸，因此就用义女的身份来守墓，形同出家，这样一来就可以终生脱离宁国府。

1. 暧昧的死亡

秦可卿怎么死的？

秦可卿的慢性消耗与最后的悬梁并不矛盾。秦可卿的死只有一个结论：二者并存。第五回，太虚幻境图谶：

诗后又画一座**高楼大厦（**天香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天香楼有盛大的法事，“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脂砚斋：删却，是未删之笔。

至天明，吉时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

享强寿：不是寿终正寝，典出：“三君皆将强死”：孔颖达疏云：强：健也，无病而死，谓被杀之。(《左传.文公十年》)，暗示秦氏的横死。

秦可卿是死于自缢，但相关描写中慢性病（至少半年）。挪威的汉学家：焦大罪骂，公媳事件公开的秘密，有可能是因为怀孕，张友士：“或以这个的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矣”。

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妇是怎么样？”凤姐儿低了半日头，说道：“**这个就没法儿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给他料理料理，——一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且慢慢的办着呢。”

脂砚斋回末总评：“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第十三回，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死前托梦与秦钟死前遗言高度相似。在这半年中痛定思痛的改悔，内心中对自己个人深自忏悔，也对于家族救世良策（赎罪），对自己的罪孽提出一个救赎与转还的策略，以可卿的心性在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之后，反正会必死无疑，悔恨使他的良心发现（对家族、对自己生命救赎），与其慢性消耗而死，不如自己了结一生的情孽，这个更能呈现出她的良知。洪秋蕃《红楼梦诀隐》：“秦氏秀外慧中，上和下睦，若守妇道，自是可儿，无如滥情而淫，不审所处……盖有袅娜纤巧，既类冶容，而又温柔和平，不为竣拒，遂使一时艳质，堕为千古罪人，不亦重可惜乎？虽然，纵欲渎伦，故为闺阁之辱，而因而投缳殒命，尚有羞恶之良，核其情罪，似可轻于乃翁，故曰秦可卿。”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合家疑心的应该是死亡地点和方式，也是被删去天香楼的一节。天香楼被删去的应该是自缢一段，从遗体被发现，到处理遗体过程。总结来说，慢性病（半年多）病况让全家有了心理准备，然而因为在良知的折磨下，带着恶体质的病缓步走向天香楼。

“画梁春尽落香尘”，于是秦可卿这一朵孽海情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慢慢枯萎凋零，让自己的灵魂在死亡中获得净化，以死来了解自己的罪孽。秦可卿内外兼美，兼具《红楼梦》所有金钗的优点，然而却有这样一个致命的缺点，而这是矛盾并立在一个人身上的独特的案例，不是一般人会这样，《红楼梦》中的人物都彼此完全不一样，不可以类推。（倾盖如故，白发如新。）

1. 殿后的批判

秦可卿在十二钗正册的排序，坚持和维持上下等级制。（你相信或接受的东西你才能看到，你不相信或不接受的东西你会忽略他。）正册也有一个排序：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既兼钗黛二人之合影，（书中秦氏从不与钗黛对话辨交涉，这点很可注意）其当为十二钗之首，实无可疑者。此诗以可卿名氏领十二花容即此意耳。”可是秦可卿列于最后一首，非但是赞美，应该是批判。

补充：秦可卿为什么能够一个人走出卧房，走向天香楼？

性质、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秦可卿之所以垫末是因为落于淫烂。传统古代女儿从一处出生就要有付出很大的努力，避免有一点污点。第六十五回，尤三姐的抗争就是玉石俱焚的毁灭抗争。

第六十五回，

二姐儿倒是个多情的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热。要论**温柔和顺**，却较着凤姐高十分，就论起那**标致**来，及言谈行事，也胜凤姐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什么好处也不算了**。

洪秋蕃：“一己贤，与物无忤，则虽有补贤者，亦与我式好无尤矣。秦氏殆操此术欤？**惜**犯‘淫’字，有**乖**妇道，纵有令德，未足盖愆。”

叶慈：“文明就是力图自我控制。”情不受节制而逾越道德界限，不在人格上做更大的努力就会成为堕落腐烂的开端，而秦可卿与贾珍的乱伦关系就显示了贾家尤其以宁国府为主来到了末世以至于正统的儒家精神，贵族文化的高度没有办法维系，落入到一种精神颓靡，因此才说秦可卿是导致家事消亡、败家的根本。秦可卿与他的弟弟都走上同样的道路：逾越道德界限不伦的淫烂的作为。

洪秋蕃：“女中秦可卿，男中秦鲸卿，皆滥情而淫，皆首先授命。言情之书，深寓戒淫之意，善哉书乎！”

法与情不是对立的，法使情更加美丽。脂砚斋：作者是欲天下人共哭此情字，绝不是对情的歌颂与哀婉。不应该断章取义。

脂砚斋：出明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儿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

曹雪芹秉持着“菩萨之心”将秦可卿的死模糊了，但是也持“刀斧之笔”给予她应有的惩罚，在这里完成了兼具**刀斧之笔和菩萨之心**的高难度挑战，因此这一句“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就不是对情正面的歌颂与哀婉，更不能囫囵等同于宝黛之恋的情，或本书“大旨谈情”的创作主旨。相反的，哭此情字是悲叹于情被滥用，被误导，被用来屏障种种悖德行径，以为只要有情便可为所欲为，以致情产生了质变，成为淫欲的掩护，流于第一回所批判的“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拓展阅读：《秋灯琐忆》蒋坦、《浮生六记》沈复）

脂砚斋：“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有情，情里无淫，情必我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情了。”后来道光、咸丰年间的刘熙载：“流俗误以为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要都清楚认识到，情的真正意蕴与欲迥不相侔，却又常被流俗混为一谈，因此愤慨万千。借德国学者布鲁格的分析，可知其差别在于：爱乃是心灵的整体状态，尤其不应该把爱与纯本能的冲动（即使是升华的冲动）视为一事，冲动本身原以满足其嗜欲为能事，而把对方视为满足嗜欲的方法，爱则是以肯定价值及创造价值的态度把自己转向对方。这百年常常出现的一个文化混淆问题，以现代意识形态为绝对价值的学者：把**爱情**看作一个内在情感的象征，代表一个永恒性的社会性改革。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定义下，**爱欲**就被当作一种生命的能量，因为与生俱来，强大不受任何人为的束缚所能够压抑，这被当成一种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一种生命力量，所以才要大加歌颂生命的原欲，包含情欲，这样的说法到处可见。非法、不合礼教的事情在现代采用这样的逻辑当成一个进步性的表征。

把爱欲等同于启蒙，并由此来为某一个文学经典合法性进行解释和辩护，这种思路犯了将爱欲本质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爱欲不是人的本质，也许是一个人的本能，但一定不能成为一个人本质，也不能成为一个判断人的标准。所以老是拿一个爱欲来确认一个文学作品是否是经典、是否启蒙、是否反对封建礼教，这根本上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因为爱情和欲望并不是均值的存在。

一部文学是否肯定爱欲，不能作为这个文学经典的是否体现自由平等或民主的启蒙精神一个绝对指标。因此，红楼梦的诠释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偏误。

人类学家霍尔（E.T.Hall）：“文化深深地、持久地制约着人的行为，许多时候这种制约是不知不觉进行的，因而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那些始终被认为人性之体现的行为，其实根本不是人性的表现，而是特别复杂多样的习得行为。”文化的这个概念为什么难以被人接受，因为人总是认为自己有个自我。“文化这个概念纳入到对人性的思考之所以难以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对许多既定的信念都提出疑问，以为爱乐和爱情本身都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是一种伟大的生命的能量，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的关键。”人表现出来的人性也许就是文化的结果。

福柯（Michel Foucault）：主体不是与生俱来、不是固定不变甚至完全是社会权力操作而形成的。爱欲或爱情是一个不断被权力规范的领域，以至于一生在追求发现自我，却不知道自我在不断发生变化中，而且这个变化还来自于许许多多文化的力量和权力的操作在后天形成的，所以简单来说，事实上不存在真空状态而恒久不变的主体，被用以证明你的主体性以及证明你有内在的自我那个象征的爱情的爱欲，它实际上又因人、因地而异的复杂内涵，而且人与人之间即便同样是爱情与爱欲它的奇异性也高于同质性，并不是均值的存在，甚至更根本地说爱欲不完全出自自身的生命本能。

厄文˙辛格（Iriving Singer）：坠入爱河，与其说是本能的范畴，倒不如说是概念的范畴，与其说是本能的偏好，或是受荷尔蒙的驱使，倒不如说是他是当时社会和艺术影响而形成的某一种倾向。

文明是力求自我控制，儒家文化制礼作乐，告诉世人什么是文明。史宾诺莎：“人类是深深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是受到欲望（appetites）或激情（passions），而欲望和激情都是我们较低的本性，而人类的限制就是受到我们较低的本性所奴役，人类的自由，也就是道德自由，就在于以理性控制这种激情，以伦理美德束缚住这种激情，以后天获得的习惯性倾向去做正确的选择。”真正的自由力求控制，束缚住较低的人的本性，不能以放纵自我肯定自我。

人的自由是要不断地努力改变本能，而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与自我搏斗，只要你觉得这个本能是你趋于低下，就应与它搏斗、超越它，这之后你获得才是人类的真正自由。

人可以活得高贵而优雅，这也是努力的方向。

1. 关于秦可卿论的总结

秦可卿的出身。（私生女）良好的血统与家族遗传：精神的基因遗传。才性特质：兼美（先天+良好的教育）；淫欲（与生俱来）。致病原因：张友士诊断（性成熟）；贾瑞同步性（高度雷同）；爬灰情事（遗簪、更衣）。死亡疑云：慢性病症；自缢（天香楼）。

对于秦可卿有一种厘清的作用，对于香菱研究有一种独特的关联。

人物论——香菱论

1. 引言

秦可卿与香菱：长相相似，性格温柔和平，而且都展现了一种阶级流动，带着一种家族遗传基因，无论任何发生什么变故不会消磨的特质（在人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人不会被消磨的禀赋）。香菱是金陵十二钗副册之首。

固然《红楼梦》是一阙女性集体悲剧交响曲，在这一复调的诸多旋律中，每一个女性都是一条主旋律，都与众不同，这么多主旋律共构成为《红楼梦》这一部庞大的女性悲剧交响曲，但是严格来说每一条旋律所配给的不协和音（命运里的厄运与灾难），在轻重和比例上仍然是大有不同。读者最容易关注、感动林黛玉这位女性角色，作者给她塑造的楚楚可怜的特质，还给她一个还泪的神话，当我们被神话、被浪漫、被生死这些抽象概念所感染的时候，很容易就倾向这个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批评者（平心静气，不投射主观好恶）来说，黛玉直到死前都是住在潇湘馆里吟诗作词，而潇湘馆是大观园中元妃最喜欢的两大处所之一（黛玉可以优先选择）。其他正册的金钗们都有自己的烦扰、困难要费神费心，但都没有处在社会底层遭受现实生活上很严酷折磨与凌压，受到现实生活的重压（当然也有巧姐）。在小说叙事里，香菱是唯一遭受了命运的重压的待遇。香菱是整个《红楼梦》最不幸，最值得哀婉的一位金钗，她蒙受的苦难最多、最深，而且她受苦的意义也找不到，这一生，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受苦，这样好的一位女性来到人世，竟然莫名承受苦难，而这些苦难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所以香菱这个人物有可能提供我们一个**神学的反省**：人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受这些苦难？没有救赎、没有许诺，没有一个未来的公道的审判等着给你人生的补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来到人间？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香菱是受苦最难、最多的人：原名甄英莲（脂砚斋：真应怜）改名香菱（脂砚斋：相【互相，单方面】怜）。作者一腔的悲悯都在香菱的身上，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开首借英莲的失散说起……归薛氏曰香菱，香菱读作相怜，后改名秋菱，谓始知并蒂相怜，终似深秋零落也。全部之节目，以英莲起，以英莲终，英莲为群芳之薄命之尤者也，此书之**始末**也。”

“以英莲起”：最出力，最尖锐、最惨烈的强高音为《红楼梦》这部磅礴、澎湃的集体悲剧吹出序奏，让人不忍卒听。

1. “天赋与环境”的贵贱综合版本（上）

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处曰姑苏城，有城中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势力），街内有个仁清巷（人情），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真废）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人情与势力相互交错。人间道理就是有成有毁，神性人物（独善其身），不能走入世俗，放在大我的群体，不能拯救世界。“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脂砚斋：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与生俱来家族的遗传）。《红楼梦》里认为人是有与生俱来的特质。“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脂砚斋：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家族遗传基因与贵族出身相关（接受阶级观念）。

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

香菱生的可爱。

第十六回，

凤姐：“……香菱的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儿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呢**。”

作为等级制中社会里，上下关系里，有小门小户，有大家大户，而大家大户给予千金的礼仪训练与教养，只有我们这种家族（阀阅大族）的小姐才能比得上。脂砚斋批：“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方知莲卿**尊重**（出身尊贵）不虚。”

第四十八回脂批：“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幼年罹祸，命运乖蹇，致为侧室。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杜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可见香菱又是一个兼美。尽早读书，对自己的智慧开拓是很重要的。

根基、根源：涉及到家世的阶级与天生的禀赋，显示家族血统的遗传基因的保证以及不为环境所消磨的某一种心灵素质，那是在很幼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带给你的（六岁定终身），人在自从出生后就深深受到家庭各种因素的影响。香菱虚岁五岁被拐。《红楼梦》的高度的决定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基本就被决定的，**人性内涵是被决定的**。香菱本应该列入正册，曹雪芹和脂砚斋认为精神素质也可以透过家族基因而遗传给子女，变成家世背景和阶级归属也会成为一种独特的人品保证。

1. “天赋与环境”的贵贱综合版本（中）

香菱概要：

1.出身背景。

2.才性特质：兼美（太晚受到良好的教育）；诗性心灵

3.曲折人生。

既然曹雪芹和脂砚斋认为精神素质也可以透过家族基因被遗传给子女，变成家世背景和阶级归属也会成为一种独特的人品保证。这个精神素质，除了“深明礼义，情性贤淑”之外，香菱身上有一个非常独特不被恶劣的环境所磨损的**诗性的心灵**。香菱五岁被拐，落入到一个“被打怕了”的暴力笼罩的地狱（战战兢兢地，随时准备挨打，没有教育的环境，至少八年的暴力生活）仍能保有诗性的心灵。有一种不被现实世界所摧残的诗性的向往，有独特的审美心眼才能够体现出来，用世人的眼光欣赏到被人往往忽略的风光。同样像袭人、晴雯、平儿，都来自一般的穷户家庭，后天的成长环境，香菱比他们更不如，在浅俗、悲惨、粗糙的生活里处处领略一份的诗意，而也能够与诗歌相互印证。第四十八回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视野开阔，用字精准。）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回甘，无尽的滋味，“橄榄”评价诗歌意蕴回味无穷始于宋代，融合唐宋诗学）。还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这‘馀’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金陵到北京，京杭大运河，观察生活），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刚刚脱离拐子的魔掌，前途莫定，依然保有欣赏美景的心灵，对眼前的景致有如画的体验，薄暮黄昏的萧瑟之美，水墨画般的点染悠远的景观，这是非平常人的艺术发现。）”

王维的艺术造诣极高，在各方面是最为人推崇的，在长安那时代被公认的第一名诗人。红楼梦的诗学也是个大学问。

　　香菱完全用一片空白的心灵，而这片心灵曾遭受漫长的八年受到那么可怕的折磨、敲击、损害，然而它依然保有那样一种欣赏世界的眼光，这只能用天赋来解释了。非平常人的艺术发现，与生俱来的审美灵魂。罗丹：世界上并不缺少美，只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要用多少条件才能获得，香菱什么条件也没有，唯一的依靠就是天赋。比起林黛玉，香菱更具有诗性的心灵，诗人的气质（黛玉自幼被父母爱如珍宝，四岁时就有专门的老师教育，很小就启蒙教育，非寻常的童蒙教育，终身与诗书为伍，潇湘馆布置得像上等的书房，古人的智慧、古人的优秀作品在濡染着她，互相激荡）。香菱五岁被拐，除了先天禀赋，她一无所有，在后天的教育资源上是与林黛玉相比天差地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香菱展现了在荒野上的一种艺术发现（用诗人的眼光观看世界，作家对外界观察认识所得到的一种独特的感知和领悟），动力来自天赋的力量而且这样的天赋的力量始终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磨灭。香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天生的诗人。

香菱学诗时好学程度（慕雅女雅集苦吟诗）：“诸事不顾”、“茶饭无心”、“坐卧不定”、“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斜视”、“嘟嘟哝哝直闹到五更天才睡下（宝钗）”、“时时刻刻满心中还是想诗”、“诗魔”（宝钗）。（不疯魔不成活。）

海棠诗社唯一不是主子小姐的成员就是香菱。香菱根源和资质真的是根源不凡。为什么香菱喜欢写诗？不是模仿上流生活的样态。（凡事是模仿的不会到这种疯魔的程度）所以香菱不是附庸风雅。第四十八回，宝玉：“……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宝玉在她学诗之前，众人对她的评价是“俗”，为她拥有独特的资质而可惜的是“俗”了，而“俗”与“不俗”的判断标准就是爱诗、学诗、作诗，诗就是脱俗的性灵的体现，而且脱俗的性灵的体现与生俱来，透过诗歌的表达让人不俗。诗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诗歌大概是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最精致优美的文字艺术，而且其中的一切都是锤炼过的精神结晶，折射着现实事物所没有的光辉与美丽，甚至于当它书写的是痛苦、悲哀乃至于丑陋在诗歌里都是升华过了的，所以才会形成一种美的素质，诗也就成为一生困陷在粗糙、浅薄的日常生活中却一直没有被淹没窒息的灵魂（香菱）赖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所以香菱之所以热爱写字、作诗，其实就是表现得想要**超越生存的现实层次以及进入到精神层次的渴望**，那是一种没有被后天可怕的遭遇所消磨的一种飞跃的执着，可是这个飞跃的执着没有机会达到，但是因为宝钗的好意让她进驻大观园终于得到一个精神超升的满足。一个人是应该努力地超越，人性的价值就建立在本能上。

第一回，脂砚斋：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非守钱虏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婢女贱流，例入又副册；香菱以**能诗**超入副册，鸳鸯贞烈，竟进于十二钗矣。

第四回，

眉心中原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㾵，**从胎里带来的**。

透过香菱展现出人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而香菱的天生的诗性心灵，使她在泥泞中活出一种优雅。

1. “天赋与环境”的贵贱综合版本（下）

香菱在不会写字之前能读书的合理性。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儿院前，只见凤姐儿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房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各色上用纱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儿？”凤姐儿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说，只得写了。

王熙凤是能看得懂字的。

凤姐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帖看账，**也颇识得几个字了**。那帖是大红双喜笺，便看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了。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好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具。……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说：“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吓一跳。

书写与辨认字是两种能力。香菱是先读诗，再学写字，是合理的。

诗，不包含新诗。曹雪芹时代没有新诗；格律很重要。古代诗词在格律都有要求（汉代的大赋），形式不是压抑才华、能力、灵感的呈现，是帮助你更加去锤炼，只有灵感做不到的东西，同样的道理礼教、法律也不是压抑人的个性、人的性情，这也是全然的错误的观点，这是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已经提出的，人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法律、道德、伦理对个性是并不是压抑的，这是二元对立的错误观念。维克托˙日尔蒙斯基（Vktor Zhirmunskij）：“每一类有其独特规律的艺术，每一种诗歌体裁，作为特殊结构课题，严格限制着艺术成果的机会，对于诗人保持着其意义，不是束缚，**而是激励着诗人的创造性劳动**。”格律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三四百年才奠定的，单单是清晰鲜明的意象不能创造伟大的诗作。新诗就算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也得考虑传播的问题，能背诵的新诗就很少了。

香菱是秦可卿重像。第七回

**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儿。”

第四回，门子

只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

香菱被薛蟠带走后的第一次出场（日常情况）“笑嘻嘻的”，说明她内心欢悦，当时生活样态还不错的。

香菱模样儿好：第四回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立意买了。”非凡出色的容貌。第六十回，

贾琏笑道：“正是呢。我才见姨妈去，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刚走了个对脸儿，长得好**齐整模样**儿。我想咱们家没这个人哪，说话时问姨妈，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头子，叫什么香菱的，竟给薛大傻子作了屋里人。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

第七十九回，

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

香菱学诗后、学字后增添了才气。可见作者用词之精准。

人与社会，伦理道德与知识不是蒙蔽人的本心，失去赤子之心，社会提供给我们文字表达系统以及其中蕴含过去的许许多多的智慧结晶从而提升自我。

第十六回，

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不同，温柔安静。

晴雯对袭人的态度与黛玉对宝钗态度不同。外貌、性格相同，命运不同，甚至人格特质的不同，这就叫分割复制。

香菱与秦可卿重像关系：分割复制（灵与肉的一种互补）。假如说秦可卿是偏于滥情的而淫流于形而下层次地这样一个人，而香菱就是灵的飞升，她爱诗，她努力追求灵魂的精神世界。

**命运的转折点：从甄英莲到无名氏**

秦可卿与香菱二人的命运发展刚好形成一种反向对立的关系，秦可卿在阶级流动是一种向上的流动，相对而言香菱就是向下流动。

香菱一辈子有命名的好几个阶段：甄英莲、香菱、秋菱，《红楼梦论稿》：“通过这个‘薄命女’的三个名字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曲折多难得的一生。”当然也不能忽略一个中间一个阶段，全盘性失忆，无名氏（当做一个货物贩卖，牟利，无我，任人宰割），从四个名字着手研究香菱的一生，曲折多难的一生。香菱向下流动，来自命运的恶意，降临在女孩的身上。第一回，

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着女儿转身。才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

“**菱**花空对**雪**澌澌”，暗示香菱将嫁入贾家，空对：终究是落空的。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元宵节，明清时小说最爱用的节庆。繁华到消散，立刻消失。

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469102&ss_c=ssc.citiao.link)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家人：家下人。太过粗心，即使不被拐子拐走，也有可能会发生其他事情，比如踩踏事件之类的。霍启：祸起，所托非人，自己珍爱的东西要脱给妥当的人，就会付出惨烈代价。

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堪堪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问卦。

简短的两句话带过，背后都是血与泪，从此就是活在地狱里了，一直到解脱为止，这个解脱对于甄士隐来说就是《好了歌》，而对于妻子那就是永世不得解脱。其中的无尽辛酸，只有经过的人才可以体会。这样的打击一定会改变一个人，有可能会从地狱走出来，变得更温暖、更体贴、更愿意帮助人的人，可能一蹶不振也有。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种经历无疑是惨烈的，内心有无尽的辛酸与惨痛，人是活在地狱里，而又挣扎不脱内心万重折磨，内心被摧毁得四分五裂，再也爬不起来。这是与内心凿开的空洞搏斗，而且注定必输无疑。这种例子应该更多。因此人真的要慈悲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活得都不容易。而且大多数外表的东西看不得，也许表面的张狂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和空虚，所以也不要太快讨厌一个人。

霍启，造成香菱命运转折关键人物，谐音灾祸从此而起。香菱被拐自拐卖的经历，葫芦庙的门子讲述来龙去脉：

雨村听说，便笑问门子道：“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并这拐的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死的是一个小乡宦之子，名唤冯渊，**父母俱亡，又无兄弟**，**守着些薄产度日**，年纪十八九岁，酷爱男风，最厌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立意买来作妾，设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后方进门**。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逃去。谁知又走不脱，两家拿住，打了个半死，都不肯收银，各要领人。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动手，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去三日竟死了。这薛公子原择下日子要上京的，既打了人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被卖的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晓得？”门子冷笑道：“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雨村骇然道：“原来是他！听见他自五岁被人拐去，怎么如今才卖呢？”

冯渊（一个人）突然完全改变自己，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古代婚姻制度身份内婚制，要求官民不婚、士庶不婚、良贱不婚。冯渊不可以明媒正娶，香菱是黑户，在礼仪上不可做正妻，但是愿意从一而终（男性对女性是难能可贵），因此为了表示真情，愿意三天后进门的礼仪对待。以礼表情，说明礼教和情并非是完全对立的。

香菱对此的反应，只因为有人要买她，香菱自叹：“我今日的罪孽满了。”（《牡丹亭》情节设置不合人情。）香菱真的活得太辛苦了，在拐子监控下生不如死、苦不堪言。

然而三天时间给了拐子另卖他人的时间，使得冯渊惨死。冯渊三天的郑重其事却给自己带来这样的灾难。

薛家进京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走的：



金陵（南京）——镇江——通州，林黛玉进京路线也是通过这条水路的。

门子道：“这种拐子单拐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玩耍，极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虽模样儿出脱的齐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认得，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斑，从胎里带来的。偏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被拐子是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是他的亲爹，因无钱还债才卖的。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原不记得小时的事！’这无可疑了。”（第四回）

拐卖事件是非常写实的事件，清代史料的纪录：

清雍正三年湖北巡抚法敏所奏：通又有湖南拐子，潜匿城市，诱拐人家子女，贩卖远方，使人骨肉分离，最为可恶。

在清代其他的安徽、浙江等地各地都类似的报告，而且更有一种集中性，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

乾隆二十三年，陈宏谋自苏州之报告：“苏城五方杂处， 烟户稠密，拐窃之案，向所不免。更有一种外来拐犯，以药迷人，凡遇幼孩，用药一弹，饵以药饼，幼孩心迷，不复反顾。拐到子女，凌虐残忍，最为惨毒。”

曼素恩《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隶属于苏州‘屯户’阶级的人口贩子，四处留意贫穷人家的美貌女孩，以便出价收购。人口贩子在自己家中抚养这些女孩，等她们长大以后，再卖到某个遥远的省份充当小妾或奴婢。”

被拐子控制的这个阶段对于当事人是很残忍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影响深远的。这七八年在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一阶段对香菱带来的影响，既没有扭曲香菱内在的平衡，也没有消磨香菱诗性的性灵，而是使她全盘性失忆（唯一负面影响）。全书一共出现四次忘记幼时的事：

第四回，

我又哄之再四，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了。”

第七回，

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在那里呢？今年十几了？本处是那里的人？”香菱听问，摇头说：“不记得了。”

第六十二回，

（宝玉）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

第七十九回，

一日，金桂无事，因和香菱闲谈，问香菱家乡父母。香菱皆答“忘记”，金桂便不悦，说有意欺瞒了他。

香菱忘记父母家乡，有两个理由，香菱太小了。童年记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零零星星的一些片段）自己能记得，之所以会觉得自己记得很完整是因为有赖于成长过程中相关的亲友不断地复述那件事。然后就会记得更清楚了、更完整了。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如果我们仔细一点考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记忆的，我们就肯定会认识到，正是当我们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们提及一些事情时，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记忆才会最大限度的涌入我们的脑海。”所以同样的道理童年的记忆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所谓记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没有周围的亲友因为各种因缘际会不断的提到这些事情，你其实大概会真的忘掉。香菱作为个孤儿，五岁就完全没有任何亲人的支撑网，没有相关人员的提醒和重复更难留住相关的记忆。

第七十七回，

却说这晴雯当日系赖大买的。那时晴雯才得十岁，时常赖嬷嬷带进来，贾母见了喜欢，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

而且香菱在五岁以后七八年时间又活在一种高压统治，充满了恐惧，时时刻刻都得应付眼下的莫名其妙毒打的苦难。一个小孩子的精力又有多少，都来应付眼前的苦难，即便有少数模糊的记忆也很快就会忘记。

还有另外的一份精神医学上的原因：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cover，PTSD）。一个人突如其来受到很大的冲击之后，会出现全盘性的失忆。

为了应付没有办法应付的人的内在机制会发生许多特殊的效应。（应用心理学解释文本要谨慎，不可过度。）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其中一种的一个状态相似，孩童时遭受心理或生理的虐待、暴力攻击，这些压力一定要极度且很突然地造成强而有力的主观反映（当事人会强烈的强烈的害怕、无助、惊恐），使人情感、自尊受伤太深，到了自我摧毁的地步，会影响一个人自我存在的意志与能力，于是心里的自我防卫机制会不知不觉发动起来，心理自我防卫机制产生一种负向的防卫。其中的一种负向的防卫就是“解离”（dissociation）的疾患（一种心理现象，把会引起人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活动中“分解离开”出来，以保卫自我。经由这种解离之后整个人格会暂时失去他的整体性，就会出现记忆、意识、自我认同或其他人格上的变化）。其中一种解离的亚型就是解离性失忆症/（Dissociative Amnesia）又称心因性失忆症，心理因素上的引起的，其中如果忘记之间前后的状况，叫做局部性失忆症，对个人的整个生活背景，包括姓名、家人、住址都完全忘记，那就成为“全盘性失忆”。香菱在孩童时期遭受身体、心理暴力攻击与虐待的阴影之下，而其这种冲击极度的、相当突然的，五岁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没有这样的经验，对她强烈的害怕、无助、惊恐状态，引发了心理自我防卫机制产生一种负向的防卫解离，形成解离性失忆症中的全盘性失忆。第七回，脂砚斋：伤痛之极，亦必如此收住，方妙。读者应该明白有许多人在艰苦的状态下为了庄严地活下去，是多么艰难、多么的辛苦。香菱在薛家的状态仅亚于原生家庭，是能够领略到幸福的滋味的，是有意识、能领略生活滋味中幸福阶段。

香菱因为被拐而产生创伤后的精神伤害，并且经由解离造成个人对个人的整个生活背景，包括姓名、家人、住址都完全忘记的全盘性失忆，但是因为她的家族遗传以及天生禀赋支撑让她度过可怕的阶段，她的心理创伤并没有严重到真正的疾病的程度，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如果林黛玉被拐会怎样？）（心理疾病可能出现的新疾病失智、失控）香菱回到正常秩序的生活也能回归正常。

1. 人生主场的曲折：从香菱到秋菱

冯渊应该给香菱全部的幸福，但是阴错阳差香菱跟了薛蟠。薛蟠是一个可爱的人。

《红楼梦》中大家子弟一定会三妻四妾，这是无法避免的婚姻形态，事实上林黛玉也接受、认同这个事实。苏轼是在一边和朝云在一起，一边在思念妻子，他的深情为后人称道。不能用现在的爱情观、婚姻观来否定古人的深情。当然从现在的价值观、爱情观来看，嫁给冯渊比嫁给薛蟠强，但是这也未必。现在的爱情观是很不错的，但是人应该放宽眼界，用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世界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香菱在“香菱”阶段是相当幸福的。“菱花空对雪澌澌”，香菱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遭到来自夏金桂的欺压，导致一切都是落空的。从逻辑角度不能从结果来反推过程，结果的幸与不幸不能反推过程的幸与不幸。

香菱在薛家第一次出场是“笑嘻嘻”（第七回）的，明朗而快活，一点没有苦闷忧愁，与在拐子那里是很大的区别。周围人的都是很怜惜的她的。薛蟠对香菱是很喜爱的（第十六回）：

贾琏笑道：“正是呢。我才见姨妈去，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刚走了个对脸儿，长得好齐整模样儿。我想咱们家没这个人哪，说话时问姨妈，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头子，叫什么香菱的，竟给薛大傻子作了屋里人。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凤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苏杭走一趟回来，也该见点世面了，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我拿平儿换了他来好不好？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时候，他为香菱儿不能到手，和姑妈打了多少饥荒。姑妈看着香菱的**模样儿好**还是小事，因他**为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儿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才**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给他做了屋里人。——**过了没半月，也看的马棚风一般了**。”

他为香菱儿不能到手，和姑妈打了多少饥荒：薛蟠苦求，磨缠薛姨妈。（娇杏嫁给贾雨村，是连夜送去的）摆酒请客，娶妾的程序里最有心的一种。薛姨妈非常疼爱香菱，第八十回，因为薛蟠要打香菱，薛姨妈出面斥责动怒薛蟠（仅有两次对薛蟠动怒）。清虚观打醮时，香菱也有小丫头臻儿伺候的。香菱在薛家是她最好的生活样态，在完全没有法律保障之下（被拐成为黑户）最好的待遇。“马棚风”吹过马棚的风，稀松平常，相对一开始而言，从绚烂归于平淡，从浓情到平淡。第八十回，

香菱笑道：“奶奶原来不知：当日买了我时，原是老太太使唤的，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后来伏侍了爷，就与姑娘无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发不与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

薛蟠买回来是给薛姨妈使唤了。香菱服侍薛姨妈是有一年的时间。薛蟠是很有孝心，尊重母亲的人。这样的行为符合贵族世家的伦常教养，对父母亲、长辈由衷彻底的孝，是呼吸第一口空气的道德熏染，是微妙的环境影响。薛蟠纳妾是合乎伦理程序进行的，贾赦也是如此的。贾雨村的行为与薛蟠非常不一样，脂砚斋认为贾雨村是暴发户。

男女之情最终会沉淀为更为厚实的亲情的模式，将爱情升华，香菱是以这样的样态被薛蟠所爱。第二十五回，

别人慌张自不必讲，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

香菱在薛蟠心中的地位是应该被保护一员，是家庭成员中的一个。爱情可以如同水，让生命的得到滋养，化入生命中的，宝黛爱情就是如此。

第七十九回，夏金桂为什么折磨香菱，因为香菱是薛蟠的“才貌俱全的爱妾”。

第八十回，（薛蟠）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香菱**虽未受过这气苦**（夏金桂嫁进来之前没有的），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开。后来又有各种事端，薛姨妈提出将香菱卖掉，薛宝钗的插手，庇护了香菱。如果香菱被薛蟠欺压，能离开薛蟠应该是庆幸的（知道冯渊要卖的反应），高兴地，可是香菱在与薛蟠脱离关系的反应：“对月伤悲，挑灯自叹”，是被弃的怨妇的反应。薛姨妈、薛宝钗对香菱是很好的，薛宝钗为香菱起名，在第八十回提到：

香菱道：“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

这样的感受审美眼光极高，领悟力极强，有可能是来自薛宝钗。

第三十八回，大观园藕香榭旁边的联额：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大观园的联额后来也有**姐妹们**一起拟定补充的。这个对联有可能是薛宝钗来拟定的。

《红楼梦》的女子都是很写实的。香菱在拐子手里是艰苦的，甚至挨饿受冻，一朝进到薛家，在物质上有了极大的飞跃，对于一个小女孩是极大的抚慰。袭人：“…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也不朝打暮骂。”（第十九回）香菱是真正的妾，物质待遇肯定比一般的丫头高，第六十二回提到：

香菱道：“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儿才上身。”

“我**虽有几条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样；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

衣饰品级与薛宝钗同级。后来用袭人的衣服来掩饰，袭人的待遇挺高的。香菱如果嫁到冯家，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类似于母亲的薛姨妈，类似于姐妹的宝钗，以及对她很好的薛蟠。薛家给了香菱温暖、安全、保护、丰饶、富足，所以后来第八十回，被夏金桂排挤，薛姨妈决定卖掉香菱，香菱的反应：

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只不愿出去，情愿跟姑娘。

夏金桂，出身于薛家门当户对的，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被溺爱，教养的缺失的结果。贵族世家在教育不当的情况下，没有子嗣继承的情况，导致整个家族的毁灭，感慨末世的悲哀。贵族世家到了末世时候，没有以一个严格的正规的教育训练他们的子弟，给予溺爱就会产生一个败坏家族的不孝子出来，夏金桂是其中最可怕的一种。

第五回，人物判词

却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后面书云：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藕败，双关配偶，夫妻。恩爱被毁灭。平生遭际：被拐、被夏金桂折磨。“两地生孤木”，拆字，“桂”字。“返故乡”：大去。六十三回，“连理枝头花正开”，冰山原则手法来暗示香菱的命运。

惜春

朱淑贞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春，莫遣纷纷点翠苔。

青帝：春神，夫为妻天，希望自己能永远幸福。没有得到保护，最终“纷纷点翠苔”。香菱的结果就是“水涸泥干、莲枯藕败”。第八十回

虽然在薛蟠房中几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今复加以气怒伤肝，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饮食懒进，请医服药不效。

香菱与薛蟠的关系：

香菱对薛蟠是有深深的依恋的。香菱在进入薛家之前是一无所有的，她演绎一种与其他大家闺秀不同的爱情类型。

1. 独特的爱情类型（上）

用一般常理来看，才貌俱全的香菱不会爱上粗俗的薛蟠。宝玉就是这样认为，第六十二回：

（宝玉）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

第十六回，贾琏认为：

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

背后私底下的评论才是最真实的，通常不会当着面说的，这也是人性，背后吐真言，真言通常就不会很好听。贾琏平日与薛蟠关系是很好的，可是客观评价他就是个大傻子，不会算计，有点傻气的人。对于一个事件的评论是有很多微妙的，对于一个女性嫁给一不怎么样的男人的事情时，通常是男性比较爱发出评价，是有一点酸葡萄的心理，觉得我又不比你差，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女神。（性别心理）

二知道人：“妒恨月老无知…玉碗金盆贮狗屎。”谢肇淛（明）：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唐代王维卖饼者妻的故事，内外具美的女性爱上一个薄幸的小贩。

香菱到底爱不爱薛蟠？如果爱，建立在怎样的条件上？

薛蟠是喜爱香菱的，在夏金桂眼里是“爱妾”，而且有许多夫妻恩爱的譬喻，第六十二回斗草时的“夫妻蕙”

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蕙’？”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满口里放屁胡说。”

第六十二回

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那面写着一句旧诗，道是：**连理枝头花正开**。注云：“**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

人与人的关系是变化的，薛蟠与柳湘莲的感情从仇人到生死兄弟。薛蟠被打，香菱出于情感对于一个人，自己爱的人受伤，对也好错也罢，是比那个人更痛。真正爱一个人，不会鼓励一个人往前冲，尤其是在冲的过程有可能受到伤害、付出代价，关心的是痛不痛，幸福与否，第一优先考虑是他的幸福。香菱哭到眼睛都肿了。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黛玉哭到眼睛肿得如桃儿一般，极度呈现黛玉痛在心里的反应。香菱真心爱薛蟠的，犹如黛玉爱宝玉一般，爱深情切的。因此香菱离开薛蟠日渐枯萎，失去了快乐。

爱情为什么会发生？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总而言之，我们爱的不是人，而是他的素质，我们不必嘲笑有些人老是要求别人尊重他的地位和官职，因为我们爱一个人也都是爱他不过占有一时的那些素质。”

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短暂存在一时的品质，当这些品质消失后，就不会爱他了，不必嘲笑有些人老是要求别人尊重他的地位和官职，尤其是他自己奋斗来的，那就是他的品质，是他的自我价值的一部分。

香菱爱上薛蟠，是因为她全部的人生、全部的价值都在薛蟠身上。香菱是薛蟠从拐子手上买的，进入到薛家，这样的际遇与反差比较吻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不可过度解读，小说人物是虚构的。）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1973年银行抢劫，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角色认同防卫机制，人质情结。四个条件：受害者对犯罪者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犯罪被害者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受害者有巨大的危机，恐慌无助，给予小小的恩惠，封闭隔绝的情况下。

薛蟠是出价购买，不是巧取豪夺，香菱不是被薛蟠绑架。香菱的处境与他也有相似，不平等权力关系里的认同体验，不限于犯罪学了，可以运用于广泛的实际生活。薛蟠与香菱二人也有，香菱在被拐的过程是被孤独的囚禁与暴力对待，处在巨大的危机，薛蟠买走她，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环境，其次香菱在传统的礼教生活中并不会接触外界的性别隔绝。香菱也并不是屈服的，而是高度认同薛家是她的唯一归宿，薛蟠是她最深爱的依靠。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最早的心理根据，新生婴儿对自己靠近最有力的成年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这个依附关系会效应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的成人。（进化心理学）

人的心理非常微妙，复杂多端。

薛蟠的优点很多。

1. 孝顺。

薛蟠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晴雯也是这样。）

1. 外貌。

举止粗俗，缺乏气质。

一顿饭的工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马，远远的赶了来，**张着嘴，瞪着眼**，**头似拨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及至从湘莲马前过去，只顾往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

薛蟠应该魁梧端正，充满男子气概。

第七十九回

宝玉问道：“定了谁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时，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笑道：“如何又称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因此才有这个混号。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也并没有哥儿弟兄。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宝玉忙道：“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时又通家来往，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叙亲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虽离了这几年，前儿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么，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又令他兄妹相见。**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遭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天，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又且门当户对，也依了。和这里姨太太凤姐姐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的很。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香菱道：“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宝玉笑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

行商：广州十三行商人，不是一般商人。十六回王家也是带有十三行的行迹，贾家当年修海塘。

夏家看上薛蟠除了门当户对，还有长相。

一见钟情风险太大，夏氏长得漂亮，却看不到她内在的风雷之性，胸中的经纬。第七十九回，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

1. 性格。

里外如一。第二十八回，

云儿又道：“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薛蟠道：“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嘱咐他，不叫他打你呢。”

一点没有强迫的金钱交易，且对她有疼惜。当初在学堂也是你情我愿的金钱交易。对柳湘莲流露出纠缠不堪的举动，并没有强迫对方。第四十七回

口内说道：“原来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一面说，一面乱骂。

薛蟠某种意义上光明坦荡的，不巧取豪夺。

就香菱而言，是他出钱买的。闹出人命，是因为手下下手太重。过失杀人与谋杀罪的区别，纵容手下，不加以约束，更重要的是，

第四回，

谁知自此间住了不上一月光景，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纨袴气习，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

“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今日会酒，明日观花**，聚赌嫖娼。

第二十六回，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

宝玉也是纨绔子弟。

仔细评估，薛蟠最早应该是比较质朴的人，薛蟠的坏是依照对贵族家子弟的高标准而言的：教养与品德、经史方面文艺和学术修养，从六朝以来像王谢大家族整个家庭运作就可以获得印证，一定要是“佳子弟”才能把家族一代代传承下去，而不会落入到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所以只有“富”是没有用的，还得有“贵”，贵就是心灵和精神的高度要求，要有贵族的责任感，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对上、对长辈实践孝道，对下要有各方面的典范的示范，成为下一代、下下一代一种指引，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所以，贵族子弟教养是非常难得，标准很高。“当日的坏”就是以高标准的道德规范而言，薛蟠当然不够格，意气骄奢，大族出身没有受好的教养的常有的弊病，恨铁不成钢的感慨。

贾琏，贾政理家代言人，对贾家贡献程度也很大。

二十二回，脂批：“比例引的极是，无怪贾政委以家务也。”

第四十八回，

平儿笑道：“老爷把二爷打的动不得，难道姑娘就没听见吗？”宝钗道：“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又是为了什么打他？”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老爷（贾赦）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处搜求。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叫做石头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拿着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因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他五百银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审美品位极高，不巧取豪夺。）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他到了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呢。这是第一件大的。过了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么东西打了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药上棒疮的，姑娘寻一丸给我呢。”

贾雨村为讨好权势，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贾家的门风与教养是非常严守的，不能做出巧取豪夺的事情。经得起法律与道德考验的人。被原著、脂砚斋评为暴发户就会做出不好的事。贾琏的好色只有这问题，在第四代玉字辈比较泛滥。第四十七回，

贾母也笑道：“可不？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提起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气。我进了这门子做重孙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个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从没经过这些事**。还不离了我这里呢！”贾琏一声儿不敢说，忙退出来。

贾琏的好色在贾家家族史也很少见的，贾家百年来是非常优秀、良好的家族。一个家族末世，精神不能维持在最高的标准，《红楼梦》始终都在感慨，我们家族是到了末世了，才会出现“爬灰”这样的现象。

因此透过贾琏、薛蟠这两个人物作为例证，他们始终都没有所谓的仗势欺人，而且都还是在一般道德标准来衡量都不算有大过的情况，也没有强迫别人、诈欺别人、侵犯别人，对贾家的男性应该换一个眼光来看。

薛蟠没有太坏，也兼具优点，能吸引一个活在社会真空状态，饱受沧桑的一个女性心仪是非常可能的。

1. 独特的爱情类型（下）

帕斯卡对于爱情的发生与动因的解析。爱情是可以与理性、客观能力并存的，并不是只要发自本能很强烈的感觉好像这个就是唯一人来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所以有人认为法就是在干扰这个世界感知或者是什么之类，这实在是非常粗糙不值得一驳的二元观，其实真正的爱一定要经营，懂得认识它的价值，才能知道怎样珍惜它，而且不要让她带来毁灭性和破坏性，让爱一直发生积极的正面的作用，无论对谁，对自己，对对方，对这个世界，真正的爱就有这样的一个内涵的。

薛蟠的缺点。在平民眼里薛蟠“倚财仗势”“弄性尚气”“性情奢侈，言语傲慢”（第四回）“素习行止浮奢”（五十七回）“气质刚硬，举止骄奢”（七十九回），然而却不算多大的人格缺陷。

薛蟠的真，纯真，里外如一。

第三十四回，“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说话不防顾，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

涂瀛《红楼梦论赞·薛蟠赞》：

薛蟠粗枝大叶，风流自喜，而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真堪绝倒也。然**天真烂漫，纯任自然**，伦类中（在同辈中）复时时有**可歌可泣**之处，血性中人也。脱亦世之所希者与？晋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谥曰呆，讥之乎？予（赞美）之也。

香菱的一字定评也是“呆”，“呆”并不是完全都不是好的。

薛蟠表现出来一种率真。

“法国文学式的真诚”：对自己及他人来坦诚自己，承认自己伤风败俗，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向人们袒露，个人是可爱的，对于人性并不是可敬的。

薛蟠对朋友很好的，特别慷慨。第十三回，秦可卿出殡，

可巧薛蟠来吊，因见贾珍寻好板，便说：“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做什么樯木，总是潢海铁网山上出的，作了棺材，万年不坏的。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的，原系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用。现在还封在店里，也没有人买得起。你若要，就抬来使罢。”……贾珍笑问道：“价值几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两银子只怕没处买；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银子作工钱就是了。”

第二十六回，

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西瓜，**这么长这么大**的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罗猪、鱼。你说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就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可巧唱曲儿的一个小子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何如？”

薛蟠对柳湘莲的赤诚，肝胆相照，为他谋划婚姻，听闻他出家痛哭失声。

脂批中薛蟠常用“呆”字，做称号。第四回脂砚斋：“人命视为些小事，总是刻画阿呆耳。”“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兄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第二十五回：“从阿呆兄意中，又写贾珍一笔，妙。”第三十七回：“必得如此叮咛，阿呆兄方记得。”

他在物质上看得不重，没有心机算计。第七十五回：“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

薛蟠对于香菱来说，也许看到了从来没有的真正的可靠，对于一个吃过那么多的苦的女孩子，有这样一个人不用提防，不用猜忌，他说出的话是从内心里说出来的。

香菱自己的个性也有“呆”，二人有一定的共通性。“呆香菱”“呆头呆脑”“呆子”“呆香菱之辛苦”“诗呆子”。第四十八回脂批：“今以呆字为香菱定评，何等**妩媚**之至也。”呆：不懂算计的傻气，纯真的憨态。香菱吃了这么多苦，人格没被扭曲的原因，心思没有过分的敏感脆弱，不多心钻牛角尖，伤害自己。香菱内心有一种厚实的均衡。

涂瀛《红楼梦论赞·香菱赞》：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无眼耳鼻舌心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故所处无不可意之境，无不可意之事，无不可意之人，**嬉嬉然莲花世界也**。其殆袁宝儿后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为炀帝妃，一为呆霸王妾，帝之与王其号岁殊，其名贵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即古之帝与？嘻嘻！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

香菱的莲花世界崩塌，因为夏金桂而离开薛蟠，他可以忍受被拐，被打，却不能离开薛蟠。

二人是佳偶，被称为“并蒂花”，两朵花分开，并有一朵死去，二人展示出一种独特的爱情故事。因此读小说看到更广的世界，更耐人寻味，更匪夷所思的世界，也因此能感觉奥妙的宇宙万象，二人虽然不是浪漫的爱情，香菱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深刻用命，在用自己的生命爱薛蟠，所以失去薛蟠就会命悬如丝，最后香消玉殒。

人间的爱有很多很多种，而且都一样深刻。因此让我们大开眼界，对人性的理解不是只有非常狭隘的一点，是自己偏执在一种自我限制的狭隘里。这样的一种爱情形态非常非常发人省思。

1. 总结

一种解读：香菱五岁被拐，没有受到心灵的扭曲，显示出香菱性格的麻木不仁。

第四十八回脂批：

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青年罹祸，命运乖蹇，至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

太晚的教育是香菱的最大的缺憾，使她流入市俗，因此香菱实际上是旗鼓相当的，她的内在不够丰富的，心智的程度（能力、见识、见解）的相似，一个人再怎样的根基不凡，资质优越都不能凭天赋就知识丰富、才资出众，就是所谓的做高一层，香菱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俗”是没有受教育者很难避免的宿命，当然美丽善良的香菱也不例外，不过这固然是她不能回避的一个缺失，然而这样的却是在她个人独特的遭遇里又带给她一个力量（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又是一个人性的吊诡。抵挡艰苦现实她很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某个意义来讲，香菱的失学、失教固然是缺憾，可是使她一直保留原始的韧性，这样的韧性就是“无眼耳鼻舌心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以至于达到“嬉嬉然莲花世界”，如果懂得学问就会使她不会叩问，追寻，探寻人生的意义，开展灵性，可能进入一个本质层次的思考；也更容易进入愤懑不甘、怨囿、嫉妒、虚无茫然，甚至自卑自怨的状态，这样的心理纷扰的参照点就是补天石。第二十五回：“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脂批：“所谓越不聪明越快活。”《石苍舒醉墨堂》苏轼：“人生识字忧患始。”

香菱的不识字反而会减少忧患，或者处在忧患之中而不自知，可以不被悲喜痛苦所折磨，这些悲喜痛苦就经过她，轻轻地拂过她的一层遭遇，但是没有进入她的心里面改变她的人格，所以就这一点她的“呆”使得她减轻重量变得可以忍受，而她的苦也反过来使她的“呆”焕发出一种很可爱的傻气，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妩媚”。

香菱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

存在可以不问意义和价值的，只有好好在每一天的当下去领受存在的喜悦，某一天有了苦涩，那就在苦涩中去品尝，到了第二天就忘掉苦涩迎接新的一天。她领受的苦难是没有报偿的，而是苦难本身就是意义。

香菱的代表花是荷花、莲花。莲花象征意义有两个：“出淤泥而不染”，表示性格高洁；在人世间保有一种自我的清新而不与世浮沉、同流合污。香菱不识字，后来才学习的，“出污泥不染”的力量来自于“呆”字、“憨”字所呈现的一种质朴的纯真，让一个人不堆叠过去的种种，也不和周围的人比较，因此她没有**相对被剥夺感**。这种心理会造成人心的困境，愤懑、浮躁是重要的原因。远离红尘纷扰，不会去计较，接受现有事实，珍惜拥有的，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世界在改变，过多的比较，不是让你更积极奋发，而更不平衡的，甚至充满仇恨，进应该自觉，这不是正确的、健全的一种方式，应该要很快地把这些想法当成病菌、病毒洗干净。香菱放在这个时代来讲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香菱在这样一个“呆”与“憨”的妩媚之下活在当下，领略每一个存在的生命之意，如果苦涩，不能改变就认命吞下；如果甜美，就非常欢喜的饮用、回味也感谢有这样一个甜美的赏赐。阴暗时，自在的蛰伏，不必埋怨不甘，光明时，随着光波飞舞，其实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爱情是一个人很大致命点。爱情可以是一个人生命的礼物，而不是一个人毁灭的因素。生命的存在的意义应该是追求一种完满，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的充盈和一种价值意义的实践，当人有一种想法和感受，识破坏人完满的感受、让人感到欠缺、不愉快、虚无，这时就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现在这种状态其实就违背生命的正确的方向的，然后进行自我调整。只有自己的努力可以拯救自己。无论是怎样感受人生，实践存在的完满，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功课。香菱用她独特的方式在小说家的笔下展演出这样一个人生，它的意义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解释。

人物论——袭人补论

1. 袭人之命名探讨

（一）命名根源：花气袭人

《红楼梦》的命名，贾家子孙都有用祧名，玉字辈都是单名，例如贾琏、贾珍、贾珠、贾环等等。唯独贾宝玉是两个字，贾宝玉的命名问题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就贾宝玉是复名？其他人都是单名。一定有复杂的解释。  
 米克˙巴尔（Mieke Bal）《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当人物被赋予名字时，这就不仅可以确立性别，而且社会地位、籍贯等等。小说家取名字是有目的的。名字与人物特征可以展现某种联系。”

洪秋蕃《红楼梦诀隐》：“《红楼》妙处，又莫如命名之切。他书姓名皆随笔杂凑，间有一二有意义者，非失之浅率，即不能周详，岂若《红楼》一姓一名皆 皆具精意，惟囫囵读之，则不觉耳。”  
 袭人原名叫珍珠，可能是本名（卖到贾府的时候是有反抗意识的，是懂事的，不像香菱都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也可能是贾母取得，风格与琥珀等人一致，贾宝玉改名为袭人。林黛玉给丫鬟取得名字，风格都是一致的，凄美的意境：鹦哥改名紫鹃（杜鹃啼血），雪雁（雪中的雁子必死无疑），春纤，都很美好但是脆弱。  
 袭人是书中唯一提过三次名字由来的人。  
 第三回，黛玉刚来贾府，袭人初次与黛玉说话。宝玉因为“花气袭人知昼暖”而改名字。

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即把珍珠更名袭人。  
 第二十三回，贾政问谁取得袭人的名字，王夫人还帮忙掩饰，掩饰不过，宝玉又解释：花气袭人知昼（骤）暖。（《红楼梦》引诗出错：留得残（枯）荷听雨声。）

贾政便问道：“‘袭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拘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起这样刁钻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晓得这样的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丫头姓‘花’，便随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说道：“你回去改了罢。——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生气。”贾政道：“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

第二十八回，蒋玉菡念酒底的时候说了袭人的诗，触犯了她。薛蟠说袭人是“宝贝”，说明宝玉生活圈的都知道袭人是宝玉非常倚重、疼爱的丫鬟（爱婢），这是公共舆论，可见袭人特殊的身份和深厚情分。（思考：冯紫英和蒋玉菡都不知道袭人，但是妓女云儿知道。她怎么知道的？——薛蟠说的。）

薛蟠又跳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并没有宝贝，你怎么说起**宝贝**来了？”蒋玉函忙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说。”蒋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这‘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紫英和蒋玉函等还问他原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函忙起身陪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花气袭人知昼暖引自：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陆游《村居书喜》

花气：就是花香。花香特别这个气候中特别明显的。

第二十一回，

宝玉拿了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头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那个大两岁清秀些的，宝玉问他道：“你不是叫什么‘香’吗？”那丫头答道：“叫蕙香。”宝玉又问：“是谁起的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宝玉道：“正经叫‘晦气’也罢了，又‘蕙香’咧！你姐儿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个？”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日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儿？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这是宝玉的气话。

引述陆游这句诗来起名说明袭人配比这样的花，也配得上她这个人以及姓氏。第八回，脂砚斋冷香丸的“一阵阵凉森森的甜丝丝的幽香”：“这方是花香袭人正意。”袭人就是宝钗重像。以花为骨，以诗为名，呈现了袭人内外兼美的人格。  
 袭人历来为人诟病，因此名字也遭到了人们的曲解。曲解：

孤例：“飞来飞去袭人裙”，不是小说中命名来源，初唐诗歌，在全唐诗五万多，即便用到“袭人”有一二十处，只有这一处不好（本身是落英缤纷），其他都是在赞美花香。

增字解经：“盖‘花袭人’者，于‘似桂如兰’的‘花’气中，偷‘袭’无辜之‘人’，奸而近人情者也。”

袭人的传统文化根据。

“花气袭人知昼暖”给袭人怎样的人格特质？香和暖。

花，这个姓氏方便有更好的传统文化联结。

任何文化都是有成有毁。应该学习别的文化的优点，比如西方文化思想与文学批评的要求。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和使用文本（using a text）并不相同，读者固然可以自由地“使用”文本，但是如果想“诠释”文本的话，就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一个敏锐、有责任的读者要有责任先考察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  
 不要老是望文生义，用现在的语言理解古人。《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误解：可待：可以等到。实际上是可待：哪待、何必等到、不必等到。这些感受不必等到成追忆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珍贵。只是：限定范围 - 就在。 就在当时就已经惘然了。惘然：（反正不是无知的意思）  
 语言背后是更大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认知、习惯、价值观，古今相差更大。怎么可以一上来根据如今价值观就可否、臧否对方。认识对方要下功夫，先丢掉自己。  
 （二）命名根源：解语花

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林黛玉）

袭人怎样体贴入微，走入宝玉的心？“情切切”要有多深的感情才可以无私？解语：知音、知心，倾听需要无私。给对方最适合的抚慰和建议。“解语花”文化典故的来源：杨贵妃（杨妃又是宝钗的重像：“滴翠亭**杨妃**扑彩蝶”）。

第三十七回，拟题时：“…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亲近他…”

玄宗与杨妃在艺术之美，心灵共感的爱侣。（旷古希见的奇迹，帝妃之恋。长达十六年的爱情，唐玄宗对杨贵妃始终专一。在艺术之美、心灵共感上呈现一种美。）（“朕的贵妃如得至宝。”）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  
 清.张潮《幽梦影》：“美人之胜于花者，解语也，花之胜于美人者，生香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香而取解语也。”（拓展：“偷风不偷雪，偷雨不偷月。”）  
 袭人外貌：“柔媚姣俏”（能入贾母的眼）（第六回），“一二等的人”（七十八回） ，“模样儿自然不用说”（三十六回）。

第二十六回：袭人“细挑身材，容长脸面。”

第二十四回贾芸：容长脸，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

第二十四回红玉：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

袭人是斯文清秀，俏丽干净。

袭人的性格：“竭力尽忠”、“心地纯良、恪尽职任”（第三回）。而晴雯是妖巧艳丽。

第三回，  
 却说袭人倒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宝玉了。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心中着实忧郁。

袭人专注于眼前的工作，责任心极强。

第三回，

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

第三回，

这袭人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心中着实忧郁。

真诚是什么？表里如一，真心诚意？非常粗糙地描述，请问什么叫表里如一？如果用“表里如一”来判断真诚的话，那么薛蟠就是最真诚的人，可是问什么会那么讨厌他？你不会觉得这种真诚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一种人格价值，为什么？因为他把最内在不可告人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种生物本能，理当掩藏的比较低下的层面曝露出来了，这样的表里如一真的是一种人格价值的标准吗？不可能啊，它指向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动物一样（没有羞耻感，自然的表现它天生的样子。）所谓的真心诚意是一个真诚的基本定义，甚至接近于没有意义，很空洞的。“心意”：一个人的心只因为你问心无愧所以就代表真理的吗？看过太多的人他是真心诚意的讨厌某一个人，只因为他讨厌那个人，就可也给他分派好多缺点，其实对方根本没有的缺点，也可以投射给对方许多自己厌恶的特质，他很真心诚意，问题是他的心是被蒙蔽了、被扭曲了，看到的对象根本不是对方真正的样貌，可是却可以通过自己真心诚意的感受来决定。用真心诚意来讲问题真的是空洞到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句话，所以一个人的心是那么的深不可测，一个人的心是那么的复杂诡变？一个人的心甚至连自己都摸不透，请问怎么真心诚意就可以走遍天下？就可以代表光明磊落，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这么简单的话，我们的孔孟干嘛要这么的辛苦每天告诉你“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做到“诚”、“正”要下多大功夫啊，最后发展处一整套的儒家功夫论，如果单就真心诚意就可以了，那么做君子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干什么，曾子还要“每日三省吾身”？每天要检视自己内心有什么盲点，被蒙蔽的地方、阴暗的地方自己不察的，很辛苦的剥开自己，认识自己，然后改善自己，这是多么辛苦的工作，所以哪里说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你的心都被扭曲了，哪里就有问心无愧了，人要蒙蔽自己，人要自欺欺人是很容易的事情。明明是党同伐异可以说是在替天行道，人是怎样的可以为自己开脱，怎样的合理化自己的成见与自己的扭曲，所以不要再说问心无愧，因为你的心明明白白已经被扭曲甚至有了破损，还在说问心无愧，是难以让人接受。红学人物论述总是把黛玉、晴雯当做最率性而为的真诚，可是只要稍微的想想就可以知道不是成立的，里面有太多的漏洞、太多的空疏，实在是没有办法成为有一个推论、一个断言，但是大家都这么说。黛玉、晴雯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是率性而为吗？只要在长辈、权位者面前温驯合乎礼仪的，不能说是不对，因此不率性就不对了，也不能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是率性就说他是真诚，不要用粗糙而表面来想问题。既然人性是这样的多样与复杂、人与环境的互动又是多样而复杂，了解真诚要花多少的功夫才能够明白原来事情都没有那样的简单，所以要看“这袭人亦有些痴处”这句话，常被拿来断章取义就是会见异思迁、忘恩负义、得新忘旧，这都是好奇怪的推论，脂砚斋：“世人有职任的，能如袭人，则天下幸甚。”为什么这句话会被误解呢？因为世人只要有了成见就可以来污蔑他们不喜欢的对象，这就是日常非常常见的情况，因此要时时刻刻的进行自我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可是你不这样的训练你不会有长进。当你出口要批评人的时候先问自己：你做过研究吗？对对方够了解吗？知道事情的其他面向吗？然后你就会知道闭嘴吧。因为很多你都不知道，你根本没有花时间花心思研究。那你为什么可以随便批评呢？而这样的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做，不然一个人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信口雌黄，分析研究经典头头是道，很有道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性格、能力是在所有地方中都会呈现。我们要努力地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袭人来讲，她的真诚，比较接近“英国式的真诚”（英国人认为一个人把自己手头上的差使、任务全力做好，这就叫真诚。）有别于薛蟠的真诚（法国文学式的真诚），这种真诚更难得，特力林：“要达到真正的真诚要紧你最艰苦的努力才能做到。”把你手头上的差使全力以赴的英国式的真诚，这一种的真诚是更深刻的真诚，因为你的心与自我与外在的要求一致，所以要先得缩小自己，或者是超越自己，林黛玉和晴雯的真诚是把自己的心和自我感觉当做唯一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孩子式的真诚；袭人和宝钗的英国式的真诚更了解在我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你要看全面而且超越自己，而因此让自己扩大与外在的要求一致，所以说一般人所以为把林黛玉、晴雯歌颂的多么真诚的切入点，自己就要提醒你所忽略掉的一个盲点：其实这种率性的真诚是个人主义式的，它是把自我当作宇宙的中心，让周围社会环境来接纳自己、配合自己，结果才形成一个不受规范的超级主体，就是当国王。问题是为什么叫你当国王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当国王呢？然后再仔细思考，假如每个人都要当国王的话呢，那么结果会是什么？第一，就是分崩离析，一定是一片混乱，如果不走向这样一个境地，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节制，这就叫交互主观才能形成的一种客观的运作平顺的世界，所以晴雯与林黛玉可以那样个人主义，像小孩子惟我独尊的率性，这一种真诚是一个很初级的、小孩子式的真诚（唯我独尊），这并不是一种人格的价值，只是一个在自己很受宠的特殊环境下被放纵出来的一种人格特质。但是人格特质并不是人格价值，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如果能成为人格价值的倒是英国式的真诚，它是把心与自我加以开放，去接纳、理解、适应、配合外界或别人的要求、需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人和我一致中达到自我的扩大和提升。（“大灵魂”：不断地往更高的地方去飞翔，不是僵固地维持一个既有的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打破自己，让自己开放到一个更无限的宇宙。）  
“只有做艰苦努力的人才能达到所谓的真诚。”真诚绝不是像小子一样的那么容易，只要不开心就可以骂人或哭闹，如果这个叫真诚，那就太幼稚了。人性里真正能构成价值的真诚其实要经过最艰苦的努力。

第十九回，

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们家来？”

袭人没有奴性（“难道我家的女孩都要来做奴婢不成”），她“尽忠职守”，她甚至知道这样的工作，对于个人来说是有所压抑、有所牺牲的，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的事情，生在怎样的时代，生在怎样的环境、在怎样的当下，老天给你怎样的一种怎样的职任、使命，就要先把它做好，做好之后这个时代如果又给你一个别的幸运的可能，当然也要去争取。可是袭人没有别的可能，以至于在一种忍耐与承担里面努力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她的“心地纯良”使得她不愿意感受到“奴才命”那种压抑的时候，发出无谓的抗争，因为那只是在扩大事端，然后制造纷争，其实是于事无补、于己无益，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抗争。她认识到这一点，把自己受到的辛苦忍耐下来，所以她的委曲求全，就是在她的“奴才命”这样的兀自之道感受到。

第二十回，

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见他汤烧火热，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病，别想那些没要紧的事。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尽着这么闹，可叫人怎么过呢！**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的，大家什么意思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

第七十七回，

晴雯自由上来娇生惯养，何尝受过一日委屈。

袭人被小说家称之为“解语花”，当然不是她的会说话上，而是在她是一个顾全大局，不是一个直倔任性，随时在表达自己的感觉的人，所以她常常是不说话的，就因为她不想造次、信口胡说，往往表现的是一个沉默的人，她的“解语”是表现在她能够“解别人之语”，她的性格有体贴、温暖无私、可靠种种的品德上，因此她的“解语”是善解人意、善做解人，以至于她可以了解宝玉的性格，在宝玉可以下规箴的地方提供一些建议，这是一个善于观察、善于体会，而且出自于一个真心诚意的人才会有的一种表现，所以善解人意当然比起生“香”，一种纯粹的愉悦的感官的芳香来得重要得多，这就是美人胜过花的地方。

第二十一回回目：贤袭人娇嗔箴宝玉，是第十九回的延伸。袭人采取的方法：“柔情以警之”（第二十一回）。

解语：都是对宝玉的规谏与规劝有关。

袭人规劝内容：第一件，不可信口荒诞之说；第二件，做出喜欢读书的样子来，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不要吃人嘴上的胭脂。原则性的总结：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不任意任情”这也是一个人要想超越自己，就要先约束自己，缩小自己，甚至“不要把自己看的该死的重要”。这样无论是做人格的提升，或是在现实世界中减少无谓的纷争都是有价值与意义的。在这样的一个原则性总结后，脂砚斋有一个批语：“总包括尽矣，其所谓“花解语”者，大矣！不独冗冗为儿女之分也。”袭人的解语是“大”的，从大局、大我、大的原则来着眼，不是着眼于个人的私情上，不是只是想要讨宝玉的喜欢。“儿女之分”在“花解语”的大相形之下，就显得特别小了，就有了高下之分了，可想而知，在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与相对应的另一句就是“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讲的就是林黛玉的故事。行为上的高低，“冗冗为儿女之分”有一点隐含指向这一段故事，在一个小天地（闺阁中）一对两小无猜的小情人之间没有任何狭邪，纯真可爱的浪漫情节，其实就是儿女之分，相对于袭人的“大”，其实就是所谓的“小”，是一个小世界、小心胸、小可爱，但是这不是一个对于宝玉来说未来、对于一个人的人格提升可以攸关的表现。袭人真的担当得起“花解语”的美丽比喻，真的就在为大局着想，为宝玉的整个人生未来设想的心胸。

宝玉与袭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第十九回，

宝玉笑道：“你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趣儿。”

“八人轿”：明媒正娶，嫁到贾家，当然以袭人的身份不可能有八人轿，宝玉是以这种说法来说明对袭人的感情希望将袭人天长地久的留在贾家的心愿，这一点宝玉没有对任何丫鬟表现。不要因为成见扭曲文本事实。宝玉唯一表示愿意“嫁娶”的丫鬟就是袭人。只有特别尊贵的人才有轿子坐（黛玉下了船就有轿子等着了，贾雨村没有轿子，妙玉到贾家也是派轿子）。脂砚斋：“调侃不浅。然在袭人能作如是语，实可爱可敬可服之至，所谓‘花解语’也。”袭人在这一章规谏呈现“花解语”中呈现一种可爱可敬可服的特质，从而得到一个一个定评“贤”。第二十一回脂砚斋也在“贤”字后面批说：“当得起！”从文本到评者都在告诉我们袭人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但是读者却是这么背道而驰，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脂砚斋：“不独解语，亦且有智。”“可谓贤而有智术之人。”

第三十六回，

薛姨妈道：“早就该这么着。那孩子模样儿不用说，只是他那行事大方，见人说话儿的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倒实在难得的。”

外圆内方，应该也算一个比较理想的人格。

第三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姑妈倒别这么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要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话没说了，引的贾母众人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宝玉在屋里也撑不住笑了。袭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

第四十六回

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了，袭人听了，说道：“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

这是一句逾越份际的一句话。（居下流而讪上者。）

第二十回，脂砚斋：

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

袭人姓花，延伸到传统文化“花气袭人知昼暖”，“暖”这个字构成了袭人的人格特质，再加上“香”，然后花又延续到了杨贵妃的典故“解语花”，这个“解语”也在呈现了袭人的“暖”的这个特质。“解语”与“袭人”是由花延伸出来的两个词，二者彼此互相定义，而这就是曹雪芹调动了背后的庞大的文化资料库所折取得一种命名上的用心，这一点要回到文化背景与脉络上才能把握。

1. 又副册之冠

袭人是兼具身份地位和性格特质这两方面而得到的又副十二钗之冠。脂砚斋：“晴卿不及袭卿远矣。”

袭人和晴雯是贾母所与。

第六十五回，

兴儿：“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大了，未娶亲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

袭人的性格是如此的守礼与自爱。初试云雨的事被许许多多对袭人有成见的人大加发挥了。贾府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袭人这样做究竟有问题没有，回到时空背景来理解。

第六回，

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着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说到云雨私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素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比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

素：一直以来。强：勉强。

“亦不为越礼”，脂砚斋：“写出袭人身份”。后期袭人极其守礼的，尤其是在王夫人给她把月钱提上来以后，在第七十七回，有描写这一两年，袭人将贴身伺候宝玉的事交给晴雯。

宝玉除了亲近袭人，而且非常信赖袭人，例如，宝玉将春梦这个羞于告人的秘密告诉袭人。（和张生将莺莺给他的信拿给别人看是大不相同的。）晴雯不是宝玉的知己，宝玉派晴雯送帕，就是怕袭人拦阻，因为，袭人一定会意借帕传情，背德违礼的行为，而晴雯一直没有意会“一路盘算，不知何意”。真正懂得宝玉的人是袭人，了解他的所有心思动机。宝玉的“八人轿”的话表现了对袭人的尊重和承诺，贾雨村的行径虽然草率，却合乎礼法，与秦钟、张生之流不同，宝玉做出这样的承诺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思。美国华裔汉学家：

长期以来，轿子就是丈夫把他的新娘接到丈夫家的唯一合法的载御工具，如果是由其他的工具接去，就不会被看作是合法的妻子，在家人、亲戚眼中的地位很不体面，因此所谓用轿子抬来的，就表明她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和法律的保护。

宝玉提到这句话就清楚表明宝玉清楚认定袭人将来是他的妾室，用八人轿不可能用在纳妾礼法，就是极其认真、郑重的一种升级版说法。

黛玉与袭人的妻妾关系，两人都是二月十二的生日。二人关系很好。

袭人的人品志量深受宝钗欣赏。

第二十一回，

袭人叹道：“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儿，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袭人也受到黛玉的赞美。

第二十回，

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唤呢。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揎他，可见老背晦了。”

脂批：“袭卿能使颦卿一赞，愈见彼之为人矣。”

林黛玉在过渡仪式之前很少赞美别人的。林黛玉与袭人不是敌对关系。宝钗生日，凤姐暗示小旦像林黛玉，宝玉不敢说，宝钗不肯说，湘云就直率地说了。宝玉两面不讨好，宝玉去悟道，林黛玉找的借口就很有细节了，反映一个常态。

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故以寻袭人为由，来视动静。（第二十二回）

这句话一笔带到，合理的不太突兀，不会让别人觉得别有居心，说明“寻袭人”是名正言顺的，很自然很寻常的事，反映了一个常态，不用特别说明。袭人和林黛玉二人关系极为密切的。

第三十六回，

林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儿。

第三回，

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们哥儿的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所以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状你多心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

二人初见。“袭人在床沿上坐了。”主奴之间不可同位而坐，但一直守礼的袭人同坐细细宽慰黛玉。

对于袭人来说，袭人坐在床沿上只有是和宝玉一起坐在床沿上。  
 第二十九回，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眉眼都变了，从来没气的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呢？”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急，方才吃的香薷饮，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  
 第六十四回，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

第六十七回，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屋里。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闲时过去劝劝。”

作为黛玉的重像晴雯与黛玉的关系究竟如何？第二十一回，

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说话，只见黛玉进来，**晴雯便出去了**。（尴尬的反应。）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都“扑哧”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诉我，我不问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们两口儿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息和息。”袭人**推**他道：“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呢？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袭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袭人道：“你老实些儿罢！何苦还混说。”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着嘴儿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罢了。

林黛玉前半期就是孤高，目无下尘的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在动作上如此亲近行为。动作行为暴露二人的关系，二人两个“拍了拍”、“推”等动作。而晴雯在林黛玉一进来是出去了，说明二人关系很疏远，之后三个人在屋里说说笑笑。第十九回宝玉的“八人轿”、第二十二回林黛玉的“嫂子”，说明众人对袭人身份的认可，实际上她是众望所归的，且建立在真情的事实上的。袭人与贾宝玉从初试云雨的感情，一直是深厚的。

第十九回，花家想利用贾家宽厚，赎袭人回家。

因此哭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人家儿，不过求求，只怕连身价银一并赏了还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儿也不能那么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就死心不赎了。次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个光景儿，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

这是宝玉与袭人的白日的表现。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里，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

脂批：

叠用四‘自己’字，写得宝、袭二人素日如何亲洽，如何尊荣，此时一盘托出。盖素日身居侯居侯府绮罗锦绣之中，其安富尊荣之宝玉，亲密浃恰勤慎委婉之袭人，是分所应当不必写者也。今于此一补，更见其二人平素只情义，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子兄长欲为赎身角口等未到之过文。

“意外之想”：深厚的情感，可以做姨娘。二人平素情谊深厚。

宝玉笑道：“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袭人笑道：“悄悄儿的罢！叫他们听着作什么？”

脂批：“想见二人素日情长。”

第二十二回，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袭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

第二十六回，

如今且说宝玉打发贾芸去后，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怎么又要瞧觉？你闷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见说，携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

宝玉在最危险的时候，晴雯的反应描述：

第二十五回，

看看三日的光阴，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合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着将他二人的后事都治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这几个人更比诸人忘餐废寝，寻死觅活。

贾母、王夫人为宝玉而哭，贾琏（夫妻感情深厚，人性的复杂）、平儿为王熙凤哭，袭人为宝玉而哭，没有晴雯的踪迹，完全比不上袭人，没有出现在这一群反应激烈的人中。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话？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更不免也着了忙，因问怎么了。

晴雯的反应：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

晴雯在怡红院担任的是宠姬与美妾的功能。

大观园丧钟敲响了，支撑宝玉的支柱。第七十八回，

“不如还是和再与黛玉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

百年以来，民族、文化受到很多的冲击，人们忙着要求生存，忙着应付很多历史的困境，以至于在失去的传统依据之下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去西方的一些思考，于是在非常混乱情况建立一个基本上是两头落空的某一种价值观。我们这个时代如同席卷了欧洲两三百年一样，一样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所以说只要放纵个人，就觉得在实践人格价值的一种表现。可是，这是错的，放纵自我只是人格的一种样态、一种人格特质，绝对不可能是人格价值。

个人主义的问题，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女性主义不需要幻想》：“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人抽象化的精神法则，忽略掉掩盖的现存人与人在阶级、种族等方面不平等的事实，引导人们从自然的、生理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社会的、人为的角度思考问题。”

圣修伯理《风沙星辰》：“每个人必须审视自己，教给自己生命的意义，有些东西并非需要发现，而是必须加以铸造。”“铸造”就是要去思考作为一个人怎样才有价值，于是你认识到这个价值，去打造自己的性格。所以性格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在一个价值引导下努力追寻的，不是唾手可得，不是只要你的生理、你的自然怎样就可以得到的，也因此当你在铸造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甚至很有可能违背你的生理和你的本能层次。比如你自然生理上很爱生气，不是顺任自己的情绪就叫做自我，我如果愿意我就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宰，不要变成我的情绪的奴隶，就会朝着压抑、调节、控制自己坏脾气的面向，而这当然很不容易，要控制自我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个过程就是在违背自己自然的、生理的那一面，只因为希望让自己提升到更好的境界，希望让自己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希望自己的人格更有一种高度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人为什么要受教育、要学习、要反省、要为自己更好的人格在千锤百炼的铸造中付出努力的原因，而这就需要每一个自己去审视自己，人是不需要发现自己的，在个人主义里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生理的本来的自我了，可是更应该思考的是怎样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应该加以铸造。铸造需要三千多度的高温，三百公吨的锤击力量去打造，这不是容易的事，可是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借由这一点就是让大家明白，袭人事实上做到了这一点的，只因为在个人主义的情况下，不大了解到君子在铸造他的人格上付出的多少，也达到了多少。

别士：“作小说有五难：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卽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

读者要铸造自己的生命意义，分析追寻人性不可测的高度，再回来看小说家所刻画的君子，这就是要抛弃掉蒙蔽的，拿掉有色眼镜一种方法，所以提升自己也是一种让我们为你更接近伟大的经典的一种方法，无论是知识还是对于人格的了解都要作这样的努力。所以对于袭人有这样多的误解，说明诠释文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也使每个人去打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学习的成果不可或缺的付出。

人物论——晴雯补论

1. 晴雯——褒姒的叠影（上）

晴雯的重要的两个情节：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病补雀金裘。病补雀金裘这一段情节是许许多多读者对晴雯有很多的偏爱。

一个单一的情节固然可以从中引发非常多的感受、甚至联想，但是怎样为他定位，一定要有全副的版图才能得到很精准的判断。全副的版图建构不容易的。晴雯的重要的两个情节一般以正向地加以诠释，因此要调动许许多多对于人性的价值观来添加进去，但是人性的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会混淆到底是一个人格特质（客观现象），还是一个人格价值（值得人们作为典范），这两个价值常被不自觉的画上等号，但是这是很严重的误解。人格特质常与本能的自我画上等号，以至于人格特质就与能不能把一个自我的本能、直觉、所谓天然的部分充分展现出来的问题。在现代视野中，最容易被拿出来当作人格价值的给予过分的张扬的人格特质就是所谓的自我、所谓的个人，自我和个人却又被很粗疏的当作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一种固有的人的一部分，尤其是最顽强的、最基本的哪一个部分，在这样一个平面视野下，只要把人与生俱来的某一种天赋、本能、个性彰显出来，那就是一种人格价值。这里面有多少跳跃式的连接、多少以偏概全而不自知的逻辑谬误，而这是现代人很少去检验的，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切入晴雯的补论之前要分析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张扬晴雯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的时候，当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很率性的展现他的某一种自我的时候，而所谓的蔑视传统或破坏外在的规范为的都是自我的伸张，我们常把它赋予很高的价值，这样的逻辑推论，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问题：我所谓的平面的现代视野，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现代价值观里面我们以为有一种人性的内涵是古今皆然，古今皆同，意思是说从古到今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各种差异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种共通的固定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往往会被社会、传统压抑、扭曲，以至于抹杀了个人。但是有一种古今皆然、古今共通的一种人性内容吗？你的人性与我的人性有一个地方完全一样的吗？而且这个一样地方都是与生俱来不可能被外在所改变的吗？如果被改变那表示个人被摧毁吗？2.就因为有一个古今皆然、古今皆同的而且与生俱来只能被压抑、摧毁不可能被连根拔起，这个东西就与外在，包含社会、传统所形成的所谓的文化产生对立与冲突，以至于外在就与我们从小习染的概念、知识、规范都是在压抑我们个人的。（李贽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

但是人性的价值是脱离不了诞生以后接收到的知识和文化的一种塑造，所谓的自我本来就是一种先天与后天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所逐渐塑造出来的，你所谓的自我绝对不只是先天与生俱来，更不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其实后天教给你的。连爱情甚至欲望的本能这些其实都是后天建构的。“爱与其说与生俱来的本能，不如说是在社会形成的一种概念。”

霍尔（Edward T. Hall，1914-2009）：“文化深深地、持久地制约着人的行为，许多时候这种制约是不知不觉进行的，因而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那些始终被认为人性之体现的行为，其实根本不是人性的表现，而是特别复杂多样的习得行为。文化概念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它对于既定的概念提出疑问。”文化概念纳入到人性的构成进行思考很难被人接受原因就在于我们质疑了几个一两百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既定的信念”？“既定的信念”就是所谓人性和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人类的天性（nature），而有一种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不证自明，这样一种信念就衍生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

潘乃德（Ruth Benedict，1887-1945）《文化模式》：19世纪以来的一个错误观念：社会减少一分，那么个人增加一分，我就会越完整；个人减少一分，社会就会增加一分。玛丽˙道格拉斯：“实际上你的自我，很多都是来自社会和文化给你的养分，你的成就都是要在社会中的引导和发声。”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在社会里是不可能成就自我、实践自我的，人与社会绝对不是只有对立与妥协的这么简单的概念所涵盖的，实际上是在互相成就的、互相影响的，而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阐述概括的。

弗洛姆《人类破坏性剖析》：“没有与生俱来本性的问题。”“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确实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人类的天性，有这么一种构成人之本质的东西，并且认为这个看法是不证自明的…这个传统看法遭到环艺的原因之一，是大家对人类是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历史的研究看来，现代人跟以前各个时代的人是那么不同，以至于，如果认为每个时代的人类都共同具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人的天性”，似乎是很不实际的看法。人类史的研究又受到人类学的助阵，这一点在美国尤甚。研究原始人的结果发现在风俗、价值、情感与思想上，不同时地的人是那么不同，以至于许多人类学家产生了一个概念：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每种社会文化在上面各写他的文采。”不可以今律古，研究《红楼梦》不可以用现代价值观来思考。

拓展：真正的思想家做研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在思考人类的命运的问题，这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想解决这个世界种种乱象，希望提出一贴良方，都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命运来思考，没有这样的胸襟，读书是没有用的，也许能得到数十年的安身立命的资本，可是这是泡沫，所以眼界要开阔，心胸要开展，这个宏大的世界可以让人无尽的提升。康拉德˙劳伦兹《所罗门王的指环》：人类未来其实决定于要做狼，还是要做鸽子？其实人类只有做狼才有前途，狼有自我节制的本能。人类没有与生俱来致命的武器，在人类的本能里也没有自我控制的不能，而现在透过科学发展出比起狼的利牙更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如果没有自我控制，按下核能的按钮，那么人类就全完了。所以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忧心与警示，人类既然已经主宰了地球、这个世界，而人类面临造化的吊诡，所以后天的道德自持、后天的自我控制、意志节制泛滥的本能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必要再去鼓励人的本能了，人的本能已经非常足够了，怎样把这个本能用在正面的方向，这才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

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人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它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活动。”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必须把人类活动的体系或当时的文化、制度、生活环境等等纳入思考。弗洛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某天某时是某人‘诞生’的时刻，这种想法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最好把它放弃：人的诞生是一个历程。”诞生的那一天没什么了不起：每个人都是个很渺小的，少数亲朋为你存在而庆贺，这样就够了，这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诞生日，努力劳作就好了；这一天仅仅是形成生命面世的一天，而你其实在一直在诞生中，人可以随时再新生，可以更好地、更成熟、更健全的迎向一个宏大的世界。因此《红楼梦》里的人物也在逐渐地形成、逐渐的诞生，晴雯也是如此。我们认识的晴雯与其说是十六年出生在贾府的一个外在的环境，最后来到贾府，抱着她那天性不放最后遭到厄运与悲剧，不如说是你们所熟悉的撕扇子这个、病补雀金裘爆碳似的晴雯其实是一直在诞生之中，而且是在贾府这样的环境里面所诞生出来的。第七十七回提到晴雯“千伶百俐，嘴尖性大。”晴雯十岁进到贾府，十六岁病死，在这六年间诞生成我们熟悉的样貌。

1. 褒姒的叠影（下）

贾母将晴雯拨给贾宝玉，有给宝玉准姨娘的意味（贾府的风俗）。晴雯在贾母身边保持一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个性。晴雯的诞生一个前提就是贾府宽柔的家风，她受到贾母和宝玉庇荫而来的威势也因此分享了他们的权力。第六十三回林之孝家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

第十九回，

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

脂批：“娇态已惯。”

第二十八回，

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必是丫头们**懒怠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

第五十一回，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

第六十二回，

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烧了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什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呀。怎么装憨儿，和我笑？那也当不了什么。”

当一个人可以放纵人的本能无论是食与色这种情况，就是你现在的文化所给予你的，本能是一种很抽象、很不是实质的内涵的，怎样展现自己的本能实际上是后天文化的影响。“本能”只是不想约束自己的一种找的借口进行的自我合理化，用“本能”来合理化自己的不正当行为，也是现在的文化造成的。

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撕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少作点孽儿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起来。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宝玉笑道：“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搬出来，让他尽力撕不好吗？”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样孽。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

怡红院是物资与情感双重充盈乃至泛滥的人间乐园。在传统神话里想象的乐园一定有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愉快的地方**，所有的乐园无论是天堂，还是西方的净土，一定有一个地方是愉快的，而且所谓的乌托邦思想（乐园思想）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享乐主义**。这里有充分的物质挥霍，也有充分的情感给予乃至于放纵。

第十九回

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鬟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

脂批：人人都看不过，只有宝玉看得过。

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宝玉的爱物理论：人的好恶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满足自己的好恶的本能来损坏物品，这样也来物品就增加了心理功能，而不只是实用功能，好像提升了物品的感性价值。

误区：扇子撕破的声音虽然会带给晴雯这种奇怪的人的感性的满足，没有多大形而上的内涵（毫无美感可言，没有审美内涵而言，这样的美感有多大的价值）而且造成的心灵快感功能也只是直接的感官刺激，用一种瞬间爆发的响脆的声音，那一种穿透性、侵略性，像晴雯这种人可以获得听觉上的一时的快感，没有办法在心灵的充实和品位的提升上有所帮助。这样一个爱好真的值得赞美与鼓励吗？本能的快感为什么要被鼓励，何况通过破坏的手段来达到？

有人认为晴雯“役物而不役于物”，其实是错误的。撕扇子使扇子失去了创造性潜能，更受制于外物，因为没有扇子就享受不到快感了，而且快感如果想延续就要建立在大量的物资消耗上，那里有真正的主体能动性。

宝玉对于晴雯撕扇子产生的感官刺激的放纵“千金难买一笑”来形容，呈现出一种并不是平等互爱，而是君王宠爱姬妾的方式在纵容她。真正的平等不是这个样子。“千金一笑”在中国文化脉络里很早就与褒姒有关，褒姒的破坏性更大（亡国）。怡红院是一个具体而为的亡国之君在享乐。

“千金难买一笑”来自于一个亡国之君和一个红颜祸水的典故。何晏《孟子注疏解经》：

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为燧火大鼓，有寇至则举燧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燧。其后不信，诸侯益不至。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烽火征兵，兵不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王僧儒《咏宠姬》：“再顾连成易，一笑千金买。”

亡国的褒姒和“千金”的连接，冯梦龙《新列国志》第三回：

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至此俗语相传“千金买笑”，该本于此。

《新列国志》第二回：

褒妃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鸣钟击鼓，品竹弹丝，宫人歌舞进临，褒妃全无悦色。幽王问曰：“爱卿恶闻音乐，所好何事？”褒妃曰：“妾无好也。曾记昔日手裂彩缯。其声爽然可听。”幽王曰：“既喜闻裂缯之声，何不早言？”即命司库日进彩缯百匹，使宫娥有力者裂之，以悦褒妃。

《红楼梦》把有关褒姒的这些元素全部汇集到晴雯身上。

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南唐李煜《一斛珠》：“绣床斜凭娇无那。”

宝玉是处在亡国之君的行列里。正邪两赋的人在文化不同的家庭环境也有不同的发展。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倡，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

贾雨村为情痴情种的举例就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宝玉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对应人物就是这些人。正邪两赋是情痴情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不可画上等号。《红楼梦》绝非泛泛的一种作品，不可用贫乏的知识、粗略的思想来分析文本。

晴雯在曹雪芹所根植中华文化传统中晴雯的放纵不能当作一种人性的价值来面对，它是一个人格特质，这个特质在后天的文化里助长、诱发、纵容而因此如此之庞大，但是这算不算是人们向往而去努力的方向，从晴雯的下场，恐怕是否定的，它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环境，引导了一个如此晴雯的诞生，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固然有它当时的背景，也有它的合理性，合理并不代表它有价值。

因此回到传统文化认识《红楼梦》是非常必要的或者说是唯一必要的一条路径。人活着就要超越人性，人天赋的使命不是实践自我，而是超越人性。

人物论——薛宝琴论

薛宝琴展现明清时女性生命形态非常独特的一种，也是作者在清代文化社会脉络合乎逻辑的塑造。

薛宝钗在太虚幻境薄命司簿册从缺（正册从缺），出场较晚（从文本叙事）。

舒无：“薛宝琴不是什么主要人物，但是她的出场值得一说。她的出场很迟，是在第四十九回，在全书中已大大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她一出场，作者就用重笔浓彩，接二连三的大写特写。这同史湘云悄然出场，然后一笔一笔一层一层的勾勒晕染，正好成为对照。”薛宝琴从结构与人物塑造上的不同。红楼金钗都是很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缺漏之处，构成她的特色所在。

史湘云和薛宝琴的人物塑造对比。

薛宝琴是《红楼梦》里所有金钗里唯一没有缺点的人物；而史湘云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

第二十回，脂批：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之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巧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

脂砚斋认为外传、才子佳人故事中在塑造美女非常浅薄的呈现出小说家没有塑造人物的败笔，是很廉价的渲染。

俞平伯：“《红楼梦》所表现的人格，其弱点较为显露。作者对于十二钗，一半是他底恋人，但他却爱而知其恶的。所以如秦氏底淫乱，凤姐底权诈，探春底凉薄，迎春底柔懦，妙玉底矫情，皆不讳言之。即钗黛是他底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能算全才。**全才原是理想中有的**，作者这面镜子如何会照得出全才呢？这正是作者极老实处，却也是极聪明处，妙解人情看去似乎极难，说老实话又似极容易，其实真是一件事底两面。”

《红楼梦》中“全才”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薛宝琴，红学界人物论讨论最少的。这一个完美的美人却引不起大家的注意、鲜明的印象以及探索她的兴趣，这就很发人深省了。宝琴作为一个理想的全才，评点家也有一些关注：

谢鸿申：“宝琴清超拔俗，不染纤尘，品格似出诸美之上。”薛宝琴没有人间烟火气，超越个人。“贾母内有孙女孙媳，外有钗玉诸人，无美不臻，心满意足，**琴儿貌不能出众，不过泛泛相值耳**，必其态度丰神迥非凡艳，致人心折如此。作者嫌正写无味，故从贾母一边写出，令人意会也，乃所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四十九回，

又有邢夫人的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搭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时，遇见李纨寡婶，带着两个女儿，长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之从弟薛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妻，正欲进京聘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随后带了妹子赶来。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于是大家见礼叙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晴雯笑道：“你们还不快着看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个样子，倒象是宝姐姐的同胞兄弟似的。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带笑向袭人说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象一把子四根水葱儿。”一语未了，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因说：“咱们诗社可兴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一高兴起诗社，鬼使神差来了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们可学过做诗不曾？”探春道：“我才都问了问，虽是他们自谦，看其光景，没有不会的。便是不会也没难处，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袭人笑道：“他们里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探春道：“果然的。据我看来，**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

曹雪芹为这几家历代人名水字辈、人字辈、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历代人名从祖先到子孙能看出来似乎是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不能成为擎天栋梁的感觉。薛家的子孙到这一辈是虫字辈。

1. 非凡的外貌

宝钗、黛玉向来独占鳌头的**美貌**，在宝琴的出现后也相形见绌，让人感慨原来人外有人，让自己的开阔，容纳更多的事物。

第四十九回，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笑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耍咱们的。”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今儿你竟认他做亲妹妹罢。”湘云又瞅了宝琴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他还小呢，让他爱怎么着就由他怎么着，他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这点福气！你倒去罢，恐怕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说话之间，宝玉黛玉进来了，宝钗犹自嘲笑。

凫靥裘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制成的，是文化、经济、审美的集中创造出奢华的品物。这样的价值昂贵的品物有两种方法创造出来（需要消耗数量较多的普通物品制成，原来价值昂贵的材料制成的），在阶级社会等级制度与平民消费、平民审美进行区隔、差异。但是一方面会造成物质的浪费，但另一方面会开发出你所想象不到的美感与一种文化的进步。

随着科技发达、物欲提升，不必非要吃什么燕窝、鱼翅，这非常残忍的，现代人的寿命已经比古人有了很大的提升。古人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造成等级制所造成的分化虽然不公平，从后世之明来做对照。尽管在等级制社会会造成权力的滥用等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有权力的贵族会有所谓的道德责任感，创造非常优良的家风，而形成文化的承担者、推进者，甚至有人认为古代的历史，只有贵族社会才能创造出大传统，反而是平等的社会不会创造出大传统。就算有少数人享受特权，实际上消费还是有限的，远比平等社会所有人共同消费少得多。现代人的纵欲造成的整体损害更加强烈。节制我们的物欲，消费是多想两步，活的不要太自私。

人的问题也不是只有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公平角度来看，那么所有的人就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予的，即便心意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实际上的付出。亲子之间，都有这样的不公平，那么就都不要了繁衍。人的社会太复杂了，人的价值和道理也太多面，一味地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就会错失很多东西。

宝琴的美不会被凫靥裘掩盖，人与衣相印成辉。宝琴一到贾府能够压倒所有人，从外貌、受宠处境透过宝钗、宝玉都一一，他们变成众星拱月的星星。

第五十回，

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象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双艳图》其实是不存在的。作者用“双艳”其实来呈现宝玉与宝琴某一种特殊关系。

对比手法，宝琴之美凌驾了绘画名家的手笔，也说明贾家是一个文化涵养非常深厚，具有高度品味的贵族世家，所以贾母是以这样一个眼光来否定《双艳图》来类比薛宝琴的这样一种比较低层次的见识。仇英画的《双艳图》不可能画出凫靥裘，而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仇英并不是贵族出身，不可能有凫靥裘的见识，所以画里不可能有这样的衣服。以仇英的见识也没有办法见到养在贵族世家的深闺里通身贵族气派不食人间烟火的气度的仕女，因此也画不出来。宝琴的美只有这种贵族世家才能孕育出来，也绝对不是没有这种出身的人能想象与呈现出来的。

1. 聪明绝顶

宝琴的**聪明**也是凌驾了众金钗之上。宝琴“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李纨又道：“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众人都道：“也要做些浅近的俗物才是。”

《礼记˙月令》：“腐草为萤。”“草化”即“花”。贵族子弟对于经书都要熟读，传统教育极其深厚完备。

宝琴首先猜出来，将线索联结。林黛玉在聪明退了“一射之地”，其他人是“乃觉三十里”（“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1. 才华出众

宝琴**才华**出众。

芦雪庵联句，整首诗七十句，非常完整的一首联句。湘云（诗疯子）写了十八句，宝琴十三句，黛玉十一句，宝钗五句。

宝琴和黛玉共战湘云。宝琴比起大观园的诗社顶尖任务是不逊色的。

第五十回，

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才又敏捷，深为奇异。

姜琪《红楼梦诗》：“才调无双人第一，白雪红梅艳花魁。”以诗作为评论的手段是从杜甫开启，论诗、论艺可用诗这样的韵文来承载。

宝琴不仅美丽、有才华、聪明，而且**性格完美**。综合了诸家所长，有宝钗的圆熟沉稳，可是不深沉世故；有湘云的诚挚与坦荡，没有湘云的率直与风快；有黛玉的才华洋溢，但是没有她的孤高自许。宝琴明明有那么多遭嫉的、打压的条件，但是又偏偏性格完美到与周围融合为一体，而且她的极端受宠也没有引起别人的嫉妒。宝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范本，完全和别人不一样的。

第四十九回，

那宝琴年轻心热。

脂批：“四字道尽，不犯宝钗。”

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耍咱们的。”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我们这琴儿就有些像你。**”

1. 受宠处境

宝琴极其**受宠**。

第四十九回，

探春道：“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的，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孩儿了。”

王夫人已认了薛宝琴做干女儿，贾母喜欢非常，不命往园中住，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

宝琴凌驾众人的享受被宠的特权，外来之客中第一个享受这个特权是林黛玉，而宝琴的受宠凌驾于黛玉、宝玉之上。

第五十二回，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屋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也睡着未醒。

第四十九回，

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他还小呢，让他爱怎么着就由他怎么着，他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这点福气！你倒去罢，恐怕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

对于教养很深厚的贵族子弟，很少有“推”这个动作。宝钗是一个很稳重的人，而唯一推的是妹妹，即使是自己的妹妹，这也说明她稍微有一点失控了。这是整部小说薛宝钗唯一一次的表现出嫉妒多心酸酸醋味的样态，这是薛宝琴引起的。

黛玉一进贾府夺占了嫡系孙女的地位，宝琴一进贾府就是一个复制的现象，也是非凡的受宠。但内部的细节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回，

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

黛玉与贾母不是共用一个睡床，甚至不是同一个空间。

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贾母便说：“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姑娘暂且安置在碧纱厨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厨外的床上很妥当。又何必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宁呢？”贾母想一想说：“也罢了。”……当下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厨内**，宝玉乳母李嬷嬷并大丫头名唤袭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

贾母住在套间暖阁，宝玉住在碧纱橱外的大床，黛玉在碧纱橱内。这是传统大型建筑会有的一些基本隔间、隔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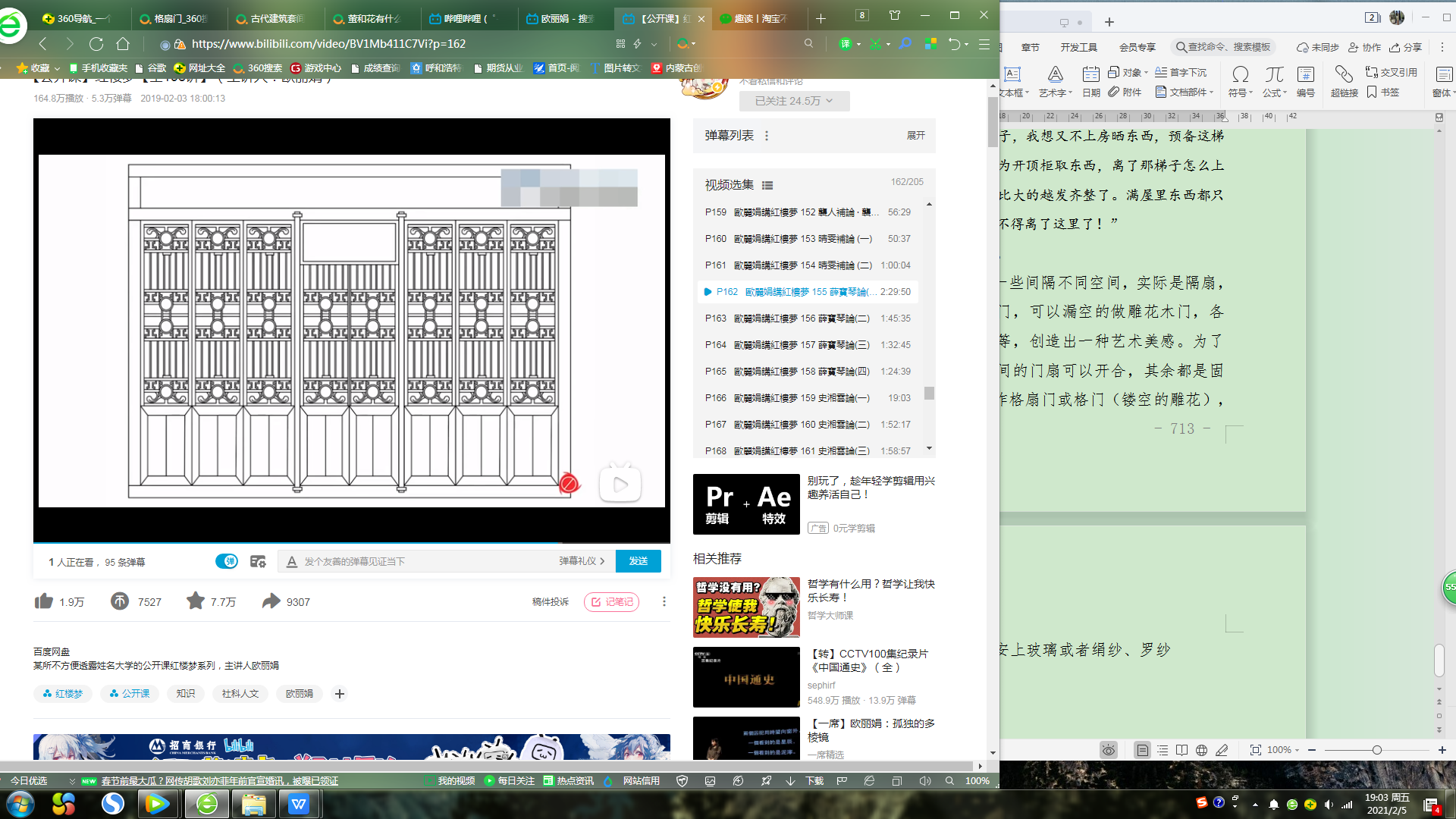
套间：是和正房相连的两侧的房间。在套间里隔出一个暖阁（睡卧空间）。

第四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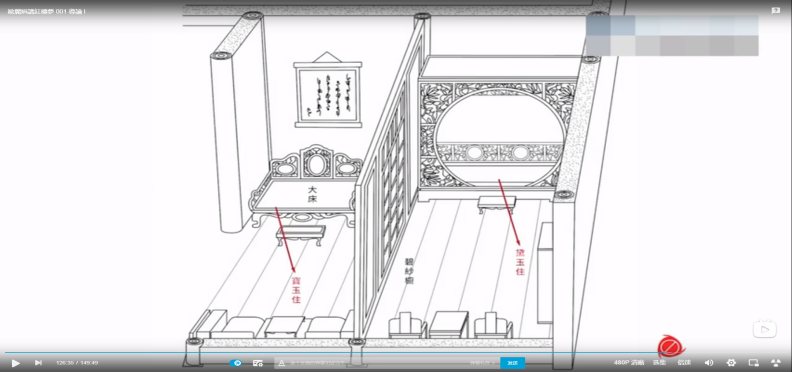
刘姥姥笑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预备这梯子做什么？后来我想起来，一定是为开顶柜取东西，离了那梯子怎么上得去呢？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满屋里东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了！”

贾母的正房非常宏伟宽大。

碧纱橱：可以相通的但有一些间隔不同空间，实际是隔扇，一层门，一般四扇到十二扇的门，可以镂空的做雕花木门，各式各样造型，例如流云百福等等，创造出一种艺术美感。为了区隔空间的连续门扇，除了中间的门扇可以开合，其余都是固定的。当为了区隔空间，就叫做格扇门或格门（镂空的雕花），中间一般会糊纸，富贵人家会安上玻璃或者绢纱、罗纱。

隔扇草图 恭王府

这样的空间相通性很高，两边声息相通，除了视觉、活动上稍做区隔。因此这种大户人家一定要面临的就是“隔墙有耳”、没有隐私的。（杨贵妃与唐玄宗的“密相誓心”。）

正堂 宝黛卧房示意图

隔扇是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落地门。

宝玉对黛玉说的“一床睡”（第二十回）“一床上睡觉”（第二十八回）就是这个概念。二人睡具是连接的，中间有隔断的。

宝黛二人虽跟随贾母，但还没有亲密到宝琴和贾母的关系。

第四十九回，

宝琴正在里间房内梳洗更衣。

第五十二回，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房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也睡着未醒。

贾母与宝琴同睡一床，且睡外侧，带有一种护卫与屏障宝琴的意味。比起黛玉莅临情况另有一种亲密。

第五十八回，

两府无人，因此大家计议，家中无主，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协理宁荣两处事件。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只得也挪进园来。此时宝钗处有湘云香菱；李纨处目今李婶母虽去，然有时来往，三五日不定，**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处有岫烟；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嘈聒，甚不方便；惜春处房屋狭小：因此薛姨妈都难住。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黛玉，自己素性也最怜爱他，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

第七十回，

碧月道：“我们奶奶不玩，把两个姨娘和琴姑娘也都宾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头去**，更冷冷清清的了。两个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寂寞了。”

分享：妙玉，奉给贾母茶所用的水，烹煮老君眉的水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是姑苏人，当地的文献五月的梅雨季节非常的精纯，大户人家会准备大翁，用来储存雨水，这种水被好茶的人视为珍品，因为这种水比山泉还来的甘甜滑润，有一个名字叫“梅水”，把家乡的水带到北京，她是一个很念旧的人。透过她的生活上的物质怜惜，似乎是往日的延续。

宝琴在很多方面很完美，命运也很好，《红楼梦》最幸福的人。她的风筝造型是大红蝙蝠，红：喜庆，蝙蝠：谐音“福”，祥瑞的象征，在前期是最幸福的，许嫁梅翰林之子之后的命运就不知道了。

薛宝琴非比寻常，最重要、最完美的一位金钗。曹雪芹作为一个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个人物之所以会这样，以及怎样的样貌结合的非常严谨。意思就说这个人是如何的人，以及何以至此都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调动了自己所有这个世间的道理以及对各种人性的复杂幽微专门为这个人量身打造一个专属于她一个人格因素的解释，这样的一个解释一定有个别性，但是也有共通性，透过薛宝琴的个别人物的独树一格、同时来了解她的共通意义上对于一般人来讲有什么启发意义。

薛宝琴之所以这么完美，除了先天因素，其实和她的后天教养息息相关。一个人单单天赋是不会成为这个样子的，影响他之所以成为如此这般，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所受到的各种后天的影响，以至于他会呈现出他现在这个样貌，而薛宝琴有她自己专属的，别的金钗没有的一个独特的际遇。

**构成宝琴这个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宝琴的教养完备，来自于一个贵族世家的一位千金，由于他们的经济资本导致他们也拥有高度的文化资本，贵族女性也受到很良好的教育，这是从六朝以来一个通则，上层家族基本上有足够的经、文化条件来使家族中男女从小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当然男女的教育也会有性别分工，女性偏向妇德，持家，做贤内助，男性朝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这方面要求，但是在传统的诗书教育方面都可以有很好的条件。

1. 诗书教养

第四十九回，

宝琴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

脂砚斋：“我批此书竟得一秘诀以告诸公几：野史中所云“才貌双全佳人”者，细细通审之，只得一个粗知笔墨之女子耳。此书凡云“知书识字”者便是**上等才女**，不信时只看他通部行为及诗词、诙谐皆可知。妙在此书从不肯自下评注，云此人系何等人，只借书中人闲评一二语，故不得有未密之缝被看书者指出，真狡猾之笔耳。”

“上等才女”：大家闺秀，“大家”是指“礼出大家”的“大家”，守礼尚义。“礼”：礼教，他们最基本的最文明的教育，使他们文明、优雅、内敛而因此带有一种尊严的基本的人格外在力量的来源。

第四十二回，

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极爱藏书。

薛家也是诗书名门。

一个家族绵延几代，如果不注重教育，用书中道理来提升子孙后代的性情，后变成非常可怕的“富二代”、“富三代”。对于世家大族，比起金钱，更看重的就是文化的品味，诗书教育带给一个人的高度的自我要求。当然诗书教育虽然是普遍现象，这也与家长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普遍现象不同之外，还有就是亲长的态度。）

第四回，

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祭酒；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至李守中继续以来，便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认真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

参照林黛玉的情况。

第二回，

（林如海）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生得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几个字。

“爱如珍宝”和“读书识字”似乎是有因果关系。一个人从小读书识字是和父母的爱如珍宝有关系的。

参照薛宝钗情况。

第四回，

（父亲）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

薛宝琴从小“读书识字”，应该与父亲“酷爱”有关系的。

薛宝琴的优越素质与教育背景有关，因为内在潜能很多是在年幼时开发的。

1. 商家出身。

薛家的商家是非常罕见的皇商。（动摇国本）

贾家与薛家不同：贾家承袭的荣国公随着随代降等制度逐渐的降级，最终只能通过科举取第来挽救家族；而薛家是皇商。

第四回，

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

内：内务府。帑：古代指收藏钱财的府库或钱财。

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卖买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销耗。

京都的生意：木材行（秦可卿棺木）、参行、恒舒典的当铺，可见薛家生意涵盖面非常广泛。

薛家这种皇商意味着和皇家做生意提供给皇室种种用品的商人。皇商是个专有名词，所谓的广州十三行商，其中最有权力的一个就是皇商，在广州专做国际贸易，政府特许的行业，这十三家要有强硬的后台、权贵的挑选，不是一般人得其门而入的。十三行商垄断欧洲西方贸易，其中又有一两个是由内务府从中出理其事（最有权的）。内务府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与皇室有关的种种事物。

对于薛家误解：普通商人、儒商，因此用商人文化、商人性格来解析薛宝钗性格是错误的，薛家非常的显贵的，这个“贵”字又带有一种高度的文化与精神、社会地位意涵在里面，与一般商人文化范畴完全不相同。

薛宝琴和薛宝钗在皇商的背景之下，还是有相通之处。

第四十九回，

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今在贾府住了两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见众姊妹都不是那轻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

宝琴在贾府住了两天“大概人物已知”，就是已经了解这些人的个性和特质，眼力非比寻常，薛宝琴与薛宝钗的这一面相似。

第二十七回，

宝钗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小红。**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丫头**，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

“**不肯**怠慢”：绝非泛泛之辈，和姐姐关系好。宝琴是心中算计过的，出于意志（认知、判断）才做出的选择。她懂得人情世故，而且经过取舍、衡量之后做的应对进退之道。

宝琴之所以有湘云的诚挚与坦荡，没有湘云的率直与风快；有黛玉的才华洋溢，但是没有孤高自许。

薛家既然是皇商，就不可避免的有商人的运作方式：

“易观市、来商旅、纳货贿。”（《礼记˙月令》）

宝琴在这样的家世涵养里多少耳濡目染获得了在群体实践中周旋应对的一种智慧，所以初来乍到两天就观察入微，大概“人物已知”，为了人情考虑懂得“不肯怠慢”，特别和其中出类拔萃的人更加的亲近，这里就多多少少有实际的人情考量了，宝琴绝对不是一朵不食人间烟火的“阆苑仙葩”，所以说她是藐姑射山的仙子，就忽略掉她根植现实人间的土壤里，且与她商家的背景脱离不了关系，她和黛玉的亲近也是在比较高下的选择，宝琴有与世间的社会层面直接相关的地方。

第二十六回，

那贾芸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他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

宝琴懂得观察、比较作出选择判断，而因此多少有差别待遇的人际之道，与贾府中家世背景相似的没有商业情况的家族的少女们很不一样。史湘云对人比较的没心的舒朗阔大。

贾探春：“有心”（四十六回）“最是心里有算计”（六十二回，宝玉）“好多心”（第七十一回，宝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人，因此被不负责任的宝玉认为是“算计”的人。

第四十六回，探春“有心”是小说家的客观评论，懂得察言观色，平量得失，对事情做最好的解决。探春在处世上有一个轻重缓急的精准判断，把事物去除人情的纠葛，从根本上在合情合理的层面上解决，探春在人与人的相处上是“姐妹兄弟中，谁和我好，我和谁好”（七十二回）。探春的人际关系准则是顺其自然的，纯粹的以两人相处的感觉建立交情。探春明明是精明玲珑的人，具有掌握本质，有坚强勇气抵抗人情的种种勒索的人，但是在人与人的具体相处上却又是顺其自然的“唯情主义”。

薛宝琴的世界比一般的闺阁元大得多。

1. 名士父教。

宝琴的父亲非比寻常，不只是像林如海、宝钗之父因为爱女儿让她从小读书，她的父亲除了是皇商之外，有一种名士的气派，带给薛宝琴一种名士的辽阔，以至于薛宝琴才会和湘云有那么像的地方，兼具湘云的优点。（湘云是一个名士派的人，“是真名士自风流”，不要“假清高”。）“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的不实指控，商人这个行业就注定要在外面跑，去洽谈、押货、去产地选货、验货等等，不可能在家里整天待着，就连在朝为官，无论是从政、从军都不可能夫妻日夜相守（“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商人外出很难带家眷的。

薛宝琴的父亲愿意将家眷带着，出门行商。破除陈规，颠覆了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思想，带着一个未出阁，在室女儿周游大江南北，跟着她全天下都跑遍了，使得薛宝琴在养出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虽然有心，却不会多心与算计。

第五十回，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给他求配。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说明，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了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

薛宝琴天下如此广大，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突破了空间囿限，走遍大江南北，这连一般男人都很罕见的（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忙着经济仕途）。这就使得她从小见的世面就很多，世界何其广大，天南地北，单单天气、风土人情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宝琴都一一能够观览，这对于一个人影响是非同小可，这也构成宝琴最独特的人格印记。

第五十回，

李纨道：“昨日姨妈说，**琴妹妹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该编谜儿。况且你的诗又好，为什么不编几个儿我们猜一猜？”

第五十二回，

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也没他那么好看。

西海：南海，买洋货：广州十三行，能够见到西洋的少女。宝琴甚至到海上去旅游。宝琴身上的特点很像欧洲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在贵族阶级非常流行的“大旅行”（最常去的是意大利、法国，当时很流行的时代风潮，对他们来讲，旅行，尤其是长途、长期国际旅行对于她们教养的概念是一个新增加的对于人格、胸襟、见识的培养，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也变成教育的一环）。“观上国之光”看到各国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于一个人的眼界和心灵的陶养，绝对不是单指读书思考所能达到的。可以证明两件事：第一，宝琴父亲疼爱她，愿意把女儿带到身边，观览四海，造就宝琴的不凡，第二，宝琴也是《红楼梦》唯一一个有资格用她担来负创作《怀古十绝句》

的最佳人选，到古迹发出忧思，和咏史诗不同。曹雪芹的非常严密的安排，其中有一个就是《交趾怀古》（交趾：越南）。宝琴从小走过的古迹不少，见得世面也多，做灯谜诗，借古迹来缅怀古人，包含一个俗物。

道路奔波对于一个人是一个很累的，经济条件足够就可以深度旅游，真正感受到地方风土人情到来的视野扩展，轻松愉悦的进行旅行。

可惜了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

薛父不是匆匆忙忙的奔波，而是轻松自在的享受旅途，充实人生，而不只是以赚钱为主。

宝琴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基本上是塑造宝琴性格的大功臣。所以请准备好，让自己变得更好，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人或生命的时候，再去孕育下一代。只有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再去孕育下一代，否则只是在复制庸俗的生命和平庸的生活，所以准备好，稍微懂得人生了，再来担负一个教养生命的责任。

“游”在训诂上的含义：康达威（David R.Knechtges，1942-）：“‘遊’字无论是写作‘水’还是‘辵’字部，它的本义是‘漂流’、‘旅行’、‘漫步’、‘闲逛’、甚至‘享乐’的意思。”

宝琴的际遇难得来自于她的父亲，难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性别区划，无论中外，男性都有一个性别共通性。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第二性》：“‘男性’是‘超越’的化身，女性则不幸被编排了传宗接代和操持家务的任务，那就是她的功用是‘内囿’的，可以说，女子的一生是消磨在等待中，这是由于她被禁闭在‘内囿’与‘无常’的囚牢里，她的生命意义永远掌握在他人手中。”（去性化）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宝琴幼随其父历览名胜，眼界阔矣。文士而得以壮游者，吾见亦罕，况处女乎！”

学者研究明清文化，形成的女性形象之一，走出闺阁的行游佳人。高彦颐：“‘足不出户’无疑是一种思想，但即使在闺秀中，旅行也是很多的，这些旅行的范围从长途的旅程，如陪伴丈夫上任远行，到和其他女性一起的短途游玩。”（从宦游）

1. 女子壮游。

宝琴的胸襟开阔、性格沉稳，与她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曹雪芹安插了一组诗，主题是怀古（题材的限定，亲旅其地）。典型怀古诗的特点：抒发主要是人类命运的集体感怀，也就是沧海桑田，古今的大变迁。严格说宝琴的怀古诗并不典型，不是集体人物命运的感慨，而是个别人物或其人其事的抒发，这个写法比较偏向咏史诗，这组怀古诗是一种复杂类型的结合，因此它的得失好坏不能够非常简单来判断。单单只就诗歌类型的典型规范和特征来说，咏史诗是在家里读书有感而发，但是怀古诗要亲旅其地，就这个基本特征来说，《红楼梦》有三个组诗出于一个人手中。

第一组，二十三回，贾宝玉的《四时即事诗》是即景诗；第二组，六十三回，林黛玉的《五美吟》（王昭君、绿珠、西施、红拂女、虞姬），纯粹出自于一个之手。第三组，第五十回，薛宝琴《怀古十绝句》，宝琴怀古诗多达十首。一一的历数，只有薛宝琴适合创作怀古诗。

脂砚斋评薛姨妈的话：“伏下回的怀古十首灯谜。”

第五十回，

探春也有了一个，方欲念时，宝琴走来，笑道：“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也来挑了十个地方古迹，做了十首‘怀古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姐姐们请猜一猜。”

这十首诗有三个功能：缅怀往事（咏怀），指射世间事物（咏物），真正的写作又在咏史；涵盖四个类型：咏怀、咏物、咏怀、怀古（诗歌题目又是怀古）。与《五美吟》纯粹的咏史诗不同。

第五十一回，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

咏史诗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到了唐代陈子昂就有咏史诗，还不算典型，一直到了晚唐时就奠定使用绝句的形式。宝琴用了七言绝句（晚唐咏史最喜欢的体裁，李商隐是其中代表）时融合了咏史诗的常见写法，不是怀古诗常见的套式。怀古诗一般用律诗（四联），起承转合比较能含纳古今的对照，绝句铺陈空间不够。宝琴的诗内容偏向咏史诗。

《赤壁怀古》在湖北，《交趾怀古》在越南，《钟山怀古》《淮阴怀古》、《广陵怀古》、《桃叶渡怀古》在江苏，《青冢怀古》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外），《马嵬怀古》在陕西。《蒲东寺怀古》在山西，《梅花观怀古》在浙江省湖州。

补充：

《马嵬怀古》

寂寞脂痕积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公认的答案，香皂。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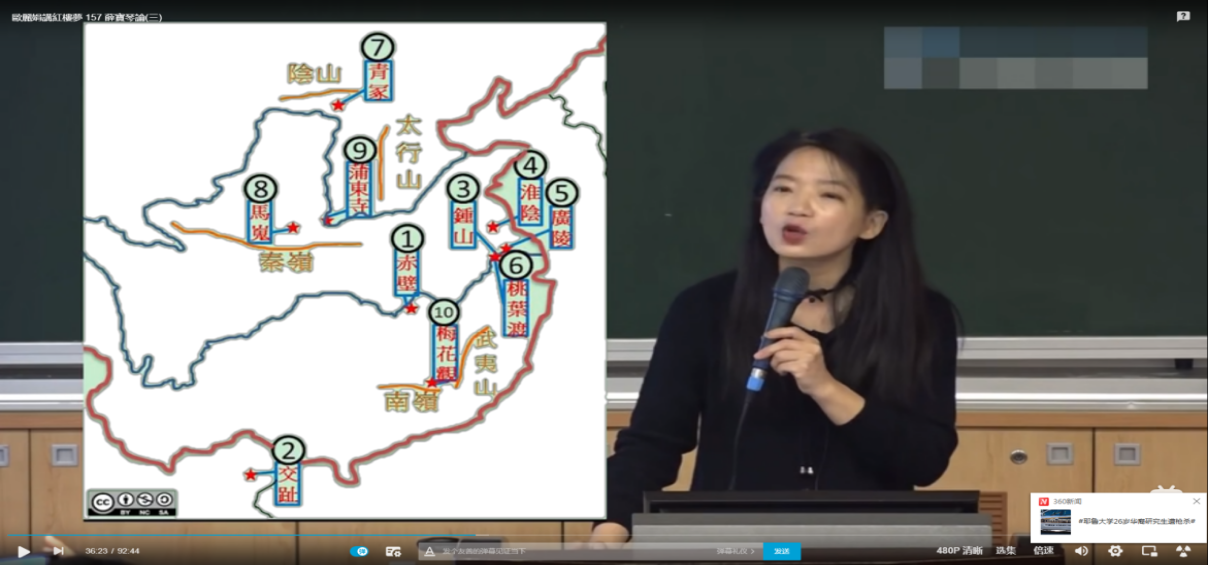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来自于《西厢记》《牡丹亭》，引起二人的针锋相对，并不是价值观的争锋。

黛玉忙拦着：“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人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宝钗听说，方罢了。

价值观完全一样，在传播途径里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删除。四个人价值观相同，大家闺秀的禁忌是文本，如果是舞台上的表演，或说书人的表演就可以欣赏。

薛宝琴的怀古地点：

清代的大半疆域大概走遍（除了新疆、西藏、东北区）。

薛宝琴的旅历：有山有水、有中原有边疆、有可考的实地、有无稽的虚构（梅花观、蒲东寺），清代趋向虚构的地点，会变得实地化。（日本力争杨贵妃死在这里。“入宝山而不自知”。）

脂批：“作者从不作安逸苟且的文字，文章中无一个闲字，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张新之：“书中诗词……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事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

怀古诗有它的美学上的范式。

朱庭珍《筱园诗话》：“凡怀古诗，须上下千古，包罗浑**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议论于神韵之中，则**气韵雄壮**，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识自见，始非史论一派。”

闺秀的手笔很难表达怀古诗的审美要求。

《西江月》：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梨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调壮**。‘几处’、‘谁家’两句最妙。”

……

因看这一阕《临江仙》道：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湘云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的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宝琴笑道：“**我们自然受罚**。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李纨道：“不用忙，这定要重重的罚他，下次为例。”

这首词与宝琴怀古的生命有关。歌咏柳絮。“声调壮”，与怀古的包罗浑含、气韵雄壮一致的。“汉苑”（北方）与“隋堤”（江南）“江南江北”，空间跨越的幅员，作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在大观园审美里不喜欢这种带有阳刚的、男性气质的诗词作品。两个原因：包罗浑含、气韵雄壮是不符合闺秀的气质；词的美学要求是“媚”（“诗庄词媚”），一直与美人、爱情，宴席相关，与诗歌言志不同。

1. “金玉良姻”重探

贾母真正流露出求配意向的是薛宝琴。

到底宝二奶奶的人选是怎样的？真正在舆论上宝二奶奶人选是林黛玉，金玉良姻是对一个未来事实的预告。

第二十五回，

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宝钗笑道：“二嫂子的诙谐真是好的。”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下作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你？”

巧妙运用了婚俗里的奉茶来开玩笑。

第五十七回，

薛姨妈忙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邢姑娘我还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给你兄弟，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门子好亲事。前日我说定了邢姑娘，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一个去了！’虽是玩话，细想来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无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你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薛姨妈笑道：“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子去了。”紫鹃飞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后来见了这样，也笑道：“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第六十六回，

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为，倒是一对儿好人。只是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薛家的人提到金玉良姻，是因为和尚的吩咐，是一个天命、神谕，在小说后期的很少出现。（《红楼梦中的“金玉良姻”重探》）而林黛玉的木石之缘是不断地被人提起的。

二宝的金玉良姻宝玉并非被迫的。

第二十回，

因他自幼姐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湘云黛玉**宝钗**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

少女崇拜的心灵，含山川精秀，其中就有宝钗。

二宝一致的价值观：

宝玉讨厌读书，称做官的人“禄蠹”（十九回）“国贼禄鬼”（三十六回）。林黛玉不劝宝玉读书，但也不认为这些人是“禄蠹”“国贼禄鬼”。第四十二回，宝钗的话：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横扫天下的读书人。二人才是真正的同道。第三十八回，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骂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看底下道：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其他人认为是对于世人、读书人有太多的讽刺，二宝二人判断是完全一样。

第二十四回，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

花：袭人，麝：麝月。宝钗：仙姿，恋爱；黛玉：灵窍，才思。宝玉真心爱恋宝钗，在外在上，比较喜欢宝钗。但内在上宝钗也与宝玉是一致的。脂批：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紧要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

保持距离不但有美感，而且能使情感更长久。“君子之交淡如水”。

贾母表达求配宝琴的意愿之前对于宝二奶奶人选的争议。（木石姻缘与金玉良姻）

木石姻缘。

第二十五回，

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你？”

脂砚斋：“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对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

第六十六回，

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为，倒是一对儿好人。只是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金玉良姻，高鹗续书：

第八十二回，

怨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原来真是天仙似的。

续书对于这一点一以贯之的。

二玉姻缘是众人的公认。在全书中提到二玉姻缘是自始至终；而提到金玉良姻三十几回之前（28-36回），点到五次。二玉姻缘来自于上上下下的主仆之口。金玉良姻，一是贾宝玉梦话，还有表达转述和尚的交代（薛家成员）。（和尚提供海上方，对久治不愈的病有效的，因此他的话必然会听；在传统社会，薛姨妈夫死从子，父亲不在长兄如父的伦理秩序，给薛蟠交代是必然的。）还有出于林黛玉之口，金玉良姻构成他的心魔。心理上的主观的心魔，客观上的事实二玉良姻。金玉良姻的作用，情节内容的调剂，二玉的感情的试炼，逐渐卸下黛玉心防，使二人情缘加深，并没有推动情节。《红楼梦》是以二玉姻缘为主轴，在主要的意义上金玉良缘是黛玉心里以及二玉良缘的试炼。金玉良姻不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木石姻缘才是实质，金玉良姻是虚构。木石姻缘是主要情节的核心，金玉良姻是一个陪衬的宾，主宾之间情节是不对等的；木石姻缘是故事发展的现在式，金玉良姻是未来式的一个预告；木石姻缘始终如一，金玉良姻半途而废。

贾母并没有真正地说定二玉姻缘。贾母也是非常喜欢宝钗的。第三十五回，

贾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薛姨妈听了，忙笑道：“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

贾母是个很理性的人。

心态的客观公正与姻缘的开放未决，当最好的人选一出现，那么呼之欲出的人选林黛玉或者更好的人选薛宝钗全部一并退位，这个人就是选宝琴。贾母唯一表露想要求配的就是宝琴。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给他求配。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说明，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了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凤姐儿也不等说完，便嗐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管。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有了人家，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贾母也知凤姐儿的意思，听见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

凤姐：迎合贾母心意，揣摩上意；挑明这个意思，转移尴尬境遇，让贾母下台阶。虽然贾母没有挑明，无论怎样的婉转，是碰了软钉子，为了化解贾母的阴微的难堪，将钉子揽过来，来消化这个钉子，体贴入微、灵巧机敏的心思，灵动的化解尴尬，不愧为“水晶玻璃心肝”。尽管这场婚姻关联在三言两语间的消除，但宝玉与宝琴的联姻在其他文字却不断地强化。贾母将凫靥裘给了宝琴，将雀金呢给了宝玉，一样的金翠辉煌，绿中带金，再再一致。全书中一共出现八次的物谶其中就有凫靥裘和雀金呢，事实上二人的婚恋关系是金玉良姻的叠影。

二人是同一天的生日。第六十二回，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

元春与太祖太爷，对家族贡献。黛玉与袭人：妻妾关系。

第七十七回，

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言。**老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做四儿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打量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统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

“同日生日是夫妻”，宝玉和宝琴的姻缘，宝琴是宝玉的良配佳偶，但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世界是充满开放和变数，人的心也会有变化的，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以为这个世界就一种可能。

宝琴品格似出诸美之上（两性均衡发展）。

双性均衡对于一个人的成熟发展有什么助益。

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早已发现每个人的内在本就是两性兼具，“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特质”，构成其内部形象（inward face），“要想是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方面（anima）和女性人格中男性方面（animus）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

宝琴“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宝琴得到了一个可以打开这个世界、扩充世面，让自己的眼界的平衡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探春可望而不可即的，她曾悲愤地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说的。”

宝琴能够出得去，在名士派的父亲的随身携带、随地教导之下，她能有一个宏阔的视野、以至于塑造出宽广开阔的心胸和成熟稳健的气度，这就是她为什么完美，让贾母一见如此动心的原因。宝琴之所以打动贾母，不只是选美第一名的美貌，还包括她自身散发出来的优雅、沉稳的气度，真的是与众不同。从心理学上可以知道宝琴有机会均衡发展双性，以至于兼具两性之长，焕发出来的气质连宝钗、黛玉这样一等一的都相形失色。宝琴在旅行当中可以展开主体与这个世界的交锋对话，可以超越闺阁的囿限。女性主义曾经告诉我们：在外界女性是内囿的，向心型的。琳达˙麦道为尔（Linda McDowell）：“女性与空间相处的时间极短，因此对于外在世界存有这恐惧感及焦虑。”宝琴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父母随身在侧），在十几岁就能长期、长途的出外旅行，对她的心灵的潜移默化形成以下影响：

透过旅行个人世界即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对话交锋，刺激了自我的进一步建构，扩大深化自我的内在领域（以女性来讲就是animus）。对她来讲，经历的真实的旅行，所以展开的是清晰具体的，而不是幻想揣摩的人生图景。她会比较懂的真实的行动，也知道收敛的力量，面对短暂无常会有唏嘘，却并不沉溺于在这样的唏嘘里，她也期待崭新无限的未来，在了解历史的需要，可是也接受世界的变动，同时也洞识永恒的存在，掌握不变的秩序（从怀古诗感受到的）。薛宝琴具有观察和处理现实的技能，也具备瞭望延展梦想的灵思。宝琴明白社会生活的粗糙、平庸、浅俗，因此她不是厌烦、唾弃、排斥，而是可以培养出一种宽容、等待的耐心，也不放弃展望优雅、崇高的云间。这是真正成熟的人面对世界应有的宽阔。

宝琴可以打动识人无数的贾母。

1. 结语

薛宝琴综合众家所长，却留下的印象不深。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之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巧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

——脂砚斋

这是传统小说叙事的形成一个观念。这种写法可以追溯到太史公《史记》中的写法，史记中的列传，就要写出每个人的独特性，包含个人成败，以及导致成败的原因把握。司马迁绝对洞察人性，见多识广，明白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其生命史、地狱，使得他的列传能够活灵活色众多历史人物出来。但是有趣的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到了后来慢慢的结合了“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样一个绘画心得，在小说的描写里，吸收了太史公写人的技巧，小说要画人、写人一样的难，于是就与太史公伟大高超的史家手笔结合在一起。

太史公列传每人于纰漏处刻画不肯休，盖此纰漏，即本人之真精神，所以别于诸人也。

——董复亨（明）

薛宝琴没有纰漏出，也完全没有涉及到宝琴的情绪起伏。

无论如何，曹雪芹或者落入到武侠小说的平庸的窠臼，或者其他，然而文本只是实实在在告诉读者还有比宝钗、黛玉更出色的女子，当然不必像贾母一样因此而动心，改变既有喜爱的对象，但是借由宝琴的出场，在人性的理解和审美的多元上，假设顽强的偏执在一个特定的人物，那就是在画地自限，如果因为这样的偏执，以至于去否定、批评不同的人格境界、生命的姿态，那你就更是在自我耽误，像一个理解力不足的幼稚的孩童，或者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恩斯特˙卡西尔（Frnst Cassirer，1874-1945）《人论》：“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的乡下佬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人不能狂妄自负的听从自己。他必须使自己沉默，以便去倾听一个更高和更真的声音。”

文本的客观事实：宝琴高于宝钗、黛玉。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就要高于坦然接受，接受后去了解：自己缺失的是什么，所盲目的是什么，如此一来才能让自己去倾听“更高和更真的声音”，而不被自我偏执落入到“小心眼儿的乡下佬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这样一来也并不会影响到你原来所偏爱的，你依然可以殷勤的灌溉，情有独钟的那一朵玫瑰，喜欢她小小的故作姿态、小小的咳嗽，但是也可以同样的开放心胸，让你的心填充更丰富的宏大的世界。

姑且不论薛宝琴的写作技巧，但她身上有非常合理的写实逻辑，也有一种抽象式的像武侠小说一样的呈现方法，但是无论怎样，透过薛宝琴，最愿意分享的是一种阅读的、待人处事的心态，千千万万要自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一个人性本能的影响之下，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小心眼儿的乡下佬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何况没有自觉呢？所以不要“把你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无比宏大，毫无界限，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自己的特殊生活、个人生活，那也只是你个人的小世界而已，不能作为宇宙的标准，理性的人就发展出来这样的认识，成熟、均衡、理性地看待自我与世界。

人物论——史湘云论

1. 序言

在《红楼梦》人物接受论中偏爱林黛玉的人数量很多，感情也很强烈；偏爱宝钗的人数量少很多，感情也没有那么强烈。对于史湘云，几乎没有讨厌她的人，没有太强烈的喜欢。

在**金陵地区**有所谓的护官符（林家是在姑苏一带，巡盐御史在扬州，没有出现在护官符上）：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保龄侯（第一代）—史太君（第二代）—史鼐

没有面临降等承袭的问题，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第四十九回，

保龄侯史鼐迁委了**外省大员**，要带家眷去上任，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

史家第三代依然保留侯爵位。

第七十二回，

贾母回头命了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带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凤姐答应了，来至贾母这边，只见他姊妹们正吃果子看戏，宝玉也才从庙里跪经回来。凤姐说了，宝钗姊妹与黛玉湘云五人来至园中，见了大众，俱请安问好。内中也有见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都齐声夸赞不绝。其中湘云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听见我来了还不出来**，还等请去！我明儿和你叔叔算帐。”

只有探春靠自己成一等的人物。湘云与南安太妃关系很熟。湘云具有大家闺秀的门风。

四大家族联络有亲，湘云小时候住在贾府，就是由一等的丫头袭人服侍的。

第五十四回，

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末后给了个魔王，给他魔了这好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娘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他娘，也就忘了。”

第三十二回，

袭人笑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说的话？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湘云的脸越发红了，勉强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给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袭人笑道：“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款儿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么敢亲近呢？”湘云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么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几声？”

但是湘云过的日子远远不如黛玉。所以宝玉说黛玉是“自寻烦恼”是对的。

曹雪芹在这里就是在告诉你，人世间真的很复杂，不要想当然耳。人性真的很复杂，人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多样。事实上史湘云比林黛玉的处境艰难的多。《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一个主观偏执在缺失（父母双亡），抛开自己的主观偏见，理性的客观的比较，这世界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存在处境。像史家这样炙手可热的家族，家里的姑娘竟然这样的委屈求生，而且这般苦楚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事实上不止湘云如此，这些大家族有我们想象不出的烦难。第七十一回，探春：

“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

人多一定就会很复杂。也许在物质方面高人一等，但是在心理上感受上可能负担比普通人沉重得多。他们所要挑起的重担，解决的难题甚至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只能用一种暂缓的方式，程度上的减轻。人是不理性的存在，而这样多的不理性存在，就没有办法让人们以理性的方式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就是这样的艰难的功课。

第七十六回，湘云：

“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黛玉称湘云和自己都是“旅居客寄之人”。湘云幼时在贾家住过一段时间。第二次长住贾家，是在第四十九回，

保龄侯史鼐迁委了外省大员，要带家眷去上任，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

湘云的处境是一个别有隐衷，其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而湘云的个性又是一个眼泪往自己肚子里吞，又是一个英豪阔大宽洪量的人。

1. 天赋性格特质

湘云具有高度的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动性是主体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认为人固然会受到环境、教育等等的影响人，但是有三分之一就是主体能动性可以操之在我的。人其实可以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过怎样的生活，决定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湘云可以跳出局限性，把自己的性格发展出来一种“光风霁月”。

（一）身世背景与现实实况的反差。

贾母是史家第一代，被称为史太君。《红楼梦》对于史家描述很少的。第三十八回，

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因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我那时也只象他们这么大年纪，同着几个人，天天玩去。谁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儿大的一个坑儿，就是那碰破的。众人都怕经了水，冒了风，说了不得了，谁知竟好了。”

贾母也曾经是一个婴儿，是一个少女。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我们的父母，也曾经有过青涩的、好奇的、困顿的成长过程，当慢慢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对他们就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一味的向他们索求。史湘云在诗社中的别号是“枕霞旧友”。史湘云在自己的家真的是寄人篱下的处境。

史湘云无父母（叔父和婶母的苛待下）。

第五回，薄命司正册：

后面又画着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其词曰：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辉，湘江水逝楚云飞。

生命的光与热对于她是如此的短暂，她的幸福是昙花一现。

〔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红楼梦》中认为构成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有来自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禀赋。“儿女私情”：人与人的关联，不可狭隘的理解。湘云的人格力量使富贵乡的阴暗一扫而光，只希望苦尽甘来，终究“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有些人不流泪也许更酸苦。但是人世间怎么会有公道呢？道德不是计算后会得到奖赏。或许有另外一种的算法，“数”，来弥补她。

第三十二回，

宝钗听见这话，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笑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我近来看着云姑娘的神情儿，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儿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的慌？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看他的形景儿，自然从小儿没了父母是苦的。我看着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宝钗道：“上次他告诉我，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要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儿，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

湘云做的就是全年免费女工劳动剥削。大观园里的女孩只有宝钗为湘云设身处地体谅。

第三十七回，

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因向他说道：“既开社，就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统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娘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一席话提醒了湘云，倒踌蹰起来。宝钗道：“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了。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们地里出的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屋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同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来，再备四五桌果碟子，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呢？”湘云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极赞想的周到。

连各种所需都在窘迫中。

第七十六回，

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去睡。只因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贾母犹叹人少，又想宝钗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不觉对景感怀，自去俯栏垂泪。宝玉近因晴雯病势甚重，诸务无心，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从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恼着，无心游玩。虽有迎春和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云一人宽慰他**。因说：“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形象**自苦**，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何况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养。……”

湘云只要一有机会就希望来到贾家，而离开贾家时也是极其不情愿的。第三十六回，

正说着，忽见湘云穿得齐齐整整的走来，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宝玉黛玉听说，忙站起来让坐，湘云也不坐，宝黛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的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里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待他家去了，又恐怕他受气，因此倒催他走了。**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倒是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咐道：“**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发人接我去。**”宝玉连连答应了。眼看着他上车去了，大家方才进来。

寥寥几句形同生离死别了。湘云是本家的孤儿，黛玉是他家的宠儿，这就是非常复杂的人间万象的体现。

（二）客观看待自己

林、史二人区别在于心量：“心窄”与“宽宏量”，湘云能够客观看待自己，而林黛玉是主观的偏执于一方世界。湘云把自己看做一种所关照、所看待的人之一，不会陷入到“我”的偏执里。湘云常常可以毫无嫉妒的赞美所有比她优秀的人。人不要停留在人性的本能，因为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庸俗、丑陋乃至于罪恶。湘云能够很坦然的接受别人比她更好，因为“我”不过就是众生之一，当然一定会有比我们更好的、更聪明的、更优秀的、更杰出的人。接受客观事实是一个成熟的人会有的性格。

第二十回，对林黛玉：

“我算不如你”

“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

成熟的人客观地看待自己，坦然的接受自己的缺点，甚至可以幽默的开自己的玩笑（刘姥姥）。

第四十九回，

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湘云又瞅了宝琴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

湘云的成熟与宽阔，真的是光风霁月的性格。

幽默是什么，一个心思宽阔的人才可以接受自己，才能坦然的甚至幽默的开自己的玩笑，幽默的意思就是不要用在对别人的身上，用在别人身上就是夹枪带棒的嘲讽，一点都不好玩。

史湘云身上有一个缺点。第二十回，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四五’了。”……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儿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厄’的去！阿弥陀佛，那时才现在我眼里呢！”

林黛玉的幽默就是对别人，因此人们说她的嘴比刀子都利。“打趣”并没有什么趣味。这样的湘云是那么可爱，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缺点感到自卑，从而变得孤僻。当一个人如果开始自卑，他的缺点就会变成人际关系中的地雷，一不小心就会炸的双方或多方的不愉快。大说大笑与咬舌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湘云很均衡、胸襟开阔，接受自己的缺点，是自己的缺点变成特色，形成这个人可爱的特征。

1. 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直，“直而温”，快，“率而无虐”。开怀的“大说大笑”是史湘云形象一大特色。

第二十二回，

湘云虽系闺阁弱质，却素喜谈论

第二十回，

大笑大说的

第五十二回，

人未见行，先已闻声。

第三十一回，

迎春笑道：“淘气也罢了，我就嫌他爱说话：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咭咭呱呱，笑一阵，说一阵，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话。”

第四十九回，

那史湘云极爱说话的，……你这么个话口袋子……呆香菱之辛苦，疯湘云之话多。

传统的妇德以贞静为美。（快嘴李翠莲）

唐代的宋若华《女论语˙立身》：“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明成祖文孝高皇后《内训˙慎言》：“妇教有四，言居其一。……言之不可不慎也。况妇人德性幽闲，言非所尚，多言多失，不如寡言。”

明代吕得胜《女小儿语》：“笑休高声，说要低语，下气小心，才是妇女。”

明清之际陆圻《新妇谱˙声音》：“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也，声高言多者不贤也。”

《红楼梦》只有一个“逸才逾蹈”的女子，就是王熙凤。

第二十七回，

别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平儿先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说了几遭儿才好些儿了。

贾府上下女性符合妇德礼教的。除了王熙凤之外，湘云在大说大笑这一点，是红楼裙钗中打破性别界限的有一人。史湘云果然性急的。

第三十一回，

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

第三十二回，

（袭人）“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

第五十二回脂批：“写湘云性快的是快性。”

史湘云的“快”，不是当下本能或情绪的直接发泄，不至于成为让别人讨厌的负面的一种人格特质。不是基于情绪的发泄，也不是信口胡说的胡言乱语。第四十九回，宝钗：

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

湘云的心直口快从不伤人，反而带有一种义气在帮助别人。她的“有心”常常表现在对客观的观察与理解，甚至仗义助人的这一种侠义上。

第六十一回，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二天才是。”……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仔细想想湘云“直口”说出来是在调侃，还是在帮助别人，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心”的人。

二十二回，脂批：“口直心快，无有不可说之事。”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要有君子的胸襟，不要挖人隐私，更不是踩人痛处。畸笏叟：“湘云探春二卿，正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

“事无不可对人言”典出司马光，是一个顶天立地、光风霁月的君子。然而这样的人很少的，君子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成语“为贤者讳”，因为品德高于自己的小小瑕疵，就不提这些了。“事无不可对人言”放在《红楼梦》湘云、探春身上，可见两位的人格高尚。“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就使得湘云的“有心”与黛玉的“多心”、晴雯的“使力不使心”有很大的不同。就因为史湘云不是出于个人的得失好恶而心直口快，当她口快往往就带有一种权衡公道的正义感，属于一种无私的公正表述，而不是自己的好恶。同样的心直口快，史湘云的心直口快竟然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反感，无论是否喜欢她，没有人认为她的“心直口快”是缺点。因为她的话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往往不会伤人。

第四十九回，

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耍咱们的。”

这段话没有涉及到对个人的隐私，大家不说，是因为涉及到隐微的人情纠葛，但是这段话不涉及到具体的个人。一方面想帮助宝琴，另一方面在陈述客观事实。

史湘云唯一带有针对性的，是出于义愤的反击林黛玉。

第二十回，

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

第四十九回，

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史湘云也创造出大观园很少见的形态。

第三十二回，

史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了。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旁嗤的一笑，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

黛玉过分的多心，旁人都是包容到退步情形（宝玉已经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第二十二回，

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益发可怜见的。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十一岁，小丑才九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两个，又另赏钱。

好的贵族是富而好礼，有一种道德的义务感，能知人之饥，感人之寒，适时地帮助别人。

宝钗心内也知道，却不愿说；宝玉也猜着了，**不敢说**。湘云便接着笑道：“我知道，是象林姐姐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象他！”一时散了。晚间，湘云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湘云道：“明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近前说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出来了，他岂不恼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了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那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儿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说话：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拿脚踹！”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忿忿的躺着去了。

这样的人际的关系是极度的单边倾向，这是湘云的义愤所在。脂砚斋：“此时真恼，非颦儿之恼可比，然错怪宝玉矣。亦**不可不恼**。”林黛玉的恼一般是情绪、是感觉，而不是出于自己内心所追求、绝不打折扣的某一种坚持。“义愤”，有一种公道，不是出自于各人的私心和感觉，在这一点上，她心直口快的时候，仅止于人人皆知的客观事实，不涉及个人这些特定对象，更不碰触私人的缺陷和伤口，也没有去争强好胜，在竞技心理下去破坏团体的一致，反而一直保有与社会和谐的状态，即使是很少数的直言而枉大多数是因为不平则鸣，或者是一种自卫式的反击，连宝玉都注意到这一点。第二十一回，宝玉：

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

林黛玉在大观园人际关系中是超级主体。史湘云即便在反击的时候都合乎“以直报怨”（《论语》）。人不应该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往往是在助纣为虐，人性如此，因此要以直报怨。不应该像宝玉那样一味的放纵黛玉，爱之足以害之。对于林黛玉的直率一般认为是一个人格价值，认为是“真”，这恐怕是太过简化问题，所谓的“真”，就要思考这个“真”在哪个层次，那个范畴，怎样的程度，不能用一个“真”就一言以蔽之。只以为只要“真”就能行遍天下。“真”还有好多要区辨的细节上的差异，就好像心直口快也是如此。当我们面对人心和事理的复杂，而不愿意锻炼思考，原来事情有很多层次和面向的时候，就会囫囵吞枣，就用抽象的概念界定人的好坏，这就是读者的怠惰，而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这一点。

表里不一的人也许在自我控制（self control）。“文明就是力求自我控制。”真小人与伪君子二者比较。真小人比起伪君子可怕得多，连脸面都不要了，坦率的表达自我，连一个外在的基本的是非标准也不再遵守了。一旦无所顾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伪君子表面上还会遵守一套规范，至少要符合一个价值，私底下是另外一回事。伪君子也许在实际上坏事都做尽，可是他至少承认一个是非、好坏，所以它表面还在遵从一个价值，而小人连表面都不要去做的，在实然层次做得很难看的，都做出不好行为。真小人就是豺狼虎豹横冲直撞，显得更可怕，文明在哪里。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要简单的看问题。

“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湘云的“直”没有流于“讦”，因此在朋友之间以“直”作为一个待友之道，她的直是“有直有谅有多闻”的境界。她不是一个以私害公的人，不会限于私心、私情的人，对朋友往往是以正道加以要求，这是朋友间不容易见到的，一般都是“党同伐异”或者“沆瀣一气”。湘云对于宝玉往往是以正统的立场来劝说，对于宝玉始终陷溺在温柔乡不肯自拔是认为不对的，因为他是在耽误他自己以及整个家族的使命，湘云是薛宝钗之外唯一一个很直率的对宝玉提出针砭的人。第二十一回，

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拈起了一盒子胭脂，意欲往口边送，**因又怕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晾着辫子，便伸手来**“拍”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

人因为年龄阶段、人格成熟程度、身份地位改变本来就有相应不同的要求，不可以用一种什么“童心”合理化一切行为，然后认为童心就是对立于成人的虚伪。“童心”等于“童行”吗？童心是需要从生到死时时刻刻保持的吗？“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是“不失”而不是永远只有“赤子之心”。宝玉到了十二三岁还再喜欢吃胭脂，这真的蛮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三十二回，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这样知经济学问的！”

对自己，对宝钗要求是双重标准。但是史湘云说了这段话很少被骂。（不理性）这也暴露出宝玉的自私与不成熟。

愿意当面指正你的缺失的人，真的是你的贵人。人在成长中有许多不足，需要师友来规劝，可是人有时天生不喜欢被人责备且改变自己也很困难的，所以就变成了非常相怨的人际关系。真正帮助你改进的人就是正面批评的人，而且不是用背后的过度的甚至是负面的情绪发泄。所以正面真的是对你好的，可是在实际情况中，常常是正面提醒会惹的当事人不高兴，于是就次数多了大部分人出于保护自己就会“算了，不要再讲了”。如果你是一个善于思考、愿意成长的人，就该明白一件事：当面告诉你的缺点的人真的是你的贵人和恩人，否则他在背后批评你就好了。所以湘云和宝钗都是很可贵的，她不是在纵容一个不见得能帮助你的行为，所以读者也应该反思人性与人际的问题。

当读者站在宝玉、林黛玉这边当然会觉得，黛玉才是宝玉的知心人、灵魂伴侣，然而人不会永远呆在大观园里面、人也不会永远在别人的遮风避雨下逍遥度日。人终将会承担责任的，到了那一天怎么拿出本事出来呢？本事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在很漫长的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辛苦累积而成的，到时候怎么办呢？事情有很多角度，人生有不同的阶段。《红楼梦》中通过谐音对于这一类所谓性灵的人物、神仙一流人品的态度，不是从头到尾在赞扬。第一回，青埂峰：补天无用退而求其次“情根”，中间的价值差序不可颠倒；甄士隐：甄费（真废），神仙一流的人物，名字叫真废，在某一个层次甄士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林黛玉与史湘云的“真心”相对比：

|  |  |  |  |
| --- | --- | --- | --- |
| 林黛玉 | 真心 | 窄心 | 成心 |
| 妒心 | 自卑心 | 多心 |
| 史湘云 | 真心 | 宽心 | 平心 |
| 坦荡之心 | 大度之心 | |

第三回脂批：“多一窍固是好事，然未免偏僻了，所谓“过犹不及”也。”林黛玉即使问心无愧，她的无愧也是出自缺乏自我省思乃至自我节制，多少有一点自以为是，不能因为她的心是真心将其率直的言行当成一个正面的、值得学习的表现

史湘云可以将自己得失和辛酸都超越出来，“每一道乌云都镶有金边”。她能看到金色，领略到存在的喜悦，只要一脱离乌云就会阳光明媚，这是她特有性格的禀赋。

二人的“率”的比较：

|  |  |
| --- | --- |
| 林黛玉 | 对人不对事的原则来，主动攻击的形式 |
| 小性儿，行动爱恼人  嘴里爱刻薄人  再不放人一点，专挑人的不好，见一个打趣一个 |
| 史湘云 | 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来，被动反击的形式 |
| 有心不会多心  嘴太直，口快而不造口业，嘴快而不嘴尖 |

简单来说，“锦心绣口”就是湘云的真精神。

1. 一半风流一半娇：双性的均衡

玉女英豪的英雄本色。

第六十二回，

又叫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湘云先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便灌了湘云一杯。

简断爽利意指不要迂回曲折，不要温吞迟疑。

第五十回，

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

湘云听了，便拿了一枝铜火箸击着手炉，笑道：“我击了，若鼓绝不成，又要罚的。”

第六十二回，

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

第六十三回，

湘云笑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

第四十二回，

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儿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上头那里又用草虫儿呢？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黛玉笑道：“别的草虫儿罢了，昨儿的‘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呢？”众人听了，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只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时，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稳，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两下里错了笋，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挡住，不曾落地。

刘姥姥来到荣国府，是真的来自于村庄与文士与贵族的精致文明、文化悬殊的，她来到大观园造成的反差在当时可以造成这样壮大的效果，几乎是爆炸性的。一定要注意，这一段非常精彩的长篇大论其实不能完全当做贾府的代表，它完全是脱轨的，曹雪芹将它放大，就是为了看到雅俗之间的强烈反差，同时也表现贾家是一个非常优良的贵族，对一个来自乡野的贫穷老妪的如此宽厚。因此当我们想要了解《红楼梦》选这一段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红楼梦》里非常罕见的贵族生活的一个片段，不代表整个贾府的全貌。在林黛玉、贾宝玉这些贵族成员的心目中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因为新鲜而有趣，但是仔细想林黛玉已经在讥讽刘姥姥了，对于“蝗虫”这个比喻大家都是心有同感，而且觉得这么的可笑，笑到“前仰后合”。刘姥姥为什么从四十二回回去到八十回一直没出现？刘姥姥来到荣国府可一不可再，更不可三，因为他们的落差、反差甚至到了冲突的地步，所以一次因为很新鲜，两个世界相照面，各自看到他们原来不知道的那个面向，第二次就会觉得厌烦了，会变成“恶趣”。雅俗文化的差别，很可能发生冲突。当林黛玉最率直的嘲讽刘姥姥是一只母蝗虫，其他人很含蓄，没有这么直讦来发出评论，但是都是与我心有戚戚焉。

第五十四回，

黛玉禀气虚弱，不禁毕驳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内。**薛姨妈便搂湘云**，湘云笑道：“我不怕。”**宝钗笑道：“**他专爱自己放大炮仗**，还怕这个呢！”**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凤姐笑道：“我们是没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呢。你这会子又撒娇儿了，听见放炮仗，就象‘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了。”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的好呢**。”

全书中贾母搂在怀里的是：宝玉、黛玉、王熙凤。

在这里唯一和王熙凤比肩的女孩子。非常勇敢探险的气势，不怕刺眼的闪光，不怕爆破的声响。

第七十六回，

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你看那河里，怎么象个人到黑影里去了？敢是个鬼？”湘云笑道：“可是又见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弯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激荡散而复聚者**几次。只听那黑影里“嘎”的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

湘云敢于直接面对幽魅暗处的威胁，不是逃避，也不是当做不存在，而是面对直接挑战，这样的胆识来自于勇往直前的阳刚之气。这样的阳刚之气又是来自于哪里呢？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来自于她的心灵霁月光风，非常的均衡饱满。

第五十七回，

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好？”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

湘云身上非常罕见的侠士精神和侠义心肠的人。

第三十一回，

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水。

第三十五回，

忽见湘云、平儿、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儿。

史湘云是一个很平等，和众丫头相处在一起玩，一起分享的这样一个人。

第三十八回，

湘云出一回神，又让一回袭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

湘云的性格主轴是一个不为世俗框架的开放，泯除了贵贱、雅俗、男女之别，简单来说她可以说是出格而不失格，因此她才会产生出一种开阔性所谓“霁月光风耀玉堂”，从饮食、衣着也都是这样，不只是动作行为。

饮食：生鹿肉。

第六十二回，

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夹出来吃脑子。

湘云除了饮食上打破了生与熟、文明与野蛮的界限，衣着上也泯除了男女性别的区隔。她是众金钗中唯一一喜欢女扮男装的人。

衣着：

第三十一回，

宝钗一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爱穿别人的。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系上，猛一瞧，活脱儿就象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那椅子后头，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撑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还说：‘扮作小子样儿，更好看了。’”黛玉道：“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住了两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放在那里。谁知眼错不见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长，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拦腰系上，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

湘云并没有洁癖，与别人容易有一种真正的亲密。透过穿别人衣服好像就是潜入别人的生命里，很具体的潜身于和自己不同的生命气息、体态、色泽之间领略不同的行走的姿势和活动的方式，因此扩大了自己，领略了别人的生命姿态而无形中消除了人与我的距离，是她碰触不同生命的做法。

湘云敢于探险，不怕鬼，希望走出许多的框架，包含生命的框架，通过穿别人的衣服，仿佛走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湘云更喜欢走入男性的存在模态，不只是女性，所以她喜欢女扮男装。

第六十三回，

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湘云将葵官改了，唤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作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唯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珠抹粉，才是男子。

湘云有一种不甘于性别囿限的开阔。她并没有反抗社会的意思，毋宁说想要在一种不想要被限制，因此而开阔的表现，为自己塑造出“一半风流一半娇”的形态。

第四十九回，

众人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第四十九回，

一时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妆出个小骚鞑子样儿来。”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

透过种种可以运用的词语，比如“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脂批：“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式’，便似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

全部的动物：貂鼠、灰鼠、鹅、猩猩、猴子（孙行者）、龙、银鼠、狐、蝴蝶、麂、蜂、猿、鹤、螂，十四种动物。

史湘云的造型远远不止是超越了男女之别，甚至跨出了人类的范围、跨出了贵贱的阻隔、破除人类与动物的区隔，把那些放逐在文明之外的自然生命融合进来，于是史湘云的英豪阔大就更加没有边际。史湘云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包含人类与动物的平等，不只是主子和仆人的贵贱、性别与性别之间融通，甚至在她生命里打破了人所自以为是的优越界限。

史湘云是一个唯一被写到两次睡姿的金钗（酣睡的海棠）。

湘云笑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只恐夜深花睡去。

第二十一回，

次早，天方明时，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来了，却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有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幅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

林黛玉的睡姿“严严密密”呈现了她的矜持与拘谨，没有逾越大家闺秀的分际，睡梦中更能呈现一个人真实的样态，再加上她的病弱态“风一吹就倒了”（兴儿），“美人灯”（王熙凤），保护自己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生命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恐稍有大意。湘云是不怕夜晚的寒冷，没有任何拘束的压力，连噩梦大概不能真正的惊扰她吧。“事无不可对人言”，她的内心是没有阴影的，没有固结的阴暗，连黑暗中最可怕的威胁（鬼）都不怕，恐怕也没有梦魇的吧。一个人里里外外非常通透的。脂批：“又一个睡态。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怜。湘云之态，则俨然又一个睡态。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怜。湘云之态，则俨然是个娇态女儿，可爱。真是人人俱尽，人人俱尽，个个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

史湘云睡觉“不老实”，甚至延伸到户外，有了一种以天为幕，以地为床的感觉（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第六十二回，

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沈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嘟嘟囔囔说：“泉香酒冽，玉盏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静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娜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悔。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两个捧着镜奁。

曹雪芹的文笔适时点染，是因为出入古典诗词，转化的恰当。（曹寅的文笔，交友广泛，以神童闻名。主持刊刻《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唐诗。文学理论的期待视野，唐代公认最优秀诗人是王维，诗书画全方位优秀。历史在做最后的裁判。以当时的评价曹寅胜过曹雪芹百倍。曹雪芹从小耳濡目染前的对唐诗了解深刻。）

《开元天宝遗事》：

学士许慎远，**放旷不拘小节**，多与亲友结宴于花圃中，未尝见帷幄，设坐具，使童仆辈聚落花，铺于坐下。慎远曰：“吾自有花裀，何销坐具。”

许慎远没有湘云的率真、活泼，他的行为是人为的斧凿、刻意、有几分矫揉造作的。许慎远的做法不足以道出真正所谓的放旷。湘云不是坐于花裀，而是醉于花裀，真正的与春天景色完全融为于一体，湘云自己本身化为一片草地，一片山石，因此坦然迎接落花，变成了迎接落花的天然景致，不是一个有权力可以操作的人，把落花聚在一起，变成坐垫，人与自然有一种权力的关系、一种运用的模式，许慎远与大自然并没有融合为一，他在利用自然，创造一种姿态（似妙玉）。史湘云之所以具有诗情画意，另有索本。李白《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超然于时间之外（“不觉暝”），浑然忘记人与外界没有距离，没有喜怒，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李白宇宙化：天上谪仙人），人超越自我的旷达，与外界融化为一。

贾耽《百花普》：（海棠）花中神仙。与花品连接在一起让史湘云形象更活泼、更洒脱。

李贺《静女春曙曲》：“锦堆花密藏春睡。”绝佳而诗意的想象。

曹雪芹在朋友圈里以诗人闻名。李贺再三被拿来用来比喻、赞美曹雪芹。爱新觉罗敦诚写给曹雪芹的祭文：“牛鬼遗文悲李贺”。

李贺《静女春曙曲》应该是这一片段写作更重要的来源。

李煜《清平乐˙忆别》：“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非常幽美的意境，可能也是诗意的来源。

就女儿的娇态而言可能李贺的诗更接近，就性格而言贴近李白的诗。文化彼此的支援体系，互相激荡，就可以创造出这么优美的小说。

湘云笑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倒好。”众人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眠的事，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

湘云呈现的既有李白诗仙的飘逸豪放，又有小儿女的娇柔，这就是她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双性同体，她的美还来自于她非常爱诗。爱诗通常会给人格形象加分，如香菱、林黛玉，这些人大概因为她们的诗作才会渲染出让我们悠然神往的形象。

湘云对诗的热爱。

湘云作为贵族出身的少女，学习条件比香菱好得太多。诗给予两人对于世间美的平衡，不会只看到周遭的泥泞，诗的优美、诗的升华都使她们仍然感受到存在是值得的，诗对他们来讲不只是美而已，已经代表让他们感到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美好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以“豪”字作为核心的史湘云，在她身上确实看到了豪迈、豪爽甚至豪放，但是用“豪”字形容一个人很容易出现一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情况，稍微过分一分就会流于粗犷、粗野甚至粗率，这就到了失格的地步。因此湘云的“豪”字没有落入鲁莽、逾越界限的粗糙，那是因为她的“豪”字虽然有男子气概，但是也具有浓厚的女性的娇美。诗的优美与史湘云的灵魂发生密切的交流，让史湘云的豪迈不会流于粗率，诗的优美抵消了“豪”字很可能出现的误差。就在对诗歌深刻喜爱之下，就可以看到优美的性灵的跃动产生了升华的作用，让史湘云的豪迈带有一种潇洒的气度，潇洒就是一种非常动人的风范。潇洒这个形容词，通常讲男性的美，用来讲人格样态，在西方好像是没有的。（东方文化中没有一个“ credit”对应词。）她对于诗的爱，超越林黛玉；林黛玉最具有诗人气质的。

第三十七回，

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只觉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这诗社里要少了他，还有个什么意思！”……正说着，宋妈妈已经回来道生受，给袭人道乏，又说：“问二爷做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做诗呢。’史姑娘道，他们做诗，也不告诉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转身便往贾母处来，立逼着叫人接去。……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呢！”遂忙告诉他诗韵。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好歹我都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众人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的。”一面说，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白海棠和韵，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自是霜蛾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其二，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那虚廊月色昏。**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湘云道：“明日先罚我个东道儿，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道：“这更妙了。”

大观园诗社有两次联句。第一次芦雪庵联句，第二次凹晶馆联诗。七十六回，诗句数量不分上下，史湘云使出杀手锏，出了一个绝佳警句：“寒塘渡鹤影”，林黛玉又惊又叹，这句话何等自然，何等浑然天成，几乎搁笔认输，绞尽脑汁最后想出来一句：“冷月葬花魂”，这几句太过清奇诡谲（诗谶观）。林黛玉在接不下去了，出不了下一联的上句了，后力不济。

第五十回，芦雪庵联句

宝玉正看宝琴、宝钗、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还顾得联诗？

湘云一共做了十八句，宝琴十三句，黛玉十一句，宝钗五句。

湘云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

香菱和湘云这两个命运坎坷的女儿都非常爱诗，诗歌带给她们比起艺术追求、自我抒发更重要的价值，在他们的人生中看到太多的丑陋、泥泞、黑暗，对她们来讲美的、光明的、可以升华的、让她感觉到灵魂存在的那个东西应该就冻结在诗里面，所以她们会那么爱诗。

第五十二回，

宝钗道：“你且别念，等我把云儿叫了来，也叫他听听。”说着，便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去我那里去，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做的好诗，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

林黛玉对于别人的好诗很少有很大的兴趣。史湘云是爱世间一切好诗。

第四十九回，

那史湘云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做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一个香菱没闹清，又添上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痴痴癫癫，那里还象两个女儿家呢？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么！”湘云听了，**忙笑问道**：“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湘云香菱听了，都笑起来。

湘云的诗歌风格。第七十回，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的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

“情致妩媚”来自于她热爱人生的心性，珍惜光阴的气度。她从不放纵自己在阴暗、鄙陋的情绪里。

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诗》二首之一：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

不管什么时候不要用寂寞的感觉度过，不让现实的丑陋干扰自己的生活的品味，把生命当做海棠花来一直品味、吟咏。

第三十八回，《对菊》：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珍惜时光，不可辜负时光，把时光浪费在感伤上。

第七十回，《如梦令》

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珍惜美好时光，不要用眼泪看待短暂的春光。

史湘云人生际遇坎坷，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

第三十七回，《白海棠诗》二首之二：

也宜墙角也宜盆。

在哪里都活得好，随遇而安。在墙角、在花盆都有存在的意义，处处心安如家。

1. 结论：主体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在内心中永远的做自己的主人（不是破坏、逾越）。清代评点家青山山农：“湘云英气勃勃，纯乎豪者也，芍药酣眠，何其**豪迈**，烧鹿大嚼，何其**豪爽**，托青丝于枕畔，撂白臂于床沿，又何其豪放！宝玉须眉而巾帼，湘云巾帼而须眉。倘令易男子装，黄崇嘏不得独擅千古矣。至于与袭人诋宝玉论经济，尤觉豪之又豪，不可以压倒群钗欤？”

湘云劝宝玉达到了孔子赞美的“友直”的境界。二知道人：“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

名士风流：名士不是故作姿态可以做到的。牟宗三《才性与学理》：“然则‘名士’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俗者**，风之来而凝结于事已成为**惯例通套**之谓。顺成规而处事，则为俗。精神**溢出通套，使人忘其事在通套中**，则为逸。逸者离也。离成规通套而不为其所淹没则逸。逸则特显‘风神’，故俊。逸则特显‘神韵’，故清。”六朝时用“风流”对一个人的“清逸”给予一个描述。“风流”在历史发展都在每况愈下（庄子的每下愈况，苏东坡是最早使用“每况愈下”），在现代表达男子的不堪。

六朝文化创造的独特人物品鉴文化。牟宗三：“逸则不固结于成规成矩，故有风。逸则洒脱活泼，故曰流。故总曰风流。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则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

湘云的性格出格而不失格，保有品性的真与美。总有一个界限都不可以失格，甚至破格。史湘云越名教而自然，从来没有打破世俗，将名教与自然合二为一，时有名士风，偶有动物气，融通了男性气质和女性风格，所以形成了一种双性均衡合一的很独特美感。她的出格不为世俗框架局限，而有一种宽阔，这种宽阔很自然的泯除了文明和自然、人类与动物、生与熟的界限与差异（列维˙斯特劳斯《生食与熟食》：重要的社会界限），也超越了贵与贱、雅与俗、男与女的各种区隔。她一扫各种不可以共同存在事物的界限乃至于乌云浊雾，也为我们这一座充满了脂腻粉香、伤春悲秋的大观园温柔乡带来了一缕清爽的微风。

林黛玉和史湘云她们各自有自己生命的重担，两人都很喜欢诗，但是在表面的相像其实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林黛玉的多愁按照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剧《皆大欢喜》的一句话：“我愁的是自己的忧愁，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是从形形色色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所以人的命运是有性格决定的。人的命运并不是客观世界的被动的反映，并不是客观遭遇所决定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常常误解的“环境决定论”，可是人不是，不一定要被环境所决定，永远的是人的内心怎样看待人生价值主导的那个力量，这就是主体心理学所重视、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看法。人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主体能动性是影响项主体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也没有天真到以为人用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事实上教育、环境这两个因素也是形成个体的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要忽略，还有一个就是你永远可以操之在我的力量，那就叫作主体能动性。主体能动性是主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主导潜能，这才是你真正可以自主的地方。

维克多˙法兰克（奥地利）认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可以选择他的态度：‘人所拥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以及态度不能被剥夺。’”（“也宜墙角也宜盆。”）善于发挥自己的最后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弗雷迪克˙朗格布里奇《不灭之诗》：“两个囚犯从同一个铁窗向外眺望，一个看到的是泥潭，一个看到的是星辰。”二人客观处境一样，自己决定自己世界的样貌，一个迎向灿烂星空，一个面对的是无论如何挣扎都逃不脱的泥泞。史湘云善用自己最后的自由，永远看到“光风霁月”。

人物论——贾宝玉论

1. 传统说法

顽石怎么理解？只是客观表述，还是带有人文价值的贬义？事实上理想的自我应该是不断超越的自我。

**“石——玉——石”的石头循环三部曲对应于存在的空间：**

**“神界—俗界—神界”**

|  |  |
| --- | --- |
| 神界： | 自然、真我、精神、超越 |
| 俗界： | 文明、假我、物质、世俗 |

第一回，

一僧一道远远而来，……便说道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 此亦静极怂级？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 “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 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这段话有“粗蠢”“质蠢”，“不能见礼”等词语。

王国维第一位用哲学来分析《红楼梦》，真正将其作为文学来诠释。红学一直无法摆脱非文学性的研究，甚至有人声称将《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是最大的谬误。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非常的重要，算作一座里程碑，用西方的哲学来研究《红楼梦》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做法，彰显出《红楼梦》思想的深度，是可以超越国族、超越文化藩篱的，这些常识非常的好。王国维用了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生命哲学）的文学作品解析，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实则“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认为《红楼梦》在解决生活或生命本身最严重、很难破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会受限于欲望。

“生活之本质为何？欲而已矣。”

“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只代表而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生活的本质是欲吗？王国维用运用谐音法“玉”等于“欲”。婚：情欲；宦：饮食。

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

生活就是“欲**而已**矣”吗？将生活限缩在“欲”作为根本的、唯一的核心，实际上是把人简化、矮化、本能化，似乎人根本就是本能的存在而已，这是很大的问题，人永远有超越人之上无边无际，而且永远有无穷的高处可以去攀爬、向往、追升的空间。当你觉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觉得“食、色，性也”的时候，就是犯了一个所谓的本能主义者（用本能来解释人格问题、人在社会的种种问题）。

但是有许多人与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本能所发生的，人与人有太多的是非纷扰、纠葛乃至于引起人内心的心理病变，导致精神疾病，这都与本能没有关系。

以本能来认识问题，最严重的错误是固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程度和样态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人可以是弘一大师，有人可以是暴发户，同样是吃天差地别。即便是本能都会有差异，且这种差异就是人的价值。

对于贾宝玉的玉思考，王国维认为“玉”就是“欲”，是一个俗性的、俗界的表现。

质疑：以《红楼梦》这样的庞大的、伟大的作品会这样建大的看待“玉”的存在吗？尤其“玉”在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是非常的重要构成文化内涵一个重要东西，所以它怎么会就这么简单呢？更何况名字里有“玉”的人真的都只是展现欲望、俗界的表现吗？“宝玉”这个名字有个“宝”字，“宝”确确实实是一个俗性范畴的用语，好像是与“玉”是同义副词。

林黛玉的“玉”，就算有欲望，也是对爱情的渴望，不涉及食与色。（《红楼梦》中贵族少女是饮食非常有节制。）妙玉：对爱情的向往。

我们太常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去认识世界，包含认识经典，而这个是非战之罪，不抨击这个现象，因为这是来自于人性。人类学家提出来：我们人从小就认识世界就一定是透过二元，如果不透过二元就没有办法展开认识，认识世界建立知识就一定用二元的方式展开。我们始终会限制在二元这个概念里，因此佛教经典希望解脱、解离重重的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污染，就是要破除二元的方式。二元对立作为人类学习知识、认识世界、掌握道理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的思想运作模式，会这样理解“玉”与“石”真的是自然而然。自然而然的结果不会让我们超越常识般的层次。（真正的智慧是超越二元对立之上的。）

曹雪芹触及到了这个辨证的智慧。“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颠覆了贬低假，弘扬真的二元对立观，真与假是一体的两面，互相转换。当人把假当做是真，那么假就变成了真；当你追求真，把真当做一个价值，就变成了假。藕官与菂官的假戏真做，假可以成真（杏子阴假凤泣虚凰）。明代的文化里流行一种文化是世人皆“崇真”，后来变成一个价值，带动一个流弊，率真都在被模仿，就变成了假，也愿意承担以自我为中心会付出代价，被大家推崇。人不是刚出生的幼儿，“崇真”有很大的问题，涉及到人性论、哲学的一些辩证。曹雪芹不是反封建礼教的，相反在告诉我们礼教与自然可以合而为一的（史湘云的“名教中自有乐地”）。

事情是辩证的，没有这么简单的。石头三部曲不可能成立的，每个阶段都有双重性的。

1. 玉石一体：玉的双重性

宝玉在神界就是玉石。

《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五色石不可能是顽石。赤瑕宫：在宋代是个专有名词“赤赮”，是五色石，等同于天边的彩霞。所以神瑛侍者是宝玉。

第一回，

**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已经通灵，就是玉。什么叫灵性？《文心雕龙˙原道》：“为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早早就在神界，宝玉就是一块玉，外形之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能够参透道的“五行之秀”。（与孙悟空那块石头一样，女娲补天之石是顶天立地，维系人类文明的。）曹雪芹所讲述的是中华文化所塑造的人类文明的极致，石头不能派上用场真的是“悲号惭愧”，感觉自己是瑕疵品，不足以参与这个宏大事业的败笔。

当宝玉以一颗通灵的五色石被抛弃在青埂峰时又发展出另外一个存在的形态，以神瑛侍者为中介去与绛珠仙草建立一个还泪的木石前盟。神瑛侍者（归属赤瑕宫）是宝玉前身，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在神界活动。“瑛”：《说文解字》：“玉光也。”《玉篇》“瑛，美石，似玉；水精谓之玉瑛也。”（《说文解字》：“玉，美石也。”）

到了俗界，与开始有了分化——“宝”与“玉”。二者有所区隔。玉具有特别的双重性。

玉的美赋予以价值，但本质是玉石。在《红楼梦》中贾家降等承袭即将归零，玉字辈：贾珍、贾琏、贾珠、贾瑞、贾璜、贾环、贾琮、贾㻞、贾琼、贾琛、贾珩、贾璎、贾璘、贾珖，都是单名，祧名：共用一个偏旁或一个字，唯独宝玉是复名，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明清时期，复名比单名多了，与中华文化最早命名情况不同。《公羊传》：“定公六年：二名，非礼也。”西汉末年王莽“二名之禁”，东汉人大多都是单名（贾谊、屈原、孔丘等）。王泉根《华夏取名艺术》：“其于汉晋间流行，乃为了便于避讳，五胡乱华以后就比较松弛。”王泉根《中国人名文化》：“唐宋明清间的取名方式与前期相比，复名（二字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大致说来，唐、宋、元时代的复名的使用率约占人命的一半左右，到了明、清时段，则逐步遽增至60%与70%。”

“宝”与“玉”两字是不同的范畴，因为到了人间，增加了世俗性，在这个复名上呈现出来。

宝玉的“玉”以一个全形的姿态出现（都是偏旁，最多是名字的一半），把玉的种种特色包含进来，容纳所有的玉的特性，从神界到俗界，所有的自然与人为、超现实与现实、神性与俗性在“玉”里全部涵括。“玉字辈”其他人因为“玉”被挤到一边，它的特性就比较是被消减了玉很正面的这一面，就是一般所以为的神性、心灵价值等精神性的这一面。这些人一般就比较庸俗、世俗，像贾琏好色，贾珍爬灰，贾环“下流种子”，贾瑞想与凤姐乱伦，斜玉旁的玉字辈都非常的不堪。贾宝玉来到人间就用了“玉”字的全形，就有了玉字辈没有的精神性的那一面。

宝玉命名的来历：

第五十六回，

四人笑说：“今年十三岁。因长的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么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

“宝贝”，贾宝玉的宝就来自于世俗，有了人为的价值；“白”，对应了“玉”字但是玉有其他很深厚的内涵。

康雍乾时期是被历史学家称为盛清。从嘉庆年间整个国家每况愈下，再加上外来的侵略。在一个剧烈的折辱、伤害下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荡然无存，就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毁灭，从民国以后是非常惨烈的，整个传统的根被刨掉了历史我们其实都是见证过得，而现在只是亡羊补牢，其实有点晚了。

宝玉是诞生在乾隆这样一个盛清，被视为空前繁荣和平的时代，这样的宝玉怎么可能是反封建反礼教呢？他根本就是诞生在太平盛世，整个社会是最富庶的时代、最巅峰的状态之下的一个宠儿、一个佼佼者，他不会是反对这个时代的。石头下凡限定在就是“富贵场温柔乡”，他是来受享荣华富贵，不是来受折磨、修炼自己的，整个的《红楼梦》描写的就是贵族世家非常富庶，而且具有精英阶层的最高雅的文化的集中地美好的时代。因此他叫做宝玉，“宝”是说明他在贾府里备受宠爱的宠儿的地位之外，也呼应了“玉”字容纳了精神性与世俗性双重面向，他有重叠和分化的不同的层次。宝玉的故事非常麻烦，在文中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

玉石固然来自神界，但是这颗补天遗留的石头作为宝玉的前身就是玉石，从头到尾就是玉石，而不是石—玉石—石的循环，从神界到俗界，这颗石头所在场域是变幻的，来到俗界这颗玉石被附加了世俗的这个面向，形成了**神性和俗性、精神性与世俗性的一个双重面向**。

“宝”与“玉”不是同义复词。第十五回，

水溶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

第三十回，

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玩笑。

第二十二回，

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

石头的本质：至坚。

《吕氏春秋》：“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

《淮南子》：“石生而坚。”

在宝玉的名字命名下在社会场域得到了本不属于它的一些世俗性。贾宝玉很矛盾的。这能用这两个字涵盖他的矛盾辩证关系。贾宝玉命名原因：保有玉的全形；有“宝”的世俗性的凸显。

贾宝玉与甄宝玉的联结？贾宝玉是来反抗世俗性；甄宝玉顺应世俗性，归引入正，符合世家的佳子弟。后四十回阅读对前八十回阅读的影响。

“宝”与“玉”有重叠与分化的关系，而二者在世俗的这一面重叠，因为“玉”来到人世间，被附加了“宝贝”，但事实上它内在又是所谓的“至坚者”，来自神界的那一颗美好的玉石。当玉在玉石的故事时候，玉石在如宝之贵，小说中出现的情节就是金玉良姻，符合传统和世俗的要求，金玉良姻也建立在如宝之贵的外貌上。

“戕宝钗之仙姿……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

二人在对世界上的读书人也有同样的价值观。两人是同道人。

宝钗与宝玉是显性重像。容貌：

第三回，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

第五回，

容貌丰美

第八回，

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

第二十八回，

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

体型：

第二十九回，宝玉“越发发福了”

第三十回，宝钗“体丰怯热”“他们拿姐姐比杨妃”

二宝是从先天就注定要联姻的，从长相世俗的审美范畴，再加上和尚的居中以神谕的方式指点他们当中的一种关联，二人当然就构成了金玉良姻。当金玉良姻浮现出来就会想成黛玉、宝玉二人之间的纷扰，干扰到了木石情盟，宝玉为了证明对黛玉的情感就有摔玉与砸玉的情节出现，这时候就是黛玉要求“至坚者玉”来试探、来产生个人的纠结，宝玉来摔玉，就是金玉良姻的玉，即“至贵者宝”的玉。当小说情节表现出玉在“宝”的这一面，即世俗的这一面时候，就会有金玉良姻，这也构成了黛玉的梦魇。木石情盟就是在玉石的本质上得以开展出来的。

贾宝玉也有很世俗性的一面。（“思无邪”不可解释一切行为。）真与假是同一件事。（史湘云与翠缕谈阴阳。）

王希濂《红楼梦总评》：“《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的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佛教传入是从最精英阶层，思想细密复杂，能成为专门的学问。）

贾宝玉的十九年人生中呈现的一种“假宝真玉”的面向，无论怎样的辩证，还是在否定这个世俗，否则最后就不会出家（出家就是否定这个尘世的范畴），脱离世俗。代表着一种价值的取舍：否定“宝”（社会所外加的世俗的这一面），最后走向对于玉石的肯定（精神性）；甄宝玉，就是真宝假玉。宝玉所反对的那个“宝”，一开始为了享受荣华富贵来到人间，十九年后否定世俗。在这十九年拥有“宝”的面向：金玉其外（外貌）。

第二十五回，

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儿也还罢了。

第五十六回，

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

第二十三回，

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此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

貌寝之论。人生得到成就感谢上天的，人要慈悲、谦虚。

甄宝玉长得与贾宝玉相似。（第五十六回）

第一百一十五回，（续书）

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宝玉拨开金玉其外的世俗性，最后的大彻大悟，悬崖撒手，拥有真正的超越性，彻底的回到了真玉石的状态。（铁拐李故事：寻找到智慧的真谛。）（庄子齐物最终庄周梦蝶，真正的逍遥，解脱，要透过齐物；智慧的人：支离疏、啮缺。）甄宝玉完全的走向了世俗性，真宝假玉。

第五十六回，

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

第二回，

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变了一个样子。

正邪两赋的人：不能担负家族使命，不能走向正统君子的样态。“置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甄宝玉以显性替身，与贾宝玉的关系，一开始是重叠，在后四十回是分割手法。贾宝玉的“宝”从内在到外在都毁弃了，从精神到形体都完全的玉石化了；甄宝玉是由外而内，逐步地彻底改变除了金玉的外貌，他的心灵也宝玉化了，是一个完整的世俗价值体现，二人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样的说法，难免就把玉与宝当成截然不同的东西看待，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认知，是有所保留的。

玉石完全是精神性的吗？

假如《红楼梦》是一个玉石的故事，玉石神话时，玉石也不是完全没有世俗性。玉石的神话里面，女娲补天就是经世济民的一个比喻，忠孝是玉石的性格，神性、俗性的二分是非常危险的。

贾宝玉的玉石诠释。玉石神话给他一个贵族出身，贵族在世俗里的等级制形成的。

在传统文化里，与有多方面的功能的，可以用来执盟、用来祝祷、用来礼天地四方和日月星辰、用来聘女供飨。只要又严肃意义的场合玉都可以发挥作用。

宝玉转世含玉转世而来，玉可以让生命再生，与宇宙最深层的力量发生关联。玉的重要价值：华夏文明所特有的玉石崇拜，绵延千年玉石信仰。高雅文明的结晶，玉器是权势财富的象征，与上层社会交往活动有关的，后来对于礼制也是相关的。所以贾宝玉不可能反礼教的。春秋时期，贵族墓葬里随葬玉器；后来又转化为王权象征。玉有非常庞大的文化内涵。

玉根本上就是与贵族世家息息相关的。

1. 玉石的神话

玉石担负了更多的文明的责任。

玉石早在春秋时代就是权势、财富、等级身份的象征物，上层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凭借，甚至是礼制的定型化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源，因为玉的关系而有了各式各样的礼仪、各式各样场合的运作。古代贵族佩玉、重视玉，这样一个广泛流行的习俗就更加证明，后来与王权的象征有了联结。因此不能说宝玉的前身是一颗顽石，而是一颗玉石。从前身到今世所展演的都是玉石的故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讲贵族的小说。（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不符合他们贵族的意识形态。平民阶层比较自由的，六朝以来的民歌都是在讲恋爱、爱情。）某个意义玉石就是来说明宝玉是具有贵族的血统。

第一回，

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玉石只有大小的变化，本质没有变化。

第二回，

五彩晶莹

第八回，

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

酥：牛奶。五色花纹：就是五色石。

脂批：

|  |  |  |  |
| --- | --- | --- | --- |
| 体 | 色 | 质 | 文 |
| 大如雀卵 | 灿若明霞 | 莹润如酥 | 五色花纹缠护 |

文的含义相当复杂，代表文明与秩序（地文、天文、人文）。里外聚美，文质彬彬，本身具有高度文明条件。

第一回，

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安身乐业。

展现了大中华当时的骄傲。《红楼梦》不是反封建礼教，而是表现了在文化集中的精英阶层，可以参与高度的文明，参透宇宙的奥妙。补天的玉石以最高标准锻炼，就算“不用”，它也是一个非常的存在。

奇异的出生（Monstrous birth），非常独特的出生类型。小说家援引了民间的传说尤其是英雄的传世，衔玉而生本来就合乎转世再生的意义，对应转世投胎的意义。（《周礼》、《左传》均有记载。）出生时胎里带来的灵物，在澳洲土人被称为秋苓格（Churinga），被视为神圣的物品。（宝玉受宠合乎人性。）灵物平时藏在洞穴，只有举行仪式才使用。神话里也有“孩子出生时身上常常带有其他物品”。汤普森（Smith Thonmpson）《民间文学情节单元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编号T婚姻、生育”中“编号T500-T599怀孕和生育”类中的T552项就是奇异诞生。

第一回，

那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仙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林黛玉的性格给了一个合理的说明。

佛教的女性观，女人是来来人间受苦、赎罪。（唐传奇《红线传》）女有五漏，心灵素质低劣，女人是少修五百年，陷溺在欲望与情绪中不得解脱。（《红楼梦》真正的出家的甄士隐、柳湘莲、贾宝玉）（风月宝鉴只给“王孙公子”看的：平民不可以，女子不可以）。

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神瑛侍者可能是玉石幻化出来的。神瑛侍者就是玉石，贾宝玉也是玉石。神话可以笼统，可以囫囵吞枣。（神话思维）

第一回，

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

脂批：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

对于创作者是深深的羞辱，质疑创作的想象，不能用物理的逻辑来思考。必须承认这个神话就是在神话范畴里，对于深层的象征意义没有帮助。补天玉石就贾宝玉。神瑛侍者就是石头。

第五回，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第三十六回，

“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第二十五回，

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持诵持诵，自然依旧灵了。”贾政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块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日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可惜今日这番经历：粉渍脂痕污宝光，房栊日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债偿清好散场。”念毕，又摩弄了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槛上，**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令**阴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后，包管好了。”

赫尔曼˙黑塞《流浪者之歌》：悉达多沉沦在世俗，陷溺在名妓的温柔乡，最终走出世俗。被蒙蔽的是宝玉，走出梦幻的是宝玉。玉石是宝玉的灵性、灵魂甚至生命的本源。

在宝玉起死回生的除了一僧一道，帮助他复生就是王夫人。对于一个贵公子，不可以以儿女私情妨碍大节（君父的存在，伦理秩序）。

脂砚斋对于神瑛侍者的批语：“单点玉字二（也）。”

脂砚斋：“‘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

观看之道是一个文化行为，知识和文化系统决定人能看到的东西。

赤瑕源于原始神话的“赤赮”，赤赮根本就是女娲补天的补天石。在宋代《路史》：“炼石成赮，地势北高南下。”

“赤赮”，因为无才补天，就成了“赤瑕”，作者巧妙地把传统文化转化，是一个巧思。

玉石来到人间，不是来磨练、受苦，而是受享。除此之外，也是来验证接受高度文明的性灵的追求。

贾宝玉一定会投身到国勋门第，充满了富贵荣华，他也是个不肖子孙。

第二回，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那；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对《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来讲财富、经济上的问题是小事，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教育不张。贾敬父教不张，家族将会沦落。心性败坏是他们最难的，是他们精神堕落的原因。第五十五回，探春打理贾府。第七十一回，

宝玉道：“谁都象三妹妹心多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应该混闹的。”

贾宝玉对探春的苦心经营家族的行为有了微词。（自私而单纯的话。婴儿女神会给她怎样的庇荫。）明明在写一个不孝的子孙，却被歌颂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

如果说冷子兴批评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安富尊荣的贾宝玉为什么会被捧得如此崇高？（双重标准）

石头的来到人间是非常心满意足。批评家可以讲出好多道理，小说家负责讲故事，不可点破，让读者领会。

第三回，脂批：“试问石兄此一摔，比青埂峰下萧然坦卧如何？”

第八回，脂批：试问石兄此一摔，比青埂峰下猿啼虎啸何如？余代答曰，遂心如意。”

第八回，脂批：“试问石兄此一握，比青埂峰下松风明月如何？”

玉石苦求僧道是为了这样一个心满意足的追求。石头在元妃省亲太平景象，富贵风流的场面，忍不住发出自己的感叹了。

第十八回，

此时自己回想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玉石神话第一个就是安富尊荣的受享意识。另一关键就是“世面”。世面：贵族在眼界、胸襟、文化涵养、精神道德各方面的高度，要有很好的教育、丰富的知识与学问，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贵族看不起暴发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只有财富，而没有百年形成的涵养，简单来说这个就叫做世面。

高鹗的续书在“世面”上的败笔：

第八十五回，

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

前八十回的几次生日宴，在重大的宴会都有一定的穿戴礼服。林黛玉进贾府，三春穿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贵族的样态。第七十回，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祠堂——贾母——父母，这是不可乱掉的伦理架构）。

“嫦娥下界”，正是脂砚斋批评的写作手法。在《红楼梦》中“仙女下凡”的话只在刘姥姥的口里有一次。第四十回，

“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儿，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

等级给了他教养，续书者受到了等级限制，贵族的一些常识是他一生都无法企及的。

“含羞带笑”，忸怩作态的小家碧玉，不是贵族大小姐的风范，大家小姐平日就有仆人二三十人伺候，早就习惯了做主人，怎会有这番姿态。林黛玉六七岁就表现出一种雍容华贵。第三回，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通身气派”就是言谈举止有一种舒坦沉稳、动静之间有一种优雅自在，自然地散发出大方合度的大家闺秀的风范。

“含羞带笑”的描写很像第十三回的描写，族中的一些媳妇“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都是小家作态。续书者的视野与眼光无法企及贵族文化的样态。贾府的国勋门第连丫鬟也比一般小姐的都强。

第五十四回，

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

而续书者将一个钦差大臣的正房嫡出女儿写得连一般的丫头都不如了。

世面：

第十六回，

凤姐笑道：“若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对贵族阶层也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对于王熙凤这样的年轻人老人家也是认为她没见世面。“太祖皇帝仿舜巡”：康熙南巡。单单二十几年王熙凤在大家族见到的、听到的，对于庶民就是罕见的了。

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

人可以不断提升，可以不断地学习。

第六回，

你又是个男人，又这么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的媳妇儿，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人选抉择：男人不行，一家之主，且是男性见不到人；媳妇，年轻，户外空间具有危险性；老人，去性化。王夫人是一个相当温厚的人。

刘姥姥不计较现实的得失，只想见见世面，比起得到银子更重要。有些人是汲汲营营，只为了利益，就成了现实的富翁，人生却非常贫瘠，所谓“穷的只剩钱”。刘姥姥作为一个乡下老妪知道人生可以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见见世面，提升一下自己。只是世面有大有小，所以人无论在哪里都要提升自己。“也不枉我一生”：可见这样一种文化集中的精英阶层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位、精致优雅对贫民来说是如此之珍贵，当我们在这样一种平民化社会是不能体会到刘姥姥的心态。刘姥姥是有大智慧的人，就算刘姥姥在扮小丑，那也是她在故意扮小丑，她知道“扮小丑”会有怎样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也是为了答谢帮助她的人，愿意变成献给对方欢笑的礼物。

曹雪芹不是在讲封建礼教，而是在这样的社会有许多无法重现的情境。

第二十七回，

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得见识见识。”

林红玉想要跟着王熙凤学习一些大小事处理。无论在什么处境、无论哪一种身份，永远都可以更积极向上。没有一个人都有的主体能动性。脂砚斋：“凤姐用小红，可知晴雯等埋没其人久矣，无怪有私心私情，且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此于千里外伏线也。”怡红院有那么多丫鬟，埋没红玉，就是晴雯总领头的。

一个是世家大族的出身的主子、一个是乡村老妪、一个是卑贱的奴仆，他们都希望能变得更好，见得的更多，那么我们这样的人又该如何呢？

石头幻形入世就是有这样一个目的：见世面。

被神瑛侍者灌溉的仙草是绛珠仙草。

绛珠仙草：绛珠红色的圆点状的东西，是叶片上的斑点？还是果实？结的果实是一颗还是一簇？

绛珠：文献追踪。

在传统文献中，在中医里有绛珠膏，《御馔》介绍其功用治溃疡诸毒、去腐定痛生肌等；绛珠作为以形象比喻红色的圆的小东西，比喻红色的水珠、枸杞、道教用语、红色的樱桃、红色西瓜子、红色的枇杷果子、红色的珍珠、红色的罂粟、红色的奇异果、彩光、红色石榴果实。

绛珠仙草的绛珠到底是什么？

绛珠仙草推论是《山海经》瑶草，形成一个主流看法。主要推论有两个：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郭璞注：“为人所爱也；一名荒夫草”

《文选˙别赋》：“引宋玉〈高唐赋〉所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神为草，实曰灵芝。”

行：出嫁（女子有行《诗经》）。林黛玉注定未嫁而逝。巫山之台：神女（巫山云雨），爱欲女神。

推演过程：绛珠仙草=瑶草=瑶姬=瑶女=佚女=佻女=遊女=滛女

最大的问题：两则文献中的女子都没有与林黛玉有明显的关系；“**服之媚于人**”与黛玉性格不合，“荒夫草”（郭璞的注）。其次瑶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神？

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瑶姬=瑶女=佚女=佻女=遊女=滛女”，瑶姬，私奔的神女；佻女，轻佻；遊女，在外游荡；滛女，淫荡。巫山云雨的神话有上古时期圣婚仪式的色彩。

从药效到神格都没有关系，只有“未行而亡”接近。“未行而亡”，亡：逃走，变成遊女。

瑶草叫做荒夫草，荒：欠缺，没有丈夫，与前面相关的解释相通。所有的指向爱欲女神的形象。

除了瑶草的解释之外；也没有绛珠的形象相关的解释。灵芝，与绛珠无关。这个主流看法不能成立的。

赵之谦：“云西示余珍珠莲，类天竹而细，**红艳娇娜**。叶一茎七片，边有刺，干绿色，而有碧丝如划，插瓶亦耐久。常州人呼珊瑚草，偏考不知其名，疑《红楼梦》中绛珠仙草是此。此野田所有，得亦可奇。却与通灵宝玉的对，家中是宝，外间即废物也。”

绛珠仙草就是人参草，林黛玉是服用人参养荣丸。荣：中医常用语汇。清朝人参买卖形成了很大的规模。

《红楼梦》里提到的资料与娥皇女英洒泪的故事一体的分化，湘妃竹来到天上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来到人间就是湘妃竹。脂砚斋：“点红字，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

第八回，脂批：“一泪化一血珠。”

第三十七回，

探春笑道：“有了，我却爱这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来，炖了肉脯子来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庄子说的‘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么？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又使巧话来骂人！你别忙，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竹子想来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做‘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黛玉低了头，也不言语**。

南朝任昉《述异记》：“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文上为之斑斑也。”林黛玉的神话前生就是娥皇女英。湘水女神，凌波微步湘江上，永恒追忆丈夫。

《潇湘神词二首》

刘禹锡

其一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雾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其二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远别离

李白（唐）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绿云：竹林 ）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死亡与眼泪联结。只有等到山崩水绝才可以泪止，爱到地老天荒。这也是林黛玉的还泪预言。

|  |  |  |
| --- | --- | --- |
| 林黛玉 | 身躯消亡 | 泪水枯竭 |
| 潇湘妃子 | 苍梧山崩湘水绝 | 竹上之泪乃可灭 |
| 李商隐诗 | 春蚕到死，蜡炬成灰 | 丝（思）方尽，泪始干 |

斑竹上的泪痕是红色的。

《潇湘遊》

刘言史

欸乃知从何处生，当时泣舜肠断声。翠华寂寞婵娟没，野筱空馀**红**泪情。

《赠梁浦秀才斑竹拄杖》

贾岛

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

莫嫌滴沥**红斑**少，恰似湘妃泪尽时。

《斑竹祠》

汪遵

九处烟霞九处昏，一回延首一销魂。

因凭直节流**红泪**，图得千秋见**血痕**。

娥皇女英的眼泪就是血泪。沾上血泪的仙草就是绛珠仙草，就是湘妃竹在天上的投影，而湘妃竹是绛珠仙草移植在人间的化身。泪点斑斑是二者共同的造型。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本质，容易爱欲混淆。真正的爱是让人生更丰富。

曹雪芹是反对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太过浅薄，且容易混淆与情欲。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主轴之一，呈现了作者真肯定的爱情样态。

对于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之间的感情是否投射现代的爱情观。宝黛之恋不是全书创作宗旨，呈现了《红楼梦》主张的爱情观，透过神话来解释爱情定义来，与现在的爱情大相径庭。现代的爱情观具有强有力的排他性，包括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人生价值，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都要全部退位甚至应该被牺牲，仿佛若非如此，就不能彰显爱情的伟大，甚至爱情可以凌驾在生命之上。现代人的爱情崇拜下，不自觉地独断的爱情霸权的思维。五四以来的爱情，在现代思潮引领之下，认为爱情有个非常强大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与生俱来的本能（对情爱的渴望），带有一种不被人为所根除的一种强大动力，因此这样一种爱情被视为具有改造社会的推动革命之轮的一种力量，所以人们歌颂爱情，在五四以来的创作里面又常混淆于肉欲，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情欲也是来自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不可能被后天的一些力量（如礼教、伦理、道德的力量）所根除，也因此二者就被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被歌颂为一种伟大的具有革命性的力量。但是无论这个爱情是个纯情还是与欲的混淆性的，它的力量是被过度的高估。把爱情等同于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好像是可以不用透过学习，不是透过人格的修养、深化、丰富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反过来是对爱情很重大的伤害，这样会误失掉爱情的真正本质，因此来看曹雪芹怎样来看宝黛爱情，这可以作为一面鉴镜。人要成长，不要永远停留在20岁，不可以一味歌颂青春。

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甘露灌溉是来自慈悲，人本性中的“恻隐之心”；仙草也想回报神瑛侍者，用一生的眼泪汇报，二者一直在儒家的恩德、恩惠的伦理范畴展开的。第一回，

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

西方灵河，也是爱河；人的偏执或执着像陷入在爱河里，无可自拔，直到爱河枯竭才可以解脱；林黛玉一直到爱河（死）才可以解脱，她的一生被限定在无法解脱的处境。三生石：佛教的典故。袁郊《甘泽谣》牧童唱的：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用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情人：有情之人，包括友情。任何的情谊都可以这样真挚深刻，不独爱情。真正的知己同心不只爱情，也可是友情。

第五回，

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

男女之间有妨嫌之道，在贾母孝道干预下超越这一点，是合理的让二者拥有一起生活的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二人进入不同的阶段，到第二十九回，宝玉十二三岁。第二十五回，“十三载”。爱情是对对方的怜惜、关心、呵护，爱是后天学习的能力。

第二十九回，

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稍明时事”，宝玉开始成熟了，有了认知能力；“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透过学习才学会爱情，人的所谓特质与性格有多少是来自学习的，一味强调本能，会误入歧途。单单只就爱情，就不是本能，才知道有这样的关系。“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宝玉对黛玉在二十九回之前是友爱，在经过学习和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黛玉。宝玉对黛玉的情感性质是与时俱变的，他有渐进的学习的历程，甚至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还有比较与取舍，绝对不是建立在感性知觉“不知所起”的一见钟情。“不知所起”是由于现代人对爱情的夸大的赞颂以至于汤显祖塑造的杜丽娘变成一个至情的典范，曹雪芹并不赞成杜丽娘式的爱情。

曹雪芹认为爱情与人的见识、成长、人格状态息息相关，而且他认为爱情的前提是深厚的友谊（知己之情）。一见钟情太过短暂，有可能就是美妙的颂歌，也可能是可怕的灾难。一见钟情太强烈，会蒙蔽理性，基础太薄弱，虽然有情感的强度，可是了解的深度、广度都太少，这不是一个能够长期发展的可靠前提。

第五十七回，紫鹃：

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

岂不闻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神瑛侍者阶段不是对特定对象的情有独钟，而是博爱普施，善心对待弱势之人，前世今生一直在延续。

第五回，

自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兄弟皆如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如今与黛玉同处贾母房中，故略比别的姊妹熟惯些。既熟惯便更觉亲密，既亲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毁。

黛玉入世还泪是为了报恩。（佛教因缘观：业报、轮回）

清代评点家话石主人：“化灰不是痴语，是道家玄机；还泪不是奇文，是**佛门因果**。”

谪凡神话，从仙界来到人间（道教文学）。

宝黛的俗界情爱是神界的恩义的延续与完成。恩义建立在报恩与德惠的儒家伦理基础上，其本质更接近儒家思想。以道教文学的谪凡，是二人没有犯罪，符合谪凡的模式，但是在很多细节上不够吻合；用佛门因果来讲又太过宽泛，更精确的儒家的德义是曹雪芹的推崇的。

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绛珠仙草还泪以报。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报恩的基本精神就是《礼记˙曲礼》里面的所说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这一种给别人好处的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s），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只是在中国此一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在这个文化里人们也高度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因此，这个‘报’，报恩、礼尚往来的交互性就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制度上而产生深刻的影响。”恩到底是哪一类的恩？回报有怎么样的方式？

文崇一《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恩，是一种泛称，事实上史书中所说的德、惠、赠与、招待、救济都算是恩惠，那施恩的行为就集中在生活救济、挽救生命和照顾事业这三项，报恩方式是集中于生命、升官、赠与，报偿的行为大多要由本人来执行，报恩、报偿的内容往往是以转换的形态比较多，以同样方式的比较少，如果追踪历史纪录至少从战国以来，知恩报恩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交换行为，不回报才叫反常。”

第一回，

常说：‘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

绛珠仙子转换的报偿，用自己本身拥有的泪水来偿还。神瑛侍者施恩是生命，黛玉还以眼泪（生命）。二者的关系吻合儒家的报恩与德惠的定义。

前生——恩义、德惠的报偿基础

今世——日常生活的伦理情感

与其说黛玉的生命结构是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不如说是受惠而生、报恩而死。二人的关系在恩惠中还裹挟了自幼至长逐渐累积的一种青梅竹马的真情，因此比单纯的男女之爱更深厚，又比单纯的偿债关系更感人。宝黛之恋：

|  |  |
| --- | --- |
| 先天 | 善良美好的品质  友情（慈悲、感恩的礼尚往来） |
| 今生 | 长期的互动关系知己之情  “亲密友爱”的感情转化为爱情 |

曹雪芹的创作动机：

不赞成一见钟情，具有非理性以及危险性；更反对情欲混淆，不可以欲代情。

第一回，

历来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不可胜数。至于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终不能不归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其间拨乱，如戏中的小丑然。

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红楼梦》反对才子佳人小说中形式上的美学缺陷，但是在贵族社会价值上更不能容忍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淫滥。

才子佳人小说有非常纯情的阶段，到了乾嘉时期，变得肉欲化，很露骨的。曹雪芹认为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全部都是淫滥。即使纯情，没有身体的接触，也是淫滥的。对曹雪芹（贵族世家）的淫滥是无比的严格，非常注重礼教、伦理道德，婚恋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前就发生私情迷恋，就是心灵的不贞，不贞就是淫滥。《红楼梦》在怎样的意识形态下看问题的？

第三十四回，

也因正在气头儿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薛蟠见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赌气走到自己屋里安歇不提。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待要怎样，又怕他母亲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各自回来。到屋里整哭了一夜。

女子未婚之前有对一个男子私心，就是淫滥，就会引起生死之心的疑虑。才子佳人小说抵触到贵族的贞洁观。

以人本能来进行消费就是性消费，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偏颇的流行。刘熙载（清）：“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

对于贾宝玉代表了作者的想法？创作宗旨？神话对贾宝玉的先天禀赋是什么？

神话设定的先天定格（贾宝玉的人格特质）：无才补天

1. 补天弃石：于国于家无望
2. “原非大观”的畸零人格
3. “正邪两赋”的特殊禀赋
4. “情痴情种”的专属意义

柯恩（前苏联）：“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和我们完全一样，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俄狄浦斯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问题。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不行的，古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专家经过精密分析原文，透过语言学和汉语义学来寻找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不要想当然耳、不要望文生义。艾柯（意大利）：“诠释文本和使用文本并不相同，所以读者固然可以自由地“使用”文本，但是如果想“诠释”文本的话，就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一个敏锐而有责任的读者要有责任先考察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  
 女娲补天神话流传已久，什么时候有了剩下石头的想象。到了晚唐诗人有“补天遗石”的想象（与“补天弃石”不同）。

李秘《禁中送任山人》：“补天留彩石，缩地入青山。”

姚合《天竺寺殿前立石》：“补天残片女娲抛，扑落禅门压地坳。”

中晚唐女娲补天神话增加了一个新的想象。到了宋代补天石被弃表现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不再是赞美石头的象征了。

苏轼《儋耳山》：“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辛弃疾《归朝欢》：“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

一直到了清代还是同样的用法，甚至发展出补天弃石悲号痛疚的形象。曹寅的《巫峡石歌》：“巫峡石，黝且烂，周老囊中携一片，状如猛士剖余肝。……蜗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碧用不得。嗟哉石，顽而矿，砺刃不发硎，系舂不举踵。砑光何堪日一番，**抱山泣亦徒湩湩**。”《红楼梦》的补天弃石就是沿用了

第一回，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脂批：“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天地间只有自己一人无用，那种被遗弃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弃在青埂峰下”就像脂批：“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这和“无用”互为因果，当补天石被丢到以情为根的青埂峰下，就会更加的无补天之用，陷溺在情里面，只满足个人的私情、私爱，结果就更荒失于家国的责任以至于作为一个男性，真正的价值也受到了斵丧，也就注定人生更加的沉沦于无用，越是在青埂峰下就越无用，越无用的人也只好寻求自己的出路，只好进入到温柔乡里安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宝玉的沉浸温柔乡里，是因为补天无用而被遗弃，只好寻求的一个出路，可是这个出路会让他更背离补天的事业，他的人生进入到价值归零的荒芜里面。

“落堕情根”的无用之徒会养成哪些性格与特质？他具有一种双性特质，沉浸在温柔乡里，让他染上女孩子的脂粉气。宝玉从女娲炼造厂出来，因为有了瑕疵而被抛弃，隐含的象征意义从女娲炼造厂出来，没有走向天空，而是落堕青梗（情根）是补天石没有完成既定的完整程序，而造成的一种阴柔的气性使得宝玉有一种特殊的双性气质。

约翰˙拉雅（John Layard，1891-1974）：“每个附着在山脚或石床上的石块，都还是女性，它离开采石场，独立的存在时才算是一块男性石头。”

女娲的炼石厂叫赤赮宫，当其他石头补天后，就变成了赤瑕宫。女娲的炼石补天某个意义来讲隐喻把原始的女性转化成为独立的男性这样的一个意义，当补天石一一离开采石场进入到广大无垠的天空独立存在时，也就完成了从女性到男性的蜕变，但是宝玉前生的畸零玉石中断了性别转换的过程，而在中间阶段的中介。他无法回到原始混沌的状态，只能间乎其中，在中间阶段的中介过程里面形成一种半男半女的双性同体。这也能说明宝玉为什么很远离男性世界。

宝玉的女性化。第一个是抓周上呈现。（人在周岁上测试人在未来的志向进行的一个成长礼仪。）

第二回，

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那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大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

抓周，叫试晬（zuì），也叫试儿，婴儿周岁时陈列玩具、文具、用具各色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用来预卜将来志向、兴趣和前途。北朝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宋代《东京梦华录》：“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钱，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

第九回，

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言语缠绵。

第十五回，

“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同坐车，岂不好？”

第三十回，

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唬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用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儿：那女孩子只当也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第五十回，

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贾母笑道：“我的眼越发花了。”

尤三姐观察入微。第六十六回，

咱们也不是见过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

宝玉的女性化气质与在里头互为因果。

第七十八回，

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曹雪芹把石头神话象征意涵与今世的宝玉的女性化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了。

文化无所不在，普遍涉及性别、自然与文明等等的一切。

炼石成赮，赮是彩云、彩霞的象征。

曹雪芹为宝玉做神话前生后设安排是有很深刻寓意，在当时的人们一望可知，但是由于文化断层、历史断层、学问上的距离以至于没有很快的正确把握，除了双性特质的这一面之外有采石场（赤赮宫），隐喻了从女性变成男性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宝玉的转变过程中断，他的成长过程出现的中断，因此他停留在一个介乎女性与男性的中介地带，具有一种由内到外独特的双性气质。这是这个神话提供的一个炼石没有完成的特定用意。对于宝玉，没有完成补天的终极任务，也象征着脱母入父的失败，这其实是没有办法定位的身份认同。

“脱母入父”，神话的普适意义。补天石的锻造和目的除了性别转换之外，本来就意味着脱母入父，由自然到文明的过程。“脱母”就是离开母亲的怀抱，离开母亲的混沌子宫，在那里你很自由（绝对的自由），可以任性，没有任何法律和约束来压制你，可以收到所有的包容。但是人不可能永远地停留在母性的怀抱（Chora，母性空间），以一个独立的姿态进入到父亲的世界，法律和秩序建构的文明世界。

诺伊曼（Erich Neumann）：“其实所谓的由自然到文明基本上的意义就是逐渐放弃母性原型世界，去和父亲原型相妥协、相认同，当进入到父亲文明象征秩序里面就会变成父权社会的一员，可以说成了现成秩序的维护者，也就是由母亲怀中没有责任、无忧无虑，这样的无忧无虑甚至还保存着动物时代朦胧的记忆，在当时母亲的怀抱里，没有你不能、不应该等等的清规戒律，一切都是让人随缘心所欲自然而然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母性空间。可是你不能永远的停留在这个状态里，所以最后要经过一整套仪式，包含启蒙仪式、成年礼等等，让人顺利过渡转变进入到文明的和责任的象征秩序里面，然后就开始承担种种的只有在超越动物本性之后才开始建立的文明世界。”

拉康（Jacques Lacan）：“所谓的象征秩序就是指父权制的性别社会文化的秩序当然是父亲的中心（‘菲勒斯’phallua），要受父亲的法律支配。”

宝玉的畸零玉石受到人成长像喻式的说法来说明宝玉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顺利转型的一个病态人格，因为他没有顺利的从母性的空间进入到父亲的象征秩序中，当其他的36500块玉石都已经很顺利地进入到补天的事业（文明的秩序的维护），只有宝玉因为炼制未就中途被抛弃在非父非母的状态，因为被锻造过，不能回到母亲的世界里；也是父亲象征秩序的排斥者，前后失据的状态，在身份认同上遇到很严重的认同障碍的一个人物，没办法去定位。贾宝玉在这一生为什么是这么独特，这个独特当然不是对他特异人格的歌咏，找不到出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人生定位在哪里的一个彷徨失据的畸零人。畸零玉石隐喻了在人间没有办法确认的暧昧状态。所以宝玉一方面抗拒家族的责任，一心一意地想要待在一个温柔乡里面，可是这个温柔乡也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因为温柔乡里面的美丽少女中会在时间延续中也完成属于女性的成年礼，都将要进入到婚姻，走入人生另外一个成熟的阶段，就此而言这个温柔乡也注定在没有多久就会消灭，宝玉又该何去何从。宝玉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来寄求乐园的永恒化，女儿们永远也不要出嫁或者在女儿出嫁前先死了（化灰、化烟）。原来宝玉是苦涩的，在他表面非常任性、率真、追求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浪漫的同时她的内心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彷徨与恐惧。

身份认同。身份，一个人在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的位置，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和各个社会体系产生关联，提供给我们经历、参与这些体系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融入社会才可能有所发展，不适应、与社会敌对会遭遇更大的问题。宝玉总是以人子的身份来抗拒脱离人子进入到成年，要有伸出羽翼来补天的辛苦付出。宝玉固执地只想限定在母性空间里面作为人子、人孙享受许多特权，然后利用特权转化成照顾弱势女子的权利（落堕情根），这就是他比较有意义的出路，可是在温柔乡里面不数年就会消灭、崩溃的情况下，这个身份也很快就会被瓦解。护花使者不可能是他一生的身份。宝玉的这个身份摇摇欲坠且融入社会障碍重重。

身份认同，除了身份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个人怎样去认同、接受这个身份的问题。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身份认同，已经不是你的社会身份的问题，不是一个阶级、职业、伦理角色等等的外在归属的问题，不是自己是谁的描述性问题，而是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的一个叙事。”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人对自己有意义，就开始动员自己的能量，去塑造自己想要追求的理想的我的那个状态。对于探春而言，她的问题不是自己到底是庶出还是嫡出，到底认哪一家作为自己血脉的来源，对她来讲，探春与赵姨娘的冲突根本不是阶级与伦理角色的冲突与矛盾，探春之所以舍赵姨娘趋进王夫人：第一，合法（宗法）；第二，合情（从小就是王夫人带大，日积月累的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母女情）；第三，合理，在身份认同上，当我认同王夫人，就是我要做一个正派的君子的选择，当决定认同赵姨娘的话，就要接受赵姨娘作为有一个小人集团会逼迫你、收编你，让你成为与他们成为沆瀣一气的利益追求的小团体，充满了私心，充满了赵氏本位不择手段的利益团体。如果探春在被迫血缘认同生母的话，那么她就要沦落成为与他们一样为了谋夺贾家的财产不择手段、伤天害理，甚至可以作法去害人性命的恶劣心性的团体。这是探春不能忍受的。对探春而言，要选择那一边就是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层次上的取舍。赵姨娘与探春的斗争根本不在于血缘、亲情，而是人格的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所以要用宗法这个合法的制度很合理的摆脱掉赵姨娘的血缘勒索。当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去思考这个层面，就可以某个程度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

宝玉在炼石补天的过程中，在离开赤赮宫前往最终的目的无边的天际去担任补天这个男性的职业、职能，在中途竟然因为不够格一个瑕疵品，以被弃的方式停留在非母非父的中介地带，也失去了自然母亲的庇护，无法回归锻炼之前“心中无喜亦无悲”完全自然混沌状态的一个母性空间，可是他已经锻炼通灵了，懂得是非、懂得价值的高下、懂得什么叫成与毁、懂得什么叫成人什么叫不成熟，又徘徊在父亲文明的世界之外，丧失了象征秩序的父亲为中心的世界的一个编码，没有一个阶级、职业、伦理角色的归属，陷入进退失据茫惑的状态。宝玉其实非常茫然而又恐慌的，除了人子、人孙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的定位在哪里？这是宝玉抗拒成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宝玉常常是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状态中的，这个状态常被人以“傻话”戳破，他无话可说就被逼到“等我死了”来应对。宝玉是活的非常辛苦的，他在身份认同上出了重大问题，他在成长中衔接的很不顺利的，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很成熟的成年礼让他过渡到成人的父亲的那个世界里面，以至于曹雪芹就动用了女娲补天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设计来微妙而又深刻的暗示宝玉的人生是在这里出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身份认同的失败。

第一回，脂批：

“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极。

这是一个病态人格的故事，而不是革命的反礼教的故事。

第九回，脂批：

余今窥其用意之旨，则是作者借此正为贬玉**原非大观**者也。

大观：就是补天。传统的王道、经世济民，是精英正统文化中大我的实践。

第一回，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脂批：“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

三万六千五百多中选，只有自己落选，对于一个个体是严重而彻底地否定，对一个人的存在的抹杀是多么的彻底，是非常严重的价值抹杀。

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对这个故事总结“无才补天、幻形入世”（“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对于宝玉这是多么惨烈的落空的悲剧。

脂批：“无才可去补苍天”

认为“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书之本旨。”

无限忏悔、悔恨的忏悔录。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遗憾。

脂批：“枉入红尘若许年”

“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哭成此书。”

他在哭啊，你为什么没有听到，为什么总是要把一个生为人子身份认同失败，在病态人格下任性没有担负起家族的责任、没有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以至于人生完全白费的遗憾，这样的哭声读者竟然完全听而不闻，一味的在这样的人物上贴上我们现代人想要的所谓反封建、反礼教的革命标签，这不是现代人的一个荒谬吗？

第五回，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

宁荣二公打下的基业，却没有继业的人，痛彻心扉。

“我等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脂批：

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

宝玉确实有曹雪芹的投射，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宝玉与曹雪芹的等同就在“惭恨”这一面。

第三回，

我有一个孽根祸胎。

脂批：

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四个字是曹雪芹对自己憾恨、自我谴责。

第十二回，眉批，

处处点父母痴心，子孙不肖。——此书系自愧而成。

愧为人子的憾恨。

第四十二回，脂批

作者一片苦心，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看书者，不可轻忽。

第三回，《西江月》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庚辰本有一段作者自云：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则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曹雪芹，字梦阮，“梦阮”常见的解释向往阮籍，成为现代革命分子的千古知己。

阮，阮籍。阮籍只有反礼教的一个面向吗？礼教的行为由礼教的精神驱动，阮籍与《红楼梦》中的精神的异同。阮籍反对虚有其表的礼教规范，反对有权力的统治者用礼教来作为一种权力的工具。宝玉对礼教精神是极其向往的，在他很多言行孔孟是不可以亵渎的，宝玉反对的是当你内在精神不够支撑的时候，礼教的行为就会变成虚有其表，徒具形式，这与反对礼教完全不相同的。

刘琨《答卢谌书》：“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第二回，气论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理解构成万物与人的原则。

雨村罕然厉色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认识贾宝玉要有以上的功夫，说明人们都在雾里看花的理解贾宝玉。贾家的纨绔子弟（唯一坏处是好色）没有一个比贾雨村（为讨好贾赦，抢夺石呆子的扇子）更坏，“不以人废言”（贾雨村出现在前五回有很重要的功能，与甄士隐第一组真假对照，有性灵的一面，第一位出家就是甄士隐，）。

贾雨村又参禅悟道的潜质。第二回，

这一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漩、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有额题曰：“智通寺”。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

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烦，仍走出来。

“茂林修竹”：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影子。智通：通往智慧。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对迷津中的人当头棒喝。《庄子》中的道体，中央之地，日凿一窍浑沌死。贾雨村见到了智通，泥足深陷，无法超脱的时候。贾雨村是有慧根的（渐悟与顿悟），不被世俗彻底污染。

贾雨村，在一百二十回，“急流津觉迷渡口”大踏步走出世俗。作为第一组真假对照，甄士隐是第一个出家，贾雨村最后出家（心灵的解脱），贾雨村当然可以作为正邪两赋气论阐述者。第二回，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正统的价值观，最后四个是周敦颐、程浩程颐、张载、朱熹）；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始尽。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倡，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正邪两气彼此互相争斗，最后只能赋人，内在不断地斗争，就成为一个怪异的人。驳杂而矛盾的人。

正邪两赋的特质再加上一个后天环境引导与分化。

|  |  |  |  |
| --- | --- | --- | --- |
| 正邪两赋 | **后天环境** | **人物类型** | **举例** |
| 公侯富贵之家 | 情痴情种 | — |
| 诗书清贫之族 | 逸士高人 | — |
| 薄祚寒门 | 奇优名倡 | — |
| 正气 | 应运而生 | 大仁者 |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 |
| 邪气 | 应劫而生 | 大恶者 | 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 |
| 余者皆无大异 | | | |

第七十七回，

若用大题目比，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草，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几次，这不是应兆么？

宝玉因为有了正气，没有成为纨绔子弟，但是也因为有邪气，就很驳杂，不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于国于家有望”的补天石，对国家无用，对家族无用（“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不是放荡淫邪的纨绔子弟，而是以情痴情种的样态来展现美学的风姿。祁克果认为一些特异的人格大概有三个类型：宗教性的人格（出世的范畴）、伦理性的人格（对世界有积极的贡献）、审美性的人格（在活的样态里呈现一个美感的一个追求），宝玉就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情痴情种要在正邪两赋的先天禀赋的必要条件之下，还要再加上公侯富贵之家的原因在于，因为只有公侯富贵之家才能提供给人高度的文化品位，否则就根本没有条件学习什么叫做格调，什么叫做美感，这是展现宝玉对女性美的欣赏、玩味、珍惜是绝不可能的。公侯富贵之家是构成宝玉这类人很重要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也不是凡是公侯富贵之家的子弟都是情痴情种。

它不会让一个有权势富贵出生的人堕入皮肤滥淫里，这一种人家提供贵族阶层的礼教因子，如果没有礼教的话，人在享有很多特权的情况下一定会江河日下，这是人性。可是人性里有这样一个力量帮助提升，就不会沦落到富二代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这种人家很重视教育，尤其这个教育还涵盖礼教里面。现代人反礼教，是因为追求的放任式的自由和放任式的个人主义，就以为只要是外在的某些道德的伦理要求就是对人性的压抑、甚至是戕害，这是百年来习惯探讨人性问题的时候常常不自觉采用的论述模式，然而这个论述模式非常的粗糙甚至是错误的，事实上人性的构成非常复杂，后天所成长的家庭背景同时在建构你的内在自我。社会学家研究表明：“对十七岁的人来说，80%的学习是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50%的学习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这些资料很有力地支持，游戏是最有力最密集的学习活动。”构成人的一个人的人格很大比例在后天的家庭和周围的环境就真正获得确认与完成。

人的自我与本能不可以画上等号，因为那是对人性的贬低，自我的主体性不能建立在人的生物本能上，对这个本能不加压抑，竟然认为这是主体的建立、自我的伸张，人会变的连动物都不如的。人的人格和人性内涵有一大半是在出生之后进行的。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现代法国的思想界（布迪厄）都深刻地认识到其实所谓的惯习（habitus）是一个整套的人格禀赋的一个系统，里面的格调、美学反应、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言语行为的模式其实是在小孩子的教育里就已经确立，而这些东西是人一辈子也摆脱不掉的。因此所谓的habitus与人的阶层、生长环境所在的地理状况都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呈现包括人的品味、格调作为一个构成人的一部分的力量其实是终生难以摆脱。（乔治˙欧威尔）

“在等级中，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似乎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马克思、恩格斯）

礼的活动并不是外在的行为表现，事实上“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白虎通˙性情》）

“文”就是文化。平民是没有文化，光绪三十年识字率期望值1%，所以古代平民没有文化的。贵族的文化极度集中的。因此对少数的精英分子道德要求是很高的，整体成长内化的自我期许。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体’和‘礼’，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机的形式，而不是几何的形式，中国古代学者在他们的评注中，一再用‘体’来定义‘礼’，即是明证。”

周何《何以不学礼无以立》：“礼义极其蕴含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而礼器、礼数、礼文即在表现实践精神的外在价值。”

宝玉活在这样的一个贵族世家。

第五十六回，

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来，这位哥儿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贾母忙笑问怎么。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位，只说我们糊涂。不要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道：“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人客，规矩礼数，比大人还有礼，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偏会说，想不到的事偏会行，所以老爷太太恨的无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影响一个人并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里与金钱同样重要的是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从经济上来讲，毫无疑问当然有两种等级就是富人和穷人，可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有一整个有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而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的一种东西，如果想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的意义来讲非常困难。”

礼教根本是构成宝玉内在的一部分。严守大家礼数并不是宝玉这类人还正经礼数装出来的、敷衍与应付，事实上在“还正经礼数”不是为了不被打死，是为了把自己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把他外显出来的一种实践，所以宝玉对女儿们也是呵护备至，这是他内在礼仪的一个表达。因此，全书中宝玉都在表达一种正统观。（虽然有时候会惊世骇俗的言论，他的行为实际上和李白、杜甫这一类人相似。）

第三回，

“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

第十九回，

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辅圣人之书，混编纂出来的。

第二十回，

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

第三十六回，

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第五十一回，

“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呢，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第五十八回，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遗训。

都是宝玉私下，没有外人在场，甚至是自己的内心中的一个独白。可见由内而外，宝玉始终如一真正彰显出宝玉的价值观其实是以孔子为至上的圣人，以四书为千古的圭臬，所以他所谓的“杜撰”、“编纂”、“异端”都是对后人世俗化的流弊所产生的欺世盗名的东西所做的强烈的不满，到处都是在敬奉孔子的训诲，一点都没有要违背的。小说中很多地方都在呈现宝玉恪守礼教正统的行为，而且比大人更有礼数，更遵照礼教的精神。

第十七回，

宝玉回道：“老爷方才所说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也用‘泻’字，似乎不妥。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拟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何如？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宝玉道：“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须点头不语。**

贾政的无言的赞许。

贾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做？”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了。莫若‘有凤来仪’四字。”

潇湘馆是游园的第一站。（潇湘馆是林黛玉自己选择的，说明林黛玉的宠儿地位。）“有凤来仪”典出《诗经》，隐喻元妃。竹子与凤凰的联结是来自于《庄子》。

第五十二回，

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

真正的道德，“不欺室暗，不窥屋漏”。宝玉的做法遥遥呼应古代的一位贤者，他已经垂辉映千秋了，就是蘧伯玉的不欺室暗的精神。

（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

贾宝玉如何面对爱情呢？贾宝玉心机剖白以亲疏等差，也能让林黛玉放心。

第二十回，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呢？”

在传统社会中，姨表疏远于姑表关系。

“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典出《管子˙五辅》：

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血缘差序、时间先后的原理。

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象个佳人？

第二十八回，

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

礼教精神的原因让宝玉不好开口。在贾宝玉心中的伦理排序之后，黛玉排在第四位，不可能因为爱情背叛家族的，爱情臣属于亲情。所有人际关系中比较，爱情在伦常之后。不是追求婚恋的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民国以来，本质不同的时代，跨越认知的鸿沟来衔接经典，首先要做的就是无我，否则就会“六经皆我注脚”，就会让经典失去原貌。

第十五回，

水溶见他言语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

“雏凤清于老凤声”出自李商隐的诗句。脂砚斋：“宝玉谒北静王辞对神色，方露出本来面目，迥非在闺阁中之形景。”宝玉的正经礼数，才能表现出宝玉的性格内涵。

“言语清楚，谈吐有致”脂砚斋批语：“八字道尽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写照。”

宝玉也不是纯真无暇的。

野鹤《读红楼梦杂记》：“梨云馆云：‘宝玉乃是第一至情人，谓为淫人，便是皮相。’野鹤曰：此人有极精细处，有极醇厚处，有极刁滑处，最有作用，最宜细看。”

精细处：宝玉举荐王熙凤助理宁国府。

“人情乖觉取和”：乖觉

第一回，

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斗他玩耍一回。

第二回，

如今长了十来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

第二十四回，

这贾芸最伶俐乖觉的，听宝玉这样说，便笑道：“俗话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孙’。虽然年纪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做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第五十六回，

只见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宝玉只当是说他，忙来陪笑说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园？好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鬟都笑道：“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他生的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

机警，聪明采取应对之道，消弭可能出现的是非。

第五十二回，

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么无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了，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宝玉道：“平儿不是那样人。况且他并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偶然见你病了，随口说特瞧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觉**取和**儿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与他何干？你们素日又好，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

宝玉面面俱到，用了五个理由来说明平儿不是在嚼舌根，而是一定有其他事（坠儿偷金）：平儿的性格；两房的讯息流通；平儿与晴雯交情；洞悉随机用好听的借口；一般人的避祸心理。宝玉有人情乖觉取和能力，维护四方周全。

第五十二回，

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张椅上。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宝玉便极口赞道：“好花！这屋子越暖，这花香的越浓。怎么昨儿没见？”黛玉笑道：“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两盆腊梅、两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蕉丫头一盆蜡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负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转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转送人，这个断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药铞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哪里还搁的住花香来熏？越发弱了。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反把这花香搅坏了。不如你抬了去，这花儿倒清净了，没什么杂味来搅他。”

对于送礼者的感谢，不是买个等同的礼物立刻回赠，这是很伤人的，有一点是在偿还、交换的意思，给送礼的人感觉是你不想要接受他的馈赠，退还的意味。真心表现对赠礼者的感谢，就是立刻使用，这就是真正的教养，说明还是对于他很合用的（宝钗将红麝串戴在手上）。

宝玉的刁滑。

第三十三回，

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两个字，不知为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说着便哭了**。贾政未及开口，只见那长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隐饰。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说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呢！”宝玉连说：“实在不知。恐是讹传，也未见得。”那长府官冷笑两声道：“现有据证，必定当着老大人说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说不知，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这话他如何知道？**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瞒不过他。不如打发他去了，**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因说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

宝玉对事实矢口否认，用哭来遮掩（逼真而训练有素），前后变化好快，中间的算计一则是事迹败漏，二则锁口防堵的策略（封口），立刻的转换，心机何其深沉，种种的随机应变的灵力，装模作样的逼真，止血策略的灵活操作，高杆哪！

读者要客观公正的完整看待贾宝玉。

第六十六回，

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关切不至于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求定下，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的，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脚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作这剩忘八。”宝玉听说，红了脸。（疏不间亲）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

宝玉能和未婚的闺秀“混”了一个月，男女之防在大家族很注重的，且尤氏姐妹是另一房的亲戚，不是从小在大观园自然地合法的关系。“混”、“尤物”表明宝玉潜意识对尤氏姐妹看不起，人性太复杂。

真正作为共度一生的女子是要品行上有要求的。没有家庭束缚的人柳湘莲，对于妻子的人选也要追问品行。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尤三姐鸳鸯梦碎，拔剑自刎。因此不是情欲解放在平等自由来解释，人要先保护自己。

对于宝玉彻骨的本体还是“礼”，所以“非礼”的尤三姐在宝玉心里面是受到轻视的。

尤三姐因为爱得很深，度过了孤衾难熬的日子（对人性的深刻的描写），就过上了非礼勿动的日子。

礼教精神非常彻底，因为有邪气，是意淫的方式呈现，就是作为一个公侯富贵之家的公子是以“护花使者”来怜惜、欣赏、保护那些比较弱势的女性。宝玉也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温柔乡岁月，尤其有大观园。他总是在表达一种乐园永恒化的追求，因此他的死法是非常特别的（化成灰、化成烟）。

第十九回，

**只求你们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第三十六回，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第五十七回，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再化成一股烟，——烟还可凝聚，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从此后别再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第七十一回，

尤氏道：“谁都象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宝玉笑道：“人事难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

当一个人死时，还是人生中的完美状态，这也是玩，这也是完美状态的永恒化。

高鹗的续书，在第一百回，

“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经死了，——这也罢了，没天天在一块儿。二姐姐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总不得见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里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儿的。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做什么？”……“我也知道。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

宝玉的死法就是“乐园的永恒化”（余英时）。宝玉的拒绝长大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出于愚蠢，而是一种自觉的天真。由于他的无奈与茫然，或他的没有办法解决的两难，以至于等于用化灰化烟的死法来让命运决定他的前途，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宝玉最后终究要出家。宝玉历经十九年的悟道的过程，最后出家，因此《红楼梦》里最迷人的描述里面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安排，就是迷宫与镜子。整个大观园里唯一有大面镜子的就是怡红院，这当然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整个怡红院的设计又像是迷宫，这一切都和宝玉的悟道过程的隐喻息息相关，在这十九年的人生终于明白宝玉最后要走向白茫茫的大地，而这个过程宝玉不是不知道的。

第二十八回，

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杜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家族的集体幻灭。解释：解除释放。

第五十八回，

殊不知只以“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

宝玉已经隐隐然感到厄运将近。宝玉将来会是怎样的呢？第十九回脂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谓后生过分之诫，叹叹！”

回首前生就是一场红楼大梦，幻灭无常。

甄士隐就是在不断的重大剥夺（失女、失火）中有遇人不淑（丈人），才听懂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作了《好了歌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样的经历最后就会在宝玉身上收结，一个令人感慨的句点。宝玉最终将以人子的身份告别，这也是作为公侯富贵之家出身、礼教精神的里必然而然的结果。所以爱情并不是他人生的光环，终究在历经盛衰、炎凉、沧桑之后，十九岁的宝玉就踏上了甄士隐遥遥在第一回引领的道路，这一段是续书者最精彩的一段。

一百二十回，

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

“似喜似悲”，弘一大师在圆寂之时留下来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言，只见舡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贾政叹道：“……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说到那里，掉下泪来。

这一段是描写非常凄美的。

宝玉出家的种子是宝钗的《寄生草》无意中下来的，如今开花结果。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往（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

宝玉的出家并不是对社会的逃避、抗议，而是超离，是一种圆善的了结，他并不是反成长，相反是成长步骤最后的灵的成熟，所以《红楼梦》的悲剧就不仅仅是悲剧，其实是焕发着饱含沧桑之后豁达与慈悲，所以才会“似喜似悲”，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回首前尘往事像宝玉一样、像弘一大师一样绽放出一朵含泪的微笑，而最重要的是宝玉那难舍的拜别在苍茫冰雪中留下不灭的踪影，其中一一情缘隐约如斯，不是儿女情长，是父子缘深。宝玉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幅肖像画是拜倒在父亲面前的人子，而不是恋侣的不舍，这样一位人子留给父亲的是感恩，是忏悔，也是眷恋，父亲对宝玉在尘世间的最后一眼，就是这样一个告别的姿态，也为玉石的故事画上了个句点，这是续书者很好的一个手笔。

拜倒在父亲面前的贾宝玉呈现出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礼教，以及礼教所要开展出来的美好的心性，其实在宝玉的身上也如实的呈现。

“正邪两赋”说

《红楼梦》是诞生在中华帝制晚期、中华传统文化登峰造极、最成熟的或者是盛极而衰的一个关键时期的伟大作品。了解《红楼梦》就要回到时代背景、当代的文化土壤，假如脱离这个背景，我们就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今律古、会想当然耳，而一部这么庞大复杂的作品，你要选择印证自己的成见的情节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事情已经做了太久、太多，我们不想再这样继续做下去就，就好像我们自己不希望被那些认识我，无论深浅的朋友们误会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量不要去误会任何一个对象：包含《红楼梦》在内。《红楼梦》现在虽然距今只有250多年，可是这中间其实恐怕有2000多年的文化断层，这样巨大的文化鸿沟该怎么样跨越和衔接，以便我们真正进入到《红楼梦》本身的世界，这当然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因为实在是太高难度了，大多数人不愿意去做。现代读者总是找自己的投射，把自己内心受伤的小孩去投射在林黛玉身上，对不对？把那个拒绝长大的心态投射到贾宝玉身上，对不对？然后反封建、反礼教就是《红楼梦》的宗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阅读结果，我完全不想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甘冒大不韪：真正抛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这个时代意识形态，进入到一个可能截然不同，虽然有些共通的人性，但是，在行为或者是表现上有很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200多年前的乾隆时期，怎样才能够越来越动态的逼近他们？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一百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经过了100多年的这种文化巨大的调整之后也许可以客观面对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像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对于传统要由温情和敬意。”（《国史大纲》）

他的成名作《国史大纲》开宗明义很重要的一个对读者的要求，他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读历史就是全部要从里面找到祖宗的罪过，全部要找过去历史害我们现在被殖民、被焚烧（圆明园）、被践踏，以至于我们沦丧至此的民族自信心，我们都通通都推诿给古人，都是传统文化的错，传统文化就是糟粕，是阻碍进步的罪恶。钱穆先生老早就已经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他觉得他写《国史大纲》就是希望来平衡这样一个现代人的无知与嚣张：全部推卸责任给古人。难道我们自己没有错吗？我们自己真的够用功吗？我们自己真的是努力在超越自我吗？还有你到底对传统了解多少？如果你了解的是零，你抱着恶意的传统，这到底意义在哪里？然后全部都是古人的错，这实在太奇怪了的一件事情。

《国史大纲》的作者的前言留下来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沉痛的期望，我确实感受非常深刻。我总觉得也许可以开始契合同样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依然这样的深刻了解传统有多么深厚，多么伟大，多么博大精深的这样的硕果仅存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中那么洁白、那么宏大、那么坦荡的一个认识，我想我们大概来到现在了解、同时去衔接的时刻，所以从新来面对《红楼梦》与传统文化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也可以不必面对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在政治的干扰之下所遭遇到的魔障或者困境，这些外在附加阻挡我们去好好认识传统的这些因素应该可以慢慢的淡化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真的有一个好的时机来重新看待《红楼梦》的真实的面貌，以及他要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可以有多么伟大，多么美好的文化内涵。其实，到今天都依然还有现代性。

那么每一个时代一定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这个时代人是太无知而狂妄，总觉得我们是最进步的，我们就是好像历史5000年的发展的境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信，但是没有办法。当群众变成一个时代的主流的时候，“两个臭皮匠就会胜过一个诸葛亮”。庶民大众并对一个高标准的学问和人格的自我要求的同时，庶民的主流让我们怎么好好地去契合正统文化里面精英阶层所承担的一个广博的大传统。这是我们现代也要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价值不是靠投票决定的，不是靠网络上面谁的声音、哪一群人声音比较大而决定的，相反的是传统的精英文化永远都是非常的少数。所以借此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数据。那个数据是曹雪芹以及他所在的那个阶层在整个当代以及在传统的各个时代里，他们占据的都是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光绪三十年，接近民国，经历了英法联军、历经八国联军，很多人也在变法图强，很多人也开始想学习西方怎么样让自己的国家更壮大？于是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建设，其中就包含的教育，因此女子学堂也很早就已经设立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在努力地推动教育的情况之下，光绪30年识字率的普查。叫做普查就表示他其实不可能很精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做识字率？用什么标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呢？原来所谓的识字率指的就是你认识字就可以，也就是说看得懂账本、能够粗读一些简单的书籍，这个都算识字率。识字率不是能够读懂孔孟、能够创作。在这样一个很低的门槛之下，光绪30年已经有了推广教育的努力，同时又把识字率的标准定到这么的低的状况之下，当时所做的一个识字率的普查，得到的期望值只有1%。

我们把时代往前推，推到《红楼梦》所在的这个乾隆时期，甚至能推到唐宋时期，识字率就可想而知那是一定更低。识字率如果更严格来看的话，那么你要能够写得出文言文，文言文要受过很精密的训练，不是识字率可以办得到的。那么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曹雪芹这一类的人所属的那样的一个文化精英恐怕连千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可能是千万分之一，那么你就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的千万分之一的正统精英分子背后含纳的大传统是多么的博大精深，是非我们现在人所能想象。

我们现代人学的东西太多，至少曹雪芹不用学微积分，不用学数学，他不用学英文等等。我的意思他是百分之百地活在那个精英正统的大传统的，叫做什么，包含什么，这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当然尔的。

在如此的状况之下，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好好的面对传统的古典作品，这真的是我们现代人不应该很狂妄、毫无装备就自认为可以读懂的地方，但是好像我们都很自信。一篇文章，拿来就可以开始分析，也不管自己有没有受过好的文学批评的训练，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人家的基础、知识背景，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说：他在说什么，他在反封建反礼教，这种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而且数十年来变成主流，以至于保障可以这么狂妄轻率地进行古典作品的分析。那我想这个情况由来已久，可是由来已久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历史也证明，我们太多时候可能都流行了一两百年的主流看法，最后是被推翻的这种情况也不为少见。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曹雪芹的心灵跟他的时代，你就不能够用你的知见去接近他。

要回到这个中华文化大传统，那真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辛苦的工作，那没有关系，学者就是该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读者就应该要开放心灵，并且要努力跟上脚步，否则我们就永远停留在一个非常粗浅的、不负责任的阅读状况之下，我们把这个1%撵出来，其实1%还是一个最粗略的数据，要进入到曹雪芹、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一类人的心灵恐怕你得用万分之十万分之一非常少数的、又非常文化集中的、特殊的精英阶层来认识他们，你就应该要努力地把自我丢掉。

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希望无论我们是在做什么分析、探讨都应该要有的。我们也不应该随便的去扭曲我们的朋友，你真的认识你的朋友吗？我想只要你们多几年的经验、多几分的敏感，可能就会常常发现、非常的惊讶地发现原来你的朋友还有这一面，原来你的朋友有所意识不到的那个面相，我想这样的经验应该处处可见。所以不要想当然耳、不要理所当然，是待人处事上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态度。第二，意大利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叫做艾柯（《玫瑰的名字》）。他在一篇文章里就有提到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作为我们现代人读《红楼梦》，尤其要来谈传统文化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认知。“读者当然有权利可以去自由地使用文本。”你当然可以依照你的目的、你的需要，去使用任何一段文本。但是他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读者，你就应该要去尊重这个作品和作者背后的那个语言状态。”语言状态的背后就是文化系统，语言当然是跟文化结合在一起，甚至语言就是文化的整个内涵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敏锐而有责任心的读者他必须尊重而且必须要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语言体系，那么你不应该任意使用文本，而是应该要诠释文本。”诠释文本和使用文本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做一个敏锐而有责任心的读者，有责任了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随意的挪用。我们要做诠释文本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丢掉。你自己一点都不重要，无论你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在你诠释一个文本的时候，这些都是最不重要的地方。但是偏偏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好恶、是非看的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很颠倒的令人感慨的人性本能，但是你一定要超越人性本能，不超越本能你就会被本能所控制，然后你永远就只会停留在本能的层次，结果就是自我耽误。好真的大部分的读者不知道当他这样很痛快使用文本，他不知道他唯一能耽误的其实是他自己。《红楼梦》不愁永远有一些人真的愿意好好的走进他的世界的，只要我们的时代多走一些年华，让一些少数的心灵去发现这一点的重要性，伟大的经典终究不会被埋没的。这一代又一代不负责任的、没有敏感的、任意使用文本的读者终究也会在《红楼梦》诠释史中变成微不足道的尘埃。

我想人生很短要变成尘埃或者是鸿毛，还是能够真正在这个你的人生之旅留下一些很踏实、很珍贵的东西，那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应该要去面对、也要去认识到的一个重大课题。

希望大家对我们接下来这一年的课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去把承担着那样一个博大精深的正统大文化的、极少数的、万分之一的那些才子文人所思、所想、所写、所实践的经历严苛的历史淘汰留到现在的文学作品，我们要以诠释文本的态度和做法很辛苦的走进这些十万分之一的人的心灵，让另一个大概已经中断很久也甚至被轻视、被扭曲的文化大传统内在精髓得以彰显一二分。

我期望大家在面对我们接下来诠释文本所得到的成果，那么也该有一个心理准备，那就是我绝不讲中听的话，我不想取悦、迎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红楼梦》的时候的首先要拿掉的东西。当你抱着你觉得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到极致的最重要的文明成果，觉得《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都应该要超越时代，应该要符合最先进的文明的成就的时候，那恐怕根本就会走错了方向，传统的伟大，不在于，他反对他的时代，而是他本来就蕴含永恒的人生课题，而这些伟大的心灵也提出了永恒而有普遍价值的解答。我要找的是这样的东西，你不应该要勉强古人为我们现代的人去奋斗，因此为了我们去在他的当代反对他的时代。

我们应该调整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价值观的一些基本态度，现代人的这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信念都只不过是两三百年前从欧洲的文化内部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然后随着他们的扩张现在变成全球的普适的价值观，但是它不过就是人类5000年文明里在各种的实验里中现在正在实验的一种形态而已。只是因为是现在实验的一种，所以理所当然就以为所有的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我们又会被另外一种价值形态给推翻。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很严重忽略掉的一点，因为我们活着、我们拥有话语权，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人类进步的终极境界。

人类的历史是在动态发展，而且很有可能有曲折、甚至有倒退。且让我们虽然站在历史的现代，不要自以为我们就可以代表全人类去发抒唯一的价值标准。

你可以认识到一个态度，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应该尽量正确的去了解古人在想什么，应该丢掉自己价值观。

接受我接下来这一年所会提到的曹雪芹包含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观。即便你觉得迂腐，我也会把迂腐讲的尽量深入一点，不代表我支持这样一种价值。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好的研究者，你应该把自我和对象分开，尽量客观地看对象在想什么？就像艾柯所说：“做一个敏锐而有责任心的读者。”要敏锐的把握了解在这个作品背后的语言系统、文化系统。

作者在塑造贾宝玉的人格内涵，是在这个文化大传统吸收到的各式各样的传统学说成果，同时阐述了后天怎样参与了人格的建构的问题。曹雪芹的其实也想已经深入到专家的这一种境界。他就透过了他的凝视、丰富的观察和体验对人何以为人提出深入的解读。（欧丽娟《〈红楼梦〉“正邪两赋”说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内涵——以气论为中心的先天禀赋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詹维克（W.P.Jencks）：在人的智力发展中，遗传因素所占比例高达45%，环境因素35%，剩下的20%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心理学特别强调主体能动性在人的成长与发展中的作用。教育、环境也一样与主体能动性一起构成主体发展的三维结构模式。人格心理学（性格心理学）的“互动论”，个人的心理历程和行为反应主要是由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互相作用与配合后所产生的特殊结果。（行为学派人就是环境决定论。）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个人的成长一定程度是决定论的。先天的禀赋形成一个人的独立的、自在自主的内在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携带着遗传密码使得个体会沿着预先决定道路或序列发展，然而这种个体的定位又不能自外于后天环境所造成的进一步分化，所以说行为主义者，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活动的原因归因于环境。先天对人的影响有哪些？

基因会影响到人的道德，也会影响到成功与否。

英国科学家研究表明，人能够成功，后天因素并非大于先天因素，许多的已出人头地的人格特质，例如你的决心、社交能力、自制力、总是给予明确的目标集中力量去奋斗，恐怕都只是源自基因遗传。人能否成功，基因的影响比你的生活方式来的大。尤其是自制力，实际上是潜藏在人的DNA里面的。人的决心和毅力大致也取决于遗传。拒绝放弃的人，逐梦落实的机会要大于轻言放弃的人，拒绝放弃就是决心和毅力决定的。过去的研究总以为一个人能否成功，家庭和环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最新研究显示，基因的影响比以往人认为大多了。

《人格心理学》：40%-50%的人格特征的差异是受到遗传决定的。

《红楼梦》也意识到遗传或者基因（先天禀赋）的对人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性。

曹雪芹和脂砚斋一致认为人有很鲜明的先天禀赋，是一个人很神秘的天赋来源，甚至是家族血缘所带给人的遗传基因。（专有术语：“天性”、“根源”、“天分”“胎里带来的”等）先天论和后天论是《红楼梦》人物性格认识论的建构的关键环节。第二回，小说家曹雪芹和脂砚斋就大量使用了与先天性格有关的语汇：天性、天生成、生来就、本性、天分、根源、从胎里带来的等等。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人就是有某一种决定性的基因的作用。人物的先天性格在先秦时代、汉代就有。

天命谓之性。（《中庸》）

生之谓性。（告子）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

性，人之所以受以生者也。（王充）

**“天生”、“天生成”：**

第五回，《红楼梦曲˙乐中悲》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第五回，《红楼梦曲˙世难容》

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第九回，

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

甘露水灌溉绛珠草，博爱。

第二十二回，

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儿？”地下女人们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女人们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天生**的牛心拐孤**！”

贾兰的孤傲性格，太奇怪的人格特性。

第二十八回，

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儿风寒。

神话里的绛珠仙草的柔弱，修成女体，终日阴雨离恨天外，饮灌愁海水，食蜜青果。

第三十九回，

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见这些哥儿姐儿都爱听，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

第五十六回，

天生下来有着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

第七十四回，

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

第六十五回，

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

遇到爱的人，付出多大的努力抗拒自己的天性，是多么宏伟的事业。程乙本抵消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要看庚辰本。

第八十回，

宝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

宝玉的所叛逆的行为在私下进行的。金钏和宝玉的事发，宝玉溜了。

**“本性”、“天性”：**

第十九回，王熙凤

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

第二十二回，

黛玉本性懒与人共，不肯多语。

第三十七回，

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

第四十九回，

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

第五回，宝玉

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兄弟皆如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

贾宝玉泛爱众，博爱的精神是天生的。

第十七回，

贵妃崇节尚检，天性恶繁悦朴。

第三十一回，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

第四十一回，妙玉

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出来。

第七十八回，贾政

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

诗酒放诞：李白。

第十七回，

贾政笑道：“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纵拟出来，也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园亭因而减色，反没意思。”

贾政认为自己的笔，对于大观园是一支黑笔，会让大观园的景色减色。贾政拥有以非凡的能力，就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男性更容易客观地看待自己。）

第七十六回，

黛玉道：“……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了，也有改的，也有删的，也有尚未拟的。这是后来我们大家把**这没有名色的**也都拟出来了，**注了出处**，写了这房屋的坐落，一并带进去与**大姐姐**（元春）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贾政）瞧过。**谁知舅舅倒喜欢起来**，又说：‘早知这样，**那日**（第十七回那一天）该就叫他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所以凡我拟的，一字不改都用了。**（说明贾政最欣赏林黛玉）如今就往[凹晶馆](https://baike.so.com/doc/6479567-6693270.html)去看看。”

第七十八回，宝玉

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

第八十回，

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

**“天分”，“从胎里带来的”：**

第五回，

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恐泄露天机，便掩了卷册。

第五回，

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第十七回，

众人听了，赞道：“是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

第四回，甄英莲

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㾵，从胎里带来的。

第七回，

还亏了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的病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要是吃凡药是不中用的。

第七十八回，

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脂批的总结：**

**天性：**

第二十回，脂批：

此时却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

第七回，脂批：

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第五回，“宝钗却浑然不觉。”脂批：

这还是天性，后文中则是又加学力了。

第二十二回，“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脂批：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前三人之长并归一身。前三人向有捏作之态，故唯宝钗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

儒家中最高的人格境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养成一个人的性格与阶级相关。“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

根源、根基：

第一回，“情性贤淑，深明礼义”脂批：

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

第一回，“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脂批：

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

第十六回，凤姐：“香菱的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儿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呢。”脂批：

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方知莲卿尊重不虚。

第四十八回，脂砚斋批语：

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幼年罹祸，命运乖蹇，致为侧室，且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故欲令入园，终无可入之隙，筹画再四，欲令入园必呆兄远行后方可。

“根源”、“根基”解释了家世阶级与家庭基因等等有关，解释香菱为什么天生有的独特性。

天分：

第五回，脂批：

贵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宝玉天外中一段情痴。贵公子岂容人如此厌弃，反不怒而反欲退，实实写尽宝玉天分中一段情痴来。若是薛阿呆至此闻是语则警幻之辈共成齑粉矣。

第十三回，脂批：

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

第二十二回，脂批：

此书中如此等文章，多多不能枚举，机括神思自从天分而有。

赞美小说家的天分。

本性：

第五回，脂批：

这可是宝玉本性真情。

胎里带来：

第四回，脂批：

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痣，其人可知矣。

胭脂㾵是香菱的根源与根基的具体化，外显于面目上可辨识的印记。

小说家和脂砚斋意识到人的存在某一种无可纠结，但是又可以辨识的天赋的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性 | 天生  天生成 | 生来 | 本性 | 天分 | 根源  根基 | 从胎里带来 |
| 文本 | 7 | 8 | 2 | 4 | 3 |  | 3 |
| 脂批 | 4 | 1 |  | 1 | 3 | 3 | 1 |

神话也等同于对小说中的人物的**先天禀赋的另类诠释**。

第一回，

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

林黛玉先天就有一种哀愁、离恨，也是她的先天禀赋。脂批：

饮食之名奇甚，出身履历更奇甚，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

第三回，

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

“风流”呼应第五回的“风流袅娜”（天上的可卿）。

六朝时“风流”含义：如风的流动，林黛玉行动“弱柳扶风”。

《红楼梦》先天禀赋的理论：“正邪两赋”，是对人物先天禀赋的最深刻、复杂的说明。周汝昌认为第二回的气论（正邪两赋）《红楼梦》的纲领。

正邪两赋是延续也是对传统的气论的集大成。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是用传统庞大的气论对个体的才性问题很清楚的给予学理上的支持。第三十一回，史湘云和翠缕之间论到阴阳这一段。

第二回，

冷子兴：“……将来色鬼无疑了。”

雨村罕然厉色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贾雨村，小人儒。

这一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漩、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有额题曰：“智通寺”。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

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烦，仍走出来。

“智通”：有智慧，通往人间的道理。

“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人心的不知足，无止尽的追寻，要适可而止。（“刚刚好，才是最好。”）

“文虽甚浅，其意则深”：有资质、有禀赋。（翻过筋斗来，孙悟空，也在悟道。）

“龙钟老僧”：贾雨村还是没有彻底觉悟，陷溺在世俗里。“齿落舌钝”：啮缺；“既聋且昏”：浑沌的道体，“七孔凿而浑沌死”。

历经跌宕，贾雨村是最后的一位悟道者。

续书，第一百二十回，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闻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不知何时复有此段佳话，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圆觉，也可谓无复遗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亦未可知。”想毕，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遍寻了一番，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餬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个人，因想他必是闲人，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接来草草一看，仍旧掷下道：“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这抄录的尚无舛错，我只指与你一个人，托他传去，便可归结这一新鲜公案了。”空空道人忙问何人，那人道：“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说毕，仍旧睡下了。

急流津：暗示人世汹涌波涛，世俗的洪流，所有的人葬身于其中。旁边有一个渡口，是让有缘人，有特殊禀赋的人可以急流津中超拔而出，就能登上智慧的彼岸，不被世俗淹没。觉迷渡口：领略到世俗的迷惘，见证这个故事的盛衰炎凉上下起伏的贾雨村，终究要从这个急流津里面超身而出。

如此这般的贾雨村确实可以担当得起，又有“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的人，来解说宝玉这种非常独特先天禀赋的一位代言人。

“正邪两赋”理论中传统文化的气论的来源以及归结的这种人格特质是什么？

第二回，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馀者皆无大异。

三个等级的人：“大仁”、“大恶”、“余者”。从孔子理论中隐含的“性分三等”：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董仲舒）、韩（韩愈）、周（周敦颐）、程（程颐）、张（张载）、朱（朱熹），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大仁”与“大恶”牵动了整个世界的状态。韩愈，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的地位在宋代理学的有升有降，曹雪芹接受了宋朝道统系统。最后四位都是来自宋代的理学家，程朱理学，却被明代的追求自我发展思想批得体无完肤，明代的风气是从本能上的放任，将人性价值降到最低文明代表追个性自由的思潮，不是文化的进步，是文化的堕落。明代没有一个思想家被曹雪芹所青睐，明代的思想流派：阳明心学、泰州学派，曹雪芹没有将其放在“大仁”的行列。晚明的流派到后期有很严重的流弊，在清朝基本被肃清，康熙就是重要的力量，曹雪芹家族走向了程朱理学的流派。明代的思想家不被曹雪芹肯定及追求。

《圣祖仁皇帝御纂》（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朱熹）文章言谈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

大恶者，依照华夏文明的传统。蚩尤，蚩，丑。尤其最丑。顾恺之：“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六朝时南方的方言，“这个”；阿堵加上物，就指钱。蚩尤：可能是失败后，被政治和历史污名化。共工、桀都是政治失败的人。大仁者、大恶者列到宋代，正邪两赋者列到明代，明代没有大仁者，也没有大恶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

气，是从先秦以来的宇宙论、人性论的基本概念。

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

颂扬皇权、歌功颂德。

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

正气（秀气）带给世界的是风调雨顺。

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发泄一尽始散。

正气与邪气面对有三个结果：正气化解邪气，邪气化解正气，两者互相消耗殆尽，曹雪芹提出这种结果，赋之于人，找个媒介。处于极端的矛盾状态，不是健全、均衡的人格，在一个失去平衡的情况下。

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万万人：性三品的中人，“余者皆无大异”的余者。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倡，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

|  |  |  |
| --- | --- | --- |
| 正邪两气 | 公侯富贵之家 | 情痴情种 |
| 诗书清贫之族 | 逸士高人 |
| 薄祚寒门 | 奇优名倡 |

后天的人格塑造与环境息息相关的。

思想渊源探讨：

周汝昌认为这一段论述具有宋代的朱熹（气禀说）、明代的吕坤（三气运：综合、偏重、驳杂）的思想渊源。不同于吕坤，曹雪芹是对驳杂的这一类人抱着敬仰与赞美以及欣赏的，在正邪两赋的各种系列里面，作为统帅《红楼梦》的思想纲领，因为正邪两赋的人都是风流脱俗、狂放落拓，具有才貌性灵的悲剧性人物。

气禀说、三气运实际上都与贾雨村的话不大相关，实际上综合、偏重、驳杂是在传统的性三品的三类人里的。

曹雪芹没有赞美正邪两赋的这一类人，也没有把他们当成风流脱俗、狂放落拓，具有才貌性灵的正面人物来看待。他只是想了解这些人，对这样复杂的人有多少的了解，反而褒贬不是太重要的。

探讨这一类人的复杂性，不只包含贾宝玉。

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

可见贾府众人是非一般人。

正邪两赋这样的人不在大仁者（传统倡导的）行列，可见不是传统价值观所肯定的，因此对正邪两赋的人不是极力的肯定的，而是充满了兴趣，希望有个理论能涵盖。

**正邪两赋是传统气论的继承或者是变创**（变化、创造）。

气论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在春秋时代，“气”被用来说明世界的秩序和普遍的联系。到战国时代，“气”逐渐发展成被看成化生万物的元素和本源。越到后来气论学说越庞大，在各式各样的思想学派中被运用，包括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的哲学家，乃至到清代，都没有脱离气论。中国古代的哲学及很少有谈论“人”的时候，不会去谈“天”，“人”与“天”有一个贯通的关系，讲“天”的时候就更少有人不去谈“气”，因此，用“气”来谈“人”就很自然而然了，形成一个内在脉络，于是将“气”与“性”结合来谈这基本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源远流长的。

正邪两赋的理论有援引了那些传统的思想资源？

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魏晋的才性论直接的体现：“人伦见识”。刘劭的《人物志》：探讨人性及其原因。

盖人物之本，出乎其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刘劭《人物志》）

正邪两赋的理论继承魏晋人物品鉴传统。人物的鉴识：性格的鉴别、才性的分类，通常这两类同时涵盖，汉末之后开始出现这类语词，对人的构成有了很高的兴趣，论述相当精微。

才性分类：

第七十八回，《红楼梦》回应、继承魏晋的才性论。

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

晴雯脾气火爆（性），织工高超（才），使其天性禀赋不虚付。

第三十一回，

翠缕道：“他们那边有棵石榴，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他长。”湘云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的就好。”

贾家的气脉充足，贾家封妃，在四大家族中更高一层。

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究竟道理还是一样。……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器物赋了，才成形质。譬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

存在之所以能形成形体，是由“气”来构成，气的聚散构成形物的终始，也就是生命的生与死。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若生死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气”从哪里来？

战国时期楚地出土竹简中的一段话：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恒先》

其并不单一的存在，有正有邪，有阴有阳。

“气”主要是甲骨《卜辞》里提到的“风”，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要素，例如土的精灵。“气”作为生命主要的元素，到了战国时期应该已经确立了。“气”的生命观就认为人不但在肉体里充满“气”（正邪两性：继承绵延于扩大），连抽象的精神、魂魄、心灵也都是“气”的作用（如：生气、脾气等）。

有日本学者认为：这样的“气”就具有精神生理的概念。这样的“气”就像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spirit）以及与精神有关的体液。

禀气的存在就会影响人的存在。

第七十七回，宝玉所说：

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草，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世乱则萎，世治则荣。

曹雪芹的创作背后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思想体系在支持着书写人、事、物，思想根据就包含了一种从《易经》而来的气化宇宙论，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草木是可以有一种联动的互相影响。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个有机体论，这个有机体论认为万物的存在都要依赖整个宇宙的有机体，而成为整个有机体构成的一部分，这些部分之间彼此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不同于一些机械性的刺激，之所以会成为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彼此发生相互的作用，而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共鸣。

宝玉叹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

第三十五回，

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

非常精彩的“齐物”胸怀。（印第安人文化也有这一面，古老而原始的面对天地的态度，原始思想常见的。）

万物有灵论：

克雷特（Albertus C. Kruijt，1869-1949）：（透过印度尼西亚民俗学、人类学研究）我们必须在原始社会的进化中划分两个连续的阶段：一个就是人格化的“灵”，会赋予每个人、每个物，包含植物、动物、石头、星球、武器或所有的用具，存在物有一个个别性，这个个别性是有一个人格化的“灵”让你有独特的灵性。在之前还有一个没有人格化的“灵”的存在，它是到处渗透，到处弥漫，这样的“气”会遍及宇宙，会让所有被它遇到的对象产生灵性，这个“灵”广布在天地之间，在人和物发生作用，而且赋给他们生命，这是一个更早的阶段。

最初的“灵”相当于中国文化的“气”。

贾雨村的那一段论述中：

“正气”的空间位置是：

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

“邪气”空间位置是：

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

深沟大壑在空间的地理位置比较低下的地方。传统的气位观影响得来的，空间相也被赋予贵贱，称之为“贵贱贤愚的空间体现”，当古人在用“气”解释一个存在物的生命现象之余，同时也给它一个好与坏，高与下生命的价值判断，这也通常会对应的它所处的空间性。

传统的“气”的概念和它所属的空间位置产生直接对应，“气”一方面会有清和浊，也有高与下的互相对应，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常与人的道德才性贤愚、贵贱的不同阶级，甚至与仁与恶的道德价值，还有国家的治与乱直接产生非常一直相对关系，正与邪大约相当于阳（昜）和阴（侌）。阴：云覆日。在《诗经》《尚书》等里将阴阳作为地理位置来使用，不在仅仅是光的情况（阳：山南水北；阴：山北水南）。本来南与北，后来就是天上与地下。

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淮南子》）

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说文解字》）

动植物也被阴阳产生了这样的对应。

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含灵之属；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无识之属；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孔颖达疏《周易正义》）

第三十一回，

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背阴覆下的就是阴了。”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么着，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阴，怎么是阳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为阳，那反面就为阴。”……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

与人的阶级也可产生对应。

翠缕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

先秦时代宋玉《风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帏，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馀，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啖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 | 天 | 上 | 日 | 尊 | 火 | 动 | 清 | 轻 | 雄 | 正 | 主 | 仁 |
| 阴 | 地 | 下 | 月 | 卑 | 水 | 静 | 浊 | 重 | 雌 | 反 | 奴 | 恶 |

袁准《才性论》：

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

正邪两赋是有别于传统的“性分三等”的别开一路，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第四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样态。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

三等人：上、中、下的人。到了汉代的儒者董仲舒确立了性分三等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宵之性”。王充也说人性分为三品。吕坤的理论，就是性分三等的一个流传，“驳杂之气”就是中民之气。

曹雪芹挪用了中医病气的看法、道教终末论（以气解释）。“圣人之性（大仁、中正之气）”“中民之性”“斗宵之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熙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是极力推崇，那么曹家呢？

（朱熹）文章言谈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圣祖仁皇帝御纂》（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

程朱理学是曹家的家学规范。

《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姪

寄西轩诸友三首》之二

曹寅

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

承家望犹子，努力作奇男。

**经义谈何易，程朱理必探。**

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

诗歌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兼具互相交流的功能，不是纯文学的艺术。

经义、程朱作为曹家的传家的法宝。曹雪芹浸淫家学，深慕祖风。

在《红楼梦》到处都在歌咏皇权、君德，程朱理学是他的思想主轴。反程朱理学，不等于反理学。理学的范围很大。《红楼梦》没有反理学，也没有反程朱理学。

第五十六回，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袴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的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看虚了呢**！”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李纨笑道：“叫人家来了，又不说正事，你们且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朱熹的理学是她们比较认可的。（“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二人在论道过程中，探春一直屈居下风。在论道过程中，探春层次境界比较低，另一方面是采用的是断章取义的手法。整个论述过程中，有朱子的作品，成为自己的思想指导。探春认为朱子的话是“虚比浮词”，也是利欲熏心的状况之下，这是他们在谈论的时候的价值核心。

宝钗是儒家信徒，但是也能欣赏隐藏在戏剧中具有出世美学幻灭美学风格。宝钗（通人）能对许多的思想能给予一定的包容。例如，杜甫是儒家信徒，但是也曾作过这样的诗：“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很复杂的。

贾宝玉的烧书可能是他年少无知做的叛逆之举，在私底下的离经叛道。《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

第一回，

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大仁者，中正之气。

吕坤：“一曰中正之气……人得之而为圣为贤。”

大仁者行列中，除了贾雨村列举的人物之外，还有贾宝玉第七十七回，提到：

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草，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

所以，大仁者行列中还有诸葛亮、岳飞等人。

大仁者的贡献不再只是思想上面的，还可以包含文治武功 ，对国家、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归类为大仁者。加入诸葛亮、岳飞可以让大仁的面向更完整，这些人都是对知识、政治、军事都是攸关“大我”的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都有崇高的道德气节，因此他们展现出来的道德气节（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会成为文化的以及国家的擎天之柱。为人者因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近思录拾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民的自我要求、自我期许。）

大恶者，斗筲之性。吕坤，《去伪齐集·说天》：

二曰偏重之气……人得之而为愚为恶。

余者皆无大异。也可中人、中民。

第五回，警幻仙子所说：

馀者庸常之辈，无册可录。

也相当于吕坤的：

三曰驳杂之气……人得之而为蚩为庸。

周汝昌先生把驳杂之气认为是正邪两赋，其实不然。

因此，除了这三种人之外，创造了新的一种正邪两赋者，对人的理解与塑造，矛盾统一的。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分为三个类型。

大仁——清明灵秀的正气——应运而生——治世、盛世

情痴情种（公侯富贵之家）

逸士高人（诗书清贫之族）

奇优名倡（薄祚寒门）

大恶——残忍乖僻的邪气——应劫而生——乱世、末世

正邪两赋者是在正统文化中一种病态的异类，不是反封建、反礼教的英雄。

正邪交争，不能互相化解、消弭，组成一个微妙的状态，是一种“**夹持磨轧的异常物**”。

气的运作以传统来讲有两种形态：

天地万物中有一种共鸣的关系：**同气相求**。

《易经·乾卦》：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吕氏春秋》：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

到了汉代，《淮南子·览冥训》：

阴阳同气相动也。

《春秋繁露》（董仲舒）：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阳阴之气，因可以以类相益损也。

另外一种是**气交变化**。

阳，对刚，阴，对柔，刚柔始交。

《礼记》：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

气交变化，以阳气为主，在与阴气交汇的过程中彼此冲击产生一种动力，是一种生命的力量（雷霆、风雨），刺激出生命出现，欣欣向荣。

传统的气交变化是正面的原因在哪里？

王夫之《张子蒙注》：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安。

正邪两气不是气交变化的一种，而是第三种。

《红楼梦》中的正邪两气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双方彼此遭遇，二者纠结在一起，在纠结过程中不可能转变对方，也没有产生什么动力，始终维持着彼此冲突的状态，唯一的化解就是双方在缠斗里同归于尽。

《慎子》：

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凝搏而为雷。阳在外者而不得入，则周旋六合而为风。阴与阳夹持则摩轧有光而为电。

雷、电、光就是在阴阳二气彼此夹持、彼此摩轧积团的状况下所产生。《淮南子·天文训》：

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乱而为雾。

第二回，

……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发泄一尽始散。

曹雪芹援引的不是造形生命来源的气交变化，而是会产生雷电、雷霆、冰雹的二气的团积、搏击的特殊状态，雷霆不会很久，电光一闪而逝，利器只会短暂存在，而它所形成的气的状态就是比较少见的赋形在人类的世界里，就会形成正邪两赋。

第三十一回，

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究竟道理还是一样。

《朱子语类》：

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皆是**气之杂糅乖戾**所生。……如家语云：‘山之怪叫做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气之杂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无也，专以为无则不可。

贾宝玉的产生原因就是气之杂糅乖戾，宝玉就是“人之怪”。（相应于自然界就是风雨雷电。）

第二回，

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

甄宝玉：

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

异常物：无法归类。

医家的疾病观：病气观。

神瑛侍者，赤瑕宫。（脂砚斋：瑕，玉有病。）

《黄帝内经·素问》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曹雪芹的中医造诣：

第四十五回，

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铞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平肝健胃，胃气是比较重要的。胃气，营气，卫气，荣气。

第八十回，

“哥儿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底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宁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去死肌，生新肉，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便知。”

李杲《脾胃论》

胃气者，谷气者，荣气也，运气也，生气也，清气也，卫气也，阳气也。

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内，去川穹，加陈皮，远志、五味子，水煎服）。

熬煎药效最好。

人体通乎天气，人体会受到邪气入侵。屈原《哀时命》：

邪气袭余之形体兮，疾憯怛而萌生。

王逸注：

言己常恐邪恶之气及我形体，疾病憯痛横发而生，身僵仆也。

《神农本草》：“风邪”

风就是邪气的来源。

汉代，《释名·释疾病》：

疾，**疾**（快）也。客气（外来的气，邪气、阴气）中人急疾也。病，并也，并与正气在肤体中也。

《黄帝内经》

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恶风须眉堕落候》

八方之风，皆能为邪。邪客于经络，久而不去，与血气相干，则使荣卫不和，淫邪散溢。

贾宝玉除非到死，没有办法消化这个邪气。贾宝玉这个人不能作为反封建、反礼教的状态，是个怪异的状态。

第一回，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二知道人：“女娲所弃之石，谅因其炼之未就也。”

宝玉就是“人之怪”，不健全的一个，住在赤瑕宫。

赤瑕，源自赤赮。《路史》：“炼石成赮，地势北高南下。”五色石加有病，就成了瑕。脂砚斋：瑕，玉小赤，玉有病，以此命名恰极。

《管子·形势》：

邪气袭内，正（玉）色乃衰。

张佩纶注：

“正色”疑当作“玉色”。胡刻李善注《文选》本两引均作“邪气袭内，玉色乃衰。”汲古阁本《长门赋》注已改作“正”，而《七发》注犹作“玉”。东方朔《七谏·怨思章》：“邪气入而感内兮，施玉色而外淫，”是其确证。

玉色乃衰，就是玉有病，正邪两赋的人。

宝玉正邪两赋就是展现了无法归类的怪异物，一种病态人格，所以叫做“玉有病”。无法承担家国的大任，“于国于家无望”，是一个如实的表述，不是明贬暗褒。贾宝玉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实践大观精神的瑕疵畸零物，所开展出来的人间故事就不能用反抗传统的概念去理解，他根本不属于传统里的“大仁者”，因此它铺陈出来的故事是一种很另类、很独特的类型，既不具有反抗正统的意义，也不像《金瓶梅》中西门庆那一种类型的，所以曹雪芹透过宝玉来阐述这一种人很独特的生存样态，它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从他反对传统文化来定位的，这样的一个正邪两气赋形在身体里会造成人的疾病，赋形在玉身上导致玉的瑕疵有病，以至于无论哪一种形态，他都是“于国于家无望”“无才补天”，于是产生的结果是就是贾家的集体悲剧，就是贾家正处末世，这个家族面临存亡绝续，在这种情况下，正邪两气者所不能承担的补天的功能就更加使得这个家族落入到“一片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正邪两气的贾宝玉对应到阴气弥漫的末世绝对有一致内在的理路的。宝玉是一个末世的弃才回应到道教的思想根源。

道教的终末论。

曹雪芹关注这一类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牵动到公侯富贵之家的集体范畴，否则宝玉的正邪二气去独自演绎他的特殊的生命风采，只是因为牵动到公侯富贵之家盛衰乃至生死存亡，因此病态人格造成了家族使命的落空的悲剧。“无才补天”在第一回至少强调了三次，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日夜悲号惭愧。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无才补天”的“天”从常理来说指的就是国家，《红楼梦》所讲的是一个非常太平的盛世。

第二回，

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

所以这里的“无才补天”的“天”就不是国家了，国家到处是人才济济（36000块石头都补天了），这里的“天”应该就是指家族了。要了解古代的个体，就要靠到他背后庞大、复杂的集体关系，因此他们思考的往往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牵连到整个的家族问题，所以在婚姻、血脉传承、个体自我实践的问题绝对与现在的个人主义非常不一样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撇开周围所有的人际关系牵连，完全回归到自我思考和实践的中心，可是在古代不是这样的（传统世界不是这样的），对他们而言永远有一个超乎个体之上的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除了国家就是家族。

宝玉的无才补天的“无才”就是来自于他有瑕疵，有病。他不能参与国家的经世济民的任务，《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就要回到贾府整个家族的发展，就是贾府注定要败灭，宝玉的使命、努力就被放大、凸显，因此成为整部《红楼梦》悲剧的核心。

宝玉生存的这一代是贾家的末世。

末世，来源道教终末论的思想渊源。

第二回，

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

《道经》：“末世多疾。”

宝玉之所以诞生在贾府的末世，宝玉是末世的弃才。

《真诰·甄命授》：“万物道气所生。人体自然与道气合。”

“相接”说明气的相通，当道气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世界就会出现了许多灾变和紊乱。

了解与尊重比批评来得更难。

盛衰生死是这个世界循环。

〈元始五老禳大劫洪水召蛟龙水官度灾真文玉诀>：“阴阳否激，结成灾冲，大劫倾汔，荡秽除氛。”

《国语·周语上》：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对于古人来说，世界末日就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阴阳二气互相压迫会发生地震乃至民乱。

《礼记·月令》：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道书的终末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灵宝经》：

天地眇莽，秽气氛氛。

阴阳已经乱掉了，想成了驳杂的气体。

“末世”最晚出现在秦汉之际。《易经》：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有学者认为《易经》不止在讲万事万物演绎的道理，最重要的在讲儒家怎样治理国家。《易经》产生很有可能与政治哲学有关。

“末世”在先秦已经出现了，表现了朝代的终结，这对于古人是很大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一个朝代的兴亡意义是如何的严重，这是现代人脱离传统没有感觉的事情，对于古人，朝代的兴亡是天崩地裂，即便是前朝，对他们而言可以引发无限的感慨。

《史记》：

秦之末世是也。

“末世”在传统文学中也有用到了世运的盛衰兴替。

秦以后就形成了“五德终始”。他们发现历史是盛衰治乱交替，等到衰乱的阶段到来就叫“末世”。

《汉书·公孙弘传》：

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动。

《后汉书·杜乔传》：

末世闇主，诛赏各缘其私。

儒家的复古怀旧思想，最好的时代就是尧舜时期，儒家常言美好的盛世，这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因此在这样的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末世常常指与理想社会相对的现实世界，现实已经脱离了往古的美好盛世，现在就是衰落的、不完美的状态。《淮南子·泛论训》：

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

道教是东汉开始，主要在魏晋逐渐形成的一个本土的教派，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天师道派。将传统的“末世”以及佛教的“劫”概念吸收结合，形成自己的终末论。

末嗣与末世，末嗣也可指朝代终结，是因为“家天下”的制度延伸出来的结果。

传统的“末世”以及佛教的“劫”概念吸收结合，形成一种时间不够了，即将结束，警醒人做一些起死回生的努力或者为这样一个预兆做各种准备，这时“末世”就有一种未来式的预言。道教的天师道派在使用末嗣与末世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时间迫急，带有一种未来式的预言，就会有劫运、劫数等术语。（现代有一个词“在劫难逃”，这是文化最有生命力的一个现象。）

“末世”的提出隐含着一种劫运、劫数、劫难的概念。

《隋书·经籍志》：

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自有此天地已前，则有无量劫矣。

佛教认为在一“劫”中“衰”时，

然后有大水、大火、大风之炎，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归淳朴，谓之小劫。

道经中，

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

《太上洞玄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

灵宝自然运度，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三千三百年为小阳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为大阳九、大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

明清以来，所有讲家族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都会采用的时间框架，就是百年。

“百年”在古代也有相关的认知：

《史记·天官书》：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

古人相信盛衰有常，生死有度。

三十年是一代（个体），百年是一个家族变化，五百年是集体的历史产生的变化。

《孟子·公孙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赵翼《论诗》：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百年就是一个家族生命的限度。

第一回，

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

脂砚斋：

佛以世为“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末世弃才：道教终末论。**

王熙凤和贾探春的人物判词有“末世”。

第五回，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第五回，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畸零玉石是因为无才补天。二者都有“才”，在末世做一番事业，就必须有才。曹雪芹赞美：“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探春理家之后入了贾母的眼睛，对她看重。贾母八十大寿时，南安太妃提出见贾家的女儿，贾母特别交代王熙凤：

再只把你三妹妹陪着来！

在自己的努力下，贾母也开始对探春另眼相看了。

贾家唯一可以顶天立地，支撑摇摇欲坠而不倒的人物是贾探春。王熙凤虽然在“末世”里以非凡的才能为人所爱慕不，也使得贾家的末世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使得宝玉这类人安富尊荣，但是她缺乏探春所具有的人格素质。王熙凤的判词：“都知爱慕此生才”，贾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

贾探春高出王熙凤的地方就是“志”，志就是一种心灵的高度，是一种理想和胸襟，就能够高瞻远瞩，因此就不会“流入市俗”。

王熙凤的才干再怎样的为人惊艳，但是她的才在很多时候都是“流入市俗”的。这个家族要起死回生或者撑持于不倒恐怕得靠探春，可惜探春有一个致命而无法实践的弱点，不是来自于她个人，探春身为女性，注定要出嫁。这是探春最大的悲剧来源，因此曹雪芹只有在探春身上表现出出嫁对于一个女性心理创伤。如在人物判词、红楼梦曲里不断的展现着一面，离开父母，无可奈何的悲哀，只有在探春身上特别去表现，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女性的出嫁没有脐带割裂的痛苦，但是只有在探春身上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原因是只有她特别在这个出嫁的命运上感觉到一种无力回天的悲怆，这对一个有才有志的女性莫大的心理损害，其他的女性出嫁会有不舍、会有离开母家的不适应等等，这是一般的人性所具有的，但是唯独在探春身上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壮。

“裙钗一二可齐家”在末世的贾家，这两位女性绽放出为乌云镶边的光芒。

贾家的末世。

贾家不算奢侈浪费。贾家已走了三代，无法维持以前的贵族精神高度，出现精神堕落，腐败的开端始于玉字辈（第四代）。曹雪芹感慨贵族美好的价值的终末，而不是反对贵族。符合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贾雨村，荣府一支，确是同谱。

同谱：血缘关系还算亲近。

第一回，

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

贾雨村的成功把他变成暴发户。

根基：家业中的经济。

一个家族中人口多寡也是决定家族是否兴旺得很重要的力量。多子多孙对于一个家族很重要，因为只有男性能传承，有机会出现好的子孙。从魏晋时代常常出现的几个对家族的期望，关键语词就包含“佳子弟”、“好子弟”，他们迫切渴望得到这样的子孙，因为只有好的子孙这才是家族不断延续甚至壮大的关键因素，好的子孙才是这个家族能够绵延不绝的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林如海就是林家的“好子弟”，可以让这个家族到了第四代爵位告终，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转型，是家族继续绵延。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他没能生出个儿子。林黛玉的悲哀也在这里。

贾雨村因为家族的模式末世，在寻求转型的过程中因为失掉了其他的伦理支撑以及家族背景的包含财富、精神维系，在他东山再起的情况就落入到暴发户。

贾雨村“父母祖宗根基已尽”，没有钱就容易落入到势利、计较。《孟子·滕文公上》：“有恒产者有恒心。”恒心就是追求理想超越个人得失的心理。若非君子胸襟，只有君子可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般来讲，人只要落入窘迫的处境，甚至衣食不继，就会很容易落到不堪。

“人口衰丧”，贾雨村怎样做都可以，没有亲人和朋友连接处人际的网络，以德和善作为一种运作的力量，那一个人就会爱怎么做都可以的时候，就很容易趋于下流。（《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

贾家未来也会走上贾雨村的现状。以贾家而言，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就是贾宝玉，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脂砚斋：

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也。悲哉伤哉。

脂砚斋评点中也同样出现了“末世”。

第二回，冷子兴：

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

脂砚斋：

记清此句，可知书中荣府已是末世了。

第二回，贾雨村：

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

脂砚斋：

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

贾雨村一听到“萧疏”，想到的是人口，而不是金钱。多子多孙、人口繁衍是古人认为一个家族能不能兴旺发展得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多子多孙不但容易出现“好子孙”，如果“好子孙”多几个就更容易飞黄腾达，家族就能“满床笏”，“满床笏”是家族的荣耀与权力就能不断地加分，更上一层楼。

第二回，

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

脂砚斋：

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

大族末世的征兆是“余者一概不在心上”，贾敬作为一家之长，整天与道士炼丹求仙，家里的事什么也不管。

贾家末世是因为父教不张，箕裘颓堕，是造衅开端。

第五回，

造衅开端实在宁

第五回，《好事终》：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

箕裘：父子相承，克绍箕裘。不肖子孙的出现的原因就是贾敬，放弃父教的责任，以至于放任家族子孙“恣意奢华”。

第十三回，

贾珍见父亲不管，亦发恣意奢华。

第十三回脂砚斋回前总批：

此回可卿梦阿凤，作者大有深意，惜已为末世，奈何奈何！

第十八回，

又另派了家中旧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是**皤然老妪**了。

脂批：

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

贾家的末世：

贾家必须接受清代在爵位继承上的随代降等承袭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一定会走向爵位归零的局面。（林家因为皇帝隆恩加袭一代才有四代的爵位，通常三代归零。宝玉为什么需要被逼着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这个原因。）

爵位归零相关的输入与经济支撑也在减缩，因此贾家就是这样的挖东墙补西墙的入不敷出，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而这个经济危机不是因为他们的奢华，而是来源于爵位降等所导致的入不敷出。

贾家的危机就是父母祖宗根基将尽。所以在小说里能处处看到他们的经济窘况，“黄柏木作了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都在谈这个问题。

贾家在父母祖宗根基将尽之前的灾难历经百年四代传承之后，原本高度维系的贵族精神逐渐地委顿低弱，到第四代玉字辈这一代才出现了造衅开端、箕裘颓堕的种种腐败，这一点是曹雪芹最感慨、最悲痛的、最惋惜的一点。

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就是为了一个很严肃的使命，宁荣二公死后不得瞑目，还在操心家族，现身嘱托警幻仙姑为他们的家族尽一份心，警幻仙姑将宝玉引到仙境，让他“归引入正”。

宁荣二公感慨：

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

透过道教与道书所提供的劫难论述，还有所谓自然运度循环的概念，被脂砚斋高度的赞美的秦可卿死前托梦，是符合道书的自然运度的描述的，当贾家在存亡绝续的“劫患”有一点点像道书所描述的。

贾家的家族故事是有宁荣二公“开劫”，家族走到百年，“运数合终”的时候。

第五回，

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运数就是自然的运度。

《太上洞玄**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灵宝，

开示尔劫运之期，盈缩之分。

第十三回，秦可卿：

“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娘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以常远保全了。即如今日诸事俱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秦可卿的话很像灵宝开示。

《隋书·经籍志》：

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

秦可卿就是授以秘道，让家族再度开劫，这番话就是对王熙凤开劫度人。

不论作者对于秦可卿死前托梦是否有意挪用道书的灵宝开示，但是作者在正统的大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内涵甚至细节语汇都被《红楼梦》所吸收，因此《红楼梦》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可以透过道教文化来参照、来掘发它可能的意涵，这样一来《红楼梦》的文化系谱就会更为宽广，也让读者更了解《红楼梦》真的是博大精深。“博大精深”不是抽象的形容词用来赞美褒扬，重点是要真的知道博大精深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正邪两赋在传统文化很特殊且吸收了很多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个结果，都导向一种无法归类的病态人格，因为无论在中医，无论在道教终末论，或者是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正邪二气只要遇合之后往往就会致病或者致乱。

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作为一部非常伟大的长篇小说，必须让读者信服的是主人公宝玉的命运也就是作为一种有问题的性格的命运，具有问题性格的有问题的人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卢卡契（Georg Lukacs，1885-1971）：“这些有问题的个人往往是一个寻求者（Seeker）。”他到处寻求很独特的意义，与一般人不一样，而大仁者不必寻求，因为他是在最正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里，把它发展到淋漓尽致。“有问题的人寻求的是自我，因此他的旅程是从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外在世界去达到自我了解。”这一点对于贾宝玉的人生旅程好像也有契合的地方，外在世界（读书、功名、家族、事业）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不放在心上的。“他追求的是他自己独特的自我，而在这过程中，也为了自我进行很多特殊的努力。这一类寻求者固然整个人生的旅程是从没有意义的外在世界进一步达到自我了解，可是最悲哀的是，这一类的寻求者即使认识了自己，最后也瞥视到意义的光芒，却远远不能穿透现实、也不能改变现实。”

宝玉为什么会“于国于家无望”，就是因为他事实上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唯一的只是认识自己，让作者调动正邪两赋来理解他，可是理解后又怎么样？所以这个人很独特，对于曹雪芹来说他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贡献，可是他又是这样独特的有问题的性格方式去展示他别树一格的生命风采，独特的生命风采就是这一种人所能带给这个世界的贡献。

因此我们对于《红楼梦》的主旨、对于贾宝玉的人格特质恐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来对于这种人展现他的独特性就是它的意义所在。这个独特不能对这个世界增与减，就是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很美学性的不是那么具体的，但是只要他存在，这个世界的光谱就增加了一道颜色，我们也能更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也在这种人的参与下会感觉到无比的丰富。

正邪两赋的气论就是曹雪芹用他丰富的学识、调动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宝玉这种人格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说明。

宝玉既然没有办法“穿透现实”、“改变现实”，这基本上是正邪两赋者的宿命，那现实指什么？对于宝玉读他的主人翁来说，不能改变的现实究竟关键在哪里？其实整部《红楼梦》完全不讨论改变整个大世界或者整个国家和社会，曹雪芹根本上是活在非常正统的社会阶层之下的一个精英分子，完全不会改变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甚至那个社会必须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曹雪芹和贾宝玉，它不可能去推翻孕育自己、创造自己的先决条件，何况就算当时曹雪芹和贾宝玉所在的世界真的需要大的改变吗？（这一点从现代来看，当然是的，乾隆时期就是整个大清由盛转衰的关键时间，乾隆的乌托邦孕育了毁灭的种子，这是后世之明。）可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他必须随着他所在的那个世界就他所判断比较好的那个选择去进行努力，他不是先知，也不是政治改革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曹雪芹从后世的角度去看他的时代，反过来说，曹雪芹所在的时代其实是中华帝制最巅峰的盛世。回到曹雪芹的当代来理解，他的判断与我们后世之明是截然不同。

曹雪芹所存活的是十八世纪，死于十八世纪上半叶。何炳棣（Ho Ping-ti，1917-2012）：在明清的研究中将十八世纪的清朝称为“盛清”（high-qing）“盛清是满清统治的鼎盛时期。盛清是中国的太平时期”。（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待），不亚于开元盛世。当时的人民寿命延长，各地非常的繁庶，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当时的文人俞正燮：认为十八世纪“这是历史上和平与繁荣的巅峰”。而这个时代是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

就此而言，曹雪芹和贾宝玉他们当然没有义务担任现代人的打手，帮现代人回到古代去反封建、反礼教，这是现代人的傲慢和无知。这一点在《红楼梦》里到处有歌功颂德。

第二回，

今当运隆祚永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

宝玉作为一个寻求者，他所无法“穿透现实”、“改变现实”的现实当然不是国家与社会（中国的太平时期，是历史上和平与繁荣的巅峰），这个“现实”重点就是在于家，也就是家族的存亡绝续的重大问题，宝玉不能了解这个现实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家族严重的转型与复兴问题，就决定了这一部书是一个不肖子孙的忏悔录，而这在小说中到处反映这一点，从第一回前的作者的开宗明义（“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宗旨，只因为现代人早就有成见根深蒂固，所以这些重要的文字无论如何都读不下去，也不能接受曹雪芹没有反封建、礼教，而他其实是做一个子孙的忏悔录的看法。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就是尽量回到文本的世界来精密、增加自己的知识来加以爬梳。

宝玉不能改造的处境就是贵族世家，贵族世家有它面临的问题，也有宝玉面对他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产生的重大心理危机。而这都得要回到玉石幻形入世所指定的富贵场、温柔乡的特殊场域。

第二回，贾雨村：

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

这也是曹雪芹二玉相见时的两阙《西江月》也同样在延续这样的宗旨。这也回应了作者的再三流露的无才补天之叹。无才补天的“天”就是指家族的存亡绝续。第十三回回末作者赞叹有才补天的王熙凤等人。

第十三回，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家，对于贾宝玉、曹雪芹很重要，甚至补天石幻形入世也要来到这种“家”，可见是他心向往之的最好的生活形态，那么这样的家族对于正邪两赋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论〈红楼梦〉中人格形塑后天成因观——以“情痴情种”为中心》（欧丽娟）

人格形塑后天原因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一）

人格内涵塑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后天成因。单单只是正邪两赋的先天观念是不足以涵盖整个人格形成的所有力量的。固然先天的“气”是才性的根本，它只是一种原始的精神的原质，只是构成这类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读人文学更需要严密的逻辑训练，因为人文现象太复杂，如果逻辑不精密、不严格，很容易就混淆一起，冬瓜缠到茄子上，完全混在一起，人文世界更容易发生这样的结果，不像科学，科学都有自己运作的一套程式（运作逻辑比较明确）。人文世界实在太复杂，要有各式各样很严密的掌握，才不会随便的推论。

（故事后半截：A在家，B按门铃，二人熟识多年，同事、师生，B是来送礼的，A拒绝开门，让B进来，拒绝接受礼物。）

原因推断：1.A无情（最主流的推测）2.可能性很多

“现在的文盲和以前比例一样高，只是现在的文盲能读能写。”以前的文盲的比例就是99%。贾探春与赵姨娘的纠纷的误解。

正邪二气是构成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的必要条件，单单只有正邪二气不足以构成宝玉这一类的情痴情种，不是构成情痴情种的充分条件。

现代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透过理论深度把握到了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曹雪芹在那个时代没有理论训练，但是透过他在传统文化里非常精湛的思想造诣加上深刻的观察以及非常严密的思想把握，他在小说里面清楚地看到现代的这些理论家注意到的真理。

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在一个人格形成的复杂过程中，每一个基因型都会受到后天的影响发展成为所谓的表现型（表型），表现型这个用语起初指呈现遗传基因的特定方式（瞳孔颜色、血型等等），后来的包罗的范围扩大了，例如一个生物体的整体或行为，指的是遗传基因和环境影响、父母影响相互作用而产生，所谓的扩大使用的表现型来呈现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各方面的特质，后天的环境的各种因素都加进来的，不只是基因而已，也包含父母、周围的环境与个人的互动的影响，因此才整体呈现一个人目前的样貌。而这样的样貌就叫作表现型。这个术语扩大使用后的表现型指的是一个生命体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但是不完全受遗传基因控制的特质。这类学者认为我们看见、触摸、直接体验的一切其实都源于表现型，而不是从基因来的，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以及和世界中其他生命互动的所呈现出来的个性其实都是表现型，也只有表现型会直接遭受到“天择”的影响。上天选择、淘汰的不是一个人的基因，而是一个人的表现型（展现出来的能力）。老天、大自然不会从人的基因缺陷进行取舍，择优汰劣是根据表现型。就演化论来说，针对都是表现型。环境的各种因素不是对一个人发生影响，而是对表现型发生影响。

威斯特－埃伯哈特（Mary Jane West-Eberhard）：如果所谓的基因决定，除了基因别无其他影响，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是基因决定的了。因为每个基因都是某种环境状况下才有所表达，而基因是某一种蛋白质的分子，如果基因不从这一点着眼，那你就是生物学的文盲。

正邪两气一定要经过后天家庭环境（也就是社会最为初级的社会化单位）。

第二回，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倡，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

情痴情种是先天的正邪二气加上后天的公侯富贵之家才能呈现出来的表现型。不能一味的美化为反抗传统的英雄。

真正能耽误自己的人是自己，不能做有文化的文盲。

詹维克：在人的智力发展中，遗传因素所占比例高达45%，而环境因素35%，其余的20%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最强调心理的、个人的决定性，去片面的凸显环境的影响力的主体心理学。和行为理论有一派认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环境决定论）不同的是主体心理学。即便他特别强调所谓的主体能动性，认为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可以操之在我，因为他发现主体能动性在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是主体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主体能动性将主体能动性凸显出来，同时加上教育与环境这两个因素就变成主体发展的三维结构模式，环境、教育都不可能撇清。

贾雨村将正邪两赋与后天环境同时表述，可想而知他们清清楚楚认识到一个人他后来所诞生的家庭（最为初级的社会化单位），对人的先天禀赋，包含基因特质加以引导、琢磨、分化、进展等等，这样一来个体就会产生不同的类型分化，贾雨村所说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就是正邪二气者他们进入到实际的人生中在后天的成长环境中逐渐塑造出来的三种不同的表现型。

环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一个人的自我溯源之旅，重新回到童年，重新去考察被埋葬的记忆就可能更了解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不是一个seeker，我们未必是有问题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好好地认识自己的源流，认识我之为我的各种原因，更深刻透彻的掌握到人性。希腊神庙镌刻的一句箴言：“To know yourself。”你以为你是到自己了吗？可能连自己的基本样貌都不知道的，要探问为何是我会是如此之我那更是一个大哉问，不仅是了解自己的过去、成长史，可能还需要许多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所以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每个字我背后更连带着广大的无限的人性的可能，而这中间太复杂，没有知识的装备、没有严格的训练等等，这些很可能会让我们对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只会凭本能的顺应环境各种状况过完一生，这是我们透过这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的。

参与了一个人的类型表现的后天因素他告诉我们它会形成一个人所谓的惯习，是一种结构性的影响，家庭环境、周围存在的阶层性都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终其一生。比如公侯富贵之家、诗书清贫之族、薄祚寒门是社会中的三种经济地位结构性单位，同样是正邪二气，出现的表现型不一样，就是人在社会的结构里面，阶层内部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行为的风格，乃至于知识的水平，还有认知模式等等都是在这样的阶层中的必然得到的影响，叫做结构性的塑造、结构性的影响。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1984》《动物农庄》）：“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主要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

观察所得：终其一生难以改变的，比如口音、吃饭的样子，事实存在，在意识到后，有自觉的努力会有可能变得更好。

第二回，

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倡，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  |  |  |  |
| --- | --- | --- | --- |
| **先天禀气** | **后天家庭环境** | **表现型** | **举例** |
| 正气 | — | 大仁者 |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 |
| 邪气 | 大恶者 | 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 |
| — | 余者 | — |
| 正邪二气 | 公侯富贵之家 | 情痴情种 | 王谢二族、顾恺之、陈后主、  唐明皇、宋徽宗 |
| 诗书清贫之族 | 逸士高人 | 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刘希夷、温庭筠、米芾、石延年、柳永、秦观、倪瓒、唐寅、祝允明 |
| 薄祚寒门 | 奇优名倡 | 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 |

东晋时，南方本土的四大家族：朱、张、顾、陆，王、谢是北方乔姓（世家大族）。

等级制是1911年前的是人们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只有紫禁城的太和殿屋顶是最高规格的。

崔莺莺、卓文君列入奇优名倡。

原因在于严格说来家世背景即便不落入到倡优的贱籍，那也是富而不贵。贵的概念，不可以富涵盖。对于传统的了解，贵是一种阶层，体现一种风度、气质，也就是一种高度的教养，当然也包含很精致的品味、审美的高度，才能称之为贵。在传统中将富和贵区分的很严格，就算很有钱，只要是“士农工商”中的“商”，就不能叫做贵族，社会地位就和有世袭的爵位的家族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

学者分析盛清时期（1728年）就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在编纂过程中，收录的依规分类的原则很明确第一次在不同的范畴把富和贵区分开来，不可以混杂。

卓文君、崔莺莺归类于奇优名倡的原因，第一是家世背景只能算是富而不贵，第二是在婚恋的行为上表现出妓、妾的行径。传统的正统的婚礼有很明确的规范，攸关家族运作、遗产分配、子嗣立定。《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明媒正娶（纳彩、问名等礼仪）到明清时，轿子变成权力的象征，进行婚礼时，也要加上八人大轿抬进夫家，作为家族一个重要的成员被迎娶进来。在宋代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无论何时，都要有繁琐的礼仪来保障正妻的家族地位以及在家族里面的重要性，当然过去男权社会中心三妻四妾，除了正妻之外，其他叫做妾、姨娘，以这个传统的观念来讲。奔则为妾，什么叫做奔，就是指不是明媒正娶可有可无、可离可合不受法律保障的同居人的意思，卓文君就是以“奔”来和司马相如结合，所以只能算是妾，归类奇优名娼。

第一回，

至于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终不能不归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才子佳人书中的佳人的代表就是文君，被批判的对象。

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卓文君的故事的特点。美国汉学博士Richard C. Hessney：才子佳人故事最早像才子的是《西京杂志》的司马相如，最早的佳人唐传奇中的崔莺莺。（诗才的表现，崔莹莹会写诗。）

最早的佳人可是更早的西汉的卓文君。

《史记·司马相如传》：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比昆弟假貣，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精心算计，为人财两得投其所好。司马迁用字精确万分，卓文君“夜亡奔”，奔就是淫奔，庶民的非礼行为。贫民的女子享受比高等级女子更充分的婚恋自主，乃至于性生活。

不只是中国传统是这样的。中国的农村关于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问题其实存在着一种公开的文化，因此农民能够以坦白深甚至激烈的方式来对国家机构、表达家庭内部的问题。Neil Diamant：通过对比展现出农民文化中比较具有性开放这种态度与上层文化中的保守有所区隔，而且这种现象在法国、俄国、土耳其、日本都有这样的阶层差异。假如上层社会人员发生了平民才有的行为的话，她的婚姻只能叫做“奔”，不能叫做媒聘，没有办法得到正式的婚姻认可，且个人也不具备国家法律对于个人的妻子的保障。

现代最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教育很普及，人人能读能写，但是在行为上、意识形态上、价值形态上其实还停留在庶民的状态上，因为这个教育不是让我们去提升道德要求、心性要求、自我节制，又同时要自由（性自由、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而这是在古代分属不同阶层的现象。现代人又要高等教育，又不愿意负担高等教育下的负担的高度的道德、心灵的要求。现代人什么都要（自利性），却不愿意付出的、不愿提升自我。人都是想拥有资源，却不想要承担责任。这是不是现代这个文明的最大问题。

在司马迁笔下卓文君的家庭背景是富人家庭。卓王孙，富人阶级，养出一个淫奔的女儿是非常合理的。虽然不是薄祚寒门，却被归类为奇优名倡。

崔莺莺也被归类为奇优名倡。

陈寅恪《读莺莺传》：“莺莺根本上是谬托高门的妓女。”崔在唐代是大姓，“崔卢李郑王”社会地位、声望比皇室都高。

《会真记》演化到元代就变成《西厢记》，变得更是大胆露骨，里面对莺莺、张生的那一种色情描写是赤裸裸的，因此才会被《红楼梦》这种写贵族世家的小说一致的归类为淫词艳曲，称之为“混账书”“杂书”“邪书”，这都是来自于它书写的故事的本质的不同，因此崔莺莺和卓文君必须归类于奇优名倡，是绝对有原因，不可以把林黛玉混同于卓文君、崔莺莺这一类人。

第二回，

此皆易地则同之人。

“易地则同”，一般的理解是只要换个地方都一样，意思是说这三种人都一样。（学术界主流看法）

实际上的意思是这些正邪两赋的人换个地方就会变成和那个阶层的人一样的人，而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假如贾宝玉在诗书清贫之族的话，就会变成倪瓒、唐伯虎、祝枝山那一样的逸士高人，换个家庭背景就会同于那个家庭背景产生的表现型。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指同样的正邪两赋的人，当你在现实世界得到好的机遇，成功了，就变成了王；当你在现实世界机遇不顺，于是失败了，就为寇在历史上留下污名。同样的才能，在客观环境的不同的机遇，结果不同。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二）

第四十五回，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世俗泥腿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不平，你今儿倒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还不要呢！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儿才是。”

小说中唯一一次这么长的话，而且用语尖刻。真理的相反同样是真实的。李纨批评王熙凤算计，这时李纨也是这样的，这也使得李纨的人物立体化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而且每一面都有高下之分。“贫嘴恶舌”同时也出现在林黛玉的口中。第二十五回，

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恶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

林黛玉是一个过生生的有血有肉在成长的少女。曹雪芹用心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李纨同样是一个立体化的人物。在第五回讲到李纨的教育提到她所受的教育不是高度的诗书教育，第四十五回李纨表现出这一面。对于金钱吝惜，李纨寡妇处境上合理心理，长远的打算（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林黛玉的贵族教养与一般小姐不同，六岁丧母。

第四十五回，

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

林黛玉丧失了女教，表现出来的率真，所产生出来的私底下的放任。林黛玉随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二十五回，林黛玉用语：贫嘴贱舌的讨人厌恶。林黛玉是非常立体的，是有缺点的。真爱是知道对象的缺点依然爱她，而不是盲目的投射个人的好恶，这不是真爱。

李纨反击王熙凤的话，呈现出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

|  |  |  |
| --- | --- | --- |
| 出身诗书大宦名门之家 | 小姐 | 无赖世俗泥腿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拨两 |
| 贫寒小户人家 | 小子 | 下作贫嘴恶舌 |

世家子弟对于这些世俗性的事物是不大了解的。宝玉麝月不会用戥子，贾探春不知道园子里东西能盈利，通过赖大家才知道这些。

形成一个人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等级差异，性别差异。女性被要求贞静，不用参与太多世俗。男人不得不去照顾家务出进，就变得对现实、对财务的计较。从这两面可以看出王熙凤你不能这样。

脂砚斋：阿凤之弄琏兄，如弄小儿，可怕可畏。若生于小户，落于贫家，琏兄死矣。

|  |  |
| --- | --- |
| 世家大族 | 琏兄被弄（如弄小儿） |
| 贫家 | 琏兄死 |

遏制王熙凤不至于残害丈夫、谋害亲夫局面就是因为她的家世背景。一个人的处境，尤其是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这个家庭环境不只是伦常关系而已，更重要的是它的阶级性，涉及到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别。

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三种表现型的关键因素在后天的家庭环境。人格形成的必备条件更重要的在于后天给予他的表现型。

|  |  |  |  |
| --- | --- | --- | --- |
| **人格表现型** | **社会阶级（贵/贱）** | **物质财富（富/贫）** | **诗书教育（学/失学）** |
| 情痴情种 | 贵族（公侯富贵之家） | + | + |
| 逸士高人 | 寒士（诗书清贫之族） | - | + |
| 奇优名倡 | 庶民、贱民（薄祚寒门） | -/+ | - |

文崇一《官民阶级与阶级意识：中国的阶级模式》：中国的阶级和等级是没有差别的，和地位有差不多相同的意义，财富对阶级的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意义。

薄祚寒门指的是一般庶民，有诗书教养。

很有钱的庶民、平民被称为暴发户，被归类于奇优名倡，因为没有诗书教养。暴发户具有等同于倡优的非文化表现。卓文君父亲卓王孙，是富人，不算贵族，是贫民。所以卓文君的婚姻形态是“奔”（淫奔）。

正邪两赋者后天环境的社会化的过程是有这么大的差异。西方文化初级的很多且非常深刻。

卡尔·亨利希·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类的意识是由他的社会存有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事实上真正的自由不是超越法律的、法律之外的那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法律里面所允许得到的自由。（民主也是一个多数暴力。）

《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社会关系中得到的总和，这才是当事人的真相。

“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等级与钱无关。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从经济来说毫无疑问社会只有两个等级，就是富人和穷人，可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有一整个有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而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童年时代习得风范、传统，习得风范、传统在每个等级里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的一种东西，如果想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非常困难。”

宝玉在众人面前彬彬有礼是因为他本身习得的风范，并不是对礼教痛苦，为求生存的外在表现，那是他的本来的面目。不是为适应外在的调整，而是那就是宝玉的内在，因为人有很多的面向。

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教育社会学）：“惯习是一套禀性（disposition）系统，这一套禀性系统会促使去做某一种形式的反应，构成人的知觉和鉴赏模式。”而这个关系又大致来自于童年。“这一种habitus（生成形态）来自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无意识内化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系统在个人意识的内化和象征结构化的结果。”

曹雪芹认为情痴情种等三种人格表型实际上最真正的关键在于诗书教育。文化多么重要，文化是构成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乃至于人的禀性至关紧要的一部分。怎么可以说人都是由与生俱来的自我所决定的呢？

人从受到的habitus性质而言，构成惯习的禀性系统其实是教化的、结构性的、持久的、衍生的，因此所谓的habitus不可避免会反映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那也就是人的阶级性和地域性。

地域性：风土人情也会影响人，南北文学风格不同、人的性格。

经济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在曹雪芹来看，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文化、习惯、禀气对于一个人可以造成那么多的影响。阶级带给人的不同风范与审美品味：从饮食、穿着、语言甚至身体姿态都属于阶级带给人的影响。

米克·巴尔：视觉不是一个物理现象，是一个文化现象，决定你能看到什么，不是光所带来的影响，而是来自于文化来引导。

第十五回，

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岂有不爱看的？

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气质，与人的交流以及肢体动作好像一幅画，有一种行为举止美如图画。（金启孮1918-2004，《府邸世家的满族》）从小濡养出来的，渗透在人的一言一行中。

第三回，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林黛玉的美包含了气质，这段话表达了嫡亲的孙女在贾家孕育出来的，外孙女不是在贾家孕育出来的，说明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林黛玉的气质仿佛是贾家孕育出来的气派。林黛玉的气派形成是有缘有本。言谈举止有一种舒坦沉稳，动静之间优雅自在，散发出一种大方和度的礼仪。

林黛玉的气派形成是有缘有本关键在于母亲贾敏。贾敏承受了很好的母教，带给了林黛玉。《红楼梦》到处都在呈现出教育的重要（母教、父教），礼教的重要。

逸士高人，在贾雨村口中所占的例子最多的。

|  |  |  |
| --- | --- | --- |
| 诗书清贫之族 | 逸士高人 | 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刘希夷、温庭筠、米芾、石延年、柳永、秦观、倪瓒、唐寅、祝允明 |

原因在于一个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尖的结构，情痴情种诞生于公侯富贵之家，能够现身历史中被列举的也就这样的几位。

第三十七户，

天下难得是富贵

唐代武则天后推广科举考试，多少打破阶级流动，到了宋代构成朝廷最主要的组成分子，也就是官僚系统的组成主要成员是文人，而文人绝大多数来自于社会。因此诗书清贫之族介乎贵贱之间，也是流动性比较大的，也是取样范围最宽广的一个社会阶层，当然怀才不遇的几率也很高。

除了许由（尧舜时），其他所有人全部具有诗词书画的文人艺术的高度才华，主要是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贡献，所以才能进入到文化精英的阶层，也是最正统的构成者，是由于他们来自于诗书清贫之族，家世背景与贵族有所落差。（阮籍、嵇康）

简单来说，其实逸士高人的独特性，不具有经济资本，却具有高度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同时构成一切区分社会的两大基本原则。”不只是贫富可以区分等级，事实上文化高低也会区分等级。

金钱财富的高低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品位，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品位的是人的教养。

拥有文化资本的诗书清贫之族会表现出会尽量创造出高雅文化作品，是高雅文化作品的行动者。因此，就会在语言、意义、思考、行为模式、价值、禀性等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高雅的品味。相对于通俗文化作品（如才子佳人小说）的行动者迎合社会品味，具有世俗气息；高雅文化作品的行动者，因为是正统文化的吸收者、体现者、延续者，有高度的文化自诩，因此在创作时或在日常生活行动的时候看起来像活在信念（blief）和反经济的体系里。

通俗的意义在哪里？白居易通俗化在哪里？“老妪皆解”（做姿态？华而不实。对平民没有任何教化意义，不能改变平民的处境。）

高雅文化作品的行动者之所以能创造出某一种象征性的利益（声名、文士地位），主要是成功的经营出一个清高而超然的姿态，给人家一种洁身自好的，不沽名钓誉，对于实际的利益貌似冷漠的印象。

逸士高人：逸：脱离。高：清高，脱离社会经济。诗书教养的关键非常重要，财富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情痴情种，不是痴情的同义词。情痴情种就是富贵闲人的同义词。

富贵，阶级非同凡响。

第十八回，脂砚斋：

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

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石头记》传神摹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不得有此见识。

皇族的礼仪。

第五十八回，脂砚斋：

周到细腻之至，真细之至，不独写侯府得理，亦且将皇宫赫赫写得令人不敢坐阅。

《红楼梦》是唯一的一部贵族世家的小说。

脂砚斋：“庄农进京”。

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

林黛玉进贾府，最常在哪里做文章，不走正门，直走角门。这种人家是非常肃穆、安静不喧哗的，举行婚礼是非常肃穆的。走角门是王府的规矩，大门终年不开的，大门很神圣的。第五十三回，祭祀时府门大开（举行婚礼也会大开大门）。

诗礼簪缨之族、功勋仕宦之家的上流阶级、精英阶层非但不是曹雪芹、脂砚斋等人所反对的，而恰恰相反他们才是构成宝玉这一类情痴情种的人格内涵上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玉石幻形入世就是指定要去富贵场、温柔乡，要来“受享”。

贾雨村列举的所提到的历史的相关人物陈后主、唐玄宗、宋徽宗都是艺术家皇帝，都是亡国之君。说明当情痴情种诞生在一个朝代乃至一个家族的存亡绝续的特殊时刻，很有可能就是“亡国之君”。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三）

情痴情种不等于痴情，不是儿女私情痴情。情痴，专注投入之情，兴之所好的对象，与一般爱好不一样的专注。

晚明以来，痴，癖、嗜，形成了一种自夸。杨晓山（华裔汉学家）：“‘癖’、‘嗜’早期主要是指道德上容易让人误入歧路的生理欲望，到了晋朝，这两个词扩大用来形容被物恋驱使而走火入魔的行为怪异的人到了晚明，文人那般理直气壮看待自己因为爱物、恋物所产生的癖性，觉得这是一种真情至性的表现，可以超越许多差别，超越一般人的规范。这种爱物、恋物所产生的癖性反倒引以为至性真情的自豪的情况与当时流行的痴情其实有相通的本质。”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遇到晚明的亡国，回顾前生真是如梦似幻。当他在瓦灶绳床的背景下回顾过去的极致的富贵的既眷恋又忏悔，这种心情与曹雪芹的心情是非常接近的。梦，两部作品都有梦，张岱和曹雪芹眷恋的都是美梦，而不是噩梦。

爱物、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流弊，就是会以痴情自豪，这样一来为了自豪，什么都可以努力，包含作假。当你崇拜痴情、真情、癖好的时候，也形成一个社会的流行时，就会鼓动许多人去作假；每个人都做出癫狂的样子，故作违反社会礼教的行为姿态言论，故作惊人之语，其实若假似真。

一个人要清醒有自己的判断，反倒不应该跟从潮流，可是一般人就很难脱俗。

张岱《陶庵梦忆·祁止祥癖》：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

将“痴情”仅限于儿女私情的现代史最狭隘化的时代，在晚明时代（颠倒、放肆的时代），痴情不仅限于儿女私情，而是对某一事物或者兴趣的专注投入。

情痴情种绝对不等于痴情。

“情种”，被现在青春崇拜、爱情崇拜的时代被限定在一种对于儿女，尤其是爱情的很狭义的定义上。这是时代是也产生的一种狭隘化，单单就《红楼梦》“情种”，与我们当代当然不一样了。

曹雪芹意识到情种在当时已经被堕落化的运用。情种不等于痴情，小心混淆不同的两种人性。

秦钟，情种，本身的所作所为就是情种的定义，还是适得其反。曹雪芹将秦钟命名秦钟（情种），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反讽，而不是肯定他的作为。就是换句话说，他不配称为真正的情种。

第七回，脂砚斋批语：

设云秦钟，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

第十五回，

秦钟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开他道：“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

无论和你关系远近，都要有同一个标准，人不可以双重标准，更不可以以私害公，宝玉没有落入到沆瀣一气，即使是好朋友做得不对，立马给个钉子。

秦钟道：“好人，我要急死了！你今儿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智能儿道：“你要怎么样，除非我出了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好呢。”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解不得近渴’。”

没有尊重对方，替对方设想，真正爱一个人，不会只想到自己，这样的秦钟，是情种。而且这是他姐姐秦可卿的丧礼，整个过程没有看到他为姐姐掉一滴泪、为姐姐有一丝的伤痛的表现，他应该是无情，怎么能叫情种，谐音情种，是脂砚斋所说的“大讽刺处”。

秦业，情孽；秦可卿，情可亲；秦钟，情种，秦氏一家，都情不正。

张新之：‘秦’‘禽’同音，转声为‘情’。《红楼》首叙此人，则《红楼》自云‘谈情’正面反面，一齐在内。

情与欲是非常不一样的。

布鲁格（Walter Brugger）《西洋哲学辞典》：爱（love）是一种心理的整体状态，尤其不能把爱与纯本能的冲动，即使是升华的冲动视为一事，因为所谓的本能的冲动或者是升华后的冲动本身是以满足他的嗜欲为能事，因此会把对方视为满足嗜欲的方法。爱是以肯定价值以及创造价值把自己转向对方。

弗洛姆《爱的艺术》：“爱至少要有四个条件，爱要有照顾、责任、了解、尊重。”

第五回，《红楼梦曲·引子》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自从开辟天地以来，没有几人为情种，都是为了“风月情浓”，形而下的肉欲，真正的情种没有几个，只是情欲混淆，真情沦落。

张新之：“曰‘谁为情种’，曰‘都只为风月情浓’，见‘情种’所以难得者，正为‘风月情浓’者在在皆是耳。可见‘情种’是一事，‘风月情浓’又是一事。则真正‘情种’当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设若不作此解，则‘谁为’一起，‘都只为’一承，岂不是不通的语句？”

道德真的很重要，可以让人活得高贵一点、优雅一点、顶天立地一点，而不是在大地是爬行反而比动物更卑劣。我们这个时代有问题的，只是因为生长在这个时代，呼吸着这个时代的空气而不自知，认识这个问题不容易，认识以后脱俗就更不容易。

不但情与欲是不同的，而且对于欲望过分的扩张，这已经是现代一百多年以来全球化走向的一个失控的局面。

日本汉学家伊东贵之：“对于那种没有考虑到欲望之多样性和复杂性，就简单地定位为欲望之解放的做法，至少我自己感到很犹豫，既然人类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中本来就包含着邪恶的东西，有可能让多样的欲望在全人类范围里开花这究竟是否妥当，”这个答案毋庸置疑。

尤其是色欲这个领域，我们这个时代完全是一个性消费的时代，炒作与欲望有关的很容易得到好处，炒作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既然效果最好，不是在鼓励大家去做吗？这样一来会把人类变得很不堪的一种存在。

段义孚（Yi-Fu Tuan）《逃避主义》（Escapism）：“任何一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建立一套文明的行为规范。”叶慈（W.B.Yeats）：“A civilization a struggle to keep self-control.”（文明就是力求自我控制。）“而这种行为规范当然是超越了淫秽无耻、动物性和丑恶，现代学者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他们倾向于将任何对于性的非难都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假正经。无论一个艺术作品所展现的性是多么的过分，他们都认为是健康而坦率地。他们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对以前那一种经不起考验的、过分的道德说教的矫枉过正。这个极端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且让我们现代人好好思考，人会堕落到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的畸形世界里。”动物的食与色都是有节制的，动物吃饱就止。《庄子·逍遥游》：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动物受到荷尔蒙影响大概只有春天，其他时候完全就不受本能的支配和影响，也不会制作许多的影像文字去刺激和鼓励这样的欲望。当我们在这个时代上了网络看了影像、文字，大致都在炒作这一点的时候，人其实就不是动物了，说是禽兽，还侮辱了禽兽，只能叫做“禽兽不如”。动物是顺着大自然，大自然有这样的节奏就去遵循，走过繁殖季后，动物就一般的这样的活着，可是只有人类不是这样，一年四季，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和手段，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很可怕的作为，所以人会堕落到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的畸形世界中。

他继续说：“而这个世界所自己的就是自私的快感，更邪恶的是它似乎向全世界宣告人的真实本质渺小而怪异，是一种好色的野兽。”

《金瓶梅》就是在呈现出这一点，西门庆多么的可怕，可是现代人也许是走进了西门庆而不自知呢？西门庆的行为是因为暴发户的家庭，而我们现代人本质上和西门庆有多大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用真正的文明来要求自己呢？以至于《红楼梦》当然看到这一点。晚明到清代也有这样的潮流，刘熙载感慨：“世俗以欲为情。”或许整个人类社会来都是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现象。

第五十八回，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真情与痴理是相对的，却是一以贯之，用真情可以去懂得、斟酌、体察甚至实践是一种痴理。痴理很少有人用，痴一般与情结合，“痴情”。曹雪芹认为有一个有真情但是超越真情的最高境界的就叫作痴理，它超越了痴情，也是对于理的一个新的升华。痴理融合了我们以为的两个互不相干的范畴，痴就是一种癖好、嗜好，一种不顾一切的情的投入（对象人或物），但是曹雪琴告诉我们真情不一定走向痴情而已，应该去“揆痴理”（揆：理解、实践）。原来真情之上不是痴情，而是痴理。这是真正对情的文明的体悟。

情痴情种就是富贵闲人。

“富贵场”提供了一种高度的资本和闲暇，以至于才能创造出曹雪芹独特定义的情痴情种，由贾宝玉来呈现。

第一回，

一僧一道……便说道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二仙）“……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

对于荣华富贵是来享受的，没有封建等级制哪里来的富贵场温柔乡。受享意识就是展开《红楼梦》庞大叙事的玉石幻形入世的真正动机。

就如张岱在亡国后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都是在梦里重温已经失落掉的繁华旧事，从这一点来看就不是在反对贵族世家。

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安身乐业。

脂砚斋：

|  |  |
| --- | --- |
| 昌明隆盛之邦 | 长安大都 |
| 诗礼簪缨之族 | 荣国府 |
| 花柳繁华地 | 大观园 |
| 温柔富贵乡 | 紫芸轩（怡红院） |

这样的家族（富贵场）提供给贾宝玉庞大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连带的是高度的文化资本。文化、教育是非常高成本的投资，这是现代教育普及以后不知道的一个真相，加上因为工业革命以后，物资大量生产，物质的消费可以普及到几乎所有的人身上，以至于现代就觉得随手这样方便的、充裕的物资是理所当然，但是这真的只是人类这一两百年来甚至几十年来的才有的独特的阶段，在此之前人类根本不可能这样集体的、普遍的，左右人都有着方便的、举手就有物资消耗。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文明也走到了要反思的阶段，因为我们都太浪费了。（不知道一天随便丢掉几个塑胶袋，那都会对环境有很大的伤害，我们都忘掉这一点；吸收随手用掉那么多的水，其实水资源都很珍贵，这都是以前的人类没有办法能想象到的。但是这个地球真的会负担不起，我们都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富贵场的资本一方面就是有经济特权，又可以累世累积高度的文化资本。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隔》（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将社会分成资产阶级（bourgeoisie），他们的生活形态和品味特性，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本，因此他们的生活时高出一般生活的必要性的水平有一段距离，因此他得以追求自由地品味，偏好文化的课题和非世俗性物质功能的实行，这种品味会产生美学的禀性。美学的禀性就是倾向于把自然的功能予以风格化和形式化。在食物、衣着、气质、居住风格、日常生活里会广泛的实行这一种美学的品味，而因此能够形成一种特有的自在优雅和随性。小资产阶级（petitie bourgeoisie）即便有资本，但是因为他们的美学的品位不够于是会呈现出一种不自在和拘谨的特质。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只能追求必需性的品味，实际的选择或偏好就会倾向于一些功能性的、自然的以及非形式化的东西。

大众阶级：刘姥姥。小资产阶级：贾府旁支。

在我们现代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众都有区分，可想而知一个社会不可能所有人完完全全的平等。在现代社会都有这样的差异，就连家世教养、审美品位都有很大的差别，更遑论《红楼梦》的这个时代贵贱官民的区分根本就是天经地义，而且非常严格区隔的情况，曹雪芹让贾宝玉进入到公侯富贵之家，就是让他在这个区隔里去展现出这一种美学的秉性。宝玉才能受享荣华富贵带给他的美，而不是暴发户，暴发户只是用钱，可是这个钱就没有美学的品味在里面，没有那种文化积淀的高度的审美性。

宝玉并没有那么的民主，在日常生活的物质讲究是一点都不平等（本质上就不平等），单单以饮食、衣着、气质、居住风格、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形式来说，宝玉就一点都不平等，往往表露出对于非审美化的饮食的排斥。

饮食：

第十四回，

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

第十五回，

（宝玉和秦钟）他两个那里吃这些东西？

第十九回，

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

无可吃之物是以宝玉的标准来衡量的。脂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夜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

饮食不是为了果腹，而是用来欣赏。妙玉的喝茶，审美功能造诣高于实用功能。

衣服：

第十五回，

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岂有不爱看的？

托斯丹·邦德·范伯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著，李华夏译《有闲阶级论：一种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于1899年创作）：拥有巨大财富的有闲阶级常常会展现出一种所谓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炫耀性消费就是范伯伦发明的，对我们现代的名牌崇尚也可以适用。他们的消费往往会浪费的性质的，重点不是为了实质性的需求，而是来呈现他的财富，炫耀给社会来看。

公侯富贵之家的一定也存在着炫耀性消费，这是必然而然，未必只是为了炫耀，如果只是这样，就是会变成暴发户。因为是贵族，庞大的排场往往会转化成一种宽柔待下的道德的性质。

《红楼梦》中贾府的物质剩余都是赏给下人了，这也是《红楼梦》中提到至少提到两次“吃穿和主子一样”的原因。贵族式的转化。贾家负担重原因也是在这里，贾家精致而不浪费，转化给对下人的照顾。

贾家表面上是炫耀性的消费，其实不然，除了对剩余物资之外，还有其他。

范伯伦：“当社会的经济阶段是处于妇女的价值乃是由上层阶级根据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来衡量时，那就在早期的一种掠夺型文化的女性美典型，这个时候的女性美就是充满活力、四肢健壮的妇女，它所评估的根据就是体格，至于脸部轮廓反倒是很其次的，这一种女性审美基本上是一种通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当高阶的主妇的职责是在习俗的分等上只剩下单纯的执行越位休闲，这是女性的审美观就会发生变化出于分等表比较高的这些女士们就被认为要给予终身的呵护，当然就要严守分际，免除一切实用的劳动，美丽的类型就是主要就是注重颜面，而且强调五官的精致、手脚的纤细、体态的轻盈，尤其是腰肢的款摆，这些特征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从事实用性的工作，而且势必无所事事。处在这种文化阶段的女性，他们会设法改变他们的形体以尽可能地吻合该时代在品味指导上的要求。男性在财力的一种表现下也认为如此人为打造的病态特征具有吸引力。”

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清代王府中三餐是有限量而食的规矩。第四十回，

刘姥姥笑道：“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怪道风儿都吹的倒。”

第四十一回，

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点就罢了。

贾府中的女性都是以纤细柔弱为特征。

第三回，

身量苗条，体格风骚，

范伯伦：“这些女性受到宠爱，而且还获准甚至被要求进行大量的炫耀性消费。”

第三十一回，

晴雯冷笑道：“……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

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撕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少作点孽儿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起来。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宝玉笑道：“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搬出来，让他尽力撕不好吗？”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样孽。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怡红院是一个物资与情感双重盈溢的人间乐园。在这地方晴雯身上投射了古代非常著名的亡国祸水褒姒的形象。

冯梦龙《新列国志》第二回：

褒妃曰：“妾无好也。曾记昔日手裂彩缯。其声爽然可听。”幽王曰：“既喜闻裂缯之声，何不早言？”即命司库日进彩缯百匹，使宫娥有力者裂之，以悦褒妃。

宝玉的做法与幽王相似，这种做法是与宝玉是情痴情种中有很大的关系。

《新列国志》第三回，

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至此俗语相传“千金买笑”，该本于此。

可见宝玉有亡国之君的潜质，在贾雨村的情痴情种归类里面就有王谢二族、顾恺之、陈后主、唐玄宗、宋徽宗。后面三个都是亡国之君，这和宝玉宠爱晴雯对应了周幽王宠爱褒姒息息相关。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四）

富贵场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塑造。富贵场提供的闲暇更为重要。闲暇：来自时间，当时间用来衡量闲暇的必要条件的时候，可以把人的生活区分为三种用途不同的时间：

填补运用生存的时间，只时间是用来谋生、维系人的生存，包含饮食、睡眠、穿戴等等，维持生理机能运转的不可或缺。家庭妇女是很忙的，且很琐碎的，不能累积的而且不断重复的，因此是对性灵很大的耗损。在古今中外，当文化发展进入到父权社会的时候，这一种无聊的生存时间大概就会派给妇女或者奴仆。生存时间既耗费心力，且没有创造性。现代人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

维生的时间，维持生计、满足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比较一般层次、低层次的，例如自我价值肯定、同侪的互相交流、去除不安全感等。

闲暇时间（free time），“无待于外”。“外”甚至包含从别人那里得到友谊的安慰或者某一种价值的肯定。现实人闲暇时间很少，或者在谋取物质的劳动与付出，甚至内在精神需要层面的也要耗费许多力气，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自我是非常狭隘的、浅薄的原因。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要慢慢学会自己主动的、积极地去重新塑造自己。如果连这一点意识都没有，我们大概就是被时代、周围环境带着走，而这也是某一种的可惜。

闲暇：想要有闲暇的心境、闲暇的活动，就必须有闲暇的时间，而这个闲暇时间不可以用在连维持或满足精神的需要的时间，那才是真正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拥有这样时间的人真的很少。

第一回，

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阅众都只活在生存时间和维生时间里。原来满足精神的需要实际上只能放在维生时间里，让人会比他不能面对的存在本身本质上宏大深刻的问题，然后人就可以活下去，不必洞识存在的虚无，不必直视存在的无常，寻三五友人喝茶聊天，又可以好好地活下去。我们不肯提升自己，“纵然一时稍闲”，就会把时间用在贪淫恋色，好货寻愁这样的事，这都叫维生时间，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真的能好好的自主地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对自己的内涵、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真正的追求上吗？

“理治之书”，弦外之音就是指《红楼梦》不是在讲一般的儿女私情，也不是在讲家庭闺阁的琐事让人看得津津有味而已，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崇高宏大的目标，它定义自己是一部“理治之书”。实际上这部书有这样一个儒家文人的努力达到儒家思想的终极价值的时候会采用的基本的给自己的期许。不管做没有做到，至少在动机和意识里其实是希望把自己的《红楼梦》定位一部理治之书。

小说文类在清末以前很根本明确的定义之前，除了很少数的个案之外，基本上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无论什么题材，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是匿名的或者别号。《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都是后来慢慢考察出来的，而且未必有定论，就可想而知，文人不肯挂名，就是因为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经世济民、著经修史，他们的人生价值失落，对自己整体否定，以至于写了这部小说就会让世人觉得不入流，败坏十年寒窗苦读、有愧于祖宗。小说就是这样低的一个文类。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是胡适时才比较明确的，而且还有许多人不肯承认《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小说这个文类对于他们不但不是价值，而且是反价值、非价值。

曹雪芹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文类的挣扎。建构这样一个宏大的贵族世家的叙事非要白话小说这样的形式不可，否则无法写的这样的细腻入微，里面涉及到有名有姓的四百多人，每个都不同，把家常琐碎传神且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这不是其他的文类所能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在回忆的燃烧时，希望能够重温过去的黄金岁月，里面众多的美好的人事物一颦一笑、一饮一食都让他眷恋不已，只能透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每一根火柴在光照之中重现出来，只能够用小说这个文类才能做到。曹雪芹面对小说文类必得面对的价值困境的时候该怎么做，该怎样去驱除这种反价值、非价值的指控，就可想而知，一定要把《红楼梦》塑造、展现对于文化是有贡献的正面的这一面。对于文化是有贡献：就是透过贵族文化来展现中华文化的所谓的正统文化的内涵，以这个来提升小说的价值。贵族就是文化集中的、正统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审美、意识形态各方面所体现的是儒家的正统文化，所以非常注重礼教。

曹雪芹尽量让他的书里有一种理治的功能。理治：治家理身，管理家族，提升自我修养。理治的成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希望能呈现出来的，也让他的这部书提升一点文化的价值。

宝玉所属的情痴情种为什么得要在公侯富贵之家呢？

范伯件所定义的叫做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是贾府所属阶层，但是这一类的公侯富贵之家不但拥有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大量财富，而且他的作为不必从事直接生产行为，照理来说，应该具备了所谓的闲暇，也可以不事生产的来消费时间，这就是有闲阶级的基本定义之一，可是，有闲阶级固然不用从事生产，但是未必有大量休闲，因为，满足基本的精神需要，也不是真正意义的闲暇。

闲暇时发生在社会滋养和鼓励的环境，和心理状态、内在价值有关，当闲暇一旦出现的时候，设定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自悦和单纯享受其中的能力，因此会被视为使个人成长或发展的态度的时间或活动。

有闲阶级真要说起来，尤其是贵族，真正的贵族世家连属于个人的时间都很少。

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

贵族世家有大量的义务要承担，礼尚往来，公私的应酬。英国的王室，非常的繁忙。安妮公主（查尔斯王子的妹妹）具有贵族精神：低调、内敛、坚忍。私人的恩怨不想外人流露，一件礼服十几二十年穿了好几次。一年基本上参与王室的义务五百多场的活动，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

《红楼梦》重复的语句：袭人的名字（花气袭人知昼暖），不希望重复以免落入美学怠惰情况下重复了三次，说明袭人很重要。歇后语重复两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第二回、第七十二回）痛彻心扉的感慨，在末世导致的精神乱象。“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二十六回、七十二回）人世无常的变迁，渺渺茫茫不知此生为何而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第七回、第七十二回）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楚，苦水往肚子里吞，对社会有许多义务。在有理的情况下也要维持优雅与道德的门面，忍下诸般苦楚，背后就是尊贵者的义务。必须遮丑、必须忍气吞声，维持最高的典范的姿态。

贵族不被鼓励促成自我内在价值、个人成长的一种方式，事实上贵族的压力很大。第七十八回，

（贾政）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

贾政、贾宝玉父子注定要负担其家族的使命，注定要薪火相传，克尽箕裘。贾政为了这个家放弃自我。

第四回，

（贾政）公私冗杂。

第十七回，

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

性灵耗损。

第七十一回，

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分。

贾政得到团聚的机会非常珍惜，七十一回以后，对贾宝玉也变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严格，对宝玉开始有了一些赞赏，在诗词上的表现还给与很多肯定，在诗词这个需要灵动才华的比贾兰、贾环高出很多，在举业、经世济民、八股文之类科举考试有关的文章，因为贾宝玉不用功，比不上贾兰、贾环，贾政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排斥或嫌恶宝玉。贾政在晚年，在后期对宝玉态度发生了改变，只要有做诗的机会，就叫贾宝玉出来露脸。因为贾政的人生已到了晚年，一辈子为家族奉献，失去了自我，在晚年终于可以回到家好好的团圆，享受天伦之乐，愿意在这里和宝玉的父子亲情能够得到补偿，就对宝玉的态度有所改变。贾政是值得赞佩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认同了宝玉，凡是与宝玉为敌的就通通派入到负面的恶魔党，于是，贾政变成假正经。政，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儒家的价值核心。

贾政虽然是富贵场中的人，或者是不得不然，或者家族的逼迫，他以家族事业的承担者为己任，也长期负荷了宝玉所抗拒的甚至也是宝玉所否定的应酬世务。

第三十六回，

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第三十二回，

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

贾政就得“规以正路”，就得去负担这些非常繁杂的公私事务，他就会因公而无我，以至于失去了闲暇悠游、诗酒放诞的个人时间。

王夫人是当家的女家长，也没有闲暇。

第四回，

（王夫人）事情冗杂。

第六回，

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

第五十五回，

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

贾宝玉拥有大家长都没有的闲暇。

第十九回，

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

宝玉的时间除了晨昏定省，大部分时间就随自己运用了。

第三十七回，宝钗：

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

富贵与闲暇很难兼得。贾宝玉能两者兼有。情痴情种应该可以定义为富贵闲人，又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又有闲暇。

第二十三回，

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

不事生产的消耗时间。

因为第二十三回，〈不孝种种大承鞭挞〉贾母便放话宝玉不许见外人。第三十六回，

（宝玉）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

第三十七回，

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逛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

第七十一回，

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丢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

宝玉一直活在这种特殊状况。

人们把时间投到维系生存，实际上在失掉自我，让自我异化而不自知。

从正面来说，宝玉似乎也享受到休闲对于他的帮助。

[美]爱丁顿、陈彼得：《休闲：一种转变的力量》：当人体验休闲的时候，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前提或条件，就是可以明确意识到的自由自在之感，可以自由自主的探知、尝试或者是去重塑自己（remake one’s self）。这个过程本身和你的成长转变贯通了起来。

休闲不一定要心无羁绊，真正的休闲或闲暇反而是被一些心甘情愿的且有意义的事情所羁绊，休闲就是这种状态的努力。休闲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不过这一种冲动不能简单的被解释为寻求快乐，而是透过特定的活动去发掘生活的意义。当透过特定的活动发掘生命的意义之后，你就能直觉的领悟到自己已经成为更宏大的存在的一部分。

休闲的目的不是为低层次的娱乐，是为了让你提升、成长、转变，让自我更贴近构成了整个更宏大的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意义都要以此为终极目标，人才会有意义、有价值。

特定活动：耽溺在温柔乡，呵护众多女儿。

每每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

利用富贵与闲暇，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的存在价值所在。非常特别就变成了情痴情种。

宝玉的活动当然也有负面的，因为禀赋正邪二气。在温柔乡里的儿女情长，过犹不及。

休闲也许为我们对自己、对周遭的环境以及新奇的行为进行试验（参与、尝试、探求、发现）提供了一个空间。但是过分地沉溺于自我就会形成自恋，也会消除了针对外部生活环境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曹雪芹的洞察力非常绵密，精确地告诉读者对于宝玉这样的人的观察简直就是非常的符合人性的以及世界运作的某些复杂的道理。当宝玉或那一类的情痴情种就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方面有富贵提供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又有闲暇去进行自我的种种探寻与追求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呢？答案呼之欲出，必然是以私害公、失职。

姚思廉《陈书·陈后主本纪》：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梁国亡国之君梁武帝擅长宫体诗，陈后主陈叔宝《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曲子，隋炀帝文化才能极高，是“天净沙”的开创者。

在艺术、文化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因为生长在公侯富贵之家，本来注定进行“大我”的补天济世，因为把个人转向“小我”的性灵满足，将勠力从政的宵衣旰食解消为醇酒美人的游弋受享，透过闲暇去重塑自我而进行另外的一种自我定位，于是就从群体的、责任的、工作的这样的范畴转移个人的、游戏的、创造的，于是帝王或公侯变身为情人和艺术家，乃至于生活美学家，耽溺在才情和思爱，于是就荒疏于家与国的责任，在现实世界里就是失职的和误失的，难怪有这么多的亡国之君。

正当使用闲暇就会升华，提升自我，但是过分的沉迷就会失职，贻误了在现实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许许多多的道理都是一体两面，副词很重要。

陈后主拔擢知书能诗的宫女，封为女学士，在朝臣联席唱和写诗，宫女可以参与。在古代制度环境逾越了分际，对于法纪的荡然，这就必然会亡国。（贵贱混杂就是乱世、末世、亡国的征兆）在原有的时空条件下出现了违反法纪的情况，原有的法纪就不能维持，就是亡国的征兆。违反法律、犯法不用承担刑法。以私害公，规范的破坏。

唐玄宗在整个历史里可以说是空前也算绝后的一位明君，开创了开元三十年的盛世，二十几岁就当上了皇帝，经过了聪明才智、英明睿智，先发制人、调度、种种的策略，终于让自己走上龙座。那时候他也才二十六七岁，从此努力做一个伟大的帝王。做好皇帝真是累死人的工作，早朝、晚朝、随时叫起（北方冬天积雪盈尺），每天要多少法条、记几千人上万人，这些人各种来历、彼此利益纠葛，各自盘算什么，这都是不可测。当他已经奉献他所有的聪明、才智、心力，终于把大唐带到空前的巅峰，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将近六十，玄宗的性格很特别啊，一个有才华的帝王，人品又非常的高尚，可是他又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天才，在书法、绘画、音乐各方面造诣都很深，据说《霓裳羽衣曲》是他编曲，书法有非常有名，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的他就以八分书传名于天下，他对于绘画有高度的鉴赏力，他也乐于去拔擢天下最优秀的绘画名人。简直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全方位的文武双全的天才。而这样的天才竟然有与生俱来有一种专情的特质。他已经相对上是非常专情的一个人以至于在开元末年的时候，宠爱的一位叫做武惠妃不幸早逝。大臣想填补武惠妃所造成的空缺，于是杨贵妃雀屏中选。杨贵妃的出现，让唐玄宗“起死回生”。他个人的“回生”却又是家国的不幸，因为二人夫唱妇随的过他的爱情生活去了。李白：“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唐玄宗觉得自己已经为这个国家付出了那么多，那人生也已经到了要日薄西山，他也觉得他似乎有权利来享受一下个人生活（艺术、爱情），而都在杨玉环的身上得到了，于是他也就这么快乐的进行个人生活，朝政无人闻问。玄宗当然不会这样。原来皇帝不可以偷懒、退休。李林甫短短十年将一个国家从巅峰带到了谷底。越拥有最大的权力就要负最大的责任、越大的心力，否则后果非常凄惨。帝王除非让位，否则就没有退休，甚至一例一休的余地，要兢兢业业，每日宵衣旰食，因为帝王有太多的人在觊觎，要从你这里获得好处，这是帝王随时都不可以放掉的警觉。安史之乱之时玄宗是不相信的，整个过程是一路受到打击，看着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盛世大唐在自己面前被摧毁，最后面对一路狼狈的出逃这样的难堪境地，中途奉送自己爱妃的性命，这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压力。

金易、沈义玲《宫女谈往录——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

玄宗身系家国社稷，在安史之乱途中也有很多的作为，以百姓为先，帝王的素质，为什么会出现安史之乱，帝王不可以退休、休假，一直身在刀山油锅，因为拥有庞大的责任与权力，非常人才能应对的压力和责任。

宝玉变成对于贾家而言温柔乡的昏君，对贾家家族延续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族“落了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南唐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绣床斜凭娇无那。”

这一段不仅是表现对女孩的包容，也表现出贾宝玉是因私忘公的温柔乡的昏君形态。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五）

范伯伦：受到有闲阶级理想的影响最明显莫过于学养本身，特别是高深学养。

《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诗书与富贵相结合的书香世家、书香门第。贾家，

第十八回，

（贾府）世代诗书。

第十九回，

代代读书。

第六十六回，

从祖宗直到二爷（贾琏），谁不是寒窗十载。

第一回，

诗礼簪缨之族

第二回，

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

第十三回，

诗书旧族

在传统文化中，世代传承，文化积淀，高度的家学、家教、门风。旧，隐含的一种自豪。

林家，

第二回，

原来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侯的，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虽系钟鼎之家，却是书香之族。

第五十七回，紫鹃

（林家）世代书宦之家

薛家，

第四回，

（薛家）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第四十二回，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

曹雪芹之家，曹寅被指定刊刻《全唐诗》。

李家：

第四回，

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

王家，

第四十五回，

（王熙凤）诗书大宦名门之家。

在第四代诗书有所薄弱，教育不长的现象，是一个家族的末世的现象。

妙玉，

第十八回，

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

慧娘，“慧绣”

第五十三回，

书香宦门之家

在传统社会中要有杰出的非凡的表现，大概只有非凡的家世背景才能支撑。第五十四回，

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礼读书。

这是一个大家闺秀的精神来源。读书除了知识以外，就是文化教养。

学问带给人们的会是什么？

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学问是一个人内在、视野、眼光、洞察力、判断力，知识不等于学问，不等于information（专业技术的资讯）。学问就是融会贯通的洞察力，不是单纯的知识，是各式各样的知识，包含对于人性了解、对于宇宙运行的某一种奥妙的把握、对于人情事理的深度的观察融会贯通之后比别人不同的一种判断力、洞察力，因此才看的深，当看的深之后，抓到精髓和本质，日常的琐碎小事就能看到其中的本质性，抓到其中的共通性，人就会显得高雅、通透。

第七十四回，

你们不看书，不识字，所以都是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说我年轻糊涂。

读书识字可以带来破除执着，穿透人性的粘滞，追求自我救赎的心灵超越，所以就会成为“明白人”。破除血缘的纠葛，客观理性地看待事物，不会主观理性的为感情所累。惜春小小年纪对宁国府的事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真的很厌恶和宁国府的人家有血缘联结，但这是刻在基因里的，如何能摆脱？所以，借此咬紧牙关，内心的风暴不是一般人能承受。惜春追求的是自我内外的干干净净。

第七十八回，

小丫头道：“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气的分儿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谁？”（宝玉期待叫的是谁，自我中心主义）小丫头道：“一夜叫的是娘。”宝玉拭泪道：“还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

宝玉在十六七岁时还活在以自我中心的状态里。《史记·屈原列传》：“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

生命原始能给予的力量来减轻自己无法承受的痛苦。真真实实的现实惨遭的煎熬折磨可不是想象这么简单，宝玉只在诗意里感受人生的不幸，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做临终的痛苦，不知道什么叫疾痛惨怛，那种人几乎被磨碎的压力，不能体会其中无可言宣的苦痛，只是一心一意期望自己是晴雯最后挂念的对象。

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说，便上来说：“真个他糊涂！”又向宝玉说：“不但我听的真切，我还亲自偷着看去来着。”宝玉听说，忙问：“怎么又亲自看去？”小丫头道：“我想，晴雯姐姐素日和别人不同，待我们极好。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愿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顿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不变，见我去了，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宝玉那里去了？’我告诉他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他就笑道：‘你们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一个花神，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宝玉须得未正三刻才到家，只少一刻儿的工夫，不能见面。世上凡有该死的人，阎王勾取了去，是差些个小鬼来拿他的魂儿。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浇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请，那里捱得时刻呢？’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及进来到屋里，留神看时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宝玉忙道：“**你不识字看书**，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样花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总花神。但他不知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神？”这丫头听了，一时诌不来。恰好这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这丫头便见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他说：‘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泄了天机。’就告诉我说，他就是专管芙蓉花的。”

另一个“伶俐”的丫鬟编出芙蓉花神的神话，可知在浪漫的另一面就是满口的谎言。

农历八月，仲秋时节，池上芙蓉是什么花？是否合乎生态习性？木芙蓉。杨公远《池上芙蓉》就是歌咏的木芙蓉。

在北京也有真正的荷花盛开，北京的西湖八月开出了荷花，后来叫做昆明湖（颐和园），也记录在游过的文人的笔下。

读书能够有超越现实想象。

第二回，

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读书识事能致知格物、悟道参玄，能了解深刻的人性。

通过香菱的人生，可以看出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

第六十二回，

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

写字和认字是两种能力。王熙凤也是这样的案例。

最好不要透过文字来结交朋友，或者是只透过文字来谈恋爱，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文字通常会表达的非常深刻、内在，会误以为对方是你非常了解，很深度的一种交流的知己，这通常是美丽的误会。用文字书写一般会是由衷而发，可是就算不是由衷，也可以以用文字来包装，单靠文字会以为是很了解的知己，这通常会很不幸，因为当你面对面，亲身相处就会觉得有很多不一致、很多的落差，通常会不欢而散。这在现代网络发达，到处可见。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文字是可以开启一个比较内在、深刻、崇高自我的一种奥妙的符号体系。所以读书写字非常重要。

诗，是文字里最精炼的语言形式，更能提炼人的灵魂层次，更优雅、更美丽更能够探测到存在的某一种奥妙，所以香菱整个人被提升。第四十八回，

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

环境：“地灵”，大观园。“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不是宝玉的一人之见，大观园里女孩子认为香菱是俗人，是个客观的评论。通过读书学诗香菱的性灵不在世俗而进入到脱俗的层面。

一个人的脱俗只能通过读书识字作为必要的训练。

王熙凤和林黛玉比较的案例。

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众人听了，都笑道：“你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

林黛玉男儿教养就是导致她的一种任性、率性的行为。

林黛玉的言语伤人不见血光，字字穿透人心。只用了三个字“母蝗虫”就把刘姥姥昨日的秋风扫落叶的情景再现出来，就抵得过王熙凤的长篇大论的市俗取笑来的杀伤力。越传神的话就越有杀伤力。林黛玉的讽刺尖刻是与她读书识字有关。

幽默和玩笑不一样，修辞是不一样的。

第五十五回，

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

探春接替王熙凤的理家取得的成绩比起王熙凤不遑多让。

公侯富贵之家可以给情痴情种提供礼数规矩的一种高度的文明。

高度的文明可以让成员除了读书识字由内的涵养之外，达到由外而内的塑造的力量，让人身心内外都进入到一种最高雅的文明的境界。由外而内的塑造的力量就是礼教、规矩，让人在从小的言语举动、行为处世的涵养里得到一种文质彬彬雅驯和美化，这样一来就由内而外就变成一个精致高雅的真正的文化人。

颜之推《颜氏家训》：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

薛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才这样的骄奢。

第十八回，妙玉，

“……‘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骄傲些。就下个请帖请他何妨。”

王夫人的话表明出身官宦，那么性格就骄傲。脂砚斋：补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洁。

一个人的心性高傲，可能出生官宦，这是一个自然的道理，有其常见的内在的必然性。

第七十四回，王善保家的：

“……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象受了诰封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点头道：“这也是有的常情，跟姑娘们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他们。”

王夫人很宽厚的，只是人都有底线的。世人要求人做到极致，却不反躬自省。晴雯、金钏侵犯王夫人的底线，王夫人最恨的就是乔妆艳饰以及涉及到男女的情色关系。

人所在的社会位置也会影响到人性格。

行动的主体会受到位置的条件和制约的影响，但是要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外在的位置条件的制约有一种内在性的影响，就是人的阶级。某一个阶级呈现出来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给一个人造成的初始的经验，对人的内在就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的影响，因此妙玉的高傲是这一种；还有一种是行动主体受到位置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是一种短暂的，因此是一个比较浅的也很容易随着社会位置变化消失的影响，是指关系性的影响，一个人并不是从小有这样一种在阶级的初始经验让他从本质塑造人的性格，而是说他来到某一种关系性的人际关系里与上下其他的位置关系导致他位置提升，就形成一种骄纵，这就叫作关系式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公侯世家子弟是第一种的影响。“在阶级中，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而副小姐会很快回到原来的性格。

礼法，绝对不是吃人的，是让人更加文明。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礼仪的学习是一种自我节制的过程。”所以礼教、礼法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当人的初始经验礼法精神就是要求节制自我，不可言语失控、行为要有一定的肢体动作方面的约束，再配合内在知识学问的提升，让人身心方面进入到一种更加文明的高度的层次。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六）

礼仪、礼数、规矩是对一个人的塑造与精致化提升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也是人的文明化的重要的关键。

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礼仪的学习是一种自我节制的过程。”

礼仪、礼数、规矩是对一个人很好的外力，不一定是对人的压制和戕害。

脂砚斋第三十八回批语：

近之暴发专讲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无礼，而礼法井井。所谓“整瓶不动半瓶摇”，又曰“习惯成自然”，真不谬也。

牟宗三：“贵族有贵族的教养，当然他不是圣人，但是有相当的教养，即使他的私生活也不见得好，为什么叫贵族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智慧都有他所以为贵的地方，因为贵是属于精神的，而富是属于物质的，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而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的原因。”

“从大传统来看周公的礼乐教化是无比重要的，其中的礼（form）就是外在的形式，人面对里这个form，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礼顶起来而守礼、实践礼。”当一个人守着礼，实践礼，显示他的内在有强大的力量。只因为大多数人精神很颓堕，所以高度的形式对人来讲就是构成压迫。是因为人不想要提升自我的内在力量，所以才会对于礼的形式认为是一种压抑。“守礼，实践礼，以之正拔生命，并且有所担当。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而德国的思想家斯宾格勒就知道这个道理，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认为一切能够形成一个大传统的文化其实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只有贵族社会才有能力去创造出一个深厚的、持久的大文化，现在的庶民文化（多元的文化）其实只能算作是小文化，其内在的力量不够，虽然很有创意、多样性，但是单单就没一个小文化本身的内在不够，因为积淀不够。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看起来文化多元缤纷，其实可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文化困境。所以也不必把自己的时代当做是人类的文明的极致。这个时代把人的低下的层次（狭小的自我）过分的扩张，这是所谓礼乐崩坏的体现（文明的向下坠落）。这也是现代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时候真的去思考的问题。第一，过去并不是一无是处，过去很有可能创造出比现在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价值；第二，过去的文化价值与文明的内涵有没有可能以另外一个转化的方式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去提升这个时代的层次，这是现代人的努力的。

谷川道雄（1925-2013）：“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就在于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

贾母是《红楼梦》里最完美的贵族女性，是金钗们的未来，而这些美好的让曹雪芹魂萦梦忆，因此要行诸笔端为她们造像描画的金钗们是贾母的过去。不要太焦灼于注定无知的青春，青春是人生中很早期、很短的一个阶段。没必要去渲染它，可以怀念、欣赏它，不需要焦灼在它身上。青春也不是人生各个阶段最有意义的阶段，人生不要虚妄，被一些浪漫的想象所误导，不应该这样去看待人生的价值，人生应该向前走、应该不断累积、应该不断提升，而这是需要很宏大的努力，不是靠着惨绿的纯真少年就可以达到。除贾母之外，王夫人也是非常正面的参照。贾敬沉迷于求道，被曹雪芹认为“箕裘颓堕”，没有承担父教，教育好子孙。贾赦其行径与暴发户还是有区别的，强娶是通过纳妾的手段，并不是强行霸占，纳妾后给更高的地位，这是当时丫鬟更好的出路。真正的世家公子是谦和有礼，高度的正派，是真正的君子。君子：北静郡王水溶，贾政。

第十四回，

当日惟北静王功最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并不妄自尊大。

进退之间有一种谦冲自牧的风范

第三回，

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

贾政是足以担当家族传承的一个枢纽型人物，第二代贾代善过世后，将家族事务交给贾政和王夫人。贾赦是长房，继承爵位，家族事务交给的是贾政。事实上，一个家务的继承由次子来承接，有一合理的原因就是孝道。父母的权威不遵守嫡长子继承，可以指派由谁掌管家务。贾政的祖父是贾源，擘建荣国府的人物，而贾政可以继承祖父的遗风。

他们都应该是被贾宝玉认同和效法的对象。礼法对人的影响是由外而内的真正的教育。

袁中道《答钱受之》：

因伛成恭，久之遂成真恭者，多有之。

长期的动作会改变一个人的内在。

诞生在公侯富贵之家从出生第一刻起，礼法就是他们行动举止内外最主要的标准。而在公候富贵之家形成的人物才有真正的情痴情种的可能。宝玉这类的情痴情种对女性充满了尊重与珍惜，欣赏她们的美，品味她们的优雅而没有想要占有，这就是礼的表现。

曹雪芹对于人的人格内涵形成以及内涵的意义和价值与现代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一般常识是以为人类都共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把这个误以为每一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固有本质叫做真我，叫做自然，认为这才是属于你的真正的自我，然会就会觉得很可贵的真我是体现在还没有社会化的孩童身上，就会觉得这是个人真正的主体。其中间都非常的粗糙，甚至就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二元推论的方法就会这种认定的简单的概念里去认定社会就是减损或戕害与生俱来的真我或者个人的真正主体的一种外力，人为了要活下去，真我为了要适应这个社会所带给你的戕害，人就会启动自我调节机制以求生存，为了求生存而呈现出来的我就能与社会协调，这个我就是假我，就是在作伪，这就叫做礼教吃人。再加上一个价值的褒贬就会形成以下表：

|  |  |  |
| --- | --- | --- |
| 个人 | 真 | 美、善 |
| 社会 | 虚假 | 丑陋、人性堕落、人性的压抑 |

这就是我们不自觉地被这样的对立而又简单思考模式支配而不自知。我们从小就是受这样的支配，看待问题与现象背后依据的就是这样一套根部经不起考验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真正的学问的思考逻辑，这样简单、素朴、没有内容、根本是跳跃式的不严谨的推理方式却支配了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的人生，这真的是不可思议。这种常见的逻辑不但简单化，而且中间粗略到不应该成立的一种推论模式。错误的逻辑和思维模式也会止于智者，对吗？智者要进行大量的心智劳动，作许多的学问追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任何事情都不要轻易下判断，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去评论，没有下过功夫的事情就要有所保留，而不是直觉得就任何一件事情听到一两句话就来评论、判断，这是到处能看到的人性，太人性。

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否就是真，是否就是美、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单单对于人是否有人的天性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很复杂的议题，是没有定论的。甚至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数十年来的一个共同的思考警觉到的问题：就是人恐怕没有天性。

弗洛姆（Erich Form，1900-1980）《人类破坏性之剖析》：从希腊的哲学家以来大部分思想家认为确实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人类的天性，有这么一种构成人之本质的东西，并且认为这种看法不证自明，可是到了最近这四五十年来这样的看法已经遭到怀疑，原因之一当我们现代数十年来对于人类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就会清楚地发现，原来没有所谓的与生俱来的本质的东西叫做天性。从历史的研究来看，现代的人与以前各个时代的人是那么不同，如果认为每个时代的人类都共同具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人的天性，这似乎是很不实际的看法，加上人类史的研究又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助阵，研究原始人就发现在风俗、价值、情感、思想上不同时间地点的人是那么不同，一直与许多人类学家产生了这么个概念：人从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张白纸，每一种社会文化就在这一张白纸上各写上他的文采。

既然《红楼梦》的社会文化和我们这个时代非常不一样，因此这个社会文化在诞生在公侯富贵之家的那些人身上所写出来的文采就和我们很不一样的，凭什么叫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和需要投射出来，当然，《红楼梦》只是一个代表，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传统的作品或者文化现象，都不能想当然耳。

多元就是相对主义的流行，到达顶点就是虚无主义。这个时代的文化走向有重大的危机，这样的时代，“**所谓的人性常常被滥用作为屏障掩饰非人性的行为。**”“造衅开端实在宁”，在现代居然被赞扬了，秦可卿就变成了爱欲女神。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Super-ego（超我）遵循道德原则的我Ego（自我）基本认知、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对应的我；Id（本我）：遵循的快乐原则，以自我满足为原则。

现代人为什么要遵从最低层次的我呢？秦可卿就变成也很有追求的人，她只是放纵欲望而已，怎么能叫追求自我呢？人为什么要将自己限定在追求快乐原则很低层次的我呢？人为什么要这样的自我贬低呢？

曹雪芹所肯定的是无法解释、不明来历的先天心理特质，包含家族基因，可是曹雪芹从来没有把所有的新歌内容都等同于天性，没有把生理本能混淆于性格内涵，因此他一样的强调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的塑模都具有高度的导引，社会场域也是人这一幅先天禀赋得以开显的辅助甚至是一种关键的指导。后天的场域包含阶级身份，就算同样的正邪两赋，在不同的家庭也会产生三种类型，是否读书受教育也很不一样。性别意识，也会在后天也有影响，家庭伦理的亲子关系等等。其实每个人就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何其复杂，不是人可以轻易破解。

潘乃德《文化模式》：“一般人认为社会与个人是必然对立的两极，这是十九世纪二元观念所导致的最错误的见解，因为所谓的社会绝不是超离于个人之上的单元，若无文化的指引，个人则丝毫不能发挥其潜力。反过来说，文化所包含的任何因素归根究底也都是个人的贡献。文化和个人的关系一向是相互影响的，以为强调文化和个人的对立并不能厘清个人的问题。只有强调文化和个人两者的相互影响，才能掌握个人的真相。要了解个人的行为，不能只探寻个人的生命历史与其禀赋的关系，甚至还用一种很武断的方式来测定禀赋的高低，我们更需要考察**个人所偏好的反应与文化制度所选定的行为**这两者的关系。”

我们要思考现在周围的文化制度给你多少蒙蔽，而在看待古人时也要想到他们也是处在其文化制度中。

实践自我就是融入社会，接受好的资源，帮助自我提升、得到自我滋养。

对于曹雪芹，面对如此多样复杂的人性，不只是知其然而且是知其所以然，就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全程深入他的动态发展的生命史，每一都彼此不同，而且与众不同，同时用一种通则的方式把握到先天的气质禀赋，也没有素朴的以为这就是构成性格唯一真实的、全部的内容，而能够充分洞识到这份天赋基底一定要有赖于后天环境的引导、激发、调整、塑造，然后才能形成整体的人格样态。

曹雪芹最关注的就是先天的正邪两赋者再加上诞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所共同形成的情痴情种。曹雪芹通过情痴情种要呈现的是高雅文化的集中、温柔乡的旖旎动人（无限美好的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家族传承的重大课题（情痴情种注定以不肖子孙的姿态来展现他的忏悔）。

人类要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人格、道德、法律应该要用一个标准来看。反思现在的人类处境。

1. 《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七）

回顾情痴情种所处的公侯富贵之家的环境：高雅文化的集中。《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俗云：“三代为宦，着衣吃饭。”古语今词，不谋而合，可见衣食二事之难也。

第五十一回，

平儿笑道：“你拿这猩猩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都是羽缎羽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裳，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

追求视觉的美感，生活的艺术化。

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了，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多着呢，巴巴儿的拿这个。”晴雯道：“我也这么说，**但只那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

第四十九回，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

凫靥裘，绿头鸭的头上的毛，需要许多只鸭子。

史湘云很有眼界的，一出身就父母双亡，却是见识广。

第五十一回，

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熌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做‘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

雀金呢，薛宝琴是贾母真正开口求配的。

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说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象**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的我挣命罢了。”

晴雯非常能干，在京城中数一数二。

第五十二回，

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象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

人比画娇，比传世的名画更胜一层楼。仇英，工匠出生，缺乏文化根基。第一，“画里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仇英的阶层与视野不可能知道凫靥裘，也画不出来。仇英在正邪两赋中可分是诗书清贫之族，不能与上层的精英阶层解除。第二，人也不这样的好，仇英也不可能见到上层社会的闺秀，这些闺秀的气质与娇贵从里而外散发出来的雍容华贵气韵，不是这种画家能画出来的。

读者可以爱一个人，但不可以失去理性，甚至有了不好的行为。

贵族文化集中，在这种文化熏陶培养出来的女性是可以继续超越宝钗黛玉的。

第三十五回，

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的送了来了。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要不说出来，我见了这个，也不认得是做什么用的。”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不知道：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我吃着究竟也没什么意思。谁家长吃他？那一回呈样做了一回，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说着，接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十碗汤来。

将生活艺术化，使生活呈现一种优美的状态。

“备膳”：元妃省亲，所有的饮食以最集中的文化集中呈现。

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

文化的呈现，而不是金钱的堆砌。

女史：《周礼·天官·女官·女史》：郑玄注：“女史，女奴晓书者。”

第五回，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玲：

何荣说，听老太后说，有位会享福的老寿星，是一位王爷的福晋，在下大雪的天里，带着孙儿、孙女、娘家孙女、外孙女、姨表孙女，以及孙儿媳妇、丫头、婆子等一大群人，到芦雪亭子等一大群人，到芦雪亭里，一起喝酒、烤鹿肉吃，吟诗作画，下棋听书，乐在其中，享尽清福。

第四十九回，

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李纨道：“留神割了手，不许哭。”说着，同探春进去了。……平儿也是个好玩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玩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镯子，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说着，也找了他们来。李纨也随来，说：“客已齐了，你们还吃不够吗？”湘云一面吃，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做诗。”湘云笑道：“傻子！过来尝尝。”宝琴笑道：“怪腌臜的。”宝钗笑道：“你尝尝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爱吃。”宝琴听了，就过去吃了一块，果然好吃，便也吃起来。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儿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在一处吃起来。

接下来就是争联即景诗。

慈禧太后喜欢《红楼梦》，《红楼梦》素材、场景应该是上层社会的模仿的对象。

只有公侯富贵之家才能给人的世面。世面是内在心灵的宽度、广度、深度，甚至眼界的拓广。

第六回，

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文化、世面比起钻大钱、得到好处更重要的多。

凤姐笑道：“若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王熙凤也被老人家看轻，没见过世面。

第四十回，

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卍蝠’花样的，也有‘白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这个样的，拿了两匹出来，做两床棉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的，连这个纱还不能认得，明儿还说嘴。”薛姨妈等都笑说：“凭他怎么经过见过，怎么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连我们也听听。”凤姐儿也笑说：“好祖宗，教给我罢。”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做蝉翼纱，原也有些象。不知道的都认做蝉翼纱。正经名字叫‘**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见过这个名色。”贾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和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见过。”

只有贾母知道的：凫靥裘、软烟罗。

贾母相当具有审美造诣的。

第十八回，

此时自己回想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于是幻形入世不只是享富贵，而且也在见世面，不枉自己来红尘一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面。

对曹雪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沾沾自喜于地位身份压倒别人，而是这个地位身份带给他们的文化精致，集中且非凡的世面，将生活过的艺术化。

马裡旦（Jacques Maritain）：

艺术是“形式的德能”（the virtue of form），根据托马斯·马奎斯（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habitus（习性）的概念。人的一切禀赋是处于潜能阶段（正邪二气也是这一类人的潜质），当人的禀赋处在潜能的状况下，透过habitus在具体情况加以实践，经过训练到很优异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形成德性或德能。

正邪两气的潜能加上贵族礼仪以及贵族文化的熏陶，才能形成最优异的状态。贾母有少女没有的条件，在这文化里涵养的时间更长。

艺术就是一种德能，是在更广大的哲学上来说的。一种习性是一种拥有的状态，是一种人在人之中去发展的内在的力量。也存在与相关的行为方式上，这一种习性会使人完美，而且使人运用习性的范围中处在一种既定的活动中而不会偏离正道。当你真正艺术的时候也不会偏离正道。

宝玉出生于公侯富贵之家要呈现的是不但是艺术化的生活，是一种精致文化带给人的一种不会偏离正道的完美的行为方式。

富贵场与温柔乡的关系：只有富贵场才可能有温柔乡，大观园是温柔乡的极致。大观园是要有皇族的特殊的制度才能营建出来。对于《红楼梦》是一部女性的颂歌。第一回，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

这些妇女被传统观念所左右，认为自己作为女人的境遇是如此的不幸和低人一等，然而从伦理道德上来说，妇女是中国更好的那一半人口，因为他们谦卑、优雅和俊秀。非常可惜，在智力上他们并不愚笨，只是无知，由于不能上学，她们只能在若明若暗的朦胧状态中长大成人。她们的潜质可以从以下的事实进行推测：在诗人历史学家和统治者的泯然堂里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妇女，在中国所遇见的几个最聪明的人就是他们教会学校的女生。

第三回，王熙凤对林黛玉评价：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一时不忘。

这下少女能在温柔乡带给宝玉这样美好的回忆，清爽的性灵享受，这都与出身公侯富贵之家是息息相关的，一般的村姑庄妇环绕在贾宝玉身边也许会让他窒息，不会太享受的。公候富贵之家还有这样的一个重点。

情痴情种攸关家族传承的问题。伊·谢·科恩（苏联）：“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思想感受方式和我们完全一样，于是就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伊底帕斯王子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贵族世家有一般人不了解的家族传承的使命问题，与现代的只关心个人是不一样的，古代的个人背后是盘根错节的想象不到的庞大的家族伦理体系。

《红楼梦》面对回答的问题是帝制时代的传统社会文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不可以只用现在的价值观来思考。所谓的正邪二气不是用来褒扬这些人的与众不同，而是在强调这些人以他们独特整个生命史所面对、所回答的问题也都是与一般人不同的，不能够用“余者皆无大异”（庸俗大众）囫囵套用，就会缘木求鱼。

第一回，

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第三回，对宝玉评价：

于国于家无望。

第二十八回，

次又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贾宝玉感受到触动并不只是青春、生命的无常而已，是一路推演到幻灭的本质，而在其中涉及的层次也包含家族的覆灭。由个体到个体的集合，“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乌衣巷》）

解释：解释春风无限恨。解开释放。

宝玉就会被整个家族将要毁灭的想法压碎。最终想让宝玉出家以便解释的关键，不是“花落人亡两不知”，而是“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的家族幻灭，真正推动宝玉出家的是家族的幻灭。

宝玉曾经接受过情与理的皆备的“痴理观”以及去中心化的启悟。

黛玉不会是宝玉作出重大抉择“悬崖撒手”的单一元素，恐怕也不是最重要的元素，而是更多的世间的庞大的无常的幻灭，才会形成悲凉之悟。悲凉之悟是凝结在家族的幻灭上，在失去了家族的依托，宝玉无可立足于天地之间，这个心灵的打击和艰困的心理与现实生活的压力。

第二十八回，宝玉的内心是从黛玉扩及到宝钗、香菱、袭人，在涵盖自己，这些人的集合并不是个别人的集体，而是以整个家族的幻灭，“不知当属谁姓”，将宝玉推向悬崖撒手。

既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渗透进《红楼梦》里，给予宝玉感慨以及刺激幻灭的过程中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凌借了“逃大造出尘网”这样一个贵族的挽歌，到底在《红楼梦》里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六朝的文化以一种精神的形式渗透到《红楼梦》里。

《红楼梦》中的“六朝”及其意涵

1. 《红楼梦》中的“六朝”及其意涵

弗洛姆：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这个问题初看简单，但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下面几种都可能是答案，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存在，有的说法是受孕的片刻，胚胎长出人形，也有人认为在生产的那一刻，也有人说是在断乳的时候，表示可以脱离依附，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在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诞生。某天某日是某人的诞生日，这种想法显然是有问题，我们最好把它放弃，因为人的诞生是一个历程。

尼采：“很多人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死了，等到六十岁的时候才拿去埋葬。”

多少人抱残守缺，终其一生。因为蜕变是拆肌裂骨的痛苦。

曹雪芹认为所有的人（包括大仁者、大恶者、正邪两赋者）的诞生之在历程中逐渐去完成的。大仁者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圣人。孔子也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入太庙，每事问”，花了多少的心血，点点滴滴的都在关心自己是否可以能在成长一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轻易放过数十年间的宝贵的小小片刻。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天生下来就是圣人。

宝玉作为情痴情种，他的诞生也是在一个历程中完成的，除了先天的正邪二气之外，在公侯富贵之家的文化成长了好几年，于是在这样的文化集中、在生活以及禀性的惯习，因此养成一种所谓的贵族品质。这种贵族品质也是他与生俱来的正气的发挥，只因为他与生俱来有邪气，所以正气受到抵触、抵消、改造，就变成一个情痴情种，耽溺在自己所追求的个人的世界里，包含温柔乡，才“于国于家无望”。

宝玉其实一直在诞生中，在十九岁之前。

透过曹雪芹的笔墨，宝玉在十九年的生活表述中，他让我们看到，他所追忆的、看重的、悲叹的、忏悔的，其实都不是今天所关心的问题。

第一回，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贵族家庭的挽歌：过去的繁华与现在的潦倒败灭形成极端的对比，构成《红楼梦》巨大的悲剧的张力。鲁迅：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曹雪芹所聚焦的就是良好的贵族风范。

维克多·法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意义治疗法）：人再穷、再苦、再欠缺都不至于会让人绝望，可是你如果让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可能就会去自杀。在集中营那样可怕的地狱里，人只要怀抱着希望，只要觉得活着可以让自己生命深化的可能性的话，人永远可以活得无私、尊贵而且非常的坚忍，于是在集中营里的所思所想，其中的囚犯就是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被折磨致死，可是他们的死是如此之壮烈而美丽，让他每次想起来就会觉得深深的崇敬，认为是“最伟大的英雄”，连死是那样悲惨的、受尽折磨的死都可以看到人的光辉，在囚犯里也有为了活下去无所不用其极的去陷害别人的小人，即便在纳粹用来镇压囚犯、折磨囚犯的队伍里，还是会看到好人的。

在等级制里，文化集中贵族精英阶层里有这样好的典范，而这样的典范是他们这一代人或者这个阶层里所致力追求的。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败灭，就形同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见证了毁灭的曹雪芹痛彻心扉，而且为自己无法挽留这样的悲剧而深深的自我罪咎。

这种感情与历史的呼应，就会发现古今同质，深深地感慨（辽阔的、深邃的、宇宙式的悲感）。

《红楼梦》与脂批借用了对于六朝的一个回眸、皴染、古今的强化，而让《红楼梦》的悲剧叙事（繁华消散）显得更加具有一种悲凉之悟弥漫宇宙，让读者更加唏嘘，难以自拔。

“六朝”在《红楼梦》中出现过两次，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本身都意义重大的金陵，以金陵所在的江南文化意象都是在六朝形成的，构成一个诗意的非常具有想象的这样的过程都是在六朝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的。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

从此以后一直到清代为止，金陵一直代表江南最重要的文化核心之一以及江南唤起来的诗意的想象。

在文化与文学的意象的质感上江南就是佳丽的原相。金陵除了是六朝金粉的集中体现之外，也是六朝的帝都，是中央权力的所在（权力中心）。

当然曹家原籍也在金陵。历史与曹家的家庭史结合在一起。

作者曹雪芹与书中人物都是出身于世族，这些贵宦阶级的某些核心特征也是奠基于六朝。从六朝开始有了世族，家业可以传承、注重礼法等特征，这样的贵宦阶级特点一直延续到唐宋明清。（钱穆先生）

第三回，

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早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又盥手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

林黛玉在瞬间能够做出相应的改变，也是因为出身于贵族。

《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玲：

大凡应对、进退各种礼仪必须经过长期训练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环境。临时现教是来不及的……显得呆笨不在行。

林黛玉能够这样快的融入贾府的种种行为规范里，而不致出丑，第一是因为她非常的灵慧，能够立刻把握小小的差异，立即调整自己的弹性。第二是因为她出身贵族。脂批：

今（余）看至此，故想日后以阅（前所闻）王敦初尚公主，登厕时不知塞鼻用枣，敦辄取而啖之，**早为宫人鄙诮多矣**。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饮一口，不无荣婢所诮乎。观此则知黛玉平生之心思过人。

说明贾敏优良的母教调教出来的女儿才可以在这样的场面应对合宜。

《红楼梦》，书名中有一个“梦”，属于明末以来开始在文学史开始出现的特殊文类中的一个。这种流行、众多的文学叫做梦忆文学，最有名的是张岱，明朝灭亡，家族失落，在梦中、擦亮的火光重温记忆，但是很快又会陷入冰冷的黑暗现实，这一类人开创梦忆文学潮流，就是建立在幻灭的前提下。张岱有名的两部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另外还有《影梅庵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这是嘉庆年间的作品，与爱妻的关秋芙的故事。“芭蕉笔谈”：

“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

“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这类的书都有“梦”“忆”，在失落的前提下透过唯一拥有的回忆去重建、去重温，这是唯一能享有到的美好。

台静农（台大中文系精神导师）为《陶庵梦忆》作的序。

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的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就有梦忆之作，以《陶庵梦忆》来讲也许明朝不亡，张岱不会为珍惜眼前的生活而着笔，就算着笔而写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成瓶，就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翁然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

《红楼梦》中的女性绝不等同于名妓，身份、阶级不同、精英文化集中的阶层。

曼素恩（Susan Mann）：名妓构成一个文化时尚，甚至构成文人的一种生活品味、文化品位，因此文人和名妓之间交流、往返甚至婚恋故事，为人所艳羡，就此创造出很独特的文化风景是在明朝，到了清朝以后，女性文化价值逐渐的开始有了转移，尤其到了盛清，女性真正会被视为文人的价值观绝对不可能是名妓，而是转移到了大家闺秀，就是闺阁女性，一般平民不可叫闺阁女性。闺阁女性是有世代的官阶，家族里的建筑物至少有三进的规模，闺阁（女性）会在最后那一进。

闺阁有社会等级以及形诸家庭建筑的布置一个整体的状况。以贾家不只是三进，至少有五六进。这就会使女性保有的纯净，包含德性的纯净。

到了盛清时期，对于女性敬仰、崇拜以及对于美的想像根本上是从名妓转移到了闺阁女性。

“红楼”：富贵人家；女性的温柔乡，不等同于风流薮泽明代最凸显的妓女文化，是闺阁中的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诗书教育，有很深刻的礼法的教养。

对于这个“红楼之梦”让曹雪芹在晚年的潦倒当中念之在之，昼夜不忘，这构成来了其亲友对其基本的认识，从早年的繁华与晚年的落拓潦倒就是他一生最剧烈的落差，因此形成他性格上最奔张、最激烈的悲剧性所在。

爱新觉罗·敦敏的《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秦淮河就在金陵（南京）。无限的悲凉与辛酸无处述说，只能在燕市（北京）慷慨悲歌。一南一北，以及今昔的对照。韩愈《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曹雪芹在北京西山黄叶村闭门著书。

爱新觉罗·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

秦淮的旧梦就是风月繁华。

爱新觉罗·敦诚《寄怀曹雪芹霑》：

扬州旧梦久已觉。

敦诚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曹寅不止做过江宁织造，也做过短期的扬州织造，也做过两淮巡盐御史。其妻兄李煦也做过苏州织造。

金陵情结：与其家世背景相关。金陵作为文化集中所在是在六朝时形成的。

六朝：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大约有三百年的时间，“三百年间同晓梦”（李商隐《咏史》）。包含：吴国、东晋、宋齐梁陈等，都是定都在建康（金陵、南京、江宁）。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六朝到唐代的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

第二回，

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

金陵是六朝的遗迹，注定就会变成遗迹。三国时这个地方就叫石头城。是超越一家、一人的一个更深邃的文化内涵的，将整个六朝纳入进来就会看到宇宙共感，古往今来的集体的沧桑。小说一开篇就是以六朝金粉遗迹，为他自己以及小说中贾家的共同故乡金陵来定位的。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

开卷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两字双关。

《石头记》，畸零玉石的故事，石头城发生的故事。玉在先秦时就是贵族的象征，与王权密切相关。应天府就是在南京。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

雨村授应天府，仍南京旧名。

第二回，

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怀古绝句，与南京相关《钟山怀古》、《桃叶渡怀古》。

桃叶渡怀古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怀古诗将六朝纳入进来，怀古诗的特点，本来以消极性的历史幻灭跟为主题，历史的幻灭感。廖蔚青（台大）：“怀古心灵所关怀的、反省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存在，乃是众人共同的命运，所写的是社会的、自然律的生命的困境就是无常，不是个人的死亡，而是集体的幻灭。”对整体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到古迹作此诗。

咏史诗，大抵是借一二古人古事以喻况自己。都是个别的、单一的，发挥咏史作者个人情志，或者发挥自己的评论。“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读书后就可以写作。

在这一首诗，引入对六朝的缅怀，心灵聚焦在南京，深刻固结的金陵情节。小说家执着六朝的士族阶层（贵族阶层）以及金陵王气的特性，这是文化价值上的贵族的自豪。六朝又有繁华的幻灭之辈，同时借此呈现贵族家庭的挽歌。

江南为一本选作帝都，只有在南京。帝都：咸阳、长安、洛阳、汴京、北京。金陵是江南唯一一个被定都三百多年。

脂砚斋引述王敦大将军的故事，来说明礼法的重要。曹雪芹写的就是一个恢弘、优良、有秩序、有文化涵养的贵族阶层，礼法就是他们最核心的部分。曹雪芹常常被脂砚斋赞赏为古今王孙公子，作者不负大家后裔，非世代公子，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

内务府包衣是属于贵族，曹寅被公认为与皇族关系密切，是属于精英阶层。与康熙帝非常亲近，学问才华是名重一时，在当时文坛是一时之选，创作很被称赞。

曹寅：《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全唐诗的刊刻是曹寅主持，汇集才学之人，进行诗集编纂。参与《佩文韵府》。主持大型的诗文汇集。如果没有《红楼梦》曹雪芹会湮灭在时代中。在祖父的这种压力下，曹雪芹满心的愧疚，因为他是一个不肖子孙。

顾景星《荔轩草》作序：

《荔轩草》者，侍中曹子清诗集也。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出自谢朓的诗）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

六朝与贾家包含曹家都有南迁江南的历史，曹家的祖籍是江南，透过六朝与其高度的叠合折射出世家子弟精英团体的标记，曹家、贾家与六朝的王谢士族其实共同呈现世家子弟精英团体才会有的生活内容、生活意识、文化的标榜。

“梦阮”，向往阮籍。

钱穆：六朝的门第起源与儒家有深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不因为有九品中正制才有门第，主要是来自儒家传统，因为门第来自士族，而血缘又本于儒家，因此一旦儒家精神消失，门第就不复存在。当时门第所奉行的礼法纯是儒家传统，且这个礼法和门第一相始终，唯有礼法，才会有门第，礼法破败，门第终难保。

贾家传承百年就是因为是礼法的奉行者，之所以走入末世，就是因为礼法的精神慢慢的在沦落，不能维系家族在一定的高度。

“史籍当中处处可见魏晋南北朝中门第以礼法为家学的核心，行为上坚守的一面。贾宝玉就是在无人监管的表现出守礼法的这一面。”第五十二回，

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角门走罢，省了到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

谨守父子之礼。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的所谓的士族主要的条件就是累代官宦，但是经学礼法传家，这是其不可或缺，其实更重要的，在家族门第得以成立以及维持不坠方面，其实儒学以及他所实践的礼法特征是更为根本的。而也因为有儒学以及他实践的礼法特征才能使家族具有不同于凡庶的独特的优美的门风。所谓的士族最初并不是用在他的先代有高官厚禄作为唯一的表征，其实以家学和礼法作为标异于其他诸性。”礼法是构成国勋门第最重要的精神核心。“凡两晋南北朝的士族盛门去考察它的原始几乎无不如是。”

钱穆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是使历史文化真正的留存下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红楼梦》中的“六朝”元素是来反映六朝士族金陵王气的阶层特性，这是他们在文化价值上的贵族的自豪。

“六朝”元素与金陵情结在《红楼梦》里展现出来的深沉的意涵：

再怎样的传承数百年，士族终究会面临繁华的幻灭，《红楼梦》曹雪芹回应了六朝，歌唱出贵族家庭的挽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乌衣巷》），这已经是已注定的宿命。

《红楼梦》重复的谚语：千里搭长棚，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终究会有曲终人散的一天。

第二十八回，宝玉

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要来表达繁华幻灭的悲哀，金陵是一个绝佳的城市意象（立意最丰富、感染力最强）。原因是六朝的文化意义就是在六朝终结后才完成的，金陵作为六朝的代表城市意象和它的历史想象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城市、这个朝代本身在代表一种历史中的繁华、金粉的同时，终究会荡然无存的幻灭。从金陵的历代名称的变化：建康、江宁、归化、上元、白下、南京（蒋州、扬州、升州）。名称的变化也多少隐含了金陵本身的变迁，对古人的历史想象而言，金陵就是体现兴亡无常的历史意涵，因此面对金陵就是在回忆历史。（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当六朝被隋代灭亡后，金陵就是文人回忆历史的绝佳触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意象。金陵与怀古有很密切的关联。

金陵的巨变：

首先是惨遭侯景之乱的蹂躏（溃堤），加上后来又发生江南大饥荒，导致建康城“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贼臣·候景传》）北齐的颜之推《观我生赋》：“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这百家都当时的权贵与精英分子，全部荡然无存了。（《哀江南赋》庾信）

隋文帝灭陈，禁令的重创是彻底性的毁灭。顾起元《客座赘语》：

金陵形势，自吴至梁、陈，宫阙都邑相应不改。隋文平陈，诏建康城池，并**平荡耕垦**，而六朝之都邑宫室之迹尽矣。

杜牧《江南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金陵从巅峰瞬间彻底的毁灭，且连残迹都没有留存。这一种真空感、虚幻感绝不是能用几个词汇能涵盖的。整座最伟大的城市彻底毁灭，世人的整个的视觉意向、心理创伤不是用言语就能来形容的。

于是到了唐朝时，南京就变成了普通的县城。

初唐王勃的《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描写：

昔时地险，实为建邺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

此时扬州已经将南京的地位取而代之，变成江南最繁华的城市。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描写了扬州之地为天下人心之所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甚至到了晚唐就有“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纵游淮南》）

因此在后世的诗词里只要出现金陵就绝对不是艳羡，而是沧桑的感慨，于是到了唐代就形成了“金陵怀古诗”的写作套式，隐含了一种亡国之悲。

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刘禹锡《台城怀古》（台城：金陵的中央政府所在）：

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

晚唐的许浑《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玉树歌：玉树后庭花，亡国之音。（“商女不知后庭花”）

沈彬的《再过金陵》：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

唐尧臣的《金陵怀古》：

吁嗟王气尽，坐悲天运倏。

以上这几首诗将金陵的王气和“收”、“沉”、“终”、“尽”连在一起，都是完结的意思。王气再怎么冲天灿烂，终究会化为黑暗。

韦庄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当在讲“如梦”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不只是在讲一族、一家、一人，而是扩及到国家与朝代，六朝就是其中的首选。

韦庄《上元县》：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

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

国与家都是梦幻一场，人更是如此，虽然叱咤一场，不过都被滚滚浪花淘尽。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唐代的金陵怀古是从《诗经·黍黎》以来把亡国之悲的模式更加完美化、更加典型化的表现。

“六朝冠带在都者覆灭殆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意象就被曹雪芹援引进来体现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集体覆灭，预示着四大家族终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个人的意识形态中表现的创作宗旨在哪里？

曹雪芹，字梦阮。“阮”就是六朝时的代表人物阮籍。

张宜泉《题芹溪居士》：

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书。

脂砚斋赞美曹雪芹是世代公子、王孙公子。被亲友赞美诗人作为定位之外，引述的古代的名诗人一共有六位：陈遵（汉代）、曹植、王璨、阮籍、刘伶、李贺。有四位属于魏晋名士。而援引的集体代码就是“邺下才人”，也就是魏晋时的权力、文化、创作中心，文人集团的开端，空前的文人活动形式。

当曹雪芹被人赞美时，人才库都是来自魏晋时期的名人。而且这些由魏晋人士组成的人才库用来被赞美的人不是曹雪芹的专利，这是亲友作为互相的交流、互动的文人圈子彼此之间频繁的习惯于从魏晋人士中找人才来互相推尊。这是曹雪芹所在的文人交友圈的集体共鸣和借代的符码。

爱新觉罗·敦诚《行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捡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

常侍山阳意，王孙旧雨情。

山阳、《闻笛集》：典故是来自向秀，他有一篇赋《思旧赋》，怀念故友、旧交。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思旧赋》又被称为《山阳赋》，原因就是向秀经过的地方就是山阳，竹林之游所在地。常侍，是向秀的官衔。《闻笛集》，听到笛声，思念故交。

曹雪芹所在的文人交友圈用魏晋名士的集体共鸣是因为王孙的背景。

王孙是这些人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这些人都是王孙公子。

李贺，被用来比拟曹雪芹的唐代诗人。李贺本身也是王孙公子，《唐书》：“系出郑王之后”。

《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被用来比拟这一类人的特点：

1. 贵族子弟或者世家子弟。
2. 诗鬼的风格。“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梦阮，世家子弟的身份认同，王孙公子。

《文心雕龙·明诗》：

暨建安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曹丕《典论·论文》：

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

这样的文人相处模式构成了邺下风流，体现了世家子弟的精英集团集体完美记忆，延续到后来的竹林七贤的竹林之游，在失去了是非常的感怆万分，曹丕写下那样感伤的诗句，向秀写下《思旧赋》，感伤自己失掉的竹林之游，后来的谢灵运模拟魏太子“**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追忆之诗。

曹丕《与吴质书》：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魏晋时期的人的平均寿命是不到三十岁。

《闻笛集·自序》：

 二十年来，交游星散，车笠之盟，半作北邙烟月，每于斜阳策蹇之馀，孤樽听雨之夜，未尝不兴山阳愁感。追思平昔，邈若山河。因检箧笥，得故人手迹见寄者，或诗文，或书翰若干首，录辑成编，览之如共生前挥廛。或无诗文书翰，但举其生平一二事，与余相交涉者，亦录之。名曰《闻笛集》。每一披阅，为之泫然！

当繁华消散的时候那一种失落的悲哀，痛彻心扉。

敦诚《寄大兄》：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复可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

他们体现了邺下风流，呈现了世家子弟精英集团的集体完美记忆，如同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之三所说：“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人生生灭盛衰的起伏。阮籍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内心中无比沉痛的悲哀，不只是政治的压制。

在精英集团集体完美的另一面就是唯显逸气的天地弃才的悲哀。贾宝玉前身就是无才补天的弃石。

晋朝，戴逵《放达非道论》：

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疾：西施的典故，有病与正邪两赋的邪气（“玉有病”）联结。

房玄龄《晋书·阮籍传》：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人生重大的无意义，无意义就会摧残一个人的性灵的，转化为狂放的姿态。无路可走，随便怎么走，走到尽头，痛哭的回来。

沈祖棻：“嗣宗实寓其沉痛之怀于放纵之迹。”

牟宗三：有伟大的才能，有伟大的抱负，可是无所用，只好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去自我发泄，以至于“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

无用之人空负良才美质又有何用？“唯显逸气”不是在反封建反礼教。王瑶：他们不但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既是对自己也不满，因为他们无所成而无所用，都只不过是天地之弃才。（无才补天，畸零玉石在青梗峰日夜悲号惭愧。）

“繁华”和“憔悴”，不仅是六朝金陵的一体两面，也是魏晋名士的人生价值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他们享受过繁华，有那样完美的集体记忆，同时也面临着沦落和憔悴。憔悴不只是外形的描写而已，也展现了其原始的意义。

《左传·成公九年》：

杜预注“憔悴，陋贱之人”。

第一回，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第三回，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甄士隐，第一回

姓甄名费字士隐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精神就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就是在告诉你事情比你以为的来得复杂。”

浪迹行游：

刘伶： （鹿车荷锸）如此之轻薄于自己的生命，生命已经无所用，随地化为尘土。

李贺《赠陈商》：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李商隐《李贺小传》：

每旦日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李贺将生命全部投到诗中，也是“有疾而为颦者”，若非仕宦进士之路不通，怎会将自己作为艺术的献祭？这中间是无比的悲哀与痛苦，这是无才补天的悲痛与落空。

三人都是一种迷走道路上，心灵失焦，无以脱困的深刻的煎熬，共同体现的是空负良才美质精英分子，只能够“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的落空的人格写照。

曹雪芹之所以在他的小说里运用了六朝的元素、金陵的城市情节乃至于自己的字梦阮都有他们精英集团的世家子弟的繁华有憔悴的共象在里面，并不是曹雪芹自己特别拥有的，因此曹雪芹的梦阮与他们的集团的特质有关。这个集团的特质有过去完美的集体记忆，在繁华的憔悴之后，有一种落空的悲哀乃至“有国有家皆成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巨大创伤。曹雪芹之所以放旷及“梦阮”

1. 反映贵族阶级世家出身。
2. 只有他们这种子弟才具有文艺学养的高才美质。
3. 又有同辈之间水乳交融惺惺相惜的交谊之情。
4. 作为没落王孙贵公子困顿无成所带有的天地弃才之痛。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一）

固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这一千个哈姆雷特不是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见就与另外一个意见价值等价，好坏与否还是有一个标准在的，因此一个人的意见有高度、广度、深度、复杂度涵盖面很广的能够解释这部小说的一切来确定，因此不要太放任自己的主观。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超越个人至上的客观价值，“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是你喜欢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而这一点在这个时代已经失控了。然而追求这个客观的不为个人所改变的道理（规范所有的一切，是终极的永恒）是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不去认知自己的有限的话，就很难超越自己，就永远无法追求这个客观而永恒的东西。

我们好好的认识《红楼梦》，还给它一个客观的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从中得到一面鉴镜，帮助我们去面对存在本身就有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青春崇拜、爱情崇拜，再加上一个死亡，就会觉得一切是那么珍贵。这实际上是一种过誉，会不会因此错失了真正该追求的东西。比如，如果认为杜丽娘是很伟大的情圣，就去模仿她的恋情，这是耽误自己对于爱情的真正认知，因为杜丽娘的故事在传统里面戏曲就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种案上剧（书面文字的剧本），另外一种是场上剧（舞台上表演）即便单一的剧码，两者都不大一样，甚至可以说本质上诉求的阅听的效果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红楼梦》里分的很清楚的。只就这个区别，如果来谈《牡丹亭》就是指案上剧。场上剧的表演时选取纸本剧本的片段，基本上是不可能全本搬演的，就算全本搬演，整个给听众诉求的重点也与一卷在手去阅读文字剧本所得到的效应是非常不同的。场上扮演要呈现的美学效果就是在歌唱以及肢体的优雅动作，而更强调歌唱的部分。所以中国传统的戏剧，无论是昆曲还是京剧都非常讲究唱腔。西方汉学家强调（中国的戏剧在台上演出时）看中国的戏曲与其说是戏剧，不如说是歌剧。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也是在强调这一点。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基础非常薄弱，甚至都谈不上是爱情。因此二者互相对对方所渴慕的是什么？是心灵还是肉欲？

其实二者互相所成就的爱情就是真的就是以肉欲为基础的。

不要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因为《牡丹亭》和《红楼梦》关系是很密切的，很多的读者将林黛玉人作诗杜丽娘的化身这其实非常严重的错误类比，《红楼梦》根本不赞成《牡丹亭》，将《牡丹亭》的叙事模式与表现形态纳入到中华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文学主题，就可以将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到底《红楼梦》对于这一种青少年男女一见钟情甚至打破既有规范然后就有了一种比较熟悉的婚恋模式、婚恋主题抱着怎样的心态呢？当他面对这样一个传统、悠久甚至长达一千年，曹雪芹不可能不在他笔下的青少年男女不可能不去回应这个一千多年的所谓的“才子佳人”模式，一定是阳春白雪。

《红楼梦》在处理青少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的内容的时候到底怎么去思考人该怎样恋爱？该怎样去面对婚姻问题以及对于传统呈现男女这样人生重大的事件？是怎样反映的呢？从中思考的什么样的问题？

1. 客观的。不要把自己主观好恶投射到人物上去而扭曲人物的原貌。
2. 在认识这些人物之后，那对现代人面临这样一个纷乱的甚至是失控的人际关系，曹雪芹可不可以以那样的传统的甚至被现代人认为是保守的态度也依然能给我们很积极的启发。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堕落的时代，很像晚明，阶级颠倒、身份僭越、情欲扩张、物质过分的奢靡失控，这就是晚明的文化图像。那么身在其中的人可以跳出来客观意识到现在的处境问题，或许能对改善这个时代多了一分机会。

所以，透过《红楼梦》想做的两个工作，一是还给《红楼梦》真貌（逼近《红楼梦》的原貌）；二是在这样的努力中酒精对现代人能不能有一些启发，如果有，这样解读《红楼梦》就会更有意义。

大多数学者认为《红楼梦》是受到才子佳人故事的影响，接受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样的认知下推论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是否有爱情根苗的自主滋长，好像是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谈起恋爱来，这也是超越阶级的一种革命性的表现，当然就反时代、反礼教、反封建，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而进行的投射我们自己的东西，其中的逻辑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封建、反礼教、自由与革命，这一套思维都主宰了好久，《红楼梦》是这样的吗？

人是需要努力的超越自己的成见的。中国传统大概延续了两千年，面对未婚青少年男女的如何处理婚姻恋爱的一种形态。这只是其中之一，不是中华文化中活过的一代一代的人们的常态。认为《红楼梦》是受到才子佳人故事的影响是错误的。假如《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有关联的话，必须仔细的精确的说明这个关系到底在哪里可以成立？

曹雪芹根本是反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红楼梦》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1）《红楼梦》确实从才子佳人小说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就和《红楼梦》吸收了许许多多的整个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一样的，将这些经史子集各方面的文化积淀都当做他的创作资料库。只能用资料库定位，这和思想完全是两回事。

（2）《红楼梦》不推崇婚姻恋爱自由，其实在反对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且产生的爱情不认为这是真正爱情，而且还会告诉人们为才子佳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由恋爱的表现，都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形态，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化素养是低下的。现代人主张的自由恋爱与情欲自主看在大雅君子正统文化心灵中是非常堕落低下的行为。

《红楼梦》面对才子佳人小说做了哪些超越、哪些反驳？《红楼梦》根本就不是一部爱情小说。

读者要成长：心智程度、思想能力、判断力的提高，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不是有足够的宽广。一个幼小的青少年所知真的很有限，与真理的距离差得很远的，给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机会，以便在未来漫长的人生越来越壮大，因此绝对不可以为情而死，让自己真正了解情是什么，为的是人生看得更远、看的更丰富。

曹雪芹不可能把《红楼梦》限缩在爱情里面。宝黛的恋情在前八十回是在三十回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情节主轴，当二人彼此心照不宣达到一个情感的默契之后，二人的故事就变得很少了。这以后曹雪芹就将自己关照的对象扩充到整个家族的复杂人际关系之上了。家族内部的纷争的重要性可能比宝黛的爱情更重要，以篇幅来讲、写得浓墨重彩其可能是点缀与铺陈，只是为了烘托宝黛的爱情？宝黛的爱情是某一阶段受到了作者很大的着墨，但不是全部情节的主线，其实《红楼梦》的主线是家族的兴衰，而宝黛爱情是附属在下面非常重要的主题。

为什么爱情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呢？在这样一个爱情崇拜的世界，自己的爱情、别人的爱情、古人的爱情就一定要是最重要的，如果妨碍这种爱情的发展全部的人都会是坏人。爱情不是人生中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当爱情开花结果，就要进入到婚姻，而婚姻更是一个漫长的阶段，与花前月下的爱是不一样的，婚姻里面已经不只是纯粹的爱情，婚姻要持久就一定要加上恩情。恩情不是一种没有理由的浪漫的激情的反映，恩情其实是一个人的人格的表现，“知恩图报”，感受到别人对自己好，不会觉是理所当然，这是多么可贵的人格品质。

爱情其实人生中的一种体验，但不是人生中的唯一的价值。

《红楼梦》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尤其不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关系：**

《红楼梦》一再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批评。

第一回，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对曹雪芹来讲这是一个永恒的事理。

野史，稗官野史，对小说故事的蔑称。小说的地位一直很低，直到清末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领导之下，因为当时满清帝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溃不成军，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极力的想要变法图强，在文化上渐进西方小说的文类与功能，认为西方这么强大，除了船坚炮利，小说也是带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可以教化人心。这就导致面里一个非常严重的文化内在矛盾，中华文化认为小说地位是非常低贱的，创作者大多都是潦倒穷困的文人。小说在中华文化的地位就如同日本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所说的是一种“反文化”。当遇到一个国族巨变，渐进西方的时候来图强应变的情况下，又去用定位不一样的小说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上来弘扬它的功效，就会面临很大的文化内在矛盾。在清末之前的一百多年的乾隆盛世，曹雪芹就在这种背景下写小说，他是以哪种心态来写小说，真的是为了用小说来反动、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教化，以他的出身背景，因此他所写的就是大雅的正统阶层的精英文化。

小说家创作《红楼梦》面临巨大的困境（高度的文化涵养而从事被认知这样一个低下的文类）到底有没有另外的价值，以便解决内心的巨大落差。

“我这不借此套者”：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套式（包含美学与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美学效果：“新奇别致”。“事体情理”：呈现的意识形态。

《红楼梦》的作者到胡适将曹雪芹考察出来的。

对家族的繁华与追忆。同时也自觉到与一般小说要有区别。

在汉代以来对小说就是认为是街谈巷议，有助于世道人心的价值。为什么称作野史，就是小说依托在史之下。古人认为经的价值最高，在六朝时将修史提升到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的地位。因此，经和史就成了古代文人的最高意义。注经修史就是人生最高价值，唐代的一个宰相认为自己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参与修国史。

野史，贬低小说，比托在史之下。提高小说存在性的一个策略，区隔正史的真正的价值。

第一回，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不可胜数。

色情小说，在现代商业逻辑中就叫性消费。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终不能不归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的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理即文，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千部共出一套：千篇一律。“才子佳人定式”。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真正反对的不是形式的千篇一律，而是涉于淫滥。

在清中叶以后才子佳人小说就会变得更加色情化。但是曹雪芹认为纯情的才子佳人小说“终不能不涉于淫滥”。曹雪芹对淫滥的定义。

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反失其真。……所以我这段故事……亦令**世人换新耳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换新耳目：不只是形式，而且是不涉于淫滥。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淫滥就是“淫邀艳约”、“私订偷盟”，男女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规范，就是淫滥。《红楼梦》的淫滥标准比较严格，不只是身体上，心理上也做了规范，都要严守贞洁，不可能在婚姻之前心有他人。“事体情理”：就是“不涉于淫滥”，连“私订偷盟”都被排除在外的。

这句总结词“淫邀艳约”就是回应的“风月笔墨”，“私订偷盟”针对的是“才子佳人等书”。

|  |  |  |
| --- | --- | --- |
| 小说文类被贬低 | | |
| 风月笔墨 | 淫邀艳约 | 偷香窃玉 |
| 才子佳人等书 | 私订偷盟 | 暗约私奔 |

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第五十四回，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心理以及读者的心理需要（消费心理）。他了解读者爱看什么。

贾母笑道：“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象个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个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林黛玉不可以带入到才子佳人故事）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这样的家世背景产生一个这样的佳人就叫“大不近情理”。身为这样的家族，呼吸的空气就是礼教观。这样的家世背景出现违背礼教的女儿就是自相矛盾。）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受过诗书的教育，礼教规范。）就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大家的生存形态，随时周围有一大群人。）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通过现实的情理进行批判）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了不是？”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

“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涉于淫烂，私订偷盟。

世宦书香之家不可能出现一个违背礼教的女儿。

这一段与第一回是一脉之下，是文本的内证，不是反讽。

脂批：

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

回末总评：

会读者须另具卓识，单着眼史太君一席话，将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起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画一幅行乐图，铸一面菱花镜，为全部总评。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二）

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形式结构的美学上的缺陷：千篇一律，形成的艺术怠惰；内容层面：“终不能不归于淫滥”。曹雪芹对于淫滥的定义与现代人不同，是身心的双方面的贞洁。

视觉：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经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取舍之后的。

贾母的破陈腐旧套非但不是反讽。反讽就是“表里不一”，是现代西方批评之家归纳的字言简意赅的定义。贾母的话是始终贯通如一。贾母的话是第一回石头言说的进一步的充分的说明。脂批也是如此。脂砚斋与《红楼梦》有非常重叠的关系，可以介入文本的创作，“令”曹雪芹删改秦可卿部分等，在作评的过程中重温类似的经验，在集体参与中得到一种情感慰藉，是最客观地评价。

浦安迪（Andrew. H. Plaks）：脂砚斋的评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小说的宝贵史料，同时也展现了绝无仅有的一页，是我们对敏感读者的反应以及它的文化背景纸至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会有直观的了解。而脂砚斋恰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然而两百年的距离，不只是时间的距离，也隐含了两千多年的文化断层。脂砚斋的宝贵性不只在于与曹雪芹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严格来说他们还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即便是同一时代，因为阶级的隔阂，也会导致彼此理解的误差。

《红楼梦》不仅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千篇一律的形式，还反对它追求婚恋自主的品德上的偏差。《红楼梦》开宗笔力万钧的对野史极其的轻视与贬低。第一回，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

浦安迪：明清奇书体的作品形态。（怀才不遇的文人）六大奇书的编订者固然都是高才的文人，以《红楼梦》这样独特来讲，《红楼梦》在这六大奇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一种。

“历来野史”：包含明代，也可能包含明代的白话小说。“此套”：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取向。《西游记》：神魔，《三国演义》：政治军事，《金瓶梅》极端的欲望扩张，充满等而下之的人性的沉沦的无规范性的世界。所有的小说没有在写贵族文化，这是民族的最高的、最精致的文化。等级和阶级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所在。

小说这个文类在传统文化的定位都是很低贱的，这是作者的自我搏斗。文类都有阶级，最高雅的是诗歌与赋（骈文，五四以来贬低的文字游戏），骈文在古代是非常精英的文字高雅的呈现，要求的美学条件比诗更高，赋比诗碰触美学的进展更早，它在美学中的发现与进展才会回馈给诗歌，诗歌中的对仗、声律是落后在赋之后。

小说，小，不足称道；说，表达，街谈巷语。

“小说”最早出现在《庄子》。

《庄子·外物》：“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时的小说是指小家真说，一家之言。因此后来小说就与故事连在一起，依然不脱小说原来的定义的价值取向。

明清时期对小说的看法。

明代·可一居士（《警世恒言》的序）：“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经史是传统文人毕生所追求的可以为其盖棺定论的终极价值。注经修史在死后也可以光耀门楣。

《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第十家就是小说家，“不入流”。而且写小说的人自己都承认接受这一点。因此，做小说的人不愿意挂名，因为会反向的污名，匿名就变成了小说流传中的常态。

胡适：施耐庵是在《水浒传》的故事流传累积发展过程中最后的编订者，以其高才将《水浒传》整理编写，具有高度美学的价值。不过施耐庵即便对《水浒传》有这样的贡献恐怕他也不是真正做这个伟大贡献的那一个人，施耐庵可能为某一个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某一个文人的托名。因为那个时候的士大夫还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话小说。

《红楼梦》的作者也是在胡适先生考证之后确证的。

曹雪芹著作《红楼梦》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钱大昕《正俗》：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之后程晋芳：“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文康《儿女英雄传》，自己认为：“人不幸而无学铸经，无福修史，退而从事与稗史，亦云陋矣。”

吉川幸次郎在1946年《中国小说中的地位》：中国小说并非是具有价值的存在，而是反价值的存在，并且与其说它是文化，不如说它是非文化。

曹雪芹既然反对小说，为什么还要写《红楼梦》的真正的原因？

曹雪芹批判才子佳人模式。最早提出“才子佳人的定式”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狭义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追踪在曹雪芹的时代以前“脍炙人口，由来已久。”（静恬主人《金石录·序》）狭义的才子佳人是专指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的写作形式是大致是二十几回的男女婚恋故事。（1644年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曹家是清朝的国勋门第。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

根据估算从十七世纪下半叶才子佳人故事流行不辍，到十九世纪都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时期，同时也在刺激出版市场，出版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坊大概就有一百多家。民国时整理这些小说《小说集林》。佳作：《平山冷燕》《玉娇梨》。书名的拟定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平山冷燕》《玉娇梨》竟然存有二十九种的版本在市面的畅销，再版的盛况元生《西游记》。落于窠臼、千篇一律，是为了畅销的把握。读者的心理非常微妙，满足这样的心里就可以畅销，但是文化价值很低。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因此自己想好了要的是什么，选择好了就走上自己想要的道路。

大量的投入到才子佳人的小说的床走就是因为丰硕的物质报酬，在获得现实的利益的时候也是羞于挂名，维持生计的时候也在内心滴血。

大致模式：因诗相慕或因色相慕——出现障碍——排除障碍（男主角受到冤屈，女主角的可怜：与读者形成共鸣、阅读需要）——大团圆（皇帝赐婚）。

吴大猷（1907-2000）：只看圆满结局的小说。

人生面对生离死别，假如保有对于美好事物的信念的纯洁心灵，很难承受数十年的得失的压力。把自己的心灵的力量用在有所贡献、有所付出、有所成就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在对不幸事情的感伤上。将心中的力量转化为对这个世界的正面的贡献，如果看了之后会削弱自己的力量，那就避开它吧。

“大团圆”的结局大行其道是否是因为读者都有心灵上的沉重的负担，也有不完美的遗憾。在现实世界无法改变的时候就透过阅读在那个片刻在心里获得一个平衡？人世间本来就不圆满，有很多的残缺，所以一个文类表面上在艺术上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盛行的时候就会给人一个文化上的警觉，这个文化里的人面对的是与我们不一样的时空，面对的是什么，就不可以想当然耳了。骂人家平庸的同时，也许暴露了人的无知。

林辰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中将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结构概括为：男女一见钟情；小人拨乱离散；才子及第团圆三个阶段。

文人在创作的时候，除了物质的满足，当然也有及第的愿望得到满足。大团圆：一美双艳。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三）

狭义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明末清初流行起来的以男女婚恋故事为主的小说，在形式上基本上是二十回左右，呈现出一种制式化的，被《红楼梦》批判为“通套旧稿”的形式窠臼。人们常常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才子佳人的爱情剧（婚姻悲剧），这是现代人不自觉的在既定意识下产生的集体误解，集体误解像谣言一样在特定环境下传播，就会导致大家的集体误失。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清醒尽力地从本能以及周围环境的不自觉的影响中努力的清醒过来，一定会受到自己所不知道的框架所影响，以这个框架为中心去看问题，无论怎样热爱《红楼梦》或者在《红楼梦》里的到多大的满足，这都建立在一个误解上的。

广义的“才子佳人”追踪蹑迹、探本溯源，其实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原来所谓的“才子佳人”的形象与其专有词汇其实老早就在明末清初就有出现了。

“才子佳人”最早就在唐代的文献里就有出现了。李隐《潇湘录》：

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

“才子佳人”的婚姻组合的理想与实践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唐人传奇小说中有这样的主题内容，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唐人传奇）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

唐人小说的作者是当时的一流的文人，古文来写作（古文运动），与一般的小说（街谈巷议、稗官野史）来一同看待，是一个特别的类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未婚男女的婚恋无论是唐代的特殊背景（进士与名妓的遇合），还是才子佳人伪托高门落入那样的套式，这些都很容易变得千篇一律的套式。

才子的源头。Richard C.Hessney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才子形象是《西京杂志》司马相如。《西京杂志》中的司马相如比较接近才子形象，具有美学上的意义。才子的特色：外形俊美、诗才（文艺才能）、年轻，展现的是一种阴柔性，与男性的气质不同的。中国文化欣赏的男人有一点儿阴柔化的倾向。

《霍小玉传》中的李毅：

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Richard C.Hessney认为最早的佳人形象是《会真记》的崔莺莺，特点是外貌美、诗才、出身高门。陈寅恪认为崔莺莺是伪托高门，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整个故事中崔莺莺家庭的家族成员简单，其实真正的生活形态就是妓女。

在唐传奇里崔莺莺的真实身份不是高门女，不可用现代观念来理解。Richard C.Hessney认为最早的佳人形象是《会真记》的崔莺莺，是传奇里的崔莺莺，不是真实世界的莺莺。故事里的莺莺姓崔，名门贵族中的崔就是山东五大姓之一，是进士渴望联姻的家族，结交的高门的对象。《霍小玉传》中的李毅的母亲给他联姻的就是卢姓女。

崔莺莺，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名字是叠字的话通常不是妓女就是侍妾（“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李师师、张住住、关盼盼、苏小小）。妓女和侍妾在传统社会中一般是贱民。也有例外，比如晚明时也有叶绾绾。

Richard C.Hessney认为开创才子佳人的模式是明朝的吴炳《绿牡丹》。也有学者认为元代的杂剧就确立了才子佳人的婚恋理想，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首次表达了“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说法，引述的三句话就是出自于《西厢记》，里面表达就是一种婚姻恋爱的理想“佳人配才子”。

戏曲小说在明清时大行其道，是因为当时的庶民阶层开始兴起，市场扩张，中下阶层的平民需要娱乐。因此这个时候对于才子佳人婚恋理想应该不是首次或最早，只是这个最早在文化的集中有阶层的区分之下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是中上阶层的领域里面，因此不可以是在明清时出现的。

那么曹雪芹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米兰·昆德拉：“任何一个小说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隐含了对于小说是什么的基本的信念。”

既然曹雪芹点名批判才子佳人小说，那么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的认知是什么。

《红楼梦》认为最早的佳人是卓文君。

第一回，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归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亦令世人换新耳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潘安：潘岳。子建：曹子建，曹植。西子：西施。小玉，霍小玉。

女性中只有卓文君时出现两次。

卓文君属于正邪两赋中的奇优名娼的一类。

正邪二气中肯定的是在传统文化中的最有贡献的大仁者（包含理学家）。大恶者是从正统文化来看待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蚩尤、共工列入大恶者的原因。（丧失生命、丧失历史解释权，被污名化。）

正邪二气中分为三类（因出身）：

|  |  |  |  |
| --- | --- | --- | --- |
| 正邪  二气 | 公侯富贵之家 | 情痴情种 | 王谢二族、顾恺之、陈后主、  唐明皇、宋徽宗 |
| 诗书清贫之族 | 逸士高人 | 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刘希夷、温庭筠、米芾、石延年、柳永、秦观、倪瓒、唐寅、祝允明 |
| 薄祚寒门 | 奇优名倡 | 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 |

阮籍、嵇康、刘伶属于竹林七贤，都是世家子弟、王孙公子，然而其实是没落的世家，生活流徙不定，贫苦；分类属于诗书清贫之族，但是思想意识也有一点不一样。

唐代以后通过科举制打破阶级固化，实现阶级中人才流动，丧失贵族背景，都有诗书文艺的才能。

陶渊明家世背景在六朝不是高门，祖父陶侃是大家族，到陶渊明更是走向清贫（《乞食诗》）。

优伶：以艺娱人。《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全诗隐含着一种人生的无常。（“盛筵必散”“月满则盈，水满则亏。”）红拂女是侍妾；薛涛是唐朝名妓（薛涛笺）；崔莺莺在陈寅恪认为是名妓；朝云，苏轼的爱妾。

卓文君为什么会出现在奇优名倡的行列呢？

《史记·司马相如传》：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消渴疾）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

在传统文化中因为司马相如就变成了一种疾病隐喻，就变成了一种文人病，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诗文中出现消渴往往就会带有一种才华与风流的象征。（《疾病的隐喻》（Susan Sontag）：1.肺结核，在西方是一种爱情浪漫的疾病，内在热情燃烧的疾病，是一种高贵的疾病：茶花女。在文化中面对得了肺结核不健康的非常美丽浪漫的病人，健康就会变成一种羞耻，内在枯槁，没有热情。2.癌症，低下的疾病。）

中国文化传统中肺结核就是一种高贵的疾病，是一个爱情的象征，比如《红楼梦》，在爱情面前，健康就会变成一种耻辱，于是薛宝钗就倒霉了，无形中就会影响对一人物的认知与建构。

贾母因听了女先的《凤求鸾》而发表了长篇大论的阐述。“凤求鸾”的典故就是来自司马相如的所弹的曲子《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凤：司马相如。

当贾母在批判陈腐旧套的时候就是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涵盖在里面了。

卓文君的故事被认为佳人的化身。

卓文君的家族，“家僮八百”被归类为薄祚寒门，是因为卓王孙是临邛“富人”，卓家不是公侯之家，不是贵族。“富”与“贵”是不一样的。卓文君一眼一见钟情一个男人，就亡奔相如，这就是奇优名倡的行径。《会真记》：

张生：“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曹雪芹认为最早的佳人形象是卓文君：且家世背景也与奇优名倡的出身薄祚寒门相吻合，阶层归属一致，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也符合才子佳人的故事的基本模式和构成要件（慕才好色：才艺诗、琴、美貌），这个故事的发展分为六点：最早的才子形象（才貌双全），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家族富人与后世伪托的高官一致），偷窥（导致一见钟情），贴身侍女的穿针引线，婚恋自主的作为，大团圆的结局。

曹雪芹将卓文君放置于薄祚寒门是有高度的一致性，他是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四）

追踪《史记》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以发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遇合过程蕴含了才子佳人模式中绝大部分的要素。包含：慕才好色、司马相如符合最早的才子的形象、卓文君具备年轻美貌与家世财产雄厚、窥视后一见钟情、贴身侍女的穿针引线（最早的红娘）、婚恋自主的作为、结局的大团圆。

现代人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将进行试验的人类生存模式作为最好的标准，来鄙夷其他的生活模式。才子佳人模式在传统社会被定位是淫奔、没有教养的、没有文明概念的自主的行为。卓文君的行为就是倡优的行为，被曹雪芹列入到奇优名倡的行列，婚恋自主被定为下层平民的才有的行为。她收到的教养是贫民的教养。卓文君新寡，司马相如将二人的浪漫的遇合其实私底下都是有安排与计划的，甚至与县令是进行过密谋的，整体作的安排。浪漫的底层是私心与私利，而是阴暗的谋算。文君新寡，回到娘家，如果是名门女子，丈夫过世，女子将从一而终，比如《红楼梦》里的李纨，贾母与王夫人认为李纨的行为“令人敬服”。文君新寡，回到娘家。说明卓家确实不是大家族。

卓文君当垆卖酒，将酒家开在母家对面，给父亲难堪（“抛头露面”）。

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以古人来看，二人不会是为人称道的典范。曹雪芹是在一个源远流长、讲究礼教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之下，他们更看重的是诗书教化的整套文明的基础与核心，与现代人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

大传统不是现代的小传统，小传统是各自发展，在创造力与发展与整体的发展有一点脱节。

正邪二气当它赋形到具体的人类的时候，这些人受到后天的环境影响分化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的奇优名娼就包含卓文君，卓文君在《红楼梦》中不断地被当作“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佳人”的代码，这也证明曹雪芹是反对才子佳人故事的。

“才子佳人”模式不只是出现在小说里，同时也出现在戏曲里面。戏曲是才子佳人模式大行其道一股推波助澜的社会力量，诉诸悦众一般的喜好。

现代人追求美国主导的个人主义，只要自由，就是正确的情况下，有才子与佳人遇合的爱情戏剧就会受到现代人的肯定，比如《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牡丹亭》。《牡丹亭》的昆曲的戏剧艺术。只就戏剧的内容，《牡丹亭》加上死亡的因子使得这个爱情更觉浪漫，且有汤显祖自成逻辑的“至情说”。一个作者可以创造一个世界，但不可以说创造的那个世界是唯一或者最好的定义，如果不符合就不是最好的。汤显祖认为至情是：

生而可死，死而可生。

情之至者，即梦即真。

情生物生，情灭物亡。

至情永驻，死生不二。

可是为什么至情会是这样的一种呢？至情有很多种，可是为什么可以规定至情与生死的关系，是一个虚构，不可以是至情在人间的唯一定义呢？对许多年少无知的女子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红楼梦》怎么看《西厢记》、《牡丹亭》的？

大多数研究者和读者认为《红楼梦》是接受《西厢记》的，在进入大观园后，宝黛二人共读西厢，且二人的爱情是对《西厢记》的模仿，且有学者认为二人在后期会进入到情欲的涡流当中。

第二十三回，

宝玉笑道：“来的正好，你把这些花瓣儿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了。”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林黛玉作为女性比贾宝玉想的更远，性别对人思考的影响。落花流落于大观园之外就是等于少女的出嫁，出嫁后，女子的命运就不可以自主，平行对照，林黛玉就想的更多了，落花就等于女子，这些都是当事人没有察觉的是曹雪芹刻意去安排的预言，一个女性要想常保干净，就只能永远留在大观园里面。

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

研究者就对“落红”二字有了新的解释，认为宝黛二人将来会卷入到情欲的涡流中，因为产生对张生崔莺莺的模仿。这是现代人的任意解读的范例。

比如唐诗中有：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有人将其解读性爱的象征，叶嘉莹老师对这一种情况进行了批评。

“落红”的意思就是落花。

《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采取什么立场？

从元明以来，戏曲与小说就共享共同的题材，这是在文类发展的一个现象，因此曹雪芹将戏曲的《西厢记》《牡丹亭》作为广义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十三回，

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见过。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孝敬宝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内。那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

《会真记》：即为《西厢记》，会：邂逅，真：娼妓、妓女，崔莺莺真实的取材蓝本就是名妓，在中唐以后，元稹、白居易，晚唐的曹唐等人写到娼妓（美丽动人）就会用“仙”来代称，在道教系统里“仙”就是“真”，所以在传统里“仙”、“真”这两个字就是有这个意味。

《会真记》就是茗烟偷渡进来的“外传”“传奇脚本”的范围里，这个定义一直延续到第三十二回，

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皆由小物而遂终身，……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林黛玉担心史湘云与贾宝玉模仿外传的行为。戏曲基本属于才子佳人的外传野史。第五十一回，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众人看了，都称奇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忙拦着：“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

蒲东寺、梅花观分别是《西厢记》、《梅花观》的两个地方。曹雪芹将这一类的戏曲、小说都视为才子佳人小说。

第四十二回，

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好的，所以请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给别人，我再不说了！”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里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薛宝钗对林黛玉晓以大义，是对林黛玉爱之深，责之切才会有的分享。薛宝钗现在所说的“我们也不大懂得”是一个女孩子已经成长了以后本来就应该谨守的闺范。

反省：人为什么这样的情绪失控呢？为什么你的情绪是这样的优先、这样的失控？是不是显示出一种潜藏的阅读需求？

实际上第五十一回林黛玉与薛宝钗的立场是相同的，只是二人在保留这两首诗上采取的判断不同。二人都认为两个地方是虚构的（史鉴无考），也都表示没看过这样的外传（薛宝钗七八岁，林黛玉是第二十三回看的），但是林黛玉认为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两首诗存在（两本戏剧的场上搬演）。

两个不同的传播管道：外传野史是禁忌，戏曲表演是合法的，在合法的管道就可以保留。这个意见就得到探春、李纨赞同，可见林黛玉并没有反抗礼教，否则怎么李纨、探春都会表达赞同呢？第五十一回，

李纨又道：“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人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

关公在清代旗人最敬爱的神，崇尚武功，八旗中每一旗都有关公庙，天下的关公庙就更多。李纨在说明虚构的庙宇以关公来举例，来说明古迹确实存在（虽然是后人的穿凿附会），宝琴是到过的。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现象：传说历史化，虚构的传说就会变成真正的历史的遗迹，如西施浣纱地，因传说而出现真有其地，以至于有一些历史文本、文学文本的客观依据就是来自虚构。

无考的古迹是合理的。

合理性的来历（合法的管道）：说书唱戏等等，就变成人们的常识。

从李纨的话可见只要不是从《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就是合法的管道，也就是文字版本是不合法的。

为什么两个传播管道受到不同的待遇？

自从宋元以来，所谓的戏曲就有两个不同的范畴，一种是舞台上动态表演的场上剧，一种是以文字为表现媒介的案头剧。戏曲文学与戏曲表演有很特殊的分离现象，《红楼梦》就是谨守二者的界限分明，也因此就有这样悬殊的差别待遇。

所谓的场上剧之所以可以变成一个社会流行而突破闺阁界限，甚至注重礼教的贵族妇女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知道的一些才子佳人的常识，原因就是这种场上剧的审美的重心就在于唱念做打，用戏曲的专业描述来说就叫做有声皆歌、无动不舞，只要在舞台上所有发出的声音都要有音乐性，甚至咳嗽；任何肢体的动作都要优美，好像在舞蹈一样。西方汉学家就提到中国的戏剧与其说是戏剧，不如说是歌剧。

第二十二回，

宝钗笑道：“……你更不知戏了。……**铿锵顿挫**，**排场韵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

表明观众注重的是音乐性与肢体的表演性，在场上时注重的唱段与身段。

程羽文《盛明杂剧·序》：

曲者歌之变，乐声也。戏者舞之变，乐容也。

场上剧审美重心不在台词、文字。场上剧的方言白（口白等）都经过一定程度的音乐化的加工，是一种艺术语言，其中的唱、吟诵、韵白都是广义的歌，就连“唱念做打”的“念”也是在以歌舞来演故事，甚至所有的情绪化的表演都要音乐化（笑、哭、咳嗽等等）。因此从宋元以来（宋代的瓦舍）一直到明代的戏曲中就出现了许多只有“念”（口白）没有唱词的曲段常出现在折子戏里面。折子戏：全本很长，可以选取片段（一折）单独演出。只有念没有场次的包含《荆钗记·疑会》、《白兔记·分娩》、《香囊记·拾囊》、《南西厢·警传闺寓》、《明珠记·鸿逸》、《琴心记》、《昙花记》等等。

折子戏通常是在什么情况表现？戏曲经常是宴饮时的精神佐餐，尤其是一种小规模的活动里，无论是表演者还是欣赏者对于音乐的关注就远远超过戏剧性、情感表现等等因素的关注。因此剧作者常常是尽力的发展唱功，大凡在官僚富豪的府上演出都有这样的风格。

在贾府通常就是这样的折子戏，因为时间短，通常配合一些饮宴的庆祝活动，就有加成的效果。《红楼梦》里常见的折子戏就有《牡丹亭》的《游园》、《寻梦》；《西厢记》的《惠明下书》、《听琴》；《玉簪记》的《琴挑》，这些都是单本唱片（单本：单一一出，唱片：一个片段）演出的呈现。这样的形式盛行一直从康熙到乾嘉，将经典的戏文传奇进行改编，以“出”为单位，形成了可以随意穿插串演在厅堂宴席之间的折子戏。紫禁城里的：漱芳斋（重华宫的东边）。戏楼：

颐和园里的戏楼图片：

紫禁城的畅音阁图片：

除此之外室内还有小型戏台，为皇帝、太后演出短时间（十五分钟）的小戏。

漱芳斋后殿戏台图片

在贾府似乎没有这样的固定的戏台，应该是临时搭建的。元妃演戏的楼不可能是大观楼，是威严而神圣的地方，不可能用来演戏。（太和殿不可能演戏的。）醇亲王府

在满清闺中女性包含贵族妇女所看的戏可以包含才子佳人剧。清宫内廷里所搬演的戏曲有《西厢记》的《寄柬》、《拷红》；《牡丹亭》的《学堂》、《拾画》；《玉簪记》的《琴挑》，所以《红楼梦》了也出现类似的戏剧，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一个现象。

说书唱戏流向上下层，反倒是才子佳人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变成了流传的具有合法性的知识。

第十六回，

凤姐笑道：“……历来听书看戏，古时候未有的。”

第四十回，

贾母摇头道：“……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

第三十六回，

宝玉……央他起来唱一套“袅晴丝”。

第四十四回，

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同众人看演《荆钗记》，黛玉因看到《男祭》这出上，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

《荆钗记》也是才子佳人戏剧，是场上剧的演出。

第五十四回，

贾母……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又指着湘云道：“我象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第十八回，

元妃……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

第五十八回，

麝月笑道：“把一个莺莺小姐弄成才拷打的红娘了。这会子又不妆扮了，还是这么着？”

《西厢记》、《牡丹亭》传播途径和在闺阁中接受其实是由双重性的，而且这二者是界限分明，非常悬殊的，那么曹雪芹反对的是文本的是什么？

人在看戏的时候对讲的内容甚至具体的文词就会听不清楚，就算唱词很露骨也没有关系。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五）

《红楼梦》里也表现了这个现象：

第二十六回，

只是林黛玉素昔不大喜欢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这两句充满了繁华与荒废的极端对照，有一种春天短暂，寂寞开无主的悲伤，也触动到了人性中的感伤。

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

不是这样一种场合（特殊的条件），是没有人会注意唱词的。平时与人交际都是非常粗浅、肤浅的状态，因此大致是在误会中进行，就一般的交往状况来说，这样的粗浅、片面也就足够了，但是要想好好的了解一部杰作或者真的想了解对方在说什么的时候不可以用这种心态来面对。

让林黛玉万分感慨的并不是《牡丹亭》里的“至情”，不是为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而是这几句唱词中带有的诗性感伤（中国传统诗歌里的一大主流，且是所有的志士仁人很容易展现的一个内容）。“落花伤春”，陈子昂（慷慨悲昂）也能写到凄婉万分：“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在落花中感受到一种美好的价值的落空，人生的至高理想、最纯美的东西白白辜负的悲哀。这是从古至今的诗人都能被触动一种情感。《红楼梦》中的“好文章”的“好”是指对美好事物的荒废、陨落的感伤。

不只是“姹紫嫣红开遍”，那是多么美好的春光与生命，但是最后都会在寂寞的角落里默默地凋零，这是多少怀才不遇的文士面临的待遇，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青春的消逝。

《红楼梦》中还有出现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非常纯美、非常精粹都是传统文人都要涉及到的对于落花伤春，以及对于人生美好的价值包含人所眷恋的一切中就将归于虚无的感慨。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两句是蜕化于一个典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构成了人生完满的四大条件，是最幸福的极致，是出自于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赏心：知己。建安文人集团是后世文人歆羡，是最完美的文人集团，希望不要文人相轻到相侵，历代政治官场文坛上彼此背离攻讦，谢灵运遥想当时建安时代心向往之，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

以林黛玉为例，就可知他们听戏、看戏，不看戏文，戏上的文章无论好坏很忽视的。

第二十二回，

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音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只《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宝钗便念给他听到：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这支《寄生草》词藻就与林黛玉欣赏的词藻不一样了，也展现了二人的性格、价值观的不同。林黛玉欣赏的是诗性优美，是常见的抒情性感受（比较一般），一直是在现实的世界，没有跨入幻灭的层面。薛宝钗欣赏的是不是用字遣词的优美，不是文字的雕琢，有一点像元曲，比较俗白，然而在境界上却有另一种的取向。

现实范畴取向作为世俗人文主义者的薛宝钗，其实能欣赏佛教的幻灭感、出家、抛弃整个世间迎向虚无的空间，这是对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孤独。薛宝钗不仅能够安顿在儒家所讲究的五伦关系里面，能够欣赏完全解脱掉尘世与人伦的无限的自由、无限的空虚的境界。

薛宝钗掘发的幻灭感（自己一个人欣赏），传达给贾宝玉，也是对贾宝玉的质疑也很有耐心，展现了君子的气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当一个人因为飞得太高被这个世界所误解、所憎恨时，不要生气，因为在这样的高度和距离必然会引起许多的误会，这是一个人走这样的路必然的结果。

因此，不要做一个虚构的人粉丝，因为一旦做粉丝就会没有理性，其实就可以更开放、更客观地看问题。做一个好读者，心胸要开放。

这一段也是薛宝钗给贾宝玉种下的出家的种子，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会促使其萌发，最终走向出家的道路。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静些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就《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

宝玉受到极大的触动，好像发现了新世界。“拍膝画圈”贵族受到的雅驯很少加的动作，说明心灵受到极大的撼动才会有的外显肢体反应。

宝玉也不喜欢看戏文。

第二十三回，林黛玉

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

大部分的人在看戏时不看戏文。

戏剧的场上演出即便涉及才子佳人的题材，但是却没有闺阁的限制，而成为闺中女性在一个严防礼教的情况之下可以合法阅听。

案头剧，文字写成的剧本就是在闺阁中是禁忌。

第二十三回，

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谁想静中生动，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那宝玉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想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

这是一段相当真实展现人性的描写，非常的深刻，人在无所求的时候得到的真的不是快乐，而是空虚。对人类来说，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才能真正领略到幸福。人性就是这样奥妙，当人得到幸福，就是失去了幸福。

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见过。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引宝玉来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了便如得珍宝。茗烟又嘱咐道：“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那里肯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细腻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里。

《西厢记》的文字相当优美，尤其是对景色的描写，不亚于宋词。第二十三回，

词藻警人，余香满口。

林黛玉欣赏的是辞藻，而不是情欲自主。

第三十二回，

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

当戏剧是案头的文字出现就是闺阁的大忌，看了文字版本的才子佳人的词曲就是看了邪书，透过说书看戏，就是合法的。当所谓的“佳人”被严加批判，那么《红楼梦》里的女子会认为自己是“佳人”吗？

第三十五回，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薄命’，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想到这里，又欲滴下泪来。

林黛玉现在提到崔莺莺就是“双文”（两个同样的名字）。林黛玉将自己的薄命定义在有没有亲属（林黛玉的眼泪大多都是为了想念自己的父母而落），大多为身世的感伤。第六十四回，

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拿这些瓜果作什么？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宝玉听了，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必有原故。要是同那一位姐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馔具。或者是姑爷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到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

第四十五回，

宝钗道：“这么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燕窝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

第三十三回，

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挲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他们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靠，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着老太太疼你，我们也‘洑上水’去了。”

构成林黛玉以及其他的少女的巨大的心灵不安全感是来自于身世的感伤，没有父亲，失去了巨大的保护，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薄命。

第三十五回，崔莺莺有孀母弱弟成为林黛玉羡慕的对象。林黛玉是为了接受亲情来进入贾府，林黛玉进入贾府的两个目的就是依傍与教育。第三回，

“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

依傍：手足之情乃至亲子之情的替代性满足，教育：母教的担当，学习将来成长应有的教育。

林黛玉因为太过受宠而教育不张的，大多为感情的满足。薛姨妈认作干妈，是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内心情感的渴望得到最大的满足。第四十五回，林黛玉

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

林黛玉一直是处在被包容的状态，教育这一环是被弱化的。林黛玉对《西厢记》、《牡丹亭》的接受都是与婚姻恋爱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十五回，林黛玉走在青苔小径时，内心中有这一段独白：

古人云‘佳人薄命’，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

林黛玉是一个自虐、自苦的人，性格决定命运。乐观主义者是在黑暗里点起一盏烛光，悲观主义者是在明明点起了烛光却将其熄灭，然后再去感伤世界的黑暗。林黛玉认为自己不是佳人，当然也不会认同那样的行为。

贾母一面批判才子佳人小说，一面去听、去看才子佳人小说的原因：

因为已经高龄年近八十，人生阶段、人生经历、处世智慧与年轻少女不同。第四十二回，

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这样瞧罢。”

王夫人在贾宝玉被挨打的心态是快要五十岁的人，在传统社会中是妇女停经的年龄，人生就进入了晚年，做晚年的准备，开始以佛教为中心，与女性的生理相关，男性在五十岁基本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幼儿至上：将其作为情感的寄托、家族的中心）

贾母现在是去性化的阶段，去掉性别的区隔，得到另外的自由。刘姥姥也因为去性化，跨出门槛，走到世界中，为自己家族找到一条道路。年高超越性别，得到别的自由了。

贾母因为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有足够的人生判断力，不会受到情绪盲目刺激以至于做出错误的行为，超越了青春期不成熟的不安定性格，这种年轻才会血气方刚，因为无知做出错误的行为。作为一个成长中儿童或青少年应该在阅读中有一些把关，还不懂得判断和拿捏，就会不自觉地做了错误的吸收和模仿，这就是禁书的原因。

颜之推《颜氏家训》：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

就因为贾母脱离这个人生阶段，有足够的丰富的人事历练以及有稳定的心智，因此有明辨的智慧和精神的定力，当然不会被才子佳人小说影响，纯粹作为娱乐。贾母在听着这些小说一方面做获得精神的调剂，一方面在运用智慧在进行思考。韦勒克（Rene Wellek）与华伦（Austin Warren）合写的《文学论》：

青年人受阅读的影响要比老年人更为直接而有力，没有经验的读者会比较天真的把文学当作是人生的抄袭而不是诠释。

文学作品是对人生的诠释，而不是完完全全的复制。文学作品是对人生经过文学性、美学性的种种诠释后的虚构作品。

只有少数书籍的人，要比广泛阅读的或职业性的读者会更认真。

阅读的广博或简约也在影响一个人的认知。

贾母甚至将这个作品的外围环境与创作心理都全面的把握了。第五十四回，

贾母笑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他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人家儿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那样的事。别叫他诌掉了下巴颏子罢。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姐儿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说：“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

创作者分为两类：

创作心理：嫉妒富贵人家，对卑微的蔑视。

一般通俗小说经过学者研究（包括西方）很容易出现的原因是很嫉妒的不赞成有权势有财富的人的出现，但是又在无情蔑视出身卑微的和不幸的人。

通俗小说是给一般人看的，因此嫉妒的不赞成有权势、有财富，纾解平凡人不平。实际上现代还是有霸凌的存在的，不平等还是存在的，而且容易落入人性的卑劣。

“妒人家富贵”，就是在指出才子佳人小说把一个女性写的那样容易对一个男性一见钟情，之后就可以待月西厢，实际上是在将自己根本上无缘目睹的不可能亲近的大家闺秀贬低为很容易得手的性对象，这就是在“贬人妻女”（第一回）。在贬低的同时也得到一个践踏有权势有财富的人的心理需求而得到满足，把大家闺秀丑化为荡妇淫娃了。

创作心理的第二点就是欲望满足，写作班来就是在欲望满足。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作根本就是作家的白日梦。”

脂砚斋第一回批语：

今古穷酸色心最重……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

顾时命不伦，……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身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李渔《闲情偶寄》：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借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答之上。

才子佳人小说也有穷酸文人的需要。

《牡丹亭》之前有《杜丽娘慕色还魂》，在这个基础创作的，《牡丹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差别在于汤显祖投射了自己的想法。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的自我写照，非常潦倒、沦落的状态，这个柳梦梅与杜丽娘没有情感的基础，在创作柳梦梅时的心态与李渔类似。

边缘文人是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者的归类。

“一见钟情”是好事吗？在贾母看来不是好事。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六）

曹雪芹反对才子佳人小说，透过贾母的口表达出这一类的作品所反映的小说家的创作心理其实就是属于一种边缘文人的心理补偿。对于其求之不得既羡且妒，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忍苛责，但这确实是事实，所以这样的心里就使得他在小说中常常就显露出对于富人的嫉妒，就容易贬人妻女，所谓的“求不遂心”，在阶级森严的社会中一辈子也不可能有机会刻意攀附高门，就会由羡转妒，就把高门女作了丑化。文人的欲望除了“色”之外，还有权位，都是落魄潦倒的文人的最终极的遗憾做这样的一个欲望满足的补偿，所以小说里就尽其所能的透过廉价的文字编织在编织过程中同时得到心理的快感。

当一个人对文字不再抱持着尊重，那么文字可以变成非常廉价的工具。文字背后负载的丰富意涵就因此被人们贬低了，这是现代教育普及的时代要思考的一点。当资源有限，集中在少数某些等级的人的手中，大部分人是文盲就会觉着是不公平，会导致很高比例的人没有办法开发提升自我才能的机会，就如同圣修伯理所说：“也许有些莫扎特就这样被谋杀了。”就在蒙昧状态里，有再高的才能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当现代教育普及的状态下取到值那么多的人不好好爱惜自己受到的教育，明明收很高的教育，做出的行为却想很多文盲一样的粗野，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要扪心自问的、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边缘文人在古代里处在诗书清贫之族，无论什么原因受到的教育，有书写的能力，但是还是没有机会去攀跻于高门，于是被隔绝在富贵阶层之外，求之不得之后就开始靠着一支笔完成心中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明清的俗文学的大量发展，其中隐含的庶民趣味，究竟代表着胡适所代表的白话文学中的一种进步，还是可能是文人雅文化本身有了缝隙因此被降低的一种堕落，这恐怕是现代重新验检讨的一个问题。

庶民文化从明末以后的扩张恐怕不是五四以来所歌颂的一种平民的胜利，很有可能是雅文化本身因为吸收了庶民性质而导致本身的一种颓堕，于是士大夫或本来承担大雅文化就降格导致的失控，就这个角度来理解，有研究者（日本）认为晚明的风气会那样的放荡、偏斜、在物质上的欲望扩张、在阶级等机制秩序沦丧这恐怕是士大夫雅文化自己本身的质变，质变来自于吸收了庶民的自由。

自由是什么？这是现代人从来没有思考的一个事情。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的善吗？“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而不自知。”现代人享受这个时代给予的好处而“乐不思蜀”，却不知可能我们忽略了很多很关键的、更重要的问题。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文学成为了文人白日梦、进行的自我表白，所传达的功能不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而是自我的欲望的投射与自我的疗愈，所以文字就不能维系本来的应该承担的功能。“文”字涵盖了非常深的雅文化的概念，如天文、人文，“文”的发展从先秦以来所负担的非常深刻且复杂的玄妙的贯通天地人的奥妙的哲理的，它是文采，也是文化，也是形形色色这个世界所构成的秩序，它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文字，越到明清，就越变成一种非常廉价的工具，于今尤劣。

现代人检讨自我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的文化自觉。

一个文类的盛行除了创作者的心理，还有就是读者的心理，也就是市场的需求。才子佳人故事之所以可以在社会尤其是中下阶层这样的普及，很可能也满足了一些消费者的心理。在当时文化制度和社会环境里，当然现代其实也一样，但是在过去的历史环境之下，这个元素会更加被凸显，这一类的浪漫史、爱情故事以简单的模式，隐含了一个可以让读者很轻易地突破现实，不必负任何的现实责任，就可以满足自己在现实得不到的东西，这一类作品提供男女耦合的捷径，而且这个男女耦合往往是情与欲的混淆，在现实世界没有这样的管道，就算有也能要斟酌一下是否要付出什么代价以至于会裹足不前，对大多数人来讲不在道德与自我人格的要求上面去厘清所谓的真情应该有怎样的形态、怎样的内涵的时候，当然就会走这一条路是最容易的，尤其在古代是男女之防非常讲究的情况之下，一般男女又缺乏健全交往的环境，以至于在当人在感情或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透过这类的作品就可以很轻易地一卷在手在短暂的时间可以是心里有了出路，所以这类的作品之所以大为风行，是满足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突围的心理缺口，这个缺口就通过小说来得到满足，因此永远有很多的受众。

缺乏健全交往的环境：古代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去发展，女性当不受礼教约束，但是有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异性的时候，读者写小说就会在无形中让她练习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体验男女交往的刺激。才子佳人小说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就是初会，第一次见面被才子佳人小说特别的放大，古代男女的互动是非常稀有的，在一个不容易互相见面，也没有互动的、持续交往的机会，那第一面就显得非常珍贵，那一面可以触动人的心灵的火花乃至于天雷勾动地火对一般人来讲就会心灵突然的被照亮，而会觉得整个灵魂苏醒，被爱情之神的箭射中，因此心上绽放出灿烂的花朵之类的，可以看出很多小说中能找到的这样许多廉价的描述，但是这样初会的描写虽然严格来讲会过度的浮夸，可是会对当事人来讲就会真的道中他的心事，就会特别的作为小说的卖点。

这一类才子佳人小说会非常刻意的把握初会的结构性环节，原因就是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在支持，作为才子佳人小说最重要的情节之一（男女的遇合是从初会开始的），初会往往被小说家安排为初次相遇就彼此发生好感甚至一见钟情，其目的就是不只是情感的刺激，用来强调人物之间有某一种超越常理的很深刻的理解和互相欣赏，被夸大或被过度的视为一种所谓的灵魂伴侣（知音）。

就算以一个人的直觉带给自己正确的判断，直觉在事后得到了印证，但是也有意识到自己所谓的直觉只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可是凭着直觉去做判断是非常的拥有很大的风险的事情。因此《红楼梦》根本上是在反对一见钟情，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不一样，对一般读者来说，喜欢在小说中看到一见钟情，因为让他满足现实不可能发生的某一种神秘的火花，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读者，知道自己偶然沉浸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浪漫情境里那没有什么关系，暂时逃遁到那样的世界里，得到一种纾解和快感，然而没有经验的读者不知道小说是一种幻影，满足了快感之后，就得脱身出来，好好面对真正的事实，然后用理性进行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才子佳人小说被没有经验的读者所阅读产生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包含《红楼梦》在内禁止未婚少女阅读这一类浪漫小说的缘故。古人一点都不笨，因为这些人都是万中选一的，在当时百分之一的识字率之下，又是文化的精英所思考的、所意识到的不会像现在大量生产的学士、硕士、博士的情况下来要强一些。古人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绝对不是迂腐，而是意识到现代人所没有想到的问题，被才子佳人小说以一个廉价的方式去包装、去渲染的知音到了《红楼梦》里就解消了她的浪漫性。

第三回，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初会是惊天动地的，可是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宝黛初会有惊而无喜，二人尽管大吃一惊，却没有所谓的超越常理的深深理解与欣赏的，没有知音，也没有天雷勾动地火的心灵火花，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面熟代表着一种旧情，熟悉，与知音是两回事，就算是知音也是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情谊，与一般的男女吸引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回，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象是远别重逢的一般。”贾母笑道：“好，好！这么更相和睦了。”

一见钟情的爱情是非常危险的。

直觉与激情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是需要学习的。

才子佳人小说能简单快速的诉诸人性的本能的一种最好的、最快的方式，在才子佳人里让男女处会变成一个撼动，刺激读者的内心的激情的，其次又将情与欲混淆，这样一来，更能够刺激人性的某一种弱点，在这一类的浪漫故事里面，包含《牡丹亭》《西厢记》，情与欲常常是画上了等号，杜丽娘爱上柳梦梅，就做了一场野合的春梦。对于少年男女来讲，情与欲混淆在一起的，这个现象在现实世界中是非常普遍的，从社会学来看，很可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中所酝酿得出来的，以至于大行其道。

季新《红楼梦新评》：“男女隔绝时代，其见也难，其乱也易。夜拒奔女，侈为盛德；坐怀不乱，播为美谈；饿夫之喻，诚哉确也。若夫相处，则习为恒事，此心理所必然者。”

《红楼梦》中反对一见钟情的，凡是一见钟情的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因为这才符合现实逻辑的。

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原因从创作端：心理补偿、妒富、欲望满足；从消费端：满足部分并没有意识到这类作品包装着蜜糖的风险或者心理的调剂与出路。

曹雪芹不能满足这样一个低层次的一般人性的层面，因此他反对才子佳人小说。原因就是他清楚地知道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本质的缺陷，所以才透过第一回的石头来言说，第五十四回的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环环相扣全方位的角度来批评这类作品的不合情理，《红楼梦》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很严重的误导了人们对于真情的认识和了解。

才子佳人小说中潜伏在浪漫爱情小说中的危机，其实带有一种商业运作法则之下的性消费意涵。

性消费永远是商业里面最有效的可以获益的手段，于今皆然。

杨柳《性的消费主义》：“在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性已经呈现消费化的倾向，成为人们追求快乐休闲的活动，当商业逻辑一旦支配了文化市场就可能把人的本能当做商业资源来开发，必然破坏它的自律性，就会泛滥过度，形成严重的文化物化现象。”

本能还是有自律的。人性很容易操纵的，因为大多数人是不理性的。

文化是一个心灵的活动，心灵层次的内涵，当被商业运用了，就变成一个可以拿来操作、包装的东西，假文化之名来获利，反而是吸引消费者的手段。这是隐含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化中非常常见情况，因此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好好自觉地。任何大众传播的媒介应该有一个公益性的本质，但是当他被商业逻辑渗透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的收入的时候，文化就会惨遭严重的物化。

既然已经受到很好的教育，对这个社会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这个漫长的教育过程中只有消费而没有生产，获得那么多，却不能为自己所获得的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吗？这是一个接受教育后的人该有的自觉。

这个时代很失控，一方面享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物质水准，又要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可是却又几乎不受节制的滥用自己的本能，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荒诞现象。

古人认为“礼不下庶人”，所以在古人来看，严格的礼教针对就是百分之一或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然而现代人在受到很好的教育之后，没有生产力，根本上一直在努力的追求知识和文化的情况，当然要为国为民，所以道德品质要很高，这本来会相对的，可是在现代是相反的，所有人可以受很高的教育，所有的人可以不要道德自律。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现代人崇扬才子佳人小说，落入到文化物化的现象而不自知，却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红楼梦》支持才子佳人小说的婚姻恋爱自主的进步观念，这就是出自一个不自觉的设定的前提，归根究底就是现代人的意识形态。

曹雪芹认为一见钟情常是以外貌的吸引为前提所导致情欲混淆，就这一点曹雪芹给以直接的非议、反对。

茗烟与卍儿。秦钟与水月庵小尼姑智能儿。红玉与贾芸（遗帕惹相思）。

这三组人物的身份共同性：出生背景都比较低。（“礼不下庶人”的没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一类人）

因此就可以知道现代的进步的自由在古代会被视为没有高度的文化涵养的人才会有的动物性的行为。

人类可以非常得可怕，可是不自知。人类是一个非常畸形的野兽。（段义孚）文化物化的现象到了如此的程度，作为局中人不应该跳出来反思一下的吗？

茗烟与卍儿的幽会：

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大不过十六七了。”宝玉道：“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

卍儿只是人家一个工具。这个女孩太无知了，就去满足“饿夫之欲”。

第五回，脂砚斋：

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

这不是严苛的礼教，这是建立在真正的爱情之上的。珍贵的东西永远不是用最方便的手段就可以唾手而得，而是需要辛苦才可以获得的。凡是廉价的、容易的，“物美价廉”很少见的。

要努力养成自己的判断力，多读一点书，多做一点思考，然后多多的训练自己的理性，这是很艰苦的不可或缺的过程。

曹雪芹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最严重的一个误导趋势因为他夸大了一见钟情，而且在一见钟情里面又隐含着一种商业运作下面的性消费意涵，所以他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不断的就这一点的来提出批判，只是读者因为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成见所遮蔽，所以一直就是视而不见。

曹雪芹在很多的地方都告诉读者其实一见钟情虽然很浪漫，但是同时隐含着更大的危险，《红楼梦》里面的一见钟情事例几乎全部都是以悲剧收场，例如说第四回，冯渊遇见香菱，一见倾心，改变自己的性倾向。一见钟情的力量真的很大，让一个人彻底改变性向，但是这不是好事，因为人既有的自己，突然之间发生那么大的改变，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征兆，那结果，虽然他对香菱的爱是情有独钟，他甚至决定以后他再也不要娶妻，将他全部的爱情就只给眼前这个陌生的却让他一见倾心的女性，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这样的执着，那就白白送命，从结果来讲，那他是不是不如不要爱上香菱更好。

这是《红楼梦》里一见钟情第一次出现的惨烈的下场，甚至就被视为“前世的冤孽”，前世造了什么孽也说这一辈子用一个爱情来把自己命送掉。

第六十六回，尤三姐爱上柳湘莲，非君莫嫁，但是柳湘莲，相信了外面的传说，尤其是宝玉的证言，认定尤三姐是一个淫奔无耻的人，事实上尤三姐就是淫奔无耻的行为，这是一个事实。

一个人的心很复杂，人的心与其的行为其实不可以画上等号，这是心理学中早就说过的事情，从你的心灵到你的行为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问题是别人怎么知道啊，别人只能从你的行为来反推，可是受过好的逻辑训练的人很少，你做这个行为，大多数人会想当然而的你就是怎样的人，那只有很严格受过训练而且以君子自我要求，不断的警戒自己不要从表面上判断，不要只看到这些现象，就开始了对这个人做出怎样的盖棺定论，这只是很少数的人的自我训练与自我道德要求，才会要求自己不要对人轻易窥探他的灵魂。可是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而问题是在这个世界遇到的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以至于尤三姐的名声不好，宝玉也承认这一点对不对。第六十六回，

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

柳湘莲下定决心要退婚，他不愿意娶一个品德有瑕，贞洁不足的人，尤三姐就是有这样的行为，但是问题是她的心里有保留很柔软、很洁白、又很坚贞的那一块是留给柳湘莲的，问题是柳湘莲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当她这个梦碎之后，就活不下去了。于是尤三姐用鸳鸯剑就拿来自刎，问题就是在于你不能怪别人不知道，你的心有谁会了解，那这就是一见钟情的结果。虽然爱上这个人也没有爱错，可是因为不了解，没有互相真正的交往的机会。所以一见钟情就算直觉没有错，可是也不保证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靠直觉是不能够让人保证你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更不能保证你得到好的结果。

第八十回，薛蟠一见钟情爱上了门当户对的夏金桂，同样的失败的案例。

当没有一个这个所谓让男女可以在公开的环境之下给你足够的时间、空间的条件好让彼此互相去认识、了解然后自己决定要不要走入礼堂。你就知道说确实一见钟情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就算到现代。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社会条件让一对青年男女充分的彼此认识。可是，婚姻失败率还是很高的。爱情与婚姻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的复杂的事情，你竟然要靠一见钟情达到。

可是为什么我们却一直在歌颂一见钟情的神秘与伟大呢？这就是人不理性的时候会产生的一种迷惘。

《红楼梦》里面设计了唯一一段因为一见钟情却完美的结局的故事，但是他就告诉你这其中完完全全都要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根本不是一见钟情本身的功劳，而是命太好。因为命太好，所以一见钟情竟然得到一个这么好的果实，从第一回到第二回写的贾雨村一眼望到娇杏，娇杏回头去看一下贾雨村的时候，并不是爱上他，只是觉得这个人衣衫褴褛，长得魁梧，应该是我们家主人所说的那个什么贾雨村吧，这么一想，又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没想到贾雨村心中暗喜觉得这是红尘中的知己。明明他这么落魄、潦倒，竟然有这么一个红粉佳人回头看他两次，这一定心里面有意于我，这个人是我贾雨村的知己。

贾雨村官至应天府尹，娇杏被纳妾之后不到半年她就生了个儿子，然后又不到一年他的嫡妻生病过世，娇杏被扶正。

因为这样一个美丽的误会却觉结出美丽的果实的案例，可是所有的过程全部都充满了偶然的巧合，还要充满误会。

这一位后来身为人上人明明是一个很低贱的丫头最后变成了县老爷夫人的一位小丫头名字叫做娇杏？是侥幸，这一切通通都是命运之神偶然的安排，然后只是幸运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尤其是从贾雨村注目、把她纳妾、后来生了儿子、然后又扶正，整个的过程通通都不是人为的努力而得到的，全部都是充满了偶然，不是靠人为的努力得来的。不是依靠所谓的比例原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好事吗？偶尔中得乐透是好事，可是整天想着中乐透就有问题，曹雪芹对于这样一个喜剧收场的故事他给了十个字两句诗的评论（第二回）：

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所以娇杏会变成人上人完全是因为错误。

一个未婚少女就算是丫头，尤其是这种大户人家的丫头，也该有大户人家的教养，回头去看男人，“错”。那就逾越的妇德规范，所以这一切都建立在偶然性与违反妇德的错误上。

不要凭直觉，直觉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就算会得到正确的结果，不要信赖人的直觉，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把直觉认真就非常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冯渊、尤三姐、茗烟等等，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的故事结果有正有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以这样错误方式建立出来的男女关系其实都是缺乏相互的交流与深刻的认识，完全谈不上真正的爱情。

爱情是什么？在《红楼梦》里面其实分的非常清楚，首先它必须要与形而下的欲望一定是要做清楚的区分。不是用一个泛道德的角度来对人性做很严苛的要求，而是你根本上观念就不清楚。《红楼梦》做得非常清楚的区分。第五回，

〔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开天辟地有了人类，就有了对情的追求，这大概就是人为万物之灵大概觉得也很自豪的，可是“谁为情种”，谁才是真正的情种呢？

这个情种与明代的情种混为一谈，《红楼梦》中的“情种”有自己的定义，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指宝玉这种正邪两赋加上公侯富贵之家所产生出来的独特的人物类型；这里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虽然与前者有连带关系，诞生在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种，一方面在政治上面是昏君，可是作为一个情人的这个角色上面，他们是不是都是非常动人的，唐玄宗很爱杨贵妃，而且唐玄宗爱杨贵妃是真正的爱情。

唐玄宗爱上贵妃之后的十六年的时间，唐玄宗不再沾染后宫佳丽三千人里面的任何一个，不再流连花丛，这是很难得的事情，现在的平民男性有机会还要外遇一下，可是人家皇帝是合法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他因为对杨贵妃的爱，“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人”。这个意思不只是说他给杨贵妃三千倍的爱的意思，还包括是排除其他两千九百九十九个人，这个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以及白居易其他的作品里面都有清楚说明的后宫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心。所以真正的爱情一定是排他的、一定是独占的，这个是很明确。

当一个人对你说我很爱你，可是我也很爱另外一个人，那就表示他一定不爱你。

诞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大部分都是会是昏君的原因，是因为他沉浸在爱情里面，他非常专注的爱一个人，然后因私而忘公，以至于朝政好累、好烦，懒得理会，每天就与他心爱的人共效于飞，国家朝政荒废，后果就非常的严重。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

《红楼梦》中讲盘古开天后，有了天地、有了万物、有了人类，从那时候以来，真正的专情的情种有几个呢？屈指可数，举目望去、古往今来，这些男人们好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分得非常清楚，“情种”和“风月情浓”是两回事，没有人是情种，全部都是风月情浓。

第一回，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不可胜数。

“风月”，指的就是形而下的肉欲，批判世人根本不懂真情而以欲为情。这就是世道沦落断伤了真情的一个最严重的误导。

清末评点家张新之（太平闲人）：

曰“谁为情种”，曰“都只为风月情浓”，见“情种”所以难得者，正为“风月情浓”者在在皆是耳。可见“情种”是一事，“风月情浓”又是一事。则真正“情种”当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设若不作此解，则“谁为”一起，“都只为”一承，岂不是不通的语句？

“性命之体圣贤之用”就是所谓的君子。君子会坐怀不乱，君子会替你设想，君子会知道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一定会为你好。为你好，他就不会只把自己的私欲放在第一位。他会珍重你，把你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那当然你一定比他自己的欲望更重要，所以他绝对不会有逾矩的行为。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逻辑。

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失控，德国的一位那个哲学家主编征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意见，他们从本质上好去思考、厘清什么叫真正的爱？所以在西洋哲学词典里面，他对于love（爱）有非常好的一个定义，我们对于love常常就是情欲混淆，所以我们在影视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你以为爱就是怎么样的？爱与情欲固然可以混淆，但是本质上截然不同，他说爱是一种心灵的整体状态，尤其不应该把爱与纯本能的冲动，即使是升华的冲动，视为一事。

冲动本身（本质）就是追求满足。

比如饥饿时吃东西，用食物来满足这个冲动，而不会爱上食物的。很少会在那个吃东西的过程中细嚼慢咽的去品味食物带我们的喜悦。我们何尝真正领受过每一口食物带给我们的滋味，去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恩典，去感受到每一口食物带给我们的芬芳。“布衣菜根香”。细嚼慢咽里面领受到自然的芬芳，你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吗？

《风沙星辰》里面有一段真的非常精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截然不同的体会，而那个截然不同的体会让我们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而不是想当然耳。那里面有一段描写死刑犯在被判死刑以后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倒数计时等待最后一刻带到法场上面之前，死刑犯的最后一餐。可是一定会给死刑犯最后一餐的安排？圣修伯理以前与大部分人一样以为这是对死刑犯的羞辱，可是他后来因为某一些观察、体验发现。他体会到的那最后一餐虽然非常简单，可是其实是让这个死刑犯在他有生之年终于有一个机会好好去感受什么叫做活着的喜悦，因为已经没有未来了，所以每一口是非常的珍贵，会细嚼慢咽，这时有足够的心灵空间、足够余韵去体会那一口食物所带给人的快乐。在那个极端的状态之下，吃的每一口食物、喝的每一口饮料，就会去充分品尝，因为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就在充分的、仔细的最后一次的珍惜里面，终于体验到人这一辈子匆匆忙忙都没有领受过的食物带来的幸福。好好地吃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大自然的恩典，能够吃到这些食物是人的身体受到了大自然的母亲所给予的哺育，可是人从来没有领略这一点。所以，他观察到那些吃完最后一餐的死刑犯，当饱餐一顿后走向法场、走向最后生命的一刻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脸上是带着满足的微笑。因为他们终于领略到一辈子说没有领略过得很纯粹的存在的幸福。不要去贪婪的你争我夺，甚至去伤害别人去得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心里面残酷的快感，就好好地吃每一口食物，就可以感觉到存在就是这么的快乐与圆满。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你为什么却一直在流失你能够尝到幸福的机会，这不是人的愚昧吗？

原来有一种极端的处境可以帮助一个人去好好地认识到人的幸福就这么的唾手可得，其实很容易就得到的，只是人太贪心、太蒙昧，我们每天都在错过一个根本就可以好好得到的心灵充盈的机会而不自知，可是没有谁会希望当一个死刑犯去领受最后一餐再去体会这个滋味，所以我们多读书是一件好事。

我们平常把吃饭、把各种追求其实都当作一种冲动，然后急急忙忙的要得到满足，越多得钱越好、各种机会贪婪都不放过等等的状态里，人其实一直在一种欲求不满的状况之下。（求之不得）人是处在要的更多、更快等等的需索中，在这种状态里人是非常匮乏的，甚至根本就不快乐，反而不如那个死刑犯在人生最后一餐细嚼慢咽里享受到的那种存在的幸福，这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人存在的有好多的迷惘。

爱的议题：爱与本能的冲动绝对是两回事，冲动本身就是一种满足（立刻满足冲动）最本质性的需要。那么对方只不过是用来满足你的欲望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而已。可是爱不是爱是以肯定价值以及创造价值的态度把自己转向对方，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不是不会有这种冲动，只是说这个冲动一定是服从于把自己转向对方，因此你不会用伤害对方的方式去对待他，因此你会为他设想，你会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为对方带来更美好、幸福的未来，

所以“始乱终弃”就绝对不是爱情，崔莺莺、杜丽娘不是爱情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没有什么情可言，连认识都不认识，只是一见钟情混淆了欲。

《红楼梦》本身在爱与欲望就分得很清楚，林黛玉、宝玉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奠定了很坚贞的爱情，然而他们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非常谨守礼教，这也是二人互相珍重爱惜的一种方式。礼教实际上不吃人，礼教是让一个人活得更像一个人。

张新之说真正的情种要“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一点都没有泛道德化。因为，他要你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有品德、懂得尊重别人、为对方设身处地去考虑更多，这是一个君子的胸怀。

爱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们现代人很严重无知的一点，你以为我爱上一个人了，所以我就懂爱情了，我知道怎么去表达、去经营爱情，实际上是错的。

你之所以你以为你有了爱情之后，你很自然的就有爱情的关心，然后你就可以很顺当的，虽然也有一些挫折，可是最后可以走上红地毯的那一端。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提供的环境让你可以很顺利的去展开相应的过程，这个时代的环境是在帮助你的，时代允许青年男女的公开交往是合理的，而且周围的要提供各式各样的助力。因此可以“顺顺利利”得到社会的支持、父母安排相亲、帮你安排机会，社会都在帮助你。

古代有男女之防，人没有那样的环境的时候，就算发生了爱情。事实上，突然之间给你一个自由的环境去表达爱情的时候，人是会手足无措的，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爱情落实成为一种具体的关心。

一个社会上一个调查与观察，即使到了1940年代（民国30年以后），在一个十里洋场最开放的一个城市（上海）。1940年代的上海，迈入现代化的时空环境，社会学家都非常惊讶地发现在男女的恋爱的情况里还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浪漫爱的观念开拓了青年人的视野，使他们的感受力更为敏锐丰富，然而这只是观念上的革命，观念上当然可有新的看法，可是并不因此就形成一套规范、约会和男女交往的社会制度，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青年男女纵然有满腔的热情却常常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与怎么跟一个异性相处），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缺乏表达情感的管道造成了当时中国青年人格上面的不平衡以及适应不良，由这些社会心理学上面所观察到的案例，你可以认识到一个道理，就是爱情看似唯美浪漫，其实他还是需要一套行为规范的引导，然后才能够使男女双方的交往顺利开展而且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现代人以为很自然的那一种什么恋爱、结婚的一套自然发展的程序，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它背后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协助，所以从一九四零到现在，这中间社会又做了很多的调整，所以现在可以到大学认识很多的异性，我们可能爱上其中一个人，就可以交往一起去上课、一起去参加什么各式各样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互相了解，最后终于决定要携手共度一生。

你觉得很自然，是因为现在从学校到各种公共场合都在提供帮助你互相交往的条件，当这些社会条件不存在，男女之间再怎么爱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然后甚至饱受挫折，因为爱情既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情，你的挫折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你的人格。所以不要以为这是本能的、天生而然的、自然就会的，人太复杂，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用本能、自然就会啦等观念去看人的问题，那真的是我们现在人最常见集体的错误。甚至连所谓的血浓于水、天性的母爱也都是后天产生，所谓的母性并不是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反应，需要后天的刺激和引导。

《红楼梦》里面所涉及到的爱情问题，就一定要涉及礼教、一定要涉及到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天生就该懂的、该有的东西，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古今人性共通。人都是要婚姻恋爱自主。

《红楼梦》一定要分清根据的情与欲的不同，因为要保证你认识到真正的情是什么，你才会有创造性的、建设性的，而且是让彼此都可以在人格上、在未来的人生上面，有良性、正向的发展的正确的观念。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者给予二人当时所提供的一套可以顺利发展的管道，以这种贵族世家来讲，其实就是礼教。让人的爱情在这个礼教的规范里逐渐去发展。

《红楼梦》清清楚楚认识到一定要用礼教来作为《红楼梦》笔下的金钗们爱情的要有所约束的原因，就是因为**完全没有轻忽女性的现实处境**。因为你一定要考虑爱情看似强烈，可是发动爱情的人，他也是永远要在这个社会现实中立足，爱情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就会让人身败名裂、让人的未来会葬送、毁灭，这不可不慎，尤其是在古代。甚至到了现代，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何况古代。所以你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女性要追求爱情的自由就是包了糖衣的毒药，在那个时代，鼓励一个女性大胆去追求她的爱情，你其实同时就在诱使她走向地狱。

性别的不平等自古而然，事实上3000年前开始（先秦）早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了。《诗经·郑风·将仲子》：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人言可畏”这个成语的来源。

这位女性多么可爱，她非常知道当如果放任自己去追求所谓浪漫的爱情的时候，就是要付出很惨烈的代价，这是一个当事人自己就应该要清楚了然的，不可以把自己的安全就放在一个“饿夫”身上。你的安全放在一个饥饿的人身上，那你不就是那个请鬼拿药单吗？所以女性自己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一个女性不明白这个道理，然后自以为很帅、很有理想、很浪漫，然后就这样的大胆走出闺房，待月西厢结果可想而知。  
 在19世纪戏剧名家易卜生的一部风行全球的名剧叫做《玩偶之家》，作者让家庭主妇娜拉有了性别的觉醒，安排娜娜的最后离家出走，因为他觉得她在家庭里面根本就是一个第二性，是附属在丈夫之下的，她要寻求自我独立、追求自我，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你戏剧里面你可以非常潇洒的踏出大门，甩上门，然后大踏步往海阔天空走去，观众是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在现实中，人真的就这样走出去，舞台落幕之后，故事就结束了。可是现实人生中，娜拉出走之后还有很残酷的现实在等她，故事会继续演下去，所以娜拉推开家门离家出走之后，她要追寻自己，但是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现实问题呢？鲁迅的《娜拉走后会怎么样》继续从现实逻辑来思考，当整个周围环境都不是男女平等的情况之下，一个女性就这样大胆的离开家门，那么她的处境会是如何呢？当他追问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直接的断言真是令人悚然大惊。

鲁迅的断言是娜拉出走之后的结果从事理上推想起来他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外面的社会无路可走。那什么叫堕落呢？当然就是卖身，一个女性在一个社会没有容身之处的时候，他凭什么活下去，当然就只好这样，那要不然呢？你只好再回到玩偶之家，那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是你的观念或意识觉醒就可以抹杀的问题。

所以有女性主义者在《女性主义不需要幻想》这一部作品里面的就用心良苦、意味深长的提出一个告诫：“女性主义不需要幻想，当要追求女性主义的时候，第一前提就是要先保护女性，不要鼓励她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虽然看起来那个观念非常新潮、非常的好，可是反倒会伤害她，就不应该去宣扬这样的一种理念。”

鲁迅同时在另外的一篇文章《论睁了眼看》指出：

 “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

因为，幸的背景下，注定就是。一个败德的女性跑去与人家私定终身，实际上在男方心里已经是贬值了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ocalton，1844-1929）摄影作品。说明文字：

这里的每一位为人妻子的妇女都是媒婆撮合的，整个过程不会考虑少女的选择，孩提时代结束以后，女孩子与男孩子在社交方面是相互见不到的，结交异性朋友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下流的。

《红楼梦》是非常正统的婚恋观的。

曹雪芹是爱所有的少女的，不希望少女变成不良的“饿夫”始乱终弃的对象。少女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因为自己是那么的珍贵。不要把珍贵的自己交托于不懂得珍惜的人的手中，因此先要分清楚什么叫做“情种”，什么叫做“风月情浓”。女性是第二性，男性在性别不平等的世界中，即使做错事情，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

《红楼梦》里面的男女之情最极端结果也最惨烈案例的应该就是属于秦可卿与贾珍的扒灰，秦可卿得以死谢罪洗清自己所犯下的道德罪孽，但是共同参与这样的乱伦败德的另外一方贾珍没有任何后果。他继续猎取女色，连舆论的压力都没有，所以曹雪芹很深刻地认识到男女真的不平等，所以他为什么会那么特别的珍惜女性，透过贾宝玉去为那些女性们多做付出，某个意义来讲这也是一种性别的补偿，因此他会觉得当我照顾不了你们女孩子的时候，就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是一个隐藏在《红楼梦》讨厌才子佳人故事底下一份非常慈悲、非常温厚的心理。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七）

曹雪芹才能更高，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背景以至于他能够在小说这种可以说在传统中不入流的文类给予一种另外一高雅文化的提升，所以这就是《红楼梦》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唯一一部贵族小说原因。它透过贵族的雅文化、正统精英文化来使得很容易流于庶民口味、庶民层次的一种文学作品进入到另外一个与大雅文化有所连接的一个层次。

曹雪芹到底是怎样运用大雅文化（也就是说正统），也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具有高度自我节制的精神力量的一个阶层，他们透过超越与反驳给予《红楼梦》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婚恋观。

首先，对于这个红楼梦如何反驳、超越传统的才子佳人其中所蕴含的那种庶民气息（所谓的婚恋自由），婚恋自由反倒是非常平民的对他们来讲“不登大雅”的一种呈现、一种人性的、比较低下的部分的一个呈现。这个是跟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曹雪芹非常讲究礼教，可想而知，他怎么可能接受《牡丹亭》中那样的爱情表现。那你们可以看到杜丽娘在爱上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之后，接下来就做很露骨的春梦？点点滴滴的对曹雪芹他们这种贵族出身的精英分子来讲其实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作为一个戏曲的创作，当然有虚构的自由，假托一个什么宰相、尚书高级官僚的家世背景的大家闺秀，结果做出的这些行为其实不吻合这种出生的意识形态，当然都有创作上的自由，当我们分辨清楚之后，我们并没有反对。原因我们得仔细分辨清楚，创作者原来操作的方式是这样，因为其中的一个十五六岁没出过闺门的大家闺秀竟然是婚恋表现，其实是很不合常情的、不符合人性之常，但是明白这一点，不需要被混淆，不需要被一个所谓的浪漫所这个驱使就失去了我们的判断力，我们做完这一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认为那你一个创作者，你有你所要呈现的美学重点，我们都非常尊重。

对于一部作品本身，我们完全尊重、支持它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不表示它其中所呈现的是合乎情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的，所以你必须要有思考判断力，像贾母，像有过很多的阅读经验拥有非常多的书籍，因此在读书的时候，不至于会非常天真的把这个小说就视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一个人性的呈现。

当分清楚这几个差异之后，我们就必须说《牡丹亭》、《西厢记》，还有这些才子佳人小说，其中其实有非常多不合人性、不合阶级性的一些混淆，那其实很可能是一种市场操作的逻辑之下媚俗的结果，包含诉诸大众品位、性消费，以至于可以刺激在市场上面的销售。

这类作品既然存在必有它合理的原因，我们也把这些合理的原因做过一个交代，只是说与各位澄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必须要有明辨力、思辨力、判断力的地方就在于，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内容不合情理必须很严正的揭示出来，揭示出来之后我们完全维护、尊重它作为一个虚构作品的存在的权利。当它是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可是我们不能接受当一个小说家在创作之外把他不合情理的创作内容拿出来作为一个客观的定义，那这就是又是混淆两种范畴。

不要变成只因为浪漫就混淆创作与定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例如：《哈利波特》在这作品里面可以有魔法的世界，食物可以凭空出现，但是里面还是遵守死不能复生的这个原理，但是如果今天作者跳出来说只有能够骑着扫帚飞的人，才叫最高级的人。这个就叫做定义。这就已经逾越作为创作的那个范畴，然后把它拿来当做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来定义，那真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别人的，而且可以说是无形中误导别人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的行为，没有明辨力的人就会被误入歧途，甚至莫名其妙丧失最宝贵的生命。

我说的就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我们尊重他内容上不合情理的地方，曹雪芹并不赞同这样子的一种婚恋模式。另外一点，我们更不能赞同的汤显祖认为的所谓的爱情必须像他笔下的杜丽娘这样才能够叫做至情。当一个人在做定义的行为的时候就要用一种非常严正、客观的理性来加以检验，这个定义到底是深思熟虑，能够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所促进，还是在闪烁其词、运用人类盲目的感性，以至于导致非常严重的思想谬误。

汤显祖是什么样在做定义呢？请你们注意这个时候他已经脱离《牡丹亭》的虚构的小说家的特权，他已经跳脱出来变成能拿一个虚构的作品竟然拿来作为现实世界的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范畴混淆。

《牡丹亭记题词》：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只要你情感一往情深，那么活着的人可以为这个情而死，那么有死者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深情而复活。

不要因为只看到“一往而深”，你整个人就被浪漫给蒙蔽了，然后人就开始失去理性了啊，多美好啊，多浪漫啊，那么生生死死都是为了一个情字，你就觉得开始整个心神震撼，你的理性就丧失殆尽，事实上“一往而深”，生者，当然可以死，可是你不必死也一样可以“一往而深”，何况“一往而深”，不可能造成死可以生的结果。单单这三句话里面，有两句在说明“一往而深”的效果，这个效果其实就有两句话中有一句半就是错的，因为“一往而深”其实不必导致“生者可以死”，你不必死，都可以“一往而深”，那么另外一句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想的话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漏洞。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

汤显祖在定义什么叫最高、最深的情感，然后他认为如果不能去为这个而死，你甚至不能为这个情而去复活，那你就不能叫做“至情”。

在一个年龄阶段（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情大概也是那个年龄会认为这是天地间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价值，可以超越一切，当然可以超越生死，但是那真的只是对一些很单纯、很真挚、很感性、很浪漫的心灵产生的常见的影响，实际上，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情也不是这么的单薄，也不是这么的荒诞。荒诞在哪里呢？如果不能够为她而死，你就不能叫做至情，可是这么一来的话，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没有至情，除非他为了他的孩子去死，只有死才能证明他是至情的话，这里其实有一点点法西斯意味在里面，就是一种很高度的、专治、强制，非要照他的定义不可，否则你就不算给予的价值，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点法西斯的那种意味。

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认为，在思想上，他们已经意识到，“浪漫主义常常会引导出法西斯主义。”因为浪漫主义就是不讲理性的，法西斯思想也不讲理性的，因为有一种专制思想在里面。既然思想是专制的，就是不允许用客观的、逻辑的、全面、面面俱到去思想问题，他专制的要求只做一件事情，而且极端去做。事实上，就像这个思想家所说的浪漫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有一种共通的本质。

因此，我在这里真的要郑重告诉各位同学，因为你们太年轻，甚至没有练习自己思想的习惯，那是一个很艰苦、很漫长才能够有一点点有所成的能力的，因此大多数人都不做，那么，因此我才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借助这些比我们想的更深刻的人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般人所忽略掉的，其实汤显祖在这里在做定义的时候，非常的浪漫主义，但是其中确实隐含了一种法西斯的成分，因为他说你不这样，就是错的、你就是没有达到他的标准，这一种强制性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要你去做一个根本上不容有再思考的、弹性的、多元的空间，以至于他说你不能跟着去死的话，就不叫至情，这个就已经是法西斯。各位想想看，只要跳脱我们的成见了，从本质去思考：凡是要人家用死来证明的那个价值，那就真的是法西斯，它就是一种吃人的定义。举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真的太有趣了，同样的一个东西都要你用死证明，把那个东西定放在礼教，你就会义愤填膺，你觉得讲得很对，所以你就说儒家是礼教吃人，这个100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在批评儒家的，可是好奇怪，同样是要你用死来证明，同样是带有一种强制性，把礼教这种外在的规范变成一个所谓的浪漫的情的时候，你就完全看不清楚它具有同样的本质，人真的非常容易被蒙蔽。所以，把A换成B，只要浪漫一点、感性一点，你就被操纵而不自知，然后你就被吃而不自知，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吗？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儒家要你用守贞，甚至要用以死来守贞，你认为这个叫吃人的话，那么实际上汤显祖的这段话，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语汇可以视为是一种情教吃人。以情为教，把这个情抬高到一个至高无上，这么极端，甚至独断的地步。这也是一样在吃人，而且他要你用死来证明，你如果不能死，你就没有至情。把那个句型、结构只要代换到礼教，你是不是就发现其实他们是异曲同工。根本是同一个本质，可是为什么当是礼教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坏、很讨厌，只要换成这个情，你就觉得很美、很浪漫，人可以不理性到这种程度，仔细再多想想今天他一样是要你用死来证明，可是为什么要你来证明是贞洁、是一种道德，你就说这叫吃人，可是要你是证明的是情的话，那时候你就觉得好浪漫啊。

这中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思想、头脑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本质、从逻辑去看，你才不会被那些似是而非只是用一些浪漫文句包装，你就整个人丧失了理性，像这种一定要懂得去分辨，所以往往思想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事实与真相。

从晚明以来，情教流行（冯梦龙的“情教观”）。当时的普遍的社会风潮，不但以欲为情，也在流行一种对于情的偏执的极端的追求，叫做情教，以情为教，与礼教形成对峙。从本质来看，礼教吃人，但是同样的，情教一样在吃人，为什么情教就是好的呢？结果都是让人去葬送自己宝贵的生命。

固然从明代情教开始流行，让很多人在情教之下得到抒发、自由的放纵，比较容易在本能的感性的层次上不受压抑，让一些女性因此没有约束的实践、追求她们所以为的“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太抽象（只是一个语词内容上有形形色色的杂质），但是也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提醒一件事情：就算从历史的文献来追踪明代所流行的情教在另一方面也同时对女性造成压迫，因为要人用极端的方式达到至情。在现实处境是第二性的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社会处境并没有改变的时候，要求女性用死来追求爱情或者为了追求情去不顾一切的时候，女性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的，因此这个时候女性承受的内外压力就会更大的，因为在追求情的时候，女性并没有想要去死的，于是就会受到没有“至情”的控诉。每一个人都想要在某些价值上是被肯定的，当时代的价值是以情为教的时候，要达到“至情”，将“至情”作为人性最高的价值的时候，女性也同时受到了压迫。压迫的本质是一样的，当压迫的来源是外在道德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群起而攻之，道德就会受到万夫所指：然而是情时候，人们就会毫无自觉，这是人不好好锻炼理性的时候，人不自知的。

至情就一定要死吗？就算如此，至情就只能用死来表现吗？

汤显祖做出这样的定义，很容易误导年少无知的少女。必要被感觉和字面的所迷惑，文字可以是非常廉价的，是最容易可以不费任何成本就可以包装的惑人眼目的一种工具，当一个拿起笔来的人不够真诚或不够对别人负责人的时候，作为一个读者就要非常的小心，自己掌控理性与判断力。对于汤显祖这样的定义，《红楼梦》里创造出来的宝黛之恋就不用这一套定义展现“至情”。

脂批：

“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 其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

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受得起平庸而无味的日常的磨损的。真正的爱就是在关心你的点点滴滴，不需要出奇的浪漫。庸俗而实在的关注。透过宝黛之恋的合情、合理、合法，以二人的日久生情来对才子佳人的最常见的一见钟情加以有反驳。

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

犯淫与情，都无结果。

男女双方自觉与自主的追求违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不可能修成正果，不会如其所愿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汤显祖《弋说序》：“情在而理亡。”

情与理是势不两立的，二者不可并存的。这是都是非常素朴的，头脑非常简单的对这个人间二元化的化约的认识，不可以被这样错误而又简单的认识所误导。

一个宏伟的人格和心胸，一个对于人世间有足够的体验深刻地以及思考的深刻的人会发现理性会让人的感情、感性更深刻，感情、感性会让人的理性更透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互斥的、势不两立的关系。

唐代的王维是被我们这个情感放纵的时代被严重的低估的、误解的。王维的深情不但不亚于李白、杜甫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事实上他的深情比起李杜更有过之。李白的情比较是以一种强度来呈现，最能打动人的；随着年龄与历练的增长，一般人对于人世间有了更多的体验之后就会发现杜甫的伟大之处，杜甫的深情也无出其右的，杜甫的情是以厚度、广度来呈现的，作为其特征，真正以深度来呈现他的情的人正是王维，反而人不易察觉的，因为他表面是波澜不兴的，就因为是深不可测的，所以表面上不容易有动荡起伏的外显。“Still water runs deep.”（静水流深、深水静流。）**越深沉的情感表面上是越是不着痕迹的。**

王维是一个最理性的诗人，很奇怪的人格，诗人一般是感性的。王维的诗一般不会呈现笑、哭、痛骂等等情感，从他就可以看出理性与感性是可以这样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在最高的清晰的理性之下其实却拥有比别的诗人还要深的情感。

汤显祖的论断很可能是诉诸于市场心理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人，不擅长理性思考的。

当有人宣称不要理性和逻辑的时候是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理性和逻辑的。百分之九十九就是能读能写的文盲，现在的文盲的比例和过去是一样的高，只是现在的文盲能读能写。是因为他有一种思想的僵固性，不愿意成长、不愿意改变自己，宁愿一直固着在既有的成见里面，即便拿了博士，能读能写，事实上在思想上在文盲的坚持既定的平庸与肤浅上而不愿意给变。

“情在而理亡”，作书者没有去作恶多端，但是这个思想会造成比作恶多端更多的不良的影响，去放人情而不要理，可是大多数人对情又没有清楚的认知，就混淆了很多东西，肉欲的情、私情、偏颇的好恶，只要看见一个“情”字，整个人就浪漫下去了。

于是《红楼梦》就告诉世人情与理是合一的，绝对可以合一的，因为情与理合一，情才会是真正的至情。同时脂砚斋告诉我们就在这种情与理的合一的情况下，对对方点点滴的关心，时时刻刻的关注才是最好的。

宝黛之恋合情、合理、合法，并不是情在而理亡，因为二人的合理，所以二人的情更加深邃，因为可以延续、加深，而不合理的情是需要抗争，这就很容易扭曲和走偏锋、走极端，这不是情正当发展的路径，不可能博大。宝黛二人从小青梅竹马的长大，因此二人能形成一种知己式的爱情，这就是现代鼓励自由恋爱的原因，让每一对携手走数十年的恋人建立在互相真正地了解、欣赏而且愿意为对方努力一辈子的承诺，让二人有机会好好的认识、了解、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的发展，可是在古代，要有这样的环境让男女培养出知己式的爱情，这并不容易，以正统的传统的社会来讲男女在礼记中就规定七岁不同床，宝玉和黛玉二人虽然合情，二人从小长大，累积更深厚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才会无法取代，问题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合情的发展呢？就是要合理，就是传统中除了要讲男女之防，还在传统中还非常的注重孝道，所以孝道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宝黛二人受到贾母的疼爱，才会有共同的生活空间，贾母是贾家金字塔尖的，连贾政在母亲震怒的时候都要跪下来磕头的，万般求饶。传统注重孝道，尤其是这种上等人家于今天的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现代人既然要了解古人，就要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既然孝道是这样的备受推崇，注重孝道到了一个不孝就会被判死刑的程度（在六朝的历史记录里，一个中上等人家，母亲到官府告子不孝，被判死刑。）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不肖子孙就会成承受极大的压力，因此既然这样的注重孝道，老祖宗的话就成了圣旨。因此，贾母的话就可以起了这样的作用，既合理又合法，情就被放在合理合法的境地了，因此宝黛二人能够在男女隔绝的时代合理合法的发展一种青梅竹马的知己式爱情，因此二人的爱情背后是有这样的伦理基础的。

《红楼梦》中当事人双方难道不知道到二人从青梅竹马逐渐发展出礼法所不容的男女私情吗？他们难道不知只要二人有一点的私定终身的意味就叫做“归于淫滥”吗？他们实际上知道的，这也是二人非常戒慎恐惧的地方。

宝黛二人对自己二人的情感转化为爱情后，非常的戒慎恐惧，薛姨妈也在出言维护。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红楼梦》中回目对人物的形容描述性的用语都是盖棺定论，不是反讽之语。薛姨妈的如实定论就是“慈”。

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人与人的道理就是救急不救穷。

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还走开，这会子怎么又来挨着我坐？”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头，你们姐儿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进来，——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不说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

宝玉是很懂得人情世故，做事有非常高的策略。

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

宝玉体察各方人等的为难，作了最好的选择。

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哪里家去？”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扯谎了。”紫鹃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宦人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给亲戚，落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了。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叠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了，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语。”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赔罪。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

古人相信季节交换，空气中就有毒性，人免疫力低，就会容易生病。

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一般人对薛姨妈的这一段话进行误解。男女双方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当婚嫁的年纪，而在这样的家族非常忌讳私情，宝玉的反应太离奇了，很容易起人疑窦，因此薛姨妈在众人从紧张恢复正常的时候关键时刻薛姨妈把众人的思维引导到正常合理的友情中，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绝佳时机的把握，当众人紧张时都不会想得太多，可是一旦恢复，去开始追究原因，如果被人推断为男女私情的时候，二人就会身败名裂的，后果非常严重的。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起到非常保护二玉的作用。

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是他二人亲密，如今紫鹃之戏语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

叹：这一叹有很复杂的情感。“幸喜”：对于别人没有发现二人的私情感到庆幸。因为宝玉性子的呆气，成了障眼法，且因为二人自幼的友情，也成了爱情的掩护。紫鹃的言语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一个女子一般是不从别家发嫁的。“别事”：男女私情。男女私情就是没有具体行为的不贞。

从薛姨妈的这一段表现就可知金玉良姻恐怕不是压迫木石姻缘的力量。

《红楼梦》对于宝玉的婚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趋向。对于宝玉的婚姻以及宝二奶奶的人选金玉良姻始终比不上木石情缘。第二十五回，

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一点子茶叶，就使唤人来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

第三十二回，

袭人倒了茶来与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听见你大喜呀。”湘云红了脸，扭过头去吃茶，一声也不答应。

标准大家闺秀提到婚姻的反应。王熙凤用吃茶的婚俗少女禁忌的玩笑来让林黛玉闭嘴。

王熙凤能够开这样的玩笑，背后有贾母的心意在的。

第二十五回，

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笑道：“真真我们二嫂子的诙谐是好的。”

李纨用“诙谐”来解释王熙凤，在一个未婚少女面前讲她的婚姻大事是有失分寸的，于是将事情降低至“诙谐”，有润滑的意味。

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恶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你？”黛玉抬身便走。

王熙凤讲得太清楚了，林黛玉招架不住了。二人不只是一般的玩笑，呈现的是贾母等最高权力者的心意。

脂砚斋：“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对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

二玉的婚姻大事在贾府常常被提及，认为是一对好夫妻，众望所归的婚姻因为人事的无常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让脂砚斋非常感慨。第六十六回，

兴儿笑道：“……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第五十七回

婆子们因也笑道：“姨太太虽也是玩话，却道也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

第八十二回，

（婆子）因笑向袭人道：“怨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原来真是天仙似的。”

（袭人）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她自信拿得住宝玉，只怕宝玉娶了一个厉害的媳妇，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素来看着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

整个《红楼梦》提到二玉姻缘的时间涵盖面是自始至终的，从第二十五回到第六十六回，提到金玉良姻集中在很少数的某几回，在第二十八回、三十二回、三十四回、三十六回，昙花一现的被提到。

二玉姻缘时间延续性，涉及人员遍及上上下下的各方人物。提到金玉良姻人具有身份的局限性，而且也有心理的主观性。

提到金玉良姻的时候是转述和尚的语言，和尚具有神谕的权威性，出自薛家成员，背后都有和尚的交代。贾宝玉一次是梦中所言，源于黛玉的心魔，纠缠不已，以此自苦，反过来不断地寻求宝玉的保证，给贾宝玉也带来了压力，使他梦中才有言。提到金玉良姻的人身份上的有局限性，除了薛家成员之外，就是宝玉黛玉源于当事人的内心压力，这都是带有主观性。

第二十八回，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

第三十四回，

薛蟠：“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

和尚提供的药方救了薛宝钗的喘嗽的宿疾（凭你什么名医仙药都没有发挥功效的），既然很有效，和尚却发挥了效用，既然如此，薛家特别相信这话，也是人之常情的。何况金锁刻的字与宝玉的玉是一对的。

第八回，

通灵宝玉正面通灵宝玉反面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也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字？我也赏鉴赏鉴。”宝钗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宝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呢！”宝钗被他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錾上了，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儿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宝玉忙托着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字，两面八个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相：金锁正面金锁反面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和我的是一对儿。”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与“不离不弃，芳邻永继”。

神谕：金玉良姻隐含着一种天作之合的意味。金玉良姻是一个预言，在事情庞大的发展过程，变化很多，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金玉良姻，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在结果之前一直是木石情缘。薛姨妈因为对林黛玉极为疼爱，促成二玉，站在黛玉的幸福这一面。

二宝之间真的就是天差地远纯粹只是一个无情的两个人的结合吗？这纯粹的误会。二玉之间真的就是亲密无间的知己伴侣而没有任何的隔阂吗？这恐怕太过完美化了，这真的是太复杂了。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八）

二宝之间的价值观是迥然有别的吗？宝玉抗拒金玉良姻从头到尾的对宝钗不以为然吗？

宝玉并没有那么的真正反对金玉良姻。第五回，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对金玉良姻的定义是“美”，只是“不足”，金玉良姻的对象不是自己偏爱的林黛玉。当事人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

第一回，

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唯一的遗憾是自己的孩子的性别是女，并非说英莲本身不好。

因此金玉良缘本身是好的，只是可惜不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并非说薛宝钗不好。自己不喜欢的人并非是不好的，可能比自己喜欢的人更好。（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在第五回的这支《红楼梦曲·终身误》以贾宝玉的口吻以“美中不足”来描述金玉良姻。第二十八回，

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丹，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

宝玉心里也未尝没有金玉良姻的念头，同时在这样的念头的引导下仔细看金玉良姻的对象也是很美的。这一段完全是自己内心的所产生的艳羡、一种欣赏的眼光，因此并不是完全排斥金玉良姻的，不是这样的简单的。

第三十五回，

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

可见宝玉是很羡慕这个有福的人（能娶到宝钗的人），只是自己不愿意做这个有福的人，因为自己情有独钟。因此不是自己所爱就是天下最好的人，因为爱所以爱，爱是没有理由的，爱不是计算，能用外在的标准衡量出来的结果。所以明明自己爱的人小性儿、小心眼、性子不好、爱哭，可是就是爱她，这就是爱的本质，真爱就是这个样子，真爱不一定是个完美的女神。只是读者内心太简单、太幼稚，浑沦吞枣的混为一谈将《红楼梦》降格为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宝玉其实很清醒，能对林黛玉能百般包容，也知道宝钗是一个完美的女孩子。

通常贴身的大丫头就会与主子姑娘一起出嫁，是陪嫁的。（平儿、抱琴等等。）陪嫁的丫鬟通常会成为丈夫的妾、姨娘、通房丫鬟。第八十回，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更又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

这是大家族的常态，陪嫁丫头就可能会成为丈夫的通房丫鬟。

可见将来莺儿一定会跟着宝钗出嫁的。

第三十五回，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那儿？好姐姐，细细儿告诉我听。”

不带着成见来看《红楼梦》才会看到许多细节信息，而这些信息才是人性以及人与人的各种关系的复杂性呈现。

二宝之间的贴近实远超过二玉之间，二宝在二玉从来没涉及的地方、范畴、层次是非常贴近的。黛玉在很多地方时与宝玉是非常疏远的。

二宝的“远中近”体现在二十二回《寄生草》一节中。

宝钗便念给他听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赞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静些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就《妆疯》了。”

《寄生草》展现了一种出家的幻灭美的美学情境，宝玉无比心神震动，领略到从没有接受到的思想。林黛玉的介入、吃醋表现了她看到宝玉对于宝钗所念的《寄生草》产生了无比的心神震动，而且是由内而外的形诸肢体动作，心里面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点不安，或许察觉到了是她与宝玉二人从来没有涉及的陌生领域。因为黛玉一直陷溺在个人的主观的情绪与感受中，就一定是一个入世的人，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中，把自己对在这个世界的得失与易怒哀乐的感觉看得那么强烈，基本是肯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对于这个世界切身的感受的情绪或感觉看得那么重要。所以林黛玉不会是“无我”，也不会超脱这个世界的。宝钗所念的《寄生草》与林黛玉的诗作《葬花吟》、《柳絮词》等纯粹抒情的美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寄生草》内容是那样的震撼宝玉的心灵，黛玉隐约的（不管是否有自觉地，可能是本能的）敏锐察觉二宝之间这两条平行线很罕见的在这时候产生了交汇，而且互放光亮，照亮了宝玉心里面从来没有被启发过得出世离尘的思想种子。宝钗是宝玉出是思想的启蒙者，对于爱情关系里的黛玉会感到不安也是非常合理的，不完全是外在的看到二人交流的一个嫉妒。

这里就可能隐然然让黛玉感到恐惧，因为这涉及到了她与宝玉从来没有涉及到的某一种心灵交汇的范畴。

陈蜕（清）：

宝玉于宝钗，亦有缠绵一时间。是作者之心，与蜕盦未尝不合。至为时之短，作者固以时期有无论，不以岁月久暂论也。

人性是很复杂的，何况是在传统社会中（男权社会）的一夫多妻的意识形态。甚至连才子佳人故事不只是一夫一妻，在结局时一夫多妻的结局。

不能用时间衡量情感重量，情感除了以长度来衡量，情感可以以广度、深度、存在的本质来衡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二宝对于读书追求功名之流的态度是一致的。

宝玉在第十九回称之为“禄蠹”，在第三十六回骂之为“国贼禄鬼”。《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林黛玉对于贾宝玉这一系列的评价从来没有附和过。林黛玉也从来是很消极的没有劝过宝玉去读书，但是也没有积极的鼓励宝玉不要去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第三十二回，

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因此黛玉也未必赞同宝玉不去读书考科举。黛玉其实是因为宝玉不喜欢这件事，所以不去劝宝玉去读书。她只是宝玉很一般的知己、好朋友的心理，不代表她在这一点的判断与认知是与宝玉是一致的。

第四十二回，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全盘否定、彻底否定全部的读书人，其中的意味与宝玉的意思是一样的。其中的革命性和反叛性是一致的。

黛玉是不表态，而宝钗明确的表达出和宝玉一致的观点。因此二宝是“远中近”，共享同一肺腑。

当宝钗很罕见批评世人的时候，宝玉也发出了赞叹。

第三十八回，

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咏物诗的最高的要求，选取一个事物描述，以小喻大。

宝钗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骂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

讽刺世间的人。“眼前道路无经纬”不走正路，横行霸道。

“皮里春秋”：语出《晋书·褚裒传》：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褚裒从不出语褒贬人，不逞口舌之快，但是心里有一把尺子，是非分明。《春秋》孔子所作，寄托有褒贬在内。薛宝钗借螃蟹的外在特征同时双关到人的批判上。“皮里春秋空黑黄”螃蟹有蟹黄、有黑的部分，把握住书写之物的外在特征赋予其人物的评价与价值观。“空”：白白的，因为外在行为“无经纬”就是决定了你的内在“黑黄”无用的。

《庄子》：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万事万物都有其本来的样子。天生万物，各有所长。这是庄子的“齐物”思想。但是咏物诗就是借题发挥，实质上是在对人的一种褒贬。

在读诗的同时表达最赞赏的人就是贾宝玉。

薛宝钗就做到了“皮里春秋”，虽不言语，但是对是非看得分明。

第七十回，

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同了几个人，杠了一个美人并籰子来，回说：“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

所以薛宝钗《螃蟹咏》的实际上就是对贾环的人物评价。

第二十一回脂批：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

很爱一个人去就应该尊重他，而不是践踏、贬低他。“友直、友谅、友多闻”。溺爱不是真正的爱他，纵容不是真正的爱他。

人在人世间就要知道避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李下。

真正的爱就是让对方变得更好。

林黛玉看起来和宝玉是很亲密的，实际上在价值观上二人并不相契合，真正在价值观上相一致的是与宝钗。第二十一回脂批，

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紧要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

黛玉对宝玉以及宝玉对黛玉的表现是至爱的表现吗？不可以将二人的表现作为爱的实践，对自己所爱的人应该是尊重、珍惜（因为世界上爱自己的人屈指可数），不可以冤枉、糟蹋他，不能让他那样的辛苦，不可以认为这是没有界限、亲近的表现，自己无理取闹，让对方无限的包容、收拾善后，这不是成熟的爱。真正的爱是珍惜、尊重对方，而且也要付出，不是一味的享受对方对自己的包容。宝钗的尊重才是对对方好的一个情谊的表现。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轻狎生侮慢。）不可以以狎为亲，会导致亲密关系会变质，丧失了尊重，已经失去了感情，实际上是侮慢对方的。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By touching you may kill，by keeping away you may possess.过分接近可能会导致毁灭，保持些许距离反而能拥有它。

二玉的关系能维持下去就是端赖于宝玉的不断退让与包容，二人的感情才能维持下去，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形态。

保持些距离，才能更看清对方，才会让爱更持久的真谛所在。

第四十五回，

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终有嫌疑**。

嫌疑：a.礼教上的规范男女之别。b.表面上可以需索任何东西，黛玉感觉到那不是真爱，真爱是苦口婆心的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一味的被顺应、包容让当时人也感觉到这不是真爱，会觉得很空虚，不是踏实的爱、真实的爱。

真正爱一个人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金玉良姻是一个结局的预言，并不是文本开展中现实的真相。读者常将二者对立，并且采用才子接人的模式来操纵，这是不对的。

脂砚斋：“晴有林风，袭为钗副。”

在《红楼梦》里与林黛玉很亲近的是袭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体贴。在文本中晴雯和林黛玉是几乎没有互动的。

林黛玉和袭人就是生日重叠，妻妾的象征关系。全府皆知的宝二奶奶的人选是林黛玉，皆知的未来的妾是袭人。

第二十回，

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唤呢。那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揎他，可见老背晦了。”

脂砚斋：“袭卿能使颦卿一赞，愈见彼之为人矣。”

黛玉对袭人评价很高的。二人的关系也是亲密的。

第三回，

黛玉忙笑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

第三十六回，

那宝玉一心裁夺盘算，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正值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儿呢。

第二十二回，

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故以寻袭人为由，来视动静。

黛玉以找袭人为借口，证明二人平日很熟悉。

第二十九回，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眉眼都变了，从来没气的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呢？”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

袭人体贴黛玉的心理。

第六十四回，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热的打这个，那里使？”

在宝玉看来袭人和黛玉关系是很好的。

第六十七回，

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过去劝劝。**”

第三十一回，

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说话，只见林黛玉进来，**晴雯便出去了**。

林黛玉和晴雯关系很生疏的。

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都“扑哧”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诉我，我不问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两个**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劝和劝。”袭人**推**他道：“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袭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

上对下有肢体动作，表现了对下位者的欣赏。（李纨对平儿、贾母揽着孙辈）。林黛玉从来没有拍过任何一个下位者的肩。

“你两个”“我们”：在传统社会的礼教中不可以和主子并称。下位者对主子不可以称“你”。

《红楼梦》很少有人去“推”黛玉。在贾府中最亲近的和黛玉坐在一起说话，有这样亲密的动作的是袭人。

袭人和宝钗也没有这样亲近的时候。

伊·谢·科恩（Igor S.Kon，1928-2011）：“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思想感受和我们完全一样，就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伊底帕斯王子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作书者固难，而看书者尤为难，岂不信哉？

看书者与作书者有个性、时代、阶级的差异，要跨越鸿沟是非常艰难的，要达到“无我”的境界，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通过读书提升自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不能将读书作为消遣和娱乐，因为这是《红楼梦》。

1.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模式（九）

礼教是要求的是上层人士（文化集中的阶层），并不要求平民，才子佳人小说在下层阶级能够盛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平民足够自由的，没有受教育、没有礼教等道德要求。同时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者也是诉诸于心灵的疗愈，进行自我满足的一种反应。《红楼梦》精彩阐述了作者创作论、读者接受论。

对于理解《红楼梦》者之间不但有历史的距离，还有文化、阶级的距离，因此不要“放心大胆的谈”《红楼梦》里的反阶级、反礼教以及追求婚恋自主的思想。

而在《红楼梦》里不追求婚恋自主时，怎样去解决情有所钟、现实世界门当户对的媒妁之言的矛盾呢？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再好的世界一定会发生矛盾。一个人怎样去面对矛盾与冲突呢？

曹雪芹对透过对才子佳人的反对、透过金玉良姻的独特的设计，同时让二宝之间存在着“远中近”的关系，并非是势不两立的（不可以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理解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光谱都很复杂）。二玉之间也有嫌疑与隔阂。事实上亲子关系再好，夫妻关系再好都要留给对方一个最好不要随便入侵的空间，这是最基本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幽微的地带，那里有混搅的、混杂的颜色在变化，作为一个亲近的人也不可以随便入侵。过分的接近很有可能导致毁灭，保持距离才能拥有她。

透过二宝“远中近”与二玉的“近中远”，可以看出曹雪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小说家，这不是将其神话化后的虚有其表的桂冠，好比莎士比亚对人性、对许多道理观察入微、掌握深刻，曹雪芹并不逊色。

当人间发生遗憾后该怎样去面对？（顺民）

世界不是环绕着我们走的，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时人该怎样去自我调节？怎样去达到自我与世界的和谐？

曹雪芹用来超越痴情的一个概念、理论工具就是什么？对他来讲痴情并不是人生唯一，也不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情感的方式，痴情会让我们一意孤行、会让我们的路越走越窄，甚至痴情如果人太过天真无知，被汤显祖的“至情”观所误导，甚至会被痴情引导到死路一条。（如果死是一条很好的路，为什么一开始要来到人间。不要说是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实际上无论要不要选择，就是已经拥有生命了，甚至有义务让整个生命活得有意义、很丰富，这个生命不是完全的操之在我的，所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这背后有人参透不道德一种很深邃的智与恩慈，不可以这样无知）。用来超越痴情的就是人成长可以努力达到一种成熟，体会一种两尽其道的痴理观。痴理，超越痴情的更高的、更宽的、更深邃的概念。痴理，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第五十八回回目上，是一个独树一格的空前的术语，然而读者却集体的将其忽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集体阅读谬误、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藕官烧纸前，奠祭菂官。二人在演习戏文时假戏真做，真与假的辩证关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宝玉在真情之下发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揆”，领略、察知。痴理，空前的，惊世骇俗的存在。看的动作背后有整套文化系统在运作，决定你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因此如果不调整自己的文化系统，就会对许多事情忽略视而不见，就会画地自限。希望大家自我超越，成长自我，愿意好好把握自己的一生，不要让自己短暂的一生都停留在低下的层次，这是每一个人要思考的。

常言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可是当发现“痴理”二字的时候才发现“天使藏在细节里”，告诉世人原来在人世间一定会遇到主客观的落差，因为人本来就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地球都不是太阳系的中心，凭什么个人就会变成地球的中心，遇到这样的落差与矛盾的时候、甚至彼此的伤害的时候买就是去冲锋陷阵、横冲直撞，这当然是一种方式，或者躲到深山护卫完整的自己，就如同陶渊明那般，但是也恢复出很惨重的代价（差点被饿死）（《乞食诗》），只是即使愿意付这个代价，，这也不是最好的做法。在唐代有两位伟大的诗人王维、杜甫对陶渊明的做法发出过微词，认为陶渊明境界不够。

这个世界是永无止境的，不要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至善至美，这个世界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有限。

“两尽其道”是痴理的核心，两：情与理的兼备，不是情在而理亡。

从晚明以来道清中期，世俗（俗流）以欲为情，以性消费谋利。现代又是走向这样的一个趋势，再加上西方提供的一些理论支持以欲为情就变成了正确的，但是这几十年开始有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省这个问题。当现代人在西方的个人主义潮流之下，将其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其实已经出现了许多流弊。虽然个人主义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尊重，也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大家都深受其益，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会带来的一些流弊。（做人头脑要清楚，不可以偏概全。）个人主义的最严重的流弊：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人抽象化的精神法则，实际上没有一个个体差异都很大的，而且不止是内在差异，在阶级、种族也是不平等的，甚至性别也不同的。

早在几千年前的《诗经·卫风·氓》就提到性别是不平等的。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柳湘莲与尤三姐的例子。柳湘莲可以眠花宿柳，却要求妻子品性极好。

《女性主义不需要幻想》：“个人主义是一种把人抽象化的精神法则，掩盖的现存人与人在阶级、种族、性别各方面不平等的事实，引导人们从自然的、生理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社会的、人为的角度思考问题。”

庄子的自然是很辛苦的，十九年的庖丁解牛不伤刀刃，心斋，坐忘。

个人主义

——自然地、生理的个人

——身体——情欲

集体的进入到主体把人贬低一种趋势而不自知，因为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的自我，身体就被凸显出来了，人不需要太高深的心理，精神也不需要太过的自我压抑，情欲也被过分地放大。身体的存在是拿来做什么，这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想要高贵的人必须要想的问题，然而这个时代就被情欲化了，当你健康时，不去想身体帮助你让你好好的呼吸新鲜空气、让你走的很远，去看这个世界奥妙的风景，没有去感谢身体，让你能探索美妙的宇宙，你的眼睛不是拿来去看星辰，而是拿来看泥泞，自己的感官与皮肤不是拿来其感受空气里细微的但是芬芳的分子。所以我们是在糟蹋自己身体，但是就是这样的误入歧途而不自知。个人主义过分着重的身体，可是过分着重的身体又去凸显情欲的重要，这样一来爱欲与爱情就画上等号了，这就是现代的谬误。

现代人爱情观：爱情是一种内在和情感的象征，爱情代表一个永恒的社会性的改革。爱欲是一种生命的能量，足以推动中级的革命之轮。（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拿掉的力量，只要鼓励它，就会冲撞体制、冲撞礼教或者是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样就可以改革。）

逻辑思路的谬误：

爱情—爱欲。

布鲁格（Walter Brugger）《西洋哲学辞典》：爱（love）是一种心理的整体状态，尤其不能把爱与纯本能的冲动，即使是升华的冲动视为一事，因为所谓的本能的冲动或者是升华后的冲动，冲动本身是以满足他的嗜欲为能事，因此会把对方视为满足嗜欲的方法。爱是以肯定价值以及创造价值的态度把自己转向对方。

爱情与爱欲不是社会改革的力量，是一种能量，绝对不是放纵就可以的。

最严重的后果将人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性欲化，进而把人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性欲化了。如果人尤其是女性被物化最严重的。民国时的一些作家创作鼓励女性解放，常爱描写一些性爱场面。

虽然反对礼教，将女性加以禁锢，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将女性更加的物化，在操作那些画面的时候就是将女性作为性工具了。这些人在写那些画面一位在鼓励女性解放，其实是在更把女性物化为一个性工具了。

徐艳蕊：“将爱欲等同于启蒙并且由此来为某一种文学经典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和辩护，这是读者在面对传统文学经典化很常见的思路。这个思路有局限性，因为犯了很严重大错误，将爱欲本质化和绝对化了。爱情和欲望并不是一种均值的存在。爱情和欲望即便是所谓的love，真正精神性部分的love都是一个被权力塑造和规范的动态领域。是否肯定爱欲并不能成为一个文本是否体现了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的绝对指标。”

传统的经典只要涉及情欲等方面就叫做进步、启蒙。

爱欲不是人的本质，只是一个生物的本能，不是人和人性的本质，同时这一种思路将爱欲绝对化了，将一切爱欲作为正确的、正面的。

个体间的爱情都是不同的：江洋大盗和孔子，陶渊明和李白。

内心的精神的爱情都要被外部的力量不断的塑造改变，所谓的爱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当一个小说充斥着爱欲场面，表现的可能不是自由、平等等精神，很可能就是一个肮脏的黄色小说。

爱欲是人身体部分的某一层面而已，根本完全不能去代人的自我，人有主体性，就应该塑造它、追求它、雕琢它，而不是用一个最低下的爱欲，用放纵的方式来确立自我，你的自我未免太渺小、太可悲了。

弗洛伊德：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超我就是运用到的原则来自我道德要求。本我的活动原则就是快乐原则。

为什么将最低下的本我最为唯一的生命能量呢？

超我：薛宝钗、袭人；自我：林黛玉；本我：薛蟠。

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谓的主体完全是因为权力操作而形成的。”人没有与生俱来的自我的主体，人在幻想中虚假的自我主体进行自我放纵、冲撞革命。因此所谓的爱情也要受到很大的外力影响，美国一位当代的性爱大师厄文·辛格（Irying Singer，1925-2015）：所谓的坠入爱河（fall in）你以为是一种所谓的本能范畴，甚至被人们美化，这一种坠入爱河，与其说是本能的范畴，与其添加那么多浪漫的词，认为是一个超越逻辑、超越现实的某一种神秘的指引，其实都不如说是一个概念的范畴。与其说坠入爱河是本能的偏好，与其说是受荷尔蒙的驱使，不如说是在当时社会和艺术影响之下而形成的某种倾向。所以晚明会有《牡丹亭》的出现的那一种十五岁闺阁少女却又做春梦的爱真的是当时社会影响下所形成的。

晚明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有位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爱情小说的特点就是忽略男女相恋的过程而关注性爱的肉欲的描写。相较起来，英国的小说则表现出对于男女相恋过程的注重以及男女主角必须经过心灵的反复试探甚至经过曲折和磨难才能确立爱情关系。例如，《简爱》。

在明朝之前这些爱情小说影响到哪些类型的描写？元杂剧的男女爱情常常被窄化、简化为单纯的热情和原始欲望的浪漫形式，也缺乏深刻、复杂和真实的人性表现。《牡丹亭》的杜丽娘甚至连初步的、很基本的相遇都没有，就可以直接跳进到野合的梦境里。

明朝整个社会是颠倒的，物欲、情欲横流的社会，可是当这样的社会产生出《牡丹亭》，产生出汤显祖那样的定义之后，当他宣称“情在而理亡”，贻误了后来多少的年轻无知的男女，但是也要意识到产生的流弊。

吴炫：重情轻理在明末就发生了下面这样的局面，因为对于理的抵制（以理杀人），情就更多的通向了情欲，以杜丽娘、柳梦梅为代表得严肃形象从正面看是肯定的生命的欲望自由展现以及对于束缚这样的欲望的封建礼教的痛斥；当你对于理加以抵制，情变质通向情欲，拒绝了理的生命，由此而因为缺乏生命的支点和有意义的理的支撑，最后就会显得破碎而不完整，或者是显得无助、无力与轻飘。

这个时代看起来很自由，可是仔细去叩问就会显得内心很荒芜，人生变得没有追求了，人生就成了一种没有目标。

吴炫：“当人们在高扬晚明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是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拒斥理的在民国就收到了宣扬，结果就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无力的子君以及把玩的小品文共生的格局，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命欲望被唤醒之后，又漂泊无力的生存状态，也引发了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的深刻的提问。”

超越历史局限，回过头来深刻的反省。情理可以兼备的，情与理可以统一的。

日本的杰出汉学家沟口雄三（1932-2010）《中国前近代思想演变》：“明代思想对于人欲提倡其实绝不意味着从负面贬斥天理，而是人欲为天理所包容。”

“如果把天理看作是封建的身份秩序，如果把人欲看作是人的自然欲望，那么可以说人欲反而成了封建秩序中的公或恰好的成分。就因为人欲成了封建秩序中的公或恰好的成分，这儿一来，一方面天理就把人欲收受于自己之中，而一方面也是对自己进行再编和补强。”

痴理这个词汇提出就是为了直接反对汤显祖的情在而理亡，而且要超越痴情，所以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词汇。

曹雪芹直接推翻了汤显祖所主张的“是非者理也，爱物者情也”，“情在而理亡”的价值观。

曹雪芹把一个人的主体性从情感或爱情的霸权论述乃至情欲霸权垄断中释放出来，把人的价值重新再回归到人格和伦理的意义上面来。

以宝黛的爱情关系，二人从前生到今世，乃至于今世的从青梅竹马到后来出现爱情性质的感情，无论各个发展阶段其实都属于伦理性质的。宝黛之间非常纯洁。

前生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完全没有爱情，是强者对弱者的救助，不求回报，被救者极力的报恩。“报”的文化意义，不可以来而不往（非礼），以还泪来回报，这里包含着有深厚的恩义与德惠。到了今世二人的发展就是落实到日常的生活里，因此呈现出的是伦理化的感情。宝黛的爱情从来就没有变成可以凌驾一切的心灵追求，二人的爱情是臣属于伦理的关系之下。

第二十八回，

宝玉道：“我心里的……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

第二十回，

宝玉听了，忙上前悄悄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呢？”

宝玉对黛玉保证是出于血缘关系、认识时间先后作为感情的稳固的依据。

第二十八回，宝玉对黛玉的剖心表白，可是也是出于伦理的表达，但是林黛玉听了会感到深深的放心，这是能给她安全感的表达。

第五十八回，

宝玉将方才见藕官，如何谎言护庇，如何“藕官叫我问你”，细细的告诉一遍。又问：“他祭的到底是谁？”芳官听了，眼圈儿一红，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宝玉忙问：“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菂官儿。”宝玉道：“他们两个也算朋友，也是应当的。”芳官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义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宝玉听了这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说，我有一句话嘱咐你，须得你告诉他：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论日期时常焚香，随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以后快叫他不可再烧纸了。”

人的主体性不必用在死守终生，人的主体性使用人的心来确认的，不用外在的形式来证明。对这个世界、家族都有责任，不能只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了责任。只要不忘旧人就好了，因为记忆很容易褪色的，有了新生活就更容易里过去越来越远的，更容易忘记旧人。若非有强大的意志、高度的人格，不可能有了新生活之后还这样深刻的怀念死去之人。所以“至情”不必去死，真正用你的心证明你的至情；更不能用复活来证明，因为永远都无法证明的。男子丧妻后也可以不续弦来拥有或全部的奉献在唯一爱的坚持上，有的时候面对的是必须续弦的状况，那就去续弦。

苏东坡可以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但是也有爱妾朝云，因此也不影响他对妻子的爱。

唐代诗人王维三十岁妻亡不再续弦（主中馈）。王维有四个弟弟，如果是独子，就必须续弦。

藕官告诉贾宝玉就是即便续弦也无碍于至情 ，因为人是很复杂的、深刻到如此。

“痴理”：文中的“大道理”“大节”。痴：执着，不涉及理性。曹雪芹将一个情感性、非理性的用词（“痴”）与一个讲究客观、冷静、均衡、逻辑的“理”结合在一起，就是对痴情的一种超越，所以创造出一个表面看起来很矛盾的词汇，原来理可以“痴”，原来“理”是这样的动人。谁说“情在而理亡”，将“理”包容进来，情会得到升华的；而把情容纳进来，理就会变成“痴理”。

所谓的“痴理”就是情理兼备，情和理的调和，客观世界的“理”与主观世界的“情”根本上是完全可以合而为一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与社会合而为一的，人的一切是社会给你的。《文化模式》潘乃德：潘乃德《文化模式》：“一般人认为社会与个人是必然对立的两极，这是十九世纪二元观念所导致的最错误的见解，因为所谓的社会绝不是超离于个人之上的单元，若无文化的指引，个人则丝毫不能发挥其潜力。反过来说，文化所包含的任何因素归根究底也都是个人的贡献。文化和个人的关系一向是相互影响的，以为强调文化和个人的对立并不能厘清个人的问题。只有强调文化和个人两者的相互影响，才能掌握个人的真相。要了解个人的行为，不能只探寻个人的生命历史与其禀赋的关系，甚至还用一种很武断的方式来测定禀赋的高低，我们更需要考察**个人所偏好的反应与文化制度所选定的行为**这两者的关系。”

第四十三回，

茗烟道：“……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尽了，不过这么着。就是家去听戏喝酒，也并不是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个孝道儿。二爷若单为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才受祭的阴魂儿也不安生**。二爷想我这话怎么样？”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日不进城。这已经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岂不**两尽其道**。”

两尽其道：无论是死的、活的如果让他们不安就是自私的做法。

第四十七回，

宝玉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柳湘莲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宝玉道：“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茗烟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柳湘莲道：“你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游逛三年五载再回来。”

各尽其道：心里有了就是至情，每个人都有局限，不能要求每个人做同样的事。就如同藕官所说的的“只要不把死的丢过不提”。

曹雪芹以“两尽其道”、“各尽其道”同时告诉人们什么叫做“痴理”，这个意味无限深长。不要简单地认为人与万载的社会、家庭是对抗的。真正主体性建立在人的心，只要人的心是情深意重、念念不忘、一直维持着情的眷恋与爱惜就是至情，不需要死、不需要复活，更不需要一堆外在的形式来表现。曹雪芹把真正的主体性回归到自我上，而不是低下的身体本能上。才子佳人小说当然是被推翻的，因为没有达到情理调和的，认为二者是对抗得，乃至用一种非常幼稚的协调方式来协调二者。

总 结

曹雪芹为什么不喜欢才子佳人小说？

原因在于其中存在着一种**情理对立的误解**。

——强调痴情

——无“理”之“情”

——放纵情欲、流于本能层次

——生命破碎与不完整，或显得无助、无力与轻飘

情理是合一的。

在情、理对立的情况下，很强调痴情，就会造成无“理”之“情”，那么没有“理”的“情”就会放纵情欲、流于本能层次，因此就出现了情与欲的混淆（“俗流以欲为情”），实际上也是在自我贬低到比动物都不如的层次，整体展现出的是一个好色的野兽，整个生态界畸形情况，就会生命破碎与不完整或显得无助、无力与轻飘。这不是历史的常态、也不是人的正常状态，应该学会以一个更健全的、更宏大的方式看待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超越痴情的境界**

——情理兼备、情理合一，因而“两尽其道”“各尽其道”

——天理的完善

——“痴理”

“两尽其道”：情与理合二为一或者两者兼备的求得圆满。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在情加入后使“天理”更完备，而人欲被包容在“天理”里，也被升华了，而不会流于肤浅的动物本能，这一样一来“天理”更完善、更健全，更能把人的各方面包含进来，因此超越痴情的偏执和极端，这时候理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因为它让情更有力量，更均衡、更崇高、更深刻，这时的理就叫“痴理”。

放纵的自我不是真正的自我，是在贬低自我。

痴理的提出是一个石破天惊。

“痴理”是空前绝后，在中华文化文化库搜寻这个词，在这之前出现过一次《大智度论》之类的佛学典籍中出现过一次，而且是大德高僧的注，是不太好的意思，因为在佛教中讲“痴”，就是蒙昧、陷溺，是指人间中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理，其实陷溺的那个层次的“理”。

在用法、佛学背景都是没有相关性的，可是一百年来读《红楼梦》的人都在忽略了这个词，人会不自觉地受到集体意识误导的。

《红楼梦》讲的道理就是“发乎情，止乎礼”。宝黛之间培养了情感，始终止于礼，这也是在维护人的尊严的。

古人实际上告诉我们最好的道理，待人处事一定要“取法乎上”，在各个领域学习都要学最好的，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再次等的。不应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没有意义的、甚至很肮脏的琐碎的东西上，这是为什么呢？

天地之间多元，并不是每一元都是正确的。人一定要理性去追求一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一个道理。

二宝透过野史读到才子佳人的故事，没有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模仿。

尽管二人共读《西厢》，但整部书中都只谨守礼教。第二十三回，

宝玉道：“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过顿饭工夫，将十六出具已看完。自觉词句警人，馀香满口。虽看完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二人看《西厢记》强调的好处和欣赏的重点是什么？黛玉欣赏的是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可见林黛玉欣赏的是文采。西厢记的文中的唱词以及景物描绘的词句不亚于宋词元曲的等级，非常优美。

林黛玉对西厢记的回馈就是从优雅的辞藻与感伤的美学两方面而来。

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

打动林黛玉的是美好的事物终归要落空，寂寞的落空的悲哀，包含个人也触及到天地万物必然终结的悲剧感。鲁迅：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有价值：青春、美好的文化、珍贵的人事物。姹紫嫣红，是多么可爱的、多么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地间的美景。“好文章”到底是婚恋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层次？

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再好的婚姻，再幸福的年纪都抵不过人世无常。“在幽闺自怜”就是林黛玉真实的生活情景的写照与心理状态。

林黛玉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强调在“美眷”上，与婚姻恋爱无关，主要是在“似水流年”。一切美好的事物以春花为代表都只在无常中稍纵即逝，这才是她的感伤的所在。

水流花谢两无情是晚唐崔涂的《春夕》的诗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的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是刚才所读的《西厢记》的句子。

《牡丹》《西厢》能打动宝黛这样在正统文化、精英文学教育下成长的人到底是什么元素？两部戏曲能继承优良的文化元素，才能被二人青睐，共同的构成要素就是“流水”与“落花”，感慨的是一种极美好的事物可是却要随着流水这样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无常甚至无情的自然的力量而终归虚无、万境归空，根本与婚恋一点关系也没有。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贾宝玉现学现卖，将《西厢记》的句子拿出来进行了一种双关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我是张生，你是崔莺莺”。照常理（现代的价值）来说林黛玉不会生气的，这是爱情的保证。

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

之所以生气就是因为觉得受到了羞辱，这个生气的程度仅亚于金玉良姻闹出的风波。黛玉对于金玉良姻的生气，黛玉是迁怒到宝玉身上，但是这次是直接生气的，针对的就是宝玉。林黛玉借告状来威胁宝玉表达强烈的谴责与抗议。对于林黛玉来讲将她类比为淫词艳曲的女主角就是对她的羞辱。“淫词艳曲”：康雍乾三朝颁布禁令，禁书，包括《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等，称其为淫词艳曲。

第二十六回，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紫鹃道：“我们那里有好的？要好的只好等袭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登时急了，**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

多情小姐指的是林黛玉，“同鸳帐”有点过分了。林黛玉的生气也很少是“撂下脸来”，因为贾宝玉太过分了。林黛玉称《西厢记》为淫词艳曲、混账书，将其中与**婚恋有关的台词**称之为浑话、村话。

对于林黛玉来说一个是纯文学的角度，也是打动林黛玉的地方，但是这些戏曲小说涉及到婚恋的相关语句就会是严重的污秽。黛玉就是认为宝玉用混账书中的“胡说”“村话”拿她取笑（“欺负”），因为她成了爷们解闷的了，变成了拿来消费的性对象了。林黛玉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她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凭什么能做出娼妓做的的行为呢？

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心下慌了，忙赶上来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从此贾宝玉在也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再说就是在第四十九回

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因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上就接了案了。”

贾宝玉疑惑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关系，就借这个典故来说明。但是没有婚恋的事情，借孟光与梁鸿来说明宝钗与黛玉的关系。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角很容易被男主角追求、打动。

第三十五回，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薄命’，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

打动林黛玉的都辞藻与其中的美学。

林黛玉真的是与才子佳人中的“佳人”划清界限的，当然也不会模仿娼妓化的佳人。

《红楼梦》的诗歌理论

一、格调派价值准则（一）

诗与《红楼梦》的情节关系虽然已经是所有的小说里面已经是诗歌跟人物跟情节融合的最密切的一部小说，可是不是所谓情节本身发展得好的一个要素，红楼梦的诗歌研究，里面有一些心得，那是恐怕你们在别的地方也不能看到的，那我就用的这个重点式的结论跟你们分享，重点的意思就是说某处的描写反映的一个诗歌的观念是什么，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形态与小说人物、情节有什么互相帮衬的关系，用这两个角度来切入。

诗学的部分，我知道你们比较没有兴趣，我们就点到为止，不过我还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到《红楼梦》真的是一部反映中国的精英文化一部杰作，与其他小说主要还是在庶民的层次的成长起来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简单来讲，大概最有名的那六大奇书（长篇小说），比如说《水浒传》，讲的是打家劫舍的故事，里面不是正统的精英文化；《三国演义》写的是那个军事外交不是反映真正的、高度的、有涵养的文化生活；《西游记》讲的是魔幻的故事，也跟正统精英无关；《金瓶梅》讲的是暴发户对吧，暴发户也与贵族世家的那一种精英文化是绝缘的。所以，常常有人《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是非常严重的本质上面的混淆，一定要严格好划清的。第五大奇书就是《儒林外史》，讲的是儒林，也就是文人的圈子，表面上好像跟精英文化接近了，儒林外史的基本上反映的是一种对文人的不堪或堕落的一种嘲讽，比较是一种文人自我反省或对同裁的冷嘲热讽，其实不是反映大雅文化，《红楼梦》真的是为唯一一部好透过书写贵族世家，来反映精英正统文化的一部作品。正统精英文化，包罗很多的。与我们所理解的、所追求的其实是大异其趣，其中包含诗歌。

诗歌的创作需要文化土壤，你再怎么样娴熟形式、表达方式，也都不容易再有唐宋那样的作品出现。因为时代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你还要用那样的形式来表达的时候，多少是不能够那么的贴切的啊。

当然还是可以把诗歌当作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修养来自我锻炼，只不过愿意做这个锻炼的人还是很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来看《红楼梦》里面的诗歌就不容易作正确的定位以及给予正确的理解。“正确”这个词是很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永远可以更正确，看我们的眼界到哪里，我们就会更正确，只不过说毕竟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我们就把这里所看到的跟大家分享。所以，诗歌是大雅精英文化的一个核心，那么大概从魏晋以后，诗，尤其是五言诗，已经是所有的文人包含上层阶级，一定要有很高深的教养的那些人，诗歌基本上都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的文学艺术的涵养。

从魏晋以来的曹丕、曹植等人一路下来，到诗歌很重要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成就（登峰造极），就是盛唐。整个唐代的诗歌的百花盛开，也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个伟大成就。

从小所学到的一个文学史的常识其实是错的，因为那是五四建构出来的一个现代式的投射。五四很有贡献，可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评价上，我们现在是需要保留与斟酌。例如，说要用进步观来看文学史的发展，所以建构出一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阶段性的不同文学类型的发展，却很容易导致误解。其实，唐诗登峰造极之后，从此以后，诗根本就是历代文人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价值。文人们的最全力以赴的除了说朝廷的所需要的那些文书之外，那就是诗歌，当你说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好像每一个时代所看重的文学类型不一样，那就大错特错，宋代的人其实比起词要看重诗歌多得多。词对他来讲根本是诗余，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游戏笔墨。真正从用心、从成果来说对于诗，词完完全全望尘莫及。宋诗现在大陆学术界都已经全部整理出来，粗略算起来，总共有27万首，而唐诗总共才大约5万首左右。所以我只简单举这样一个例子，当你认为宋词就是宋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现实。对宋代的人来说，他们最看重、最努力、最成果丰硕的还是诗。同样明清也是一样，明清的诗更多了，只是我们现在人不去读，不去研究。而且现代人喜欢白话，戏曲小说比较白话，又有故事，又好看，这完全是我们的庶民品味的所重建出来的脱离历史现实的文学。

《红楼梦》里面会让这些金钗们去结诗社，这是一个正统文化之下一种很自然的结果。他们是贵族世家，而贵族世家本来就要有高度的文艺修养。在明清的社会背景，公侯富贵之家或者是一些文人才士们起诗社也非常的蓬勃，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反应。

《红楼梦》的诗社与诗，为什么曹雪芹要写这些东西？一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明清才媛家世背景很好，有能力受教育，能够吟诗作赋千金小姐们，结诗社也是文学史上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此《红楼梦》诞生在乾隆时期，其实海棠诗社、桃花诗社都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二是，历史的因素。从魏晋以来文人雅士是从事的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就是抒情诗歌，因为可以抒情言志。如果要来表彰自己是够格的文人，你能够呢在正统文化里面出入有所表现，在诗歌上面一定要有所造诣。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文学价值观。其实连文学、文体、文类都有所谓的阶级在里面，以文学阶级、文类阶级来讲，其实戏曲小说是很低等；而比较高、最高等的大概就是诗、赋。赋贬得很低，其实这完全是颠倒，对古人来讲，赋的艺术性不亚于诗歌，要把赋写好那恐怕要有更高的才能，所以诗、赋大概能标定一个文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的一个标志。曹雪芹要写贵族世家，来呈现他们是有这样的礼教修养，当然也就因此要有文艺高度的涵养，所以他一定要让他们去结诗社。结诗社就要作诗，作诗可以反映每一个人人物的性格特质。林黛玉写的诗作缠绵、悲戚，那薛宝钗写的诗作比较浑厚大方，史湘云诗作开朗、大气的气质。我最喜欢他写的那个《海棠诗》里面的那一句：“也宜墙角也宜盆”，这个白海棠啊，也适合种在墙角也适合被种在花盆里，你知道这个只能够是史湘云写出来的，史湘云是豁然大度的人，在史家过的日子比林黛玉要悲惨的多，林黛玉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里面，整天也不用做女工，只要吟诗掉眼泪。

在客观说文本的事实，林黛玉在潇湘馆里真的不必做任何工作，她就是有感伤有什么就写诗、又爱哭，基本上她就是很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面顺其自我，然后去安排她想要的生活，贾母怎么都很疼爱她，给予她的一个个人的空间。可是史湘云每天要做女工作到三更半夜，这是文本客观的事实。史湘云基本上就是光风霁月、坦坦荡荡、很豪爽的女子，像天空一样宽广的胸襟的女孩子，所以说每个人的个性真的都不一样，史湘云的海棠就是种在墙角自生自灭可以过的很好，他自然就去享受阳光雨露，珍惜还活着的开放的生命。如果有人珍惜她，把她种在盆子里，娇养她、爱护她、灌溉她、呵护她，她也可以长得很美丽，不会被惯坏，这就是史湘云的性格写照。薛宝琴，《红楼梦》最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空间跨度的一个内涵的金钗的作品，那个金钗是谁呢？历史的地理的跨度，地理的跨度就是江南江北大江南北的涵盖面。这就是薛宝琴，“江南江北一般同”，江南、江北的广阔的空间，没有别的金钗提到“江南江北”这个词汇，可是薛宝琴不但提到了，不，但提到了，而且还有“隋堤点缀无穷，汉苑零星有限”，历史的元素、地理的元素，无限开阔，就被她吸收反映作品里面。那这就与薛宝琴特点、家世背景、生活履历有关，薛宝琴，金钗里唯一“天下十亭走过了五六亭”，薛宝琴跟着父亲这一省逛半年，那一省又逛几个月，结果这么几年就把大江南北就走了一半以上。她有这样的生活履历，因此她有这样的作品，是天衣无缝，我到讲这里的目的是要来谈《红楼梦》与众不同的现象，那就是除了一定要在作品里面去写诗。原因第一，就是写的是贵族文化，贵族文化有高度的文学涵养，就反映了传统对于诗歌这种抒情言志的文类的重视，第二，反映那个时代诗社非常兴盛，而且诗歌创作量更庞大，比起宋代的27万首，是更多的，因为清朝人写诗，非常的这个大手笔，所以一定更多，但是目前，学术界好像还没有比较完整的统计。不过我相信一定远超过27万首，所以难怪他们的诗社非常的蓬勃，诗歌创作量空前的。

所以，一是在历史正统文化的定位，二是反映当时的客观历史现象、社会现象。

《红楼梦》还要让他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去吟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所有其他的章回小说也都引述诗难以望其项背的最佳的创作才能所能产生出来。意思就是说在小说里面穿插一些诗，这个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在唐传奇小说《会真记》，《西厢记》的演绎的故事的那个蓝本就是元稹所写的《莺莺传》。

就在《莺莺传》里面安排了崔莺莺与张生彼此用诗来互相往返。这后来就变成才子佳人小说的写作方式，“传诗递笺”。这个诗在他的写作里面也有它的重要性。因为不像司马相如是“琴挑”卓文君。

《莺莺传》里面张生用诗挑逗崔莺莺，这是红娘教给张生的攻坚之道，因为崔莺莺拒绝张生对她做不轨的行为，还觉得这样的作为叫做“以乱易乱”，因为“始乱”以后一定会“终弃”，但是张生竟然得到了红娘的帮助，给他一个唯一的漏洞，他说，这个小姐唯一能打动她的，就用诗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个红娘有问题，我们以前讲过他的问题。张生就用诗去挑逗崔莺莺。唐传奇里面的诗，当然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诗，崔莺莺基本上从头到尾就可以维持他的正道。也不是说这种诗不重要，只是说那个诗好像与人物的本身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密切关系。他们那些诗歌内容主要风花雪月，与人物的性格的塑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随着章回小说的发展，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这个文类的诞生，也大量运用诗这个媒介，在叙事文类里面穿插抒情的诗歌作品，还蛮常见的一个现象，尤其是明清以后最常见。除了小说中的这个才子佳人，它也是延续的《莺莺传》的模式之外，连才子佳人之外要互相吟诗作赋因此促进他的关系、感情的作品，其他的小说也都会大量穿插诗词，是另外一种独特的运用，《三国演义》里面也穿插很多诗词，回前诗、回末诗、中间也有突然小说家跳出来说引了一首诗。《三国演义》、《金瓶梅》不见得与情节推动、人物性格塑造有关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去穿插会打断叙事流动的作品，其实从西方的这种小说学来看，这种穿插诗词会是一种艺术上的败笔，因为会让故事节奏被打断，然后读者就莫名其妙，一直累积下去的情绪就莫名其妙消失。这其实严格说来是一个美学的败笔。但是不用管美学的问题，这是与文化性格有关，就是那他是在这种中国文化里面诞生的，那为什么他在这个环境文化环境里诞生的时候没必要的诗都一定要穿插。像《三国演义》、《金瓶梅》大量穿插诗词。有人统计过毛宗岗的版本的《三国演义》穿插了好几百首的诗词。后来毛宗岗他整理《三国演义》的时候，就把其中原来穿插的诗词，删掉一大半不影响读者阅读小说，所以就可想而知，诗词是一个大雅文化一个标志。那个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先生：为什么这些长篇小说一定要穿插诗词，他认为就有一种文人情节，我写的是一个很低下的文类，但是我要抬高他的价值，所以它也是一种想要攀附一个文学高度，毕竟写小说的还是文人，文人也有他自己的文化负担。

在这个情况之下，《红楼梦》穿插诗词就与众不同。

《红楼梦》的诗词第一不是为了自我抬高，即时把它删掉也无关紧要。第二，《红楼梦》不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一定要用诗来串联男女双方的关系。《红楼梦》的诗词，已经与其他的作品运用诗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目的是反映贵族世家所奠基的一个大雅文化，一种精英阶层的大雅文化。

雅文化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写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就一定会去反映这个部分。所以就与《三国演义》的穿插诗词就很不一样，是小说家加进去的，而不是小说里面的人物所自然、必然反映出来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有学者统计过，把广义一点的诗词曲全部加起来大概有200多首。每一首已经是情节的血肉，不可以删去的，一删去整个贵族文化就会有所减损。

正因为这样《红楼梦》的诗歌，其实是真的应该要好好去研究的，因为与其他的小说中的诗词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是完全不一样。透过这些诗词，可以看到所谓贵族世家他们平常的那个文化修养是怎样形成、怎样去呈现。

诗词隐含在这些创作、现象后面到底曹雪芹怎么样认知诗的价值？怎么样去操作传统的这个诗歌的类型与他的笔下的人物做一个性格、生活、生命史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切入。

《红楼梦》的诗歌理论是什么？我会用很简单的方法说，因为会涉及到很复杂诗学从《文心雕龙》以后，其实已经是用点点滴滴的方式，到了宋代是有诗话，到明清诗学就是文人都会参与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们对于诗歌的评价就慢慢形成一些判断标准。《红楼梦》也不例外，涉及到整个的诗歌、诗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互相的辩论，我们只要把《红楼梦》里面所呈现出来、所隐含的诗学价值观做一个简要的呈现就好。

简单来说，《红楼梦》写的那么多首诗，有没有一个诗歌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怎么的实现在小说人物的创作行为里？

《红楼梦》的诗歌价值观就是格调派。哦，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格调派另一个对立面（势不两立、势如冰火）的学派是性灵派。性灵直抒胸臆，不就规矩、学问，比较浅易，而这两派历史上有他们自己形成的背景，也有他们互相争辩对立的状况。《红楼梦》在诗歌的理论上，当要用价值来评量的时候，采取的是格调派，那格调派重视的是什么呢？

1. 他们强调的是“诗必盛唐以上”，对他们来说“盛唐以下”，那些历代的诗歌作品就是比较其次的，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好的，要“取法乎上”，“上”就是盛唐以上，包含汉魏六朝。第四十八回，林黛玉指导相香菱学诗。
2. “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

《红楼梦》就是走的格调派的一个价值论述。

《红楼梦》价值论述是走的格调派的理论，而金钗们写出来的作品是性灵派。《海棠诗》《葬花吟》《桃花行》《螃蟹咏》等等这些作品，固然人性都是爱屋及乌，固然我们现代人对于古典诗根基是很浅薄，所以你并没有一个真正精英文化的正统雅文化的诗歌的标准来参照，所以就很容易就被充满感情、性灵的作品给打动，所以我想尤其是林黛玉的作品《葬花吟》《海棠诗》《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的缠绵悱恻，而这又是更容易打动人心里面脆弱、很柔软的那一块，因此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作品过度的拔高，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红楼梦》的诗歌时候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参照系是博大精深的话，那么你对于现在你所喜欢的东西很可能那个评价就会不一样。真的，一个人会怎么评价与他自己的整个知识结构、与他自己的这个文化涵养是息息相关。

《红楼梦》反映的其实是清朝才媛闺秀的层次。为什么要特别突显出来呢？就是因为才媛闺秀所受到的文学涵养、见识、

功底有了不足与大雅文化相比比较是粗浅的情况。大家闺秀是不是因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不可能到塞外、不可能去参与这个世界非常宏大的建构，所以作品通常都会比较单薄，虽然有清新可爱的小品，非常感人的。但是如果从大、从高的范畴来理解的话，那么才媛闺秀的作品真的是比较清浅的小品。清浅就是说的文字会比较浅意，语汇的运用不会太复杂，内容也会有所局限。绝不会出现“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宏大的气象，因为受限于视野。这一点其实有一些闺秀自己也都察觉到了。

《红楼梦》的诗要分两种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在价值上的认知。价值认知，不管是否能做到，会有自己对于诗歌的评价。你可能价值上欣赏、接受某一种典范，但是因为受限于自己的个性、人格气质，以至于做出来作品其实大相径庭。

太史公：“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大江南北、古往今来的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含纳在他的胸襟里面，含英咀华，已经非常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一个史学修养。仍然说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话。

司马迁明白每一个人再怎么样的努力，再怎么样的天纵英才，其实就是有限的，所以人不要放弃自己努力的方向，要以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理想，然后你再落实，多少一定会无法企及，那是在所难免，但是只要有那个很高的理想的保证，你就可以方向是对的，而且你的努力、点点滴滴就是会更接近理想一步，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有理想的原因。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刚好可以拿来作为《红楼梦》，诗论的主轴，当谈到诗歌的价值取向就是“心向往之”的那个目标，但是他做不到。这些人都是才媛，关在闺闺秀的这个大门二门之内自然会受到局限，那当他没有那样的视野的时候，他其实是无法反映那样的一个诗歌的现实，所以当然作品比较清新，比较浅显，内容比较有限，当然就是花红柳绿、家庭里面琐碎的感春伤秋的体验。

《红楼梦》的诗歌可以分两个层次，在价值取向上的“心向往之”有一套价值体系。实践起来《红楼梦》里面200多首诗都是在诗社里面的创作，作品其实是比较属于“虽不能至”的那个层次。

读者即便是小说学方面的专家，但是因为他不一定有诗学的涵养，以至于在这点上面就一直没有发现情况，因此，在读书过程中发现有一个词汇，其实很好的表达出一种价值取向和实际创作的方向有了不同的情况，叫做伪形结构。

伪形结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思想家）提出的。

只要不是真的完全能够理解、把握的东西，就算读的懂，其实就会记不住，隔一段时间，就忘掉真的。一定要努力的提升自己，然后厚实自己，才能真正把握到对人能够提供帮助的东西，否则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没有根。每一个人要自我超越、要成长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学习是没有用的，就会永远停留在二十岁。

《西方的没落》是他的经典之作，那时我读懂了一些东西就很受益，将来形成我自己知识的一个元素。

人的内在会形成一个知识支援体系，支援体系不是你自己建构的，而是认知学习过程中本来就有的一种潜在的、很神秘但是会随着你的成长不断地在活跃运作的，那个叫做支援体系。它在人不知不觉的状况把人学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会自动激发、碰撞、转化，甚至产生新的火花、新的创造，这样一来人就会不断地跳跃式的成长。所有过往的东西会点点滴滴累积化为你自己的内在支援体系，然后以后有新的东西加进来之后，会自动去涵养、去吸收、去壮大，越壮大就会对一个这个世界的回应越充分。

《红楼梦》价值取向与实践取向之间的落差。

伪形结构：有一个现象比如说有一个洞穴，觉得说这是一个石灰岩构成的，你看到的、探测的都通通都是石灰岩，可是你如果再往下挖忽然发现原来里面所蕴含的真正的另外一个元素。只看表面的会以为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文化的产物，他就从地质学借来来这个概念，他说有一些文化也是这样的，你以为他现在是回教文化，可是你再仔细去研究，他们的思想、他们过去整个历史累积下来的一些意识形态、一些文化要素，结果你发现其实是基督教。类似这样懂意思吗？这个文化体其实你看到那个文化纵深来看其实就是伪形结构，表面与里面不同。

人如果没有知识，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去看表面下面的东西，因为能力或因为兴趣或者各种原因，就不知道原来人类的一个文化体是这么的复杂，同样的《红楼梦》的诗，也是这样，当然不只是诗，《红楼梦》里的人物个个都非常的复杂，不是林黛玉就是怎么样，尤三姐就是怎么样，其实林黛玉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尤三姐也有很大的变化，甚至同时矛盾并存。

其实真正的文化、人性不会是简单的。

《红楼梦》的诗也一样呈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用这个伪形结构来说明整体《红楼梦》的诗歌世界的框架，而这个诗歌世界里，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准（判断的标准），就是格调派。格调派从明清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诗学观，最重要的理论，其实很复杂，最好的作品要读熟，累积才会是正大入门，才会是正统。累积的很丰富之后才能够有一个充足的资源来进行创作，这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他们认为要有一定的理想的范本，然后努力去学习，才能提升自己。这是格调派的大概的、重要的内涵。

性灵派刚好相反，只要直抒胸臆，只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用浅白的语言，弄太多的典故反而干扰自己的真正自我的流露。

两者各有利弊得失，闺秀就是直抒性灵，他们因为没有受男性那么多的四书五经各方面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创作环境也本来就比较容易倾向于性灵派，我们现在要来，讲《红楼梦的》整个诗歌世界的伪形结构，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判断好坏的标准，其实是格调派。那格调派的关键我们等下再说，那事实上他们实际的创作走的是性灵派的路线。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这一点都不矛盾，二者事实上并存在《红楼梦》的诗歌世界里，成了一个伪形结构。

伪形结构中比较上层的价值建构的那个部分那就是格调派的价值准则。

首先，格调派的重要的主张明朝在明朝的格调派就已经标举出来，那到了清代有一个格调派大将就是沈德潜。

格调派告诉我们一般人可以学习成长的一个正道，格调派的标准的口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事实上格调派所推崇的不是诗必盛唐而已，他其实是诗必盛唐以上，包含以上那以上，也就是唐代以前就是一个诗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没有这个阶段根本没有唐诗，就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当然也是格调派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所以严格说来他们的这个概念或主张应该说就是盛唐以上。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诗歌不是靠这样的人为的训练就完全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累积知识、下工夫、有逻辑，事实上不可能写出好诗，光靠灵感做不出来的，简单来说，靠功夫做不出，可是如果没有工夫，也不可能有好的灵感作出好诗。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一定要懂得的是取法乎上。然后呢，去培养自己，有一个正法眼，眼光要高，才能够辨识好坏。

“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这完全就是诗必盛唐以上。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

“以识为主”，他说“入门须正”，立志一定要高。你如果立的，只是一个很低的水平，那你永远就高不过这个水平。他认为，就应该要以汉魏晋盛唐为师有没有，然后你不要做开元天宝以下的人物，所以要有气魄，常常真的要想一想你这样说话，这样做事你这样的想问题，假如李白杜甫看到了会欣赏吗？常常这样做对自己真的很有帮助。

不要一些网络上的阿猫阿狗说什么，你就气的要死，根本不必理他，因为那是开元天宝以下不晓得多少的人物。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真的让我们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做这个反应，当然很自然，这是你的自我。可是如果你可以多想一步，如果是孔子看到了呢？你认为孔子会这样想、会这样反应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也许我还可以怎样的调整好让自己境界更高，这样常常做真的很有用，所以你就不会被影响。影响最大的就是情绪了，这当然是没有问题，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影响，让我们就趋于下胜。因为你太在乎那些东西，你就被拉扯下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非常不幸的损失，因为你损失的是你自己的人格境界，所以借这个机会实在是很想跟大家说我们现在不只是在讲诗学，其实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法通万法通”。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你会压缩自我，你的品位就会就被搞坏了。他认为如果你立志不以最高为标准的话，那么你就会造成这样的内心整个的判断力与境界都会落于下胜这样的损失。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方向走错了，那就已经走上歧路了，如果跑越快是不是离目标越远，那就更糟了，我们希望你尽量停在原地不要跑，还比较好，所以方向错、判断力差，这一生大概就走不回头，那真的就是无法挽回。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取法乎上只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

韦庄、张籍是以杜甫为榜样。

现代人不要因为无知而傲慢。

杜甫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好一些人把他抬高到很高的地位，中唐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诗坛上面的议题，那就是李杜优劣论。

严羽在宋代回顾唐代的喧腾一时的争辩。他说：李白不能为杜甫之沉郁顿挫，而杜甫不能为李白之飘逸，这两者就是不一样，你干嘛一定要分高下嘛？

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从顶宁页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做人、做任何学问，你想要养成思考判断，这个其实都是金玉良言，这真的是舍此无他的一种最好的一条学识之路。我真的认为读书和做人其实是一样的，那个原理真的完全一样。

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当时香菱是因为薛蟠出去做买卖，于是薛宝钗就主动帮助他，因为他察言观色很早就知道，香菱很羡慕大观园，那因此，宝钗又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她觉得现在薛蟠既然不在了，香菱其实大可以也住到这个大观园里。

第四十八回，

宝钗道：“妈妈既有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等大爷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玩，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只是没有个空儿。每日来一趟，慌慌张张的，也没趣儿。所以趁着机会，越发住上一年，我也多个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这个功夫，你教给我做诗罢！”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一缓，今儿头一日进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若有提起因由儿的，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做伴儿就完了。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

香菱不会写字会读书。因为同学们是这不到100年来最幸运的、人类文化史上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教育普及，你以为会看书就自然会写字，不是，那是因为你很幸运同时两件事做，所以你以为那是自然的，不是写字是一个技术，可是你会看书。文字是辨识符号，辨识符号当然看得懂，可是要你去写你不一定会写，像现在阅读简体字的书已经二十年以上，那看的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你让我写，我真的写不出来。因为没有练，所以没有练笔顺、结构，就是写不出来，所以昨天还在练，要写一整句都简体字写不出来。

香菱非常精妙的反映出这一点，所以你看曹雪芹多么的厉害、观察入微，所以香菱是在学诗以后他才去学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王熙凤也不认识字，也没有读书啊，可是因为她理家看很多的账目，那账目里都有一些简单的字、简单的语词，所以她久而久之也看得懂粗浅的文字，

因此读《红楼梦》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回，你整天在看三角恋爱，那就太可惜了。

第四十八回，

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

有一种非常细腻的观察力，像这种都是非常细腻的日常生活的琐碎，而也要有一些眼光才能留意到。这一种写法唐诗几乎是没有的。他观察的很细，而且是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很微不足道的，但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小变化的事情，唐诗写得非常非常少，但在宋诗就很多。这是唐宋诗很不一样的取向。

《红楼梦》怎么样去反映这一种写法的价值。

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诗学的内涵与你喜不喜欢的这个人那是两回事，不可以爱屋及乌。一个人的学习真的是只能自我耽误，不能怪人家耽误你，那是自己的选择。

《王摩诘全集》，她标举出来的是谁？不是李白杜甫，是王维。她没有按照顺序，但是整体大致上都落在汉魏晋（叫做汉魏六朝），她的典范的系列很明显完全符合“诗必盛唐以上”。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格调派，那既然如此，盛唐以下人物是不是就会被非议，陆游已经是所谓的那个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

黛玉与香菱论诗，哆口盛唐而薄宋，闺阁中亦染此习气耶？

传统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而且复杂、矛盾并存，要仔细地爬疏。这在《红楼梦》的这个内部体系里面，非常一致。

第四十回，

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

今天的这个伪形结构，你大概就会知道，一点都不矛盾。她的价值取向就是“诗必盛唐以上”，李商隐是晚唐人，就是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所以在这个价值体系里面，她就是要讨厌李商隐的诗。

|  |  |  |
| --- | --- | --- |
| 李白 | 号“诗仙” | 第17、48、76回 |
| 杜甫 |  | 第48、49、70回 |
| 王维 |  | 第48回 |
| 岑参 |  | 第62、78回 |

用正面眼光去看待的，全部是盛唐的诗人，有李白、有杜甫、有王维。王维作为学诗第一义。岑参是那个边塞诗人吗。

《红楼梦》是在崇扬皇权。

第六十三回，

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清朝会灭亡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历史规律，阶级一定会消失，贵族一定腐朽、会灭亡，完全因为外来就是西方势力才造成他的终结。如果没有西方势力入侵的惨烈的历程，其实中国的历史可能还是在原来的循环里面。

人类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真的不要那样去看问题，你不要老是以为伟大的小说家一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预言家，你也太为难他了，你给他太多他没有的光荣，他的光荣就在小说里面去成就就好了。你不要给他没有要做也不是他应得的，这是我们现代读者，一个很奇怪的心理需要。

太平是谁带来的？皇帝啊。

参考第一回，空空道人读了石头在人间经历过一番以后编述历历的红尘内涵，于是再决定要不要把他传抄世界上的时候。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

只要我们好好客观全面地来读《红楼梦》，《红楼梦》真的是在歌功颂德，来把他那个时代很好的家族呈现出来，这是他的创作宗旨。就会发现只要是来歌功颂德的时候，是一个正式的、喜庆的场合或者一个对外的礼尚往来的场合，只要引述诗句一定都是盛唐人的诗。

因为盛唐代表的气象，所谓的盛唐气象，那样的宏大，那样子恢弘，那样高度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这真的是最值得与清朝现在的这个时代可以相互辉映的时代。盛清这样的一个时期，曹雪芹享受过这样子的时代与家世，因此对他来说，如果要找一个来配合我们的传统根源，那他就会去找盛唐。

唐诗又是文学的巅峰，所以有很多的资源、很好的诗句，可以来运用。

第十七回，大观园匾额题撰，用人文与自然互相辉映，才是比较完善。

针对大观园入口的留题处，宝玉建议“曲径通幽处”。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唐）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这一首诗就是出自于盛唐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是他最著名的两句。

宝玉道：“尝听见古人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这里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不过是探景的一进步耳。莫如直书古人‘曲径通幽’这旧句在上，倒也**大方气派**。”

这首诗整首耐人寻味、深不可测，里面入门须正的那个大雅的深度。整首诗产生于盛唐。所以“大方气派”讲的不是这一句本身而已，是产生于什么时代，以及整首诗的那个历史评价。

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花魂”的审美就是开元天宝以下。中晚唐诗歌的审美趋势就走向了残缺、感伤、不吉祥。诗鬼李贺就是出现在中唐。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盛唐的宏大正派，向上飞翔好迎接光明旭日的那一种气魄，已经完全转向了另外一个大为不同的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会影响诗人的创作。

“冷月葬花魂”其实是非常中晚唐的，《红楼梦》里面的诗歌创作偏向性灵派，诗鬼李贺的风格也会是性灵派的人喜欢的。

第七十八回，

众人听了，都又笑道：“这原该如此。只是更可羡者，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隆恩，实历代所不及处，可谓‘圣朝无阙事’了。唐朝人预先竟说了，竟应在本朝。”

唐代岑参的《寄左省杜拾遗》：

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这就是歌功颂德，岑参就是盛唐的诗人。他写了这样一个歌功颂德的诗句刚好就可以被《红楼梦》拿来用的。

这句话体现了当时人的时代的自信。

第十七回，

那人道：“古人诗云‘蘼芜盈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

泣，哭泣，不祥。斜晖，夕阳的余光，在初盛唐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写到了夕阳百分之九十九都正面美好的，对他们来讲夕阳是温暖的。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到了中晚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夕阳就变成了悲哀的、要陷落的、无常地与广义的死亡结合在一起。晚唐许浑：“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动荡而危机四伏。夕阳下去，夜幕将笼罩，而在黑暗里人类的内心还存留着古老的时代的面临危险的心理积淀。盛唐的夕阳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大自然进行比赛，人定胜天的积极奋进的精神。晚唐的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哀婉、感叹、无可挽回、无力回天的无奈。中晚唐的夕阳包含广义的死亡，包含个人的生命、时代的盛衰、历史的无常。

《闺怨·蘼芜盈手泣斜晖》作者为中唐诗人鱼玄机。

《红楼梦》的取向还是以盛唐为主的大方气派。

第七十五回，

贾环近日读书稍进，其脾胃中不好务正也与宝玉一样，故每常也好看些诗词，专好奇诡仙鬼一格。今见宝玉作诗受奖，他便技痒。……贾政看了，亦觉罕异，只见词句中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遂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一起下流货。妙在古人中有‘二难’，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只是及两个的‘难’字，却是做‘难以教训’之‘难’字讲才好。哥哥是公然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

温庭筠：《花间集》婉约派。曹唐，晚唐诗人，大游仙诗、小游仙诗。第五十回，灯谜诗“天上人间两渺茫”就是出自曹唐。

《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红楼梦诗词曲赋评赏》）中认为这一句诗出自李煜的《浪淘沙》：“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两渺茫”，白居易《长恨歌》：“含情凝涕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认为是拼凑法将李煜的词和白居易的诗拼在一起的。

《[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http://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05e23de905519fd7e71e53ebc0632301&type=poem)》

[曹唐 （唐）](https://www.so.com/s?src=verse_card&q=%E6%9B%B9%E5%94%90%E7%9A%84%E8%AF%97)

天上人间两渺茫，不知谁识杜兰香。  
来经玉树三山远，去隔银河一水长。  
怨入清尘愁锦瑟，酒倾玄露醉瑶觞。

遗情更说何珍重，擘破云鬟金凤凰。

这是他的大游仙诗中的一首。

宝玉的作品也比较取向是性灵派。当进行评价时，温庭筠、曹唐这两个晚唐的诗人以及“奇诡仙鬼”一格含射的中唐的李贺以及一些作品，都是在批评，“不好务正”“总属邪派”“不由规矩准绳”“下流货”。在《红楼梦》价值评价体系是“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  |  |  |
| --- | --- | --- |
| 李贺 | 字“长吉” | 第75、78回 |
| 韦应物 | 即“韦苏州” | 第49回 |
| 李商隐 | 字“义山” | 第48回 |
| 温庭筠 | 即“温飞卿”“温八叉” | 第40、49、62回 |
| 曹唐 |  | 第75回 |

第四十回，

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别叫拔去了。”

木兰艧（凤船）、镜春舻。大观园图局部，孙温，《凤船游蓼汀花溆》。

藏云《大观园源流辨》：其中的建构有圆明园、颐和园的蓝图。

1. 格调派价值准则（二）

《红楼梦》的诗论价值取向：诗必盛唐以上，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中晚唐诗人也是被贬低的。

中晚唐的诗人在政治、文化性格更接近后来的宋代，有人认为中晚唐与其说是盛唐的延续，不如说是说宋代的开端。

陆游的诗在《红楼梦》被贬低。

第四十八回，

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宋代的诗被认为浅近，且格局比较低、比较狭，容易让人的品味劣化与干扰。“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严羽）不好的东西盘旋在肺腑中，以后美好的东西反而进不了。所以学习时一定要取法乎上。

前八十回中曹雪芹移用、引述的诗句，面对过去庞大诗歌素材库，曹雪芹到底取材与哪个时代的作品。

引述诗句：前八十回一共有六十句，宋代的诗只有十五个案例，其他的大部分是唐诗，唐诗压倒性的多数。

宋诗的十五个案例。单单在六十二回，摄覆行酒令出现了三个，在六十三回的花签诗出现六个案例，都是宋诗。两回都是宝玉庆生会，行酒令并不是大雅的场合，不是元妃省亲等正式的场合引用的诗句就可以是比较多的宋诗。这与宋诗的边缘性、私密性，不是公众性、礼仪性的性质息息相关。

花签诗是冰山一角的引诗法，花签上镌刻的诗句的原诗

诗句单拿出来非常的吉祥：“日边红杏倚云栽”“连理枝头花正开”等，真正的命运预告不是引出来的这句，而是没有引出来的其他的句子里。

惜春

朱淑贞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春，莫遣纷纷点翠苔。

宋诗二十七万首，找到与他笔下搭配的诗真的是学养足够，聪明才智才能够做到。花签诗一共有七首，除有一首诗是晚唐的罗隐的《牡丹花》，其他的都是宋诗。宋诗的特点与盛唐的诗的表现手法不同，比较适合作为叙事发展取材的对象。例如，《惜春》中，朱淑真将一朵花的命运作时间先后的发展变化：花开－催花－花的心愿。宋诗比较具有说理性、直线型，这和唐诗尤其是盛唐的诗不同的。当曹雪芹想要找到与金钗命运相关的诗作，就大量地从宋诗取材了。

《红楼梦》中真正引用的诗句大部分还是出自唐诗。

《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化用诗句很多。例如琉璃世界的情景化用自元稹的诗。

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差异：

后四十回化用诗句几乎没有，没有优美的气韵在流动。前八十回引诗六十句，大部分来自唐诗，后四十回征引的古典诗词一共有十四句。十四句里面初唐诗句有两句，中晚唐诗句有五句，没有盛唐的诗句。引用宋代的诗句有五句，明清时期的诗句有两句。格调派的价值体系，盛唐一下，十四分之十二。

每个人的学习时间很有限的，年少无知，老年疾病，中年时的生存难题，时间这么少，又要浪费在一些等而下之的东西上面，人生就不用提升境界了。

伪形结构：在外面是诗论的价值取向，格调派的路线，理论核心就是遵从古代典范的核心。内部则是诗作的部分审美偏向则是性灵派的路线。（熊掌、豹尾与路边的野菜鲜花。）

袁枚是性灵派的大将，性灵派的发展是从晚明开始。与当时的格调派大将沈德乾势不两立。

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的文章中表明，虽为格调派，但是有些想法就非常的性灵派。这个世界是正反在辩证的。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的内容也有格调派的内容。

《红楼梦》的伪形结构二者里外不一致。

伪形结构：

|  |  |  |
| --- | --- | --- |
| 诗论 | 格调派 | 盛唐 |
| 诗作（闺秀之作） | 性灵派 | 中晚唐 |

性灵派鼓励欣赏的对象、古代典范常常是中晚唐的诗人，例如李贺。提倡性灵派的人通常也鼓励闺秀们创作。

盛清时期闺秀结诗社、书信来往，也有闺秀感慨自己的创作的局限。

学诗

戈如芬（清）

听惯吟哦侍祖庭，唐诗一卷当传经。

花红玉白描摹易，笔底还需写性灵。

这就是《红楼梦》中的伪形结构的真实写照。可见这时闺秀制作的必然特点。

林黛玉的《葬花吟》的风格《红楼梦回评》陈其泰：落花诗哀艳，似晚唐人手笔。凄凄切切，不堪卒读。

傅孝先：大某山明评黛玉的诗格很像初唐四子，不过在我看来她的风格似乎更近晚唐，有一点像西方的象征派。

《红楼梦》的诗歌创作与盛唐诗大异其趣，因此将其归类到中晚唐的诗作中还比较贴切一点。

《红楼梦》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比起中晚唐更接近明清的诗歌。说这些诗作接近中晚唐的诗作是对照格调派的价值取向。

第二十七回，《葬花吟》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最早的葬花行为是唐寅。

《红楼梦》唯一一次提到唐寅就是薛蟠，就是提到他的春宫画。唐寅住在桃花庵，歌行体。

唐寅看到落在地上的牡丹花花瓣，他命小僮一一拾起，装入锦囊之中葬于药栏东畔，并作落花诗相送。

林黛玉中的形象这么美，就是因为集许许多多的形象于一身。有人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清初的纳兰性德。纳兰性德作品就有“葬花天气”，出自一首悼亡诗《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还有“一宵冷雨葬名花”《山花子·林下荒苔道韫家》。

曹寅有“百年孤塚葬桃花”《题柳树村墨杏花》。葬花绝对不是林黛玉独有的。杜俊有《花冢铭》。

晚明叶绍袁的《午梦堂集》：“戏捐粉盒葬花魂”。

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之二十三：能养千诗非俗骨，花魂来世起仙旙。

第二十七回，《葬花吟》：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写实处境的反应？林黛玉在贾家的处境是宠儿，抒情诗是主观心境的反应，不是客观处境的反应。《红楼梦》里的抒情诗不能和现实联结在一起穿凿附会来理解，这首诗的作用是用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吧。

唐寅《一年歌》：“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如雷贯耳。

“尝一脔而知鼎位”（典出《吕氏春秋·察今》：“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第二十七回，《葬花吟》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天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刘希夷《代白头吟》：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唐代的宋之问谋诗害命，为了抢夺抢千古的永恒，不惜杀人害命。古代的命案追逐的不是蝇头小利，现代人是谋财杀人，这就说明人性是越来越沉沦了。为的是永垂不朽的名作。

唐寅《花下酌酒歌》：

九十春光一掷梭，花前酌酒唱高歌。  
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  
昨朝花胜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

花前人是去年生，去年人比今年老。

今年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

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

第二十七回，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之四：

头扶残醉方中酒，面对飞花怕倚楼。

万片风飘难割舍，五更人起可能留。

妍媸双脚撩天去，千古茫茫土一丘。

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之七：

新草漫生天际绿，衰颜又改镜中朱。

映门未遇偷香椽，坠溷番成逐臭夫。

无限伤心多少泪，朝来枕上眼应枯。

蛰燕还巢未定时，村翁散社醉扶儿。

唐寅《落花诗》之十二：

花落花开总属春，开时休羡落休嗔。

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

……

仙尘佛劫同归尽，坠处何须论厕茵。

第二十七回，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唐寅《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之十：

只恐月沉花落后，月台花谢两萧条。

晚唐的韩偓《伤乱》：

谁在谁亡两不知。

因此了解《红楼梦》下的功夫需要的还很多。以林黛玉的《葬花吟》可以看出来从远从近都可以找到本诗取材的资料库，远的是中晚唐，就近取材于明朝的唐寅。《红楼梦》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比起中晚唐更接近明朝的诗歌。

唐寅以一个创作的资料库提供给《红楼梦》运用的材料，可是却不被《红楼梦》的诗论所肯定。

第十七回，

“红杏梢头挂酒旗”（稻香村）出自唐寅的《题杏林春燕》，

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上转黄骊。

鸟声花影留人住，不赏东风也是痴。

在《红楼梦》里不是正面的被肯定，题撰的原则：大方气派。

第二十九回，“不是冤家不聚头”

谁知这个话传到宝玉黛玉二人耳内，他二人竟从来没有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话儿，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都低着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儿，不觉的潸然泪下。

唐寅《醉时歌》：

不是冤家头不聚，铁枷自有爱人担。

伪形结构的里层（诗作）：格调偏向中晚唐，离开唐代的范围，诗歌的情调与风格、用字遣词、整体的写作形态比较接近明朝的诗歌，尤以唐寅提供最多的素材。在评价诗歌时不会提到明朝。

《红楼梦》中的〈四时即事诗〉

1. 《红楼梦》中的〈四时即事诗〉

“尝一脔而知鼎位”。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联句、谜语广义来看有两百多首，谜语是用来猜谜的灯谜诗，《红楼梦》中也有两次出现，还有第五回的判词，都是韵文出现（七绝）实际上不算是诗歌了，是歌谣的形式了，因为其中的功能完全是现实的需要，不是抒情言志的了。传统的诗就是抒情言志的，如果作为猜谜来就丧失了很大的功能，其目的就是娱乐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些韵文以诗的形式来讲，其功能就是抒情言志，数量就更少了，先扣除词、曲、赋等作品，看起来像诗的作品已经就不到一百首了，如果扣掉判词以及大观园题咏（应制诗，从魏晋时就形成的，应酬性质很强的，没有抒情言志）。纯粹的抒情诗大概不到六十首（包含菊花诗，带有游戏与竞技性质）。《红楼梦》里的抒情诗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因为与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相关，性格决定命远，不能从字面去关合穿凿，而是从性格上去揣摩未来的命运的悲喜，抒情诗除了造景、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是与叙事（小说情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最后一点是曹雪芹最完美的地方，这是其他小说家完全没有达到的。

这六十多首抒情诗就是主要人物迁入大观园以后（第二十三回）创作的，可见大观园是一个让人物尽情舒展自我、吟诗赋写情志的大好园地。抒情诗，写景、抒情、言志，写景就可以使是做优美而委婉地呈现个人的情志。（魏晋以来）

王夫之作诗评时也在提醒景物点染的很好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与创作是两种能力。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大观园中之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优美的作品，就是因为提供了许多优美的景物。

《红楼梦》总共有六十首的抒情诗，第一组的抒情诗就是以组诗《四时即事诗》。

宝玉的《四时即事诗》不仅是抒情第一，也是第一个完整的出现自一个人的组诗。

组诗除二十三回的《四时即事诗》，在第五十一回《怀古十绝句》，题材怀古诗，亲临古迹，缅怀历史的无常，感怀人类都要葬送的虚无的悲悯，最终将进入时间的黑洞，一点都不会留下一点。（创作环境、创作内容）

登乐游原

杜牧（唐）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薛宝琴的怀古诗是否达到这两个条件？（亲至古迹）

第三组诗第六十四回，《五美吟》，历史上的五个名美人并不是很严格的安排，顺序也不严格的规划，有一点漫笔性质。题材分类是咏史诗，歌咏古人古事，进行高下的评价。

题乌江亭

杜牧（唐）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个与众不同的史评、史论。

汴河怀古

皮日休（唐）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安史之乱后，“所剩之人只有十之一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代受到这样的冲击，唐朝的寿命还可以持续一百五十多年，惨胜之后，就是通过运河、江南被保存的结果，运河起到了延绵大唐国祚的功能。只是后来的晚唐的黄巢之乱，整个江南被摧毁，大唐帝国终于被亡国了。

现在历史教育被缩减，这真的是损失，因为不能以古为镜，人要活得宏大、要深远，不然就要目光如豆。这首诗怀古的意味，因为是来到当地创作的。

咏史诗做得好，通常就要表现诗人的才识与见解。

贾生

李商隐 (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古人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是李商隐点出一个关键“不问苍生问鬼神”。

林黛玉的《五美吟》就是标准的咏史诗。林黛玉不适合创作怀古诗，可以创作咏史诗。

曹雪芹在做小说家之前实际上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周遭密切直接交往的亲友圈里，无论是生前互相来往题诗赠答，还是曹雪芹死后亲友哀悼他，全部都是在赞美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曹子建、李贺：“破藩篱”），曹雪芹被当作一个优秀的诗人定位的。

曹雪芹的诗歌绝对是经得起检验的，可惜就留下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更教蛮素鬼排场。”诗鬼风格，白居易（做过少傅）的诗人的灵魂看到敦诚将《琵琶行》排演的这么好，一定会派遣侍妾小蛮、樊素来排演、粉墨登场。

曹寅是当时的知名诗人，与当时的名流（洪昇等）结交，主持刊刻全唐诗等，曹雪芹远远不及。但到了现在反而曹雪芹比曹寅更出名。

人在短短的一生不要争成那样很难看的，其实以后会被历史遗忘、湮灭，既然如此为何不活的美丽一点、优雅一点。“争千秋不要争一时。”

曹雪芹作为一个诗人，他唯一的作品是《红楼梦》，他一会将自己受到的精英分子的涵养很完备的、很深厚的诗学涵养灌注在他的作品里面，而这部作品又是唯一一部贵族小说，贵族的雅文化又是他们必备的条件，《红楼梦》里的诗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诗词不一样的表现方式。

宝玉的《四时即事诗》的题材类型？为什么叫宝玉来写？这一组诗展现不只是贾宝玉也包含整个大观园的生活，也包含整部《红楼梦》的某一种生活的、审美的、价值的取向。这一组诗负担如此大的作用，其实就不容易分类的，结合了许多很细致的、深刻的象征意义。

第二十三回，

二人正计议着，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是：“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罢。这几日便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蘅芜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迎春住了缀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蓼风轩，李纨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各人的奶娘亲随丫头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二十二日**，一齐进去，登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二月二十二日”：

张新之（清）：

将入大观，先以四时冠首，乃特题也。春夏秋冬，天运复始，即所谓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二十二日，在民俗上是花朝节，洛阳、苏州上日期是不同的赏春的风俗。晋·周处《风土记》：

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

明·田汝成《熙朝乐事》：

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盖花朝日事，世俗恒言二、八两月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为花朝，八月为月夕。是日，宋时有扑蝶之戏。

第六十二回，林黛玉与袭人的生日是二月十二日。花朝节标准的常见的日期二月十二日，二月十五日。

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四时**即事诗**，虽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

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蛙声听未真。

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盈盈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

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夏夜即事》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

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

水亭处处齐纨动，帘卷朱楼罢晚妆。

《秋夜即事》

绛芸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浸茜纱。

**苔**锁石纹容睡**鹤**，井飘**桐**露湿栖**鸦**。

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梦已三更，锦罽鹴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上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这宝玉一发得意了，每日家做这些外务。

即事诗：眼前的情景事物创作。性灵诗派的价值观，真景真情。

风骚妖艳：不是大雅传统的文化传承，比较偏向宫体诗、箱奁体，呈现出轻浮子弟的品味，不是含蓄、沉重、耐人寻味的深刻的作品。

脂砚斋：“四诗暇瑜不掩，有明秀新艳处，有质弱支离处，为宝玉拟作恰好。”

最伟大的组诗作品就是杜甫的《秋兴八首》，回环相扣，绵密严谨，“律圣”。

“仿效杜甫所写的佳人诗的做法，他认为整首诗都只做女子的口吻，代替林黛玉所作。”

周汝昌：宝玉为什么不做白天的即事诗而要单做夜晚的诗？为什么在四首诗里写了三次的特写聚焦在豪华精美的铺盖：“霞绡云幄”“抱衾金凤”“锦罽鹴衾”？为什么四首诗不断地着力去描写“鹦鹉唤茶”“荷杯倾露”“不眠酒渴”“灯烟烹茶”“侍儿试茗”“扫雪烹茶”等饮事？周汝昌的解释：此时所作的享乐的诗大力铺陈豪华精美的被褥、珍贵的饮茶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在遥遥的设伏将来宝玉的受苦之境，宝玉沦落到提灯巡夜的帮更为生，过着芥草席地、寒宵渴胜的贫困生活。

帮更：更夫的助手。一百五十年前的更夫（1871-1872）。

第十九回脂砚斋：“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

命运无常，反思自己配得起现在的太平繁华，扣问自己你做过努力吗？你为了这个世界得太平繁华做过付出吗？当躲着太平舒适的生活可曾真的有一丝一毫的奋斗过呢？不能把现在太平生活作为理所当然，不要去极力的挥霍、浪费。人要活得优美一点儿，懂得感恩、懂得付出，就是一件让人活得优雅的心胸。

所谓的设伏是前面有一个预告，后面是落实，不是相反的境遇对比。

七个问题：

1.《四时即事诗》为什么写在这个时候（二十三回）？写在后面的回目里就会失去其饱满的象征意义。

2.为什么是四首诗？配合四季，为什么配合四季？

3.内容为什么夜景？

4.为什么常常是动植物和女性？

5.为什么强调酒和茶?

6.为什么强调现在的富贵生活？

7.与乐园有没有关系？

二、 《红楼梦》中的〈四时即事诗〉

《四时即事诗》是乐园的开幕颂歌。

张新之（清）：

将入大观，先以四时冠首，乃特题也。**春夏秋冬，天运复始，**即所谓二月二十二日。

阴阳五行的理论。二月是花朝节的范围里，生机蓬勃。四季不只是回春。

为什么四首诗？这样的写作形式是杂数诗。为什么采用四首？传统的四季的循环，乐园的代名词，在中国传统里就是《桃花源记》，搭配着一首诗《桃花源诗》。在魏晋六朝时期，因为战乱有许多人避乱：坞堡。

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诗与记是互相搭配的，这首诗就是透过四季来补充《桃花源记》作为一个永恒的乐园的重要的概念。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纪历志：直线型的时间刻度、时间概念。人类对时间的感受攸关于人类的心理状态，当人类有了历史以后，对于时间的感觉就是直线型（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一往不返，也是对于世界运作的方式的认知。（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人类从此就进入失乐园的状态，再也感受不到幸福了，人类失乐园放逐得失乐园的移民。在直线型的的时间状态中，人一直是在失落中的，失落了三代的美好历史，尧舜的圣王之治、美好的黄金古代一去不复返。儒家讲的圣君就是希望能恢复三代，充满了怀旧。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都是往过去寻找典范，同样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人一直在歌颂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在歌颂灿烂美好的青春，可是这一切注定都要失落的。

人们以直线型看时间时候，对于人类的生命来将就是一直在被迫往前走，内心有一种焦虑、压抑，而人一直想要获得，内心不是圆满自足的，因为人的心是在空缺的状态，这不会让人觉得幸福的。

人在一直往前走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失落，等到失落感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回不去了（健康、人生等），人的生命版图一直在被剥落，虽然也有重建。可是越到人生下半场，剥落就更多，就会感觉人生是一场废墟，一场大梦，《红楼梦》也是在讲这样的一场大梦，回顾前尘往事就会感觉到无尽的失落的怅惘。为什么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人用直线型的时间来看自己的生命以及人类的历史。

可是人类并不是一存在这个世界，就是用直线型时间概念看世界的，事实上在没有历史之前，人还不用纪历志去理解人的存在过程的时候，其实先民们是用一种循环模式的时间感在认知他们的存在。循环就是圆形时间观。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生也没有死，出生的时候就是死亡的终点，死亡的重点也出生的开始，这是他们当时的想法。世界上的两大宗教中基督教就是直线型的时间观，从创世纪到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佛教讲轮回，比较像圆形。就二者提出的的世界的概念，多少感觉其宗教性格是不一样的，因此衍生出来的对于存在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圆形的时间观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四季的轮回：春夏秋冬。当人们用这样的观念看世界、看自己的时候，就无生无死，走到尽头终究就会重新开始。生命是可以这样的互相流转，在这样弥漫着能量的宇宙里，生命可以不断的互相转化，这也是所谓的圆形时间观的呈现。《桃花源诗》里的这两句“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很微妙的触及人类内在里永恒的非常普遍的心理状态。“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虽然没有纪历志，没有了时间的直线刻度，就是在否定直线型的时间观，人就不再有失落、人就不用一直在往前追赶，就永远停留在一个永恒的平静里，每一刻的当下都是永恒，因为每一刻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面对的是大自然里的一个永恒的无止境的永远的当下的一个存在，那就是是四时的循环。四季在自然的轮转当中就变成一年一年的时间概念，而每一年都要重新开始。

陶渊明在塑造桃花源的时候就触及这样永恒的人类的心理。《桃花源记》中“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呼应了《桃花源诗》中的“无纪历志”。“纪历志”对应到陶渊明的时代就是汉魏晋，表面上是避秦之乱，不管外间的事，只是在山中过自己永恒平静的生活。实际上最高明的是触及到了人类普遍的心理。

如果人类回到圆形的时间里就不会有时间流逝的焦灼，而能够恢复到心灵的平静与和谐，因为每一刻都在生存的喜悦里，不会算计自己失去的和未来要面对的。人未来将要面对的就是死亡，而死亡就是人心里面最恐怖的一个对象，人对它那么陌生，而未来终将要面对，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即便自己没有要去面对，但是无数的亲友都将要去面对，这都是对人来说是很重大的压力与冲击。宗教最初就是要解决死亡的课题，如果察觉生命是在循环再生的，死亡只不过是生命之旅的一个必须碰到的，但是不过就是人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下一个再生的开始，这样一来人类就会恢复面对生存的一种圆满，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乐园文本《桃花源记》、《桃花源诗》去呈现出来。

“四时自成岁”，陶渊明就是在告诉人们桃花源是一个永恒平静的美好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拿掉时间，没有时间的压迫与焦灼，人心里面就可以恢复一种稳定。时间对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压力，“当人们进入历史时间里，开始有了历史感，人就被从乐园里放逐了。”

后世的人想要逃过时间的碾压，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例如宗教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涵养，或者与大自然的默默循环的规律合而为一，这时就可以在当下免除时间的碾压，瞬间进入到乐园里感受到心里的平静。

《桃花源诗》里描绘，当直线型时间消失，通过四时轮回来计时的时候，就会“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不用劳动自己的心机去算计了，没有得失计算。《桃花源记》中人们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老人与小孩这两个人生阶段不同，所要考虑的人生问题也截然不同，在“四时自成岁”的桃花源，无论老人小孩子都是“怡然自乐”。小孩不必学太多东西，赢在起跑线，老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心里有强大的阴影，让自己莫名的无限的感伤。对于他们来说，老人小孩都是无限的快乐的。

人要想快乐就要活在没有得与失，活在一个没有时间流逝的当下，每一刻都是圆满的状态，这应该是人要去努力的方向，虽然很难，但是至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借什么力量来恢复快乐状态。只要心念一转，人真的能回到一种充宁的状态。

“像一粒种子被撒在石头上，阳光出来没有多久就被晒死了。”（《海狼》）可是你不是被洒在石头上，明明有丰厚的土壤，有机会去吸收养分转化为迎向阳光的力量，可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绝对不是将其当作女神来歌颂，而是告诉世人，这个人很特别，特别到形成一种独特的类型。

不要把眼光老是放在已经失去的事物上，凝视的再深，也不会再回来的，必须接受事实，因此必须调整看待的角度和眼光，感谢自己生命中离席的人，感谢他们带给自己的快乐时光。

当人陷在一种格局就要想办法调整自己，去认识存在原来有很多的境界、很多的不同状态。

当“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就会形成静止宁定的一种永恒的氛围永远在当下，没有过去与未来，每一个当下是最圆满的当下，不会与过去算账，不会与未来做幻想，就能够达到一种心灵的平静。

依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人们不是要回归到原始情况，而这个情况就会非历史性的，也就是非直线型的时间性的。”因此，所谓的乐园的基本性质之一就是永恒。没有在时间的匆促的脚步里感觉到一种追赶的压力活着是一种失落的压力。

人类未来速度越来越快，要面对的问题越多，一定要想办法掌握到自己心理的自主性（靠知识来进行校定正确方向），进行自我调试。

宝玉的《四时即事诗》是四首诗就是为了搭配春夏秋冬四时自成岁，体现宝玉进了大观园是真正心满意足，大观园是宝玉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所乐园。

第二十三回，

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

大观园就是天上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第五回，

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宝玉的抗拒长大是在大观园中出现的最多。对于他来讲，他在大观园里就是圆满自足不必有未来的一个状态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宝玉的不负责任也有另外的一个深层的含义了，拒绝长大就是乐园永恒化的一种方式。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於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云，除却怡红公子，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

“四季”触及真正生活在乐园里一种永恒的时间感，所以才不会有失落的悲哀，也不会有一直向前奔驰的压力，这是平静时才有的状态，也叫做圆形的时间观。

为什么《四时即事诗》全部写夜景（诗歌内容就会限缩）？佛斯特（E.M. Forster，1897-1970）《小说面面观》：人类共有的生命要素或人生中的主要事实主要有五项：就是包含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无论如何对于当事人来说出生与死亡是一定要参与却不能理解的之外，当事人只剩下饮食、睡眠、爱情这三项。宝玉是以自己作为第一立场来写他在大观园的乐园生活的状况，因此就不能写自己的出生和死亡，而在眼前的乐园般的岁月里只剩下饮食、睡眠、爱情这三项来写作。

饮食、睡眠、爱情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面对的三大范畴，所以也变成小说人物的生活的全部，因此宝玉为什么要写夜景，是因为在夜景中会面对到的生命要素、人生主要事实就是睡眠，是在夜晚延伸出来的。

第四十五回脂批：

每夜深人定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小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胜于日间繁华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衬出后文之冷落。此闲话中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

真正的大家族、贵族世家反而夜晚的繁华更比白日尤甚。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四时即事诗》之所以写夜景，就是因为夜景比白日更繁华。夜景会涉及到饮食（吃酒烹茶）、睡眠这两项。

《四时即事诗》大量出现饮品就是因为夜晚反而更胜于白天的繁华的“大宅妙景”。就当时来讲饮食、爱情、睡眠都出现在《四时即事诗》。

就睡眠而言，用来写夜晚，更方便的顺势点出“梦”字。佛斯特：“梦被引用到小说中其实不是用来烘托人物整个生命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烘托他醒着的那一部分生命而用的。”梦幻、梦境在小说中使用时（《李伯大梦》），当然不能将其当作生命的整体来面对，梦是人睡着的一种心理反应、一种意识状态，可是这个意识状态反而是为了烘托你醒着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的问题。就因为宝玉写的是《四时即事诗》的夜景，就会涉及睡眠，然后再写梦，就是为了烘托宝玉醒着的时候的追求。“眼前春色梦中人”，就是表达宝玉对于女儿是水做的人的观念的烘托，宝玉热烈追求的少女的纯净的价值。

四首诗就有三首写到“梦”，除了《秋夜即事》，写的是“静夜不眠”，彻夜不眠，无梦可写，其余的三首都有“梦”。《春夜即事》：眼前春色梦中人；《夏夜即事》：倦绣佳人幽梦长；《冬夜即事》：“梅魂竹梦已三更”。

所以《红楼梦》书名就有一个“梦”字，讲的是曹雪芹、贾宝玉一生心心念念、非常眷恋不已的最美爱好的事物。

第四十八回脂批：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氏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柄风月镜亦从梦中所有，故曰《红楼梦》也。

起：甄士隐梦见一僧一道，宝玉情：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贾瑞淫：风月宝鉴；秦氏家计长策：秦可卿死前托梦……是在红楼所作的大梦。红楼的两个含义：富贵人家；女子所居之处。“红楼梦”就是在富贵人家里又有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净土的一部美好的大梦。

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做此一大梦也。

一切都会变成过往云烟，就会是浮生若大梦的梦幻。人生就是如此。“有国有家皆是梦”，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大梦一场，在表象之下都是一片空幻，太过认真去追求这个世界的道路很可能就得到梦幻般的一场落空。

第二十五回，

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日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可惜今日这番经历呵：粉渍脂痕污宝光，房栊日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债偿清好散场**。”

宝玉来到人世就是一场不愿醒的大梦。“沉酣一梦”就对应到宝玉住进大观园不愿意醒的乐园生活的梦境，终究将要回到大观园。（王夫人抄检大观园）

沉浸梦中和梦醒时分无形中人就是作为一个智慧的觉悟的含义。

梦字表现贾宅繁华夜晚更胜于白日。

宝玉的梦最主要的就是红楼梦，是他一生不愿醒的大梦。

《春夜即事》：眼前春色梦中人；《夏夜即事》：倦绣佳人幽梦长；《冬夜即事》：“梅魂竹梦已三更”。

宝玉的梦都有佳人。

宝玉的四首诗都有女性、动植物。女性、动植物在人类社会的阶层和生命形态区隔都是弱势者，以性别来讲低于男性，以物种来看是低于人类的存在。可是在宝玉的《四时即事诗》女性、动植物一跃成为宝玉书写的主角，充满了一种平等交流。这也是乐园的特质。伊甸园男女平等的，享受其中丰足、平静，在很多乐园中动植物都有灵性。

《四时即事诗》同时叙写了两性，超越了性别与阶级的凌压和宰制，以及人与动物、植物本来因物种之别而导致人对物种的压迫都是不存在的，反而具有一种和谐共处的平等状态。

补充：

脂砚斋第五回：

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而。

两性平等：

《春夜即事》：“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第三十六回，

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闲日月。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宝玉一视同仁，不问迎、探、惜之为一脉也，不问薛、史之为亲串也，不问袭人、晴雯之为侍儿也，**但是女子，俱当珍重。**

在中国男权社会的传统里，《列子》记载一个叫荣启期，“生而为人”“生为男人”“生为老人”。

希腊人：“生而为人”“生而为希腊人”“生为男人”

先秦时与希腊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文明爆发时期：哲学的突破（在某一时刻文化突然在本质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在这个突破的时代就展现了一种人类与男性的傲慢，华夏文明就藐视周围的边疆文明。

人与万物之间可以平等相待。《四时即事诗》就有大量的动物出现。

《夏夜即事》：

金笼鹦鹉唤茶汤。

《秋夜即事》：

苔锁石纹容睡鹤，井飘桐露湿栖鸦。

《冬夜即事》：

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春夜即事》：

点点花愁为我嗔。

《冬夜即事》：

梅魂竹梦已三更。

宝玉：“情不情”，对不懂得情的物种有情。

第三十五回，

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

宝玉的前身就是神瑛侍者，看到绛珠仙草灌溉甘露。宝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慈悲，来的人间将自己的博爱普施于万物。

第二十六回，

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儿赶来。一见宝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呢。”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儿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磕了牙，那时候儿才不演呢。”

贾兰追猎动物举止被阻止了，在大观园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三十回，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好不好’！”贾蔷听了，不觉站起来，连忙赌神起誓，又道：“今儿我那里的糊涂油蒙了心，费一二两银子买他，原说解闷儿，就没想到这上头。罢了，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灾。”说着，果然将那雀儿放了，一顿把那**笼子拆了**。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打发人来找你，叫你请大夫来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儿。偏是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爱害病！”

为了人类的娱乐就去训练动物（很残忍的），这是对他们的建康很残害的，不应该去看动物表演、甚至动物园。因为动物不应该被关在园子里，除非繁衍等目的，如果只是为了人类的观赏，人类去看半小时，动物得被关一辈子，这是很不平等，而且去看了半小时也不会得到进步的，不会增广见闻的，这是可有可无的。其实那是很可怕的心理压力，曝露在众人面前，对于动物来说是很大的压力，通常健康都会受损。人类只是将动物拿来作为娱乐的工具，来残害压迫。

龄官对于贾蔷送她的小雀儿，她就借机想到了自己的出身，也是一个供人取乐的戏子，深深感到娱乐别人的心酸，也想到自己的家，然后被囚禁、训练。贾蔷放了雀儿，把笼子也拆了。在大观园中展现的就是万物的和谐。

《山海经》的远古乐园：“百兽相与群居”、“爰有百兽，相群是处”。

《庄子》人与蝴蝶的平等，互相转化，各自领略不同的形态的乐趣。

《庄子·马蹄篇》：至德之世……山无溪遂，，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人类要自我收缩、自我节制。

大观园里就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第二十六回，

黛玉便回头叫紫鹃：“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大观园里就是一个认知的乐园，是包含女性的平等、万物的和谐交流。

三、 《红楼梦》中的〈四时即事诗〉

《四时即事诗》中出现大量的饮品？

《夏夜即事》：

金笼鹦鹉唤茶汤。

琥珀杯倾荷露滑

《秋夜即事》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冬夜即事》

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饮食是主要的人类要碰触的事物，也是小说家容易着墨的地方。《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内眷的故事，就一定要写饮食。饮食是一种维持生命之火的燃料补充过程。饮食时人类可以聚集在一切，“已知之事（死亡）和忘却之事（出生）之间的连线”，生与死之间透过饮食来连接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持续。饮食很重要，再加上很高的社交功能。

小说中的吃大多都是社交性的，把人物聚在一起。第五十九回，

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顿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直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陪，你拿阒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

彰显司棋的性格这一面。司棋将绣春囊带进大观园导致大观园的崩溃。

在《红楼梦》各种聚会的场所对饮食的描写其实就是以“茶”“酒”最为普遍，即便是生日宴、礼仪场合。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饮酒、品茶，比饮食更为常见。林黛玉也是可以在稍微喝点酒。

胡文彬：一百二十回，九十一回写到“酒”“饮酒”，六百零三处提到“酒”，平均每一回就出现五次。

透过“唤茶汤”、“索烹茶”“试茗”“扫雪”这一类的活动合理的把婢女侍儿聚集在身边一起共享大观园的繁华岁月。

以贾宝玉为中心，酒和茶的饮品还有别的层次。

茶、酒、香在《红楼梦》里是三位一体的女性象征，且与宝玉在太虚幻境是游历是平行对应的。太虚幻境里用来启悟功能的所有一切就包含茶、酒、香。

第五回，

令其再历那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

当人要走出世间的谗陷，就要先走入世间的迷惘。走入情根，才可以空破情根。（《西游补》）

“饮馔”：

但闻一缕幽香，不知所闻何物。宝玉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乃尘世所无，尔如何能知！此系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羡慕。于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来，宝玉觉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宝玉因此酒香冽异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万木之汁，加以麟髓凤乳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

饮品：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茶与酒是液体，水是占最大比例的原料。水就代表少女的美丽。（女儿是水做的女儿、沁芳溪）

在太虚幻境里为了呈现女儿的美好就可以选取的就是茶与酒，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香料：群芳髓（碎）。

茶、酒、香就是女性的代名词。

事实上源出于太虚幻境，流落到人间还有冷香丸。冷香丸就饱受世人的歪曲。

第七回，

“也不觉什么，不过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罢了。”

“再别提起这个病！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总不见一点效验儿。后来还亏了**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的病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要是吃凡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儿，又给了一包末药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他说犯了时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

热毒：宝玉就是因为热毒来到世界，石头“静极思动”“孽火其攻”。贪嗔痴：佛教认为的三毒。中医中的热毒：压抑造成的内在负担。

人性里的求之不得以及人性中的喜怒哀乐。热毒就是指宝钗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林黛玉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宝钗内在很均衡，不会被情绪影响。

海上方：仙药。

第五回脂批：

卿不知从哪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

林黛玉前世的饮食。宝钗和林黛玉本质上有接近的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女性没有办法超越悲剧命运的。

太虚幻境根本不是天上的仙境。

人间的仙境类型：仙岛、仙山、仙窟。

放春山，遣香洞。山和洞到了魏晋时六朝产生的仙境类型。

灌愁海。还是在先秦是的仙境类型。齐国因临海，就海市蜃楼就想象东海有仙岛。（蓬莱、瀛洲）灌愁海对应的是仙岛类型。

宝钗笑道：“不问这方儿还好，若问这方儿，真把人琐碎死了！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限，最难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周瑞家的笑道：“嗳呀，这么说就得三年的工夫呢。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么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的时候儿，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最主要的药材是花蕊。且这些花都有对应的女性：牡丹——薛宝钗，荷花——香菱；芙蓉——林黛玉、晴雯；梅花——李纨；红梅花——妙玉。

四种花占了春夏秋冬，全部都是白色的。把缤纷的色彩化约为一种平淡的白色。

再加上各种水以及四种天水。霜、雪有解毒的功能。（《本草纲目》）

最后加上黄柏，是非常苦的。

又苦又甜，这就是人生的味道。这是女性的人生。脂砚斋：“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

“十二”：代表十二钗。脂批：“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第一回，宝玉的前世的石头大小。

冷香丸就是所有女子的象征。冷，相当于悲剧动词（碎、哭、悲）面临冰冻冷酷，这都有女性悲剧遗憾在这里。

宝玉《四时即事诗》的“香”。

《夏夜即事》：

室霭檀云品御香。

宝玉的《四时即事诗》大量出现茶、酒、香全部出现。

四首诗是宝玉富贵生活的极端的反应。

脂砚斋：“四诗作尽安富尊荣之贵介公子也。”第七十一回，

鸳鸯道：“……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涂人多，那里较量得许多？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宝玉道：“谁都象三妹妹好多心？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应该混闹的。”

宝玉的《四时即事诗》触及到了乐园的本质。“在有关乐园的母题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个基本要素一定会包含着一处愉快的地方。享乐主义更是乌托邦思想中的重要成分。”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就是具有享乐主义的代表。

《四时即事诗》以及大观园都是一种乐园性质与表述。

《四时即事诗》就是以宝玉为中心所写的乐园的开幕颂歌。也在预告大观岁月何等的流金美好，宝玉的心愿就是永远不离开大观园。宝玉的执著（乐园的永恒化），乐园永远不要消失。

人是一定会长大的，大观园的崩溃是有限度的就在眼前的不久的未来，如何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宝玉发展出渴望乐园永恒化的奇特的表达？宝玉比平常人更极端的渴望大观园永恒，他也清楚的知道大观园不用几年就会崩溃，给他的内心制造出很紧张的矛盾关系，这种焦虑感非比寻常，于是就激发出非常奇怪的表达方式。

宝玉常提到自己的死亡与死亡方式：化成灰、化成烟。宝玉提到死是因为活得太快乐了，太圆满，他想抵抗这个快乐圆满的限度，等到我死就让这个乐园解散。

第十九回，

只求你们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这是宝玉的无可奈何的解脱，等到宝玉对于苦难、悲哀再没有认识与承担，就自己而言，就不用再承担这种痛苦。宝玉的这个心愿很自私，也很心酸。宝玉抗拒读书功名之路，自知自己很不负责任，林如海是宝玉的模范道路，承担起家族在富贵归零的时候另辟途径的使命，科举重振家业，这是当时贵族子弟最佳模范。贾宝玉肩上担着整个家族的使命。曹雪芹写贾宝玉，就是对家族充满了忏悔。宝玉的自私、不负责任，不愿意为了这个乐园能持续下去做一个世俗的努力。

第三十六回，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贾宝玉的人生在最完美的一个瞬间结束了，他的人生就是最完美的。宝玉是很自我中心的。那么为你流泪的少女怎么办？

第五十七回，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再化成一股烟，——烟还可凝聚，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从此后别再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第七十一回，

尤氏道：“谁都象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宝玉笑道：“人事难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

“化灰化烟”不是人事的失落，而是一种乐园的永恒化。（余英时）高鹗的续书，在第一百回，

“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经死了，——这也罢了，没天天在一块儿。二姐姐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总不得见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里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儿的。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做什么？”……“我也知道。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

续书中黛玉劝宝玉读书。第七十八回，林黛玉劝宝玉改改脾气，因为咳嗽打断了说话。抓住黛玉成长的主轴。

宝玉在第二十三回的《四时即事诗》包含了很大的叙事能量，投过了诗歌这样的韵文，表面上是没有什么太过精彩艺术造诣（配合宝玉十二三岁的文学水平），与全部的叙事系统互相呼应、互相皴染交织，于是让表面看起来很平凡、只是富贵生活反映的诗歌其实有这么深厚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所谓的乐园，作为中西都是非常重要，也有非常多的文学艺术以此作为主题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追求，就该知道乐园有哪些内涵，简单来说就是物质享乐主义、男女平等、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美好，也有他书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对于众多女性的眷恋与喜爱，以至于作为物质享乐的珍贵的饮品其实也可以对应到《红楼梦》里面的女性崇拜。

《四时即事诗》写夜景就是因为红楼一梦，为了让“梦”字呈现出来作为整部书的关键核心，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必要安排。四首诗配合四时，四时就是一种圆形的时间观，圆形就是一种时间的流逝被停顿的以后的一种永恒的、静止的、完美的状态，人就不会有失落的焦虑，就不会有追求不到、求之不得的渴望，人的心在会在和谐宁静，这也是真正乐园的情境。

第五十六回，

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任何小事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 《红楼梦》的富贵叙事：对“富贵场”的向往与追忆

《红楼梦》写得就是一个富贵的叙事，就在这个富贵里面与我们一般的庶民平民阶层是非常不一样的。根据我们最近的这个单元《四时即事诗》，其实也必须放在这个背景里面来看，因为一个家庭里面的女性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足够的闲暇去提供给这些将来就要嫁到别人家里去的女孩子才有这样的文学修养，事实上一定要有很高的家世背景，一般人家是绝无可能的，所以我们一路谈下来，今年，大概就是要分享的就说，那《红楼梦》叙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就先纳入到这个富贵场的富贵叙事脉络里来跟大家分享，《红楼梦》到底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以及所要呈现的主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作为一个人子的忏悔，宝玉在随代降等承袭制度之下，他必须要以林如海作为典范来复兴家业，但是他没有做到，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实际上整部小说里面徘徊着、笼罩着那样一个非常深刻的自我愧疚、自我疚责、乃至于自于对家族的深深的忏悔，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笔调。

在此之外，我们就得要知道一个家族会有这样的高度的一个所谓的家族责任，那一定跟他们的这个家庭形态息息相关。所以《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富贵场的故事。子孙们才会能比我们承担更高、更大的家族责任，他不可能是个人主义，他不可能去反对所谓的群体的伦理制度好或者礼教规范，这几乎是注定不可能的。

总之对于这个富贵的富贵叙事或者我们反过来讲，作为《红楼梦》，他已经失落掉所有一切之后，回顾前尘往事的一种追忆的写作，你可以发现在失落掉之后还要去包装一个神话，在回忆里面再让他重温一次，重新再度过那样的一个生涯，你就可想而知，富贵场的向往与追忆，应该也是《红楼梦》的一个主旨。否则，不需要在失落掉以后之后还要再去重新经历一遍，因为在回忆中经历一遍，就仿佛召唤曾经拥有过的繁华岁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体会到的一种心境。

在小说文本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呼应。这个绝对是《红楼梦》里面非常清晰的一个表白。

第一回，

一僧一道远远而来，……便说道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

石头来到人间不是要大闹天宫，不是反封建反礼教的，他就是要来享受上层阶级才能够提供的文化、经济见识等等超越一般人的视野。这个石头是不是应该严格来讲是玉石，因为也只有玉才有资格进入到富贵场，才有资格去补天，一般马路边的自然的石头是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没有阶级概念之下，很容易混为一谈的。

受享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与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物质享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有更重要的东西是只有这个阶层才能提供的，那就是见识、世面。富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不是要去从事各种失控的感官享乐的，那个只是暴发户。富贵世家要告诉我们这样的累代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是要让你打开视野，让你的生命不会像一个井底之蛙，只懂得眼前、目光如豆所看到的小世界，这个真的要有一个很大的家世背景而不可得。我们现代有这么丰富的甚至是免费的教学资源，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最新的知识动态，那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感谢的。这也不过就是这一二十年来的一个发展而已，而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非常磅礴、非常充沛的知识泉源。在古代只能集中在上层阶级才有办法去认识到这一点。“见识、世面”其实才是《红楼梦》的富贵叙事想要强调的，实际上像茄鲞等熟悉的非常珍贵、非常奇特的饮食都不过是“世面”的一部分而已，与其说让你有这么大的物质享受，不如说要告诉你这些物质其实所能开拓的是你对这个世界那么深、那么广、那么高的一种见识，这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不可以混为一谈的地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一回，开宗明义。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

宝玉与作者不可混为一谈，宝玉欣赏的美是清新的少女之美，而曹雪芹认为女子的美是“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因此《红楼梦》中赞赏的女子就不限于十几岁的少女，也包括上一代的长辈级的女性，实际上这些女性非常的卓越，这些十几岁的少女如果幸运的话能够顺利的成长，这些少女将来最好的未来就是（为人妻、为人母），可以期待她们长成的模样就会是第一代的贾母、第二代的王夫人。

作者不仅限于贾宝玉的眼界，他更宏大地看到形形色色的各个年龄层所开展出来的最完美的境界，所以不可以把《红楼梦》当成青春崇拜的小说（对小说的狭隘化）。“行止见识”，不是未经世事，单纯清新的美而已，这种美很短暂，稍纵即逝，只有出嫁前的短短几年，但是一个女性的美与价值难道只限于这几年吗？这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宝玉狭隘的、偏执的信念并不是曹雪芹的原意。

第一回，

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在富贵场中一个女性被培养出“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远远超乎男性之上，《红楼梦》展现的非凡的女性形象。

人活着就要努力地开拓见识，人活这短短数十年，如果斤斤计较得失利益，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实际上该做的事情是见见这个广大的世界。

刘姥姥的求助之旅，要求助的就是王夫人（王夫人非常慈善、温厚）。第六回，

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好处，大家也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当我们面对失败时，就会沮丧、灰心丧志，这是人性的反应，当时刘姥姥却从另一面看待，因此人品就是从这里呈现的。无论贵贱，都可以有非常成熟、高贵、宏大的人格。人来到世界就是见世面的，打开自己的心，让自己更宏大。在看待任何的人生遭遇、人生的经验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实质的好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是眼睛能看到的，也不是可以计算的，回归到内在生命最本质的地方，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增广见闻、开拓人生的视野，失败的事情也可以被赋予积极的具有创造意义的。

凤姐笑道：“若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王熙凤赞叹的、渴望的是见世面（太祖皇帝仿舜巡、皇妃省亲），而不是荣华富贵，当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借这个机会可以见个大世面，因为皇室的排场与一般的王公贵族的排场是不一样的（古代的等级制）。

从曹雪芹自己，从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妪刘姥姥一直到出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干练地超过十个百个男人的王熙凤，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见大世面，反倒是现代人着眼于一杯咖啡，没什么错，但是却不能取代喜马拉雅山上的雪莲。不能固守一隅，走遍大江南北开拓视野，人生和灵魂才可以真正的宏大。人的成长和视野的开拓是永无止境的。

第十八回，

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天界是寂寞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清空夜夜心。”玉石一定要到公侯富贵之家，目的就是成就一个更宽广的人生视野。能够见到最大的世面，不但王熙凤非常庆幸，就连石头都感恩戴德。

第三十一回，楼子花。史湘云与翠缕的对话。

翠缕道：“这荷花怎么还不开？”湘云道：“时候儿还没到呢。”翠缕道：“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也是楼子花儿。”湘云道：“他们这个还不及咱们的。”翠缕道：“他们那边有棵石榴，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他长。”湘云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的就好。”

史家的楼子花是荷花，贾家的是石榴花。天人合一，天人交感。因为元妃的封妃，使贾家的气运更上一层楼。

“旧年蠲的雨水”，顾禄《清嘉录》：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

又有，

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

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妙玉千里迢迢地从姑苏带到北京，除了旧年蠲的雨水，还有就是玄墓山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水。（香雪海）

见识如此之重要，《红楼梦》展示的就是一般人见识不到的品味，是文明精致高雅的部分。

富贵场呈现的价值除了高度文明见识之外，还有精神性。

《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不同就在于所写的就是有教养的生活。

有教养：彬彬合仪，优雅大方的存在样态。礼教不一定是对人的压抑。

布赖恩·特纳（Bryan Stanley Turner）：“造成社会分化或分层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社会不平等，这个不平等该怎样认定呢？第一，以阶级来表示的经济差异；第二，是以地位的关系来表示的法律、政治的差异；第三，以人们的生活方式、态度、文化气质来表示的各种文化差异形式。”

实际上，真正的不平等与有钱与否关系不大，而是内化到了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态度、文化气质。“在这三个不平等方面之中，真正最重要的不平等其实就是第三个。”

《红楼梦》的不犯的笔法。林黛玉的生日在前八十回没有出现，以及贾敬的丧礼都是采取这种手法。

宝钗的生日被作为宝玉思想启悟的功能。

第八十五回，

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

续书者的文化格调、教养品味、生活方式都是与公侯富贵之家常态是不一样的。

“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小家碧玉的常态，大家过生日时要穿礼服。

第七十回，

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寿礼，自不必细说。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

只要是有贵客来或是重要的节日都要穿礼服的。

第三回，

贾母又叫：“请姑娘们。今日远客来了，可以不必上学去。”……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

第七十三回，

邢夫人道：“他去放头儿，还只怕他巧语花言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裳做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接他些。若被他骗了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绣桔因说道：“如何？前儿我回姑娘：‘那一个攒珠累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放头儿了。’姑娘不信，只说司棋收着，叫问司棋。司棋虽病，心里却明白，说：‘没有收起来，还在书架上匣里放着，预备八月十五要戴呢。’姑娘该叫人去问老奶奶一声，只是姑娘脸软怕人恼，如今竟怕无著，明儿要都戴时，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

换句话说在过节时贾家的姑娘都要戴。

西班牙公主。

“含羞带笑”：贵族小姐从小就周围有数十人围绕的，被众星拱月的习惯了的，不可能含羞带笑。

“嫦娥下界”，前八十回曹雪芹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言赞美女孩的漂亮，只有刘姥姥夸惜春。

第四十回，

“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儿，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

在同一个时代，不是同一个阶层就有很大的隔阂。所谓的“侯门深似海”，不在那个阶层区去设想富贵人家的生活，就叫“庄农进京”。

富贵场提供了搞得精神性，就是一般人难以接触的教养。牟宗三：“贵族有贵族的教养，当然他不是圣人，但是有相当的教养，即使他的私生活也不见的好，为什么叫贵族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智慧都有他所以为贵的地方，因为贵是属于精神的，而富是属于物质的，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而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从大传统来看周公的礼乐教化是无比重要的，其中的礼（form）就是外在的形式，人面对里这个form，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礼顶起来而守礼、实践礼。”

人与社会相辅相成的。礼，其实是让人活得更优雅的力量，只有提升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才能把“礼”自然合仪的实践下来。礼教并不吃人，而是让人活得更像一个人。

谷川道雄：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条件，是在于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

第十四回，

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

北静王的爵位继承就是世袭罔替，并没有以王位自尊自大，十分谦逊有礼。

刘姥姥之所以是到贾家打秋风，其全部的希望就是王夫人。

第六回，

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见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的了，又爱斋僧布施。……只怕二姑太太还认的咱们，你为什么不走动走动？或者他还**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发点好心，拔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王夫人是非常宽厚、慈悲的人。王夫人的话：

当年他们的祖和太老爷在一处做官，因连了宗的。这几年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他们。**今儿来瞧我们，也是他的好意，也不可简慢了他。**要有什么话，叫二奶奶裁夺着就是了。

王夫人的话是非常宽和的。有能力帮助他人，且让别人含笑接受。所以王熙凤对刘姥姥的话是这样的：

“……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先拿了去用罢。”……凤姐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们作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

讲话不刺激别人的自尊心。帮助别人帮得这么的美丽和优雅。

第三十九回，

“……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

王熙凤感受到刘姥姥的心意的可贵。

贾家的子孙绝不会对长辈有这种不耐烦的表情，不管是在人前人后。牟宗三：“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而德国的思想家斯宾格勒就知道这个道理，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认为一切能够形成一个大传统的文化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小说、戏曲是小传统的产物，曹雪芹是用小传统的形式来寄托大传统的雅文化的内涵，他面对很大的困境和心理挣扎。当人面对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时候，要先放下人的反感、不赞同，把自己空出来，尽量了解人家的创造和价值在哪里，这样一来就会像刘姥姥见见大世面了。

维克多·法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活出意义来》：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受造物，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不是人的需要中找，而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自我超越的，而不是自我实现。因为实现的自我是有限的，而超越的自我是可以无限地扩展下去。一个人为了实践他的生命意义投注了多少心血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

人要不断去向往、敬仰、学习行止见识高于自己之上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阶层，人活着不是一直巩固一个既有的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真正的意义就是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不断累积更加宏大。

安东尼·圣修伯理（Antoine de Saint-Exupery，1900-1944）《风沙星辰》：一个人并非在马德里附近被杀，或者是为了生命的尊严挣扎于雪地里才算是大丈夫，能够了解诗的奇妙，能够从音乐中获取清纯的愉悦，能够和他的伙伴共餐的人，能够总是把窗户开向海面清凉的风，同时也学习一种人类的语言这些人都可以是大丈夫。

一个人当你在自我超越时候不一定要做圣人。

“千里搭长棚，天下无不散的宴席。”